

无边直道

无边直道

无边直道



---

## Table of Contents

[序文](#)

[余雷介绍](#)

[文前劝读](#)

[第一章总述](#)

[第一节 正法眼藏](#)

[第二节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](#)

[第三节 本分](#)

[第四节 在什麼处](#)

[第五节 与自己有什麽交涉](#)

[第六节 真心妄心](#)

[第七节 无心无住](#)

[第八节 动上有不动](#)

[第九节 大事因缘](#)

[第二章云何明心](#)

[第十节 非心非佛](#)

[第十一节 即心即佛](#)

[第十二节 诸佛心体](#)

[第十三节 本来面目](#)

[第十四节 良久](#)

[第十五节 呼唤应诺](#)

[第十六节 内里抽牵](#)

[第十七节 不可错认](#)

[第十八节 要识体用](#)

[第三章云何见性](#)

[第十九节 眼 见](#)

[第二十节 圆里十方](#)

[第二十一节 晴空无云](#)

[第二十二节 洞明廓彻](#)

[第二十三节 现 量](#)

---

[第二十四节 一色正位](#)

[第二十五节 自心佛性](#)

[第二十六节 透脱](#)

[第二十七节 只此一事实](#)

#### [第四章云何用功](#)

[第二十八节 坐禅](#)

[第二十九节 话头](#)

[第三十节 公案](#)

[第三十一节 参究](#)

[第三十二节 勿讲求道理知解、勿过用力](#)

[第三十三节 有职务人用功法](#)

[第三十四节 有佛性无佛性](#)

[第三十五节 观心](#)

[第三十六节 树下魔军、落堂自在](#)

[第三十七节 放下](#)

[第三十八节 疑情](#)

[第三十九节 直下承当](#)

[第四十节 开悟](#)

[第四十一节 五位王子、内绍外绍](#)

[第四十二节 有修无修](#)

[第四十三节 道力业力烦恼菩提](#)

[第四十四节 行解相应](#)

[第四十五节 牧牛](#)

[第四十六节 萝卜头禅](#)

[第四十七节 用功用心](#)

[第四十八节 不守鉴觉](#)

[第四十九节 落空](#)

[第五十节 枯寂](#)

[第五十一节 无情有佛性](#)

[第五十二节 知之一字众妙之门](#)

[第五十三节 解说深坑](#)

---

[第五十四节 金刚圈栗棘蓬](#)

[第五十五节 绝后再苏](#)

[第五十六节 真空妙有](#)

[第五十七节 见性成佛](#)

[第五十八节 金锁玄路](#)

[第五十九节 只可入佛不能入魔](#)

[第六十节 定慧](#)

[第六十一节 尽却今时](#)

[第六十二节 彻悟](#)

[第六十三节 无佛可成](#)

[第六十四节 太平时节](#)

[第六十五节 披毛戴角](#)

[第六十六节 羚羊挂角](#)

[第六十七节 无情说法](#)

[第六十八节 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](#)

[第六十九节 再参句](#)

[第七十节 宗师接引](#)

[第七十一节 应否道破](#)

[第七十二节 毒辣钳槌](#)

[第七十三节 圆相](#)

[第七十四节 四料拣、四喝、四宾主、四照用](#)

[第七十五节 三玄三要](#)

[第七十六节 无一法与人](#)

[第七十七节 《宝镜三昧》](#)

[第七十八节 触犯忌讳](#)

[第七十九节 五方便](#)

[第八十节 答句无义、答句谓无、答明不答、答同问句](#)

[第八十一节 有句无句、死句活句](#)

[第八十二节 上载下截、全提半提](#)

[第八十三节 祖师语句 容有不同](#)

[第八十四节 勘 验](#)

---

[第八十五节 次第](#)

[第八十六节 顿渐](#)

[第八十七节 病药](#)

[第八十八节 传承授受](#)

[第八十九节 末後句](#)

[第九十节 向上一路](#)

[第九十一节 呵佛骂祖](#)

[第九十二节 奇特](#)

[第九十三节 因果](#)

[第九十四节 持戒](#)

[第九十五节 经教](#)

[第九十六节 如来禅祖师禅](#)

[第九十七节 禅净双修](#)

[第九十八节 临终](#)

[第九十九节 梦幻空花](#)

[第一百节 ○](#)

---

## 序文



像之彪叔公程

吾师程公（程叔彪居士），号春江病叟，别号解脱长者。上海奉贤人，毕业于北京大学。早年曾在前铁道部任文职工作。程公宿根深厚，一生淡于名利，谛信佛法，通达大乘义理，融会禅、密、净而归一心。程公最初修学时，即得亲近密宗大德（诺那上师、圣露上师、贡噶上师、督噶上师。详见《五师回忆录》。）通达密宗义理，修持实践，深达法要，证悟心源。后又亲近禅宗大德虚云大师，随侍多年，蒙师摄受。在大师之殷重教诲，严厉棒喝下，契入一心，圆融无疑矣。程公之证悟深得大师印可。大师曾录写张拙诗一首上款是叔彪下款是虚云，以作纪念。是时正值四十年代初期，日寇入侵，国难方殷。虚云大禅师为使中华民族早日解脱战难之苦，亲自在重庆启建祈祷和平法会，日夜不停拜大悲忏，四十九天之久。程公一直随侍大师身边，形影不离，至心念大悲咒，观音圣号，念念不断。自曰：『发心修行，不忘历劫父母众生，今日为救民众，为济苦难，吾应尽心。』於此可见程公爱国之深，悲心之切也。程公依虚云大师开示，常端坐无念，一日，於打坐时，身心脱落，明见自性。出定后，感觉清凉自在，即禀告大师自己证悟之体验，万缘放下，一念不生，不落无记，久久身心脱落，犹如虚空，觉明虚净。大师当下为之印证：理上明心，事上见性。

程公於彻悟后，著述有：

- 一、《大佛顶首楞严经行法释要》（三十余万字）
- 二、《无门直指》（五十余万字）

程公於九十岁时，仍耳聪目明，自曰：『不久人世了。』乃又著述《佛法大意》、《佛法简述》、《五师回忆录》、《楞严经是真非伪》。四小册。

---

程公悲愿重重，利生心切，不辞辛劳，不顾年高，勤於著述，以文字般若，指引后学之人，普入佛之正知见也。彼开导后学，耳提面命，契理契机，不厌不倦。如曾於一九八一年农历七月十五日，对萧君家隽开示云：『汝修持净土二十多年了，不必兼修禅宗，应一门深入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四臂观音、破瓦法，是密宗往生西方净土法门，应修持的。要知弥陀即般若，般若即弥陀。一如不二也。』又对陈君妙丽开示：『禅宗是佛长子，对机者先修禅宗，等破本参以后，应兼修净土，梁皇忏、大悲忏应常拜，求佛加被，以明悟自心。坐禅时应不思善、不思恶、不落无记，亲见本性。破瓦法应兼修。明心后，信愿念佛，不禅而禅，不修而修，才是禅净双修。禅若要参，愈参愈远。贴体衣衫不穿上去，不是更好吗！禅宗那有这么多噜苏，直下就是！』

程公於一九八一年农历七月十六日示疾，突患小中风，然神志清醒，目光炯炯，乃关照后事。其时彭慧居士等及家属随侍在侧。至一九八一年农历八月初六日上午十时卅分念佛而逝，九小时后头顶犹温，卅小时后沐浴更衣，四肢柔软如生。往生之前一夜，陈君妙丽梦见程公示现圆寂之相，次日往谒程公，果然已往生了。她乃坐遗体旁念佛，闻到阵阵檀香味，久久不散，彭慧居士及程公之儿女等亦同时闻到。程公享寿九十岁。遗体火化后，出现坚固子与舍利花，遵遣嘱将骨灰撒入江河，与水族结缘。复旦大学教授应成一老居士挽云：

功行该显密禅净之全得大圆满

著述继杨欧范江而后放无量光

吾於修学中亲近程公多年，深得法益，叹为希有，真大善知识也。程公行解相应，顶门具眼，实是末法之良师。随侍数年，获益颇多，难以一一尽叙。今略举二点为鉴：

其一，程公一再殷切教诫学人：『我佛世尊之慈悲开导，加持护念，众生才得闻佛法，修戒定慧，教下如是，禅宗亦不例外。吾人为什么不可求佛加被呢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了。』程公此番开导，亦正针对吾人执空之偏见，直下揭示了空有不二、理事一如之中道义谛。程公在一生修学中行解相应，不落二边，虽已彻悟心源，仍每日礼佛不间断（十万大礼拜圆满），愈到晚年行持愈切。殷重告诫诸多学人：『觉了梦幻，至心念佛，切愿生西。』实是悲心之流露也，学人至今难以忘怀。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程公一生修行之宗旨，亦是程公开导后学之宝鉴。

其二，程公一再提示学人，《金刚经》云：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』又复教诫：『修禅行人如有各种境界出现时，万万不可贪着，不论乐、明、空等相，均是幻妄。若一有欢喜执着，重则着魔发狂，轻则倒退，不能开悟。定中所见之相，勿向外人说。除非求善知识印证方可说。』程公这一开示，犹如金刚王宝剑，斩断吾人修行中一切妄执。真是无染无着当体空，邪诱魔挠均无踪。程公之所以修行成就，由其一法不立，彻悟心源，行解相应，回归净土。实是吾人末法修行中之楷模与明师，吾庆幸此生有缘得遇，实希有难逢，宜依教奉行，不空过也。《无门直指》手稿，程公原存於彭慧居士处，一九九四年秋，彭慧居士将离沪赴澳洲，将此书殷请上海佛教书局付印。今者，《无门直指》即将出版，因缘殊胜，众生有福也。愿诸读者大开智慧之门，於此书获心地法门之启钥，程公当在常寂光中含笑如如矣。

菩萨戒弟子 余雷拜撰

---

一九九六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於上海 时年九十二岁



---

## 余雷介绍

余雷居士业医，浙江平湖人，上海佛教界知名老居士。一生精研佛学，虔诚修持。一九四七年，范古农居士创办法相学社，余雷居士为发起人之一。一九五三年，曾任上海第八届佛教居士林副林长。於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八日下午二时四十五分，在念佛声中刹那之间安然往生。神态安祥，面容如生。（无疾而终。）单独火化时，出现彩色坚固子与舍利花，具有光明。

余雷老居士德高望重，通达法相，契悟本性，曾得程公印可。晚年归心净土，信愿具足，行解相应，勤诵弥陀，一心不乱。常开导后学：『值此末法时期，信愿念佛，往生净土尤为重要，时节因缘耳。』又云：『净土法门之成就，重在信愿，谛信无疑，唯佛是念，临终决定往生矣。』余老於圆寂之前，又再三教诲：『修行人在活着时即应当「死去。」（死去——指生死缘心息灭。）觉了本源，空中行步，始谓真修行，幸勿蹉跎岁月，辜负此生也，勉之勉之。』此诚余老大善知识之悲心也，普愿佛门同仁，真实发心，真实行持，共赴莲池，同生极乐。

古德云：『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』又云：『发菩提心，证菩提果。』综观程公余老二位大德，毕生之殊胜成就，实堪称近代居士中希有之楷模与明师，真正可谓：上求佛道，下度众生矣。

菩萨戒弟子 陈妙丽拜撰

一九九七年农历丁丑年十二月初八日於上海

---

## 文前劝读

仁某种著述之前，通常有一篇序文。现在既无料能做序文，但是又想说话，如写此劝请的话在本文之前，至于序文，有待来哲了，或可将本书目录作为序文吧。

见到本书的，我希望他通读一遍。或谓颇不易读，或谓难懂。诚然，本书引文极广，佛言祖语，一大法苑也。读者始从消文，乃至到见本书作者之意，自是须反覆思惟。但亦不无骤契竟者。信仰佛法，始从见闻三宝来。这也不外乎因因果报。不过，不同於生死业因果报吧了。所以事相三宝，不属於遍计所执范畴。但佛法的真谛不在事相中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事相中是捞摸不着的。这话也并非教你扬下事相，而去空中钉楔，而是说明事相本身是无常的。无常的就是生死的。生死的，就是生灭中收。那末，所谓了生死，是了的什么生死呢？现在仁者在读本书时，某甲在写本文时，虽然时方各异，而仁与某甲於此共同造作因行，奚能拨无未来无常生灭之果熟。一旦缘熟，若识若根若境，显现起来了。虽然不无显现，毕竟事属无常幻现。虽然有如梦幻，毕竟要粉墨登场。见闻三宝者，当然他具有净业缘生识根境的部分之异熟果报。否则是碰不到的。能够生信仰的，当然还要根器好一些。然而懂在事相上信受，不足恃也。何以故？无常法变迁不定故。毕竟还未亲见，所以必须契证。宗下于唐代以后，特开方便法门，令人参话头。参话头的妙处，可使已发生死切心者，从而陡起真疑。疑疑重疑疑，疑情结秀。疑不堕尔识，此际分别五俱意识与分别法尘，遽尔被真疑一斩二段。亦不可能吐露於人。於此可见所谓参话头，实际上是要行人於生死切心下，兴起勇猛相续不断的真疑。然后方可达到为师者所期弟子的不期然而然的忽地桶脱。故知教下有开大圆解之语，相宗有证正比量之言，与禅宗之破本参，异途同归，殊非两般。

清代以来，禅宗衰下，净宗普兴。部分行人不知权现，竟互执是非。本书作者有鉴於此，特将本书内容之中，禅净双修文下半篇示於二讲师。俾息争论，而利行持。读者如能放下闲情，潜心研读，当能见此意。洞宗偈云：『但能不触当今讳，也胜前朝断舌才。』作者实可当也。

---

## 第一章 总述

## 第一节 正法眼藏

《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》载：『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灵鹫山与大比丘八万人俱。……尔时世尊从多宝塔入，塔下，大众围绕，飞行东方千百里程。有一国土，名大七宝震旦，……此时世尊住东方，说示观世音菩萨化度因缘。……尔时世尊为诸大众，还至本处灵鹫山顶。敷座而坐，告诸大众，我不久当般涅槃。诸大众意有欲问法，自恣为问。诸大众默然而坐，一切无声。……尔时娑婆世界主大梵王名曰：「方广」，以三千大千世界成就之根妙法莲会光明大婆罗花捧之上佛。退以作礼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，今佛已成正觉，五十年来种种说法，种种教示，化度一切机类众生。若有未说最上大法，为我及末世行菩萨人欲行佛道，凡夫众生，布演宣说。」作是言已。舍身成座。庄严天衣令坐如来，……尔时世尊着坐其座。廓然拈花。时众会中百万人天及诸比丘，悉皆默然。时於会中，唯有尊者摩诃迦叶即见其示。破颜微笑，从座而起，合掌立正，有气无言。尔时佛告摩诃迦叶言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有智无智，得因缘证。今日付嘱摩诃迦叶。摩诃迦叶，未来世界中奉事诸佛，当得成佛。今日亦堪为世间师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如来今者，不久灭度。汝等比丘，皆悉能依摩诃迦叶入大乘门修行佛道。」佛告摩诃迦叶：「无有余法，唯一心性。过去诸佛，现在诸佛，未来诸佛，已说，今说，当说。当入而已。一切诸佛依一心性，已成佛道，现成佛道，当成佛道。一切众生，亦复如是。若谓余法，尚有更一，诸佛成佛，众生成佛，即外道说，非七佛说，非十方佛说。……』（《续藏经》载：《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》计有二种。虽各有详略，而均多有脱漏残缺，且有错简，更多错字。拈花付嘱，固两种同载。然多子塔之事，则仅甲种有分座之句，无袈裟之说。乙种则无多子塔。而有多宝塔。更无与尊者分座之说。）」

《指月录》等载：『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。是时众皆默然。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世尊曰：「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。」世尊至多子塔前，命摩诃迦叶分座令坐。以僧迦黎围之，遂千曰：「吾以正法眼藏密会于汝，汝当护持。并敕阿难副贰传化，无令断绝。」而说偈曰：「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今付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。」尔时世尊说此偈已，复告迦叶。吾将金缕僧迦黎衣，传付於汝，转授补处。至慈氏佛出世，勿令朽坏。迦叶闻偈，头面礼足。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！当依敕，恭顺佛教。」』

（《观弥勒菩萨经》载：『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佛答阿难问弥勒出现，至正等正觉时，迦叶去如来不远，结跏趺坐。正身正意。系念在前。尔时世尊告迦叶曰：「吾今年已衰耗，向八十余。然今如来有四大声闻，堪任游化。」云何为四：所谓：大迦叶比丘；君屠鉢叹比丘；宾头卢比丘；罗云比丘。汝等四大声闻要不般涅槃。须我法没尽，然後乃当般涅槃。大迦叶亦不应涅槃。於摩竭国界毗提林山中住，待弥勒出现世间。弥勒如来将无数天人前後围绕，往至山中，遂蒙佛恩，诸鬼神当与开门。使得见迦叶禅窟。弥勒右手指示迦叶，告诸人民。谓：系释迦文佛弟子，名曰：迦叶。并为赞叹。此名最初之会。九十六亿人皆得阿罗汉。尔时弥勒如来当取迦叶僧迦黎着之。是时迦叶身体奄然星散。弥勒复取种种花供养迦叶。』）

阿难尊者一日问尊者曰：『师兄！世尊传金缕袈裟外别传个甚么？』迦叶召阿难，阿难应诺。迦叶曰：『倒却门前刹竿着。』（解脱长者：此事近人颇多错会。汾阳曰：『不问那知。』潭吉曰：『《首楞严经》云：「尔时阿难及诸大众，各各自知，心遍十方，

返观父母所生之身，如一微尘。若存若亡，如湛巨海。流一浮沤，起灭无从。各各自知，获妙本心，常住不灭。」此方等会中所谈，而谓：教外之旨，又若是乎？假使如是，（读者：指经文所明示。）则阿难已悟。大众亦已悟矣。而人天百万又皆罔措。此其（《楞严经》）中无说（无可说示）乎？」云门云：『直得尽大地无纤毫过患，犹是转句。不见一色，始是半提。更须知有全提时节。』夫所云一色，即阿难之所悟。云门以为转句。只待并此一色不见，始是半提。若道：拈花付法，仅仅指此一色边事。当然是错。若道：离此别有，亦是不对。所以洛浦安说：『若道：这个是，即是头上安头。若道：不是，即是斩头求活。』试问：阿难尊者应诺之後，何以尚有倒却门前刹竿着之语？再看白云端颂曰：『尽说微笑拈花是，不知将底辨宗风。若言心眼同时证，未免朦胧在梦中。』所以大慧举云门：『法身有两般病。得到法身，为法执不忘，己见犹存，坐在法身边是一。直饶透得法身去，放过即不可。仔细点检将来有什么气息亦是病。』语句时道：『不用作禅会；不用作道会；不用作身上商量。此是云门老汉据实而论，我恁么道：有没量罪过。』又道：『而今学实法者，以透过法身为极致，而云门反以为病。不知透过法身了，合作么生？到这里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不着问别人，问别人则祸事也。』（读者：这二句须一气连贯读。不可分割。）并看佛果示隆知藏（文见《圆悟心要》）曰：『五祖（演）老师平生孤峻，少许可人。乾曝曝地壁立，只靠此一着。常白云：如一座须弥山，岂可落虚弄滑头谩人，把个没滋味铁酸馅，劈头拈似学者，令咬嚼。须待渠桶底子脱。丧却如许恶知恶见，胸次不挂丝毫，透得净尽，始可下手锻炼，方禁得拳踢。然後示以金刚王宝剑。度其果能践履负荷，净然无一事。山是山，水是水，更应转向那边千圣罗笼不肯住处。便契乃祖以来正法眼藏。（「原来只是旧时人，不改旧时行履处。」）及至应用为物，仍当驱耕夫之牛，夺饥人之食，证得十成无渗漏，即是本分道流也。摩竭陀国，亲行此令。少林面壁，全提正宗。而时流错认，遂尚泯默。以为无缝隙，无摸索，壁立万仞，殊不知本分事。（如何是本分事，会也么？）但恣情识搏量卜度，便为高见。此大病也。（读者：学道人每多必经的歧路。慎之！慎之！）从上来事，本不如是。』岩头云：『只露目前些子个，如击石火，闪电光。若构不得，不用疑着。此是向上人行履处，除非知有，莫能知之。赵州吃茶去；秘魔岩擎拳；雪峰辊球；禾山打鼓；俱胝一指；归宗拽石；玄沙米泔；德山棒；临济喝；并是透顶透底，直捷剪断葛藤，大机大用，千差万别，会归一源。可以解粘去缚。若随语作解，（读者：假使碰到专事义解之流，）即须与本分草料。如十斛驴乳，只以一滴师子乳滴，悉皆进散。要脚下传持，相继绵远。直须不徇人情，勿使容易，（勿使有一丝毫生死分别思惟有接触到的可能，）乃端的也。「末後一句，始到牢关。」诚哉是言，透脱生死，提持正令。全是此个时节。唯踏着向上关楔子底，便谙悉也。』所以笑岩颂花公案：『石火光中曾着眼，始知佛祖不传心。』禾山普造黄龙南请益：『阿难问迦叶：「世尊付金襴外传何法？」迦叶召阿难，难应诺。迦叶曰：「倒却门前刹竿着。」意旨如何？』南公曰：『上人出蜀，曾到玉泉否？』曰：『曾到』又问：『曾挂搭否？』曰：『一朝便发。』南曰：『智者道场，关将军打供与结缘几时何妨？』普默然良久。又理前问。南俛首。普趋出。大惊曰：『西川养虎，不消此老一唾！』』

达摩祖师欲返天竺，命门人曰：『时将至矣，汝等尽各言所得乎？』时有道副对曰：『如我所见，不执文字，不离文字，而为道用。』祖曰：『汝得我皮。』尼总持曰：『我今所解，如庆喜见阿閼佛国，一见更不再见。』祖曰：『汝得吾肉。』道育曰：『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。而吾见处，无一法可得。』祖曰：『汝得吾骨。』最後慧可礼拜，依位而立。祖曰：『汝得吾髓。』乃顾慧可而告之曰：『昔如来以正法眼藏付迦叶大士，展转嘱

累，而至於我。我今付汝，汝当护持。并授汝袈裟以为法信，各有所表，宜可知矣。』可曰：『请师指陈。』祖曰：『内传法印，以契证心，外付袈裟，以定宗旨。後代浇薄，疑虑竟生。云我西天之人，言汝此方之子。凭何得法，以何证之？汝今受此衣法，却後难生，但出此衣，并我法偈，用以表明，其化无碍。至吾灭後二百年，衣止不传，法周沙界。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。说理者多，通理者少。潜符密证千万有余。『汝当阐扬，勿轻未悟。一念回机，便同本得。』』听吾偈曰：『吾本来兹土，传法救迷情。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』祖又曰：『吾有《楞伽经》四卷亦用付汝，即是如来心地要门，令诸众生开示悟人。』（达摩祖师传给二祖什么呢？内传法印以证心，外传袈裟以表信。这是大家都认作水源木本，极为重视。但更付《楞伽经》四卷，一般人对此，不够重视。其实，於付法同时付嘱，则此自必亦极重要。盖所付四卷，当然不是仅仅书本贝叶，而是《楞伽》意旨。因为，这是如来心地要门。令诸众生开示悟入。就是说诵持此《经》，对心地法门，亦可悟入。即以表明，一样教令众生悟入心性，用以纠正後世误认教下的人，不须讲究悟明心性的弊病。更以救後世误认宗下的人，可以弃置经教的偏见。不见永嘉玄沙因读《维摩诘经》《首楞严经》而发明心地。藕益大师谓：『千经万论，同诠一实境界。不知一实境界，诸行悉皆徒施。』）

六祖初在客店，闻一客诵《金刚经》，至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』心即开悟。遂问客诵何《经》？客答：『诵《金刚经》。』并告黄梅五祖忍大师常劝僧俗但持《金刚经》。即自见性直了成佛。六祖便至黄梅礼五祖。五祖问：『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』对曰：『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，远来礼师，唯求作佛，不求余物。』五祖曰：『汝是岭南人，又是獠獠，若为堪作佛？』对曰：『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。獠獠身与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？』五祖乃令随众作务。六祖曰：『慧能启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审和尚教作何务？』五祖曰：『这獠獠根性大利，汝更勿言，着槽厂去。』经八月余。一日，五祖见六祖曰：『吾思汝之见可用，恐有恶人害汝，遂不与言，汝知之否？』曰：『弟子亦知师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觉。』又一日，五祖嘱门人作偈，秀大师书偈於南廊壁上。偈曰：『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』六祖闻悉此偈，亦作一偈曰：『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』五祖见曰：『亦未见性。』次日，五祖至碓坊，问：『米熟也未？』六祖曰：『米熟久矣，只欠筛在。』五祖以杖击碓坊三下而去。六祖会意，三鼓入室。五祖以袈裟遮围，不令人见。为说《金刚经》，至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』六祖言下大悟。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遂启祖曰：『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；何期自性，本不生灭；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本无动摇；何期自性，能生万法。』五祖知悟本性。乃曰：『识自本心。见自本性。即名大丈夫，天人师，佛。』三更受法，人尽不知，便传顿教衣鉢。

（历来祖师从起初省悟至最後大彻透顶，有分几次透绝者。亦有一次彻透者。究竟悟个什么？层次怎样？多不说清。唯大慧杲自初至後，悟了多次。其间层次境界，似较清楚。而《坛经》六祖先後所悟，则说得颇为明白。最後这何期自性几句，可以说：佛佛斯传，祖祖斯印。纵经尘劫，永无变易。何以故？试看西竺十二祖马鸣大士《起信论》所说：真如体相用三大，与此有什么分别？虽『一切诸佛本所乘故。一切菩萨皆乘此法到如来地故。』然此境界，『唯证相应。』苟稍涉如何若何，敢保老兄未彻在！）

仰山香严侍立泐山次。漏曰：『过去未来现在，佛佛道同，人人得个解脱路。』仰曰：『如何是人人解脱路？』泐回顾香严曰：『寂子借问，何不答伊。』严曰：『若道：过去

未来现在，某甲却有个祇对处。」泐曰：『子作么生祇对？』严珍重便出。泐却问仰曰：『智闲恁么祇对，还契寂子也无？』仰曰：『不契。』泐曰：『子又作么生？』仰亦珍重，出去。泐山呵呵大笑曰：『如水合乳。』（难兄难弟，如水合乳。再加泐山父子三人唱唱和和，把个『法本法无法』的传法偈子，完全托出。盖虽『法本法无法，』然『无法法亦法。』故有个祇对处。作么生祇对呢？只有珍重而已。即今道个珍重，已是多口阿师，而法法实何曾法。所以便出去也。）（若论此事，则『法法本来法，无法无非法。』任何说东说西，装模作样，都属万里崖州。此仰山所以又不契也。然则毕竟作么生？『不对则违他所问，对则作么生对？既仍『无法法亦法，法法何曾法。』所以，亦只有仍旧珍重便出而已。但是尊贵之人，不守尊贵之位。更须脱卸珍御，权挂垢衣。且仍更有末後一句，向上一路，固属言语道断，心路俱绝。而此中体之与用，主之与宾，正如水乳融合。自非鹅王，殊难透绝。但是像这样注释，你说对不对？实已葛藤络索，尽涉知解。（读者：本书名《无门直指》，但亦可称《直指无门》。你说：读者这样说话，有吃棒分？无吃棒分？）对於泐山父子实未梦见在！要见释迦老子，三千里没交涉。）

仰山临终偈曰：『一二二三子，平日复仰视，两口无一舌，此是吾宗旨。』

临济将示灭，说传法偈曰：『沿流不止问如何？真照无边说似他，离相离名人不禀，吹毛用了急须磨。』（沿流不止问如何？即问：如何是沿流不止？对曰：真照无边说似他。照即照用之照，即照即用。真照非普通之照，明澈透绝，随机指点，棒棒见血。说似他，密云悟谓：即举似他。像这样真照无边地举示为人，即是沿流不止了也。盖一棒一喝，一举一动，无非是流。但若是不要流，则『法堂前草深一丈。』『宗风断绝。』所以道：『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』离人相，离法相，离有名，离无名，人即无位真人，无依道人的。似这离相离名，无依无位，犹仍不禀。还要晓得：『了了了时无可了，玄玄玄处亦须呵。』所以到此地步，或许有用吹毛的时候。不过用了，就须要磨，更急须要磨。你道：磨个什么？吹毛在那里？作么生用？本来无一物。亦无一法与人。如果这样说法，急急买草鞋，为座主执巾瓶，尚未得。）

复谓众曰：『吾灭後，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。』三圣出曰：『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。』济曰：『以後有人问你，向他道什么？』圣便喝。济曰：『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！』

（一般人对此语，多与五祖演『灭吾宗者克勤也。』之语，一样看法。盖完全契许之意。或谓：亦许亦不许。何以故？就这一喝，已流了也。已灭却了也。不见《宝镜三昧》曰：『宗通趣极，真常流注。』五祖演曰：『临济入门便喝，白云万里。』《碧岩集》载：僧问长庆：『如何是善知识眼？』庆云：『有眼不撒沙。』保福云：『不可更撒也。』『天下老和尚据曲录床行棒行喝，竖拂敲床，现神通作主宰，尽是撒沙。且道：如何免得？』又有一老宿，一夏不为人说话。有僧叹曰：『我恁么空遇一夏，不敢望和尚说佛法。得闻正因二字也得。』老宿闻之。乃曰：『阇黎莫道，若论正因，一字也无。』道了，扣齿曰：『适来不合与么道。』邻壁有一老宿闻曰：『如一釜羹，被一颗鼠粪污却。』後来雪窦代曰：『谁家釜里无一颗两颗。亦不许者，鼠粪污也。亦许者，谁家釜里无一颗两颗也。』雪岩钦举曰：『临济道：向瞎驴边灭。莫是颠倒语么？可惜三圣不与他绝尽。汝等向这里还见临济也无？若见，正法眼向瞎驴边灭。若不见，正法眼向瞎驴边灭。且道：请誦譌在甚处』）

---

洞山将圆寂，谓众曰：『吾有闲名在世，谁人为吾除得？』众皆无对。时沙弥出曰：『请和尚法号。』山曰：『吾闲名已谢。』

（闲名是什么？为何要叫别人来除？请法号是什么意思？闲名何以就此谢了？）

纸衣道者参曹山。山问：『莫是纸衣道者否？』者曰：『不敢。』山曰：『如何是纸衣下事？』者曰：『一裘才挂体，万法悉皆如。』山曰：『如何是纸衣下用？』者近前应诺，便立脱。山曰：『汝只解与么去，何不解恁么来。』者忽开眼问曰：『一灵真性，不假胞胎时如何？』山曰：『未是妙！』者曰：『如何是妙？』山曰：『不借借！』者珍重便化。山示颂曰：『觉性圆明无相身，莫将知见妄疏亲。念异便与玄体味，心差不与道为邻。情分万法沉前境，识鉴多端丧本真。如是句中全晓会，了然无事昔时人。』

云门上堂曰：『函盖乾坤，目机铎两，不涉万缘。作么生承当？』众无对。自代曰：『一镞破三关。』巴陵鉴将三转语上云门。僧问：『如何是道？』鉴曰：『明眼人落井。』问：『如何是吹毛剑？』鉴曰：『珊瑚枝枝撑着月。』问：『如何是提婆宗？』鉴曰：『银碗里盛雪。』云门见曰：『他日老僧忌辰，只消举此三转语作供养报恩足矣！』

法眼曰：『出家人但随时及节便得。寒即寒，热即热。欲知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古今方便不少。不见石头和尚因《肇论》云：「会万物为己者，其唯圣人乎？」他家便道：「圣人无己，靡所不己。」有一篇言语唤作《参同契》，末上云：「竺土大仙心。」无过此语也。中间也只随时说话。上座！今欲会万物为自己去。盖为尽大地无一法可见。（读者：中峰云：囫圇只是一个自己。）又曰：「光阴莫虚度。」适来向上座道：但随时及节便得。（洞宗偈云：无中有路隔尘埃。）若也移时失候，即是虚度光阴，於非色中作色解。上座！「於非色中作色解，即是移时失候。」且道：色。作非色解。还当不当？上座！若恁么会，便是无交涉，正是痴狂两头走。有什么用处？上座！但守分有时过好。珍重！』

《宗镜录》问：『如何得契斯旨？』答：『境智俱忘，云何说契。』问：『如是则言思道断，心智路绝。』答：『此亦强言，随他意转。虽欲隐形，而未忘迹。』问：『如何得形迹俱忘？』答：『本无朕迹，云何说忘。』问：『如是，则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当大悟时节，神而明之。』答：『我此门中，亦无迷悟，明与不明之理。撒手示君无一物，徒劳辛苦说千般。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担荷。先德云：「尽十方世界，觅一人为伴不得。」又云：「止是一人，承绍祖位，终无第二人。若未亲到，漫疲神思。」借曰：「玄之又玄。妙之又妙。但是方便门中，旁赞助人之语，於自己分上，亲照之时，反视之，皆为魔说。要须如百尺竿头放身，乃可耳。』』问：『如何践履？』答：『教谁践履？』问：『莫不成断灭否？』答：『尚不得常住，云何断灭？』问：『愿乞最後一言』曰：『化人问幻士，谷响答泉声。欲达吾宗旨，泥牛水上行。』



## 第二节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

伏牛为马祖驰书到南阳忠国师处，国师问：『马祖有何言句示人？』牛曰：『即心即佛。』师曰：『是什么话？』良久。再问：『更有什么言句？』牛曰：『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』师曰：『犹较些子。』南泉曰：『江西老宿云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」先祖虽说：即心即佛。是一时间语。空拳黄叶，止啼之说。如今多有人唤心作佛，唤智为道。见闻觉知，皆是道。若如是会者，何殊演若达多迷头认影。设使认得，不是汝本头。故大士诃迦旃延，以生灭心说实相法，皆是情见。若言「即心即佛者，如兔有角。非心非佛，牛羊无角。」「真理无对，不属见闻觉知。须冥会自通，非从见闻觉知有。」见知属缘，对物始有。者个灵妙不可思议，不是有对。如空劫时，无物名，无众生名，与么时，正是大道。只是无人觉知见他，数不及他。唤作无名大道，早是名句了也。所以真理一如，更无思想。才有思想，即被阴拘，便有众生名佛名。』又曰：『唤作如如，早是变了也。江西马祖说：即心即佛。王老师不恁么道：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恁么道：有过么？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还源。几恁么会？祸事！近日禅师太多，觅个钝人不可得。若有出来共你商量，如空劫时，有人修行否？有无作么不道？今时人，担佛肩上行，闻老僧言，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便聚头拟推。老僧无你推处，你若束得虚空作棒，打得老僧着，一任推。』时有僧问：『从上祖师至江西大师，皆云：即心即佛，平常心是道。今和尚云：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学人悉生疑惑。请和尚慈悲指示。』泉乃抗声答曰：『你若是佛，休更涉疑。老僧且不是佛，亦不曾见祖师。你恁么道：自觅祖师去。』僧曰：『即心是佛既不得。是心作佛否？』泉曰：『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情见所有，斯皆想成。大德！莫认心认佛。设认得，是境。被他唤作所知愚。故江西大师云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」』僧曰：『当恁么时，无佛名，无众生名。使某作么图度？』泉曰：『你言无佛名，无众生名，早是图度了也。亦是记他言语。』僧曰：『若如是，悉属佛出世时事了，不可不言。』泉曰：『你作么生言？』僧曰：『设使言亦不及。』泉曰：『若道言不及，亦是及语。你虚恁么寻逐，谁与你为境？』（读者：还不是自心对自心。）僧曰：『既无为境者，谁是那边人？』泉曰：『你若不引教来，即何处论佛？既不论佛，老僧与谁论这边那边？』南泉参涅槃和尚。盘问：『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么？』泉曰：『有。』盘曰：『作么生是不为人说的法？』泉曰：『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』盘曰：『说了也。』泉曰：『某甲只恁么？和尚作么生？』盘曰：『我又不是大善知识，争知有说不说。』泉曰：『某甲不会。』盘曰：『我忒煞为你说了也。』后来佛果道：『到这里，也不消即心不即心，不消非心不非心。直下从头到足，眉毛一茎也无，犹较些子。』（读者：《无门直指》《直指无门》）

僧问大珠：『每闻说道，未审何人能见？』珠曰：『有慧眼者能见。』问：『甚乐大乘，如何学得？』珠曰：『悟即得，不悟不得。』僧问：『如何得悟去？』珠曰：『但谛观。』问：『似何物？』珠曰：『无物似。』问：『应是毕竟空？』珠曰：『空无毕竟。』问：『应是有？』珠曰：『有而无相。』问：『不悟如何？』珠曰：『大德自不悟，亦无人相障。』（读者：忒煞为你说了也！）

僧问赵州：『祖佛近不得底是什么人？』州曰：『不是祖佛。』问：『争奈近不得何？』州曰：『向你道：不是祖佛，不是众生，不是物。得么？』问：『是什么？』州曰：『若有名字，即是祖佛众生也。』问：『不可只与么去也！』州曰：『卒未与你去在！』

---

密云悟禅师，有僧名佛乘者，请开示心佛众生之旨。悟曰：『古人道：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大端离心外，别无有佛众生可得。离佛外，别无有心众生可得。离众生外，别无有心佛可得。一体三名，三名一体。然据老僧看来，即今要且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众生。」复是个什么？』乃倒翻几案归方丈。（睿哲深天地，宗风越古今。）

范县君闻佛果住昭觉，往礼拜，请示入道因缘。果令看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是个什么？久无所契。范泣告曰：『和尚有何方便，令某易会。』果曰：『有个方便。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』范於是有省。乃曰：『原来得恁么近。』（《指月录》载：有个方便。下为『遂令只看是个什么？』）大慧问僧：『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。你作么生会？』僧曰：『领。』大慧曰：『领你屋里七代先灵。』僧便喝，慧曰：『适来领而今喝。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么事？』僧无语。慧打出。

《宗镜录》曰：『先洞山和尚偈云：「这个犹不是，况复张三李，真空与非空，将来不相似，了了如目前，不容毫发拟。」只如云：这个犹不是，岂况诸余狂机谬解。』（读者：「这个」二字亦犹《心灯录》的「此我。」有人落坑在！故云：犹不是也。）

### 第三节 本分

南阳忠国师将入涅槃。乃辞唐代宗，代宗问曰：『国师百年後所需何物？』国师曰：『与老僧作个无缝塔。』代宗曰：『请师塔样。』师良久！曰：『会么？』代宗曰：『不会。』後来圆悟勤曰：『这些子最难参。多少人道国师不言处，便是塔样。若恁么会，达摩一宗扫地而尽。若谓：良久便是，哑子也合会禅。岂不见，外道问佛：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。世尊良久。外道礼拜。赞曰：「世尊大慈大悲，开我迷云，令我得入。」及外道去後，阿难问佛：「外道有何所证，而言得入？」世尊云：「如世良马，见鞭影而行。」人多向良久处会，有什么巴鼻。』雪窦颂云：『无缝塔，见不难。澄潭不许苍龙蟠。』五祖先师云：『雪窦颂古一册。我只爱他「澄潭不许苍龙蟠」一句，犹较些子。多少人去他国师良久处作活计，若恁么会，便错了也。不见道：卧笼不鉴止水。无处有月波澄，有处无风浪起。又道：卧龙长怖碧潭清。若是这个汉，直饶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亦不在里许蟠。雪窦后头着些眼目，琢出一个无缝塔。随后说道：层落落，影团团，千古万古与人看。你作么生看？即今在什么处？直饶你见得分明，也莫错认定盘星。』

临济曰：『山僧见处，无佛无众生无古无今，得者便得。不历时节。无修无证，无得无失。一切时中更无别法。设有一法过此者，我说如梦如幻。山僧所说：皆是道流。如今目前孤明历历地听者，此人处处不滞，通贯十方，三界自在，入一切差别境，不能回换，一刹那间，逢佛说佛。逢祖说祖。逢罗汉说罗汉。逢饿鬼说饿鬼。向一切处游履国土，教化众生。未曾离一念，随处清净。光透十方，万法一如。』

佛果曰：『百不干怀时，圆融无际，脱体虚凝。一切所为，曾无疑间，谓之现成本分事。（Being）及至起一毫见解，欲承当作主宰，便落在阴界里。被见闻觉知得失是非笼罩，半醒半醉，打叠不办。约实而论，但於闹哄哄处管带得行。如无一事相似，透顶透底，直下圆成。了无形相，不废功用，不妨作为，语默起倒，终不是别人。稍觉纤毫滞碍，悉是妄想。直教洒洒落落，如太虚空，如明镜当台。如杲日丽天。一动一静，一去一来，不从外得，放教自由自在。不被法缚，不求法脱，尽始尽终，打成一片。何处离佛法外，别有世法？离世法外，别有佛法？（读者：无中有路隔尘埃。）是故祖师直指人心。』（见性成佛。）玄沙曰：『佛道闲旷，无有程途。无门解脱之门，无意道人之意。不在三际，故不可升沉。建立乖真，非属造作。动则起生死之本，静则醉昏沉之乡。动静双泯，即落空亡，动静双收，颠预佛性。必须对尘对境，如枯木寒灰。鸟飞空中，不杂空色。所以，十方无影像，三界绝行踪。不堕往来机，不住中间意。钟中无鼓响，鼓中无钟声，钟鼓不交，句句无前後。如壮士展臂，不藉他力！师子游行，岂求伴侣。九霄绝翳，何在穿通。一段光明，未曾昏昧。若到这里，体寂寂，常的的。日赫焰，无边表。圆觉空中不动摇，吞烁乾坤迥然照。』

僧问洞山：『寻常教学人行鸟道。未审如何是鸟道？』洞山曰：『不逢一人。』问：『如何行？』山曰：『直须足下无私去。』问：『只如行鸟道，莫便是本来面目否？』山曰：『阇黎因甚认奴作郎。』问：『如何是本来面目？』山曰：『不行鸟道。』

华严静问洞山：『学人无个理路，未免情识运为。』山曰：『汝还见有理路也无？』严曰：『见无理路。』山曰：『甚么得情识来？』严曰：『学人实问。』山曰：『恁么则

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。』严曰：『万里无寸草处，还许学人去也无？』山曰：『直须恁么去。』

有僧自洞山至石霜。霜问：『和尚有何言句示徒？』僧曰：『解夏上堂云：秋初夏末，兄弟或东或西，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。』良久，曰：『只如万里无寸草处，作么生去？』霜曰：『有人下语否？』曰：『无。』霜曰：『何不道：出门便是草。』僧回。举似洞山。山曰：『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语。』后来明安曰：『直饶不出门，亦是草漫漫。』天童颂曰：『草漫漫，门里门外君自看。荆棘林中下脚易，夜明帘外转身难。看！看！几何般，且随老木同寒瘠，将逐春风入烧瘢。』曹山示众曰：『僧家在此等衣綫下，须会通向上事。莫作等闲，若也承当处分明，即转得他诸圣向自己背後，方得自由。若也转不得，直饶学得十成，却须向他背後叉手。说什么大话！若转得，则一切粗重境来，皆作得主宰。如泥里倒地，亦作得主宰。如有僧问药山：「三乘教中还有祖意也无？」答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既有。达摩又来作么？」答曰：「只为有，所以来。」岂非作得主宰，转得归自己背後乎？又如《经》云：「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坐道场。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」言劫者滞也。谓之十成，亦曰：断渗漏。只是十道头绝矣。不忘大果，守住耽着，名为取次承当事。到此，直须仔细始得。不论天堂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但是一切处不移易，原是旧时人，只是不改旧时路。若有忻心，便成滞着。若脱得，拣个什么？古德云：「只恐不得回转。」汝道：作么生？只如今人，爱说净洁处。爱说向去事。此病最难医治。若是世间粗重事，却是轻。净洁病最重。只如佛味祖味，尽为滞着。先师曰：「拟心是犯戒。得味是破斋。」且唤什么作味？只是佛味祖味。才有忻心，便是犯戒。如今说破斋破戒，不知三羯摩时，早破了也。若是贪嗔痴，虽难断，却是轻。无为无事净洁，此乃重。无以加也。祖师出世，亦只为这个。亦不独为汝今时。莫作等闲。鬻奴白牯，修行却快，不是有禅有道，如汝种种驰求，觅佛觅祖，乃至菩提涅槃，几时休歇成办乎？皆是生灭心。所以，不如鬻奴白牯，兀兀无知，不知佛不知祖，乃至菩提涅槃，及以善恶因果，但饥来吃草，渴来饮水。若能恁么，不愁不成办。不见道：计较不成，是以知有，乃能披毛戴角，牵犁拽耙。得此便宜，始较些子。欲知此事，饶令成佛成祖去，也只这是。便堕三途六道去。也只这是。虽然没用处，要且离他不得。须与他作主宰始得。若作得主宰，即是不变易。若作主宰不得，便是变易也。不见永嘉道：「莽莽荡荡招殃祸。」问：如何是「莽莽荡荡招殃祸？」曰：「只这个总是。」问：「如何免得？」曰：「知有即得，用免作么？」但是菩提涅槃，烦恼无明等，总是不要免。乃至世间粗重之事，但知有便得，不要免。免即同变易去也。乃至成佛成祖，菩提涅槃。此等殃祸为不小，因什么如此？只为变易。若是不变易，直须触处自由始得。』

昙懿大师住玉泉。焉大慧拈香。继省慧於小溪。慧升座。举云门拈拄杖示众云：凡夫实谓之有。二乘析谓之无。缘觉谓之幻有。菩萨当体即空。衲僧见拄杖子，行但行，坐但坐，总不得动着。乃曰：『我不是云门老人，将虚空剜窟窿。』蓦拈拄杖曰：『拄杖子，不属有不属无，不属幻不属空。』卓一下曰：『凡夫二乘缘觉菩萨，尽向这里各随根性，悉得受用，唯於衲僧分上，为害为怨，要行不得行，要坐不得坐。进一步，则被拄杖子迷却路头，退一步，则被拄杖子穿却鼻孔。即今莫有不干的么？试出来，与拄杖子相见。如无，来年更有新条在。恼乱春风卒未休。』下座曰：『烦玉泉为众拈出。』泉登座。叙谢毕。遂举前话曰：『适来堂头和尚恁么批判。大似困鱼止冻。病鸟栖芦。若是玉泉则不然。』拈拄杖曰：『拄杖子，能有能无，能幻能空。凡夫二乘缘觉菩萨，』卓一下曰：

『向这里百杂碎。唯於衲僧分上，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，要行便行，要坐便坐。进一步，则乾坤震动，退一步，则草偃风行。且道：不进不退一句作么生道？』良久。曰：『闲持经卷倚松立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？』

大慧示快然居士：『昔庞居士有言：「有男不婚，有女不嫁，大家团圆头，共说无生话。」後来有个杨无为居士，有真实得力处。曾和庞居士偈云：「男大须婚，女长须嫁，讨甚闲工夫，更说无生话。」这两个俗汉子，将他十方长住一片田地，不向宫中印契，各自分疆列界。道我知有，而时时向无佛处称尊。当时亦有个不平的，谓之海印信禅师，因见无为此偈，亦有一偈云：「我无男婚，亦无女嫁，困来便打眠，管甚无生话。」这三个老汉说此三偈。快然居士开眼也着。合眼也着。不开不合也着。妙喜只得冷地看，看则不无。毕竟快然居士，向开眼处着倒耶？合眼处着倒耶？不开不合处着倒耶？若在开眼处着倒，则落在庞公圈襪里。在合眼处着倒，则落在杨无为圈襪里。在不开不合处着倒，则落在海印禅师圈襪里。快然居士见恁么说，定道：总不恁么。又落在妙喜圈襪里。要出三老圈襪易。要出妙喜圈襪则难。快然！毕竟如何出得？』

石霜诸在洩山为米头。一日，筛米次，洩山曰：『施主米，莫抛撒。』霜曰：『不抛撒。』洩於地上拾得一粒曰：『汝道：不抛撒。这个是什么？』霜无对。洩又曰：『莫轻这一粒，百千粒尽从这一粒生。』霜曰：『百千粒尽从这一粒生，这一粒从什么处生？』洩呵呵大笑，归方丈。洩至晚，上堂曰：『大众，米裹有虫，诸人好看！』霜後参道吾，问：『如何是触目菩提？』吾唤沙弥，霜应诺。吾曰：『添净瓶水着。』良久。却问霜：『汝适来问什么？』霜拟举，吾便起去。霜於此有省。吾将顺世，垂语曰：『我心中有一物，久而为患，谁能为我除之？』霜曰：『心物俱非，除之益患。』吾曰：『贤哉！贤哉！』

僧问笑岩：『如何是圣？』曰：『廓然无圣。』曰：『如何是佛？』曰：『即心是佛。』问：『如何是道？』曰：『无心是道。』问：『如何是心？』曰：『此问便是。』岩又曰：『众大德！当净心一志念道，念道即是念佛，念佛即是念自心，自心能成自己佛。所以一切诸佛皆成自心之佛。未曾有一佛，能於自心外，别有个佛可成者。当令现前心中豁豁亮亮，一切都不思议。以不思议心，举念不思议佛。便知原来我不思议心中，常有不思议佛。现常有不思议佛。生於我不思议心中。由是今日也如此信念，明日也如此信念。一旦念得心不知佛，佛不知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。心佛俱忘，佛心两寂。心佛既都寂灭，现前毕竟有一则现成公案。如今却要众大德各各自己舌头说出始得。』（读者：『一心不乱，一心关，又称重关，重关脱後，大用现前，亦曰：破牢关。』）

又：僧问笑岩：『以诸经录中，咸言佛祖以法相传，灯灯相续。又云：无法与人。及见古宿每教学者先要知有。又言诸法性相本空。未审空则空何事？有复有何法？』岩曰：『空只是破有。有止是破空。亦复以有息有。以空消空。乃至言语道断，心思路绝。尚不名空！何曾号有？但学者先识己宗，则於一切法了无所惑，名为知有。知有者，即知此人人具足本源心性，不向佛求，匪由天降，弗从人得，岂是外来！独吾与一切有情元自具足，寻之不见，求之愈远，背之，则却在后，越舍之，则越近左右。你若才拟心时，则早没交涉。正忘了时，不妨全体显现。无量劫来东掷西抛，尚不曾失。自今之後，念念不忘，叩己而参。直得呆呆痴痴，饥忘食，困忘眠，乃至自亦不知工夫之极，一旦豁然大悟。复何曾得！始知此个原来非名能名；非相能相；非有能有；非空能空；乃至从来种种玄言妙语，思维伎俩，总无干涉。暂约建立之权，则有无量方便门。若息而复实，则浑无一法。』

（解脱长者：这一句是什么意思？读者：长者的这一句，是问读本文者，以这句的契会，读者试来吃棒一下，息者，息却一切也。即寂灭，亦可谓之因位涅槃。意思是，已经达到无复缘生生死法的可能了。而复实者，即在这无复缘生生死法的时候，却复并不更改移动增减等等一丝毫，此谓之实。虽然如是，实际上则是浑无一法。『浑无一法者，是在指息而复实的人而言。』不尔，则依然浑然尽然，全然是世间法，生灭中收了。）是以古宿方云：『我宗无语句，亦无一法与人。』故知从上佛祖，本来无法可传，无法可受也。日本东岭和尚曰：『若能於虚明清净心上，向根本无明，以七觉支净念观照者，则无明忽破裂，而自性现前。当是时，起大欢喜，执持所得心故，不能澈见自性。得失是非，一时放舍，始见澈自性，无门之法门，焕然满於目前。虽然，若不以後得智解了，则不能知佛境差别之法。一回澈见法门，则造次颠沛，行住坐卧，皆是大道，皆是法门。名之为秘密庄严心。不当别人之境界故。』

日本《禅宗学》即《禅学讲话》载：『古人说：要会，便直下会。若从相对的立场，要觅取绝对，纵使幸而得之，这是相对的绝对。什么是真实的绝对呢？这是唯有立脚在有与无之外，才可以得到。换言之，说绝对时，便早已不是绝对的真相。若契合於离四句，绝百非，那末，真相才活活地显现。唯其是这样，所以，禅宗古德喝出「两头共截断，一剑倚天寒」的语句来，指示着得到禅的境涯的方法。在越过了有与无，相对与绝对的对立的意味，这便是截断两头，截断了的无依剑。就倚这绝对的自然，放射其寒光。若不能超越有无的戏论，决不能领略禅的境涯。』

大慧曰：『欲学此道，当於自己脚跟下理会。才涉秋毫知见，即蹉过脚跟下消息。脚跟下消息通了，种种知见，无非尽是脚跟下事。故祖师云：「正说知见时，知见即是心。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如今。」若如今不越一念，而脚跟下顿忘知见。便与祖师把手同行，未能如是，切忌向知见上着倒。』（知见与脚跟下消息，於此应体悉慧师之嘱！）

仰山扫地次。汾山问：『尘非扫得，空不自生，如何是尘非扫得？』仰扫地一下。汾又问：『如何是空不自生？』仰指自身，又指汾。汾曰：『尘非扫得，空不自生。离此二途，又作么生？』仰又扫地一下，又指自身，并指汾。

审承侍者侍立太阳玄次。阳曰：『有一人徧身红烂，卧在荆棘林中，周匝火围。若亲近得此人，大敞廓开。若亲近不得，时中以何为据？』承曰：『六根不具七识不全的人，始亲近得。』阳曰：『你叫伊出来，我要见伊。』承曰：『适来别无左右，只对和尚！』阳曰：『官不容针。』承便礼拜。後来永觉曰：『太阳道：我要见伊时。合答云：伊从来不见客。』

唐武宗时，处州法海立。因朝廷有旨，革本寺为神霄宫。海升坐，示众曰：『都缘未澈，所以说是说非；盖为不真，便乃分彼分此。我身尚且不有，身外乌足道哉！正眼观来，一场笑具。今则圣君垂旨，更僧寺作神霄宫。佛头上添个冠儿，有何不可？山僧今日不免横担拄杖，高挂鉢囊，向无缝塔中安身立命。於无根树下啸月吟风。一任乘云仙客，来此咒水书符，叩牙作法。他年成道，白日上升。堪报不报之恩，以助无为之化。只恐不是玉，是玉也大奇。然虽如是，且道：山僧转身一句，作么生道，还委悉么？』掷下拂子，竟尔趣寂。

《肇论》曰：『本无，实相，法性，性空，缘会，一义耳。何则？一切诸法，「缘会」而生。缘会而生，则未生无有，缘离则灭。如其真有，有则无灭。以此而推，故知虽今现

---

有，有而性常自空。性常自空，故谓之：「性空。」性空故，故曰：「法性。」法性如是，故曰：「实相。」实相自无，非推之使无，故名：「本无。」维摩诘言：若弥勒得灭度者，一切众生亦当灭度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众生本性常灭，不复更灭。』（於义解边言，《肇论》毕竟是一篇好文章。）（读者：宗下教下就义解而言，自是不同。这篇《肇论》文是析理显理，那就可谓之教下。公案中机锋交接之际则不然，如德山托鉢因缘。雪峰曰：钟未鸣，鼓未响，这汉托鉢向甚处去？德山低头无语，归方丈。德山是全体，逗漏了至理之理事一如体用一如的离言个事。并非析理显理之相对行为。及至岩头启发雪峰，致有未明末後句言，实仍是显示个事。）

#### 第四节 在什么处

普眼菩萨欲见普贤，不可得见。乃至三度入定，遍观三千大千世界，见普贤不可得。而来白佛。佛曰：『汝但於静三昧中起一念，便见普贤。』於是普眼才起一念，便见普贤向空中乘六牙白象。云居舜举曰：『诸仁者！且作么生会？普眼推倒世尊？世尊推倒普眼？且道：普贤在甚处？』（读者：净土念佛法门，有四种：（一）持名。（二）观像。（三）观想。（四）实相。佛曰：汝但於静三昧中起一念便见普贤。试问：始从散乱心持阿弥陀佛名号，至一心不乱时，是何境界？）永明寿曰：『普眼菩萨等入百千三昧求觅普贤不见。只谓：离念入定。厌境求真。不知尘尘是文殊，念念即普贤。』（读者：试问：与实相念佛有甚差别？又：读者大约於一九五三年时，在玉佛寺礼虚云大师。问曰：某甲是修净土宗的。而梦中亦未见到佛？大师曰：一天廿四小时，任算你十二小时睡眠，十个小时办道，而二个小时老婆孩子！你放下，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。）

障蔽魔王领诸眷属，一千年随金刚齐菩萨觅起处不得。忽一日得见。乃问曰：『汝当依何而住？我一千年觅汝起处不得。』金刚齐菩萨曰：『我不依有住而住。不依无住而住，如是而住。』

南阳忠国师时，西天大耳三藏到京。云得他心通。唐肃宗命忠国师试验。三藏才见忠，便礼拜。立於右边。忠问曰：『汝得他心通耶？』对曰：『不敢。』忠曰：『汝道老僧即今在甚么处？』曰：『和尚是一国之师，何得却去西川看竞渡。』良久！再问：『汝道老僧即今在甚么处？』藏曰：『和尚是一国师，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猢猻。』忠良久！复问：『汝道老僧只今在什么处？』藏罔测。忠叱曰：『这野狐精，他心通在什么处？』藏无对。後来有僧问赵州：『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见国师。未审国师在什么处？』州曰：『在三藏鼻孔上。』又後有僧问玄沙：『既在鼻孔上，为什么不见？』沙曰：『只为太近。』又沙问僧：『汝道前两度还见么？』（读者：若云见。见个什么？若云不见，争奈西川竞渡，天津猢猻！）

美国邓宁格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。亦能使别人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唯其准确性不如前者甚多。且隔了很远的地方，亦能晓得。兹摘录邓宁格的《你心里想什么？》一书中杰勃逊所撰序文中几段：『有一次，当大众表演时，邓宁格说：「有一位正在忆想巴黎。未知对否？」某女士答曰：「是的。」她才想及此城，尚未来得及想提出何种问题。邓又接曰：「你现在又想到那座塔了。那爱菲尔铁塔。」她答：「是的。」邓曰：「那塔是你从前某早晨於日光中所见的。」女颌首承认。爱姆西殷太说：「曾参加某友请客，时有邓宁格在座。大家请他表演，当时彼妻独自书写K.G是何人？生於何处？小字条。暗暗藏於自己皮包内。傍边并无一人靠近看见。但这神秘客人忽然说道：「K.G是你母亲小时候的小名。她於一八五四年五月一日生於嘎嗨嘎。竟会答得这样一些亦不错。」「一九二四年二月，脱尼西地方由警察首领、出版界、作家、教士、及政府官员合组了一个团体，邀请邓宁格到该处报馆办公室座谈。别派数人往远处一个图书馆，向任何一书架上，取出任何一本书，就任何一页，抄出任何一句，回到到办公室後，不出一声，不许任何表示，唯由抄书各人在室中集中心思，想念顷所做的事，所抄的句子。邓则出门坐在车上，指挥司机，开到该图书馆，到该书架上，取该书该页抄出句子。回来彼此相对，一些不差。」美国总统塔夫脱哈定、胡佛、罗斯福及其夫人、教皇庇护十二等均曾试验无误。电学专家汤麦斯。爱迪生说：「像这样奥妙的事情，为我从来所未见，或且竟可认为不可能的。」其实邓宁格既不说神说怪，又非魔术幻术。他说：『人人都可能有这种技能，不过没有发展，而他



自己是特别发展而已。』而且此事并不神秘，更与科学理论实际适相符合。盖心有所思，则脑即有所波动，而各种不同的思念，有各种不同的波动。具有程度或能他心通者，即能收感得到你的波动而辨别。此即国师第一第二两度情况便是。若你心识无念，则脑波丝毫不动。一而再问在什么处，则大耳三藏就毫无办法了。邓宁格在往图书馆之时，要抄书人心中想念刚刚所做的事，亦就是这个理由。关于神通之事，佛教方面，无论显密，均不许讲的。这是为防流弊起见。（所谓流弊者：在行人自己既障破初关，更障破重关，透重关起大用，更谈不到。在别人则障其悟明，障彼悟门。）然而『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』有时亦许谈及。回忆抗战时期，金刚上师圣露呼图克图，由汉口动身回昆明时。病叟送上火车卧房间，该时在座并无第三人。问：『师父现将离弟子往昆明了，倘弟子有要事找师父，应当怎样办？』答：『你只要如此如此，我就知道。』问：『我在此地如此如此，师父远在昆明怎会知道？是否收音机一样，此地发动，那边即会收到知道。』答：『就是这样。』

盐官会下有一主事僧，忽见一鬼使来追。僧告曰：『某甲身为主事。未暇修行，乞容七日得否？』使曰：『待为白王，若许，即七日后来。不然，须臾便至。』言讫不见。至七日后，觅其僧了不可得。南泉至庄所，庄主预备迎奉。泉曰：『老僧居常出入，不与人知，何得排办如此！』庄主曰：『昨夜土地报道和尚今日来。』泉曰：『王老师修行无力，被鬼神觑见？』侍者问：『和尚既是善知识，为甚么被鬼神觑见？』泉曰：『土地前更下一分饭。』

《碧岩集》载：洞山和尚一生住院。土地神觅他踪迹不见，一日，厨前抛撒米麩。洞山起心曰：『常住物色，何物作践如此！』土地神遂得一见，便礼拜。

云居膺结庵於三峰，经旬不赴堂。洞山问：『子今日何不赴斋？』居曰：『每日自有天神送食。』山曰：『我将谓：汝是个人。犹作这个见解在！汝晚间来。』居晚至，山召膺庵主，居应诺。山曰：『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是什么？』居回庵，寂然宴坐，天神自此竟寻不见。如是三日，乃绝。（这才是不思善不思恶的真正境界。）天宁誦初住韶山时，上堂曰：『韶山近日没巴鼻。眼里闻声，鼻尝味。有时一觉到天明。不在床上不落地。大众！且道：「在什么处？」诸人於斯下得一转语，非唯救得韶山，亦乃不辜负行脚。其或未然，三级浪高鱼化龙，痴人犹岸夜塘水。』

僧辞五峰观。观曰：『汝诸方去，莫谤老僧在这里。』曰：『某甲不道和尚在这里。』观曰：『汝道：老僧在什么处？』僧竖起一指。观曰：『早是谤老僧也。』

《宗镜录》载：本师云：如来道场所得法者，是法非法，亦非非法。我於此法，智不能行，目不能见，无有行处，慧所不通，明不能了，问无有答。又：古人云：此事似空不空，似有不有，隐隐常见，只是求其处所不可得。是以若定空，则归断见。若实有，则落常情。若有处所，则成其境。故知此事非心所测，非智所知。如香严和尚颂示：『拟议前後，安置中边。不得一法，没溺深泉。都不如是，我我现前，十方学者！如何参禅？』

## 第五节 与自己有什么交涉

《楞伽经》：佛告大慧：『法佛者，离心自性相，自觉圣智所缘境界，建立施作。』又：佛告大慧：『「非言说」是第一义。亦「非所说」是第一义。所以者何？谓：第一义，「圣乐言说所入」是第一义，非言说是第一义。第一义者，圣智自觉所得。』（唐译云：是圣智自内证境。）非言说妄想境界。

《宝雨经》：止盖菩萨问：何谓：真如？佛言：『善男子！此法自内所证，非有文字能施设之。何以故？此法超过一切文字言说及戏论故。离诸出入，无有计度。……自性寂静，超过众圣，智之所入。由是因缘，自内所证；无垢无染，清净微妙，最上无比，恒常不动，性不坏灭。若诸如来，出现于世，若不出世，如是法界，自性常住。善男子！为利益故，是诸菩萨，勇猛修行，无量苦行，证此法性。得法性已，安置有情，住如是法。善男子！如是名为真如。』

《佛涅槃记法住经》：佛言：『是法深妙，难解难思；不可寻思，超寻思境。诸大圣者，自内所证。』

六祖曰：『《净名经》云：即时豁然，还得本心。善知识！我於忍和尚处，一闻言下便悟，顿见真如本性。是以将此教法流行，令学道者，顿悟菩提。各自观心，自见本性。若不自悟，须觅大善知识，解最上乘法者，直示正路。是善知识有大因缘，所谓：化导，令得见性。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识能发起故。三世诸佛十二部经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。不能自悟，须求善知识，指示方见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。若一向执谓：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悟。若起邪迷妄念颠倒，外善知识虽有教授，救不可得。若起真正般若观照，一刹那间，妄念俱灭。若识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善知识！智慧观照，内外明澈。识自本心。若识本心，即本解脱。若得解脱，即是般若三昧。』

志道大师问六祖：『请示《涅槃经》大意。』祖问：『何处未明？』曰：『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於此疑惑。』祖曰：『汝作么生疑？』曰：『一切众生当有二身，谓：色身、法身也。色身无常，有生有灭；法身有常，无知无觉。《经》云：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者，不识何身寂灭？何身受乐？若色身者，（色身寂灭，色身受乐。）色身灭时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乐。若法身寂灭，（法身）即同草木瓦石。谁当受乐？又：法性是生灭之体，五蕴是生灭之用。一体五用，生灭是常。生则从体起用，灭则摄用归体。若（不然者，而）听更生，即有情之类，不断不灭；若不听更生，则永归寂灭。用同无情之物。（全然是物理作用，而拨无了心理作用。）如是则一切诸法，被涅槃之所禁伏。尚不得生。（犹言无丝毫心理作用之存在。）何乐之有？』祖曰：『汝是释子，何习外道断常邪见，而议最上乘法！据汝所说：即色身外别有法身。离生灭求於寂灭。又推涅槃常乐，言有身受用。斯乃执吝生死，耽着世乐。汝今当知，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。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。好生恶死，念念迁流。不知（五蕴浮云空去来）梦幻虚假。枉受（三毒水泡虚出没）轮回。以常乐（本然Being）涅槃，翻为苦相。终日驰求。佛愍此（不识自心衣珠）故，乃示涅槃真乐。（涅槃真乐者。）刹那无有生相，刹那无有灭相。更无生灭可灭，是则寂灭现前。当（寂灭）现前时，亦无现前之量，乃谓：「常乐。」此乐无有受者，亦无不受者。岂有一体五用之名？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，令不永生？斯乃谤佛毁法。遂示偈略曰：无上大涅槃，圆明常寂照，唯有过量人，通达无取舍。以知五蕴法，及以蕴中我，外观众色像，一一音声相，平等如梦幻，不起凡圣见，不

作涅槃解。二边三际断。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。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劫火烧海底，风鼓山相击。真常寂灭乐，涅槃相如是。吾今强言说，令汝舍邪见，汝勿随言解，许汝知少分。』《宝藏论》曰：『《经》云：佛性普遍，无问凡圣。但自身中，体会真一。何用外觅？昼夜深思，内心自证。故《经》云：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。』

秦跋陀大师问生法师：『讲何经论？』生曰：『《大般若经》。』又问：『别讲何经？』生曰：『《大涅槃经》。』陀曰：『如何是涅槃义？』生曰：『涅而不生，盘而不灭。故曰：涅槃。』陀曰：『这个是如来涅槃，那个是法师涅槃？』生曰：『涅槃之义岂有二致？（虽无二致，但与你自己究竟有什么相干呢！）某甲只如此，未审禅师如何说涅槃？』陀拈起如意曰：『还见么？』曰：『见。』曰：『见个什么？』生曰：『见禅师手中如意。』陀将如意掷於地曰：『见么？』曰：『见。』曰：『见个什么？』生曰：『见禅师手中如意堕地。』陀曰：『观公见解，未出常流，何得名喧宇宙？』

百丈曰：『《经》云：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时节既至，如迷忽悟。如忘忽忆。方省己物，不从外得。』

黄檗曰：『诸佛与一切众生，唯是一心，更无别法。此心无始以来，不曾生，不曾灭。无形无相，不属有无。超过一切限量、名言、踪迹对待。当体便是。动念即乖。犹如虚空，无有边际。唯此一心即是佛。佛与众生更无别异。但是众生着相外求。求之转失。（不知转归自己，而着相外求。所谓：面南看北斗。）使佛觅佛，将心捉心。（不知自己现成心佛。反而用心，向外捉觅。）穷劫尽形，终不能得。「不知息念忘虑，佛自现前。」（忘缘息虑，则诸佛所传心体，当即现前。只要识得，即知自内所证，不假外求。）此心即是佛。佛即是众生。为众生时，此心不减；为诸佛时，此心不添，遇缘即施，缘息即寂。此心即是佛，更无别佛，亦无别心。此心明净，犹如虚空，无一点相貌，举心动念，即乖法体。「如今学道人，不悟此心体，便於心上生心，向外求佛。着相修行，皆是恶法，非菩提道。」今学道人向自心中悟，乃於心外着相取境，皆与道背。』

僧问仰山：『和尚见人问禅问道，便作一圆相，於中书牛字。意在於何？』仰山曰：『这个也是闲事。忽若会得，不从外来。忽若不会，决定不识。』我且问你：『诸方老宿，於你身上指出那个是你佛性？为复语的是？默的是？莫是不语不默的是？为复总是？为复总不是？你若认语的是，如盲人摸着象尾。若认默的是，如盲人摸着象耳。若认不语不默的是，如盲人摸着象鼻。若道：物物都是，如盲人摸着象四足。若道：总不是，抛本象，落在空见。如是众盲所见，只於象上名貌差别。你要好，切莫摸象。莫道：见觉是。亦莫道：（见觉）不是。明眼人见象，得其全体。如佛见性亦然。』後来佛果道：『要见即便见。更要寻觅方见，则千里万里。寻常道：一尘一佛刹。一叶一释迦。尽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，只向一尘中见。当恁么时，犹在半途。那边更有半途在！且道：在什么处？释迦老子尚自不知。教山僧作么生说得。』

太原孚在扬州讲《大涅槃经》。有禅者阻於雪，往听讲。至三因佛性。（天台宗：正因佛性，缘因佛性，了因佛性。）三德法身。（断德，智德，悲德。）广谈法身妙理。禅者失笑。孚讲罢，请禅者吃茶。白曰：『某甲素志狭劣，依文解义。适蒙见笑，且望教之！』禅者曰：『实笑座主不识法身。』孚曰：『如此解释，何处不是？』禅者请座主更说一遍。孚曰：『法身之理，犹若太虚。竖穷三际，横亘十方。弥纶八极，包括二仪。随缘赴感，靡不周遍。』（任你说竖穷横亘，赴感周遍，都还是他法身的事，与你自己有什

---

么相干？）禅者曰：『不道座主说不是。只是说得法身事。实未识法身在！』（未识法身究在何处？）孚曰：『既然如是，禅德！当为代说。』曰：『座主还信否？』孚曰：『焉敢不信。』曰：『若如是，座主辍讲旬日，於室内端然静虑。收摄心念，一时放却。』孚一依所教。从初夜至五更，闻鼓角声，忽然契悟。（这才会契。）从此罢讲，名闻宇内。

《宗镜录》曰：『斯乃内证之法，岂在文诠。知解莫穷，见闻不及。』又於说即心见佛，现身成道时，引《禅要经》云：佛言：『善男子！若外相求，中经尘劫数，终不能得。于内觉观，如一念顷。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以行位齐成，速登妙果。以凡圣同礼，迷悟似分。若入之时，不从外得。』

《禅学讲话》（即《禅宗学》）载：教学要依据着经典而发见涅槃。於是专靠着经典去。然靠着经典觅取涅槃，这是释尊的或是祖师的涅槃。不是研究者自身的涅槃。所以，涅槃只被限於作为一种学说研究的对象，在自己分上不会显现。自己分上纵使修观，亦只是一个『涅槃观。』而不是事实的直接的涅槃。观不过全是观而已。观并不是涅槃的自身。这样的涅槃，是概念上的涅槃。始终圈在研究范围里头，而不得越出。这是佛弟子的通病。所以，不可不加以深深地注意省察的，真实的自己生命是活生生地存在的事实。要得到这个生命或事实，须抛下从来的恶知恶觉。把知觉放下放下而更放下，到了绝处。那末，自己从内飞跃起来，便成一大光明。（注意：这不是指自己静坐之际，不见根身器界时，所看见光影门头的光影。）热腾腾地透露出来，成为浑一体。发现出统一性。这统一性，达到统一饱和点时，便自然自内飞跃显现，光芒四射而分化到一切，把握这飞跃的妙机，是之谓：『见性。』这个把握，是依於当下直觉的，不同於分别知识似的那样分别。（注意：必须『尽却今时。』然后自性自然地显现。如果有所期待，有所执着，那就南辕北辙了。）

黄龙南示众。举永嘉道：『游江海，涉山川，寻师访道为参禅。自从认得曹溪路，了知生死不相干。』诸上座！那个是游的山川？那个是寻的师？那个是参的禅？那个是访的道？向淮南，两浙，庐山，南岳，云门，临济而求师访道？向洞山，法眼而参禅？是向外驰求，名为外道。若以毗卢自性为海，般若寂灭智为禅，名为内求。若外求，走杀汝。若住於五蕴内求，则缚杀汝。是故禅者，非内非外，非有非无，非实非虚。『不见道：内见外见俱错，佛道魔道俱恶。瞥然与么去兮，月落西山。更寻声色兮，何处名邈？』

## 第六节 真心妄心

《宗镜录》载：《首楞严经》云：『佛告阿难：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，业种自然，如恶叉聚。诸修行人，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，及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。皆由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，犹如煮沙，欲成嘉饌。纵经尘劫，终不能得。云何二种？阿难！一者，无始生死根本。则汝今者，与诸众生，用攀缘心，为自性者。二者，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。则汝今者，识精元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遗者（读者：此处缘所遗者一句话，意思指的缘不可及之也。）由诸众生，遗此本明（读者：此处的遗字，是忘失的意思）中终日行，而不自觉，枉入诸趣。』释曰：此二种根本，即真妄二心。一者，无始生死根本者，即根本无明。此是妄心。最初迷一法界，不觉忽起，而有其念。『忽起』即是『无始。』如晴劳花现，睡熟梦生。本无原起之由，非有定生之处。皆自妄念，非他外缘。从此成微细业识，则起转识，转作能心。後起现识，现外境界。一切众生，同用此业。转现等三识。起内外攀缘，为心自性，因此，生死相续，以为根本。二者，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者，此即真心。亦云：自性清净心。亦云：清净本觉，以无起无生，自体不动，不为生死所染。不为涅槃所净，自为清净，此清净体，是八识之精元。本自圆明。以随染不觉，不守性故。如虚谷任响，随缘发声，此亦如然。能生诸法，则立见相二分。心境互生，但随染净之缘，遗此圆常之性。如水随风，作诸波浪。由此众生，失本逐末，一向沉沦。都不觉知，枉受妄苦。虽受妄苦，真乐恒存。任涉升沉，本觉不动。如水作波，不失湿性，唯知变心作境，以悟为迷。从迷积迷，空历尘沙之劫，因梦生梦，永昏长夜之中。故《经》云：『当知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，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。此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』（以不了不动真心，而随轮回妄识。此识无体，不离真心。元於无相真源，转作有情妄想。如风起澄潭之浪，浪虽动而常居不劲之源；似翳生空界之花，花虽现而非离虚空之性；翳消空净，浪息潭清，唯一真心，周遍法界。又：此心不从前际生，不居中际住，不向後际灭。升降不动，性相一如。则从上禀受，以此真心为宗，离此修行，尽蒙魔胃。别有所得，悉陷邪林。故二祖求此妄心不得，初祖於是传衣。阿难执此妄心，如来所以呵斥。如《经》云：佛告阿难：『汝今答我，如来屈指为光明拳，耀汝心目，汝目可见，以何为心？当我拳耀？』阿难言：『如来现今徵心所在，而我以心推穷寻逐，即能推者，我将为心。』佛言：『咄！阿难！此非汝心！』阿难矍然避座，合掌起立。白佛：『此非我心，当名何等？』佛告阿难：『此是前尘虚妄想相，惑汝真性。由汝无始至於今生，认贼为子，失汝元常，故受轮转。』阿难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佛宠弟，心爱佛故，令我出家，我心何独供养如来，乃至遍历恒沙国土，承事诸佛及善知识。发大勇猛，行诸一切难行法事，皆用此心。纵令谤法，永退善根，亦因此心。若此发明不是心者，我乃无心，同诸土木。离此觉知，更无所有。云何如来说此非心？我实惊怖。兼此大众，无不疑惑，唯垂大悲，开示未悟。』尔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，欲令心入无生法忍。於师子座摩阿难顶，而告之言：『如来常说：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。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阿难！若诸世界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叶缕结，诘其根元，咸有体性。纵令虚空，亦有名貌。何况清净、妙净、明心性一切心，而自无体。若汝执怯分别觉观所了知性，必为心者。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诸尘事业，别有全性。如汝今者，承听我法，此则因声而有分别。「纵灭一切见闻觉知，内守幽闲，犹为法尘分别影事。」我非敕汝执为非心。但汝於心微细揣摩，「若离前尘，有分别性，即汝真心。」若分别性，离尘无体，斯则前尘分别影事。尘非常住，若变灭时，此心则同龟毛兔角，则汝法身同於

断灭。其谁修证无生法忍。』古释云：能推者即是妄心。皆有缘虑之用，亦得名心。然不是真心。妄心是真心上之影像。故云：汝身汝心，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。若执此影像为真，影像灭时，此心即断。故云：若执缘尘，即同断灭。以妄心揽尘成体，如镜中之像，水上之波。迷水执波，波宁心灭；迷镜执像，像灭心亡。心若灭时，即成断见。若知湿性不坏，镜体常明。则波浪本空，影像元寂。故知诸佛境智，遍界遍空。凡夫身心，如影如像。若执末为本，以妄骂真，生死现时，方验不实。故古圣云：『见矿不识金，入炉始知错。』问：『心能作佛？（《般若》云：报化非真佛。）心作众生？』（永嘉云：五蕴浮云空去来，三毒水泡虚出没。）答：『以了真心，故成佛。（始从契证因佛，终至果佛。因果一如。因果虽如，要契因心方证。）以执妄心，故成众生。（唯证乃知，诘可测。）若成佛，皆具圆通五眼无漏五阴。故《经》云：灭无常色，获得常色。又云：妙色湛然常安住。又云：善能分别诸法相。』问：『云何真心不住见闻觉知，永离一切分别之想？』答：『若是妄心，见闻，须假因缘能所生起。如云：眼具九缘生等。（《八识规矩颂》云：九缘八七好相邻。）若无色空和合之缘。见（妄心）性无由得发，五根亦然，皆仗缘起。斯则缘会而生，缘散而灭。无自主宰，毕竟性空。如《楞伽经》偈云：「心为工伎儿。意如和伎者。五识为伴侣，妄想观伎众。」如歌舞立伎之人，随他拍转。拍缓则步缓，拍急则步急。五根亦如是，但随意转。如云：身非念轮，随念而转。何者？意地若生，身轮动作。意地若息，根境寂然。（古德云：即今休去便休去，欲觅了时无了时。又云：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。）真心则不尔。常照常现，铁围不能匿其辉；遍界遍空，苍穹不能覆其体；非纯非杂，万法不能隐其真；无住无依，尘劳不能易其性。岂假前尘发耀，对境生知，自然寂照灵知，湛然无际。』故《首楞严经》：佛告阿难：『如彼世人，聚见於眼，若令急合，暗相现前。六根黤然，头足相类。彼人以手，循体外绕，彼虽不见头足，一辨知觉是同。缘见因明。暗成无见。不明自发，则诸暗相，永不能昏。根尘既消，云何觉明不成圆妙。』释曰：『如彼世人，聚见於眼者，此先明世见，非眼莫观。若令急合，则无所见，与耳等五根相似。彼人以手，循体外绕，虽不假眼，而亦自知。此说真见，不藉外境。缘见因明，暗成无见者，此牒世间眼见，须仗明暗因缘，根尘和合，方成於见。不明自发者，自正明真见之时，见性非眼。既不属眼，又何假明暗根尘所发。则不明之明，无见之见，自然寂照灵知，何曾间断。且世间明暗虚幻出没之相，又焉能覆盖乎？是以明不能明，暗不能暗也。故云：则诸暗相，永不能昏。真性天然，岂非圆妙。』所以有学人问先德云：『如何是大悲千手眼？』答云：『如人夜里摸得枕头。』是故真妄二心，约义似分，归宗非别。何者？真心约理体，妄心据相用。今以理恒是心，不得心相。心恒是理，不动心相。（理即心，不得心相。心即理，不动心相。）如水即波，不得波相。波即是水，不坏波相。是以动静无际，性相一原。当凡心而即佛心。观世谛而成真谛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云：『菩萨摩訶萨，观一切法，皆以心为自性。如是而住。』若摄境为心，是世俗胜义。心之自性，即是真如，是胜义胜义，如是而住。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双照真俗，无住住故。

《真心直说》：问：『真心与妄心，对境时，如何辨别真妄耶？』曰：『妄心对境有知，而知於顺违境，起贪嗔心。又於中容境起痴心也。既於境上起贪嗔痴三毒，足见是妄心也。祖师云：「逆顺相争，是为心病。」故知对於不可者，是妄心也。若真心者，无知而知。平怀圆照，故异於草木。不生憎爱，故异於妄心。即对境虚明，不憎不爱。无知而知者，真心。故《肇论》云：「夫圣心者，微妙无相，不可为有。用之弥勤，不可为无。乃至非有，故知而无知。非无，故无知而知。」又：妄心在有着有，在无着无。常住二边，不知中道。永嘉云：「舍妄心，取真理，取舍之心成巧伪。学人不了用修行，深成认贼将

为子。」若是真心，居有无不落有无，常处中道。《肇论》云：「是以圣人处有不有，居无不无。虽不取於有无，然不舍於有无。」所以和光尘劳，周旋五趣，寂然而住，泊尔而来，恬淡无为而无不为。垂手为人周旋五趣，虽往来而无往来相。妄心不尔，故真心妄心不同也。又：真心乃平常心也，妄心乃不平常心也。何名平常心？曰：人人具有一点灵明，湛若虚空，遍一切处。对俗事假名理性，对妄识权号真心，无分毫分别，遇缘不昧，无一念取舍。触物皆周，不逐万境迁移。设使随流得妙，不离当处湛然。觅即知君不见，乃真心也。何名不平常心？曰：境有圣与凡，境有染与净，境有断与常；理与事，生与灭，动与静，去与来，好与丑，善与恶，因与果。细论则万别千差，今乃且举十对，皆名不平常心也。心随此不平常境而生，不平常境而灭。不平常境心，对前平常真心，所以，名不平常妄心也，真心本具，不随不平常境，生起种种差别。所以，名平常真心也。」又问：『未审宗门，以何法治妄心？』曰：『以无心治妄心。』或曰：『人若无心，便同草木。无心之说，请施方便。』曰：『今云无心，非无心体，名无心也。但心中无物，名曰：「无心。」如言空瓶，瓶中无物，名曰：空瓶。非瓶体无，名空瓶也。故祖师云：「汝但於心无事，於事无心。自然虚而灵，寂而妙。据此，则无妄心，非无真心妙用也。」』

《宗镜录》问：『若言有真有妄，是法相宗。若言无真无妄，是破相宗。今论法性宗。云何立真立妄，又说非真非妄？』答：今《宗镜》所论，非是法相之有。亦非破相归空。但约性宗圆教，以明正理。即以真如不变，不碍随缘，是其圆义。若法相宗，一向说：有真有妄。若破相宗，一向说：非真非妄。此二门，各着一边，俱可思议。（抄文至此，适有某二三居士与某一法师商量立无体与不立无体，各凭自见。忆义净法师有句云：『瑜珈：则俗有真无。中观：则俗无真有。既识分纲，理无乖返。』（见六译《金刚经》（陵本蜀院）（无着颂，世亲释，义净译。）西土教下有瑜珈、中观二派，须者寻之。）今此圆宗，前空有二门俱存，又不违碍，此乃不可思议。若定说有无二门，皆可思议，无有斯理。今以不染而染，则不变随缘；染而不染，则随缘不变。实不可以有无思，亦不可为真妄惑。斯乃不思议之宗趣，非情识之所知。今假设文义对治，只为破其邪执。若情虚则智绝，病瘥则药消。能穷始末之由，方洞圆常之旨。故复礼法师问天下学士真妄偈云：『真法性本净，妄念何由起？从真有妄生，此妄何所止？无初即无末，有终应有始。无始而有终，长怀懵兹理。愿为开玄妙，析之出生死。』澄观和尚答云：『迷真妄念生，悟真妄则止。能迷非所迷，安得全相似。从来未曾悟，故说妄无始。知妄本自真，方是恒常理。分别心未亡，何由出生死。』宗密禅师释云：『大乘经教统唯三宗。一、法相宗。二、破相宗。三、法性宗。今此问：是法性宗中啮镞关节。不问其他二宗。若法相宗所说：一切有漏妄法，无漏净法，无始时来，各有种子在阿赖耶识中。（读者：按唯识法相学的无漏种子，乃依附在阿赖耶识名义的第八识中，意思是不属于阿赖耶识所摄。阿赖耶识只摄有漏种子。

《识论》颂云：初阿赖耶识，异熟一切种子。又：《识论》引《阿毗达磨经颂》曰：无始时来界，一切法等依。由此有诸趣，及涅槃证得。又颂曰：阿陀那识甚深细，一切种子如瀑流，我於凡愚不开演，恐彼分别执为我。）遇缘薰习，即各从自性起，都不关真如。谁言：从真有妄生也。彼说真如，一向无为寂灭，无起无止，不可难他从真有妄生也。若破相宗一向说：凡圣染净，一切皆空，本无所有。设见一法过涅槃者，亦如梦幻。彼且本不立真。何况於妄？故不应难云：从真有妄也。唯疑法性宗，以此宗经论言，依真起妄者。如云：法身流转五道，如来藏受苦乐等。言：悟妄即真者。如云：初发心时，即成阿耨菩提。知妄本是真，见佛即清净等。又言：凡圣混融者，如云：一切众生，本来成正觉，般涅槃，毗卢遮那身中具足六道众生等，真妄相即。虽说：烦恼菩提，无有始终。（读者：

这是从相上而言。)又说：烦恼终尽，方名：妙觉。(读者：这是从性上而言。)《华严》《起信》等经论首末之文，义(与)宗有碍，自语相违。拟欲拣之，不可取一舍一。欲合之，又难会。俱用之，又相违。试问：天下学士，有达者即知真入道。若诸师所答，悉迷问意。皆约泯相归理而言，都不识他所问，从真起妄之由。修妄证真之理。然迷真起妄，悉有因由，息妄归真，非无所以。复礼法师岂不知真妄俱寂，理事皆如，如寂之中，何有问答？然有二门，义理易辩，即无违妨。一者，一向说：有妄可断，有真可证。二者，一向说：非真非妄，无凡无圣。此二门，皆可思议。故《胜鬘经》云：众生自性清净心，无烦恼所染。不染而染，染而不染。皆云难可了知。复礼法师正问此义。诸师所答，但说离垢染耳。唯观和尚所答，约真如不变，不碍随缘，方为契当。』今宗密试答曰：『本净本不觉，由斯妄念起，知真妄即空，知空妄即止。止处名有终，迷时号无始。因缘如梦幻，何终复何始？此是众生原，穷之出生死。』又：人多谓：真能生妄，故疑妄不穷尽。为决此理，重答前偈：『不是真生妄，妄迷真如起。知妄本自真，知真妄即止。妄止似终末，悟来似初始。迷悟性皆空，性空无终始。生死由此迷，达此出生死。』又：约始终，有四句分别：(一)有始无终，即是始觉。(二)有终无始，即是无明。(三)无终无始，谓实际。(四)有始有终，是一期生死。又释云：无始而有终，长怀懵斯理者，即法相事而例难之。今云：有妄即真，则同无终始。若分别说：应有四句：真理则无终无始。妄念则无始有终。真智则无终有始。瞥起妄念，则有终有始。若约圆融，则无终始。既无终始，亦复无有无终无始。唯亡言绝想，可会斯玄。详上答意，深合圆宗。於随缘门，初即迷真起妄。後乃悟妄即真。於迷悟中似分终始。约不变门，妄自本空，谁论前後。真俗无性，凡圣但名，譬如迷绳作蛇，疑杌为鬼。真谛非有，世谛非无。二谛相成，不堕邪见。是以俗谛不得不有，(不可拨无的意思。)有常自空。真谛不得不空，空恒澈有。(澈见缘生性空。)今时学者，多迷空有二门，尽成偏见。唯尚一切不立，拂迹归空。於相违差别义中，全无智眼。既不辩惑，何以释疑？故云：『涅槃心易得，差别智难明。』若能空有门中，双遮双照。真俗谛内，不即不离。方可弘法为人，绍隆觉位。又：洪觉范谓：『清凉圭峰所答之辞，皆未副复礼问意。彼问：「真法本净，妄念何由而起？」但曰：「迷真不觉。」则孰不能答耶？』为明其意作偈曰：『真法本无性，随缘染净起。不了说无明，了之全佛智。无明全妄情，知觉全真理。当念绝古今，底处寻终始。本自离言诠，分别即生死。』(解脱长者：《首楞严经》：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释尊早答了也。只因世愈下机愈钝，连累祖师设问设答，无非希望，为人解粘去缚。然而上面录了许多，不知复礼闻之，作何语句？)(读者：在初读本《无门直指》时，有一长者，於此附一纸条，大意是要读者读後做一偈子来回答复礼法师。某甲当时亦见有其他读者，附偈於此。既然有人有此要求，某甲殊亦不可置之勿理。忆某禅师问一古德：『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』古德对曰：『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。』某禅师於言下大澈。现在某甲即以『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』作答。虽或不当长者之意。想复礼大师必於常寂光中含笑乎！)

《肇论》：《经》云：甚奇世尊！不动真际，为诸法立处。非离真而立处，立处即真也。



## 第七节 无心无住

六祖曰：『善知识！我此法门，从上以来，先立「无念」为宗，「无相」为体，「无住」为本。无相者，於相而离相。无念者，於念而离念。无住者，人之本性。於世间善恶好丑，乃至冤之与亲，言语触刺欺争之时，并将为空。不思酬害，念念之中，不思前境。若前念今念後念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名为系缚。於诸法上念念不住，即无缚也。此是以无住为本。善知识！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能离於相，即法体清淨。此是以无相为体。善知识！於诸境上心不染，曰：无念。於自念上常离诸境，不於境上生心。若只百物不思，念尽除却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生，是为大错。学道者思之。若不识法意，自错犹可，更劝他人。自迷不见，更谤佛经。所以立无念为宗。』（读者：六祖云：若不识法意，……所以立无念为宗。於此可见宗下不废正解。惟此之正解，须是不从生死分别心下的义解中来。故六祖续云：所以立无念为宗。《坛经》：机缘品中，永嘉答六祖云：『虽分别亦非意。』祖叹曰：善哉！足见永嘉之得祖意。六祖深许之也。古德云：『祖意机前荐，凡情当下空。』皆斯意也。曩时有一行人，於永嘉『虽分别亦非意』下有疑，故作此商量则可。若是真个如是，某甲对此叹息了！）（虽然如此，但参禅须是真信下兴真疑，生死切心为主要。所以不同教下的徒事知解。）

本净大师幼岁披缁於曹溪之室，受记隶司空山无相寺。唐玄宗遣使杨光庭入山采常春藤，因造方丈室礼问。净问：『为求佛耶？问道耶？』曰：『弟子智识昏昧，未审佛之与道，其义云何？』净曰：『若欲求佛，即心是佛。若欲会道，无心是道。』问：『云何即心是佛？』曰：『佛因心悟，心以佛彰。若悟无心，佛亦不有。』问：『云何无心是道？』曰：『道本无心，无心名道。若了无心，无心即道。』光庭作礼信受。回朝具奏。即诏净师到京。越明年，正月十五日，召南街名僧硕学赴内道场，与净师阐扬佛理。时有远禅师者，抗声谓曰：『今对圣上较量宗旨，应须直问直答，不假繁辞。只如禅师所见，以何为道？』净曰：『无心是道。』远曰：『道因心有，何得言无心是道？』曰：『道本无名。因心名道。心名若有，道不虚然。穷心既无，道凭何立？二俱虚妄，总是假名。』远曰：『禅师见有身心是道已否？』曰：『山僧身心本来是道。』远曰：『适言无心是道。今又言身心本来是道。岂不相违？』净曰：『无心是道，心泯道无。心道一如，故言：无心是道。身心本来是道，道亦本是身心。身心本既是空，道亦穷源无有。』远曰：『观禅师形质甚小，却会此理。』净曰：『大德只见山僧相，不见山僧无相。见相者，是大德所见。《经》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其道。若以相为实，穷劫不能见道。』

志明禅师问：『若言无心是道。瓦砾无心，亦应是道？』又曰：『身心本来是道。四生十类，皆有身心。亦应是道？』净曰：『大德若作见闻觉知解会，与道悬殊，即是求见闻觉知者，非是求道之人。《经》云：无眼耳鼻舌身意。六根尚无，见闻觉知，凭何而立？穷本不有，何处存心？焉得不同草木瓦砾！偈曰：见闻觉知无障碍，声香味触常三昧。如鸟空中只么飞，无取无舍无憎爱。若会应处本无心，始得名为观自在。』（读者：紫阳有偈云：一物含见闻觉知，盖诸尘境显其机。灵常一物尚非有，四者凭何作所依。——有单行本见《雍正御选语录》。）

真禅师问：『道既无心，佛有心否？佛之与道是一是二？』净曰：『不一不二。』曰：『佛度众生，为有心故，道不度人，为无心故。一度一不度。何得无二？』曰：『若言佛

度众生，道无度者，此是大德妄生二见。如山僧即不然。佛是虚名，道亦妄立。二俱不实，总是假名。一假之中，如何分二？』曰：『佛之与道，俱是假名。当立名时，是谁为立？若有立者，何得言无？』净曰：『佛之与道，因心而立。推穷立心，心亦是无。心既是无，即悟二俱不实。知如梦幻，即悟本空。强立佛道二名，此是二乘人见解。』乃说无修无作偈曰：『见道方修道，不见复何修？道性如虚空，虚空何所修？遍观修道者，拨火觅浮沤。但看弄傀儡，线断一时休。』

灵觉问南阳忠：『发心出家，本拟求佛。未审如何用心即得？』阳曰：『无心可用，即得成佛。』曰：『无心可用，阿谁成佛？』阳曰：『无心自成佛，成佛亦无心。』问：『无心即成佛，和尚即今成佛未？』曰：『心尚自无，谁言成佛。若有佛可成，还是有心。』问：『如何是一念相应？』阳曰：『忆智俱忘，即是相应。』曰：『忆智俱忘，谁见诸佛？』阳曰：『忘即无，无即佛。』曰：『无即言无，何得唤作佛？』阳曰：『无亦空，佛亦空。故曰：无即佛，佛即无。』曰：『既无纤毫可得，名为何物？』阳曰：『本无名字。』曰：『还有相似者否？』阳曰：『无相似者，世号无比独尊。汝努力依此修行。』又：僧问：『若为得成佛去？』阳曰：『佛与众生一时放却，当处解脱。』问：『作么生得相应去？』阳曰：『善恶不思，自见佛性。』问：『若为得证法身？』阳曰：『越毗卢之境界。』问：『清净法身作么生得？』阳曰：『不着佛求耳！』曰：『阿那个是佛？』阳曰：『即心是佛。』问：『坐禅看净，此复若为？』阳曰：『不垢不净，宁用起心，而看净相。』问：『禅师见十方虚空法身否？』阳曰：『以想心取之，是颠倒见。』问：『即心是佛，可更修万行否？』阳曰：『诸圣皆具二严，岂拨无因果耶？』

《传心法要》载：无心者，无一切心也。如如之体，内如木石，不动不摇；外如虚空，不塞不碍。无能所，无方所，无相貌，无得失。趋者不敢入此法，恐落空无栖泊处。故望崖而退，例皆广求知见。所以，求知见者如毛，悟道者如角。总不如言下便自认取本性。此法即心，（果澈因源。）心外无法。此心即法，（因赅果海。）法外无心。心自无心，亦无无心者。将心无心，心却成有。默契而已，（澈证心源，明心见性。）绝诸思议。故曰：『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』但直下无心，本体自现。凡夫取境，道人取心。心境双忘，乃是真法。忘境犹易，忘心至难。人不敢忘心，恐落空无捞摸处。不知空本无空，唯一真法界耳。此灵觉性，无始以来，与虚空同寿。不可觅，不可求，不可以智慧识，不可以言语取，不可以境物会，不可以功用到。一念离真，皆为妄想。不可以心，更求於心；不可以佛，更求於佛；不可以法，更求於法。故学道人，直下无心，默契而已，拟心即差。

《万法归心录》载：『无心道人非同木石。』无分别心；无憎爱心；无取舍心；无善恶心；无空有心；无中边心；无内外心；无执着心。『非无灵知寂照真心。』『莫谓无心便是道，无心犹隔一重关。』又云：真心虚玄，非有非无。弃有住无，反成大过。古德偈云：『劝君学道莫贪求，万事无心道合头，无心始体无心道，体得无心无也休。』

《顿悟入道要门》载：问：心住何处即住？答：住无住处即住。问：云何是无住处？答：不住一切处，即是住无住处。问：云何是不住一切处？答：不住善恶有无内外中间。不住空，亦不住不空。不住定，亦不住不定。即是不住一切处。这个不住一切处，即是住处。得如是者，即名：无住心，即是佛心，湛然常寂。续云：汝欲了了识无所住心之时，正坐之时，但知心。莫思量一切物。一切善恶都莫思量。过去事已过去，而莫思量，过去心自绝。名无过去事。未来事未至，莫愿菲求，未来心自绝。名无未来事。现在事已现在，于一切事，但知『无着。』无着者，不起憎爱心，即是无着，现在心自绝。名无现在事。

---

心若起去时，但莫随去，去心自绝。即无住心。即是住无住处也。若了了自知，住在无住时，『只无住亦无「住处」，亦无「无住处」也。』若自了了知心不住一切处，即名了了见本心。亦名了了见性也。只个不住一切处心，即是佛心，无生心。《经》云：证无生法忍也。汝若未得如是之时，努力努力，勤加用功。功成自会！

又云：若不降心。依文取证，无有是处。（读者：径山杲禅师於薰风自南来，殿角生微凉句下，顿得前後际断，但动相不生。然圆悟谓之曰：你须更参。乃示以『有句无句，如藤依树，树倒藤枯，句归何处』话令参。令作不厘务侍者。并谓之曰：『不疑言句，是为大病，绝後再苏，欺君不得。须知有这个道理。』故後来有闻『相随来也』句，而洞澈。）自诳诳他，彼此俱堕。只是事来不受，一切处无心，永寂如空，毕竟清静，自然解脱。不取又不舍，永断於生死，一切处无心，即名诸佛子。（读者：亦可称子佛。即因佛也。亦称素身佛。虽已澈证正因佛性，而未具二严。故又不同於父佛，果佛，圆满报身佛。《般若》虽有报化非真佛，斯乃对执相者之言。冀其顿证自心佛耳。）所谓：一切处无心者，无憎爱心是。万缘俱寂，自然解脱。又问：『和尚还用功否？』曰：『用功。』问：『如何用功？』曰：『饥来吃饭，困来即眠。』问：『一切人总如是，同师用功否？』曰：『不同。』问：『何故不同？』曰：『他吃饭时，不肯吃饭。百种需索。睡眠时，不肯睡眠。千般计较。所以不同也。』（解脱长者：这是方便对答。实际上，早已不是无心无住了也。）

大慧曰：古德有言：『寻牛须访迹。学道贵无心。迹在牛还在，无心道易寻。』所谓：无心者，非如土木瓦石顽然无知。谓：触境遇缘，心定不动，不取着诸法。一切处荡然，无障无碍，无所染污，亦不在无染污之处。观身观心，如梦如幻，亦不住在梦幻虚无之境。到得如如境界，方始谓之真无心。且非口头说的无心。若未得真无心，只据说的，与默照邪禅何以异哉？！

僧问黄檗：『本来无一物，无物便是否？』檗曰：『无亦不是，菩提无是处。亦无无知解。』

《宗镜录》载：无心者，不得作有无情见。『将心作无，此即成有。若一切处无，心如土木，又成断灭，皆属妄识。』是以称不思議宗者，以有无情见不及故。问：既不得作有无解。如何是正了无心？答：石虎山前门，芦花水底沉。

---

## 第八节 动上有不动

《华严经》：贤首菩萨曰：阿修罗中雨兵仗，催伏一切诸怨敌。郁单越中雨瓔珞，亦雨无量上妙花。弗婆瞿耶二天下，悉雨种种庄严具。阎浮提雨清净水，微细悦泽常应时。长养众花及果药，成熟一切诸苗稼。如是无量妙庄严，种种云电及雷雨，龙王自在悉能作，而身不动无分别。

又：金刚藏菩萨言：菩萨住不动地，一切心意识行皆不现前。此菩萨摩訶萨，菩萨心，佛心，菩提心，涅槃心，尚不现前。况复起於世间之心。……是菩萨先以一身起行，令住此地，得无量身，无量音声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受生，无量净国。教化无量众生，供养无量诸佛，入无量法门，具无量神通，有无量众会道场差别，住无量身语意识，集一切菩萨行，以不动法故。

《楞伽经》：佛言：如来无虑无察而演说法。

《维摩诘经》：维摩诘曰：『不起灭定，现诸威仪。』又曰：『虽行三界，不坏法性；虽行於空，而植众德本；虽行无相，而度众生；虽行无作，而现受身；中行无起，而起一切善行。』又曰：『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』

肇法师曰：『寻夫不动之作，岂释动以求静，必求静於诸动。心求静於诸动，故中动而常静。不释动以求静，故虽静而不离动。然则动静未始异，而惑者不同。』又曰：『欲言其有，无状无名，欲言其无，圣以之灵。圣以之灵，故虚不失照。无状无名，故照不失虚。照不失虚，故混而不渝。虚不失照，故动以接粗。是以圣知之用，未始暂废。求之形相，未可暂得。』《宝积》云：『以无心意而现行。』《放光》云：『不动等觉而建立诸法。』

肇师又曰：《经》称圣人无为而无所不为。无为，故虽动而常寂；无所不为，故虽寂而常动。虽寂而常动，故物莫能一；虽动而常寂，故物莫能二。物莫能二，故逾动逾寂；物莫能一，故逾寂逾动。所以，为即无为，无为即为。动寂虽殊，而莫之可异也。又曰：小乘入灭尽定，则形犹枯木，无运用之能。大士入实相定，心智永灭，而形充八极。顺机而作，应会无方。又曰：七住菩萨得无生忍以後，所行万行，皆无相无缘。（读者：此处的无相无缘，据教下而论，应是闻思势伏分别法我生我执，斯谓：无相。由於闻思所成慧力势分伏分别法执故，其分别所知障，烦恼障虽复现行，犹如未现行然，斯谓无缘。）与无生同体。无生同体，无分别也。真慈无缘，无复心相。心相既无，则泊然永寂。未尝不慈，未尝有慈。故曰：行寂灭慈，无所生也。《信心铭》曰：『止动归止，止更弥动。止动无动，动止无止。』

牛头融曰：『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。曲谈名相劳，直说无烦重。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。今说无心处，不与有心殊。』

六祖曰：『有情即解动，无情即不动，若修不动行，同无情不动。若觅真不动，动上有不动。不动是不动，无情无佛种。能善分别相，第一义不动。但作如此见，即是真如用。』

荷泽曰：『一切众生，心本无相。所言相者，并是妄心。何者是妄？所作意住心，取空取净，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槃，并属虚妄。但莫作意，心自无物，即无物心，自性空寂。』

---

空寂体上，自有本智，谓：智以照用。故《般若经》云：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应无所住，本寂之体。而生其心，本智之用。但莫作意，自当悟入。』

黄檗曰：『你但离有无诸法，心如月轮，常在虚空。自然不照而照，岂不是省力的事。到此之时，无栖泊处，即是行诸佛路。便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是你清净法身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。』（解脱长者：不照而照，就是动上有不动。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就是清净法身阿耨菩提。黄檗这里，竟把佛祖向度奥死死地连底倒出。既是这样，为什么於临济问佛法的大意时，一棒到底，没有一个字呢？）

（读者：黄檗《传心法要》有上下两卷合订本，今世上流通者，系光绪十年夏四月金陵刻经处版。卷首有唐河东裴休集并序。序文之末有：『旦夕受法，退而记之。十得一二，佩为心印，不敢发扬。今恐入神精义不闻於未来，遂出之。授门下僧太舟法建，归旧山之广唐寺，问长老法众与往日常所亲闻同异何如也。』於此，可证此集之文，系大师开示徒众之言，而为裴公所记也。下卷之文，或许为其他法众所记者。总之是开示，而不是机缘的记录。临济吃棒，应属机缘公案。只是开示，当然全在晓谕自心即佛，而不涉及取证的前方便。一说方便，有碍所谕示的至理故。但虽然如此，仍然於文中可以看到必须真参实悟。金陵本卷上第十六页下第二行第十六字起：『法身从古至今与佛祖一般。何处欠少一毫毛？既会如是意，大须努力，尽今生去，出息不保入息。』又卷下末即第二十六页下一行第十七字起：『念念不见一切相，莫认前后三际。前际无去，今际无住，后际无来。安然端坐，任运不拘，方名解脱。努力努力。此门中，千人万人只得三个五个，若不将为事，受殃有日在。故云：今生须了却，谁能累劫受余殃。』）

颇有人认为知是般事便休。无修无证，自肯便了，直下承当。并以黄檗《传心法要》为证。若辈如果是实证，即得。否则殆矣！爰此将《传心法要》二处文记录下来，以供有道正焉。

（古德云：无天生弥勒，自然释迦。希三昧斯言。）

南泉曰：『但会取无量劫来性不变异，即是修行妙用，而不住，便是菩萨行。远诸法空，妙用自在。色身三昧，炽然行六波罗密空，处处无碍。游於地狱，犹如园观。』（解脱长者：色身三昧，三昧色身。炽然行而未尝行。未尝行而炽然行。终日度生，而无生可度。立地成佛，而无佛可成。到这田地，不特入地狱如园观。即深入魔军，亦岂有碍？）

石头迁祖师《参同契》末二句云：谨白参玄人，光阴莫虚度！法眼注大意云：住、住、止、止，不须说恩大难酬。

僧问洞山：『寒暑来时如何？』山曰：『何不避向无寒暑处去？』问：『如何是无寒暑处？』答曰：『寒时寒煞阍黎。热时热煞阍黎。』（解脱长者：无寒暑者，即寒煞热煞。虽寒煞热煞，仍无寒暑。这才是『非色灭空，非空灭色。』『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』不立纤尘，不舍一法。所谓：『舒展无穷又无尽，卷来绝迹已成多。』其间舒卷同时，并非舒後再卷，卷後再舒。所以万松秀曰：『当存而正泯，在卷而弥舒。』）

《碧岩集》佛果道：『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，垂手不垂手。若不出世，则目视云霄。若出世，则灰头土面。目视云霄，即是万仞峰头，（独足立。）灰头土面，即是垂手边事。有时灰头土面，即在万仞峰头。有时万仞峰头，即是灰头土面。』其实，入鄮垂手与孤峰

独立一般。归原了性与差别智无异，切忌作两橛会。所以雪窦道：『垂手还同万仞崖，直是无你凑泊处。』（正偏何必在安排。琉璃古殿昭明月，忍俊韩獹空上陞。）』

（解脱长者：白云道：『千峰顶上相遇，在十字街头把手。十字街头相遇，在千峰顶上把手。』虽然如此。《参同契》谓：『当明中有暗，勿以暗相睹。当暗中有明，勿以明相遇。』但若坐断明暗，又作么生？——读者：『坐断十方犹点额，密移一步看飞龙。』这是天童觉的颂。点额与飞龙二个名辞的含意是：就是鲤鱼跳龙门的俗事传说。大禹治水凿龙门，又称禹门。黄河里的鲤鱼逆流到龙门。其越过龙门者，即化龙飞去。其未能越过龙门者，则点额而回。古代是指考中状元及落第的譬喻。现在天童祖师借来喻澈悟与否的譬喻。读者或许未见过本公案，兹将该公案抄录，公案的内容是：因石霜归寂，众请首座继住持，九峰道虔禅师（当时是石霜侍者）曰：须明得先师意始可。座曰：先师有什么意？九峰曰：先师道：休去，歇去，冷湫湫地去，一念万年去，寒灰枯木去，古庙香炉去，一条白练去。其余即不问。如何是一条白练去？座曰：这个只是明一色边事。九峰曰：原来未会先师意在！座曰：你不肯我那？但装香来。香烟断处，若去不得，即不会先师意。遂焚香，香烟未断，座已脱去。九峰拊首座背曰：坐脱立亡即不无，先师意未梦见在！天童觉祖师颂曰：『石霜一宗。亲传九峰。香烟脱去，正脉难通。月巢鹤作千年梦，雪屋人迷一色功。坐断十方犹点额，密移一步看飞龙。』一色者，指尚在用功位中。有『一色若消，方名尊贵』之言。天童有三一色文，亦收在永觉贤禅师暮年所著述的《洞上古辙》文中，须者寻之。）（於此，某甲有二个声明，（一）某甲是伏膺解脱长者的，顶礼之不暇，也有故作相反言论，盖意在纵横托显而已。（二）石霜首座，某甲是肯他的，他是出去的。『但要问天童祖师何以作此一颂？』『答：何以作此一颂？』又问：某甲为甚扶石霜首座？某甲只好抄永嘉证道歌偈，并改动二字以答：圆顿教，勿人情，有疑不决直须争，不是某甲逞人我，修行恐落断常坑。）（本书中也谈到这公案，读者注意。）

《宗镜录》问：为当离心是无心？即心得无心？答：即心得无心。问：即心是有心。云何得无心？答：不坏心相，而无分别。问：岂不辨知也。答：即辨知，无能所，是无心也。岂浑无用，始是无心。如镜照物，岂有心耶？当知恒自无心，心体本来常寂，常用常寂。实性自尔。非自有心，方始用也。只为众生，不了自心常寂。妄计有心，心即成境。以即心无心故，心恒成理。不得心相，即是众生不生。即理无理故，理恒是心。不动心相，即是佛亦不生。圣凡常自平等法界也。又谓：体自虚玄。如琉璃宝器，随所在处，不失其性。若识得此事，亦复如是。但是一切凡圣胜劣之色影现其中，其性不动。不知此事之人，即随前色变分别好丑而生忻戚。所以祖师云：『随流认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』

《宗范》载：南岳思云：无住为本，自性体寂。而生其心，是照用。即寂是自性定，即照是自性慧。定即慧体，慧即定用。离定无别慧，离慧无别定。即定时是慧，即慧时是定。即定时无有定，即慧时无有慧。性自如故。如灯是光体，光是灯用。即定慧双修，不相去离。

《宗镜录》又载：周遍含容观中事事无碍者，如法界观序云：使观全事之理，随事而一一可见。全理之事，随理而一一可融。然後一多无碍，大小相含。则能施为隐显神用不测矣！乃至欲使学人冥此境於自心。心慧既明，自见无尽之义。此周遍含容观，具有十门。

一、理如事门。谓：事法既虚，相无不尽，事性真实，体无不现。此则事无别事，即全理为事。是故菩萨虽复看事，即是观理。然说此事为不即理。释云：由此真理全为事故。

---

如事显现，如事差别。大小一多，变易无量。又此真理即与一切千差万别之事，俱时历然显现，如耳目所对之境。亦如芥瓶。亦如真金为佛菩萨比丘及六道众生形象之时，与诸像一时显现。无分毫之隐，亦无分毫不像。今理性亦尔。无分毫隐，亦无分毫不事。不同真空。但观理夺事门中，唯是空理现也。故菩萨虽复看事，即是观理。然说此事为不即理者，以事虚无体，而不坏相。所以观众生见诸佛。观生死见涅槃。以全理之事，恒常显现。是以事既全理，故不即理。若也即理，是不全矣。如金铸十法界像，一一像全体是金。不可更言，即金也。

二、事如理门。谓：诸事法，与理非异故，事随理而圆遍。遂令一尘普遍法界。法界全体遍诸法时，此一微尘亦如理性，全在一切法中。如一微尘，一切事法亦尔。释云：一一事皆如理，普遍，广大，如理，澈於三世。如理常住本然。例一切诸佛菩萨缘觉声闻及六道众生，一一皆尔。乃至一尘一念，性相作用，行位因果，无不圆足。（读者：一尘一念性相作用，行位因果，无异时异处故。）

三、事含理事门。谓：诸事法与理非一故。存本一事，而能广容。如一微尘，其相不大，而能容摄无边法界。由刹等诸法，既不离法界，故俱在一尘中现。如一尘，一切法亦尔。此理事融通，非一非异故。总有四句：（一）一中一。（二）一切中一。（三）一中一切。（四）一切中一切。各有所由。思之！释云：一中一者，上一是能含，下一是所含。下一是能遍，上一是所遍。余三句，一一例知。

四、通局无碍门。谓：诸事法与理，非一即非异故。令此事法不离一处，即全遍十方一切尘内。由非异即非一故，全遍十方而不动一位。即远即近，即遍即住，无障无碍。

五、广狭无碍门。谓：事与理，非一即非异故。不坏一尘而能广容十方刹海。由非异即非一故，广容十方法界而微尘不大。是则一尘之事，即广即狭，即大即小，无障无碍。

六、遍容无碍门。谓：此一尘，望於一切。由普遍即是广容故。遍在一切中时，即复还摄一切诸法全住自中。又由广容即是普遍故。令此一尘还即遍在自内一切差别法中。是故此尘，自遍他时，即他遍自。能容能入。同时遍摄无碍。思之！

七、摄入无碍门。谓：彼一切，望於一法。以入他即是摄他故。一切全入一中之时，即令彼一还复在自一切之内。同时无碍。思之！又由摄他即是入他故。一法全在一切中时，还令一切恒在一内。同时无碍。思之！释曰：以上无碍，犹如镜灯。即十镜互入，如九镜入彼一镜中时，即摄彼一镜还入九镜之内。同时交互。故云：无碍。

八、交涉无碍门。谓：一法望一切，有摄有入。通有四句。谓：一摄一切，一入一切。一切摄一，一切入一。一摄一，一入一。一切摄一切，一切入一切。同时交参无碍。释云：一摄一，一入一者，如东镜摄彼西镜入我东镜中时。即我东镜入彼西镜中去。一切摄一切，一切入一切者，圆满常如。此句但以言不顿彰故。假前三句，句皆圆满。

九、相在无碍门。谓：一切望一，亦有入有摄。亦有四句。谓：摄一入一。摄一切入一。摄一入一切。摄一切入一切。同时交参无碍。释云：此与前四句不同。前但此彼同时摄入。今则欲入彼时，必别摄余法带之将入彼中。发起重重无尽之势。摄一入一者，如东镜能摄南镜，带之将入西镜之中。即东镜为能摄能入，南镜为所摄，西镜为所入者。此则释迦世尊摄文殊菩萨入普贤中也。摄一切入一者，如东镜摄余八镜带之将入南镜之中时，东镜为能摄能入，八镜为所摄，南镜为所入。则一佛摄一切众生带之同入一众生中也。摄

---

一入一切者，如东镜能摄南镜，带之将入余八镜中。摄一切入一切者，如东镜摄九镜带之将入九镜之中时，东一镜为能摄能入，九镜为所摄，亦即便为所入也。此句正明诸法互相涉入，一时圆满，重重无尽也。今现见镜灯，但入一灯镜中之时，则镜镜中各有多多之灯，无前後也。则知诸佛菩萨，六道众生，不有则已，有即一刹那中便彻过去，未来，现在，十方一切凡圣中也。

十、普融无碍门。谓：一切及一，普皆同时，更互相望。一一具前两重四句，普融无碍。准前思之！令圆明显现，称行境界，无障无碍。深思之，令现在前。是以前九门文不顿故。此摄令同一刹那。既总别同时，则重重无尽也。

如上无碍，但是一心。如海涌千波，镜含万像。非一非异，周遍圆融。互夺互成，不存不泯。遂得尘含法界，无亏大小，念包九世，延促同时。等事现前，此乃《华严》一部法界缘起自在法门。如在掌中，烂然可见。

然证入此地，不可住於寂灭。一切诸佛法不应尔。当示教学佛方便，学佛智慧。夫佛智慧者，即一切种智。所以《般若经》中以种智为佛。则无种不知，无种不见。斯乃以无知知一切知。以无见见一切见。如《华严》：〈离世间品〉：十种无下劣心中云：菩萨摩訶萨又作是念，三世所有一切诸佛、一切佛法、一切众生、一切国土、一切世间、一切三世、一切虚空界、一切法界、一切语言施設界、一切寂灭涅槃界。如是一切种种诸法，我当以一念相应慧，悉知悉觉。悉见悉证。悉修悉断。然於其中无分别，离分别。无种种，无差别，无功德，无境界。非有非无，非一非二。以不二智，知一切二。以无相智，知一切相。以无分别智，知一切分别，以无异智，知一切异。以无差别智，知一切差别。以无世间智，知一切世间。以无世智，知一切世。以无众生智，知一切众生。以无执着智，知一切执着。以无住处智，知一切住处。以无杂染智，知一切杂染。以无尽智，知一切尽。以究竟法界智，於一切世界示现身。以离言音智，示不可说言音。以一自性智，入於无自性。以一境界智，现种种境界。知一切法不可说，而现大自在言说。证一切智地，为教化调伏一切众生故，於一切世间示现大神通变化。是为第十无下劣心。

问：理惟一道，事乃万差。云何但了一心，无边佛事悉皆圆满？答：出世之道，理由心成。处世之门，事由心造。若以唯心之事，一法即一切法。舒之无边。以唯心之理，一切法即一法。卷之无迹。因卷而说一，此法未曾一。因舒而说多，此法未曾多。非一非多，有而不有，而多而一。无而不无，一多相依，互为本末。通有四义。（一）相成义。则一多俱立，以互相持，有力俱存也。（二）相害义。形夺两亡，以相依故，各无性也。（三）互存义。以此持彼，不坏彼而在此。彼持此亦尔。《经》颂云：一中解无量，无量中解一。（四）互泯义。以此持彼，彼相尽而唯此。以彼持此，此相尽而唯彼。《经》云：知一即多，多即一。又由彼此相成，资摄无碍。是故得有大小，即入一多相容，远近互持，主伴融摄。致使尘尘现而无尽，等帝网以参差。故得事事显而无穷，若定光而隐映。问：既其各各无性，那得成其一多耶？答：此由法界实德缘起力用，普贤境界相应，所以一多常成，不增不减也。次明一即多，多即一者，如似一即十缘成故。若十非一不成故。何但一不成，十亦不成。知舍若非柱，尔时则无舍。若有舍亦有柱，即以柱即是舍。故有舍复有柱。一即十，十即一故。成一复成十也。问：若一即十，此乃无有一。若十即一，此乃无有十。那言一之与十，复言以即故得成耶？答：一即非一者，是情谓一。今所谓缘成一，缘成一者，非是情谓一故。《经》颂云：一亦不为一，为破诸数故。浅智着诸法，见一以为一。问：前明一中多，多中一者。即一中有十，十中有一。此明一即十，有何别耶？答：前明



---

一中十者，离一无有十，而十非是一。若此明一即十者，离一无有十，而十即是一，缘成故也。无论同体异体二门，俱明一中多，多中一。一即多，多即一。唯是异体门言：一中十者，以望後九，名一中十。同体门言：一中十者，即一中有九，故言一中十也。问：若一中有九者，此与异体门中一即十有何别耶？答：同体中言：有九者，有於自体九，而一不是九。若异体说者，一即是彼异体十。而十不离一。问：一中既自有九者，应非缘成义？答：若非缘成，岂得有九耶。问：一体云何得有九？答：若无九，即无一。次明同体门中一即十，还成一者，缘成故一即十。何以故？若十非一，一不成故。一即十既尔。一即二三亦然。又：前明自体中一有十，而一非是十。此明一即十，而一即是十。《经》云：菩萨在於一地，普摄一切诸地功德。此《宗镜录》是一乘别教不思議门。（天台宗判教：藏通别圆。）圆融无尽之宗。不同三乘教中所说。如上一多无碍之义。不可以意解情思，作限量之见。唯净智眼，以六相十玄该之，方尽其旨。应以无念无作法界照之可见。若自见者，情绝想亡。心与理合，智与境冥。方知万境性相通收。一多纯杂，自在含容。凡行一事，悉遍法界。若随事作，则有分限。（欲见法眼么？只这是。）

## 第九节 大事因缘

《大般涅槃经》载：『若有人能供养恭敬无量诸佛，方乃得闻《大涅槃经》。薄福之人，则不得闻。所以者何？大德之人，乃能得闻如是大事。凡夫下劣则不得闻。何等为大？所谓：诸佛甚深秘藏，如来性是。以是义故，名为大事。』

《六祖坛经》：法达大师问六祖：『弟子诵《法华经》，未解经义，心常有疑。和尚智慧广大，愿为略说经中义理。』六祖曰：『法达！法甚达，汝心不达。经本无疑，汝心自疑。汝念此经，以何为宗？』达曰：『学人根性暗钝，从来但依文诵念，岂知宗趣。』祖曰：『吾不识文字。汝试取经，诵之一遍。吾当为汝解说。』法达即高声念经，至方便品。祖曰：『止。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。纵说多种譬喻，亦无越於此。何者因缘？《经》云：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於世。「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见也。」世人外迷着相，内迷着空。若能於相离相，於空离空。即是内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开。是为佛之知见。佛犹觉也。分为四门。开觉知见。示觉知见。悟觉知见。入觉知见。若闻开示，便能悟入，即开觉知见。本来真性而得出现。汝慎勿错解经意。见他道开示悟入，自是佛之知见。我辈无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谤经毁佛也。彼既是佛，已具知见，更何用开？汝今当信，佛知见者，只汝自心，更无别佛。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，贪爱尘境，外缘内扰，甘受驱驰，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，劝令寢息，莫向外求，与佛无二。故云：开佛知见。吾亦劝一切人於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。世人心邪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恶，贪嗔嫉妒，谄佞我慢，侵人害物，自开众生知见。若能正心，常生智慧。观照自心，止恶行善，是自开佛之知见。汝须念念开佛知见。勿开众生知见。开佛知见，即是出世。开众生知见，即是世见。汝若但劳劳执念，以为功课者，何异犛牛爱尾。』达曰：『若然者，但得解义，不劳诵经耶？』祖曰：『经有何过？岂障汝念！只为迷悟在人，损益由己。口诵心行，即是转经。口诵心不行，即是被经转。听吾偈曰：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。诵经久不明，与义作仇家。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。有无俱不计，长御白牛车。』达闻偈，不觉悲泣，言下大悟。法达以偈赞曰：『经诵三千部，曹溪一句亡。未明出世旨，宁歇累生狂。羊鹿牛权设，初中後善扬，谁知火宅内，原是法中王。』

佛果曰：『佛祖设教，唯务明心达本。况人人具足，各各圆成。但以迷妄，背此本心。流转诸趣，枉受轮回。而其根本，初无增减。诸佛以一大事因缘而出，盖为此也。祖师以单传密印而来，亦以此也。若是宿昔蕴大根利智，便能於脚跟下直下承当。不从他得，了然自悟。廓澈灵明，广大虚寂。从无始来亦未尝间断。清净无为妙圆真心。不为诸尘作对，不与万法为侣。常如十日并照。离见超情，截却生死净幻，如金刚王坚固不动，乃谓之即心即佛。更不外求，唯了自性，顿时与佛祖契合。到无疑之地。把得住，作得主，可不是径截大解脱耶？探究此事，要透生死，岂是小缘？应当猛利诚志信重。如救头然。始有少分相应。』（须知个事，必须证会，不属意识领解。）

高峰曰：『三世诸佛，历代祖师，留下一言半句，唯务众生，超越三界，断生死流。故云：为一大事因缘出现於世。若论此一大事，如马前相扑。又如电光影里穿针相似。无你思量解会处；无你计较分别处。所以道：此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。是故世尊於灵山会上，临末梢头，将三百六十骨节，八万四千毛窍，尽底掀翻。虽有百万众围绕，承当者唯迦叶一人而已。信知此事决非草草。若要实明证，须开特达怀，发丈夫志，将从前恶知恶解，奇言妙句，禅道佛法，尽平生眼里所见的，耳里所闻的，莫顾危亡得失，人我是非，

到与不到，澈与不澈，发大忿怒，奋金刚利刃，如斩一握丝，一斩一切断。「一断之後，更不相续。」直得胸次中空劳劳地，虚豁豁地，荡荡然无丝毫许滞碍，更无一法可当情，与初生无异。吃茶不知茶；吃饭不知饭；行不知行；坐不知坐。情识顿净，计较都忘。恰如个有气的死人相似。又如泥塑木雕的相似。到这里，蓦然脚蹉手跌，心花顿发，洞照十方，如杲日丽天，又如明镜当台，不越一念，顿成正觉。非惟明此一大事，从上若佛若祖，一切差别因缘，悉皆透顶透底。佛法世法，打成一片。腾腾任运，任运腾腾，洒洒落落，干干净净，做一个无为无事，出格真道人也。恁么出世一番。方曰：不负平生参学之志愿耳。若是此念轻微，志不猛利。畏畏崔崔，魑魑魍魍。今日也恁么，明日也恁么。设使三十年，二十年用功，一如水浸石头相似。看看逗到腊月三十日，十个有五双懺罗而去。致令晚学初机，不生敬慕。似这般的汉，到高峰门下，打杀万万千千，有甚么罪过！今日我之一众，莫不皆是俊鹰快鹞，如龙如虎。举一明三，目机铢两。岂肯作这般体态，兀兀度时？然虽如是，正恁么时，毕竟唤甚么作一大事？若也道得，与汝三十拄杖。若道不得，亦与三十拄杖。何故？卓拄杖一下。云：高峰门下，赏罚分明。』大慧曰：『法不可见闻觉知。若行见闻觉知，是则见闻觉知，非求法也。既离见闻觉知外，却唤什么作法？到这里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除非亲证亲悟，方可见得。若实证悟的人，拈起一丝毫头，尽大地一时明得。今时不但禅和子，便是士大夫聪明灵利，博极群书的人，个个有两般病。』

（一）若不着意，便是忘怀。忘怀则堕在黑山下鬼窟里，教中谓之「昏沉。」（二）着意则心识纷飞，一念续一念，前念未止，後念相续，教中谓之「掉举。」不知有人人脚跟下不沉不掉的一段大事因缘。如天普盖，似地普擎。未有世界，先有此段大事因缘。世界坏时，此段大事因缘，不曾动着丝毫头。往往士大夫多是掉举，而今诸方有一般默照邪禅，见士大夫为尘劳所障，方寸不宁怙。便教他寒灰枯木去；一条白练去；古庙香炉去；冷湫湫地去。将这个（方便用来）休歇人。你道：（学人）还休歇得么？殊不知这个猢猻子不死，如何休歇得？来为先锋，去为殿後的不死，如何休歇得？此风往年福建极盛。妙喜绍兴初入闽时，便力排之，谓之断佛慧命。千佛出世不通忏悔。』彼中有个士人郑尚明，极聪明，教乘也理会得，道藏亦理会得，儒教则故是也。一日，持一片香来妙喜室中，怒气可掬，声色俱厉曰：『昂有一片香未烧在，欲与和尚理会一件事。只如默然无言，是法门中第一等休歇处，和尚肆意诋诃。昂心疑和尚不到这田地，所以信不及。且如释迦老子在摩竭提国三七日中，掩室不作声，岂不是佛默然？毗耶离城三十二菩萨各说不二法门，末後维摩诘无语，文殊赞善，岂不是菩萨默然？须菩提在岩中宴坐，无言无说，岂不是声闻默然？天帝释见须菩提在岩中宴坐，乃雨花供养，亦无言说，岂不是凡夫默然？达摩游梁历魏，少林冷坐九年，岂不是祖师默然？鲁祖见僧面壁，岂不是宗师默然？和尚却因什么，力排默然以为邪非？』妙喜曰：『尚明！问得我也是，待我与你说，我若说不行，却烧一炷香，礼你三拜。我若说得行，却受你烧香礼拜我也。不与你说释迦老子及先德言句。我即就你屋里说，所谓借婆帔子拜婆年。』乃问：『你曾读《庄子》么？』曰：『是何不读？』妙喜曰：『庄子云：言而足，终日言而尽道。言而不足，终日言而尽物。道（与）物之极，「言」「默」不足以载。非言非默，义有所极。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诸家注解。只据我杜撰说破你这默然。岂不见孔夫子一日大惊小怪曰：参乎！我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大家才闻个「唯」字，便来这里恶口，却云：这一「唯」与天地同根，万物一体。致君於尧舜之上，成家立国，出将入相。以至启手足时，不出这一「唯。」且喜没交涉！殊不知这个道理，便是曾子言而足，孔子言而足。其徒不会，却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见他理会不得，却向第二头答他话，谓夫子之道，不可无言。所以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要

之，道与物至极处，不在言语上，不在默然处，「言」也载不得，「默」也载不得。公子所说：尚不契庄子之意。何况契释迦老子，达摩大师意耶？你要理会得庄子非方非默，义有所极么？便是云门大师拈起扇子云：扇子脖跳上三十三天，筑着帝释鼻孔。东海鲤鱼打一棒，雨似倾盆。你若会得云门这个说话，便是庄子说的，曾子说的，孔子说的一般。』渠遂不作声。妙喜曰：『你虽不语，心实未服在。然古人决定不在默然处，明矣。你适来举释迦掩室，维摩诘默然。且看旧时有个座主唤作肇法师，把那无言说处说出来与人云：「释迦掩室於摩竭；净名杜口於毗耶；须菩提唱无说以显道；释天帝绝听而雨花。斯皆理为神御。故口以之而默。岂曰：无辩。辩所不能言也。」这个道理与神忽然相撞着，不觉到说不及处。虽然不语，其声如雷。故曰：「岂曰无辩。盖辩所不能言也。」这里世间聪明辩才用一点不得，到得恁么田地，方始是放舍身命处。这般境界，须是当人自证自悟始得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云：「如来宫殿无有边，自然觉者处其中。」此是从上诸圣大解脱法门，无边无量，无得无失，无默无语，无去无来。坐坐尔；刹刹尔；念念尔；法法尔。只为众生根性狭劣，不到三教圣人境界，所以分彼分此，殊不知境界如此广大。去向黑山下鬼窟里默然坐地，故先圣诃为解脱深坑。是可怖畏之处。以神通眼观之，则是刀山剑树，镬汤炉炭里坐地一般。坐主家向不坐在默处，况祖师门下客。却道：才开口，便落今时，且喜没交涉。』尚明不觉作礼。

大洪恩与张无尽友善。无尽尝以书问三教大要。曰：『《清凉疏》第三卷西域邪见，不出四见。此方儒道，亦不出四见。如庄老计自然，为因能生万物，即是邪因。《易》曰：太极生两仪。太极为因，亦是邪因。若计一为虚无，则是无因。今疑老子自然与西天外道自然不同。何以言之？老子曰：常无欲，以观其妙。常有欲，以观其徼。无欲则常，有徼则已入其道矣。谓之邪因。岂有说乎？《易》曰：一阴一阳之谓道。阴阳不测之谓神。神也者，妙万物而为言。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今乃破阴阳变易之道为邪因。拨去不测之神。岂有说乎？望纸後批示，以断疑网。』恩答曰：『西域外道，宗派多途。（读者：於此可看《成唯识论》卷一并读述记等，当悉。）要其会归，不出有无四见而已。谓：有见，无见，亦有亦无见，非有非无见也。盖不即一心为道，则道非我有，故名外道。不即诸法是心，则心随见（成）异（法），故名邪见。如谓之有，有则有有。如谓之无，无则无有。有「无」则「有见」竟生。无「有」则「无见」斯起。若亦有亦无见，非有非无见，亦犹是也。夫不能离诸见，则无以明自心。无以明自心，则不能知正道矣。故《经》云：言词所说法，小智妄分别。不能了自心，云何知正道？又曰：有见即为垢，此则未为见。远离於诸见，如是乃见佛。以此论之，邪正异途，正由见（与）悟殊，致故也。故清凉以庄老计道法自然，能生万物。《易》谓太极生两仪，一阴一阳之为道。以自然太极为因，一阴一阳为道，能生万物，则是邪因。计一为虚无，则是无因。尝试论之，夫三界唯心，万缘一致。心生故法生，心灭故法灭。推而广之，弥纶万有而非有，统而会之，究竟寂灭而非无。非无，亦非非无；非有，亦非非有。四执既亡，百非斯遣。则自然因缘皆为戏论。虚无真实，俱是假名矣。至若谓：太极阴阳能生万物，常无常有，斯为众妙之门。阴阳不测是谓：无方之神。虽圣人设教，示悟多方，然见异一心，宁非四见。何以明之？盖虚无为道，道则是无。若自然，若太极。若一阴一阳为道，道则是有。常无常有，则是亦无亦有。阴阳不测，则是非有非无。先儒或谓：妙。万物谓之神。则非物物。则亦是无。故西天诸大论师皆以心外有法为外道，万法唯心为正宗。盖以心为宗，则诸见自亡，言虽或异，未足以为异也。心外有法，则诸见竟生，言虽或同，未足以为同也。虽然，儒道圣人固非不知之，乃存而不论耳。良以未即明指一心，为万法之宗。虽或言之，犹不论也。

如西天外道，皆大权菩萨示化之所施为，横生诸见，曲尽异端，以明佛法是为正道。此其所以为圣人之道，顺逆皆宗。非思议所能知矣。故古人有言：缘昔真宗未至，孔子且以系心。今知理有所归，不应犹执权教。然知权之为权，未必知权也。知权之为实，斯知权矣。是亦周孔老庄设教立言之本意。一大事因缘之所成始所成终也。（於此须知大洪恩的时代。）然则三教一心，同途异辙。究竟道宗，本无言说。非维摩大士，孰能知此意也。』

（解脱长者：老子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六祖曰：我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。老子曰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。三生万物。《宗镜录》载：肇法师穷起妄之由，立本际品云：夫本际者，一切众生无碍涅槃之性。何为忽有如是妄心及种种颠倒？但为一念迷心。此一念者，从一而起。又此一者，从不思议起，不思议者，即无所起。故《经》云：道始生一。一者谓：无为。一生二，二谓：妄心。乃至三生万法也。既缘无为而有心。复缘有心而有色。故《经》云：种种心色。是以心生万虑，色起万端。和合业缘，遂成三界种子。老子曰：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晦堂曰：放行则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。把住则窈窈冥冥，其中有精。云盖山志元大师因潭州道士道正表闻马王，乞志元大师论议。王请志元师上殿，相见茶罢。志元就王乞剑。握剑问道正曰：『你教中道：「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。」是何物？「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。」是何精？道得即不斩，道不得即斩。』道正茫然，即礼拜忏悔。志元谓王曰：『还识此人否？』王曰：『识。』志元曰：『是谁？』王曰：『道正。』志元曰：『不是。其道若正，合对得山僧。只是个无主孤魂。』）

又：紫阳真人《悟真篇》後序曰：人之生也，皆缘妄情而有其身。有其身，则大患。若无其身，患从何有？夫欲免乎患者，莫若体乎至道！欲体乎至道，莫若明乎本心！故心者，道之体也。道者，心之用也。人能察心观性，则圆明之体自现，无为之用自成。不假施功，顿超彼岸。此非心境朗然，神殊廓明，则何以使诸相顿离，纤尘不染，心源自在，决定无生者哉？！然明心体道之士，身不能累其性，境不能乱其真。则刀兵焉能伤，虎兕焉能害。巨焚大浸乌足为虞？达人心若明镜，鉴而不纳，随机应物，和而不背，故能胜物而无伤也。此所谓：无上至真之妙道也。原其道本无名，圣人强名。道本无言，圣人强言尔！然则名言若寂，则时流无以识其体，而归其真。是以圣人证教立言，以显其道。故道因言而後显，言因道而返忘。奈何此道至妙至微，世人根性迷钝，执其有身，而恶死悦生，故卒难了悟。黄、老悲其贪着，乃以修生之术，顺其所欲，渐次导之。……篇末歌颂见性之法。即所谓：无为妙觉之道也。奈何凡夫缘业有厚薄，性根有利钝，纵闻一音，纷成异见。故释迦文殊所演法宝，无非一乘，而听学者随量会解，自然成三乘之差。此後若根性猛利之士，见闻此篇，则知余得达摩、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，可因一言而悟万法也。如其习气尚余，则归中小之见，亦非余之咎矣！《性地颂》曰：如来妙体遍河沙，万象森罗无障碍，会得圆通真法眼，始知三界是我家。《无罪福颂》曰：终日行，不曾行。终日坐，不曾坐。修善不成功德，造恶原无罪过。时人若未明心，莫执此言乱做。死後须见阎王，难免镬汤碓磨。《见佛便见心颂》：见佛便见心，无物心不现。十方通塞中，真心无不遍。若生知识解，却成颠倒见。睹境能无心，始见菩提面。《圆通颂》曰：见了真空空不空，圆明何处不圆通。根尘心法都无物，妙用方知与佛同。《戒定慧解》曰：夫戒定慧者，乃法中之妙用也。佛祖中尝有言，而未达者有所执。今略言之，庶资开悟。『然其心境两忘，一念不动。曰：戒；觉性圆明，内外莹澈。曰：定；随缘应物，妙用无穷。曰：慧。』此三者，相须而成，互为体用。『或戒之为体，则定慧为其用。定之为体，则戒慧为其用。慧之为体，则戒定为其用。三者未尝斯须相离也。』（犹如日假光而能照，光假照以能明。

---

非光则不能照，非照则不能明。原其戒定慧者，本乎一性。光照明者，本乎一日。一尚非一，三复何三？三一俱忘，湛然清净。）采珠歌曰：贫子衣中珠，本自圆明好，不会自寻求，却数他人宝。数他宝，总无益，只是教君空费力。争如认取自家珍，价值黄金千万亿。此宝珠，光最大，遍照三千大千界，从来不解少分毫，刚被浮云无障碍。自从认得此摩尼，泡体空花谁更爱？佛珠还与我珠同，我性即归佛性海。珠非珠，海非海，坦然心量包法界，任你尘嚣满眼前，定慧圆明常自在。不是空，不是色，内外皎然无壅塞。六通神明妙无穷，自利利他宁解极。见即了，万事毕，绝学无为度终日。泊兮如未兆婴儿，动止随缘无固必。不断妄，不修真，真妄之心总属尘。从来诸法皆无相。无相之中有法身。法身即是天真佛，亦非人兮亦非佛。浩然充塞天地间，只是希夷并恍惚。垢不染，光自明，无法不从心里生。心若不生法自灭，即知罪福本无形。无佛修，无法说，丈夫智见自然别。出言便作狮子吼，不似野狐论生灭。

（抄文者言：本书到此，因原笔录者看见紫阳真人乃道家名称，凡皈依三宝者，不再皈依外道，乌可书其著文？实在他没有知道张紫阳先是归道，後於佛法开悟。姑补齐原文，并志其事。）

---

## 第二章 云何明心

## 第十节 非心非佛

西竺初祖曰：『法法本来法，无法无非法。何於一法中，有法有非法？』

西竺三祖曰：『非法亦非心，无心亦无法。说是心法时，是法非心法。』

西竺四祖曰：『心自本来心，本心非有法。有法有本心，非心非本法。』

西竺长者子富那夜奢在十祖前合掌立。祖问曰：『汝从何来？』曰：『我心非往。』祖问：『汝何处住？』曰：『吾心非止。』祖曰：『汝不定耶？』曰：『诸佛亦然。』祖曰：『汝非诸佛。』曰：『诸佛亦非。』（大愚芝曰：祖师一问，童子一答。总欠会在！如今诸人作么生会？妙喜曰：直饶如今会得。更参三生六十劫。）

梁武帝问达摩祖师：『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？』（解脱长者：意指教中最高极则。）祖师曰：『廓然无圣！』（解脱长者：祖师西来，开宗明义，直指人心，丝毫无隐。武帝如能领会，当下桶底脱落。佛果所谓：参得一句透，千句万句一时透。坐得稳，把得定，粉身碎骨未足酬，一句了然超百亿。）帝曰：『对联者谁？』（解脱长者：能设此问，竟似作家。）祖师曰：『不识。』（解脱长者：不但祖师不识，威音王未晓，弥勒岂惶惶。）

六祖告众曰：『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。诸人还识否？』神会出曰：『是诸佛之本源。神会之佛性。』祖曰：『向汝道：无名无字。汝便唤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茆盖头。也只成个知解宗徒。』

人问马祖：『为什么说：即心即佛？』曰：『为止小儿啼！』问：『啼止时如何？』曰：『非心非佛。』问：『除此二种人来，如何指示？』曰：『向伊道：不是物。』问：『忽遇其中人来时如何？』曰：『教伊体会大道。』

南塔涌依仰山剃度。此游谒临济，复归侍仰山。山曰：『汝来作什么？』塔曰：『礼觐和尚。』山曰：『还见和尚么？』曰：『见。』山曰：『和尚何似驴。』塔曰：『某甲见和尚亦不似佛。』山曰：『若不似佛，似个什么？』塔曰：『若有所似，与驴何别？』山大惊曰：『凡圣两忘，情尽体露。吾以此验人，二十年无决了者。子保任之。』（解脱长者：虽是凡圣两忘，然照常礼觐，照常答『见。』并未答『不知和尚在那里？』）（读者：读本书时，应当要契会到解脱长者之意始得。这并不是说：不要契会祖意佛意。而是说：如果行人尚未契佛祖之意的时候，你虽然看到经论语录，乃至能够消文，站在世俗分别心意的知解上，纵然理解到了文字上的义理，竟然与教下讲经法师所注解的言意完全吻合，这仍然不过是佛祖的教言。你是一个能闻的人，教义是你所闻的法。而对于你自己解决生死问题的本身重大个事，了无交涉。因此，某甲的意思是，既然是要读经、读论、读语录，而更要紧是读解脱长者的垂示。庶几能契会长者之意。於焉才是读《无门直指》了。你如果真为解决生死，而不是邀佑眼前，求福报的话，那末，必然有着你所修的行门。一般说来，修密，修净，修禅。而此三宗行门的方便，归纳起来，是念咒，念南无阿弥陀佛佛号，参究话头。在下所碰到的学人，绝大多数是修持名念佛法门的。姑以念佛而论，当你提起六字洪名，在昼夜行住坐卧，动静闲忙，着衣吃饭，屙屎撒尿，迎宾送客的当时。必然时时处处是把住这一念，与妄念撕挨。正在正念与妄念搏斗的当儿。就好像短兵相接，挺胸凸肚，白刃横飞，扭作一团。结果敌我双亡。到此那得问人，更不必问人。密宗的持咒，禅宗的参话头，三宗的方便，虽犹有不同之所。但岂得外乎此最初一着的挨排也哉？！



於此，更來嚙蘇一下，有一等人，專喜講神通，這對於鼓舞修持，增益信根，自有好處。於此，不妨敘述眾所周知的感應故事，比專說神通等事，要優強一些，但仍然避免不了執相的危險。是故行人應該修慧，在聞思位時，從聞佛菩薩祖師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現身說法，非現而現，無說而說，現而無現，說而無說以來。繼而善思惟，於此，总算在思惟修。提到高度說起來，也可以稱有了聞所成慧與思所成慧部分相應的幼芽了。此時，乍能辨別正邪。雖然，還未能於當下一念起證無心應緣之用，從教下入手的好處就在此。但於此，若不尚事修。（此指各宗的方便行門。至於十重四十八輕菩薩戒，乃當然之事，故不重說。）則必然的導致成了一個佛學研究者，甚至鑽入考古一類的牛角中。所以，必須嚴事事修。斯事修，主要是當人心相之彩畫。而身三口四倒是隨次的。蓋身三口四做到了，而無圓晰的心相。則與機關木人無異也。被永嘉所誦：『喚取機關木人問。』然而，如果堅執着當下一念的圓晰心相，認為就是修持的無上妙訣，那就是要陷入膠執事相的危險。所以，必須聞思入理，同時予以理修。天台、法相、唯識、華嚴等教理，都是隨世間法，辨析斯理。一旦你心開意解，契斯妙理——正比量理時，你自會知道。到此地步，這行人方始肯從世間跨入通向出世間路——尚屬方便權法之路的第一步。即密者持咒。淨者持名等。禪者，真疑參話頭。經過搏鬥一番，才能太平。某甲於此，常說：須理事雙修。有一善知識，反對某甲這話。他說：用不着分為兩橛。那他是稱性而談。我是在此拖泥帶水地義解，不須混淆而作商量也。又：從事走開大圓解之路的先決條件，是要清晰地見到佛祖乃至善知識之意始得。是什麼意呢？是要洞明祖師為什麼作如是說，也就是這話、這文字的思想根源，產生出來的垂手入廩的慈悲概念，無心而有大用。可以殺人，可以活人，乃至殺活同時的，朴素的不是彩畫的彩畫，雖彩畫而並沒有彩畫的彩畫。例如云門祖師曰：『釋迦牟尼佛降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曰：「天上天下惟我獨尊。」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吃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』試問：假使云門當時適逢釋迦出世，他會這樣做麼？他會在這有為法舞臺中，真個起這樣一角色來如是扮演麼？當然不會這樣。那末，就可以於此審知云門大師的慈意了。又：常見一般人说：參禪難，念佛易。參禪不穩當，念佛保解脫。乍看起來，似乎是如是。殊不知此語之病，病在什麼地方呢？病在依賴性重，發不起正行。廢理而修事，無真信而行持，恐臨終徒喚奈何。殊不知參禪須疑情結秀。念佛亦貴一心挨排。（一心不亂。）否則不穩當也。萬不可以臨終十念，請人助念，為救生圈也。於此，更可見解脫長者於本書內禪淨雙修一文的重要及至意了。某甲所以贊嘆禪淨雙修亦以此。然則，如何是禪淨雙修？廢話連篇。希讀者賜正。）

僧問曹山：即心即佛即不問。如何是非心非佛？山曰：兔角不用無。牛角不用有。

《宗鏡錄》問：即心即佛，祖佛同詮。云何不说非心非佛。答：（即心即佛是表詮。）令親證自心，了了見性。（非心非佛是遮詮。）即破執着情見。依通意解妄認之者，以心佛了不可得，此乃權立頓教泯絕無寄之門。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亦是一機入路。若圓教，即此尽情體露之法，有遮有表，非即非離，體用相收，理事無礙。今時，偏重遮非之詞，不見圓常之理。所以祖師云：是心是佛，如牛有角。非心非佛，如兔無角。并是對待強名邊事。若豁悟本心，是非頓息。不一向離，起絕言見。不一向即，起執指訛。若實親證自宗，尚無能證智心，及所證妙理。豈況更有知解乎？

僧問趙州：如何是目前佛？州曰：殿里的。曰：這個是相貌佛。如何是佛？州曰：即心是。問：即心猶是限量。如何是佛？州曰：無心是。曰：有心無心，還許學人揀也無？州曰：有心無心，總被你揀了也。更教老僧道什麼即得。

---

盘山积曰：『心若无事，万法不生。意绝玄机，纤尘何立？道本无体，因体立名。道本无名，因名得号。若言即心即佛，今时未入玄机。若言非心非佛，犹是指踪极则。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。学者劳形，如猿捉影。』

---

## 第十一节 即心即佛

法海大师问六祖曰：『即心即佛，愿垂指谕。』祖曰：『前念不生，即心，後念不灭，即佛。成一切相，即心，离一切相，即佛。吾若具说，穷劫不尽。听吾偈曰：即心名慧，即佛乃定。定慧等持，意中清静。悟此法门。由汝习性。用本无生，双修是正。』法海大师言下大悟。以偈赞曰：『即心元是佛，不悟而自屈。我知定慧因，双修离诸物。』

誌公曰：『不解即心即佛，真似骑驴觅驴。世间几许痴人，将道复欲求道。一念之心即是，何须别处寻讨。弥勒身中自有，何须别处思量。』

无业禅师问马祖曰：『三乘之学，粗穷其旨。常闻禅门即心是佛，实未能

了。』祖曰：『只未了的心即是，更无别佛。』业曰：『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？』祖曰：『大德正闹在，且去，别时来！』业才出。祖召曰：『大德。』业回首。祖曰：『是什么？』业便领悟，乃礼拜。祖曰：『这钝汉礼拜作么？』黄檗曰：『诸佛与众生唯是一心，更无别法。此心无始以来，不曾生，不曾灭。不青不黄，无形无相，不属有无，超过一切限量、名言、踪迹、对待，当体即是。动念即乖。犹如虚空，无有边际，不可测度。唯此一心即是佛。佛与众生，更无别异。但是，众生着相外求，求之转失。使佛觅佛，将心捉心，穷劫尽形，终不能得。不知息念忘虑，佛自现前。此心即是佛。佛即是众生。为众生时，此心不减。为诸佛时，此心不添。』

高丽普照大师《修心诀》曰：『欲免轮回，莫若求佛。若欲求佛，佛即是心。心何远觅，不离身中。不识自心是真佛；不识自性是真法。欲求法而远推诸圣，欲求佛而不观己心。若言：心外有佛，性外有法，坚执此情，欲求佛道者，纵经尘劫，烧身炼肉，敲骨出髓，刺血写经，长坐不卧，一食卯斋，乃至转读一大藏教，修种种苦行，如蒸沙作饭，只益自劳。但识自心，恒沙法门，无量妙义，不求而得。故世尊云：普观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德相。是知离此心外，无佛可成。过去诸如来，只是明心的人。现在诸贤圣，只是修心的人。未来修学的人，当依如是法。愿诸修道之人，均莫外求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。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』

僧问鸿山：『如何是道？』汾山曰：『无心是道。』曰：『某甲不会。』曰：『会取不会的好。』问：『如何是不会的？』曰：『只汝是，不是别人。』复曰：『今时但直下体取不会的，正是汝心。正是汝佛。若向外得一知二解，将为禅道，且没交涉。名运粪入，不名运粪出。污汝心田。所以道：不是道。』

盘山积曰：『心月孤圆，光吞万象，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。光境俱亡，复是何物？禅德！譬如掷剑挥空，莫论及之不及。斯乃空轮无迹，剑刃无亏，若能如是，心心无知，（妙喜曰：咄！咄！咄！我王库内无如是刀。）（我王库内无如是刀。原文见《大般涅槃经》。意思是我真如中无如是事。）全心即佛，全佛即人，人佛无异，始为道矣！』又曰：『三界无法，何处求心？四大本空，佛依何住？璿玑不动，寂尔无言。覩面相呈，更无余事。珍重！』

圆照本依天衣怀。一日，衣在室中问照：『即心即佛时如何？』照曰：『杀人放火有什么难？』

---

僧问黄檗：『从上来皆云：即心是佛。未审即那个心是佛？』檗曰：『你有几个心？』曰：『为复即凡心是佛？即圣心是佛？』檗曰：『你何处有凡圣心耶？』曰：『即今三乘中说有凡圣。和尚何得言无？』檗曰：『三乘中分明向你道：凡圣心是妄。你今不解，执为有。将空作实，岂不是妄？妄故迷心。汝但除却凡情圣境，心外更无别佛。祖师西来，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。汝今不识，执凡执圣。向外驰骋。还自迷心。所以向汝道：即心是佛。』大梅参马祖问：『如何是佛？』祖曰：『即心是佛。』梅即大悟。後住梅子山。马祖令僧问：和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，便住此山。梅曰：『大师向我道：即心是佛。我便向这里住。』僧曰：『大师近日佛法又别。』梅曰：『作么生？』曰：『又道：非心非佛。』梅曰：『这老汉惑乱人，未有了日。任他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即佛。』僧回举似马祖。祖曰：『梅子熟也。』（解脱长者：马祖白云：即心即佛，为止小儿啼。啼止後，即非心非佛。何以此处称赞梅子熟也。佛果曰：非心非佛，到者甚少。不见僧问南泉：『即心即佛又不得，非心非佛又不得。师意如何？』泉曰：『你但信即心即佛便了，更说什么得不得。』百丈曰：『说道修行得佛，有修有证，是心是佛，即心即佛，是佛说，是不了义教语。是不遮语。是总语。是升合担语。是拣秽法边语。是顺喻语。是死语。是凡夫前语。不许修行得佛，无修无证，非心非佛，亦是佛说，是了义教语。是遮语。是别语。是百石担语。是三乘教外语。是逆喻语。是拣净法边语。是生语。是地位人前语。』）

## 第十二节 诸佛心体

《心地观经》：佛告文殊师利菩萨言：善男子！如是所说，心心所法，无内无外，亦无中间。於诸法中，求不可得。去来现在，亦不可得。超越三世，非有非无。常怀染着，从妄缘现。缘无自性，心性空故。如是空性，不生不灭，无来无去，不一不异，非断非常。本无生处，亦无灭处，亦非远离，非不远离。如是心等，不异无为。无为之体，不异心等。心法之体，本不可说。非心法者，亦不可说。何以故？若无为是心，即名断见。若离心法，即名常见。永离二相，不着两边。如是悟者，名见真谛。悟真谛者，名为贤圣。一切贤圣，性本空寂。无为法中，戒无持犯，亦无大小，无有心王及心所法，无苦无乐。如是法界，自性无垢，无上中下差别之相。何以故？是无为法性平等故。如众河水，流入海中，尽同一味，无别相故。此无垢性，非实非虚。此无垢性，是第一义。无尽灭相，体本不生。此无垢性，常住不变，最胜涅槃，我所净故。此无垢性，远离一切平等不平等，体无异故。

《楞伽经》：佛告大慧：我说宁取有见如须弥山，不起无所有增上慢空见。大慧！无所有增上慢者，是名为坏。堕自共相见希望，不知自心现量。见外性无常，刹那展转坏阴界入相续流注变灭，离文字相妄想，是名为坏者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有无是二边，乃至心境界。净除彼境界，平等心寂灭。无取境界性，灭非无所有。有事悉如如，如贤圣境界。《楞伽经》：佛又言：一切性不生，以从缘生故。一切缘所作，所作非自有。事不自生事，有二事过故。无二事过故，非有性可得。观诸有为法，离攀缘所缘，无心之心量，我说为心量。量者自性处，缘性二俱离。性究竟妙净，我说为心量。佛又曰：妄想习气转，有种种心生。境界於外现，是世俗心量。外现而非有，心见彼种种，建立於身财，我说为心量。离一切诸见，及离想所想，无得亦无生，我说为心量。非性非非性，性非性悉离，谓彼心解脱，我说为心量。如如与空际，涅槃及法界，种种意生身，我说为心量。

东土二祖告初祖曰：我已息诸缘。初祖曰：莫成断灭否？曰：不成断灭。初祖曰：此是诸佛所传心体。（解脱长者：云开月现，妄消真显。既息诸缘，又不断灭。则此诸佛所传之心体，自然呈露。这是祖师真正直指。永明曰：真心以灵知寂照为心，不空无住为体，实相为相。妄心以六尘缘影为心，无性为体，攀缘思虑为相。此缘虑，觉了能知之。妄心并无自体，但是前尘，随境有无，境来即生，境去即灭。因境而起，全境是心。因心照境，全心是境。各无自性，唯是因缘。故《法句经》云：焰光无水，但阳气耳。阴中无色，但缘气耳。以热时炎气，因日光烁。远看似水，但从想生，唯阳气耳。此虚妄色心，亦复如是。以自业为因，父母外尘为缘，和合似现色心，唯缘气耳。又曰：『翳消空净，浪息潭清。唯一真心，周遍法界。此心不从前际生，不居中际住，不向後际灭。升降不动，性相一如。从上禀受，以此真心为宗。二祖求妄心不得。初祖於是传衣。』）

五祖为六祖说《金刚经》，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六祖於言下大悟。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遂启五祖曰：『何期自性本自清静；何期自性本不生灭；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本无动摇；何期自性能生万法。』五祖知悟本性，谓六祖曰：『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。即名大丈夫，天人师，佛。』三更受法，人尽不知。便传顿教及衣鉢曰：『汝为第六代祖，善自护念，广度有情。流布将来，无令断绝。听吾偈曰：「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。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」』五祖复曰：『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，人未知信。故传此衣，以为信体。代代相承。法由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唯传本体，师师密付本心，衣为争端，止汝勿传。』六祖告薛简曰：『汝若欲知心要，

---

但一切善恶，都莫思量，自然得人清静心体。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』简蒙指教，豁然大悟。

神秀大师问荷泽：『真如之体，以是本心，复无青黄之相，如何得识？』泽曰：『我心本空寂，不觉妄念起。若觉妄念者，觉妄自俱灭。此则识心者。』问：『虽有觉照，还同生灭。今说何法，得不生灭？』答：『心起遂有生灭起，心既自除，无相可假说。觉照俱空，即不生灭。』

义圆大师问荷泽：『虽说真如，无有形相，使我众生云何得入？』泽曰：『真如之相，即足本心。虽念，无有能念可念，虽说，无有能说可说，是名得入。』

黄檗曰：『祖师西来，唯传心佛，直指汝等心，本来是佛。心心不异，故名为祖。若直下见此意，即顿超三乘一切位。本来是佛，不假修成。』问：『若如此，诸佛出世，说於何法？』檗曰：『十方诸佛出世，只共说一心法。所以，佛密付与摩诃迦叶。此一心法体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名为诸佛。理论这个法，岂是汝言句上解得他，亦不是於一机一境见得他，此意唯是默契得。这一门，名为无为法门。若欲会得，但知无心，忽悟即得。若用心拟学取，即转远去。若无歧路心，一切取舍心，心如木石。始有学道分。』黄檗又曰：『此心明净，犹如虚空，无一点相貌，举心动念，即乖法体。即为着相。无始以来，无着相佛。修六度万行，欲求成佛，即是次第。（中峰大师有句云：修行以悟心为要，六度万行可以次也。）无始以来，无次第佛。但悟一心，更无少法可得。此即真佛。佛与众生，一心无异。犹如虚空，无杂无坏。如大日轮；照四天下，日升之时，明遍天下，虚空不曾明。日没之时，暗遍天下，虚空不曾暗。明暗之境，自相陵夺。虚空之性，廓然不变。佛及众生，心亦如此。若观佛，作清静光明解脱之相，观众生，作垢浊暗昧生死之相，作此解者，历恒沙

劫，终不得菩提，为着相故。唯此一心，更无微尘许法可得，即心是佛。如今学道人，不悟此心体，便於心上生心。向外求佛，着相修行。皆是恶法，非菩提道。』

荷泽又曰：『道体无物，复无比量。亦无智觉照用，及动不动法。不立心地意地，亦无去来。无内外中间，复无处所。非寂静，无定乱，亦无空名。无相，无念，无思。知见不及，无证者，道性俱无所得。』

### 第十三节 本来面目

六祖告惠明大师曰：『可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。』良久。又曰：『不思善不思恶，正与么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』後来说法时，又曰：『若仅百物不思，当令念绝，即是法缚。若只百物不思，念尽除却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生。是为大错。迷人直言坐不动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作此解者，即同无情，却是障道因缘。』又曰：『有迷人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大。此一辈人，不可与语，为邪见故。』

永觉曰：『或问：睡着一醒。无有妄想时如何？有人答：这个就是父母未生前说不得的。六祖曰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乎？正谓：此也。愚谓：睡醒无想或落无记，则全体无明也。可指之谓本来面目乎？（《唯识》云：除生无想天及无心二定，睡眠及闷绝，意识常现起。）且教中有五无心位。皆无善恶二念。可指为本来面目乎？至於六祖示明上座者，其旨甚别，当惠明请法之际，非无记也。当惠明（闻六祖问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）返照之际，又非无记也。既非无记，则离善恶二念，非本来面目而何？』（解脱长者：永觉此语，为六祖不思善恶语，注解得很清楚。所谓：已息诸缘之後，必须不成断灭，方为诸佛所传心体。并非仅仅念绝也。学者不妨试试，把念头暂停片刻，观察自己是否变成一无所有的断灭顽空？你当下觉到不成断灭，那个是什么？不许昭昭灵灵。）

荷泽与拓拔书曰：『和尚与侍郎今日说：自己身心修行，与诸佛菩萨心同不同。若得同，即於佛法中得佛法分。若不得同，即生空过。问：若为得解？答：但得无念即是解。问：若为生是无念？答：不作意是无念。无念体上自有智命，本智命即是实相。诸佛菩萨用无念，以为解脱法身。见此法身，恒沙三昧，一切诸波罗密悉皆具足。侍郎与神会今日同学般若波罗密，得与诸佛菩萨心不别。今於生死海中得与诸佛菩萨一念相应。即於一念相应处修行，即是知道者。即是见道者。即是得道者。……但莫作意，心自无物，即无物心，自性空寂。空寂体上，自有本智。谓：智以照用。……但莫作意，自当悟入。』

又：张燕公问：『禅师常说：无念法。劝人修学。未审无念法有无？』答：『「无念。不言有，不言无。」言其有者，即同世有。言其无者，即同世无。是以无念，不同有无。』问：『唤作是物？』答：『不唤作是物。』问：『作勿生是？』答：『亦不作勿生是，以无念不可说。今言说者，为对问故。若不对问，终无言说。譬如明镜，若不对像，镜中终不现像。今言现像者，为对物故，所以现像。』问：『不对像照？』答：『今言照者，不言对与不对。俱常照。』问：『既言无形像，复无言说，一切有无，皆不可立。今言照者，复是何照？』答：『今言照者，以镜明，故有此性。以众生心净，故有大智慧光，照无余世界。』问：『作没生得见无物？见无物，唤作是物？』答：『不唤作是物。』问：『既不唤作是物。何为佛性？』答：『见不见无物，是真见常见。』又：嗣道王问：『无念法是凡人修？是圣人修？若是圣人法，何劝凡夫修无念法？』答：『无念法是圣人法。凡夫修无念法，即非凡夫。』问：『念与真如有何差别？』答：『无差别。』问：『既无差别。何故言念真如？』答：『言其念者，真如之用。真如者，念之体。以是义故，立无念为宗。若见无念者，虽具见闻觉知而常空寂。』又：答远法师曰：『见无念者，六根无染。见无念者，得向佛智。见无念者，名为实相。见无念者，中道第一义谛。见无念者，恒沙功德，一时等备。见无念者，能立一切法。见无念者，即摄一切法。』

---

玉琳琇曰：『世尊付嘱正法眼藏涅槃妙心，代有贤圣，传持慧命。或示言下便了。或示久参契悟。总之，欲人知本来是佛，各各证自本来面目而已。凡信有此事者，皆亲受灵山记莛来。於本来面目一闻即达者，更无工夫可作。（读者：此指未悟以前的工夫，见道前事。非指修道缘事。）若不能言下证得，本自圆满，本自清静，本自解脱，本自灵异，一了百了，一通万通。切须於一切处一切时，将一切有思有为境界，皆作文彩已彰之事。看无思无为之前，如何是本来面目？四威仪皆可参，要以坐为正。动静闲忙皆可参，要以闲静为正。虽以坐为正，行住卧不得力，坐亦不得力。虽以闲静为正，忙动不得力，闲静亦不得力。若於行住卧与忙动得力，到坐时闲静时更得力，若坐时闲静时得力，於行住卧及忙动时，自然得力。所谓：「行住坐卧动静闲忙，打作一片。工夫得到一片。时节若至，其理自彰，自然不求悟而自悟矣。」於忙时不可厌忙。於有事时不可怕事。事忙须耐烦理事，理事至周至到，极有精彩。「或正理事中或理事後猛提云：此我或思善时也。或思恶时也。不思善不思恶时，本来面目如何？此古人所谓：急处一提。於此，若能一念回光，即同诸圣。」即古人所谓：「逢缘荐取相应捷」也。岂动静打作两橛，「就体消停得力迟」者，可同年而语哉！若动中不善用心，静中必然悠悠忽忽，动静两失之矣。然要动中得力，须时刻痛念人命在呼吸间。生死之际，断不容伪。无一毫假借处，无一毫靠傍处。用不得一毫气力，用不得一点心思。若非早证本来面目，安能得大自在，与诸佛诸祖同证不生不灭大安乐法门？虽然，说证说悟，不过对迷而言。踏着本来田地，悟之一字，亦无所用。以镜智为宗，出三种生，达摩不来东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雪窦云：「本是钓鱼船上客，偶除须发着袈裟。佛祖位中留不得，夜来依旧宿芦花。」神光不昧，万古徽猷。入此门中，莫存知解。』

药山坐次。僧问：『兀兀地思量什么？』山曰：『思量个不量量的。』曰：『不量量的如何思量？』山曰：『非思量。』

僧问云水：『何谓本来面目？』答曰：『有什么说，即非本来也。』又曰：『会者处处是，否者处处非。』又曰：『无有处处有。』问曰：『本来有面目否？』答曰：『有面目。』问：『如何是？』曰：『三际心断已。』问：『本来面目有形相否？』答：『若言有形相，连汝也是。』问：『如何是本来面目？』答：『举物竖拳尽无他。』问：『有身有此举，无身将何举？』答：『无身处处举。』问：『若无身体，面目在何处？』答：『在虚空。』又问：『天塌地空，在何处安身？』答：『正是安身之时也，处处现长舌。』

仰山谓第一座曰：『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恁么时，作么生？』座曰：『正恁么时，是某甲放身命处。』仰曰：『何不问老僧？』座曰：『正恁么时，不见有和尚。』仰曰：『扶我教不起。』

云居膺经旬不赴堂应斋，洞山问其故。居曰：『每日自有天人送食。』山曰：『我将谓：汝是个人，犹作这个见解在，汝晚间来。』居晚至，山召膺庵主。居应诺。山曰：『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是什么？』居回庵，寂然宴坐。天神自此竟寻觅不见。如是三日，乃绝。（解脱长者：云居这个境界，与上段第一座答仰山的话完全相同。这才是不思善不思恶时的真正『本来面目。』）



## 第十四节 良久

世尊因外道问：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。世尊良久，外道叹曰：『世尊大慈大悲！开我迷云，令我得入。』作礼而去。阿难问佛：『外道有何所证，而言得入？』世尊曰：『如世良马，见鞭影而行。』

百丈恒举世尊良久。向法眼请益。语未终，法眼曰：『住、住。汝拟向世尊良久处会耶？』丈从此悟入。

笑岩宝参侍大觉圆。一日，室中举外道问佛，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。世尊良久。外道便悟。觉曰：『既不涉有无。良久亦是闲名。正当恁么时，外道悟个什么？』岩拟对。觉以手掩岩口。曰：『止、止。犹更挂齿在！』岩乃豁然。曰：『可谓东土衲僧，不若西天外道，诚大远在！』

僧问药山：『己事未明，请指示。』山良久。

慈明曰：『我有一言，绝虑忘缘。巧说不得，只要心传。更有一语，无过直举。且作么生是直举一句？』良久。以住杖画一画，喝一喝。

长芦真歇了上堂曰：『还有不被玄沙污染的么？』良久。曰：『这一点倾水，已是洗脱不了！』僧问黄檗：『净名默然，文殊赞叹，云是不二法门。如何？』檗曰：『不二法门，即你本心也。说与不说，即有起灭。无言说时，无所显示。故文殊赞叹。』僧曰：『净名不说，声有断灭否？』檗曰：『语即默，默即语，默语不二，故云：声之实性，亦无断灭。文殊本闻，亦不断灭。所以如来常说，未曾有不说时。如来说即是法，法即是说。法说不二故。乃至报化二身，菩萨声闻，山河大地，水鸟树林，一时说法。所以语亦说，默亦说，终日说而未尝说，既若如是，但以默为宗。』

《中峰广录》中，《信心铭辟义解》载：『祖师道：要急相应，唯言不二。其义解者，谓：祖师重费分疏。首则言：唯嫌拣择，其中间若一亦莫守，万法齐观，万法一如等，尽是唯言不二之意。然诸佛众生觐体不二。说个成佛，早是剩语，唯是要急相应，似话作两橛矣。使果有个相应不相应之理，则宛然成二。特於此未尝无疑。』辟曰：『但恐此疑，不真不切，不深不固。若然，则异日此疑，当有自破之时，此疑若破，其相应不相应之二与不二。了之於机先，领之於言外。则知祖师恩大难酬。昔毗耶老人命众菩萨各说入不二法门，各各说竟。及至被众菩萨返其所问而问之，则默然不加对。时文殊即伸赞叹。谓：真入不二法门。且文殊何所见，而兴此赞叹之辞。若将此默为不二法门，则世之病瘡者，亦合得不二法门。与夫机关木偶等，俱可入不二法门。然默既可为不二法门。则语亦可为不二法门。以至讴歌戏笑皆名不二。何乃独赞毗耶为得耶？这里亲见毗耶文殊二大士针芥相投之旨。则相应不相应之说，亦可一笑而释矣！』

雪窦上堂曰：『摩竭掩室，计较未成，毗耶杜辞，伎俩俱尽，还有人点检者二个老汉出头不得处么？直饶觑透，更有个汉碍着。』以拄杖击床一下，便下座。

雪窦又曰：『乾坤之内，宇宙之间，中有一宝，挂在壁上。达摩九年不敢正眼觑着，如今衲僧要见，劈脊打。』

---

药山久不升座。一日，院主白曰：『大家久思和尚示诲。』山曰：『打钟着。』时大众才集定，山便下座，归方丈。（妙喜曰：『葛藤不少。』）院主随后问曰：『和尚许为大众说话，为什么一言不措。』山曰：『经有经师，律有律师，争怪得老僧。』

《心灯录》载：古德於来问者，不容开口即打，这便是直指。人都谓：负冤。何以不曾开口即打。何不想一想，不开口时，是个什么光景？又言：拟问便错。不但不开口，连有念也不是，则此无念之时，还有个什么？那晓得无念时，明明有一个孤明之『我』在这里。何不识取？於此不识，而起念攀缘他法，任你海枯石烂，总无用处。（解脱长者：一般对《心灯录》所最反对者，为其说有『此我，』与『无我』之说相反。恐学者误执『我』见，当然具有理由。其实《心灯录》的毛病，不在说有『此我，』不见《大涅槃经》曰：『如来於佛法中唱言无我，为调众生故，为知时故。如是无我，有因缘故。亦说有我。……诸法无我，实非无我，何者是我？若法是实是真，是常是主是依，性不变易，是名为我。如彼大医，善解乳药。如来亦尔。为众生故，说诸法中，真实有我。』又曰：『善男子！「我」者，即是如来藏义。一切众生，悉有佛性，即是我义。如是我义，从本以来，常为无量烦恼所覆。是故众生，不能得见。』又：《宗镜录》载：『《大涅槃经》云：譬如女人，生育一子，婴孩得病。是女愁恼，求觅良医。良医既至，合三种药，酥乳石蜜，与之令服。因告

女人，儿服药已，且莫与乳，须药消已，方乃与之。是时女人，即以苦味，用涂其乳，语其儿言：我乳毒涂，不可复触。其儿渴乏，欲得母乳。闻毒气，便舍远去。其药消已，母乃洗乳，唤子与之。是时小儿，虽复渴乏，先闻毒气，是故不来。母复告言：为汝服药，故以毒涂，汝药已消，我已洗竟，汝便可来饮乳，无苦。其儿闻已，渐渐还饮。《经》譬无我等犹如毒涂。说如来藏，如唤子饮，或时说我，或说无我，皆为适机，如彼涂洗。』）（读者：某甲亦是反对《心灯录》之一，亦是反对说『此我』之一。但是，解脱长者现在引文於此，某甲倒并没有反感的心理。因为解脱长者於此一段文中是用教下义解的方式说话，而不是用宗下禅师的方便，是故绝不会增益人的系缚。）

大颠曰：『此心与尘境及守静默时，全无交涉。』雪窦上堂曰：『万法本闲，而人自闹，国师走入露柱里去也。见么？见么？』良久。曰：『出头便死。』归堂。

雪窦又曰：『种种幻化，皆生如来圆觉。住、住，三世诸佛是幻，六代祖师是幻，天下老和尚是幻。』复拈起拄杖子曰：『拄杖子是幻，那个是圆觉？』良久，以拄杖击绳床一下曰：『幻出。』大众拟议，窦曰：『这一队漆桶，总无孔窍。』以拄杖一时趁下。

## 第十五节 呼唤应诺

灵默大师谒石头。便问：一言相契即住，不契即去。石头据坐。（解脱长者：这个据坐，已有指示，惜灵默未悟耳。）灵默便行。头随后召曰：『阇黎。』灵默回首。头曰：『从生至死，只是这个。回头转脑作么？』灵默言下大悟！乃拗折拄杖而栖止焉。

百丈常於说法完毕，大众下堂之时，呼召大。众回首，丈曰：『是什么？』云岩在百丈处二十年未悟，转至药山。山问：『丈有何言句？』曰：『寻常道：百味具足。』山曰：『淡则淡味，咸则咸味，不咸不淡是常味，作么生是百味具足？』岩无对，他日，又侍立。山又问：『百丈更说甚么法？』岩曰：『有时道：三句外省去，六句内会取。』山曰：『三千里外没交涉。』山又问：『更说什么法？』岩曰：『有时上堂，大众立定，以拄杖一时趁散，复召大众，众回首，丈曰：是什么？』山曰：『何不早恁么道！今日因子得见海兄！』岩於言下顿省。便礼拜。

亮座主讲经论。参马祖。祖问：『见说座主大讲得经论是否？』主曰：『不敢。』祖问：『将什么讲？』主曰：『将心讲。』祖曰：『心如工伎儿，意如和位者。争解讲得？』主抗声曰：『心既讲不得。虚空莫讲得么？』祖曰：『却是虚空讲得。』主不肯，便出，将下阶。祖召曰：『座主！』主回首。祖曰：『是什么？』主豁然大悟，便礼拜。祖曰：『这钝根阿师。礼拜作么？』

于頔相公问紫玉：『如何是佛？』紫玉唤相公。公应诺。玉曰：『更莫别求。』药山闻。乃曰：『噫！可惜于家汉，活埋向紫玉山中！』于公闻。遂躬至药山。礼次。问曰：『某甲承闻大师垂慈救济。有云：可惜于家汉，活埋向紫玉山中。今日特来乞师慈悲！』山曰：『有疑但问。』公遂问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山曰：『于頔！』公应诺。山曰：『是什么？』公於此始有省。（有省二字，在禅宗中义解而言，是解路暂开。）（解脱长者：白马喜问太阳玄：『学人蒙昧，乞指示个入路。』阳曰：『得。』良久，乃召喜。喜应诺。阳曰：『与你个入路。』喜遂於言下有省。（试看）与于頔案是同是别？）

裴休入开元寺，见壁画高僧。询曰：『形影在这里。高僧在什么处？』黄檗召曰：『裴休。』休应诺。檗曰：『在什么处？』休于言下有省！（解脱长者：任何人遇到别人呼唤他，听到之後，必不及转动念头，立刻应诺。且以为别人必然尚另有话说，故必息念凝然，等候继续发言。那息念就是已息诸缘。那凝然的是什么呢？但亦不可错认。此即于頔公案的骨髓。『读者：紫玉云：「更莫别求。」药山云：「是什么？」对照之下，于公殊不可能不省了。』并请再看下则。）

洩山问仰山：『大地众生，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。子作么生知他有之与无？』仰曰：『慧寂有验处。』时有一僧从前面走过，仰召曰：『阇黎。』僧回首。仰曰：『这个便是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。』洩曰：『此是师子一滴乳，迸散六斛驴乳。』

佛眼曰：『大众！或有人唤上座。上座便应。设使不应，心中也须领览。今时学人，便道：应的是也。领览的是也。若如此会，便是入地狱汉子。「是」即且置。且道：面前是阿谁唤你？是有人唤耶？是无人唤耶？是截断得么？若是有人唤，山精鬼魅唤你时，天魔外道唤你时，如何辨白？若无人唤你，又不聋不聩，如何得无人唤？这个是十二时中生死路头事。诸人明得么？有人唤，生迷乱。无人唤，遭系绊。若能行，生死断。万两金，终不换。』

---

睦州曰：『我见百丈和尚，不识好恶。大众才集，以拄杖一时打下，复召大众，众回首。乃云：「是什么？」「有甚共语处？」又：黄檗和尚亦然。复召大众，众回首。乃云：「月似弯弓，少雨多风。」犹较些子。』

鲁祖问南泉：『摩尼珠，人不识。如来藏里亲收得。如何是藏？』泉曰：『王老师与汝往来者是。』鲁祖曰：『不往来者。』泉曰：『亦是藏。』祖曰：『如何是珠？』泉召曰：『鲁祖。』祖应诺。泉曰：『去。汝不会我语。』佛果曰：『尽大地是如来藏，向什么处着珠？尽大地是摩尼珠，唤甚么作藏？』

仰山问僧：『近离甚处？』僧曰：『南方。』仰举拄杖曰：『彼中老宿还说这个么？』曰：『不说。』仰曰：『既不说这个，还说那个么？』曰：『不说。』仰召大德，僧应诺。仰曰：『参堂去。』僧便出，仰复召大德，僧回首。仰曰：『近前来。』僧近前，仰便打。（后来云门曰：『仰山若无後语，争识得人！』——解脱长者。）

云门上堂。有僧出礼拜曰：『请师答话。』门召大众。大众举头。门便下座。

## 第十六节 内里抽牵

外道问迦叶尊者：『如何是我我。』（即我的真我。）尊者曰：『觅我者是汝我。』（觅汝真我的那个，是汝真我。）

无业国师问马祖曰：『三乘等学，某初知其旨。尝闻禅门即心是佛，实未能晓。』祖曰：『即今未晓的心，即是佛。并无别佛。』

马祖曰：『一切众生，从无量劫来，不出法性三昧。长在法性三昧中，着衣吃饭，言谈祇对，六根运用，一切施为，尽是法性。不解返源，随名逐相，迷情妄起，造种种业。若能一念返照，全体圣心。汝等诸人，各达自心。莫记吾语。纵饶说得河沙道理，其心亦不增。纵说不得，其心亦不减。说得亦是汝心，说不得亦是汝心。乃至分身放光，现十八变。不如还我死灰来。（淋过死灰无力，喻声闻妄修因证果。未淋过死灰有力，（死灰：喻烦恼。未断所知障，而断烦恼。谓之淋过死灰。从断所知障，兼必然的从容断烦恼。喻未淋过死灰。）喻菩萨道业纯熟。诸恶不染。）若说如来权教三藏，河沙劫说不尽。犹如钩锁，亦不断绝。若悟圣心。总无余事。』

药山问云岩：『闻汝解弄师子，是否？』岩曰：『是。』山曰：『弄得几出？』岩曰：『弄得六出。』山曰：『我亦弄得。』岩曰：『和尚弄得几出？』山曰：『我弄得一出。』岩曰：『一即六，六即一。』後到泐山。泐问：『承闻长老在药山弄师子是否？』曰：『是。』泐曰：『长弄？有置时？』岩曰：『要弄即弄，要置即置。』泐曰：『置时，师子在什么处？』岩曰：『置也置也。』

古禅师参双峰。峰问：『寻常还思老僧否？』古曰：『常思和尚，无由礼觐。』峰曰：『只这思的，便是大德。』古从此领悟。

临济曰：『但看棚头弄傀儡，抽牵全属里头人。』又曰：『汝欲识佛祖么？即汝目前听法的是。诸大德！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，虚空不解听法，是汝目前历历孤明的解说法听法。所以山僧向汝道：五蕴身田，内有无位真人，堂堂显露，无丝毫许间隔。何不识取？心法无形，通贯十方。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手执捉，在足运奔。』（道霈大师曰：『此是入道捷径。若领不真，妄认识神，墮於古人所呵，非祖之咎。在会与不会耳。』）

五祖演示众曰：『山僧昨日入城，见一棚傀儡。不免近前看，或见端严奇特，或见醜陋不堪，动转行坐，青黄赤白，一一见了。仔细看时，原来青布幔里有人。山僧忍俊不禁。乃问：长史高姓？他道：老和尚看便休。问甚么姓？山僧被他一句，直得无言可对，无理可伸。还有人为山僧道得么？昨日那里落节，今日这里拔本。』

大慧曰：『究竟知生死的是谁？受生死的是谁？忽然知得来去处的又是谁？看此话，眼眨眨地理会不得。若要识，但向理会不得去处识取。若便识得，方知生死，不相干涉。』

《宗镜录》载：即今能言语动作，贪嗔慈忍，造善恶，受苦乐等，即汝佛性。即此本来是佛，除此无别佛。了此天真自然，不可起心修道。（读者：不可起心修道者，因为了此天真自然。所谓：了此夫真自然者，即是直透重关之事；於此，须不用力地，不可再事有丝毫提起，然後进入牢关，於焉大用了。若於斯，稍用力，则佛法不现前。又：不可起心修道之言，非指未悟之人，非指见道以前的人。又：修道事，逢缘便现。即不可说：修道。亦不可说：不修道。故言：不可起心修道。於此可明，不可起心修道。盖不废缘也，

---

不废事也。)『道』即心性如虚空，不增不减。但随时随处，息业养神，自然神妙。此为真悟。又载：一切众生，皆有空寂真心。无始本来，性自清静，明明不昧，了了常知。尽未来际，常住不减，名为佛性。亦名心地。达摩所传，是此心也。问：『既云性自了了常知。何须诸佛开示？』答：『此言知者，不是证知。意说真性，不同虚空木石。故云：知也。非如缘境分别之识，亦非照体了达之智。直是真如之性。自然常知。』)(解脱长者：『真心』不属有知，不属无知，『而是灵知。』虽在内里主动抽牵，即在六根门头的见闻觉知，表现大用，然若误认识神，即是认贼为子。所以道：非如缘境分别之识，非如照体了达之智。直是真如之性。自然常知。)

僧问赵州：『初生孩子还具六识也无？』州曰：『急水上打球子。』僧复问投子：『急水上打球子，意旨如何？』子曰：『念念不停留。』雪窦颂曰：『六识无功伸一问，作家曾共辨来端。茫茫急水打球子，落处不停谁解看。』

芙蓉山灵训大师初参归宗。问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宗曰：『我向汝道：汝还信否？』曰：『和尚诚言，安敢不信。』宗曰：『即汝便是。』训曰：『如何保任？』宗曰：『一翳在眼，空花乱坠。』法眼道：『若无後语，有什么归宗。』

僧思益问仰山：『禅宗顿悟。毕竟入门的意如何？』仰山答曰：『此意极难。若是祖宗门下。上根上智，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。其有根微智劣，若不安神静备，到此里，总须茫然。』问：『除此一路，别更有入处否？』仰曰：『有。』问：『如何即是？』仰曰：『汝是什处人？』曰：『幽州人。』仰曰：『汝还思彼处否？』曰：『常思。』仰曰：『能思想者是心，所思想者是境，彼处楼台林苑，人马骈阗，汝反思的，还有许多般也无？』曰：『某甲到这里，总不见有。』仰曰：『汝解犹在，信位即得，人位未在。』问：『除却这个，别更有意也无？』仰曰：『别有别无，即不堪也。』问：『到这里，作么生即是？』仰曰：『据汝所解，只得一玄，得座披衣，向後自看。』益礼谢。(读者：『沕仰宗有信位，人位，无位。信位者，如人在灯影里行，犹有影在。人位者，影子已谢。无位者，高贤自看。』)

## 第十七节 不可错认

南阳忠国师问禅客：『从何方来？』客曰：『南方来。』阳曰：『南方有何知识？』曰：『知识颇多。』阳曰：『如何示人？』客曰：『彼方知识，直下示学人，即心是佛。佛是觉义，汝今悉具见闻觉知之性。此性善能扬眉瞬目，去来运用，遍於身中，桎头头知，桎脚脚知。故名：正徧知。离此之外，更无别佛。此身有生灭。心性无始以来，未曾生灭。身生灭者，如龙换骨，蛇蜕皮，人出故宅。即身是无常，其性常也。南方所说，大约如是。』阳曰：『若然者，与彼先尼外道，无有差别。彼云：「我此身中有一神性。此性能知痛痒，身坏之时，神则出去，如舍被烧，舍主出去。舍即无常，舍主常矣。」审如是者，邪正莫辨。孰为是乎？吾比游方，多见此说，近尤盛矣。聚却三五百众，目视云汉，云是南方宗旨。把他《坛经》改换。添糅鄙淡，剷除圣意，惑乱後徒，岂成言教？！苦哉！吾宗丧矣！若以见闻觉知是佛者，《净名》不应云：法离见闻觉知。若见闻觉知，是则见闻觉知，非求法也。』客又问：『佛性一种为别？』阳曰：『不得一种。』曰：『何也？』曰：『或有全不生灭。或半生半灭，半不生灭。』问：『孰为此解？』曰：『我此间佛性，全不生灭。汝南方佛性，半生半灭，半不生灭。』曰：『如何区别？』阳曰：『此则身心如一，身外无余，所以全不生灭。汝南方身是无常，神性是常。所以半生半灭。』又问：『师亦言即心是佛。南方知识亦尔。那有异同？师不应自是而非他？』阳曰：『或名异体同，或名同体异。因滋滥矣！只如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佛性，名异体同。真心、妄心、佛智、世智，名同体异。缘南方错将妄心言是真心，认贼为子。有取世智，称为佛智，犹如鱼目而乱明珠，不可雷同。事须甄别。』问：『若为离得此过？』曰：『汝但仔细返观阴入界处，一一推穷，有纤毫可得否？』曰：『仔细观之，不见一物可得！』阳曰：『汝坏身心相耶？』曰：『身心性离，有何可坏？』阳曰：『身心外更有物否？』曰：『身心无外，宁有物耶？』阳曰：『汝坏世间相耶？』曰：『世间相即无相，那用更坏？』阳曰：『若然者，即离过矣。』

石头问大颠：『那个是汝心？』颠曰：『见言语者是。』（傅大士曰：『欲知佛去处，只这语声是。』）头便喝出。他日，颠问：『前者即不是，除此外，何者是心？』头曰：『除却扬眉瞬目，将心来。』（这是防他误认到意识上去。）颠曰：『无「心」将来。』头曰：『原来有「心」。何言无「心」？无「心」尽同谤！』颠於言下大悟！（这才悟到真正主人！）一日，头问：『何者是禅？』颠曰：『扬眉瞬目。』（既悟了不是扬眉瞬目。何以仍答扬眉瞬目？）头曰：『除却扬眉瞬目外，将你本来面目呈。』颠曰：『请和尚除却扬眉瞬目外鉴。』头曰：『我除竟。』颠曰：『将呈了也。』头曰：『汝既将呈，汝心如何？』颠曰：『不异和尚。』头曰：『不关汝事。』颠曰：『本无物。』头曰：『汝亦无物？』颠曰：『既无物，即真物。』头曰：『真物不可得。汝心见量意旨如此，大须护持。』（解脱长者：看看靛面相呈，是这样呈法。所以後来颠示人曰：『多见时辈，只认扬眉瞬目，蓦然印可。此实未了，但除却一切妄运想念，现量即是真心。』）

黄檗曰：『此本源清净心，常自圆明遍照。世人不悟，只认见闻觉知为心，为见闻觉知所覆，所以不覩精明本体。但直下无心，本体自现。如大日轮，升於虚空，遍照十方，更无障碍。故学道人，唯认见闻觉知施为动作。空却见闻觉知，即心路绝，无入处。但於见闻觉知处认本心。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，亦不离见闻觉知。但莫於见闻觉知上起见解，亦莫於见闻觉知上动念，亦莫离见闻觉知觅心，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。不即不离，不住不

着。纵横自在，无非道场。』（读者：紫阳有句云：一物含见闻觉知，盖诸尘境显其机。灵常一物尚非有，四者凭何作所依。）

长沙岭召唤竺尚书，书应诺。沙曰：『不是本命。』问：『不可离却今祇对，别有第二主人？』沙曰：『唤尚书作至尊得么？』问：『如此则不祇对时，莫非主人？』沙曰：『非但祇对不祇对，直是无始劫来的生死根本。偈曰：「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。无始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」』

洞山问僧：『那个是阇黎主人公？』对曰：『见祇对次。』山曰：『苦哉！苦哉！今时人，例皆如此。只认得驴前马後的，将为自己。佛法平沉，因斯是也。宾中主，尚未分，如何辨得主中主？』僧问：『如何是主中主？』山曰：『阇黎自道取。』对曰：『某甲道得，即是宾中主，如何是主中主？』山曰：『恁么道即易，相续也大难。』遂示颂曰：『嗟见今时学道流，千千万万认门头。恰似入京朝圣主，只到潼关即便休。』

傅大士曰：『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，要知佛生处，只这语声是。』玄沙谓：『大小傅大士，只认得昭昭灵灵的。』

僧问云居膺：『如何是沙门所重？』居曰：『心识不到处。』又问：『如何是一法？』居曰：『如何是万法？』曰：『未审如何领会？』居曰：『一法是你本心，万法是你本性。且道：心与性是一是二？』僧礼拜。居颂曰：『一法诸法宗，万法一法通。唯心与唯性，不说异兼同。』问：『如何是口诀？』曰：『近前来。』僧近前。居掷拂子曰：『会么？』曰：『不会。』居曰：『趁雀儿也不会。』

金峰志谓某僧曰：『举一则因缘。汝第一不得乱会。』曰：『请和尚举。』峰竖起拂子。僧良久。峰曰：『知道阇黎错会。』僧以目视东西。峰曰：『雪上加霜。』

三峰藏曰：『有一队不唧留汉，闻得个念佛是谁？却用了些痴工夫。忽地认得个昭昭灵灵，无形无相，有识有知的，便道：是了是了。这个便是本性。便是父母未生前面目。便是临济赤肉团上真人，常在而不死者。便是四大有相中的无相者。又引证在眼为见，在耳为闻等语。便道：生亦不妨碍，死亦不妨碍了也。若此便是，祖师为什么又说：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认作本来人？《楞严经》：中观河之见，既是究竟，又何说个见不能及？为何这昭昭灵灵的一向在驴胎马腹中寄身，镬汤炉炭里吃苦？痴瞎汉！参禅毕竟不是这个道理。若这个便是，那个不晓得，虚灵不昧的是心。我五六岁念朱子大学注时，早已彻悟了也，何以弄到今日？痴瞎汉！何不再究取看！』

玄沙备曰：『汝诸人如在大海里坐，没头浸却了，更展手问人乞水吃。夫学般若菩萨须具大根器，有大智慧始得。若有智慧，即今便出脱得去。若根器迟钝，直须勤苦耐志，日夜忘疲，无眠失食，恁么急切尽一生去。更得人荷挟，克骨究实，易得构去。且况如今谁是堪任受学的人？莫只是记言记语，恰是念陀罗尼相似，蹋步向前来，口里哆哆和和地，被人把住诘问着，没去处，便嗔道：和尚不为我答话。恁么学，事大苦。知么？有一般坐绳床和尚，称善知识，问着便摇身动手，点眼吐舌瞪视。更有一般，说昭昭灵灵，灵台智性，能见能闻，向五蕴身里作主宰。恁么为善知识，大赚人。知么？我今问汝，汝若认昭昭灵灵是汝真实，为甚么瞌睡时，又不成昭昭灵灵？若瞌睡时不是，为什么有昭昭灵灵时？汝还会么？这个唤作认贼为子，是生死根本，妄想缘起。汝欲识根由么？我向汝道：昭昭灵灵，只因前尘色声香等法，而有分别。便道：此是昭昭灵灵。若无前尘，汝此昭昭灵灵，同於龟毛兔角。仁者！真实在什么处？汝今欲得出他五蕴身田主宰，但识取汝秘密金刚体。』



古人向汝道：圆成正遍，遍周沙界。我今少分为汝，智者可以譬喻得解。汝还见南阎浮提日么？世间人所作兴营养身活命种种心行作业，莫非皆承日光成立。只如日体，

还有许多般心行么？还有不周遍处么？欲识金刚体，亦须如是看，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国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，莫非尽承汝圆成威光所现。直是天人群生类所作业次，受生果报，有情无情，莫非尽承汝威光。乃至诸佛成道成果，接物利生，莫非尽承汝威光。只如金刚体，还有凡夫诸佛么？有汝心行么？不可道无，便得当去也！知么？汝既有如是奇特当阳出身处，何不发明取？因何却随他向五蕴身田中鬼趣里作活计，直下自谩去？忽然无常杀鬼到来，眼目譟张，身见命见，恁么时，大难支荷！如生脱龟壳相似，大苦。仁者！莫把瞌睡见解便当却去。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且汝未是得安乐的人，飞走野鹿相似。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。明朝後日，入驴胎马肚，或水火中烧煮去，大须恐惧好。是汝自累。知么？若是了去，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这个消息。若不了此，烦恼，恶业，因缘，不是一劫二劫得休，直与汝金刚体齐寿，知么？】

《信心铭辟义解》曰：『雪里粉易分，识即唯心。墨中煤难辨，唯心即识。』是识非心。是心非识。明镜台前别丑妍，杲日光中观黑白。恁么说话，恁么说话，大似个讲《唯识论》的法师。衲僧面前，如何露个消息？祖师道：非思量处，识情难测。义解者谓：识是心家之识。心是识家之心。此二者，如水乳难辨。当知识是水，心是水中之乳。所以教家谓：鹅王择乳，宁同鸭类。但是，水中皆有乳。唯鹅王能辨。自余水族，皆莫之知。喻一切识中皆具真心，唯佛祖能了。灵知鉴觉之谓心。思惟忆持分别取舍等之谓识。然识有八种，六根具六，第七名末那，第八名阿赖耶，亦名如来藏。上七识为枝叶，唯第八识为根本。教中谓：来为先锋，去为殿後。悟为如来藏。迷为阿赖耶。此识在迷，则任持无量劫来舍身受身一切善恶无记等业。在悟，则能任持无始时来一切菩提解脱诸智慧种。此识自迷入悟，转为大圆镜智。改名不改体也。即今於四大五蕴诸圣凡法中，了了记忆作用分别。至若见闻觉知，三有纷然，万法升沉，一念起灭，莫不皆依之而生。所以云：『万法唯识。』圭峰云：生法本无，一切唯识。嗟今之学者，不能向命根下一斩两段。脚踏丛林，唯以聪明之资，引起情识，览诸玄解，记忆在心。募尔触发，不知是情识依通而然，刚执此是神悟。或妄语目前昭昭灵灵，举动口舌为自己。此《楞严经》谓之：弃百千大海，认一沤为全潮。《圆觉》谓：皆是六尘妄想缘气，非实心体。长沙和尚谓：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。永嘉谓：损法财，灭功德，莫不由斯心意识等。乃佛乃祖，靡不指陈。而末法中此病益加炽盛。然堕此病者，亦因根本学道之志不真不正而然。若是根本志决，不与生死岸头相应，终不肯向此识情中躲跟。良由最初一念，只欲会禅会道会佛会法。况此识如千仞铁围，无始时来把伊围绕。又如千兵万骑，昼夜在六根门头伺其间隙。苟不具决定要了生死之志，则无所往而不入之矣。且祖师作《信心铭》，诚欲展开堂奥，俾後之学者脱去情识，唯信自心，转步涉入。倘学者一毫情识不尽，使祖师此铭俱为毒药。其厉害有如此者。不见最初两句道：『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』只这两句，将心与识，判然分解，焕如黑白。何则？『谓：至道无难，即是指此真心。唯嫌拣择，即是破此情识。』莫有情识不忘者，见此说，乃云：我只不拣择。殊不知即此不拣择，早是情识作解。而况步步涉有，触境生情者乎？盖祖师此铭，前後之意，重拈再指。原其本怀，特不过曲为学者，拣辨其心与识耳。所以云：非思量处，识情莫测。辟曰：据云：『唯嫌拣择。』今则於一心法中，指出情识。是拣择耶？非拣择耶？然情之与识，与一心果异耶？果同耶？真实道

---

流，於此，不能定当，要见祖师铭心之旨，不亦邈乎？偈曰：『非思量处情难测，学佛玄徒合共知。直下不知欠什么，又来开眼被人欺。』（即不受人瞒。亦无自骗自。）

## 第十八节 要识体用

异见王问波罗提尊者：『何者是佛？』提曰：『见性是佛。』王曰：『师见性否？』提曰：『我见佛性。』王曰：『性在何处？』提曰：『性在作用。』王曰：『是何作用？我今不见。』提曰：『今现作用，王自不见。』王曰：『於我有否？』提曰：『王若作用，无有不是。王若不用，体亦难见。』王曰：『若当用时，何处出现？』提曰：『若出现时，当有其八。』王曰：『其八出现，当为我说。』提即说偈曰：『在胎为身。处世为人。在眼曰见。在耳曰闻。在鼻辨香。在口谈论。在手执捉。在足运奔。徧现俱该沙界，收摄在一微尘。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唤作精魂。』此事後来，古德别谓：『不识是佛性，识得是精魂。』妙喜曰：『即今敢问诸人，那个是佛性？那个是精魂？』

沩山与仰山摘茶次。沩谓仰曰：『终日摘茶，只闻子声，不见子形。』仰撼茶树。沩曰：『子只得其用，不得其体。』曰：『未审和尚如何？』沩良久。仰曰：『和尚只得其体，不得其用。』

仰山搭衣次。提起问沩山曰：『正恁么时，和尚作么生？』沩曰：『正恁么时，我这里无作么生。』仰曰：『和尚有身无用。』沩良久。却拈起问曰：『汝正恁么时，作么生？』仰曰：『正恁么时，和尚还见伊否？』沩曰：『汝有用无身。』

沩山问仰山：『妙净明心，汝作么生会？』仰曰：『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。』沩曰：『汝只得其事。』仰曰：『和尚适来问甚么？』沩曰：『妙净明心。』仰曰：『唤作事得么？』沩曰：『如是如是。』沩山问道吾：『智头陀甚处来？』吾曰：『看病来。』山曰：『有几人病？』吾曰：『有病者，有不病者。』山曰：『不病者，莫是智头陀么？』吾曰：『病与不病，总不干他事。速道！速道！』山曰：『道得也与他没交涉。』

天童颂曰：『妙药何曾过口，神医莫能捉手。若存也，渠本非无；至虚也，渠本非有。不灭而生，不亡而寿。全超威音之前，独步空劫之後。成平也，天盖地擎。运转也，鸟飞兔走。』

别峰珍曰：『大道只在目前，要且目前难睹，欲识大道真体，不离声色言语。』卓拄杖曰：『这个是声。』竖起拄杖曰：『这个是色。』又曰：『唤甚么作大道真体？直饶向这里见得，也是郑州出曹门。』

荐福古曰：『众生久流转者，为不明自己。欲出苦源，但明取自己。空劫自己是根蒂。今时日用自己是枝叶。』

中峰曰：『灵知鉴觉谓之心。思惟忆持分别取舍等，谓之识。但一切识中皆具真心，唯佛祖能了。识有八种，上七识为枝叶，第八识为根本。教中谓：来为先锋，去为殿後。悟为如来藏，迷为阿赖耶。此识在迷，则任持无量劫来舍身受身一切善恶无记等业。在悟，则能任持无始以来一切菩提解脱诸智慧种。此识自迷入悟，转为大圆镜智，改名不改体。即今於四大五蕴圣凡法中，了了记忆，作用分别。至若见闻觉知，三有纷然，万法升沉，一念起灭，莫不皆依之而生。所以云：万法唯识。今之学者，不能向命根下一斩两段。脚踏丛林，唯以聪明之资，引起情识，览诸玄解，记忆在心；蓦尔触发，不知是情识依通而然，刚执此是神悟。或妄认目前昭昭灵灵举口动舌为自己。《楞严》谓：弃百千大海，认一沤为全潮。《圆觉》谓：皆是六尘妄想缘气，非实心体。长沙谓：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

为从来认识神。永嘉谓：损法财，灭功德，莫不由斯心意识等。乃佛乃祖，靡不指陈。而未法中此病益加炽盛。』（解脱长者：《摩诃止观》曰：『对境觉知，异乎木石，名为「心」。次心筹量名为「意」。了了别知，名为「识」。』）

《心灯录》载：即今当下你能视能闻能言能嗅能执能走者，此即是佛。不必胡疑，我若哄你，我堕地狱。人只知此身是我。因有形相可见，那知此身有生有灭，而不知能运用此身者，乃真我也。古德云：『谁教你拖这死尸来。』灵利人只此一句便悟去。须知要离见闻觉知，才是真我。能离见闻觉知，而识真我。然後可以说：见闻觉知是我。若总在见闻觉知上说是我，便同外道之我。只要明白，这无见闻觉知而不离见闻觉知之真我，则归佛说。盖『识』乃『我』之用。『我』乃『识』之体。认用为体，岂非错了。当於不识一切之时，亦无认识之认，唯有『此我』。历历孤明，此则本来之真人也。（解脱长者：这里几段表示，须必离见闻觉知。才是真我。因为『真我』无法表示。所谓：『道出即非主中主。』所以往往仍在见闻觉知上表现。但是必须深知，非见闻觉知才是真我。然後可以说：见闻觉知是我。例如说：『觅我者是汝我。』及『这思的便是大德。』等等。否则错认识神，驴胎马腹。）（读者：三平祖师颂云：即此见闻非见闻。（唤什么作见闻？）无余声色可呈君。（有什么口头声色？）个中若了会无事。（有什么事？）体用无妨分不分？（语是体？体是语？）复拈起拄杖曰：『拄杖是体，灯笼是用，是分不分？不见道：一切智智清净。』）高峰祖师曰：『信为疑体，疑为悟用。』（见光绪十五年冬十二月金陵刻经处版。又：四十六页下七行云：大只要见古人立地处，不可向语句上着倒。）且道：即不在语句上，毕竟在甚么处着倒？若向这里荐得，便知此事不假修治。如身使臂，如臂使拳，极是现成，极是省力。但信得及便是。何待瞪眉竖目，做模打样，看个一字。倘或不然，古云：『莫道无心便是道，无心犹隔一重关。』何止一重，更须知有百千万重关。苟不发愤志精进，下一段死工夫，岂於木石之有异乎？凡做工夫到极则处，必须自然入於无心三昧。却与前之无心，天地相越，达摩云：『心如墙壁。』）

三峰举泐潭准未示众。拈拄杖云：衲僧家竿木随身，逢场作戏。倒把横拈，自有意思。所以昔日药山问云岩云：闻汝解弄师子是否？岩云：是。山云：弄得几出？岩云：弄得六出。山云：老僧亦解弄。问：和尚弄得几出？山云：老僧只弄得出。岩云：一即六，六即一。山便休。准举後说道：药山云岩钝置杀人。父子两个，弄一个师子，也弄不出。若是准上座只消独自弄。拽得来拈头作尾，拈尾作头。转两个金睛。攫几钩铁爪，吼一声。直令百里内猛兽潜踪，满空里飞禽乱堕。准上座未弄师子，请大众高着眼，先看做一个定场。掷下拄杖云：个中消息子，能有几人知。三峰曰：『有等痴人闻着师子要弄六出，他便道：向六根着倒。才说要弄一出，他便道：向一心着倒。通身生死，如何得出。我今特特拈示，若人真个弄师子的出来，双师相见，子父滚作一团。头咬尾，尾盖头。你起我倒，我起你倒。骨辘辘地各人大吼一声。六出须是一出，一出须是六出。方是个真师子。若道：六根一心，便是弄猫儿。有何用处？虽然，诸人要会得弄师子的尾巴那。』一僧才出，峰便下座。

永明《万善同归集》曰：『顺法体，则纤毫不立。随智用，则大业恒兴。体不离用，故寂而常照。用不离体，故照而常寂。是以常体常用，恒照恒寂。若会旨归宗，则体用俱离，何照何寂？曷乃据体而碍用，执性而坏缘。理事不融，真俗成隔。则同体之悲绝运，无缘之慈靡成。善恶既不同观，冤亲何能普救？是故善财知见，触目而皆入法门。华藏山河，立相而无非具德。迹分尘界而不浊，性合真空而靡清。体凝一味而非缩，用周万物而

---

非盈。纷然起作，冥冥而弗改真如。豁尔虚凝，历历而常随物化。大象无形，洪钟绝声。三光匿耀，河岳齐平。』

《肇论》曰：『般若之与真谛。言「用」即同而异，言「寂」即异而同。同故无心於彼此，异故不失於照功。内有独鉴之明，外有万法之实。万法虽实，然非照不得。内虽照而无知，外虽实而无相。内外寂然，相与俱无。』难曰：『言用则异，言寂则同。未详般若之内，则有用寂之异乎？』答曰：『用即寂。寂即用。用寂体一，同出而异名。更无无用之寂而主於用也。是以智弥昧，照逾明。神弥静，应逾动。』

云门举三平颂云：『即此见闻非见闻？』唤什么作见闻。『无余声色可呈君。』有什么口头声色？『个中若了全无事。』有什么事？『体用无妨分不分。』语是体？体是语？复拈起拄杖曰：『拄杖是体。灯笼是用。是分不分？不见道：一切智智清静。』

芙蓉楷上堂曰：『唤作一句，已是埋没宗风。曲为今时，通涂消耗。所以借功明位，用在体处。借位明功，体在用处。若也体用双明，如门扇两开。不得向两扇上着意。不见新丰老子道：峰峦秀异，鹤不停机。灵木迢然，凤无依倚。直得功成不处，电火难追。拟议之间，长途万里。』

---

### 第三章 云何见性

## 第十九节 眼 见

《大涅槃经》略载：『佛告迦叶菩萨，众生佛性，亦复如是。常为一切烦恼所覆，不能得见。是故我说：众生无我。若得闻是大般涅槃微妙经典，则见佛性。』『善男子！是大涅槃微妙经典，如来未说，亦复如是。无量菩萨虽具足诸波罗密，乃至十住，犹未能见所有佛性。如来既说，即便少见。是菩萨摩訶萨既得见已，咸作是言，甚奇世尊！我等流转无量生死，常为无我之所惑乱。善男子！如是菩萨位阶十地，尚不明了知见佛性，何况声闻缘觉之人能得见耶？』『十住菩萨於己身中见如来性，亦复如是，不大明了。善男子！所有佛性，如是甚深，难得知见。惟佛能知，非诸声闻缘觉所及。善男子！智者应作如是分别，知如来性。』『迦叶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！佛性如是微细难知。云何肉眼而能得见。佛告迦叶，善男子！如非想非非想天，亦非二乘所能得知。随顺契经，以信故知。善男子！声闻缘觉信顺如是《大涅槃经》，自知己身有如来性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！是故应当精勤修习《大涅槃经》。善男子！如是佛性，唯佛能知。』『复有知而不见，云何知而不见？知诸众生，皆有佛性，为烦恼之所覆蔽，不能得见，是名知而不见。复有知而少见。十住菩萨摩訶萨等，知诸众生，皆有佛性，见不明了。犹如黑夜，所见不了。复有亦见亦知，所谓诸佛如来亦见亦知。』『善男子！若男若女，若有初闻是《大涅槃经》，即生敬信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则名为世间菩萨。一切世间不知见觉，如是菩萨亦同世间不知见觉。菩萨闻是《大涅槃经》已，知有世间不知见觉，应是菩萨所知见觉。知是事已，即自思惟，我当云何方便修习，得知见觉。复自念言：唯当深心修持净戒。善男子！菩萨尔时以是因缘，於未来世，在在生处，戒常清净。善男子！菩萨摩訶萨，以戒清净故。在在生处，常无憍慢邪见疑网。终不说言，如来毕竟入於涅槃，是名菩萨修持净戒。戒既清净，乃修禅定。以修定故，在在生处，正念不忘。所谓：众生，悉有佛性。十二部经。诸佛世尊常乐我净。一切菩萨安住方等《大涅槃经》。悉见佛性。如是等事，忆而不忘。因修定故，得十一空，是名菩萨修清净定。戒定已备，次修净慧。以修慧故，初不计着身中有我，我中有身，是身是我，非身非我。是名菩萨修习净慧。以修慧故，所受持戒，牢固不动。善男子！譬如须弥，不为四风之所倾动。菩萨摩訶萨，亦复如是。不为四倒之所倾动。善男子！菩萨尔时自知见觉所受持戒。牢固不动，心无悔恨。无悔恨故，心得欢喜。得欢喜故，心得悦乐。得悦乐故，心得安隐。心安隐故，得无动定。无动定故，得实知见。得实知见故，厌离生死。厌离生死故，便得解脱。得解脱故，明见佛性。是名菩萨所知见觉。非世间也。善男子！是名世间不知见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。』『世间虚空，虽以无量善巧方便，不可得见，佛性可见。』

《大涅槃经》又载：『师子吼菩萨摩訶萨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为佛性？以何义故，名为佛性？何故复名常乐我净？若一切众生有佛性者，何故不见一切众生所有佛性？十住菩萨住何等法不了了见？佛住何法而了了见？十住菩萨以何等眼不了了见？佛以何眼而了了见？佛言：善哉！善哉！若有人能为法谕启则为具足二种庄严。一者智慧。二者福德。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种庄严者，则知佛性，亦复解知名为佛性。乃至能知十住菩萨以何眼见。诸佛世尊以何眼见。』

『师子吼菩萨言：世尊！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金刚力士者。以何义故，一切众生，不能得见？佛言：善男子！譬如色法，中有青黄赤白长短质像，盲者不见，虽复不见，亦不得言，无青黄赤白长短质像。何以故？盲中不见。有目见故。佛性亦尔。一切众生，虽

不能见。十住菩萨，见少分故。如来全见。十住菩萨，所见佛性，如夜见色。如来所见，如昼见色。善男子！如眼肤翳，见色不了。有善良医而为治之。以药力故，得了了见。十住菩萨，亦复如是，虽见佛性，不能明了。以首楞严三昧力故，得能明了。善男子！若有人见一切诸法，无常无我无乐无净。见非一切法，无常无我无乐无净。如是之人，不见佛性。一切者名为生死。非一切者名为三宝。声闻缘觉，见一切法，无常无我无乐无净。非一切法，亦见无常无我无乐无净。以是义故，不见佛性。十住菩萨，见一切法，无常无我无乐无净。非一切法，分见常乐我净。以是义故，十分之中，得见一分。诸佛世尊，见一切法，无常无我无乐无净。非一切法，见常乐我净。以是义故，见於佛性，如观掌中庵摩勒果。以是义故，首楞严定，名为毕竟。善男子！譬如初月，虽不可见，不得言无，佛性亦尔。一切凡夫，虽不得见，亦不得言，无佛性也。』

『佛告师子吼菩萨。如汝所言：十住菩萨，以何眼故，虽见佛性，而不了了。诸佛世尊，以何眼故，见於佛性，而得明了。善男子！十住菩萨，慧眼见故，不得明了。诸佛世尊！佛眼见故，故得明了。为菩提行故，则不了了。若无行故，则得了了。住十住故，虽见不了。不住不去故，则得了了。菩萨摩訶萨，智慧因故，见不了了。诸佛世尊！断因果故，见则了了。一切觉者，名为佛性。十住菩萨，不得名为一切觉故。是故虽见，不得明了。善男子！见有二种，一者眼见。二者闻见。诸佛世尊！眼见佛性，如於掌中观庵摩勒果。十住菩萨，闻见佛性，故不了了。十住菩萨，虽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而不能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。善男子！复有眼见。诸佛如来，十住菩萨，眼见佛性。复有闻见，一切众生，乃至九地，闻见佛性。菩萨若闻一切众生悉有佛性。心不生信，不名闻见。』

马祖曰：『声闻耳闻佛性。菩萨眼见佛性。』

法眼曰：『见道为本。明道为功，便能得大智慧力。』

大慧曰：『菩萨人眼见佛性。须是眼见始得。』

雪窦举僧问雪峰：『声闻人见性，如夜见月，菩萨人见性，如昼见日。未审和尚见性如何？』峰打三下。其僧复问岩头。岩头打三掌。窦曰：『应病设药，且与三下。若据令而行，合打多少？』

智者大师曰：『见实相理，名了了。若见佛性，名了了见。见有二种。一相似见。二真见。』

《宗镜录》讲：天台宗止观六即时。谓：分真即者，因相似观力，入铜轮位。初破无明，见佛性，开宝藏，显真如，名发心住。

《佛性论》曰：『法身可知可见。譬如由他心通故，则能得见出世圣心。如他圣心虽过六根境，亦能得见。如来法身，亦复如是。虽非六识所见，由方便正行，所以能见。』又曰：『如《摩犍持经》说：世尊！若涅槃是有，我今自有聪明利智，云何不见？』佛言：『涅槃实有。汝今未得无分别圣智，故不得见。』

（读者：抄到《佛性论》这一段文时，想起了有一次有一位老居士的谈话。现在扼要地记录下来，事关入门方便，由兹能起见道前资加位的正行。始从乍得正比量理，相当於破本参，教下谓之开大圆解。审知个事。退一万步说，知有悟门。於焉直入重关，趣斯道也，即曹山祖师所谓：『就体消停得力迟』也。迨到达念念相应之际，亦即直透重关之时，



---

即天童颂云：『坐断十方犹点额。』净土宗云：『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』要透重关，即所谓：破末後牢关。这层关隘，虽是坦途，然犹处在羊肠鸟道中时，煞是崔巍峥嵘。於此，天童颂曰：『密移一步看飞龙。』《洞上古辙》引句：『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坐道场，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』此际不可用力而入。须是不用方便权巧，丝毫彩画犹属级细的世间产物，有相的力。但必须声明，真疑，生死切心的真疑，疑不堕尔识，故必须除外，盖此生死切心的真疑，创始初参之日，已非世间之所有也。本《无门直指》一书中虚云大师及圆明居士都有指。可能此文在三关段中，读者未能详忆了，须者寻之。护法菩萨在《成唯识实生论》中，於见道前位，巧论此时光景，且以义解，而复以世俗辨体态写述，惜乎文较长，兹不摘录，有缘者当会见到，盖是你心内的护法菩萨。想在心外要捞摸一丝一忽是没有的。

曹山祖师云：『逢缘荐取相应疾』者，那是指一开始，便竖起脊梁，曲愤而参。就初参之时，即不许看经教等等。乃至後来因学人生死切心不够真切，为师的令之参公案话头皆是。如雪岩钦高峰妙，从此超凡入圣，具载祖录。高峰妙禅师对正信下兴疑参话头，他是过来人。曾有句云：『疑以信为体，悟以疑为用。』高峰妙禅师在此二句中的信字，是圆信也。必须是圆解圆信。若信而不解，蜚圆信，非真信。盖有邪疑存焉。若解而不信，非正解。盖邪解也。何谓圆信？盖的的知有此事，的的知有彻悟。看见别人已经彻去，我也是一个人，为什么不能彻去！曲愤猛参，油然沛然，不可抑矣。真疑於焉兴起。斯即高峰妙禅师所谓：『疑以信为体』的信。悟以疑为用呢？盖真疑现前，已非分别意识之所摄。中峰禅师云：参未透时，已悟了也。尔还知么？（见《中峰广录》答高丽某禅师文。）诚然，参禅须是这样的。虚云大师，来果老和尚，都主张令学人参话头。亦是为此。从来没有见遇祖师们令学人由教入禅的。从开大圆解以後，要参禅的再参禅。但是试问：生死海中的众生，一下子能够立即在真疑下参去么？颇有一般人说：我疑不起来。这倒是实话，於斯割绝语言文字，要一个未具戒行，妄想填膺的白衣，即生成办，可能乎？兹不再事噜苏，如果真是一代祖师，自有识人眼，否则，请看看《禅门锻炼说》一书内，有十三篇广明其事。

这一位老居士说：看经教，只是得到阅者自己生死执心的理解，而不能契会佛意。俨然大有据曲录床祖师的具有宗下雕琢手段的气魄。另外一位居士说：『依人作解，塞自悟门。』果然亦有其理由。殊不知参禅，明心见性，在学人的根本而论，是要有个出要的决切的心。这决切出要的心是根本。若无此心，任何方便，都属虚设，但不过种未来出世之缘吧了。若具此心，虽累年读经论语录，并不异於参究。这语是怎样说的呢？原来，开始看经教的时候，确乎产生邪知邪解。然而要是真为生死出要，则自然而然会得以知解来治疗知解。结果，邪解除而正解生焉。斯至少说：是以楔出楔的善权方便。於此能够契会，或者仅不过见到祖意，这时的行人，必然地自己认识了自己的疾病所在。因此，只这从教下入的，也自有其彻悟之时节因缘也。盖此时如同逢缘荐取，因为有着生死出要的决心，就是疑情结秀。而不在乎用什么方便方法。对于这一问题，有一天某甲问解脱长者：『参话头是否必要？』长者说：『这是拿拐杖走路。』长者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见性是需要行人自己的出要决心，而不在一定要参话头，已在这一句话中说示了也。换句话说：这也会忽地一声的。那末为何说：只破本参呢？这是因为，於此，颇有人跌倒了，落坑了，爬不起来！事实上是只有一个『重关』。将入重关时，谓之破本参。透出重关时，谓之末後牢关。

---

好了！好了！事在当人，不必多噜苏，惑人视听，增益系缚。古德云：『撒手示君无一物，徒劳辛苦说万般！』）

《起信论》曰：『菩提之法，无色相可见。而有见色相者，唯是随染业幻所作，非是智色不空之性。以智相无可见故。』（解脱长者：《起信论》此语不特与上面并不相反，且更相成。何以故？一色之色，似色非色，似空非空。正恁么时，无能无所，非心非境。无所谓智色，无所谓性相，更无所谓眼，无所谓见。所以马祖问让大师：『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见？』让大师曰：『心地法眼能见乎道。』《起信论》亦曰：『非有相，非无相，非非有相，非非无相。』『离念境界，唯证相应。』自非我辈初浅凡夫所能推测。『若闻眼见之说，遂认为有色相可见，於是悬的以趋，有所希冀，遇到光影门头，不知业幻所作，引以为真，则即大误，不可不知。』）

《宝藏论》曰：『夫圣人说言，我见了见，或言不见者。但为破病，故说见不见也。然真一理中，离见不见，过限量界，度凡圣位，故能了了见。非虚妄也。是以非色法故，即非肉眼所见。非证法故，即非法眼所见。唯有佛眼清净，非见非不见，了了而见。不可思议，不可测量。凡夫绝分，二乘芥子，菩萨罗縠，故知佛性难可见也。虽然如此，《经》云：佛性普遍，无问凡圣。但自身中体会真一，何用外觅？昼夜深思，内心自证。』

## 第二十章 圆里十方

《圆觉经》：『佛告文殊师利菩萨。善男子！如来因地、修圆觉者，知是空花，即无轮转。亦无身心，受彼生死，非作故无，本性无故。彼知觉者，犹如虚空，知虚空者，即空花相。亦不可说，无知觉性。有无俱遣，是则名为净觉随顺。何以故？虚空性故，常不动故，如来藏中，无起灭故，无知见故，如法界性，究竟圆满，徧十方故。是则名为因地法行。又：佛告普眼菩萨。善男子！觉性徧满，清净不动，圆无际故。当知六根，徧满法界，根徧满故。当知六尘，徧满法界，尘徧满故。当知四大，徧满法界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，徧满法界。善男子！由彼妙觉性徧满故，根性尘性，无坏无杂。根尘无坏杂故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，无坏无杂。如百千灯光照一室，其光徧满，无坏无杂。（圭峰疏谓：如一灯光，已满一室。更有一灯，光亦全满。百千灯光，一一如是。各不相坏，亦不浑杂，周徧含容，事事无碍。）又：佛告圆觉菩萨。善男子！若诸众生修奢摩他，先取至静，不起思念，静极便觉。（圭峰曰：超动静相，圆觉显现。）如是初静，从於一身至一世界。（圭峰曰：释上静相，自他普遍。遍静中无先后，约行人趣入，故从狭至宽。）觉亦如是。（圭峰曰：如是初觉，从於一身至一世界。静即是定是体，觉即是慧是用。初观浅，不见自身之相，名一身静。以身静时，当体是觉，名一身觉。世界亦然。）善男子！若觉徧满一世界者，一世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者，皆悉能知。（圭峰疏：谓：知众生念者，世界既全成觉，众生全在觉中。故所起念，无不了达。如影入镜，镜照无遗。）百千世界，亦复如是。非彼所闻，一切境界，终不可取。』

《首楞严经》载：『尔时阿难及诸大众，蒙佛如来微妙开示，身心荡然，得无挂碍。是诸大众，各各自知，心徧十方。见十方空，如观手中所持叶物。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元心。心精徧圆，含裹十方。反观父母所生之身，犹彼十方虚空之中，吹一微尘，若存若亡，如湛巨海，流一浮沤，起灭无从。了然自知，获妙本心，常住不灭。』

《首楞严经》又载：『富楼那问：如来说：地水火风，本性圆融。周徧法界，湛然常住。世尊！若地性徧，云何容水？水性周徧，火则不生。复云何明水火二性，俱徧虚空？不相陵灭？世尊！地性障碍，空性虚通，云何二俱周徧法界？佛言：譬如虚空，体非群相，而不拒彼诸相发挥。所以者何？富楼那！彼太虚空，日照则明，云屯则暗，风摇则动，雾澄则清，气凝则浊，土积成霾，水澄成映。於意云何？如是殊方诸有为相，为因彼生？为复空有？若彼所生？富楼那！且日照时，既是日明，十方世界，同为日色，云何空中，更见圆日？若是空明，空应自照，云何中霄，云雾之时，不生光耀？当知是明，非日非空，不异空日，观相元妄，无可指陈。犹邀空花，结为空果。云何诘其相陵灭义？观性元真，唯妙觉明，妙觉明心，先非水火，云何复问不相容者？真妙觉明，亦复如是。汝以空明，则有空现。地水火风，各各发明，则各各现。若俱发明，则有俱现。富楼那！如一水中，现於日影，两人同观，水中之日，东西各行，则各有日，随二人去。一东一西，先无准的，不应难言，此日是一，云何各行？各日既双，云何现一？宛转虚妄，无可凭据。富楼那！汝以色空相倾相夺於如来藏，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徧法界。是故於中，风动空澄，日明云暗，众生迷闷，背觉合尘，故发尘劳，有世间相。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，唯妙觉明圆照法界。是故於中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。不动道场，徧十方界。身含十方无尽虚空。於一毛端现宝王刹。坐微尘里转大法轮。灭尘合觉。故发真如妙觉明性。』

---

《宗镜录》曰：『能推之心，若无因缘，即不生起。但从缘生，缘生之法，皆是无常。如镜里之形无体，而全因外境，似水中之月不实，而虚现空轮。认此为真，愚之甚矣。所以庆喜执而无据，七处茫然。二祖了而不生，一言契道。则二祖求缘虑不安之心不得，即知真心徧一切处。悟此为宗，乃绍祖位。阿难因如来推破妄心，乃至於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性，一一微细穷诘，彻底唯空，皆无自性。既非因缘自他和合而有，又非自然无因而生，悉是意言识想分别。因兹豁悟妙明真心，广大含容，徧一切处。即与大众俱达此心，同声赞佛。礼佛合掌，得未曾有。於如来前，说偈赞佛。「妙湛总持不动尊，首楞严王世希有，消我亿劫颠倒想，不历僧祇获法身。」即同初祖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』

圭峰《圆觉略疏》曰：『灵妙之体，上而无顶，下而无底，傍无边际，中无在处。既无当中，何有东西上下。欲言空寂，不似太虚。欲言相用，不从缘起。欲言知见，异於分别。欲言顽碍，异於木石。欲言其觉，不同醒悟之初。欲言其明，不同日月之类。故诸经教，於寂静空无，诃为邪小。於知见明觉，互泯互存，各有深意。』

普明大师示众曰：『祖师心法，洞贯十方。今古恒然，法尔如是。如是之法，不假修而自就，不假得而自圆。一切现成，名不动地。用而非有，不用非无。妙体湛然，恒常不变。体合妙用，应备无为。映现重重无边色相。心无自性，触事全彰。不动道场，徧十方界。』

万峰蔚曰：『灵光洞彻刹尘周，世界河沙海一沓，万象森罗藏里许，明明晃曜碧天秋。』

永嘉曰：『心境明，鉴无碍，廓然莹彻周沙界。万象森罗影现中，一颗圆光非内外。』

## 第二十一节 晴空无云

《首楞严经》：佛言：『阿难，彼善男子修三摩提。想阴尽者，是人平常梦想销灭，寤寐恒一。觉明虚静，犹如晴空，无复粗重前尘影事。观诸世间大地山河，如镜鉴明。来无所粘，过无踪迹。虚受照应，了罔陈习，唯一真精。生灭根元，从此披露。』『阿难！彼善男子修三摩提。行阴尽者，诸世间性幽清扰动，同分生机，倏然堕裂，沉细纲纽，补特伽罗酬业深脉，感应悬绝，於涅槃天，将大明悟，如鸡后鸣，瞻顾东方，已有精色。六根虚静，后复驰逸，内外湛明，入无所入，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受命元由，观由执元，诸类不召，于十方界，已获其同，精色不沉，发现幽秘。此则名为识阴区宇。若於群召，已获同中，销磨六门，合开成就，见闻通邻，互用清静，十方世界，及与身心，如吠琉璃，内外明彻。名识阴尽。』（解脱长者：藏密根桑泽程呼图克图曰：『上根利智，无修无证，如如而住。自见自性，自然而成者，名为「且却」。汉译为「真性」。上根利智，具大精进，得见自心之後，勤修猛进，随修随现法报化三身，空五蕴而成光明之身者，名为「妥噶」。汉译为「顶上顶」。』）根师（大圆胜慧内）又曰：『自心光明，而无光明之相。心量普徧，亦非妄想驰散之普徧。本来自在，本来清静。』《金翅鸟飞空经》云：『真心无边中，无表里，无方所。若以执着妄念而觅自性之真面，无异雁群之飞寻天际，终不可得。不可得者，自性仍无变无增，如是而已。如此真心，一切众生，无量劫来，本来刹那未离。特众生不自认知耳。一刹那间，认知此理，即如是住。勿动着，勿外驰，亦勿分别，自然而住。』《普成经》云：『过去诸如来，皆为得见此自性而成佛。别无法可修，亦别无所得。』无垢光尊者云：『是法深妙，若能明了进修，刹那彻悟。自然见性成佛。无上捷径，舍此无他道也。』或谓：成佛必须六度万行，经三大阿僧祇劫，方能成佛，今不经次第，亦得成佛么？则答曰：此等功德，自性中本来圆满具足。无待苦行，（苦行等，原是有为缘之所现。而本性恰始终是清静。所以为苦行而苦行，则非第一义谛，但本性亦非离无缘之缘以现。）而後成就。此乃佛说。《特别经》（《特别经》是菩萨特别问释迦佛所说的经。）云：『自性无贪，即行布施。自性无犯，即行持戒。自性无嗔，即行忍辱。自性无间，即行精进。自心不动，即行禅定。自心明彻，即行智慧。』由此可知，六度万行自心本具。无须苦行。有此大圆胜慧，上根利智，一见即知，一行即成，下根得之，亦得开悟。……定於极清静之空中，有极清静之蓝色光明显现。本法云：『德』有内外二种。外为清静天空。内为光明。以莲花生大士口诀明之云：『外清静天，有认为肉眼所见色尘之天空者，非也。天无心，今说内外，是就自性而言。乃由内德而现为外面之清静。谓为蓝色天空，非指俗眼所见之天空也。由内而外，现於空中，故名天空。原未显明，今乃明现清楚。因此分别，故名内外。谓：内为我之内。外为外面之外，则非也。』（意谓：内在身内，外在身外。）这里所引根师的话，正与禅宗『彻见自心，即是佛。』『六度万行体中圆。』的说法一模一样。（西藏密典不许公开，现在病叟把最高密法搬到此地。为的是『觉明虚静，犹如晴空。』这一点极为重要。而大家无论宗门教下，都没有注意。至於所说：破五蕴渐成光明之身，亦正可为经文。『十方世界，及於身心，如吠琉璃，内外明彻』的注解。唯望大家，不要得少为足。尤其是宗门下人，若连本参亦未破掉，或竟仅仅明得扬眉瞬目，就认为已经见性者，倘能藉此而知菩提尚速，努力上进，则不虚我担此罪过了也。万一对此疑惑不信，则请置之可也。万勿毁谤，至恳至祷。）

大慧曰：『此事如青天白日，皎然清静。』

元朝志彻大师曰：『有时得力，如青天白日，无一点云翳相似。』

刘经臣初於佛法未之信。会东林总禅师启迪之，因醉心祖道，既而谒慧林冲，於僧问：『如何是诸佛本源？』窈曰：『千峰寒色。』语下有省。岁余，官雒幕，谒韶山杲。将去仕，辞韶。韶曰：『公如此用心，何愁不悟，尔後或有非常境界，无量欢喜，宜急收拾，收拾得，即成法器。收拾不得，或致失心。』未几，复谒智海。请问因缘，海曰：『古人道：「平常心是道。」你十二时放光动地，不自觉知，向外驰求，转疏转远。』刘疑不解。一夕入室，海举波罗提尊者对香至王见性是佛之语，不能对，益疑甚。归寝，至五鼓觉，见种种异相，表里透彻，六根震动，天地回旋，如云开月现，喜不自胜。因忆韶山所嘱，遂抑之。明晨趣智海，海为证可。且曰：『更须用得始得。』刘曰：『莫要履践否？』海厉声曰：『这是什么事！却说履践！』（解脱长者：此话恐怕多数人要误解。）（解脱长者此语的意思是，直透三关者，得体必得用。悟有浅深，多数未能一踏到底。在仅破本参者，有时得云开月现，但仍须努力参，使沕证，否则，虽云得体，但未得用。如径山杲禅师闻殿角生微凉话，圆悟虽见其前後际断，但动相不生，令续参有句无句，始大彻。）

僧问密云悟：『狭路相逢，骷髅粉碎，当恁么时，无位真人在何处安身立命？』曰：『天上天下，唯吾独真。』曰：『恁么则万里无云，一轮回照去也。』曰：『脚跟下好与三十棒！』

僧问九峰虔：『无间中人行甚么行？』峰曰：『畜生行。』问：『畜生复行甚么行？』曰：『无间行。』僧曰：『此犹是长生路上人！』峰曰：『须知有不共命者。』问：『不共什么命？』峰曰：『长生气不常。』峰乃曰：『诸兄弟！还识得命么？欲知命，流泉是命，湛寂是身。千波竞涌，是文殊境界。一亘晴空，是普贤床榻。其次，借一句子，是指月。於中事，是话月。从上宗门中事，如节度使信旗相似。且如诸方先德，未建许多名目，指陈已前。诸兄弟！约什么体格商量。到这里，不假三寸，试话会看。不假耳，试来听看。不假眼，试辨白看。所以道：声前抛不出，句後不藏形。尽乾坤大地都来，是汝当人个体。向什么处安眼耳鼻舌？莫但向意根下图度作解。尽未来际，亦未有休歇分。所以洞山道：「拟将心意学玄宗，大似西行却向东。」珍重！』

云水老人曰：『夫见性即明心，明心即见性。』请问如何是见性明心？答曰：『明心者，心无所明。要知自心是空，常守空知。空是心的体，知是心的用。要知空知是真心，别无他真，即是明心。见性者，性无所见。要知自性是无生处。常守不见。不见，是自性的体。空知，是自性的用。要知不见处，是自性，即是见性。别无他见。凡所有知，即是识知。凡所有见，即是识见。一切知见，俱是真空化出。既知一切心用，俱是幻化，法界之内，尽是一心所摄。一切善恶是非，俱是空生之罪业。打破知见的路头，方可尽行舍去，守我空体。我空体本不空，空是真空，非断灭空。空是我法身之体。若有是非来住我空，我空即不空。我空若不得空，即是尘劳染污。既然染污，心亦不明了，性也不见了。心不得明，性不得见。一切众生心无量无边，可谓苦之甚矣！若是道心坚固，常观自体自用。如水漂舟，随波逐浪，随曲就直，四威仪中，无有妨碍。古语曰：「风卷白云去，杲日映碧天。」』

## 第二十二节 洞明廓彻

《首楞严经》：『佛告富楼那。汝常不闻如来宣说性觉妙明？本觉明妙？富楼那言：唯然，世尊！我常闻佛宣说斯义。佛言：汝称觉明，为复性明，称名为觉？为觉不明，称为明觉？富楼那言：若此不明，名为觉者，则无所明。佛言：若无所明，则无明觉。有所非觉，无所非明。无明又非觉湛明性。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。』（解脱长者：《憨山通议》曰：性觉必定妙明。不须更以明明之。才动所明之一念，则将本然觉性妙明失之矣。）

《首楞严经》：『佛告阿难：以诸众生从无始来，循诸色声，逐念流转，曾不开悟，性净妙常。不循所常，逐诸生灭。由是生生杂染流转。若弃生灭，守於真常。常光现前，根尘识心，应时销落，想相为尘，识情为垢。二俱远离，则汝法眼，应时清明。云何不成无上知觉。（解脱长者：可见只要守于真常。常光将会现前。）佛又告阿难：如是清静持禁戒人，心无贪淫，於外六尘，不多流逸，因不流逸，旋元自归。尘既不缘，根无所偶。返流全一，六用不行，十方国土，皎然清静。譬如琉璃，内悬明月，身心快然，妙圆平等，获大安隐。一切如来，密圆净妙，皆现其中。是人即获无生法忍。从是渐修，随所发行，安立圣位，是则名为，第三修行渐次。阿难！是善男子，爱欲乾枯，根境不偶，现前残质，不复续生。执心虚明，纯是智慧。慧性明圆，盖十方界。乾有其慧，名乾慧地。欲习初乾，未与如来法流水接。……执持智明，周徧寂湛，寂妙常凝，名定心住。定光发明，明性深入，唯进无退，名不退心。心进安然，保持不失。十方如来，气分交接，名护法心。觉明保持，能以妙力，回佛慈光，向佛安住。犹如双镜，光明相对。其中妙影，重重相入。名回向心。心光密回，获佛常凝无上妙净，安住无为，得无遗失，名戒心住。』（到这里是九信的地位。）

《首楞严经》又载：『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忆往昔经恒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声，开示菩萨本觉妙明。观此世界及众生身，皆是妄缘风力所转。我於尔时，观界安立，观世动时，观身止动，观心动念，诸动无二，等无差别。我时觉了此群动性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十方微尘，颠倒众生，同一虚妄。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内所有众生，如一器中贮百蚊蚋，啾啾乱鸣，於分寸中鼓发狂闹。逢佛未几，得无生忍。尔时心开，乃见东方不动佛国为法王子。事十方佛。身心发光，洞彻无碍。佛问圆通，我以观察风力无依，悟菩提心，入三摩地。合十方佛，传一妙心。斯为第一。』

《楞伽经》曰：『缘自觉趣，光明辉发。』

《圆觉经》载：『一时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。三昧正受，一切如来光严住持。』（圭峰略疏：「藏」即实性法界藏。起信心真如，是诸佛众生之本源。神通光明之性体。尘沙德用，并蕴其中，百千通光，皆从斯起。故云：藏也。亦名法性土。亦名常寂光土。息诸分别，智与理冥，名为入矣。然诸佛有常光放光。若约常光，光即是藏。谓：心性本明，迷之似暗，妄想既尽，显焕无涯，故论云：心性不起，即是大智慧光明，徧照法界。若约所放光，及所起通，即神通光明之义。）

六祖曰：『自心地上，觉性如来，放大光明，内外明彻。』

百丈曰：『灵光独耀，回脱根尘。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』

南泉曰：『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，廓然洞豁。』

---

清凉曰：『悟真性，则空明廓彻。』

圭峰曰：『心也者，冲虚妙粹，炳焕灵明。无去无来，冥通三际，非中非外，洞彻十方。』

夹山会曰：『日月未足为明。天地未足为大。』

雪窦曰：『映眼之时若千日，万象不能逃影质。凡夫只是未曾观，何得自轻而退屈。』

佛果曰：『若是大根利智，便能於脚跟下直下承当。不从他得，了然自悟。廓彻灵明，广大虚寂，从无始来，亦未曾间断。清净无为，妙圆真心，不与诸尘作对，不与万法为侣，常如十日并照。』又曰：『只有清虚莹彻，无一法可当情。』

大慧曰：『此心洞明如皎日，此性宽廓等虚空，当人脚跟下，放光动地，照彻十方。』

憨山居东海那罗延窟时，禅室初就，身心放下。一夕静坐，夜起，见海湛空澄，洞然一大光明藏。了无一物。即说偈曰：『海湛空澄雪月光，此中凡圣绝行藏，金刚眼突空花落，大地都归寂灭场。』

玉琳琇曰：『如净琉璃，内外明彻，光逾日月，量裹太虚，探之莫见其初，避之莫究其极。山河大地，即之靡不销熔，明暗色空，舍之无以建立。鬼神不能覩，贤圣不能知。』

谛闲大师曰：『本觉之体，非有相，非无相。前念已灭，後念未生。正恁么时，唯有灵光独耀。智與理冥。如孤月圆明，晴虚独朗。』

《宗镜录》载：『问：此宗如何相应？答：向即背。近即离。一门深入而忘觉知，是心中自证法门。先德云：诸祖共传诸佛清净自觉圣智真如妙心，不同世间文字所得。曹山云：「逢缘荐取相应疾，就体消停得力迟，瞥起本来无处所，吾师暂说不思议。」故知诸圣皆用此一念心，起时了不可得，是真不思议。离此决无，别无殊胜。问：如何即是？答：是则第二头。非则第三首。心智路绝，现量情消。住此之时，自然洞鉴。问：绝却见闻，如何觉悟？答：只为强觉妄知而能障道。唯当脱粘内伏，发自灵知。根尘既消，光明顿发。』

《宗镜录》又载：『《法华经》云：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於世，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夫「一」者，即古今不易之道。「大」者，是凡圣之心体。故十方诸佛为此一大事出现於世。皆令众生於自心中开此知见。若立种种差别，是众生知见。若融归一道，是二乘知见。若一亦非一，是菩萨知见，若佛知见者，当一念心开之时，如千日并照，不俟更言，即是祖师西来，即是诸佛普现。故云：念念释迦出世，步步弥勒下生。何处於自心外别求祖佛？』

《华严论》云：光明觉品者，为令信自心以自心光明，觉照一切世间无尽大千世界。总佛境界，自亦同等。

僧问曹山：『明月当头时如何？』山曰：『犹是阶下汉。』曰：『请师接上阶。』山曰：『月落後相见。』

十四祖龙树尊者经十三祖付法後。至南印度，彼国之人，多信福业。祖为说法。递相谓曰：『人有福业，世间第一。徒言佛性，谁能覩之。』祖曰：『汝欲见佛性，先须除我慢。』彼人曰：『佛性大小？』祖曰：『非大非小，非广非狭，无福无报，不死不生。』彼闻理胜，悉回初心。祖复於座上现自在身，如满月轮，一切彼众，唯闻法音，不覩祖相，



彼众中有长者子迦那提婆，谓众曰：『识此相否？』众曰：『目所未睹，安能辨识？』提婆曰：『此是尊者现佛性体相，以示我等，何以知之，盖以无相三昧，形如满月。佛性之义，廓然虚明。』言讫。轮相即隐。复居本座。而说偈曰：『身现圆月相，以表诸佛体。说法无其形，用辨非声色。』彼众闻偈，顿悟无生。咸愿出家，以求解脱，祖即为剃发，命诸圣受具。（解脱长者：会么？会得亦未在，善无畏大师《三藏禅要》曰：『所言三摩地者，更无别法，直是一切众生自性清净心，名为大圆镜智，上自诸佛，下至蠢动，悉皆同等，无有增减，但为无明妄想客尘所覆。是故流转生死，不得作佛。行者应当安心静住，莫缘一切诸境，假想一圆明，犹如净月，去身四尺，当前对面，不高不下，量同一肘，圆满具足。其色明朗，内外光洁，世无方比，初虽不见，久久精研，寻当彻见。见已，即更观察，渐引令广或四尺，如是倍增，乃至满三千大千世界，极令分明。将欲出观，如是渐略，还同本相。初观之时，如似於月。徧周之後，无复方圆。作是观已，即便证得解脱一切盖障三昧。依此渐进，徧周法界者，如经所说，名为初地。行者久久作此观习成就，不须延促，唯见明朗，更无一物，亦不见身之与心。万法不可得，犹如虚空，亦莫作空解。以无念等故，说如虚空，非为空想。久久能熟，行住坐卧，一切时处，作意与不作意，任运相应，无所挂碍。一切时处，妄想贪嗔痴等，一切烦恼，不假断除，自然不起，性常清净。依此修习，及至成佛。唯是一道，更无别理。此是诸佛菩萨同证之道。非诸二乘外道境界。』这是出示入门的另一特殊方便。此虽与本则十四祖所示月轮不同。一系直示，一系方便。一则无相，一则有相。一离心意识，一用心意识。一离能所，一有能所。但先从有相入无相。先假意识，再离意识。以至直下无心，实亦为某种机缘得入无生所极需要的阶梯。不见《心地观经》：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心无形相，亦无住处，凡夫行者，最初发心，依何等处？观何等相？佛言：善男子！凡夫所观菩提心相，犹如清净圆满月轮，於胸臆明朗而住。若欲速得不退转者，在阿兰若及空寂室端身正念，结前如来金刚缚印，冥目观察，臆中明月。作是思维，是满月轮五十由旬，无垢明净，内外澄彻。最极清凉，月即是心，心即是月。）

高峰曰：『若论此一大事，如马前相扑，又如电光影里穿针相似。无你思量解会处，无你计较分别处。所以道：此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。是故世尊於灵山会上，临末梢头，将三百六十骨节，八万四千毛窍，尽底掀翻，虽有百万众围绕，承当者，唯迦叶一人而已。信知此事决非草草。若要的实明证，须开特达怀，发丈夫志，将从前恶知恶解，奇言妙句，禅道佛法，尽平生眼里所见的，耳里所闻的，莫顾危亡得失，人我是非，到与不到，彻与不彻，发大忿怒，奋金刚利刃，如斩一握丝，一斩一切断，一断之後，更不相续。直得胸次中空劳劳地，虚豁豁地，荡荡然，无丝毫许滞碍，更无一法可当情。与初生无异。吃茶不知茶，吃饭不知饭，行不知行，坐不知坐，情识顿尽，计较都忘。恰如个有气的死人相似，又如泥塑木雕相似。到这里，蓦然脚蹉手跌，心花顿发。洞照十方，如杲日丽天，又如明镜当台，不越一念，顿成正觉。非唯明此一大事，从上佛祖一切差别因缘，悉皆透顶透底。佛法世法，打成一片。腾腾任运，任运腾腾，洒洒落落，乾乾淨净，做一个无为无事，出格真道人也。』

来果大师曰：『用工夫人既人法双行，了无回互，知途扩远，研审进行。直抵路尽人绝，万声俱息。掉头不见村烟，转而难知处所。仰望其天，天不在上。俯窥其地，地不在下。视他如月内之光，视己如日中之亮。似光明身，坐光明处，了无所覩，亦无所闻。如此见处，大易惑人，要知尘尽光身，本非奇特。垢净明显，更是常情。须知人法全藏。未

---

是真了。何以故？净念现前，其心自寂。垢尘暂净，其法自殊。莫因不见其人，妄说人空。不覩其法，便说法忘。心被寂迷，只认其寂，不见其心，其心尚在。法由静隐，只知其静，顿忘其法，其法尚存。「俱寂之道，终非到家消息，切宜猛省，莫恋须臾。」大法全提，再进一步，方为正行。否则，久之，污垢忽萌。再参何及。又：工夫用到尘尽光生，垢去明现之时，掉面涕唾，尽是当人。合掌低头，无非佛事。虽然，头头顶毗卢之地，步步踏化日之天，如斯自愿不前，正是得少为足。世尊呵缘觉声闻云：上不学佛，下不度生。逍遥界外，自以为居。为何不舍化城，急登宝所。甘作焦芽之辈，徒为果上之人。得少之真，自不知觉。何愚之甚！试思：佛呵罗汉得少为足者。罗汉尚有十八变神通，能虚空起，大地没，水内起，火内没，头上出水，脚下出火。共十八通。尚云得其少分。痛呵者，自受乐，不求上进。厌众苦，不愿度生。故云：不足也。我等尚是大业凡夫，禅未参通，道未深进。纵有稍入，自不愿修。若承当得少为足者，岂不愧中之愧乎？急将得少之功放下，不足之道再行。前途之大，後自知也。』

无垢光尊者曰：『行者坐时或见天空洞彻，即喜而执此空空洞洞，或虽不执此空洞，而因觉虚空之广大无边，便认为本来之自心，即是如此，实皆误也。因见此空洞之心，乃汝妄念上所起之空，而非体性上本来之真空。其所认自心本来如是者，亦是汝自己微细妄念上之微细执着，此亦是妄念，而非本体。』

## 第二十三节 现量

《华严经》：十定品：普贤菩萨言：『自性清淨，法界实相。如来种性，无碍际中，无去无来，非先非後，甚深无底。（解脱长者：无空间，无时间，一切理量，俱不可得。）现量所得，（然而既非比量，亦非非量，而是现量。）以智自入，不由他悟。』

《楞伽经》：『佛告大慧，若菩萨摩訶萨欲知自心现量，摄受及摄受者妄想境界，当离群聚，习俗睡眠。初中後夜，常自觉悟，修行方便。当离恶见经论言说，及诸声闻缘觉乘相，当通达自心现妄想之相。又：佛告大慧，不知心量愚痴凡夫，取内外性，依於一异，俱不俱，有无，非有非无，常无常，自性习因计着妄想。譬如群鹿，为渴所逼，见春时焰，（魏译云：热阳焰。）而作水想。迷乱驰趣，不知非水。如是愚夫，无始虚伪妄想所薰习，三毒烧心，乐色境界，见生住灭。取内外性，墮於一异，俱不俱，有无，非有非无，常无常见，妄见摄受，如乾达婆城。凡愚无智，而起城想，无始习气，计着想现，彼非有城非无城。如是外道，无始虚伪习气计着，依於一异？俱不俱，有无，非有非无，常无常见，不能了知自心现量。』（解脱长者：有把自心现量，认作自心所现者。大错！本译明明白白，『现量』，译为现量。『所现』，则译为所现。分得清清楚楚。例如：佛言：『云何外道论恶见共？所谓：自境界妄想见，不意识自心所现，分齐不通。大慧！愚痴凡夫，性无性自性第一义，作二见论。复次，大慧！妄想三有苦灭，无知爱业缘灭，自心所现，幻境随见，今当说。』又：『自心现处，二边妄想，所不能转。相境非性，觉自心现。则自心现，妄想不生。妄想不生者，空无相无作，入三脱门，名为解脱。』等等。其他说自心现量或自心所现之处。均甚多，兹不述。）」

《大涅槃经》：『佛告师子吼菩萨：十住菩萨，见一切法，无常无我无乐无淨，非一切法，分见常乐我淨。以是义故，十分之中得见一分。（即只见佛性十分之一。）诸佛世尊，见一切法，无常无我无乐无淨，非一切法，见常乐我淨，以是义故，见於佛性，如观掌中庵摩勒果。以是义故，首楞严定，名为毕竟。善男子！譬如初月，虽不可见，不可言无。佛性亦尔。一切凡夫，虽不得见，亦不得言无佛性也。（解脱长者：十住菩萨只见十分之一，而诸佛世尊则见佛性之清楚，犹如观掌中庵摩勒果，这不是现量是什么？何况一再说明初月之譬喻，更足证明现量无疑了。）又：佛告师子吼菩萨：如汝所言，十住菩萨，以何眼故，虽见佛性，而不了了。诸佛世尊，以何眼故，见於佛性，而得明了。善男子！十住菩萨，慧眼见故，不能明了。诸佛世尊，佛眼见故，故得明了。为菩提行故，则不了了。若无行故，则得了了。住十住故，虽见不了。不住不去故，则得了了。菩萨摩訶萨，智慧因故，见不了了。诸佛世尊，断因果故，则见了了。一切觉者，名为佛性。十住菩萨，不得名为一切觉故，是故虽见，不得明了。善男子！见有二种，一者眼见，二者闻见。诸佛世尊，眼见佛性。如於掌中观庵摩勒果。十住菩萨，闻见佛性，故不了了。十住菩萨，虽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而不能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。师子吼菩萨言：世尊！众生佛性，为悉共有，为各各有。若共有者，一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一切众生亦应同得。世尊！如二十人，同有一怨，若一人能除，余十九人，皆亦同除。佛性若尔。一人得时，余亦应得。若各各有，则是无常。何以故？可算数故。然佛所说众生佛性，不一不二。若各各有，不应说言，诸佛平等。亦不应说，佛性如空。佛言：善男子！众生佛性，不一不二。诸佛平等，犹如虚空。一切众生，共同有之。若有能修八圣道者，当知是人则得明见。』（解脱长者：章安大师疏曰：『不一故非共。不二故非各。虽尔，终是一切众生共同有之。』智圆大师记曰：『不一故非共者，约事。则彼彼自异，迷悟两分。不二故

非各者，约理。则一一常同。生佛共贯。其犹千灯一室。约灯，则灯灯不杂。约光，则光光互徧。一切众生共同有之，虽事理两别。然即事而理，必也体同。』）（解脱长者：试问：这样看来，是否说明是现量。）

《宗镜录》曰：『诸佛菩萨德相业用，一行一法，皆具十玄，悉入宗镜之中，一心无尽之旨，无有一法，不具无边性德，真如妙用。是以此重玄门，名言路绝。随智所演，以广见闻。唯证方知，非情所解，若亲证时，悉是现量之境。处处入法界，念念见遮那。若但随文义所解，只是阴识依通。当逆顺境时，还成滞碍。遇差别问处，皆堕疑情。』又曰：『佛言：但觉自心现量，妄想不生，安隐快乐，世事永息。安隐快乐者，寂静妙常。世事永息者，则攀缘已断。可谓：遇圆满宝藏，顿绝希求。到常乐涅槃，更无所至。』

大颠曰：『但除却一切妄运想念，现量即是真心。』

灵源清曰：『十世古今，始终现量。』（读者：有《灵源笔录》传世。大好！）

大慧曰：『自己无始来现量本自具足。才起第二念，则落比量矣。比量是外境庄严所得之法。现量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。』

交光大师《楞严正脉疏》曰：『直指人心，多属宗门。教家则属曲指。曲指必假言诠。广列义相，备明理事。真妄详开，次第圆融。令人寻言生解，转悟於心。纵有无言放光等事。皆可诠表注释，亦同有言。如佛说《华严》等。一切权实法门，而菩萨等，各随浅深，解悟者是也。直指则多离言诠，玄示玄提。一锥一割，石火电光，瞬目便过，终不与人说破。』（读者：据祖位者，终不与人道破，杨歧之见慈明，亦不可谓：说破。黄龙南谓其师曰：『大事本来如此，何得令我参话头？』师大意曰：『若不教汝参话头，焉得到自见自肯之地。』圆悟勤察径山杲虽得前後际断，但动相不生，令其再参。并嘱之曰：不疑言句，是为大病，绝後再苏，欺君不得。须知有这个道理。後杲禅师，於圆悟举五祖演当时『相随来也』之句，即大彻。（虽迨後在虎邱读《华严》八地文，更透昔时产难因缘。实际上当时已忽地了也。）此际遂将诸諠讹公案诘之，酬对无滞。遂语之曰：方知我不汝欺也。并著《临济正宗记》付之。于斯可知，真者，必不道破，道破者未免伤慈。）但令当机不涉言词，自于射中，亲自见得，便是入手时节。（读者：悟後虽於事相，作工笔之描绘。但如鸟行空中，了无形迹，高峰妙禅师彻悟後，有依然只是旧时人，不改旧时行履处之语。古德亦有未离跬步之言等等。所以这始是乍履正途。）纵有一言半语施設，要须言外知归，亦同无言。《楞严》双兼直曲，兼示兼说。既令亲见，又令从言加解，是乃普为群机，慈悲特然。所谓：落草之谈也。祖庭秋晚，现量证悟者，无人可接。不如道破，令其经耳成因。祖师末路评唱，令其传习，亦此意也。问：『不成现量证悟，经传何益？』答：『能令多分中上根人成正比量发大解悟，与现量证悟作胜因缘。然亦有少分上上根人，成现量证悟，是不敢定也。此由叔季之世，故作是说。若古宗门由闻经而悟入者何限哉！』（读者：参禅虽有只许参究，参一公案话头，不许看经看教，这当然是一个无上方便手段，煅凡入圣之法。但应该要晓得开大圆解，亦是一条通途。在莫道无禅只是无师之下，更属坦途。岂不见永嘉精天台，於《维摩诘经》开悟，印证於曹溪六祖。号称一宿觉，著有《永嘉禅宗集》《永嘉证道歌》。於天台教理有学养者，更为良助。）

太虚大师曰：『当现量真悟时，必焉洞朗湛寂。天台止观所建三谛，从识立解，犹夫父母画像。楞严三如来藏从根指出，则如父母亲身。然在行人，若未正解亲悟，承听从见闻觉知指出真性，即取现前昭昭灵灵一段光象，执为真性，则亦终成虚妄想相而已。从闻

---

正解无相实相，方成维妙维肖父母画像，然犹未亲悟也。必得现量亲悟，乃真见父母亲身耳。法本无差，迷悟亲疏在人。闻解未正，虽闻圆经，亦落倒想。若执倒想所取为真，如执牛羊画像为父母像耳。及闻圆经，正解圆开，乃识真正父母画像。现量亲悟，始见父母亲身。』

## 第二十四节 一色正位

维摩诘告弥勒菩萨言：『无生即是正位。於正位中亦无受记。亦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』又：维摩诘告阿难：『若声闻人未入正位，食此饭者，（众香国饭）得入正位，然後乃消。已入正位，食此饭者，得心解脱，然後乃消。若未发大乘意，食此饭者，至发意乃消。已发意食此饭者，得无生忍，然後乃消。已得无生忍，食此饭者，至一生补处，然後乃消。』

《宗镜录》：释是法住法位曰：『所知之法，所以常无性者，由住真如正位故。由缘无性，缘起即真。由即真，故云：无性。言法信者，即真如正位。故《智论》说：法性法界，法住法位，皆真如异名。』又载：『《华严经》颂云：知诸世间悉平等，莫非心语一切业，众生幻化无有实，所有果报从兹起。』又颂云：『诸法寂灭非寂灭，远离此二分别心，知诸分别是世见，入於正位分别尽。』

《不思议佛境界经》云：『尔时须菩提又问言：大士！汝决定住於何地？为住声闻地？为住辟支佛地？为住佛地耶？文殊师利菩萨言：大德！汝应知我决定住於一切诸地。须菩提言：大士！汝亦可决定住於凡夫地耶？答曰：如是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法及以众生，其性即是决定正位。我常住此正位。是故我言：决定住於凡夫地也。须菩提又问言：若一切法及以众生即是决定正位者，云何建立诸地差别？而言此是凡夫地，此是辟支佛地，此是佛地耶？文殊师利菩萨言：大德！譬如世间以言说故，於虚空中建立十方，所谓：此是东方，此是南方，乃至此是上方，此是下方。虽虚空无差别，而诸方有如是如是种种差别。此（正位）亦如是。如来於一切决定正位中，以善方便立於诸地。所谓：此是凡夫地，此是声闻地，此是辟支佛地，此是菩萨地，此是佛地。虽正位无差别，而诸地有别耳。』性外无相，则何法不融。理中立事，则无门不入。可谓：触目菩提，一念圆证。所以《无量义经》云：无量义者，从一法生。其一法者，所谓：无相。古人云：此是出生义。《法华经》云：究竟至於一切智地。此是收入之法，则三乘万化从实相生，究竟还归一实相。则初後不离一心，本末咸居正位。』

《洞上古辙》载：石霜诸五位王子。诞生。谓：最初知有，即能顿入一色。全不借功勋。末生。谓：用功久而後成。此（末生王子）子远谢一切，专事内绍，得入一色。比之诞生王子，则顿渐有异，及其所到一也。

《古辙》又载：洞山五位。正中偏，只是最初知有，未能得入一色。入一色，乃正中来事。又：正中偏，就初悟此理时立。偏中正，就见道後用功时立。正中来，即是得法身。亦即是正位。

天童觉三种一色曰：『一色者，转功就位，一片清虚境界。乃法身初立也。此中分三。大功一色者，由功力成。犹存功力也。正位一色者，理境之空寂也。今时一色者，事境之洁白也。』

又：古德三种功勋颂：（一）正位一色颂：无影林中鸟不栖，空阶密密向边啼，寒岩荒草何曾绿，正坐当堂失路迷。（二）大功一色颂：白牛雪里觅无踪，功尽超然体浩融，月影芦花天未晓，灵苗任运剪春风。（三）今时一色颂：骷髅识尽勿多般，狗口才开落二三，日用光中须急荐，青山只在白云间。

僧问曹山寂：『五位君臣旨诀。』山曰：『正位即空界，本来无物，偏位即色界，有万象形。正中偏者，背理就事。偏中正者，舍事入理。兼带者，冥应众缘，不堕诸有。非染非净，非正非偏。故曰：虚玄大道，无着真宗。从上先德，推此一位，最妙最玄。当详审辨明。君为正位，臣为偏位。臣向君，是偏中正。君视臣，是正中偏。君臣道合，是兼带语。』

陆亘大夫问南泉：『姓甚么？』泉曰：『姓王。』问曰：『王还有眷属也无？』泉曰：『四臣不昧。』问：『王居何位？』曰：『玉殿苔生後。』僧举问曹山：『玉殿苔生後，意旨如何？』山曰：『不居正位。』问：『八方来朝时如何？』山曰：『他不受礼。』问：『何用来朝？』曰：『违则斩。』问曰：『违是臣分上事，未审君意如何？』山曰：『枢密不得旨。』曰：『恁么则燮理之功。全归臣相也。』山曰：『你还知君意么？』曰：『外方不敢论量。』山曰：『如是如是。』

投子青《五位颂》序曰：『夫长天一色，星月何分。大地无偏，荣枯自异。是以法无异法，何迷悟而可及？心不自心，假言象而提唱。其言也，偏圆正到，兼带叶通。其法也，不落是非，岂关万象。幽旨既融於水月，孤踪派浑於金河。不坠虚凝，回途复妙。』

九峰虔为石霜诸侍者。泊石霜归寂，众请首座继住持，峰白众曰：『须明得先师意始可。』座曰：『先师有甚么意？』峰曰：『先师道：休去，歇去，冷湫湫地去，一念万年去，寒灰枯木去，古庙香炉去，一条白练去。其余则不问。如何是一条白练去？』座曰：『这个只是明一色边事。』峰曰：『原来未会先师意在。』座曰：『你不肯那？但装香来，香烟断处，若去不得，即不会先师意。』遂焚香。香烟未断，座已脱去。峰拊座背曰：『坐脱立亡即不无，先师意未梦见在！』後来南堂静曰：『要识虔侍者么？只是急杀人的汉子。要识首座么？也只是孟春犹寒，仲春渐暖，季春渐暄。忽有人唤和尚，和尚哑，赖他唤一声。念到腊月三十日，也未了在！』

《古辙》又曰：『最初知有的人，於尊贵一路，只在影像之间，直须一色消尽，方能亲证。』有问灌溪闲：『如何是一色？』闲曰：『不随。』问：『一色後如何？』曰：『有阇黎承当分也无？』

《楞严正脉疏》略载：『忘尘功夫在起行因中。但是观想，亦唯达界室本空。顿息执持，非更想空。纵观纯熟，心地豁然，泯身空廓，不见界室，始是似无碍，非真也。然此处最难透过，若取着之，以为极致，堕一色边不复更开矣。直待观行功极，色阴消尽，十方洞开，无复幽暗，身界内外，影相方明，如见掌果，方是真无碍。然亦但是体无碍。必至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，於一毛端徧能含受十方国土。「广狭自在，事事无碍。」方成妙用无碍。见性之妙。无以加矣。』（解脱长者：临济说：识得抽牵，还尚自救不了。石霜五位王子。除诞生王子外，其余於初悟时，均不能顿入一色，而且一色若消，方名尊贵。近来学佛的人，若是禅宗，好像已经很了不起。倘能识得本来面目，更似可以骄傲了。口里常说：『见过性的人，如何如何。』若问：『为什么只说：「明心见性，」没有说：「见心明性？」就无词答对了。』至於怎样是『光影门头。』什么叫『一色。』则更莫明其妙。病叟（解脱长者自称）有一次到某大山，与有些普通和尚闲谈，竟有一僧反问病叟：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修法？』而当时情况，决不是宗师勤学人。确是反而请教的样子。宗门至此，佛法至此，怎么办？）

## 第二十五节 自心佛性

《大涅槃经》载：『佛告光明徧照高贵德王菩萨：云何如法修行？修行有二种：一者真实。二者不实。不实者，不知涅槃，佛性，如来，法，僧，实相，虚空等相。是名不实。云何真实？能知涅槃，佛性，如来，法，僧，实相，虚空等相，是名真实。』又：『佛告光明徧照高贵德王菩萨：善男子！菩萨修习三十七品入大涅槃常乐我净，为诸众生分别解说《大涅槃经》，显示佛性，若须陀洹，斯陀含，阿那含，阿罗汉，辟支佛，菩萨，信是语者，悉得入於大般涅槃。若不信者，轮回生死。尔时光明徧照高贵德王菩萨问佛言：世尊！何等众生於是经中不生恭敬！佛言：善男子！我涅槃後，有声闻弟子愚痴破戒，喜生斗争。舍十二部经，读诵种种外道典籍文颂手笔，受蓄一切不净之物，言是佛听，……善男子！当尔之时，若有众生信此经典，乃至半句，当知是人真我弟子。因如是信，即见佛性，入於涅槃。尔时光明徧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！善哉！善哉！如来今日善能开示《大涅槃经》。世尊！我因是事即得解悟《大涅槃经》一句半句。以解一句半句故，少见佛性。如佛所说：我亦当得入大涅槃。』又：『佛告师子吼菩萨：汝问：云何为佛性者，谛听！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善男子！佛性者，名第一义空。第一义空名为智慧，所言空者，不见空与不空。智者见空及与不空，常与无常，苦之与乐，我与无我。空者，一切生死。不空者，谓：大涅槃。乃至无我者，即是生死。我者，谓：大涅槃。「见一切空，不见不空，不名中道。乃至见一切无我，不见我者，不名中道。中道者，名为佛性。以是义故，佛性常恒，无有变易。」无明覆故，令诸众生，不能得见。声闻缘觉，见一切空，不见不空，乃至见一切无我，不见於我。以是义故，不得第一义空。不得第一义空故，不行中道。无中道故，不见佛性。』又：『佛告师子吼菩萨，众生若能听受谕启大般涅槃，则见佛性。十二部中，虽不闻有，不可说言：无佛性也。善男子！佛性者，亦色非色，非色非非色。亦相非相，非相非非相。亦一非一，非一非非一。非常非断，非非常，非非断。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。亦尽非尽，非尽非非尽。亦因亦果，非因非果。亦义非义，非义非非义。亦字非字，非字非非字。云何为色？金刚身故。云何非色？十八不共，非色法故。云何非色非非色？色非色，无定相故。云何为相？三十二相故。云何非相？一切众生相不现故。云何非相非非相？相非相不决定故。云何为一？一切众生悉一乘故，云何非一？说三乘故。云何非一非非一？无数法故。云何非常？从缘见故。云何非断？离断见故。云何非非常非非断？无终始故。云何为有？一切众生悉皆有故。云何为无？从善方便而得见故。云何非有非无？虚空性故。云何名尽？得首楞严三昧故。云何非尽？以其常故。云何非尽非非尽？一切尽相断故。云何为因？以了因故。云何为果？以决定故。云何非因非果？以其常故。云何为义？悉能摄取义无碍故。云何非义？不可说故。云何非义非非义？毕竟空故。云何为字？有名称故。云何非字？名无名故。云何非字非非字？断一切字故，云何非苦非乐？断一切受故。云何非我？未能具得八自在故。云何非非我？不作不受故。云何为空？第一义空故。云何非空？以其常故。云何非空非非空？能为善法作种子故。善男子！若有人能思维解了《大涅槃经》如是之义。当知是人则见佛性。』

五祖谓秀大师曰：『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。不生不灭，于一切时中，念念自见，万法无滞。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，若如是见。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』



---

六祖曰：『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《菩萨戒经》云：我本元自性清净，若识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。《净名经》云：即时豁然，还得本心。善知识！我於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。顿见真如本性。是以将此教法流行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。各自观心，自见本性。若自不悟，须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，直示正路。是善知识有大因缘。所谓：化导，令得见性。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识能发起故。三世诸佛十二部经，在人性中，本自具有，不能自悟，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。若一向执谓：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悟。若起邪迷妄念颠倒，外善知识虽有教授，救不可得。若起真正般若观照，一刹那间，妄念俱灭。若识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善知识！智慧观照，内外明彻，识自本心，若识本心，即本解脱。又曰：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涅槃，亦不立解脱知见。无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万法。若解此意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脱知见。见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。去来自由，无滞无碍。应用随作，应语随答，普见化身，不离自性。即得自在神通，游戏三昧，是名见性。』

六祖临行时，法海大师白言：和尚留何教法，令後代迷人得见佛性？祖曰：『汝等谛听，後代迷人，若识众生，即是佛性。若不识众生，万劫觅佛难逢。吾今教汝，识自心众生，见自心佛性。欲求见佛，但识众生。只为众生迷佛，非是佛迷众生。自性若悟，众生是佛。自性若迷，佛是众生。自性平等，众生是佛。自性邪险，佛是众生。汝等心若险曲，即佛在众生中。一念平直，即是众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。自若无佛心，何处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无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万种法。故《经》云：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」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，名自性真佛偈。後代之人，识此偈意，自见本心，自成佛性。偈曰：「真如自心是真佛，邪见三毒是魔王。邪迷之时魔在舍，正见之时佛在堂。性中邪见三毒生，即是魔王来住舍。正见自除三毒心，魔变成佛真无假。法身报身及化身，三身本来是一身。若向性中能自见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本从化身生净性，净性常在化身中。性使化身行正道，当来圆满真无穷。淫性本是净性因，除淫即是净性身。性中各自离五欲，见性刹那即是真。今生若遇顿教门，忽悟自性见世尊。若欲修行觅作佛，不知休息拟求真。若能心中自见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。不见自性外觅佛，起心总是大痴人。顿教法门今已留，救度世人须自修。报汝当来学道者，不作此见大悠悠！」』

《万善同归录》：『问：万行门中以何为宗旨？答：佛法本无定止，但随入处明见心性，权名为宗。问：以何方便而得悟入？答：有方便门，应须自入。问：岂无指示？答：见性无方！问：云何所指？答：实非见闻觉知境界！问：既无所指，明见之时，见何物？答：见无物。问：无物如何见？答：无物即不见。不见是真见，有见即随尘。问：若然如是，教中佛云何亦说见？答：佛随世法，即是不见见。非同凡夫，执为实见。究竟而论：见性非属有无。湛然常寂。问：毕竟如何？答：须亲省察。』

《宗镜录》曰：『不假作意，故不知也。自性明照，故自知也。以神解之性，自然寂而常照。不依他发起也。故《信心铭》云：「虚明自照，不劳心力。」』又云：『若体自无取相之知，故言无知。不是前念起知，至後念忘却知想，然後名无知。若然者，则成无记之心，何名般若无知耶？盖是无缘之智，照无相之境。真境无相，真智无知。境智冥一，理无不尽，鉴无不穷，可谓：佛智见性也。』

## 第二十六节 透脱

《楞伽经》：『佛告大慧：如实处见一切法者，谓：超自心现量。又告大慧：欲超禅无量无色界者，当离自心现量相。大慧：受、想、正受，超自心现量者。不然，何以故？有心量故。』（读者：有心量故者一句话，是指四禅，八定之禅，盖未超自心现量。有色界禅定无色界禅定之自心量相故。）

《维摩诘经》：『维摩诘言：虽观诸法不生，而不入正位。』

乾峰曰：『法身有三种病，二种光，须是一一透得，始解归家稳坐。须知更有向上一窍在！』云门出问：『庵内人为甚么不知庵外事？』峰呵呵大笑！门曰：『犹是学人疑处！』峰曰：『子是什么心行？』门曰：『也要和尚相委。』峰曰：『直须与么，始解稳坐。』门应诺诺。（解脱长者：学道静坐。稍经相当时间，即觉一切根身器界都已不见，只觉浑然光体，这与自己本来，并不相干。而是光影门头，不可欣着。且与此处所说的光，更离题万里，究竟作么生是此地所说的法身二种光？而法身怎样会有病呢？（一）乾峰和尚问僧：『甚么来？』曰：『天台。』峰曰：『见说石桥作二段是否？』曰：『和尚甚处得这消息来？』峰曰：『将谓华顶峰前客，原是平田庄里人。』（二）法石光因旧住相访。石问：『顷年有一则公案与你商量不下，如今作么生？』曰：『未入门时，早呈似和尚了也。』石曰：『这里又作么生？』曰：『不可头上安头。』石划一划曰：『这里且置，你为甚么踏断天台石桥？』这僧无语。石曰：『脱空妄语汉出去！』幻寄曰：『此二尊宿勘僧。一人得法身二种光。一人得法身三种病。若人辨得出，许具只眼。』）

云门曰：『光不透脱，有两般病。一切处不明，面前有物是一。又透得一切法空，隐隐地似有个物相似，亦是光不透脱。又：法身亦有两般病。得到法身，为法执不忘，己见犹存，坐在法身边是一。直饶透得法身去，放过即不可，仔细检点将来，有什么气息，亦是病。』（妙喜曰：『此是云门据实而论。透过法身，今人为极致，云门反以为病，不知透过法身了，合作么生？到这里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不着问别人，问即祸事也。』）

僧问保寿：『万里无云时如何？』寿曰：『青天也须吃棒！』

乌巨行曰：『识则识自本心，见则见自本性。识得本心本性，正是宗门大病。』（读者：即『识得』为甚么说：正是宗门大病？）

赵州曰：『真佛内里坐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，尽是贴体衣服。亦名烦恼。不问，即无烦恼，实际理地，甚么处着！』

僧问赵州：『万境俱起时如何？』州曰：『万境俱起。』曰：『一问一答是起，如何是不起？』州曰：『禅床是不起的。』僧才礼拜次，州曰：『记得问答。』曰：『记得。』州曰：『试举看。』僧拟举。州曰：『诳我。』

赵州示众曰：『老僧今夜答话去也，解问者出来。』有僧才出礼拜。州曰：『此来抛砖引玉，只得个磬子。』

资福遽曰：『隔江见资福刹竿，便回去，脚跟也好与三十棒。岂况过江来！』赵州到道吾处，才入僧堂。吾曰：『南泉一只箭来！』州曰：『看箭。』吾曰：『过也。』州曰：『中也。』

僧问赵州：『澄清绝点时如何？』州曰：『老僧这里不着客作汉。』

问：『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时如何？』赵州曰：『一切总在里许！』

僧问云门：举盘山语云：『光境俱忘，复是何物？』门曰：『直饶与么道：犹在半途。未是透脱一路。』僧便问：『如何是透脱一路？』门曰：『天台峰顶，赵州石桥。』

云门上堂曰：『一言才举，千差同辙，该括微尘，犹是化门之说。若是衲僧合作么生？若将祖意佛意，这里商量。曹溪一路平沉，还有人道得么？道得的出来。』时有僧问：『如何是超祖超佛之谈？』门曰：『餠饼。』进曰：『这个有什么交涉？』门曰：『灼然！有什么交涉？』问：『当今一句请师道。』门曰：『放你一綫道，还我一句来。』问：『不涉廉纤请师道。』门曰：『一怕汝不问，二怕汝不举，三到老僧勃跳，四到你退後，速道速道。』僧便礼拜，门便打。问：『目前荡尽时如何？』门曰：『热发作么？』其僧礼拜而退。门曰：『且来且来。』僧近前。门便棒曰：『这掠虚汉唬我。』问：『绝消息处如何履践？』门曰：『三十年後。』进曰：『只今如何？』门曰：『莫乱统。』问：『凡有言说，皆是葛藤，如何是不葛藤？』门曰：『大有人见汝问。』

六祖曰：『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涅槃，亦不立解脱知见。无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万法。若解此意，亦名佛身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脱知见。见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。去来自由，无滞无碍。应用随作，应语随答。普见化身，不离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，游戏三昧。是名见性。』

（病叟私谓：透脱。透是透过，脱是超脱。透过超脱之後，方能一丝不挂，即是泯绝无寄。但这个泯绝无寄，不同於世俗的什么也没有，而是万象森罗完全具足。所以古人道：『实际理地，纤尘不立。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。』但若空的时候，不立纤尘。俟到有的时候再改为不舍一法。这有什么希奇？要在泯绝无寄的同时，就是森罗具足。而森罗具足的同时，亦仍是泯绝无寄。此中仍以泯绝无寄为主。就是这个（泯绝无寄同时就是森罗具足）主人，亦不知在那里？即以上述乾峰问天台僧的公案来说：那里有什么华顶不华顶，至於石桥不石桥更说不到。然就第二门头来讲，则华顶不舍石桥，石桥就在华顶。再请看《经》上头说：『如来世尊不生不灭，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转法轮，不受食，不行惠施。』）

『文殊菩萨告舍利佛：诸佛尚不可得，云何有佛而觉法界？法界尚不可得，云何法界为诸佛所觉？』『若说有觉，犹未离幻。说无觉者，亦复如是！』『一切如来妙圆觉心，本无菩提及与涅槃，亦无成佛及不成佛。百千万亿阿僧祇，不可说。恒河沙诸佛世界，犹如空花，乱起乱灭。不即不离，无缚无脱。始知众生，本来成佛。生死涅槃，犹如昨梦。』所以南泉道：『还乡尽是儿孙事，祖父从来不出门。』（洞上宗：『儿孙』指修行人在用功努力途中，未获证法身者。『还乡』两字指透关过程历程经过之羊肠鸟道。『祖父』指离言法性边事。简云：子归就父。）即退一步而论，你说石桥有没有？踏断没有踏断？古人道：『千万人中，如无一人相似。千万事中，如无一事相似。』这种透脱境界，法尔如此，有什么奇特。然而有些懂得佛学之人，对之已经有些怀疑。这诚不可思议！前几年，有一位熊十力先生，博览佛儒道三教经典。更能明得：『但看棚头弄傀儡，抽牵全籍里头人。』的情况。著了一本《新唯识论》。用佛家的意旨，解释儒典语句，再用儒语来讲心性体用，其中有一部分略谓：『《大般若经》诸王子问善现言：「岂可涅槃，亦复如幻？」善现答言：「设更有法胜涅槃者，亦复如幻。何况涅槃。」是则法相，固不可执，若复於

法性起执者，虽性亦相，故亦应遣，一切皆空。空脱至极，诚莫有如空宗者。渊乎微哉！叹观止矣！空宗密意，唯在显示一切法的本性。所以他要遮拨一切法相，或宇宙万象，方乃豁然彻悟。於一一法相，而见其莫非真如，空宗这种破相显性的说法，我是甚为赞同的。唯空宗是否领会性德之全，总觉不能无疑问。空宗於寂静的方面，领会得很深切，这是无疑义的。但是，如果稍有滞寂溺静的意思，便把生生不息真机遏绝了。其结果必至於恶取空。至少有此倾向。空宗说：涅槃亦复如幻。又说：胜义空，无为空。夫胜义无为，皆性体之别名也。涅槃亦性体别名也。此可说为空，可说为如幻乎？虽空宗密意，恐入於寂静的性体上，而计着实在的物事然者，故说空，说如幻，以破其执。非谓：性体果是空，果是如幻。然如破斥，毕竟成过。後来清辨菩萨作《掌珍论》，便立量云：「真性有为空，如幻缘生故。无为无有实，不起似空花。」《唯识》判为大乘边主。（见《识论》。）

「无为无有实，（宗）不起故（因）似空花。（喻）」此量直以无为性体，等若空花。极为有宗所不满，平情论之，清辨谈空，未免恶取。然其见地，实本之《大般若经》。（解脱长者：有许多人说：这一量是根据《首楞严经》：『无为无起灭，不实如空花。』偈语。）般若破法相可也，乃并法性亦破。空荡何归？清辨承其宗绪，宜无责焉！空宗见到性体是寂静的，不可谓之不知性。性体上不容起一毫执着，空宗种种斥破，无非此意。然而寂静之中即是生机流行。生机流行，毕竟寂静。此乃真宗微妙，迴绝言诠。若见此者，乃识性德之大全。空宗只见性体是寂静的，却不知性体亦是流行的。吾疑其不识性德之全者以此。空宗说：「涅槃亦复如幻，设更有法胜涅槃者。我说：亦复如幻。何况涅槃。」如此谈空，虽用意切於破执，而终有趣入空见之嫌疑。於性体无生而生之真机，不曾领会，但见为空寂而已。谓：空宗不识性德之全，非过言也。昔有大梅禅师从马祖闻「即心即佛」之说，後别马祖居闽之梅岭十余年。马祖门下参访至其地者，大梅因问马大师近来有何言教？参者曰：大师初说：「即心即佛。」近来却说：「非心非佛。」大梅呵云：「这老汉又误煞天下人！尽管他非心非佛。吾唯知即心即佛。」其後马祖闻之曰：「梅子熟也！」这个公案很可玩味。我们不要以为性体但是寂静的。却须於流行识寂静，方是见体。我常说儒佛，所证会於本体者相同。可是一层，如将儒佛二家的学说仔细推测，他们儒佛二家，亦有天壤悬隔的地方。佛家证到本体是空寂的，他似乎特别着重在空寂意义上。易言之，不免有耽空滞寂之病。善学者，如其有超脱的眼光，能将佛家重要经典，包括论藉在内，一一理会而通其全，综其要。当然，承认佛家观空虽妙，而不免耽空归寂，虽是而不免滞寂。《大般若经》法涌菩萨品云：「诸法真如，离数量故，非有性故。譬如阳焰，乃至如梦。」夫真如为诸法本体之别名。此本无相无对，更无数量。但说为非有性，如焰如梦，究不应理。真如虽无相，而实不空，云何非有性？焰梦并是空幻，都无所有，岂可以拟真如？《经》意虽主破执，而矫枉过直如此，终是见地有未谛处。理者是实法，乃直指本体而名之理。本体是实有，不可视同假法。」（解脱长者：综上所述，重要意见约有三点：（一）涅槃不能说：如幻。（二）主张即心即佛，不主张非心非佛。（三）空宗只知空寂，没有生机流行。故未识性体之全。而且整个佛教经论，观空虽妙，不免耽空。归寂虽是，不免滞寂。兹提出不同见解，倘蒙教正，至为欣感。

（一）涅槃是否如幻？生死涅槃，俱若空花，《经》有明文。世尊《楞严》偈语，亦曾说过。但《新唯识论》谓：有许多经典都是後人伪造，或经过窜改。至於《楞严》一经，前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之老师杨仁山老居士极为钦仰，曾著有《楞严》的注解读法等。而欧阳先生之另一弟子则认为伪造的。其所举重要理由，已经几位大师驳斥，兹姑不谈。现在把涅槃的真妄，从普通所熟习的方面来讲，先问：一真法界究竟有没有生死？若说没有

生死，则岂有涅槃？本来的心性，是绝待的，决无对偶的。有了生死，才有涅槃。涅槃既有对待，决定如幻。况真正本来，纤毫不立。『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』『不可智知，不可识识。』所谓：『把断要津，不通凡圣。离句绝非，没有方法，可以道得。你若开口，早已不是了也。』只要说得的写得的，无不如幻。所以任何一法，即使胜过涅槃，实仍早已不是原本心性。当然亦是如幻。善现答语，毫无可疑。所以说涅槃如幻，实非破掉法性，更且正要显出真正的法性。禅宗西竺三祖曰：『说是心法时，是法非心法。』四祖曰：『心是本来心，本心非有法。有法有本心，非心非本法。』现在更进一步问一句，假定识得本心之後，是否应该抓住不放？百丈曰：『从浊辨清，许说如经鉴觉是。除鉴觉外别有，尽是魔说。若守住鉴觉，亦同魔说。亦名自然外道。说如今鉴觉是自己佛，是尺寸语，是图度语，似野干鸣，犹属木胶门。本来不认自知自觉是自己佛。向外驰求觅佛，假善知识说出自知自觉作药，治个向外驰求病，既不向外驰求，病瘥须除药。若执住自知自觉，是禅那病。』佛果曰：『参学者，若以此心为祖宗，参到弥勒下生，也未会在，若是大丈夫汉，心犹是儿孙。天地未分已是第二头，且道：正当恁么时，作么生是先天地？』又曰：『直下发明，从本以来，原是具足妙圆真心，触境遇缘，自知着落，便乃守住。患不能出得，遂作窠臼。向机境上立照立用，下咄下拍，努目扬眉，一场特地，更遇本色宗匠，尽与拈却如许知解，直下契证，本来无为无事无心境界。然後识羞惭，知休歇，一向冥然。诸圣尚觅他起念处不得。况其余耶？』有问曹山：『如何是常在的人？』曰：『幸遇曹山暂出。』问：『如何是常不在的人？』山曰：『难得。』大慧曰：『将甚么作生死尘劳？生死尘劳从甚么处起？收因结果时，却向甚么处着？既无处着，则佛是幻，法是幻，三界二十五有十八界空荡荡地。到得这个田地，佛之一字，亦无处着。佛之一字，尚无处着，真如、佛性、菩提、涅槃何处有也。』故傅大士有言：『恐人生断见，权且立虚名。学道人理会不得，一向去古人入道因缘上求玄求妙，求奇持求解会，不能见月忘指，直下一刀二段。』永嘉所谓：『空拳指上生实解，根境法中虚捏怪。』又有一种，才闻善知识说如是事，又将心意识搏量卜度云：若如此，则莫落空否？士大夫十个有五双作这般见解。妙喜不得已向他道：『你未曾空，何怕之有？如船未翻，先要跳入水去。』见伊不领略，不惜口业，又为他打葛藤上云：『只这怕落空底，还空得也无？佛不云乎？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乃至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，乃至声闻缘觉菩萨佛及佛所说之法，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佛性，及说此法者，听此法者，作如是说者，听如是说者，悉皆无有。得如是了，唤作空耶？唤作不空耶？唤作佛耶？唤作菩萨耶？唤作声闻耶？唤作缘觉耶？唤作菩提涅槃耶？唤作真如佛性耶？道我聪明灵利，不受人瞒，向这里，试定当看！若是定当出，止宿草庵，且居门外。若定当不出，切忌开大口说过头话。』中峰曰：『少林门下，觅心了不可得，玄旨如金刚利剑。不识固是丧身失命，识得亦不免伤锋犯手。』祖师道：『执之失度，必入邪路。』这是祖师责悟後之执，不见佛眼云：『有一等人骑驴觅驴。又有一等人识得驴了，不肯下驴。』正言此等『执其悟理，未能忘念。外存所悟之法，内记能悟之心。古人斥之为法尘，非之为见刺。』故药山谓：『才有所重，便成窠臼。』皆是责其执悟理者，使悟理不忘。谓：实有此事，见法不圆。成外道所计。（读者：《新唯识论》有数论师之外道榜样。）『然迷而求悟则易，已悟欲忘则难。』倘不遇真正导师而盲加瞎棒，深锥痛割，卒莫之自己也。你还甘此说么？赵州曰：『菩提涅槃真如佛性，尽是贴体衣服，亦名烦恼。实际理地，甚么处着？』西竺三祖曰：『非法亦非心，无心亦无法。』五祖曰：『悟了同未悟，无心亦无法。』虽然如此，到了万仞悬崖，一般都不敢撒手。其实何妨一试！若真能撒手，方知佛祖决不瞒人。而《楞严》『妄真同二妄。』之偈

语，方始亲证。（二）究竟是『即心即佛？』还是『非心非佛？』僧问马祖：『为什么说：即心即佛？』祖曰：『为止小儿啼。』问：『啼止时如何？』曰：『非心非佛。』又：伏牛为马祖驰书到南阳忠国师处。师问：『马祖有何言句示人？』牛曰：『即心即佛。』师曰：『是甚么话？』良久，再问：『马祖更有何言句示人？』牛曰：『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』师曰：『犹较些子。』那末，大梅说：『我这里还是即心即佛。』马祖何以说：『梅子熟也。』佛果曰：『非心非佛，到者甚少。』所以只宜权说：『即心即佛。』以免不能适应学人机宜。但熊先生这样广博精深，而其主张即心即佛的理由，好像不是（马祖为止小儿啼。佛果云：权说适应机宜。）这样。又何故呢？《新唯识论》：又曾举一公案：『吾平生最服膺马祖掏百丈鼻孔一公案，其揭示独体，及护持工夫，至为亲切。百丈侍马祖行次，见一群野鸭子飞过。祖曰：是甚么？丈曰：野鸭子！祖曰：甚处去也？丈曰：飞过去也。祖遂回头将丈鼻孔一掏，丈负痛失声。祖曰：又道飞过去也。丈於言下有省。却归侍寮，哀哀大哭。同事问：汝忆父母耶？丈曰：无。问：被人骂耶？丈曰：无。问：哭作甚么？丈曰：我鼻孔被大师掏得痛不彻。问：有甚因缘不契？丈曰：汝问和尚去。同事问祖：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？在寮中哭。告和尚为某甲说。祖曰：是伊会也，汝自问取他。同事归寮曰：和尚道汝会也，令我自问汝。丈乃呵呵大笑。同事曰：适来哭，如今为甚却笑？丈曰：适来哭，如今笑。同事罔然。次日，马祖升堂，众才集，丈出，卷却席，祖便下座，丈随至方丈。祖曰：我适来未曾说话，汝为甚便卷席？丈曰：昨日被和尚掏得鼻孔痛。祖曰：汝昨日向甚么处留心？丈曰：鼻孔今日又不痛也。祖曰：汝深明昨日事！丈作礼而退。这一公案其意义至渊广。略言之，①示此心是超脱万物而独立的。虚寂神妙为万物实体，而不即是万物。譬如说：水为冰之实体，而水不即是冰。既现为物，即运於物之中。以主宰乎物，而不物化。夫本性体物者也。故见自性，则徧法界为一真显现。原无性外之物矣。而迷执有外在境物者，亦终不获自识其体物之本性矣。怀海於向上事，（《新唯识论》原注：透悟本性的工夫，名向上事。）用力已深，而未及彻，马祖知其然，故於行次见野鸭子飞过，即试诘之曰：是甚么？怀海果答以野鸭子。盖习心发露於不觉也。作野鸭子解时，此心只是习心。若除去习心，便无所谓野鸭子这个物事。祖再诘其甚处去？怀师犹不了祖意。复答曰：飞过去也。其为习心所使如故。祖至是乃掏其鼻孔，更警之曰：又道飞过去也。怀师始於言下有省，盖其旷劫以来染污习气刹那顿息，由此豁然识得自己。其後上堂示众故云：『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，（原注：人人有个内在的灵光独耀的主人公而不自识，何耶？此心超脱一身与万物之表，而为其真宰。）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（原注：此心自体虽无形相，而有无相之相，灼然呈现。不空无也，其德真实无妄，恒常而不可改易。所以说：为吾人之本性，万物之实体也。俗学拘守经籍，欲由文字以见道，而不悟，道非离心而外在者。今不反之自心，徒欲因文字悟道，是犹守筌蹄以为即鱼兔也。）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。（原注：心自体上本无一毫染污，乃纯净至善者也。万善具足，万化不穷，是圆满义。法尔现成，不待造作，复说成义。）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』（原注：私意惑障等等。皆是习气，习气者，妄缘也。妄缘之言，显其不实在，非本性故。如如者，不变义。佛者觉义。即谓：心性，心性无染，圆明虚寂，故说：为佛。妄缘虽障碍心性，而心性恒自如故。不可变易，即是不随妄缘迁改。所谓：无染是也。譬如客尘，障於明镜，而明镜自体恒自如故。不受客尘污玷，故拂拭客尘，还复朗鉴。心性亦尔。但舍离妄缘，即还复本来明觉。）怀师这番话，直综括十二部经旨，当其被马祖掏鼻孔而有省。始伏除染习，顿悟自心，是超物独立的。易言之，即豁然见自本性，乃深悔从前逐物生解，而迷其真，今始省悟。所以哀哭，而继之以笑也。厥後所造益深远，却自此番扩充去。②示存

持之要。（原注：存者存养，持者保任。）一般所以放失其心者，只以习心用事，向外逐境。积劫痴迷，无由解悟。怀师反己工夫大概近熟，祖於行次共见野鸭子飞过，因乘机故诘，将诱而进之耳。怀师若果见性，则遇祖之诘，决不同於未见性人，直任习心冲口而出，以野鸭子答也。见性即证一真无待。宁复有物可说，故彻悟人覩山河大地，不作山河大地相想。覩男女不作男女相想。则其覩野鸭子也，宁作野鸭子相想耶？虽复随顺俗谛，并不遮山河大地，乃至野鸭子相。而遇诘者，启示本分事，无物可说时，必能鉴机立应，妙符至理。怀师滞於习心，未臻斯诣，祖故再诘，而师犹不悟，乃以飞过去答，於是祖掏其鼻孔至负痛失声，且戒之曰：又道飞过去也。而师至是始有省。夫祖所以申警之者，既令其自识独体，则由此勿舍存持。勤加涵养，亦不能外，是而别有进修之道也。何者？存持之功，唯在息其向外逐境之心。当令胸怀空虚，无取无着，此际则独体迥然。所谓：空不空如来藏也。怀海犹未空其逐境之习，即於存持工夫未得其要。马祖当机善诱，意深远矣！】这一公案是熊先生平生所最服膺的。解释得这样详细，但对後面『便卷却席。』『昨日被和尚掏得鼻孔痛。』『汝昨日向甚处留心。』『鼻孔今日又不痛也。』这许多方面，何以均未有申说，是否这些都无关重要呢？全部症结就在此处。上面说涅槃不能如幻，此地不许非心非佛，下面说般若空宗，耽空滞寂等等都是这个原因。所以谈到心性，则洋洋二万言，说到佛祖巴鼻等等，则不但不知有此事，且更不信有此事。甚至坚执不放。遂成《信心铭》所谓：『执之失度，必入邪路。』於是自谓：『《新唯识论》实从佛家演变出来。如谓：吾为新的佛家，亦无所不可。然吾毕竟游乎佛与儒之间。亦佛亦儒，非佛非儒，吾亦只是吾而已矣。』这就无可再谈，只有痛惜而已。（三）空宗是否未识性体之全？并且耽空滞寂？至少有恶取空之倾向？《新唯识论》谓：『空宗未能识得性体之全。为其只知寂静而遏绝了生生不息之机，至少有恶取空之倾向，耽空滞寂。必须寂静之中，即是生机流行。生机流行毕竟寂静。若不兼具，即未得性体之全。』中国《易经》载：『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』『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。』『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。』《新唯识论》所谓：『一翕一辟，生生不息之机。』或许指此。公历一九二三年从英文翻译出版之科学大纲，已即有星球将成未成以前，星云开始凝结时之照片，其象与旧传周濂溪太极图极相似。唯太极图示天地阴阳将分未分之势。星云照片则示大地已经开始凝结。照佛家来说：天地将分，或地始凝结，均是这一世界成劫的开始。照科学来说：当此始凝之际，如果不计宇宙一切物体相互间之势力，则此时有二种力：①物质相吸引之力，类似所谓：翕。②旋转而生之离心力，类似所谓：辟。但《新唯识论》说：这个力，不同於物理学上之力。（照原文『雷雨之动满盈。』）及说：要从生化未形来看，则又似指一切依正生灭转变之推动势力，则就佛家来说：似属业力。或佛菩萨之愿力。唯业力包括善不善二种，是愿力亦是业力，从根本上说：『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』若说：这个生机，必须与空寂合并，才成全整的心性。好像电或磁等及一切物质原子中的阴阳二种，若缺其一即不能组成，则似大有问题。盖我们认为这个寂静与生机，两者不是并列并行，而是寂静包含生机，生机不碍寂静。请再看《首楞严经》：『佛言：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。觉非所明，因明立所。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。无同异中，炽然成异。异彼所异，因异立同，同异发明，因此复立，无同无异，如是扰乱，相待生劳，劳久发尘，自相浑浊。由是引起尘劳烦恼，起为世界。』又言：『由汝无始心性狂乱，知见妄发，发妄不息，劳见发尘。如目劳睛，则有狂花於湛精明，无因乱起。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，皆即狂劳颠倒花相。』我们试把翕辟生机配到此地佛示的次序，看看应在什么地方？若照宗门来说：或许不要说第二第三，实已不知到了第几头了也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化，他所见心性，就未得其全。一般佛弟子对之恐

---

多不能赞同。从前祖师有现成的偈语，似可借用：『万法本来无过咎，一心何更有生缘，叮咛固是婆心切，牧笛难教合管弦。』至於般若空宗（熊先生所谓）耽空滞寂，什么也空，连涅槃也空，这就算耽空滞寂了么？中峰曰：『一法并教伊莫守，不知莫守未为贫。何如醉卧花毡上，乱把黄金掷向人。』再问：什么叫耽空滞寂？简单一句，就是空不能有，寂不能照。一般认为，这多属於二乘的毛病。大乘实教，则空有无碍，寂照同时。试问：『有』是有什么？『照』是照什么？无非上求佛道，下度众生。上求佛道，仍旧为的是下度众生。菩萨所事，唯在度生。《金刚经》说：度了无量无边众生，而无有一众生灭度。《华严经》说：菩萨进入八地，就什么心部没有了。是否他们不度众生了吗？是否八地以上，或《华严》亦耽空滞寂了吗？《华严》曰：『寂寞无言，为众生作佛事。』《维摩诘经》曰：『虽行於空。而植众德本。』《新唯识论》所引『宁起有见如须弥山，勿起空见如芥子许。』此话是对何等样人说的？为你着有，所以说空。为你着空，所以说有。本来无病，就不需吃药。小乘人灭尽定，犹如枯木，无运用之能。大士入实相定，心智永灭，而形充八极，顺机而作，应会无方。所以，没有度众生，不是不度众生。虽把黄金向人乱掷，仍是贫无立锥，不但贫无立锥，连锥也没有。般若行者难道不是这样么？而这样的空寂，算耽空滞寂或恶取空么？）

（读者：希望见斯文者，於解脱长者驳斥熊十力先生文中，须见解脱长者意始得。复须於百丈被马祖掏得鼻孔痛，归寮大哭，继而又笑。翌日，马祖升堂，百丈卷席。乃至马祖曰：汝深明昨日事。丈作礼而退。这一公案，亦须见马祖和百丈意始得。有的人说：对公案不可涉解。诚然，但他只说得一半，因为他没有晓得解决生死的关键在精进。高峰妙禅师云：『疑以信为体。悟以疑为用。』古德云：『祖意机前荐，凡情当下空。』）



---

## 第二十七节 只此一事实

### 一、《华严经》

《华严经》：菩萨问明品：文殊菩萨言：如来所悟，唯是一法。须弥偈赞品。功德慧菩萨言：不能了自心，云何知正道？十定品：普贤菩萨言：自性清静，法界实相。如来种性无碍际中，无去无来，非先非後，甚深无底，现量所得。以智自入，不由他悟。如来出现品：普贤菩萨言：法性无作无变易，犹如虚空本清静。诸佛性净亦如是，本性非性离有无。法性不在於言论，无说离说恒寂灭。又言：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证得。若离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佛子！譬如有大经卷，量等三千大千世界，书写三千大千世界中事，一切皆尽。所谓：书写大铁围山中事量等大铁围山。书写大地中事，量等大地。书写中千世界中事，量等中千世界。书写小千世界中事，量等小千世界。如是若四天下，若大海，若须弥山，若地天宫殿，若欲界空居天宫殿，若色界宫殿，若无色界宫殿，一一书写，其量悉等。此大经卷虽复量等大千世界，而全住在一微尘中。如一微尘，一切微尘，皆亦如是。时有一人智慧明达。具足成就清静天眼。见此经卷在微尘内。于诸众生无少利益，即作是念，我当以精进力，破彼微尘，出此经卷。令得饶益一切众生，作是念已，即起方便，破彼微尘，出此经卷。令诸众生普得饶益。如於一尘，一切微尘，应知悉然。佛子！如来智慧，亦复如是。无量无碍。普能利益一切众生，具足在於众生身中，但诸凡愚妄想执着，不知不觉，不得利益。尔时如来以无障碍清静智眼，普观法界一切众生，而作是言：奇哉！奇哉！此诸众生，云何具有如来智慧。愚痴迷惑，不知不见。我当教以圣道，令离妄想，离妄想已，证得如来无量智慧。利益安乐一切众生。又言：菩萨摩訶萨，应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觉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不离此心，成正觉故。如自心，一切众生心，亦复如是。悉有如来成正觉。颂言中有曰：一切众生成菩提，成与不成无增减。（清凉曰：求之不得，弃之不离，迷现量，则惑苦纷然。悟真理，则空明廓彻。虽即心即佛。唯证者方知，然有证有知，则慧日沉没於有地。若无照无悟，则昏云掩蔽於空门。若一念不生，则前後际断，照体独立，物我皆如，直造心源。无智无得，不取不舍，无对无修。然迷悟更依，真妄相待。若求真弃妄，犹弃影劳形。若体妄即真，犹处阴影灭，无心忘照，万虑都捐。任运寂知，众行爰起。『悟证则不可示人，说理则非证不了。』无住无着，莫摄莫收。是非两忘，能所双绝，斯绝亦寂，则般若现前。般若非心外新生，智性乃本来具足。本智之与始修，实无两体。双忘证入，则妙觉圆明，始末该融。因果交彻。心心作佛，无一心而非佛心，处处成道，无一尘而非佛国。又：普庵肃诵《华严经》，至达本情亡，知心体合。豁然大悟，遍体汗流。曰：我今亲契华严法界矣。遂示众曰：李公长者於华严大经之首，痛下一槌，击碎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汤消雪，不留毫法许於後进者作得滞碍。普庵老人一见，不觉吞却五千另四十八卷，化成一气，充塞虚空。方信释迦老子出气不得之句。然後破一微尘，出世《华严经》。徧含法界，无理不收，无法不贯，不动道场，周徧法界。又：圭峰曰：『但得情无所念，意无所为，心无所生，慧无所住，即真信真解真修真证也。』若不了自心，但执名教，欲求佛道者，岂不见识字看经，原不证悟。销文释义，唯炽贪嗔耶？永明曰：大千经卷者，即如来智慧。在一微尘中，即是全在一众生心中，一切微尘，皆亦如是。即一切法界众生皆含佛智，以情尘自隔，不能内照。空埋金藏，枉蔽灵台。如斗没额珠，醉迷衣宝。不因指示，何以发明？故先德云：破尘出卷者，恒沙佛法，一心中晓。是知水未入海，则不咸，薪未入火则不烧。

境未归心则不等。但以宗镜收之，万法皆同一照。是非俱泯，逆顺同归。无一心而非佛心。无一事而非佛事。未见刹那顷不是如来得菩提时，无有芥子许非是菩萨舍身命处。故先德云：『心非境外故无得，境非心外故无相，即心是境故甚深，即境是心故难入。』《华严》普贤行，愿修证仪载：依圆教修行，略分为二；初：悟毗卢法界。谓：《华严经》所说：一真无碍法界。或名一心，於中本具三世间，四法界，一切染净诸法，未有一法出此法界。此是一切凡夫行人根本之真心也。汎言有二：一、同教真心。二、别教真心。於同教中，复有二：（一）修教真心。即《楞严》云：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犹如片云点太清里。况诸世界在虚空耶？又云：空生大觉中，如海一沤发。有漏微尘国，皆依空所生。又云：真心徧圆，含裹十方，反观父母所生之身，如彼十方虚空之内，吹一微尘，若存若亡。又云：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真心。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却此心，妄认四大为身，缘虑为心。譬如百千个澄清大海不认，但认一浮沤耳。（二）顿教真心。谓弥满清淨，中不容他。一切妄想，本来是无。绝待真心，本来清淨。《华严》云：法性本空寂，无取亦无见。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。《起信论》云：一切诸法从本以来，离言说等相，毕竟平等，无有变异，不可破坏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谓：前终教随众生迷，说有色身山河大地，世间诸法，令诸众生返妄归真，了达色身山河大地等，全是一味妙明真心。今顿教中本无色身山河大地，本是一味绝待真心。故清凉云：总不说法相，唯辨真性。达摩云：我法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，即传此心也。曹溪云：明镜本清淨，何假拂尘埃？亦是此心也。二、别教真心者，谓：一真无碍大法界心。含三世间，具四法界。全此全彼，而无障碍。於此一真大法界内，若凡若圣，若理若事。随举一法，全是大法界心。乃至唯举一尘，亦皆全是大法界心。《经》云：华藏世界所有尘，一一尘中见法界。又：此一尘，既是大法界心，於此一尘大法界内，复举一尘，亦皆全是大法界心，若横若竖，重重举之，重重法界。故清凉於十地品疏说：帝网无尽一心也。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妄，不知无尽法界是自身心。於中本具帝网无尽功德，即与毗卢遮那身心齐等。却将自家无障碍佛之身心颠倒执为杂染众生。譬如金轮圣王统四天下，身智具足，富乐无比。忽然昏睡，梦为蚊子。於梦中但认己为蚊子，不觉本是轮王。是故欲求成就究竟佛果，切须悟此毗卢法界。若末悟此法界，纵经多劫，修习万行。徒自劳苦，不得名为真实菩萨也。次：修普贤行海。既得了悟无障碍法界於本心。是中本具十莲华藏微尘数相好，帝网无尽神通功德，与十方诸佛，更无差别。奈无始来，局执妄情，习以成性，卒难顿尽，致令自家神通功德，不能自在受用。故须悟自家毗卢法界，修本有普贤行海，令无尽功用，疾得现前。故《经》云：修此法者，少作功力，疾得菩提。今就观行略示二门：（一）帝网无尽观门。谓：常想尽虚空徧法界，尘尘刹刹帝网无尽三宝前，各有帝网无尽自身。每一一身，各各礼敬，供养，忏悔，发愿，持诵。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。身语意业，无有疲厌。（二）无障碍法界观门。谓：常想一切染净诸法，举体全是无障碍法界之心。此能观智亦想全是法界之心。《经》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又：清凉云：若知触物皆心，方了心性。今此无障碍法界中，本具三世间四法界一切染净诸法，而此法界，全此全彼，互无障碍，则知根根尘尘，全是无障碍法界。若於四威仪中，常观根尘，皆是重重无尽法界。即习普贤境界也。）

## 二、《法华经》

《法华经》略载：佛曰：若说此事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惊疑，增上慢比丘将堕火坑。佛又曰：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，唯有诸佛乃能知之。又曰：诸佛世尊，唯以一

大事因缘故出现於世。为欲令众生开佛知见，示佛知见，悟佛知见，入佛知见。故出现於世。（解脱长者：这说的很明白，要向众生开示，使之悟入佛之知见。智者大师曰：『佛所知见，是实相正体。』『灵知寂照，名为知见。』觉范曰：『佛不言以佛知见授之众生，而言开示悟入佛知见者，则知众生本自有之，不从他得也。虽不从他得，必籍善知识为缘，以方便开示而使之悟入也。』《圆觉经》云：『众生不得入清净觉，非觉违拒诸能入者。有诸能入，非觉入故。』）又曰：『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……诸法从本来，常自寂灭相。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。……我今亦如是，说无分别法。……当知是妙法，是诸佛之秘要。』又曰：念何事？思何事？修何事？云何念？云何思？云何修？以何法念？以何法思？以何法修？以何法得何法？众生住於种种之地，如来知是一相一味之法。所谓：究竟涅槃常寂灭相，终归於空。偈曰：为大众说，甘露净法，其法一味，解脱涅槃。（解脱长者：这又说得清清楚楚。只有此一法。）若未闻未解，未能修习是《法华经》。当知是人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尚远。若得闻解修习，必知得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皆属此经。此经开方便门，示真实相。是《法华经》藏，深固幽远，无人能到。今佛教化成就菩萨而为开示。若有菩萨闻是《法华经》惊疑怖畏，当知是为新发意菩萨。若声闻人闻是经惊疑怖畏。当知是为增上慢者。又曰：於法无所行，而观诸法实相。又曰：修习善法，证诸实相。又曰：诸所说法，随其义趣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（解脱长者：可见《法华》之开权显实，就是开方便门，显真实相。教人悟入佛之知见。而近人每空谈实相，不向自己身中真实体会。苦哉！苦哉！不见六祖为法达大师解说《法华经》曰：『何者因缘？唯一大事。一大事即佛知见也。汝慎勿错解经意，见他道：开示悟入。自是佛之知见，我辈无分。若作此见。乃是谤经毁佛也。彼既是佛，已具知见，更何用开？汝今当信佛知见者，只汝自心，更无别体。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，贪爱尘境，外缘内扰，甘受驱驰。便劳他从三昧起，种种苦口，劝令寢息。莫向外求，与佛无二。故云开佛知见。』示偈略曰：『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。有无俱不计，长御白牛车。』又曰：『经文分明向汝道：无二无三，一乘是实。故只教你去假归实。归实之後，实亦无名，应知所有财产，尽属於汝。由汝受用，更不作父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无用想。是名持《法华经》。从劫至劫，手不释卷。从昼至夜，无不念时也。』又像耳觉依大沩佛性泰。陈所见，性曰：『汝忒煞远在！』性每举《法华》开示悟入四字下语曰：『直待我竖点头时方是也。』偶不职，被斥，制中无依，庸俗士家。一日，诵《法华经》，至亦复不知何者是舍？何者为火？乃豁然，制罢归省。性见首肯之。时圆悟勤在云居，耳往通所悟，悟呵曰：『本是净地，屙屎什么？』耳顿释所疑。憨山《梦游集》问：『自知根器下劣，不能一超直入，但愿诵《妙法莲华经》万部，未审此行与参究功夫同异何如？』憨山曰：『吾佛出世，特为众生开示一大事因缘。祖师西来，直指单传，亦只令人了悟此一大事因缘。更无别法。所言一大事者，即指众生本有之自心，名为佛性种子耳。是知经乃佛所开示之路。禅乃欲人循路而行。故持经而不悟心，与参禅而不见性者，总非真行。六祖云：「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。」由是观之，「持经与参禅，岂有二耶？是在学人坚持久长不拔之志。」持经即参究。参究即持经。所以经中佛意苦求末世持经之人，岂求循行数墨者耶？且云：持此经者，举手低头，皆已成佛。与宗门咳嗽掉臂是祖师意，有何异耶？总之，贵乎真实行。「持经妙在忘言。参禅只在忘心。」心言既绝，则佛祖鼻孔一串穿却。所谓：「归源无二路。」切不可作二法会也。果能办此一片死心，从今日去，向青山白云之中数椽茅屋，只影单栖，痛将身心世界一齐抛却，昼夜孤明一念，专持此经。当於纸墨文字之外，洞见佛心。了知大事因缘，只在当人日用见闻觉知，食息起居，不离道场。所谓：

---

「佛子住此地，即是佛受用。经行及坐卧，常在於其中。」如此，则灵山一会，俨然现存，不离当处，而顿证无生，则是心悟转法华也。」

### 三、《大般涅槃经》

《大般涅槃经》载：佛言：有佛无佛，性相常住。以诸众生烦恼覆故，不见涅槃。便谓：为无。菩萨以戒定慧勤修其心，烦恼断已。便见得之。又：师子吼菩萨问：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如金刚力士者，以何义故，不能得见？佛言：譬如色法，虽有青黄赤白长短质像，盲者不见。虽复不见，亦不得言，无青黄赤白长短质像。何以故？盲虽不见，有目见故。佛性亦尔。一切众生虽不能见，十住菩萨，见少分故，如来全见。十住菩萨，所见佛性，如夜见色。如来所见，如昼见色。善男子！如眼肤翳，见色不了。有善良医，而为治之。以药力故，得了了见。十住菩萨，亦复如是，虽见佛性，不能明了。以首楞严三昧力故，得能明了。……十住菩萨，见一切法，无常无我无乐无净。非一切法，分见常乐我净。以是义故，十分之中，得见一分。诸佛世尊，见一切法，无常无我无乐无净。非一切法，见常乐我净。以是义故，见於佛性，如观掌中庵摩勒果。以是义故，『首楞严定』名为毕竟。善男子！譬如初月，虽不可见，不得言无。佛性亦尔。一切凡夫虽不得见，亦不得言，无佛性也。……善男子！十住菩萨，慧眼见故，不得明了。诸佛世尊，佛眼见故，故得明了。为菩提行故，则不了了。若无行故，则了了。住十住故，虽见不了。不住不去故，则得了了。菩萨摩訶萨，智慧因故，见不了了。诸佛世尊，断因果故，见则了了。一切觉者，名为佛性。十住菩萨，不得名为一切觉故，是故虽见，不得明了。善男子！见有二种，一者眼见。二者闻见。诸佛世尊，眼见佛性，如於掌中观庵摩勒果。十住菩萨，闻见佛性，故不了了。……佛又言：若有善男子，善女人欲见如来，（佛言：佛性者，即如来。）应当修习十二部经。受持读诵书写解说，……若为正法受持禁戒，当知是戒能见佛性及以如来。是名眼见，亦名闻见。……佛性亦尔，一切众生，虽复有之，要须修习无漏圣道，然後得见。……众生不见，有诸菩萨时节因缘和合得见。时节者，所谓：十住菩萨摩訶萨修八圣道。于诸众生，得平等心，尔时得见。……说佛性者，亦复如是。非即六法，（色受想行识我，）不离六法。善男子！是故我说：众生佛性，非色，不离色。乃至非我，不离我。……若诸众生欲得了了知佛性者，应当一心受持、读诵、书写、解说、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、是《大般涅槃经》。（解脱长者：这不特说要见性，且更指示见性之方法。所示方法，虽似与宗下有些出入。应知《华严经》：智者菩萨曰：『过去未来世，现在诸导师，无有说一法，而得於道者，佛知众生心，性分各不同，随其所应受，如是而说法。』所以百丈亦道：『一切言教，只是治病，为病不同，药亦不同。』）

### 四、《占察经》

《占察善恶业报经》载：地藏菩萨摩訶萨言：善男子！若有众生欲向大乘者，应当先知最初所行根本之业。其最初所行根本业者，所谓：依止一实境界。以修信解，因修信解力增长故，速疾得入菩萨种性。（藕益大师疏曰：一实境界。谓：如来藏自性清净心，唯一实相，更无他物。依此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然後圆成果地修证。故能速入菩萨种性。）所言：『一实境界。谓：众生心体，从本以来，不生不灭，自性清净，无障无碍，犹如虚空，离分别故。平等普徧，无所不至。圆满十方，究竟一相。无二无别，不变不异，无增无减。以一切众生心，一切声闻辟支佛心，一切菩萨心，一切诸佛心，皆同不生不灭，无染无净，真如相故。心体本相，如如不异，清净圆满。无障无碍，微密难见。以徧一切处，常恒不坏，建立生长一切法故。』如来见彼一实境界故。究竟得离生老病死之法，证彼法

身，常恒清凉不变等无量功德聚。复能了了见一切众生中，皆有如是真实微妙清净功德，而为无明暗染之所覆障。（《占察经玄义》略谓：一实境界，其理玄奥。如登绝壑，必假飞梯。欲契真源，要因教行。若以教为门，依门修观。复有行门，於教得悟，名为信行。於观得悟，名为法行。或教行相转，或教行相资。藏教四门，通於一实，远而且拙，须待开显。通教四门，通於一实，巧而且远，亦须转接。别教四门，通於一实，虽近而拙。圆教四门，正通一实，方为巧直。圆教四门相者，一门即一切门。一切门即一门。非一非四。而论四一。如《经》云：（即《占察经》）如来法身中，虽复无有言说境界，离心想念，非空非不空，乃至无一切相。不可依言说示，亦可方便显示而说。以彼法身性实无分别。离自相，离他相，无空无不空，乃至远离一切诸相故。说彼法体为毕竟空，无所有。以离心分别想念，则尽无一相，而能自见，自知为有。是故空义，决定真实，相应不谬。此即圆教空门相。又云：即彼空义中，以离分别妄想心念故，则尽毕竟无有一相，而可空者，以唯有真实故，即为不空。所谓：离色识想故，无有一切虚伪之相。毕竟常恒，不变不异。以更无一相，可坏可灭，离增减故。又彼无分别实体之处，从无始世来，具无量功德自然之业，成就相应。不离不脱故，说为不空。此即圆教有门相。又云：如是实体，功德之聚。一切众生，虽复有之，但为无明覆障，而不知见。不能尅获功德利益。与无莫异，说明未有。此即圆教亦有亦空门相。（读者：对此未悟前之行修。窥基大师於《大乘法苑义林》章中的一篇断障章文中说：大意是未悟前之行修，若为但事事修者，则将将来见道後，修道时断俱生障之事，所谓：後事先做，太迂回费力也。见道然後修道，任运腾腾，斯为正行。中峰大师於彼《广录》中有句云：大意是行人以悟心为要，六度万行可以次也。皆斯意也。）又云：一切诸法皆不离菩提体。菩提体者，非有非无。乃至若有分别想者，则为虚伪，不名相应。此即圆教非有非空门相。如前所说：四种门相，即是不思议境。上根观境，即能悟入。如或未悟，则应依境，重发大菩提心。如此妙境，佛及众生，与我平等。云何诸佛已悟，我与众坐，尚迷不觉？不得受用。哀伤哽恸，而立四弘，便可悟入。如犹未悟，勤修学习信奢摩他观心，及信毗婆舍那观心，则能豁然悟入。如犹未悟，仍以唯心识观，破一切法，即空假中，真如实观，不住见闻觉知，永离一切分别之想，则当悟入。此『一实境界』。乃千经万论之所同途。《华严》非此，则无以显事事无碍法界。《阿含》非此，则无以显寂灭涅槃。《方等》非此，则无以显大乘法门。《般若》非此，则无以显一切种智。《法华》非此，则无以显一乘实相佛之知见。《涅槃》非此，则无以显常住佛性三德秘藏。是故一代时教，若半若满，若权若实，究竟皆以一实境界为体。究竟皆是指归一实境界而已。『若不能知一实境界，则诸行悉皆徒施。当知，未解一实境界，皆名杂乱垢心。若能解知一实境界，则唯是一实，无别境界。故无杂乱，自性清淨，故无垢也。从名字无杂乱垢乃至究竟无杂乱垢，（理即佛，名字即佛，观行即佛，相似即佛，分证即佛，究竟即佛。）皆依一实境界而有进趣。』『离此一实境界，别无分毫能所可得。能所皆是一实境界。本非能所。必扫除能所，方名无能所。以能所本不可得，无可扫故。』

## 五、《首楞严经》

《首楞严经》：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舒金色臂，摩阿难顶，告示阿难及诸大众，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首楞严王，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，一门超出，妙庄严路。汝今谛听！阿难顶礼，伏受慈旨。

佛告阿难：汝等当知，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，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。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

佛告阿难：『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，业种自然，如恶叉聚。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，及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。皆由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，犹如煮沙，欲成嘉饌。纵经尘劫，终不能得。云何二种？阿难！一者，无始生死根本。则汝今者，与诸众生，用攀缘心，为自性者。二者，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。则汝今者，识精元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遗者。由诸众生，遗此本明。虽终日行，而不自觉，枉入诸趣。』阿难！汝今欲知奢摩他路，愿出生死。今复问汝，即时如来，举金色臂，屈五轮指。语阿难言：汝今见否？阿难言：见。佛言：汝何所见？阿难言：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，耀我心目。佛言：汝将谁见？阿难言：我与大众，同将眼见。佛告阿难！汝今答我，如来屈指为光明拳，耀汝心目，汝目可见，以何为心？当我拳耀？阿难言：如来现今微心所在，而我以心推穷寻逐，即能推者，我将为心。佛言：咄！阿难！此非汝心。阿难矍然避座，合掌起立。白佛：此非我心，当名何等？佛告阿难！此是前尘虚妄相想，惑汝真性。由汝无始至於今生，认贼为子，失汝元常，故受轮转。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佛宠弟，心爱佛故，令我出家，我心何独供养如来，乃至徧历恒沙国土，承事诸佛及善知识。发大勇猛，行诸一切难行法事，皆用此心。纵令谤法，永退善根，亦因此心。若此发明不是心者，我乃无心，同诸土木。离此觉知，更无所有。云何如来说此非心？我实惊怖。兼此大众，无不疑惑。唯垂大悲，开示未悟。尔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，欲令心入无生法忍。於师子座摩阿难顶，而告之言：如来常说：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。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阿难！若诸世界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叶缕结，诘其根源，咸有世界体性。纵令虚空，亦有名貌。何况清静、妙净、明心性一切心，而自无体。若汝执恠分别觉观所了知性，必为心者，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诸尘事业，别有全性。如汝今者，承听我法，此则因声而有分别。『纵灭一切见闻觉知，内守幽闲，犹为法尘分别影事。』我非敕汝执为非心。但汝于心微细揣摩。『若离前尘，有分别性，即汝真心。』若分别性，离尘无体，斯则前尘分别影事。尘非常住，若变灭时，此心则同龟毛兔角。则汝法身同於断灭。其谁修证无生法忍？即时阿难与诸大众，默然自失。佛告阿难！世间一切诸修学人，现前虽成九次第定，不得漏尽，成阿罗汉。皆因执此生死妄想，误为真实。是故汝今虽得多闻，不成圣果。

阿难！汝犹未明，『一切浮尘，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幻妄称相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。如是乃至五阴六入，从十二处至十八界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。因缘别离，虚妄名灭。殊不能知，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妙真如性。性真常中，求於去来迷悟生死，了无所得。……若此识心，本无所从。当知了别见闻觉知，圆满湛然，性非所从。兼彼虚空地水火风，均名七大。性真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阿难！汝心粗浮，不悟见闻，发明了知本如来藏。汝应观此六处识心，为同为异？为空为有？为非同异？为非空有？汝原不知，如来藏中性识明知，觉明真识，妙觉湛然，周徧法界。含吐十虚，宁有方所。循业发现，世间无知，惑为因缘，及自然性。皆是识心，分别计度。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』尔时阿难及诸大众，蒙佛微妙开示，身心荡然，得无挂碍。是诸大众各各自知，心徧十方，见十方空，如观手中所持叶物。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元心。心精徧圆，含裹十方。反观父母所生之身，犹彼十方虚空之中，吹一微尘，若存若亡。如湛巨海，流一浮沤，起灭无从，了然自知，获本妙心，常住不灭。

佛告富楼那：汝以色空相倾相夺於如来藏。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徧法界。是故於中，风动空澄，日明云暗，众生迷闷，背觉合尘，故发尘劳，有世间相。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

如来藏，而如来藏唯妙觉明，圆照法界。是故於中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。不动道场，徧十方界。身含十方无量虚空，於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转大法轮。灭尘合觉，故发真如妙觉明性。而如来藏本妙圆心，非心，非空，非地，非水，非风，非火，非眼，非耳鼻舌身意，非色，非声香味触法，非眼识界，如是乃至非意识界，非明无明，非明无明尽，如是乃至非老，非死，非老死尽，非苦，非集，非灭，非道，非智，非得，非檀那，非尸罗，非毗梨耶，非羼提，非禅那，非般刺若，非波罗密多，如是乃至非怛闍阿竭，非阿罗诃三耶三菩，非大涅槃，非常，非乐，非我，非净。以是俱非世出世故，非如来藏妙明元心。即心，即空，即界，如是乃至即意识界，即明无明，即明无明尽，如是乃至即老，即死，即老死尽，即苦，即集，即灭，即道，即智，即得，即檀那，即尸罗，即毗梨耶，即羼提，即禅那，即般刺若，即波罗密多，如是乃至即怛闍阿竭，即阿罗诃三耶三菩，即大涅槃，即常，即乐，即我，即净。以是俱即世出世故，即如来藏妙明元心。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。如是世间三有众生，及出世间声闻缘觉，以所知心，测度如来无上菩提，用世语言，入佛知见。

佛示阿难及诸大众，汝等决定发菩提心。於佛如来妙三摩提，不生疲倦，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。云何初心二决定义？阿难！第一义者，汝等若欲捐舍声闻，修菩萨乘，入佛知见。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，为同为异？阿难！『若於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，而求佛乘不生不灭，无有是处。』……阿难！汝今欲令见闻觉知，远契如来常乐我净。应当先择生死根本，依不生灭圆湛性成。以湛旋其虚妄生灭，复还元觉。得元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，然後圆成果地修证。如澄浊水，贮於静器，静深不动，沙土自沉，清水现前，名为初伏客尘烦恼。去泥纯水，名为永断根本无明。明相精纯，一切变现，不为烦恼，皆合涅槃清净妙德。第二义者，汝等必欲发菩提心。於菩萨乘，生大勇猛！决定弃捐诸有为相，应当详审烦恼根本，此无始来发业润生，谁作谁受？阿难！汝修菩提，若不审观烦恼根本，则不能知虚妄根尘，何处颠倒？处尚不知，云何降伏？取如来位？阿难！汝观世界解结之人，不见所结，云何知解？不闻虚空被汝堕裂，何以故？空无形相，无结解故。则汝现前眼耳鼻舌及与身心，六为贼媒，自劫家宝。由此无始众生世界，生缠缚故，於器世间不能超越，……以诸众生，从无始来，循诸色声，逐念流转，曾不开悟，性净妙常。不循所常，逐诸生灭，由是生生杂染流转。『若弃生灭，守於真常，常光现前，根尘识心，应时销落。想相为尘，识情为垢。二俱远离，则汝法眼，应时清明。云何不成无上正觉。』……佛告阿难：根尘同源，缚脱无二，识性虚妄，犹如空花。阿难！由尘发知，因根有相，相见无性，同於交芦。是故汝今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。知见不见，斯即涅槃。无漏真净，云何是中，更容他物？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『真性有为空，缘生故如幻。无为无起灭，不实如空花。言妄显诸真，妄真同二妄。犹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？中间无实性，是故若交芦。结解同所因，圣凡无二路。汝观交中性，空有二俱非。迷晦即无明，发明便解脱。解结因次第，六解一亦亡。根选择圆通，入流成正觉。陀那微细识，习气成瀑流。真非真恐迷，我常不开演。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。不取无非幻。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？是名妙莲花，金刚王宝觉。如幻三摩提，弹指超无学。此阿毗达磨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门。』

阿难当知，『汝坐道场，销落诸念。其念若尽，则诸离念，一切精明。动静不移，忆忘如一。当住此处，入三摩提。』（解脱长者：这个精明，就是上面的识精圆明。念尽之後，则只此精明，而一切一切，亦无非精明。而这个住，实即无住之住。但就这样，才能

入三摩提，亦就是上面最初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首楞严王的三摩提。从此先破色阴，继破受想行阴。最後破识阴。）……如是法门，先过去世，恒沙劫中，微尘如来，乘此心开，得无上道。识阴若尽，则汝现前诸根互用。从互用中，能入菩萨金刚乾慧（地）。圆明精心，於中发化。如净琉璃内含宝月。如是乃超十信，十住，十行，十回向，四加行心。菩萨所行金刚十地，等觉圆明，入於如来妙庄严海。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

（读者：抄文毕，纸有余白，再想噜苏几句。关于本书中透脱一节文中，特别是解脱长者的按语，与夫驳斥熊十力，及彼所引注的马祖与百丈的野鸭子公案。於此，应当接着看百丈告黄檗，当时被马祖一喝，直得三日耳聋之话。公案原文是：『百丈侍马祖行次，见一群野鸭子飞过。祖曰：是什么？丈曰：野鸭子。祖曰：什么处去也？丈曰：飞过去也。祖遂回头将丈鼻孔一掏。丈负痛失声。祖曰：又道飞过去也。丈於言下有省。却归侍寮，哀哀大哭。同事问：汝忆父母耶？丈曰：无。问：被人骂耶？丈曰：无。问：哭作什么？丈曰：我鼻孔被大师掏得痛不彻。问：有什么因缘不契？丈曰：汝问和尚去。同事问祖：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？在寮中哭，告和尚为某甲说。祖曰：是伊会也。汝自问取他。同事归寮曰：和尚道汝会也，令我自问汝。丈乃呵呵大笑。同事曰：适来哭，如今为什却笑？丈曰：适来哭，如今笑。同事罔然。次日，马祖升堂。众才集，丈出，卷却席，祖便下座。丈随至方丈。祖曰：我适来未曾说话，汝为什便卷却席？丈曰：昨日被和尚掏得鼻孔痛。祖曰：汝昨日向什处留心？丈曰：鼻孔今日又不痛也。祖曰：汝深明昨日事！丈作礼而退。』）

解脱长者按语：『这一公案是熊先生平生所最服膺的，解得这样详细，但对後面，「便卷却席。」「昨日被和尚掏得鼻孔痛。」「汝昨日向什处留心。」「鼻孔今日又不痛也。」这许多方面何以均未申说，是否这些部无关重要呢？全部症结就在此处。』

现在读斯文者，试看这一公案。（熊先生未注解的後面一段。）次日，马祖升堂。众才集，丈出，卷却席，祖便下座。丈随至方丈。祖曰：我适来未曾说话。汝为什便卷却席？丈曰：昨日被和尚掏得鼻孔痛。祖曰：汝昨日向什处留心？丈曰：鼻孔今日又不痛也。祖曰：汝深明昨日事！丈作礼而退。

至於三日耳聋这一段公案，手头无书可寻阅。

请看究竟是什么？

马祖一代大宗匠，百丈是有大根器人。於这公案中可见大宗匠之为大宗匠。大根器之是大根器。时节因缘决非偶然。

『次日，马祖升堂。众集，丈出，卷却席，祖便下座，归方丈。』这是在马祖百丈唱过了野鸭子这一出戏以後的继续的戏，试问：这究竟是什么？

『祖归方丈。丈随至方丈。祖曰：我适来未曾说话。汝为什便卷却席？丈曰：昨被和尚掏得鼻孔痛。』试问：这对话是什么？

『祖曰：汝昨日向什么处留心？丈曰：鼻孔今日又不痛也。』试问：这继续对话是什么？

『祖曰：汝深明昨日事！』试问是什么事？明什么？

『丈作礼而退。』试问：这是什么行动？



---

读者如能於此契会祖意幸甚！如其不然，参去！疑以信为体，悟以疑为用。

古云：无疑曰悟。大疑大悟。小疑小悟。不疑不悟。

说到悟，好像是参禅的特有名称，无涉於其他行门者。其实，事实并不是这样。

『说到开悟，有三关之说，即初关，重关，牢关。但究其实，只是一关，将进重关。从进重关之际，谓之初关。从透重关之时，谓之牢关。教下开大圆解者，才能乍入重关。净宗持名念佛达一心不乱，就是重关。盖重关又名一心关焉。透重关後，始称破末後牢关。所以，禅宗有末後句有也无？！之问。牢关又称大用现前。』

智者大师诵《法华经》，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。个事此中本自无隔。马祖百丈一会，岂已散耶？於斯须见得。慎毋徘徊关外，徘徊初关之外。虽然，从破得初关，撩起便行。得透也无？亦须自知冷暖。初不在参禅念佛持咒等行门之不同也。而在的知个事始得。什么是个事呢？借一句古人话：『吾正於此切。』

---

## 第四章 云何用功

---

## 第二十八节 坐 禅

《楞伽经》：佛告大慧：是故欲得如来随入身者，当远离阴界入心，因缘所作方便生住，灭妄想虚伪，唯心直进。观察无始虚伪过，妄想习气因三有，思惟无所有，佛地无生，到自觉圣趣，自心自在，到无开发行，随入众生微细之心，而以化身随心量度，诸地渐次，相续建立。自故大慧，自悉檀善，应当修学。佛又告大慧：离自心现妄想虚伪，宴坐山林，下中上修，能见自心妄想流注。（《楞伽宗通》曰：『能见自心妄想流注微细习气，如无风匝匝之波，二乘所不觉者，我一一能知，是真能见性者也。』）《楞伽经》：佛又告大慧：前圣所知，转相传授，妄想无性。菩萨摩訶萨，独一静处，自觉观察，不由於他，离见妄想，上上升进，入如来地，是名自觉圣智想。（《楞伽宗通》曰：佛谓，前圣所知，转相传授，『妄想无性。』只此一语，便为秘密藏。所谓：『自觉圣智者，觉此妄想无性之智也。』所谓：『一乘者，证此妄想无性之理也。』岂别有一法与人耶？『故行人依诸圣教，在寂静处，独坐思惟，自内智慧，观察诸位，不由他悟，离分别见，觉得妄想无性，性本自离，一觉便离，不须方便。上上升进，乃至无妄可除，无见可灭。心境如如，入如来地。是能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是名自觉圣智相也。』）

六祖曰：『何名坐禅？此法门中，无障无碍。外於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为坐。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。何名禅定？外离相为禅。内不乱为定。外若着相，内心即乱。外若离相，心即不乱。本性自净自定。只为见境，思境即乱，若见诸境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。外禅内定，是为禅定。又有迷人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大。此一辈人，不可与语，为邪见故。』

大珠曰：『妄念不生为禅，坐见本性为定。本性者，是汝无生心。定者，对境无心，八风不动。若得如是，虽是凡夫，即入佛位。（从义解说：因佛子佛。）』

永嘉曰：忘缘之后寂寂，灵知之性历历，惺惺寂寂是，无记寂寂非。寂寂惺惺是，乱想惺惺非。昔以知知寂，此非无缘知。若以自知知，亦非无缘知。亦不知知寂，亦不自知知。不可为无知，自性了然故，不同于木石。知体既已灭，豁然如托空。寂尔少时间，唯觉无所得。即觉无觉，无觉之觉，异乎木石。此是初心处，冥然绝虑，乍同死人。能所顿忘，纤缘尽净，阒尔虚寂，似觉无知。无知之性，异乎木石。缘虑者，善恶二念也。无记者，虽不缘善恶等事，然非真心。但是昏住。此二种名为病。寂寂谓：不念外境善恶等事。惺惺谓：不生昏住无记等相。此二种名为药。以寂寂治缘虑，以惺惺治昏住，寂寂久，生昏住。惺惺久，生缘虑。寂寂不惺惺，此乃昏住。惺惺不寂寂，此乃缘虑。不惺惺不寂寂，此乃非但缘虑，亦乃昏住。亦寂寂亦惺惺，非唯历历，兼复寂寂。此乃还源之妙性也。惺惺为正，寂寂为助。必先息缘虑，令心寂寂。次当惺惺，不致昏沉，令心历历。历历寂寂，二名一体。更不异时。乱想是病，无记亦病。寂寂是药，惺惺亦药。寂寂破乱想，惺惺治无记。寂寂生无记，惺惺生乱想。寂寂虽能治乱想，而复还生无记，惺惺虽能治无记，而复还生乱想。故曰：惺惺寂寂是，无记寂寂非。寂寂惺惺是，乱想惺惺非。寂寂为助，惺惺为正。

临济曰：有一般瞎秃子，吃饭饱了，便坐禅观行，把捉念漏，不令放起。厌喧求静，是外道法。

祖师云：你若住心观静，举心外照，摄心内澄，凝心入定。如是之流，皆是造作。是你如今与么听法的人，作么生拟修他，证他，庄严他？渠且不是修底物。若教他庄严你一切物，即庄严得。山僧说：向外无法，学人不会。即便向里作解，便即倚壁坐。舌拄上腭，湛然不动。取此为祖门佛法，也大错。是你若取不动清静境为是。你即认他无明为郎主，古人云：湛湛黑暗深坑，实可怖畏，此之是也。你认他动者是，一切草木皆解动。应可是道否？所以动者是风大，不动者是地大，动与不动，俱无自性。你若向动处捉他，他向不动处立。你若向不动处捉他，他向动处立。譬如潜鱼，鼓波而自跃。大德！动与不动，是二种境。还是无依道人用动用不动。唯有听法无依道人是诸佛之母。所以佛从无依生。『若悟无依，佛亦无得。』若如是见得，是真正见解。又云：大德觅甚么物？现今目前听法无依道人，历历地分明，未曾欠少。你若欲得与祖师不别，但如是见，不用疑误。

《圆明国师坐禅用心记》曰：夫坐禅者，直令开明心地，安住本分，是名露本来面目，亦名现本地风光。身心俱脱落，坐卧同远离。故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能超凡越圣，透过迷悟之论量。离却生佛之边际。休息万事，放下诸缘，这个阿谁，不曾知名。欲虑虑绝，欲言言穷。如痴如兀，山高海深，坐断乾坤，全身独露。没量大人，如大死人。何处有尘埃？何物作遮障？色空未分，境智何立？从来共住，历劫无名。三祖大师且名为心。古人云：『妄息寂生，寂生智现，智现真见。』『欲尽妄心，休思善恶。一切放舍，心无思，身无事，是第一用心也。』衣不足，食不足，睡眠不足，是名三不足。大小食后，暂经少时，乃堪可坐。凡坐禅时，不可靠倚墙壁禅椅及屏幛等。又莫当风烈处打坐。凡坐时，身或热或寒，或重或轻，或如惊觉，皆息不调。调息之法，暂开张口，长息则任长，短息则任短，渐渐调之。心若或沉或浮，或朦或利，或室外通见，或身中通见，或见佛身，或见菩萨，或起知见，或通利经论，如是等种种奇特异相，悉是念息不调之病。若有病时，安心於两趺而坐。心若昏沉时，安心於发际眉间。心若散乱时，安心於鼻端丹田。居常坐时，安心於左掌中。坐久时，虽不必安心，心自不散乱也。大佛事，大营造，虽为善事，坐禅人不可修之。不得好说法教化，散心乱念，从是而起。不得好乐多众，贪求弟子。不得多行多学，极明极暗，极寒极热。乃至游人戏女处，并莫打坐。观无常不可忘，是励探道心也。坐褥须厚敷，道场须清洁。誓断烦恼，誓证菩提。只管打坐，一切不为。或结跏趺坐，或半跏趺坐。结跏法者，先以右足置左腿上，再以左足置右腿上，宽系衣物，可令齐整。须以右手安左足上，再以左手安右手上。两手大指相接近，拄指对头，当对脐安，正身端坐。不得左侧右倾，前躬后仰。耳与肩，鼻与脐，必须相对，舌拄上腭，息从鼻通，唇齿相着，眼须正开，不张不微，如是调身已。次气安息，所谓开口吐气，一两息也。次须坐定，摇身七八度，自粗至细，兀兀端坐。於此，思量个不思量底，如何思量？谓：『非思量。』此乃坐禅要法也。直须破断烦恼，亲证菩提。若欲定起，先两手仰安两膝之上，摇身七八度。自细至粗，开口吐气，伸两手撩地，轻轻起坐，徐徐行步，须顺转顺行。坐中若昏睡来，常应摇身或张目。又安心於顶上发际眉间。犹未醒时，引手拭目或摩身。犹未醒时，起座经行。犹未醒时，或濯目冷顶。或诵菩萨戒序。种种方便，勿令睡眠。心若散乱时，安心於鼻端丹田，数出入息。犹未休时，须一则公案，提撕举觉。谓是何物，恁么来。狗子无佛性。云门须弥山。赵州柏树子等。没滋味句，是其所应也。犹未休时，向一息截断，两眼永闭端的。打坐工夫，或问胞胎未生，不起一念以前之消息，二空忽生，散心必歇。起定之后，不思量而现威仪时，现成即公案。不回互而成修证时，公案即现成。朕兆以前之消息，空劫那畔之因缘。佛佛祖祖是灵机枢要，唯此一事也。直须休去，歇去，冷湫湫地去，一念万年去，寒灰枯木去，古庙香炉去，一条白练去。至禱！至禱！

---

东山崇曰：若做工夫，须要日日打算，时时检点，自转鼓起来至二更，看那里是不得力处，那里是打失处，那里是不打失处。若如此做将去，定有到家时节。有一般办道之人，经不看，佛不礼，才上蒲团，便打瞌睡。及至醒来，又胡思乱想。才下禅床，便与人打杂交。若如此办道，至弥勒下生，也未有入手的时节。须是猛着精彩，提起一个无字，昼三夜三，与他撕挨。不可坐在无字甲里，又不可执在蒲团上死坐，须要活弄。杂念纷飞起时，千万不可与他厮斗，搏斗转急，多有人在这里不识进退，解免不下，成疯成癡，坏了一生。须向纷飞起时，轻轻放下，打一个转身，下地行一遭，再上床，开两眼，捏双拳，竖起脊梁，依前拄起，便觉清凉。如一锅汤，换下一杓冷水相似。但如此做工夫，（参究参话头。）日久月深，自有到家时节。工夫未得入手，莫生烦恼，恐烦恼魔入心。才觉省力，不可生欢喜，恐欢喜魔入心。种种病痛，言之不尽。众中有老成兄弟辨道者，千万时时请益。若无，将祖师做工夫的言语看一遍，如亲见（祖师）相似。（祖意机前荐，凡情当下空。）

笑岩曰：凡初心为生死极切者，莫不投入道场，或三年五年，或提『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』或因甚道『无？』或菩萨弥陀等，独专一念，排遣昏沉。其间或有绝念守空，或捺心习定。捺心者，即按捺意识不行，名为习定，实非真定也。或坐几年禅，或闭几年关，或燃指燃香，或啖麸啖菜，乃至饿七水斋。此等若唤作学道做工夫，尽是缘木求鱼，刻舟求剑。蓦地撞着孟浪善知识前来请益，如此颯颯预预，囫圇吞枣。更先许他只管恁么行三十年二十年，猛然冷灰豆爆，待因缘熟，龙天推出，方可为人。大家妄妄相传，情情相继，袭为实法，人皆安之。所以个个胡乱，一生到头，只这么合杀了也。又：余前见齿老高僧，举他平生用心作工夫云：初只唯顾一念，才觉杂想，念起即止，就须本念。如是念久，精熟成片，从前杂念思想，不甚侵扰，昏沉亦薄。后则连这一念亦止。或有时潮，有时不潮。若止息不潮时，心中长如一池清水，无余波浪。设或流动，暂然复旧。昏沉亦有节，欲斩则斩。若任之，则点头眨眼，便是一觉。自后寻常动静，长若凝云湛沼，虚虚淡淡。或时静久，不尔之间，自身忽空，不见一物。初得觉来，身心轻安。自喜自贵，或现偈句，用时便有。若有人事烦扰，便不能得。老朽如是，今已三十余年矣。人少知者，纵尝说似人，人皆不究等语。众兄弟！此老止此，更不复见人求进，自持点胸，凡有年少者来相看，辄便开示，矜逞本怀。似此等工夫，岂只今伏牛山禅和子不能得到，乃至天下海岳，为命作工夫，羨求此者如毛，实到此者如角。苟不纯实久久，歇却一切攀缘浮想之心，寒灰灰，大忘世地一回重，一切粗重於自己分上，如冰与火不相关系，乌能得到与么田地？虽然，据教中喻为夹冰之鱼，重石压草，呵为黑山鬼窟，永不见佛性。复名痴海，一沉此中，逃出无期。宗门叱为静沉死水，滞此难活。若此人因看经返觉，或师友激破，或夙有弘愿大志，忖知是过，发愤将前宝重奇特处，尽情摆脱，寻真正明眼师匠，受苦辛，耐寒暑，禁曲折，唯期大悟澈证。若机稍迟钝，终身依附莫退，直得大悟一回，方好参堂入室，禁得钳锤，大其心志，必欲曲尽师蕴，更力进一步，挥却师见，正眼豁开。直教老和尚无处讨巴鼻，如他从上黄檗仰山岩头风穴等。真可谓：『见遇於师，方堪传授。』众兄弟！若得体贴担荷鼻祖单传之旨，舍此而谁？於中更有一个，姑待别时，请珍重！』

三峰藏曰：『若是打扫禅堂，闭门杜路，三茶六饭，闲闲地养一队瞌睡汉，把一个念佛的是谁？本来面目与本性，今日也合，明日也合，只要呆呆冷坐，坐到身心俱不见了，即便欢喜，便赞叹是好工夫。便道：此是行到，不是说到，将冬瓜印子一印印定。弄一队野狐精贡高我慢，遍历人间，大肆口舌，云是某宗师印下的。又有一辈，单单炼了机锋快

利。又有的隐隐傍着教理，如生盲人依着棒。各各自高，我强他弱。殊不知上代祖师开示工夫，无恁么格则。「须知此事不用安排，只是去不得底处拼命疑去，久久不懈，以悟为期。悟后方知，从刹那际三昧入手。」（相续也大难。）复於服勤边，（执持服勤，）温研积稔而成者也。（让师悟后得到六祖印证，遂执勤十五载。）又：「坐禅不看话头，（不起疑情之谓也。）谓之枯木禅，忘怀禅，若静念中以昭昭灵灵为自己者，谓之默照禅，皆邪禅也。至若作止作观，惺寂相倾，观理观事，虽天台正脉，及如来正禅，而犹假借识神用事，（何以故？）所照即境（故。）所以命根难断，不能透脱。多落四禅八定，及生五十种阴魔。以其认识神故也。」又：「参禅人不得遣昏迷，若遣昏迷，则转斗转多，精力疲倦，於心力极微细处，不得发越，笼罩杀人，极是祸事。昔高峰三年不倒身，立死限学禅，日夜打坐，终日滚在昏迷中，愈遣愈疲，话头转不亲切。虽是赵州无字，难起疑情，未必不与昏沉有心作对所致。古人云：须终夜大睡一觉，此岂误人语哉！」』

虚云大师曰：『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。那里不是道场！本用不着什么禅堂，也不是坐，才是禅的。所谓：禅堂坐禅，都是为我等障深慧浅的众生而设。坐禅先要晓得善调身，身若不善调，小则害病，大则着魔，实在可惜！禅堂的行香坐香，用意就在调身心。结跏趺坐时，宜顺着自然正坐。不可将腰作意挺起，否则，火气上升，过后会眼屎多，口臭气顶，不思饮食，甚或吐血。亦不要弯腰垂头，否则，容易昏沉。尤其不要靠背，否则，会吐血的。用功太过急迫，觉心中烦躁时，宜万缘放下，工夫也放下来。休息几分钟，渐会舒服。然后再提起用功。否则，日积月累，便会成性燥易怒。甚或发狂着魔。初发心用功的人，总是妄想多，腿子痛，不知工夫如何用法。其实，只要生死心切，咬定一句话头，不分行住坐卧，一天到晚，把这「谁」字照顾得如澄潭秋月一样的，明明谛谛的，不落昏沉，不落掉举，何愁佛阶无期呢？假如昏沉来了，你可睁开眼，把腰稍为提一提，则精神自会起来。这时候，把话头不要太松和太细，太细则易落空和昏沉。一落空，则只知一片清静，觉得爽快，可是在这时候，这句话头不能忘失，才能竿头进步。否则即落空亡，不得究竟。如果太松，则妄想容易袭进。妄想一起，则掉举难伏。所以在此时光，要粗中有细，细中有粗。才能使工夫得力，才能使动静一如。又在坐时，切不要把这话头向上提，上提则头便会昏。又不要横在胸里，如横胸里，则胸里会痛。也不要向下贯，向下贯则肚胀，便会落於阴境，发出种种毛病。只要平心静气，单单的把这「谁」字，如鸡抱卵，如猫捕鼠一样的照顾好。照到得力时，则命根自会顿断。这一法，初用功的同参道友，当然是不易的。但是，你要时刻在用心。现在说一譬喻，修行好似石中取火，要有方法。否则，任你石头打碎，火是取不出来。这个方法，就是要有一支火焰和一把火刀。火焰按在火石下面，再用火刀向火石上一击，则石上的火，就会落在火焰上，火焰马上就能取出火来。这是一定的方法。我们现在明知自心是佛。但是不能承认，故要借这一句话头，做为敲火刀。我们现在对这取火法子不知道，所以不明白自性，你我自性，是与佛无二。只因妄想执着不得解脱。所以佛还是佛，我还是我也。又：坐禅中遭遇的境界很多，说之不了。但只要你不执着他，便碍不得你。俗所谓：「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。」虽遇着或见着什么恶境界，也不要管他，不要害怕。就是看见什么好境界，也不要管他，不要生欢喜。《楞严》所谓：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」』

《禅学讲话》载：静坐调心的见解，曹洞临济两派不同。曹洞是『思量个不思量的。不思量的如何思量？非思量。即坐禅之要求也。』思量是有心，不思量是无心。偏於一方时，有心既成病，无心也成病。现在不涉於有心思量，也不沉於无心不思量。以超脱了散

---

乱与昏沉的当体，名曰：『思量个不思量的。』用最恰当的话来说：即『非思量』是。坐禅的当体，既离造作之念，又非无心不思的状态，是思量而不思量。所以，这非思量的『非。』不是否定意，而是指坐禅上的正念。『就是非思虑的意义，非思虑便是解脱。』以此为坐禅上的正念，正思惟。说到『非思量的思量』时，『便是脱体现成地离迷悟，超凡圣，念念悉正，心心皆非染污之心行。』所以，道元禅师说：『直须破烦恼，而可亲证菩提。』在坐禅仪中说：『若得此意，则如龙得水，如虎靠山。当知正法现前，昏散先扑落。』於是在这里发生坐禅与悟，有如何关系的问题来。在曹洞宗说：『正传之坐禅，不可求悟於坐禅之外』。缘坐禅的真境界，是在於不思量的正念。若正念相续，虽行住坐卧，动止威仪，亦不暂离，即可说是大悟的人。道元谓：『非可测知，以坐禅是悟门之事。悟者只管打坐。』故正传之坐禅，不是待悟之坐禅。为坐禅的当体，即是作佛，行佛受用三昧。坐禅的当体，就是坐佛作佛。故说坐禅之外无悟。这是曹洞宗的立场。（解脱长者：简单一句说法，就是於坐的时候『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。』不过仅照这样只管打坐，那就成仅仅一个百尺竿头稳坐的人。按诸曹洞宗原旨，实不过初步而已。）『临济宗则说坐禅，是为要达到佛的境涯的一种方法。不是坐禅即成佛。就说：为依坐禅，先行身体的调整，次则超诸有无二见，而体验第一义本性——真如或法身的发动。选择公案（话头。）用作打破禅关牢门的铁锤。截断烦恼及文字上种种葛藤的利斧。俾得调心见性。在绝对境位上得个自由转身。』（解脱长者：这二种坐的说法并不冲突，要看各人的根器利钝而已。）『盖禅是穷究着根本的善恶种子的心，再试着超越这种子的心而飞跃於一切的真识。把有无凡圣迷悟等的概念一切抛下，而入於「无」的三昧。（此无即赵州无。）触着了发动的妙机，真如识自然自内发动起来，即是触着自己本具圆满的佛性。』而学说上所研究的真如性，遂实现于自己主观之内。（遂体证了不可说示。）

智隍大师初参五祖，自谓：已得正受。庵居长坐，积二十年。六祖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。闻隍之名，造庵问曰：汝在此作什么？隍曰：入定。策曰：汝云入定。为有心入耶？为无心入耶？若无心入者，一切无情草木瓦石，应合得定。隍曰：我正入定时，不见有有无之心。策曰：不见有有无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隍无对。良久。问曰：师嗣谁耶？策曰：我师曹溪六祖。隍曰：六祖以何为禅定？策曰：我师所说：妙湛圆寂，体用如如。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。禅性无住，离住禅寂。禅性无生，离生禅想。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。隍闻是说，迳谒六祖。祖问曰：仁者何来？隍具述前缘。祖曰：诚如所言，汝但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。应用无碍，动静无心。凡圣情忘，能所俱泯，性相如如，无不时也。隍於是大悟，二十年所得心，都无影响。

## 第二十九节 话头

永觉曰：『有人谓：参禅须是参无义句。不可参有义句。从有义句入者，多落半途。从无义句入者始可到家。其实不然。『参禅不管有义句无义句，贵在我不在义路上着倒而已。』如『灵光独露，迥脱根尘。』此百丈有义句也。汝能识得『独露』的否？汝才要识得，早落根尘了也。如『光明寂照徧河沙。』此张拙有义句也。汝能识『徧河沙』的否？汝才要识得，早被云遮了也。最前多是有义句，稍后多是无义句。『方便各异，实无优劣。』『学人参看，须是深求其实。深求其实，则不管有义无义，毕竟卜度他不得。卜度他不得，则疑情自发。疑情既发，则昏散自除。昏散既除，则根尘自落。根尘既落，则灵光自露。灵光既露，则回视有义句无义句，皆如炎天破絮矣！』』

三峰藏曰：『所谓话头者，果何物耶？即千经万论中谈空谈有，以至中道极则，去不得的顶尖是也。即如一大藏教，只在当人初开口处，乍起念处，凡夫之人，便落有念无念。（落凡坑。）圣教之人，便落是理非理。（落圣坑。）不知才一开口，便落凡圣二粪坑中。不开口亦落二粪坑中。了无出头时节。是故教人看个话头。如赵州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马祖拈起餠饼曰：甚么？首山呈拳曰：唤作拳则触，不唤作拳则背。岂都不是教家极则去不得处？皆是如来禅结顶去不得处？纵饶三世诸佛，有口只好挂在壁上。我现在拈出个竹篋问你，唤着竹篋则触，此是落凡见故。不唤作竹篋则背，此是落圣见故。除却凡圣二见，你向那里安身立命？只这一问，便收尽世出世间一切有言无言等语，故谓之话头。盖话头一句，绝理绝事，绝圣绝凡，绝生绝灭，绝心意识，绝色声香味触法。於话头上既都无渗漏，便如木石，如银山，如铁壁。则心意识无从领纳。既领不得，纳不入，则意念无从而起。妄念不起，则心路不行。心路不行，则六识无从辨别，七识无从执认，八识无得而含藏留种，为将来之业识矣！『或有师者道眼不明，妄教人看话头，要将谁字与本性合。本来面目与妙心合，即心即佛与有心合，非心非佛与无心合。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与非有非无合。狗子佛性有，狗子佛性无，与即有即无合。於一切话头上生出计较，不知动便落在四句，开却魔外门户。无事生事。遂致着色相，容领纳，起想念，辟行途，落分明，而魔外得其便矣。』但能空尽心识，把住话头，不妄生异见，一往直参，任也天崩地裂，只恁么参去，自然魔外永绝。』

《宗范》载：『禅流无不参一个话头为入门。话头不同，以悟为则。但激发疑情起处，便是得力话头。』天奇瑞单令人参『谁』字，以其切於实用。如行的是『谁？』坐的是『谁？』语的默的是『谁？』闻见嗅触，一一复各是『谁？』这要悟的又复是『谁？』处处追着，念念提撕。忽然磕着，便尔瞥地。近时禅者多以念佛的是『谁』为话头。由文字而机用，由机用而话头。此门一开，万古不易。以今时人根论，鄙见总觉以『无梦无想，主人公毕竟在甚么处安身立命？』一个话头为最妥善。所云：明了了，孤历历，圆陀陀，光闪闪等光影，全粘贴不上，断不能认昭昭灵灵，亦不敢认此闷绝无知之昏住为是。两头截定，既易起疑，参情结秀，只眼进开，自有推门落臼时节。至参究之法，须将无梦想话头先行划分清楚。我醒时明了意识现前流露，可仗此明了搪抵。睡着时全体昏闷，绝无纤觉，竟与世间顽空不殊，一毫作不得主。我这主人公毕竟在什么处安身立命？不得向无事甲里躲根。不得认此迷闷的顽空便是。不得作血脉不断，所以能觉，强为消通。不得谓：了无气息，却好全体独露，穿凿不得。不得举手下喝，将醒时知觉运动抵挡。不得道：这里谁求相见，却正好扫除悟迹为极则。既一切不得。当此时，我这主人公毕竟在什么处安



身？愈无理会，愈要搜求。竖起脊梁，卓起眉毛，反覆推寻，工夫紧密，刻不放松，便有打成一片光景，或因此豁然入定。人法双忘。（若不识本心，就此定境，误为真实，即入歧途。此点《楞严经》说得清楚，不可不知。）然参看话头，不贵长时定境，但可谓之善境界，定起后，即便如前抖擞精神，进入话头，以期发悟为了当。或因此话头，并归一念，外不知境界，内不知身心。仅只有一个话头，耿耿孤悬，亦不得认此一念为是，此因心光逼紧所现，非本心也。本先师亦云：诸人眠熟，不知一切，若道：那时有本来性，又不知一切，与死无异。若道：那时无本来性，睡眠忽醒，觉知如故。还会么？不知与死无异。眼开觉知如故。如是时，是个什么？若不会，各各体究。（解脱长者曰：永觉曰：有人说：睡着一醒，无有妄想时。这个就是六祖所说：不思善不思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愚谓：睡起无想，或落无记，则全体无明也。可谓：本来面目乎？教中有五无心位，（睡眠，闷绝，无想天，无心定，灭尽定。）皆无善恶二念，可谓本来面目乎？至明上座当请法之际，非无记也。当返照之际，又非无记也。既非无记，则离善恶二念，非本来面目而何？永觉此语，与此处所说，不是相背，而是相成。盖醒来无念，必须非无记，能返照，方始相近，会么？）私谓：参话头之弊。歧路有二：（一）说道理。（二）认光影。如参无梦想公案时，忽然心中谓：要参究，不过令断妄念，别无奇特。又谓：既无梦想，那得主人公？更以为虽所参在无梦想，而实不在此开悟之类。各各游思，未能悉举，此皆落说道理一边。次则既无梦想，谁求相见？或谓：心本不动，则梦与无梦不二。或谓：梦与无梦皆幻，其非幻者是真。种种说心说性，总是说道理窠臼所收。都不知有悟门。或当参情紧急，忽觉得本心如红日当空，或如孤灯独照，或大弥虚空，或密入无间，或金光闪烁，或暗然空寂，或见大地平沉，或见佛菩萨像，或觉得本心非青黄，非大小，种种一切影事，认为本心，岂知皆是认光影边所致。亦复不是悟门，非本心也。绝此二途，死抱话头，不使有第二念分歧。一切时单提此『无梦想主人公』一句，结成疑团，打又打不破，舍又舍不得，正是得力时。切勿放松改辙，这便是跳金刚圈。钢墙铁壁，忽然忽地一声，不觉死中得活，庆快平生！便能与从上佛祖把手并肩，同一鼻孔出气。（《宗范》云：由文字而机用，由机用而话头，此门一开，万古不易。）

虚云大师谓：近人参话头，都参念佛是谁。禅堂中每贴着照顾话头四字。照者反照，顾者顾盼。即是反照自性。以我们一向向外驰求的心，回转来反照，才是叫看话头。念佛是谁是一句话。这句话在未说的时候叫话头。既说，就成话尾了。再换句话说法，则所谓话头，即是一念未生之际。（若能无念即真求，更若有求还不识。）一念才生，已成话尾。这一念未生之际，叫做『不生。』不掉举，不昏沉，不着静，不落空，叫做『不灭。』时时刻刻单单的，一念回光返照，这生不生不灭，就叫做看话头。『念佛是谁？』最着重『谁』字。如穿衣吃饭的是谁？能知能觉的是谁？不论行住坐卧，谁字一举便有，最容易发起疑念。不待反覆思量卜度作意才有。故谁字的话头，实在是参禅妙法。高峰云：『学人用功，好比将一瓦片抛於深潭，直沉到底为止。』我们看话头也是要将一句话头看到底直至看破这话头为止。又云：『若有人举一话头不起二念，七天之中，若不悟道，我永堕拔舌地狱。』只因我们信不实，行不坚，妄想放不下，假如生死心切，一句话头，决不会随便走失的。所谓：看话头，即所谓：反闻闻自性。（不生不灭即是自性，反照不生不灭，即是反闻闻自性。）绝对不是用眼睛来看，也不是用耳朵来听。若用眼睛来看，或耳朵来听，便是循声逐色，被物所转，叫做顺流。若单单的的一念在『不生不灭』中，不去循声逐色，无丝毫杂念。就叫做逆流。叫做照顾话头。也叫反闻自性。但也不是叫你死闭眼睛或塞着耳朵，只是叫你不要生心去循声逐色而已。

---

钦山与岩头雪峰过江西，到一茶店吃茶次。山曰：『不会转身通气者，不得茶吃。』头曰：『若恁么，我定不得茶吃。』峰曰：『某甲亦然。』山曰：『这两个老汉，话头也不识。』头曰：『甚处去也。』山曰：『布袋里老鸦，虽活如死。』头退后曰：『看看。』山曰：『太岁公且置，存公作么生。』峰以手画一圆相。山曰：『不得不问。』头呵呵曰：『太远生。』山曰：『有口不得茶吃。』

大慧曰：千疑万疑，只是一疑，话头上疑破，则千疑万疑，一时破。话头不破，则且就与之撕捱。若弃了话头，别去文字上起疑，经教上起疑，古人公案上起疑，日用尘劳中起疑，皆是邪魔眷属。

### 第三十节 公案

佛果曰：大凡参禅问道，明究自己。不见赵州举道：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又不见云门道：如今禅和子三个五个聚头，喃喃地便道：这个是上才语句。那个是就身处打出语。不知古人方便门中，为初机后学，未明心地，未见本性，不得已，而立个方便语句。如祖师西来，单传心印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那里如此葛藤。须是斩断语言，格外见谛，透脱得去。可谓：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。久参先德，有见而未透，透而未明，谓之请益。若见得透请益，却要语句上周旋，无有凝滞。其实此（明心见性）事，不在言句上。所以云门道：此事若在言句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岂是无言句？何须达摩西来？况诸佛未出世，祖师未西来，未有问答，未有公案以前，还有禅道么？古人事不获己，对机垂示，后人唤作公案。因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。后来阿难问迦叶，世尊传金襴外，别传何法？迦叶云：阿难。阿难应诺。迦叶云：倒却门前刹竿着。只如世尊未拈花，阿难未问以前，甚处得公案来？若於常情句下验人不得，衲僧家须是句里呈机，言中辨的。若是担板汉，多向句中死却，便道：并却咽喉唇吻，更无下口处。若是变通的人，有逆水之波。只向问头上有一条路，不伤锋犯手。所以道：要参活句，莫参死句。活句下荐得，永劫不忘。死句下荐得，自救不了。若向言上生言，句上生句，意上生意，作解作会。未免辜负先德。古人句虽如此，意不如此。终不作道理系缚人。只管作计较道理，有什么了期。

笑岩曰：如阅《传灯祖录》，必识大要。（笑岩主张思维修，思量个非思量的。得祖意，即文字即机用。）看学者未曾真悟，在迷时，参见善知识，凡有问答语言如何？或禅者，发悟得心之后，见善知识问酬，是怎么个说话？待蕴养道业浓厚，出世为人，对众如何举扬。凡善知识，建化门庭，接机不一，或有语言质朴，或有词锋巧峻。自世尊拈花已降，诸善知识但有词句，皆出言意之外，不可泥於言句，以意识思度，或会深会浅，悉随力量。如要真知诸祖善知识阃奥，必须自己大悟之后，方尽见得。尊宿言句，虽新奇美丽，实意在量外。都不可随逐生心，而名句上搏量讨分晓，但观当阳举发提纲，并不是实法死语，直露当机一大本分事。拟欲逐语生解，随言定旨，则蹉过当阳一大事耳。若逐认言句，虽活语亦成死语了也。且不得多谈此事，务要自得，方不辜负。故曰：『唯证乃知。』又：凡看难看言句，里面或有深旨，当要久久频频仔细，莫生厌烦心，翻来覆去看读，文既熟，其理趣宗旨，大意自现。

憨山曰：从上佛祖，只是教人了悟自心，识得自己而已。向来未有公案话头之说。及南岳青原而下诸祖，随宜开示，多就疑处敲击，令人回头转脑便休。即有不会者，虽下钳锤，也只任他时节因缘。至黄檗，始教人看话头，直到大慧禅师，方才极力主张教学人参一则古人公案，以为巴鼻，谓之话头。要人切切提撕。此何以故？只为学人八识田中无量劫来恶习种子，念念内薰，相续流注，妄想不断，无可奈何。故将一则无意味话与你咬定，先将一切内外心境妄想一齐放下。因放不下，故教提此话头，如斩乱丝，一断齐断，更不相续。把断意识，不再放行。『此正是达摩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之规则也。』不如此下手，决不见自己本来面目，不是教你在公案上寻思，当作疑情，望他讨分晓也。即如大慧专教看话头下毒手，只是要你死偷心耳。如示众云：参禅唯要虚却心，把生死二字贴在额头上。如欠人万贯钱债相似，昼三夜三，茶里饭里，行时住时，坐时卧时，与朋友相酬酢时，静时闹时，举个话头，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赵州云：『无。』只管向个里看来看去，没滋味时，如撞墙壁相似，到结交头如老鼠入牛角，便见倒断也。要汝办一片长

---

远身心，与之撕挨，蓦然心花发明，照十方刹，一悟便彻底去也。此一上，是大慧老人寻常惯用的钳锤，其意只是要你将话头堵截意根下妄想，流注不行，就在不行处，看取本来面目。不是教你公案上寻思，当疑情讨分晓也。如云：心花发明，岂从他得耶？如上佛祖一一指示，要你参究自己，不是向他玄妙言句取觅，今人参禅做工夫，人人都说：看话头下疑情，不知向根底究，只管在话头上求。求来求去，忽然想出一段光景，就说：悟了，便说偈呈颂，就当作奇货。便已为得了，正不知全堕在妄想知见网中。如此参禅，岂不瞎却天下后世人眼睛？今之少年，蒲团未稳，就自称悟道，便逞口嘴，弄精魂，当作机锋迅捷，想出几句没下落胡言乱语，称作颂古，是你自己妄想中来的，几曾梦见古人在。若是如今人悟道这等容易，则古人操履如长庆坐破七个蒲团。赵州四十年不杂用心。似这般比来，那古人是最钝根人，与你今人提草鞋也没用处。憎上慢人，未得谓得，可不惧哉！其参禅看话头下疑情，决不可少。所谓：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，不疑不悟。只是要善用疑情。若疑情破了，则佛祖鼻孔自然一串穿却。只如看念佛的公案，但审实念佛的是『谁？』不是疑佛是谁，若是疑佛是谁，只消听座主讲阿弥陀佛名无量光，如此便当悟了。作无量光的偈子几首来，如此唤作悟道，则悟心者如麻似粟矣。古人说：『话头如敲门瓦子，只是敲开门，要见屋里人，不是在门外做活计。』

憨山又曰：古人权设方便，将一则公案教学人念念提持参究。如僧问赵州，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州云：『无。』又如永明教人审实念佛是『谁。』即此一『无』字，一『谁』字，便是断生死命根之利剑也。然此审实参究，只是觑此『无』字『谁』字，起从何处起？落向何处去？只看这一念起落处，要见生灭根源。若参到极处，则将一念生灭妄想进断，打破漆桶，顿见本来面目。方知本自无生，今亦无灭，无灭无生，究竟寂灭耳。到此，便将佛祖向上鼻孔一时尽在自己手中，从此识得本来人。更不疑张三李四。回视日用现前境界，如梦如幻，如化如影。『依然只是旧时人，但不改旧时行履处耳。』近来，诸方少年，有志参禅者多，及乎相见，都是颠倒汉。以固守妄想为话头，以养懒情为苦功，以长我慢为孤高，以弄唇舌为机锋，以执愚痴为向上，以背佛祖为自是，以恃黠慧为妙悟。故每到丛林，身业不能入众，口意不能和众，纵情任意，三业不修。以礼诵为下劣，以行门为贱役，以佛法为冤家，以套语为己见。纵有能看话头，做工夫者，先要将心觅悟，故蒲团未稳，睡梦未醒，梦也未梦见在，即自负贡高，走见善知识，说玄说妙，呈悟呈解，便将几句没下落胡说，求印证。若是有缘，遇明眼善知识，即为打破窠臼，可谓：大幸。若是不幸，撞见拍盲禅，将冬瓜印子一印，便断送入外道邪坑，堕落百千万劫，无有出头之时，岂非可怜愍者哉。此等愚痴之辈，自失正因，又遭邪毒，纵见临济德山，亦不能解其迷执。禅门之弊，一至於此，谛观从上古人，决不是这等，但看百丈侍马祖，每在田中作活，如插锹子野鸭子公案，便是真实勘验工夫处，以此，故有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之诫。扬歧之事慈明，二十余年，行门亲操，执事百千辛苦，未尝惮劳。故得光明硕大，照耀古今。若懒融之负米，黄梅之碓房。历观古人，无一不从辛苦中来。今之少年，才入丛林，便以参禅为向上，只图端坐，现成受用，袖手不展，一草不拈。如此薄福，绝无惭愧之心。纵有妙悟，只成孤调。绝无人天供养。况甘堕沉沦者乎！

天隐修曰：今时禅门大变，总是个弄虚头汉，教坏人家男女，不肯指点人，做实地工夫。刚刚学些魔嘴说话，不顾本分中黑漆漆地。老僧这里不比诸方，容人打口令，谓之参禅，若要在此住，须将从前学得的，尽情吐却，净净地参究一回，讨个分晓始得。

---

天台韶国师曰：假饶答话拣辨如悬河，只成得个颠倒知见。若只贵答话拣辨，有什么难。但恐无益於人，翻成赚误。法一大师曰：禅宗古德之机缘，亲证时自知。若初心学人，泛览古德机缘，以意识妄行推测，生出种种恶知恶见，反为参禅之大障，平时当刻苦参究一句话头。一句话头参破，一切机缘一时俱破。凡参禅未悟者，决不可泛览机缘，妄行推测。又：禅宗各书多录机缘。古人之机缘，皆自在流出，学禅者万不可妄拟。若初机学人，见古人多作机缘，即藐视看话头之法，妄效古人机缘，终欲石火电光之下领取旨趣，一无所见，便依墙摸壁，乱统机锋，似此学禅，其弊实不可胜言也。

《金天基参禅入门要法》载：佛法工夫只在一则公案上用心。不可在一切公案上解会，能解得终是解会。（若是解会，）非悟也。《法华经》云：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到。

《圆觉经》云：以思维心测度，如来圆觉境界，如将萤火热须弥山，终不能得。洞山云：拟将心意学玄宗，大似西行却向东。大凡穿凿公案者，须皮下有血，识惭愧始得。若在前人公案上卜度，妄加解释，纵一一领略得过，与自己俱没交涉。要知前人一言一语，如大火聚集，近之不得，触之不得。何况坐卧其中耶？更於其间，分大分小，论上论下，有何益处？所以，佛法工夫，不可寻文逐句，记言记语，不但无益，与工夫作障碍，把真实工夫，反成缘虑。（缘虑者，认有实法实境，分别意识思虑之。）最怕思惟，做诗做偈做文赋等。诗偈成，则名诗人。文赋工，则称文人。与参禅总没交涉。（某甲读者：迷者谓：参禅须真疑。但亦不无得祖意。）《指月录》载：有一婆子供养一僧，使一女子服侍此僧，经过相当时间，一日，女子抱着这僧说：正这样时，你以为怎样？这僧说：枯木倚寒岩，三冬无暖气。婆子听了说：我供养了多时，却供养了一个俗汉。把这僧赶走。并把他住的房子烧掉。（解脱长者：试问：此僧所答的话是对？还是不对？如果是对，婆子会把僧赶走么？此僧会一句不作声地就走么？此公案如高手下棋，一着高一着。或许《指月录》亦就为此，舍不得把此公案弃去不用么？）（读者：这僧无言离去。与德山托鉢公案。德山低头，无语归方丈。祖意云何？）

《禅学讲话》载：公案可说是禅的生命的分子，是基本的主动体，所以，禅的持续和发扬，（在俗谛方面说起来，）第一需要公案。公案的提倡及体验，便是佛心的提倡或体验。叫做『拈弄』或『评唱』的都是公案。先德的『上堂』或『小参』所垂示的话头，亦无非公案。禅宗自称为教外别传。没有经典为所依，可是公案恰似教下各宗之於经典。中峰云：佛祖之机缘，目之曰：公案。盖非一人之臆见，乃会灵源，契明旨，破生死，越情量，三世十方开士，所同禀之至理。不可以义解，不可以言传，不可以文诠，不可以识度。如涂毒鼓，闻者皆丧。如大火聚，撻之则燎。故灵山曰：别传，传此也。少林曰：直指，指此也。自南北分宗，五家列派以来，诸善知识，操其所传，负其所指，宾叩主应，得捉还马时，任粗言细语而捷出，如迅雷不及掩耳。又云：夫公案者，即烛情识昏暗之慧炬也。抉见闻翳膜之金篦也。断生死命根之利斧也。鉴圣凡面目之禅镜也。祖意以之廓明，佛心以之开显。鉴照祖师的心境，开显自己的佛心之神秘键钥，正是被秘藏在公案里。所以黄檗云：既是丈夫汉，应看个公案，因这样地看破公案。公案和自己（整个思惟）打成『不二一体。』才得发生真理。

### 第三十一节 参 究

憨山曰：禅宗一门，为传佛心印，本非细事。始自达摩西来，立单传之旨。以《楞伽》四卷印心。是则禅虽教外别传，其实以教印证，方见佛祖无二之道也。其参究工夫亦从教出。《楞伽经》云：宴坐山林，下中上修。能见自心妄想流注。此实世尊的示做工夫之诀法也。又云：彼心意识，自心所现，自性境界，虚妄之想，生死有海，业爱无知，如是等因，悉以超度。此是如来的示悟心之妙旨也。又云：从上诸圣，转相传授，『妄想无性。』此又的示秘密心印也。此黄面老子教人参究之切要处。及达摩示二祖云：汝但『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』此达摩最初示人参究之要法也。传至黄梅求法嗣时，六祖刚道得『本来无一物。』便得衣鉢。此相传心印之的旨也。及六祖南还，惠明等追至庾岭，夺衣鉢，祖弃石上，明提缀不起。明云：我为法来。祖云：汝为法来，但屏息外缘，不起一念，当为汝说。明良久。祖云：『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』明即大悟！此是六祖第一示人参究之的诀也。又曰：凡利根信心勇猛的人，修行肯做工夫，事障易除，理障难遣。此中病痛，略举一二。第一，不得贪求玄妙。以此事本来平平贴贴实实落落，一味平常，更无玄妙。所以古人道：悟了还同未悟时，依然只是旧时人，不改旧时行履处。更无玄妙。工夫若到，自然平实。盖由吾人知解习气未净，内薰般若，般若为习气所薰，起诸幻化，多生巧见，绵着其心，将谓：玄妙，深入不舍，此正识神影明分别妄见之相。亦名见刺。比前粗浮妄想不同，斯乃微细流注生灭，亦名智障。正是碍正知见者，若人认以为真，则起种种狂见，最在所忌。其次，不得将心待悟。以吾人妙圆真心，本来绝待。向因妄想凝结，心境根尘，对待角立，故起惑造业。今修行人，但只一念放下身心世界，单单提此一念向前，切莫管他悟与不悟，只管念念步步做将去，若工夫到处，自然得见本来面目。何须早计？若将心待悟，『即此待心，便是生死根株。』待至穷劫，亦不能悟。以不了绝待真心，将谓：别有故耳。若『待』心不除，易生疲厌。譬如寻物不见，便起休歇想耳。其次，不得希求妙果。若一念顿悟自心，则如大冶红炉，陶熔万象。即此身心世界，原是如来果体。即此妄想情虑，原是神通妙用。换名不换体。故永嘉云：『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』若能悟此法门，则取舍情忘，欣厌心歇。步步华藏净土，心心弥勒下生。若安心先求妙果，『即此希求之心，便是生死根本。』碍正知见，转求转远，求之力疲，生厌倦矣。其次，不可自生疑虑。凡做工夫，一向放下身心，屏绝见闻觉知，脱去故步，望前渺冥，无安身立命处。进无新证，退失故居。若前后筹虑，则生疑心，起无量思算，计较得失。或别生臆见，动发邪思，碍正知见，此须勘破，则决定直入，无复顾虑。大概工夫做到做不得，正是得力处。更加精彩，则不退屈。不然，则堕忧愁魔矣。其次，不得生恐怖心。谓：工夫念力急切。逼拶妄想，一念顿歇，忽然身心脱空。便见大地无寸土。深至无极，则生大恐怖。於此，若不勘破，则不敢向前。或以此豁达空，当作胜妙，若认此空，则起大邪见，拨无因果，此中最险。其次，决定信自心是佛。然佛无别佛，唯心即是。以佛真法身，犹若虚空。若达忘元虚，则本有法身自现。光明寂照，圆满周徧，无欠无余。更莫将心向外驰求。若舍此心别求，则心中变起种种无量梦想境界，此正识神变现，切不可作奇特想也。然吾清净心中，本无一物，更无一念，凡起心动念，即乖法体。今之做工夫人，总不知自心妄想，元是虚妄。将此妄想，误为真实，专只与作对头。如小儿戏灯影相似。转戏转没交涉，弄久则自生恐怖。又有一等怕妄想的，恨不得一把捉了抛向一边，此如捕风捉影，终日与之打交滚，费尽力气，再无一念休歇时，缠绵日久，信心力疲。只说：参禅无灵验，便生毁谤之心，或生恐怖之心，

---

或生退堕之心。此乃初心时之通病也。此无他，盖由不达常住真心不生灭性。只将妄想认作实法耳。这里切须透过，若要透得此关，自有向上一路，只须『离心意识参。』『离妄想境界求。』但有一念起处，不管是善是恶，当下撇过，切莫与之作对，谛信自心中，本无此事。但将本参话头着力提起，如金刚宝剑，魔佛皆挥，此处最要大勇猛力，大精进力，大忍力，决不得思前算后，决不得怯弱。但得直心正念，挺身向前。自然巍巍堂堂，不被此等妄想缠绕，如脱疆之鹰，二六时中，於一切境缘，自然不干绊，自然得大轻安，得大自在。此乃初心第一步工夫得力处也。以上数则，大似画蛇添足，『乃一期方便语耳，本非究竟，亦非实法。』（读者：请深思！再深思！）盖在路途边，出门一步，恐落差别歧径，枉费心力，虚丧光阴。必须要真正一门超出妙庄严路，所谓行步平直，其疾如风，其所行履，可以日劫相倍矣。要之，佛祖向上一路，不涉程途。其在初心方便，也须从这里透过始得。

本先大师曰：大凡是参学，未必学问话。（见善知识，能问一二则话。）是参学，未必学拣话。（古人言语，能拣点出。）是参学，未必学代语。（善知识所问语句，人不能答，己能代一转语。）是参学，未必学别语。（古德言句，能别语之，不落其窠臼。）是参学，未必学捻破经论中奇特言句。（经论中奇特窍要双关譬喻等语，能透破其旨。）是参学，若如是等参学，任你七通八达，於佛法中尚无见处，（若不见到真实佛法，）唤作乾慧之徒。（未接得如来法水。）岂不闻古德云：『聪明不敌生死，乾慧岂免苦轮。』诸人若也参学，应须真实参学始得。行时行时参取，立时立时参取，坐时坐时参取，眠时眠时参取，语时语时参取，默时默时参取，一切作务时，一切作务时参取。既向如是等参，且道：参个甚么人？（这个行立坐眠语默作务的是甚么人？）参个甚么语？（不可死钻语句。）到这里，自有个明白处始得。若不如是，唤作造次之流，殊无究了之旨。

高峰曰：参禅若要克日成功，如堕千尺井底相似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千思想万思想，单单只是个求出之心，究竟决无二念。诚能如是施功，或三日，或五日，或七日，若不彻出去，高峰今日犯大妄语，永堕拔舌犁耕。

大慧示人曰：赵州狗子无佛性语，喜怒静闹处，亦须提撕。第一不得用意等悟。若用意等悟，则自谓：我即今迷，执迷待悟，纵经尘劫，亦不能得悟。但举话头时，略抖擞精神，看是个甚么道理。又曰：善恶皆从自心起，且道：离却举足动步，思量分别，唤甚么作自心？自心却从甚么处起？若识得自心起处，无边业障，一时清净。种种殊胜，不求而自至矣。又曰：生从何处来？死向何处去？知得来去处，方名学佛人。知生死底是阿谁？受生死底复是阿谁？不知来去处底又是阿谁？忽然知得来去处底又是阿谁？看此话，眼眨眨地理会不得。肚里七上八下，方寸中如顿却一团火相似的，又是阿谁？若要识，但向理会不得处识取，若便识得，方知生死决定不相干涉。

大慧复汪彦章曰：伏承杜门息交，世事一切阔略，朝夕唯以某向所举话头提撕。甚善甚善！既办此心，当以悟为则。若自生退屈，谓：根性陋劣，更求入头处，正是含元殿里，问长安在甚处耳。正提撕时是阿谁？能知根性陋劣的又是阿谁？求入头处的又是阿谁？妙喜不避口业，分明为居士说破，只是个汪彦章，更无两个，只有一个汪彦章，更那里得个提撕的，知根性陋劣的，求入头的来，当知皆是汪彦章影子。并不干他汪彦章事。若是真个汪彦章，根性必不陋劣，必不求入头处。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，并不消得许多劳攘。昔有僧问仰山：禅宗顿悟，毕竟入门的意思如何？仰山曰：此意极难！若是祖宗门下，上根上智，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。此根人难得。其有根微智劣，若不安禅静虑，到这里，总

---

即茫然。僧曰：除此格外，还有别方便令学人得入也无？山曰：别有别无，令汝心不安。我今问汝，汝是甚处人？曰：幽州人。山曰：汝还思彼处否？曰：常思。山曰：彼处楼台林苑，人马骈阗，汝返思思底，还有许多般也无？曰：某甲到这里，一切不见有。山曰：汝解犹在。信位即是，人位即不是。妙喜已是老婆心切，须着更下个注脚，人位即是汪彦章。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，求入头处的。若於正提撕话头时，返思能提撕的，还是汪彦章否？到这里，间不容发，若伫思停机，则被（汪彦章）影子惑矣！

《禅学讲话》载：真理是不论佛陀出世与不出世，亘三世而不断地跃动着，成为一切现象的生命的東西。如非自身立脚於实境，而实际地触着会取，则必不能体验实相。禅的主眼，是以触着实际，於其中实地荐取活活的生命。不是仅仅构成一种真理的概念为已足。是捉着实相，而达到冷暖自知之境，不是存在於言说文字的世界，这须有待於如实的体验，始得理会，无所依之经典，无信仰的对象，独步着坦坦的大道。依嫡嫡相传而来的佛陀，自内证的觉境，直觉地体味出来。依禅定力，透入佛陀自内证境，至於依清静心发生的法尔作用。在理论上，一得到根本智是自然地发现的，在实际上，是后得智完成后，才发现的。因为，还原到未分以前的法身，在这儿，必然地发现自觉的光明，统一着分裂精神相互的矛盾，把这名曰：根本智。进一步，务有应对着一切差别境界的差别智，名曰：后得智。在这两智圆满完成之后，才能发现：於法尔实相上所起的法尔作用，把这称为大智作用。——照一般佛教的说法，否定自我，便自解脱，与绝对者为一。就是常乐我净涅槃之境。从禅宗的立场说：是天地未分以前，主客未分以前的境地。（其实，非天地未分以前，而是威音劫外。因为天地未分以前是空劫，空劫以前是坏劫。）但是这分析的说明，是为着一般的理解方便计，实则唯是一个。依体验的主体方面说：（即指主人，）那是归向於绝对者。依被体验的客观说：那是绝对者自己的实现。然而这体验自身，是主客一体，物我不二的三昧境。这是宗教体验的本质。若把这照着禅的立场说：已超越了这种主客一体物我不二，而体得主客未分前一即第一者之境，『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』之境，是体验到宇宙无双日，乾坤唯一人之境，也可说之为法身体得之境。至是：才是无生死，无修证，无凡圣。纯一绝对者之体得。禅的体验，在这里找到了本质。在意识方面说，是意识发现了意识体系的中心意识的体认。同时，这是超认识的。所以用分别意识来分别，根本是不可能，把这个说之为学说对象，也自然不可。

宝峰照曰：过去诸佛已入涅槃了也。汝等诸人不应追念，未来诸佛未出於世，汝等诸人不应妄想。正当今日，你是何人？参！

青林虔上堂曰：祖师门下，鸟道玄微，功穷皆转，不究难明。汝等诸人直须『离心意识参，出凡圣路学。』方可保任，若不如是，非我子息。

大慧曰：此事许聪明灵利汉担荷，若使聪明灵利，则无担荷分。聪明灵利者虽易入，而难於保任。盖入处不甚深，而力弱故也。聪明灵利者，才闻善知识说着个中事，便眼目定动，早将心意识领解了也，似此者，自作障碍，永劫无有悟时。外鬼作殃犹可治，此乃家亲作祟，不可禳祷也。永嘉云：损法财，灭功德，莫不由兹心意识，此之谓也。又曰：心意识之障道，甚於毒蛇猛虎。何以故？毒蛇猛虎尚可回避，聪明利智之士，以心意识为窟宅，行住坐卧，未尝顷刻不与之相酬酢。日久月深，不知不觉，与之打作一块。亦不是要作一块，为无始时来行得这一路子熟，虽乍识得破，欲相远离，亦不可得。故曰：毒蛇猛虎尚可回避，而心意识直是无你回避处。



密云悟复刘居士书曰：来谕门下本参只一个『谁』字。贫道谓：『谁』之一字，亦能成人，亦能误人，不可不审。若认虚豁豁地一派好景为谁字者，已成两个了也。试问：门下这虚豁豁好景为复作意有？不作意有？若作意有，不作意无，只这作意，非情识而何？又云：目前作主，死时作主，死后作主者，亦属有意，而见有生时死时后时，更有个虚豁豁地作主的，则外道所见也。古人谓：离心意识参，出凡圣路学。正忌认着目前情识，即圣情识，及乎认虚豁豁地及一切纤毫好景，即性情识耳！又云：忽地一声，旷然休歇，不知当属何象？当属何时？将心等悟，难得悟日。殊不知此象此时，你才拟心，早已蹉过。落于情识，俾你到驴年，也不得忽地一声，旷然休歇耳。更欲贫道转语唤醒者，真可怜悯。又：刘病中呈偈云：眼见泥牛过海，铁锤踏着如锦，只可自知自解，那堪更落言诠。密云答曰：释迦老子云：病乃众生之良药。居士若不得番病，争得恁么净绝稳当耶。然细玩之，未出知解窠臼在。殊不知眼见泥牛过海，我道眼花不少。铁锤踏着如锦，我道犹有这个在。只可自知自解，我道情知你在鬼窟里活计。那堪更落言诠，驴年未得出头。

三峰藏曰：『离心意识参，出凡圣路学。』此二句是千圣不易之定论，即宗门知识家祖述初祖所指《楞伽》四卷中之要语也。昔洞山示讲《维摩诘经》座主曰：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识识。又曰：不堕凡圣。曹山曰：莫行心处路。又：损法财，灭功德，莫不由兹心意识。此永嘉语也。将第八识一刀两段，此大慧语也。而六祖亦有转识成智之语。夫心者，即第八识之一分有知，一分无知者是。有知者灵灵不昧，了了常知，以知为体，而湛然者是。无知者湛极无记，在三性，则不涉善恶之昏沉者是。意根者即第七识，恒执认八识为自内我者是。意识者即第六识，分别善恶二性，分别非善恶性，起为散乱者是。盖八识以未离心，体未白净，故『动则为生死，不动则为生死根本。』在一心不生时，其执认自内，我者已恒恒在中。『以故习定而不由三观者，全是我相，此歇心之害非细也。』今之教乘，或误以为是，而喜之，诚不足道。而吾宗门中，益以此为大患，故贬斥打坐为枯木死水。此七八不相离者也。六识则事事分别，人皆知非，不必语矣。唯一事当前，灵灵之我，起为分别，分别既成，复执认是非之影，含藏田内为种。无量劫来，任运出没，了不可拔。所以千方万计，立转识成智之法以度之。其最捷而妙者，但教人看个竹篋子话头，才看才疑，便顿离心意识三法。如云：唤着竹篋则触，不唤着竹篋则背。唤不得，则出凡路，不唤不得，则出圣路。以其参情，两不可得。则凡圣路已出也。唤不得，则分别之散乱六识已离。唤着不得，则七识之执认已离。不唤不得则灵灵之闲坐及寂寂之沉酣已离。唤着则触，不唤着则背。两路去不得，两路罢不得。则六识不能分别。七识不能执认，一切两头语，齐断齐平。为平等性之质，分别不得，妙在疑情之不死，则为妙观察之质。故四智之中，因参话头先得二种质地，但犹未悟，故不名转识之智耳。以第六识分别不得，翻作切要疑情，以自识杀自识，谓之回光返照。自六识绝，则七识亦杀尽矣。杀尽则前后际断，尚不为到家。若忽然顿悟兼断，则七识转为平等性智，六识转为妙观察智，再不落两头凡圣路矣。此六七因中转也。八识五识虽曰：果上圆。然大圆镜智之因，及成所作智之因，无一丝毫欠少了也。离心意识参，重在『参』字。出凡圣路学，重在『学』字。以话头之『学，』不是有路之学。话头之『参，』不是有路之参。皆以『参』而绝，『学』而绝者也。虽然，若将心欲离心意识，殊不知此离之一念，即是心意识也。若将心欲出凡圣路，而不知求出之心，即是凡圣路也。纵使离得出得，也是法尘分别影子。转走转恶，竟入无想。不落无想，便落清空境界，向清寥寥地认着个心性禅。不没在死水，则堕在软洋里，动辄在昭昭灵灵上着倒，正是微细心意识之圣路也。所以佛祖指示参禅向上一路，全不落这个格子，要令人向离心意识，加个『参』字，出凡圣路，加个『学』字。於去不得处参，

---

去不得处学。须知去不得不明白处，便非心意识所到，凡圣路可通。马祖所谓：无门为法门是也。若向通得去处，思量得来，便落理致，全是生死。所以古人参问诸方，见尊宿示一机一境，无可明白。便乃尽力参求，愈求愈无路，转参转不得，故使心意识忽然进断，不堕凡圣两头矣！然后即在尊宿答处，入他语脉，便是正语。得入正路。此心即光明，意根即平等。处处分别，处处不落缘尘分别。岂凡圣偏侧之谓乎？岂心性道理，法身昭灵之谓乎？一机一境，岂是没意味，瞞昧人，笼统之谓乎？方知无量劫来迷沦生死无明，只在今日一句子上会得。便了却歇却，便在一句子上过活作用。以至於忘句忘法，真是个立地成佛。大矣哉！古宿为人拈出当机一句子，令人离心意识『参，』出凡圣路『学。』果能直下悟去，宁非真参绝学之士哉？但愿信此一句，顿弃平生心意识中之凡圣学路，绝情绝理参去！

憨山示念佛参禅切要曰：念佛审实公案者，单提一声阿弥陀佛作话头。就於提处，即下疑情。审问这念佛的是谁？再提再审，审之又审。见这念佛的毕竟是谁？如此靠定话头，一切妄想杂念，当下顿断。如斩乱丝，更不容起，起处即消。唯有一念历历孤明。如白日当空。妄念不生，昏沉自退。寂寂惺惺。永嘉大师曰：寂寂惺惺是。寂寂无记非，惺惺寂寂是，惺惺乱想非。谓：寂寂不落昏沉无记，惺惺不落妄想。惺寂双流，浮沉两舍。『看到一念不生处，则前后际断，中间自孤。忽然打破漆桶，顿见本来面目，则身心世界，当下平沉。如空花影落，十方圆明，成一大光明藏。如此，方是到家时节。』日用现前，朗朗圆明，更无可疑。始信自心，本来如此。从上佛祖自受用地，无二无别。到此境界，不可取作空见，若取空见，便堕外道恶见。亦不可作有见，亦不可作玄妙知见，但凡有见，即堕邪见。若在工夫中，现出种种境界，切不可着，一吐便消。恶境不必怕，善境不必喜，此是习气魔。若生忧喜，便堕魔中。当观唯自心所现。不从外来。应知本来清净心中，了无一物。本无迷悟，不属圣凡，又安得种种境界耶？『今为迷此本心，故要做工夫，消磨无明习气。若悟本心，本来无物，本来光明，广大清净湛然。如此任运过时。又岂有甚么工夫可做耶？！』

---

## 第三十二节 勿讲求道理知解、勿过用力

### 一、勿讲求道理知解

有问黄檗：和尚所言，是何道理？檗曰：觅甚么道理？！才有道理，便即心异！问：前言无始以来，不异今日。此理如何？曰：只为觅，（道理）故，汝自异他。汝若不觅，（道理）何处有异。

永觉曰：悟之一字，待迷得名。今人将『悟』字都错认了。将谓：有道理可知，方谓之悟。不知既有道理可知，则知道理者是妄识，所知道理是妄境矣！非迷而何？有善知识见如是说，便谓：本性空寂，无许多道理，一切泯绝，方是本地风光。不知有个空寂，便非空寂了也。『此知空寂者，是谓：妄识。有空寂者，是谓：妄境矣。』非迷而何？

大慧曰：此事决定，不在言语上，所以从上诸圣，次第出世，各各以善巧方便，切切怛怛，唯恐人泥在语言上。若在言语上，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，说权说实，说有说无，说顿说渐，是岂无言说？因甚么达摩西来，却言单传心印，不立文字语言。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？因何不说：传玄传妙，传言传语？只要当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。事不获已，说个心，说个性，已大段狼藉了也。理会禅，理会道，理会心，理会性，理会奇特，理会玄妙，大似掉棒打月，枉费心神，如来说为可怜悯者。五祖师翁有言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柏树子。恁么会便不是了也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柏树子。恁么会方始是。你诸人还会么？这般说话，莫道：是你诸人，理会不得。妙喜也自理会不得。我此门中，无理会得理会不得。蚊子上铁牛，无你下口处。又曰：士大夫要究此事，不本其实。只管於古人公案上求知解，直饶你知尽一大藏教。生死到来，一点也用不着。

百丈曰：夫学道人，若遇种种苦乐称意不称意事，心无退屈。不念名闻利养衣食，不贪功德利益，不为世间诸法之所滞碍，无亲无爱，苦乐平怀，粗衣遮寒，粝食活命，兀兀如愚如聋，稍有相应分。若于心中广学知解，求福求智，皆是生死。於理无益，却被知解境风之所漂溺，还归生死海里。

药山曰：如今出得来，尽是多事人，觅个痴钝汉，不可得。莫只记策子上言语，以为自己见知。见他不解者，便生轻慢，此辈尽是阐提外道。

德山曰：仁者每道：我解禅解道，到这里，须尽吐却，始得无事，你但外不着声色，内无能所知解，体无凡圣，更学甚么？设学得百千妙义，只是个吃疮疣鬼，总是个精魅。我这个『虚空。』道有，且不是有。道无，且不是无。言凡不凡，言圣不圣。一切处安着他不得。与你万法为师，这个老汉不敢谤他。所以老胡吐出许多方便涕唾，教你无事去，莫向外求。你更不肯，欲得采集殊胜言句，蕴在胸襟，巧说言辞，以舌头取辩，高着布裙，贵图人知道，我是禅师，要出头处。若作如是见解，打那鬼骨臀，入拔舌地狱有日在。到处觅人道：我是祖师门下客。却被他问着本分事，口似木突，便却与他说菩提涅槃真如解脱，广引三藏言教，是禅是道，诳他闾阎，有甚么交涉。十方世间，若有一尘一法可得，与你执取生解保任者，尽落天魔外道。是有学得，亦是依草附木，精魅野狐。诸子！老汉此间，无一法与你诸人作解会。自己亦不会禅，老汉亦不是善知识。百无所解。只是屙屎放尿，吃饭着衣，更有何事？德山老汉劝你不如本分去，早休歇去，莫学颠狂，每人担个死尸浩浩地去，到处向老秃奴口里爱他涕唾吃。

---

黄檗曰：今时人只欲多知多解，翻成壅塞。唯知多与儿酥吃，消与不消，都总不知。三乘学道人，皆是此样，尽名食不消者。所以知解不消，翻成毒药。（设使能消，则向无心。）尽向生灭中取，真如之中无此事。

僧问汾山：如何是道？山曰：无心是道。曰：某甲不会。山曰：会取不会的好！曰：如何是不会的？山曰：只汝是，不是别人。复曰：今时人但直下体取不会的，正是汝心，正是汝佛。若向外，得一知一解，将谓禅道，且没交涉。名运粪入，不名运粪出。污汝心田，所以道：不是道。

荐福古曰：一夏将末，空劫以前事，还相应也未？若未得相应，争奈永劫轮回，何有什么心情，学佛法，广求知解，被知解风吹入生死海。若是知解，诸人过去生中，总曾学来多知多解，说得辩慧过人，机锋迅疾，只是心不息！与空劫以前事不相应。因兹恶道轮劫，动经尘劫，不复人身。如今生出头来，得个人身，在袈裟之下，依前广求知解，不能息心，未免六趣轮回。何不歇心去。如痴如迷去，不语五七年去，以后佛也不奈汝何。

永明曰：以限量心起分齐见，局太虚之阔狭，定法界之边疆，遂令分别之情，不越众尘之境，向真如境上，鼓动心机，於寂灭海中，奔腾识浪。於管中存见，向壁罅偷光。立能所之知，起胜劣之解。齐文定旨，逐语生宗，螭螟岂健於鹏翼，萤照那齐於日曜。

大慧曰：士大夫要究竟此事，初不本其实，只管要於古人公案上求知求解，直饶你知尽解尽一大藏教，腊月三十日，生死到来时，一点也使不着。又曰：凡看经教及古德入道因缘，心未明了，觉得迷闷没滋味，如咬铁橛相似时，正好着力，第一不得放舍，乃是意识不行，思量不到，绝分别，灭理路处。寻常可以说得道理，分别得行处，尽是情识边事。往往多认贼为子。不可不知也。

香严曰：如人上树，口衔树枝，手不攀枝，脚不踏枝，树下有人问西来意，不对，则违他所问，若对，又丧失身命，正当恁么时，作么生即是？时有虎头上座出曰：上树即不问，未上树请和尚道。香严呵呵大笑！雪窦拈云：树上道即易，树下道即难。老僧上树也，致一问你。佛果曰：诸方老汉，得个见处。直是千般万计，提起为人，更不囊藏被盖。立个喻，令人易晓，却倒成难。何故？为慈悲深厚，令人转生情解，若是慈悲浅，确较些子。只如香严老婆心切，只这问你，若才生树上树下对与不对处，转生义路，堕在常情，卒难透得。若是顶门上具眼的，终不向对与不对处，作解会。未举以前先知落处。后学之流，须是透过这关楸子，始可出得身，吐得气。若透不过，坐在这里，名为死汉。有什么用处？你看！得底人迥别，便知他落处。故云：上树即不问，未上树请和尚道。香严呵呵大笑！你道：笑个什么？若知落处，说什么上与不上。若是作者，当机便见。对也不是，不对也不是。作么生却见得古人意去。到这里，若是具眼通方的手脚，说什么树上树下，对与不对。如今山僧在这里是上树？是未上树？是对？是不对？

大慧复某居士曰：示谕早岁心向此道。晚年为知解所障，未有一悟入处。欲知日夕体道方便，既荷至诚，不敢自外，据欵结案葛藤少许。只这求悟入的，便是障道知解了也。更别有什么知解为公作障？毕竟唤甚么作知解？知解从何而至？被障者复是阿谁？只此一句，颠倒有三。自言：为知解所障，是一。自言未悟，甘作迷人，是一。更在迷中，将心待悟，是一。只这三颠倒，便是生死根本。直须一念不生，颠倒心绝。方知无迷可破，无悟可待，无知解可障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久久自然不作这个见解也。但就能知知解的心上看，还障得也无？能知知解的心上，还有如许多般也无？从上大智慧之士，莫不皆以

---

知解为俦侣，以知解为方便，於知解上行平等慈，於知解上作诸佛事。如龙得水，如虎靠山。终不以此为恼，只为他识得知解起处。即此知解，便是解脱之场，便是出生死处。既是解脱之场，出生死处，则知的解的，当体寂灭。知的解的既寂灭，能知知解者，不可不寂灭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，不可不寂灭，更有何物可障？更向何处求悟入？

## 二、勿过用力

西竺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尊者，初在罗阅城，常一食不卧，六时礼佛，清净无欲，为众所归，二十祖将欲度之，先问彼徒众曰：此徧行头陀能修梵行，可得佛道乎？众曰：我师精进，何故不可？祖曰：汝师与道远矣。设若行历于尘劫，皆虚妄之本也。众曰：尊者蕴何德行而讥我师。祖曰：我不求道，亦不颠倒。我不礼佛，亦不轻慢。我不长坐，亦不懈怠。我不一食，亦不杂食。我不知足。亦不念欲。心无所希，名之曰：道。尊者闻已，发无漏智，欢喜赞叹。祖又语彼众曰：会我语否？吾所以然者，为其求道心切。夫弦急即断，故吾不赞令其住安乐地，入诸佛智。复告尊者曰：吾适对众挫抑仁者，得无恼於衷乎？尊者曰：吾闻诸恶言，如风如响。况今获闻无上甘露，而反生热恼耶！唯愿大慈，以妙道垂诲。祖曰：汝久植众德，当继吾宗。

三峰藏云：做工夫，先须养精神。精神若旺，看话头便有精彩，跃然活泼，参情陡发，而真疑起矣。真疑若起，久久自然啐地折爆地断耳。苟不识养神之方，便生障碍。障碍之起，只在勤惰两途。惰者之过，人皆知之。勤者之过，兹当略举。一者，夜不容睡，则昏沉逼发。不唯夜不清爽，致令日间，亦如雾中相似。经年累月，转做转迷，精神渐倦，话头不亲切。此正在不遣昏沉，而为勤也。一者，发猛坐香，觉身安妥，用心渐微，疑情益弱。坐在安乐窟里，工夫不能进步。直须於未妥贴时，即便立起。立之未久即行，行行再坐。如是则精神不昏不倦，不致凝滞沉相中，自然转辘辘地，若动若静，都有激烈气象。此又误以坐香为勤也。一者，坐得安妥，不散不昏，寂然入於沉相中，目前如雪曜相似。话头如逆水游鱼，尾虽摇摇，而身渐退缩。越退越沉。人来巡警，亦不知他是沉相，自己亦不知是退屈。目前便有许多作怪色相出现，耳中亦有许多声音语言，或玄或妙，似梦似醒，若惊若喜，魔境佛境，惑乱千歧，多致失心狂执，此误以寂静为勤之所致也。一者，急於求悟，广生知解，将教乘极则语，宗家玄妙句，坐时盘桓一上，夜来辩论一番，明日又思索一遍，意在图度。不知智门一开，悟门便塞。纵有开发，亦是依通。生死分上，总无交涉。此误以知解为勤之所致也。一者，识得不从解入，全体打开，猛烈既久，忽得前后际断。觅起一念，了不可得。话头便不猛烈，终日坐在死光影中，自谓：快活。便尔精研习静，恐怕失了这些好处，愈入愈深，不知不觉，话头懒去鞭逼。所谓：不疑言句，是为大病。若便坐着此处，谓之寒崖枯木，死水不藏龙。歧途纷然，自此而起。到这田地，自己不能作主宰。必须仗个话头，度过这软洋海中，直至开悟，方不堕落。此又误在把捉光影即便住脚为勤者也。一者，识得此处话头要紧，猛地有个省发，或见得一切法空，目前无一点障碍。若身若心，如空中声，如镜中影。开口便在空静上着脚。没头死水，永无出期。於本分一句尽力道不得，纵道得相似，中间隐隐夹带一段意思。逢人则辘辘地，直是亘耐。此又误以如梦如幻，及本来无一物上，蹲坐为勤者也。一者，透过此关，便吐得一句出，不能实知落处。软嫩嫩地见人便机锋转语，种种相似，勤於口头三昧，失於脚下践履。语时尚属法见，事上亦落罅漏。不肯盘桓，委曲详细。自道：直截好汉，大是祸事！此又误以口给予人为勤者也。一者，在一句子上，果得实确确地，目前若银山铁壁，如弹打铁城，终日无个下落处。仰天俯地，不可奈何。直下便拟休去歇去，竟不知有后半节事，

---

此又误以单提涂毒鼓为事，恐怕分擘法见，反致生情动念，而慎护为勤者也。复有一等知有下半节事，而大法未尽，开口如连麻一般，以末上多一句为得。或在断贯索处，不知旁观者哂。若早为人，便不满足了也。又有一等虽已透得大法，而操养未深，终是未熟果子。若然生摘得，终是不馨香。若此处坐住，亦是半途而废。果到脚尖头，也踢出个佛来，一任高卧孤峰，放身城市，无可不可。生亦得，死亦得。直入无功用行，不於勤处坐着，而於不坐着处精勤。直至无悟无法，无操履，无习气，无作佛，无利生，无勤不勤。然后勤如永明，惰如懒残，各请自便去。汝等做工夫，若到这般田地，始有些子气息。虽然，若到明眼尊宿门下，正好与伊三十拄杖。

《金天基参禅入门要法》载：佛法工夫，不在乎三更眠，五更起。只怕一日暴，十日寒。若是用功多时，未免疲倦。也要徒步走走，闲散闲散，颐养精神。俟有精神，再去用功，自然明觉精进。若呆呆下苦功，不独性昏不灵，而体弱之人，疾病生焉。疾病生而工夫歇，岂不欲速反迟。所以，佛法工夫虽不可停缓，亦不可过於急遽。譬如善於走路的人，每日走得百里，只走七十八里，则气力有余，而筋骨不疲。若倚持着气力强，健步走过百里之外，自然疾趋忙奔，必至疲倦。次日反不能行矣。做工夫往往生出病来，皆由如此。（虽然，石头曰：谨白参玄人，光阴莫虚度。洞山曰：直须心心不触物，步步无处所，常无间断，始得相应，直须努力，莫闲过日。又作么生？）

### 第三十三节 有职务人用功法

大慧示人曰：昼三夜三，孜孜矻矻，茶里饭里，喜时怒时，净处秽处，妻儿聚头处，与宾客相酬酢处，办公家职事处，了私门婚嫁处，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觉的时节。昔李文和都尉，在富贵中参得禅，大彻大悟。杨文公参得禅时，身居翰苑。张无尽参得禅时，作江西转运使。只这三大老便是个不坏世间相，而谈实相的样子也。又何曾须要去妻孥，休官罢职，咬菜根，苦形劣志，避喧求静，然后入枯禅鬼窟里作妄想，方得悟道来。不见庞居士有言：『但自无心於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铁牛不怕狮子吼，恰似木人观花鸟。木人本体自无情，花鸟逢人亦不惊。心境如如只这是，何虑菩提道不成。』在世俗尘劳中，能不忘生死事，虽未即打破漆桶，然亦种得般若种智之深。异世出头来，亦省心力。亦不至流落恶趣中，大胜耽染尘劳，不求脱离。谓：此事不可容易，且作归，敬信向处。似此见解者，不可胜数。士大夫学道，与我出家儿大不相同。出家儿父母不供甘旨，六亲固已弃离。一瓶一钵，日用应缘处，无许多障道的冤家，一心一意，体究此事而已。士大夫开眼合眼处，无非障道的冤魂。若是个有智慧者，只就里许做工夫。《净名经》所谓：『尘劳之俦，为如来种。』怕人坏世间相，而求实相。又设喻云：『譬如高原陆地，不生莲花，卑湿污泥，乃生此花。』若就里许，如杨文公李文和张无尽三大老，打得透，其力胜我出家儿二十倍。何以故？我出家儿在外打入，士大夫在内打出。在外打入者其力弱，在内打出者其力强。强者谓，所乖处重，而转处有力。弱者谓，所乖处轻，而转处少力。虽力有强弱，而所乖则一也。

大慧示人又曰：不识别后日用应缘处，不被外境所夺否？视堆案之文，能拨置否？与物相映时，能动转否？住寂静处，不妄想否？体究个事，无杂念否？故黄面老子有言：心不妄取过去法，亦不贪着未来事，不於现在有所住，了达三世悉空寂。过去事，或善或恶，不须思量，思量则障道矣！未来事，不须计较，计较则狂乱矣！现在事，在面前，或顺或逆，亦不须着意，着意则扰方寸矣。但一切临时随缘酬酢，自然合着这个道理。『逆境界易打，顺境界难打。逆我意者，只消一个忍字，定省少时，便过了。顺境界，直是无你回避处。』如磁石与铁相遇，合在一处，无情之物尚尔。况现行无明，全身在里许作活计者。当此境界，若无智慧，不觉不知，被他引入网罗，却向里许要求出路，（自投罗网，）不亦难乎？！所以先圣云：入得世间，出世无余。便是这个道理也。故《净名经》有言：佛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性，即是解脱。若免得此过，於顺逆境界中，无起灭相，始离得增上慢名字。恁么方可作入得世间，谓之有力量汉。以上所说，都是妙喜平昔经历过的，即今亦只如此修行，愿公趁色力强健，亦入此三昧。又曰：细读来书，乃知四威仪中无时间断。不为公冗所夺，於急流中，时自猛省，殊不放逸，道心愈久愈坚固，深慊鄙意。然世间尘劳如火炽然，何时是了，正在闹中，不得忘却竹椅蒲团上事。平昔留心静胜处，正要闹中用，若闹中不得力，却似不曾在静中做工夫一般。承有前缘驳杂，今受此报之叹。独不敢闻命。若动此念，则障矣。古德云：『随流认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』《净名经》云：『譬如高原陆地，不生莲花。卑湿污泥，乃生此花。』老胡云：『真如不守自性，随缘成就一切事法。』又曰：『随缘赴感靡不周，而常处此菩提座。』（菩提座：证诸法自性空，而复空生大觉中，如海一沤发。）岂欺人哉！若以静处为是，闹处为非，则是坏世间相而求实相，离生灭而求寂灭，则误矣。好静恶闹时，正好着力，蓦然闹里撞翻静时消息。其力能胜竹椅蒲团上万倍。

---

笑岩谓徐大夫曰：欲参万法公案，必先全提两句云：『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』然后拨去上句，单提下句。起疑云：一归何处？毕竟『一归何处？』於一切时一切处，匝匝地顿在面前，囿囿参审。勿就意识思维穿凿。慎勿才得虚静，便乃自满。或捏造偈句，以当灵悟。亦勿求人明白说通，亦勿专心待悟，但只这么混混的做将去，得力也一归何处？不得力也一归何处？逆顺好恶昏散，唯只一归何处？如是用心，不管岁月日夜，独以疑情凝结，毕竟做到彻梢头，忽然判力一挨，不知不妨，（不妨的妨字，恐系仿字之误，盖意思是达到疑情结秀之时，自是有不期然百然地忽地桶脱也，即超乎意想之外的意思。）把所提话头，能疑身心，固然俱丧。却缓缓回观世间，旧所行处，有几多人，犹在大梦鬼窟里打骨董。徐曰：只这一参开示，煞见和尚大悲。但此个工夫，若不为自己透出生死便罢，如凡有志俱可做。倘在政时，作何排遣？笑岩曰：将临公事，且把话头擲一边。一心精神，专了现前公务。但才得出暇，没事时，就扑本参，仍旧提起追审，不问一年二年三五七年，直以大悟方休。如此作工夫，心不用收，而自一。情念不用遣，而自没。更为力弱中根兄弟打个远限。设无宿因，尘习厚重。直至终身不获悟彻者。承此正念愿力所持，转生，一出头来，凝才挨着，则百杂碎，一闻千悟，曷尝误赚哉！

又示吴主事曰：公事暇得所，当作意，或厉声或微声云：父母未生以前，那个是我本来面目？复云：咦！毕竟那个是本来面目？只此一咦，直便当下断然空寂。如山障流，如斩握丝，胸中空豁豁地。恁么时切莫图适意，暂坐在此地。却好抖擞，切切着眼挨拶。如是用心，不得期悟，不必穿凿。若才有此心，则是被这等念头，混在其间，极妨正工夫。除此正疑外，於中毫发不容稽存。若忘了时则忘了罢。若事忙冗，且理事。但莫生厌相，当作事时，或忙中隐隐若存时，无不是做工夫时也。

子湖踪曰：仁者可煞分明，并无参杂，治生产业与诸实相，不相违背。（万般存此道。）

玉琳琇曰：时欲酬酢，不妨酬酢。时欲静坐，不妨静坐。乃至喜怒哀乐，人所不免，亦不必免。须有感时即参。只要工夫得到成片，则时节若至，其理自彰。（一味信前缘。）

法一大师曰：参禅之事，至简，无论如何处所，皆可参究，居士固身有职责，但公务余暇，尽可随时提起话头参究。若遇有公务，即专心办理公务。待公务毕，再提起参究，是知公务不碍参禅，参禅亦无碍公务也。



### 第三十四节 有佛性无佛性

《大涅槃经》：佛告迦叶菩萨：善男子！众生佛性，非有非无。所以者何？佛性虽有，非如虚空。何以故？世间虚空，虽以无量善巧方便，不可得见，佛性可见。是故虽有，非如虚空。佛性虽无，不同兔角，何以故？兔毛兔角，虽以无量善巧方便，不可得生，佛性可生。是故虽无，不同兔角。是故佛性，非有、非无、亦有、亦无。云何名有？一切悉有。是诸众生，不断不灭，犹如灯焰。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名有。云何名无？一切众生，现在未有，一切佛法常乐我净，是故名无。有无合故，即是中道。是故佛说：众生佛性，非有非无。

有问荷泽：『本有今无，本无今有。三世有法，无有是处，其义云何？』

泽曰：『《大涅槃经》云：本有者，本有佛性。今无者，今无佛性。』问：『既言本有佛性。何故复言今无佛性？』答：『言今无佛性者，为被烦恼盖覆不见，所以言无。本无今有。本无者，本无烦恼。今有者，今日具有烦恼。纵使恒沙大劫烦恼，亦是今有。三世有法，无有是处者。谓：佛性不继三世。』问：『佛性何以不继三世？』答：『佛性体常。非生灭法。』问：『是勿是生灭？』答：『三世是生灭。』又曰：『《经》云：如暗室有七宝，人亦不知有，为暗故不见。有智之人，燃大明灯，持往照燎，悉得见之。是人见此七宝，终不言今有，佛性亦尔。非今始有，以烦恼故不见。谓言本无，亦如盲人，不见日月。得值良医疗之，即便得见。为言日月本无今有，以盲故不见，日月本自有之。《经》云：一切众生，未来之世，定得阿耨菩提，是名佛性。一切众生，现在有烦恼诸结，是故不见。谓言本无。《经》云：有佛无佛，性相常住。以诸众生烦恼覆故，不见涅槃，便谓本无。当知涅槃是常住法。常住法，非本无今有。佛者，非阴界入，非本无今有，非已有还无。从善因缘生，得见佛性故。当知本自有之。』问：『既言本自有之。何故不自见，要藉因缘？』答：『如地下有水，若不施工掘凿，终不得水。亦如摩尼之宝，若不磨冶，终不明净。故谓：言非宝。』

《大涅槃经》云：『一切众生，不因诸佛菩萨真善知识，方便指授，终不能得。若言自知者，无有是处。以不见故，谓言本无。佛性，非先本无今有也。』

洩山示众曰：『一切众生，皆无佛性。』盐官示众曰：『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。』盐官有二僧往洩山探问。既到，闻举扬，莫测其涯，微生轻慢。却回盐官。行三十里，一僧忽有省。乃曰：当知洩山道：一切众生，皆无佛性。信之不错。便回洩山。另一僧更前行数里，因过水，忽然有省。自叹曰：洩山道：一切众生，皆无佛性。灼然有他恁么道。亦回洩山。久依法席。

知远大师在报慈。问：『如何是真如佛性？』慈曰：『谁无？』参退。首座问：『汝适来问和尚话还会么？』曰：『不会。』座曰：『和尚恁么慈悲，汝为什么不会？真如佛性，谁无。乃至四生六道，悉皆具足。』远感谢。（括弧内文字系读者所加。）（斯即船子和尚所谓：一句合头语，万劫系驴橛。盖在真参时，必须疑情结秀，方可达到疑不堕尔识，从而忽地。现在开其知解义路，知解义路一开，适与参话头之方便善巧相反，是则塞彼通向开悟之路。虽然，开悟一事，事在当人生死心切。初亦不限於参话头之一殊胜法门也。但如果要参话头，则必须不落义解。）时守证大师（即护国净果大师。）在旁咬齿曰：『这老汉自家无眼，更瞎他人。』乃召远。问：『首座适来说个什么？』远曰：『某当时

不会，得他说破。』具如前举。证曰：『佛法不是这个道理。（不是分别意识、义解道路。）汝若不信。去问取堂头。』远上堂头，具说前解。慈亦曰：『佛法不是这个道理。』远曰：『适来问第三座，他亦不肯。故教来问。且望慈悲，为某决破。』曰：『汝却问取第三座去！』远下来礼问。证曰：『汝但问来。』远便问：『如何是真如佛性？』证曰：『谁有？』远於言下契悟。

大朗问石头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头曰：『汝无佛性！』曰：『蠢动含灵，又作么生？』头曰：『蠢动含灵，却有佛性。』曰：『慧朗为甚么却无？』头曰：『为汝不肯承当！』朗於言下信入。住后，凡学者至，皆曰：『去、去，汝无佛性！』

僧问赵州：『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』州曰：『无！』僧曰：『上至诸佛，下至蝼蚁，皆有佛性。狗子因甚却无？』州曰：『为伊有业识在！』又：僧问：『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』州曰：『有。』僧曰：『既有，因甚入皮袋里来？』州曰：『知而故犯。』（这个说无说有，虽似有些矛盾。但为什么『无。』为什么『有。』本已说明。似无问题。而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曰：无。这一句子，简称曰：赵州无。成了宗门专门名词，为丛林最著名的公案话头。教人看为什么说『无？』参个『无』字。）

《传心法要》载：若是丈夫汉看个公案。僧问赵州：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州云：无。但去二六时中看个『无』字。昼参夜参。行住坐卧，着衣吃饭处，屙屎放尿处，心心相顾，守个无字。日久月深，打成一片。忽然心花顿发，悟佛祖之机。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。《无门关》载：『参禅须透祖师关，妙悟要穷心路绝。』祖关不透，心路不绝。尽是依草附木精灵。且道：如何是祖师关？只这一个『无』字，乃宗门一关也。莫有要透关的么？将三百六十骨节，八万四千毫窍，通身起个疑团，参个『无』字。昼夜提撕，莫作虚无会。莫作有无会。如吞了个热铁丸相似，吐又吐不出，荡尽恶知恶觉。久久纯熟，自然内外打成一片。如哑子作梦，只许自知，蓦然打发，惊天动地。如夺得关将军快刀入手，逢佛杀佛，逢祖杀祖。於生死岸头，得大自在。向六道四生，游戏三昧。且作么生提撕？尽平生气力，举个『无』字。若不间断，好似法烛，一点就着。颂曰：『狗子佛性，全提正令。才涉有无，丧失身命。』（此赵州『无。』普通多说参『无』字。唯亦有不然者。）（读者：参话头的主要手段，是要行人起疑，真疑成片，然后才是真疑。到了这田地，自是不落意思，忽然桶脱。）《禅宗决疑集》载：每见同道者於『无』字上各出异见，或者执空执有，执断执常。执空者谓：赵州道无，万法本无。本性无故，何疑之有？执有者谓：赵州道无，指有言无。无中生有，又何疑哉！执断者，谓：赵州道无，万有皆空，无一可取，何必疑哉！执常者谓：赵州道无，真性常存，寂然不动，何用着疑？噫！所见偏枯，故有此失。若如此主张，不须用疑。得无上菩提者，除是天生弥勒，自然释迦始得。学人见尊宿说把这无字贴在眼睛上，眼睛便是无字，无字便是眼睛。只恁么看去。学人领下无字，向长连床上端身正坐，捏定拳头，咬定牙关，瞪起两眼，看个无字。细则细如微尘，大则大如天地。或显或隐，认此为谛当得力底工夫。又闻学人以师令他提这『无』字，学人信得及，便即从此行也『无，』坐也『无，』着衣吃饭也『无，』一切时中皆『无。』或缓或急，又自云：缓，则一切时中，不念自念。念得这『无』字活辘辘地。急，则念教一口气尽方住。周而复始，仍如是念。以此为纯熟工夫。余闻如是说，诚恐有误后人故，设二小喻，识者详之。详这缓念者，恰如冰凌上掷豆子相似，任其所往，无可羈绊。详这急念者，浑似更鼓楼上发搥一般，一通声绝又一通。何所益耶？如前看『无』字与念『无』字者，四众用这种工夫者甚多。深可惜哉！夫蠢动含灵，皆有佛性。云何道无？因此生疑。

---

行也疑因甚道无？坐也疑因甚道无？着衣吃饭，动静寒温，苦乐顺逆，也疑因甚道无？昼夜十二时，无刻暂息此一个疑字，单只疑『赵州因甚道无？！不是看赵州无，不是念赵州无。今人多看这无字，念这无字。真可怜也。狗子因甚无佛性？此一问，疑彻骨髓。这僧逼得老赵州和心胆吐出个无字。欲收收不得，其僧求死死不得。从始至今，疑而不决，前人疑的，即是今人疑的。今人疑的，即是疑着赵州说的。蓦然疑团上爆地一声，彻见那边消息去也。此说且止，言多去道远矣！（学者至此，可知此段与前段所说纵是不同，实归一致。且看大慧简单数语，更可知本来一致也。）大慧曰：不得作有无商量。不得作有无之无卜度。又：方疑『生不知来处』『死不知去处』的心未亡，则是生死交加。但向交加处，看个话头，僧问赵州：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州云：无。但将疑生不知来处，死不知去处的心，移来『无』字上，则交加之心不行矣。交加之心既不行，则疑生来死去的心将绝矣。但向欲绝未绝处撕挨。时节因缘到来，蓦然喷地一下便了。（可见仍重在疑。而疑仍在无字上。且结果无非要蓦地豁然而已。）《决疑集》又载：蠢动含灵，皆有佛性。因甚狗子无佛性？州又云无？此僧当下若会得这老汉开口处，唾面痛骂一场，赵州只得杜口无言，免得此语流布於世。（免得流布，反更流布。并且另有僧问狗子有无佛性？兹举如下：）僧问兴善宽：『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』宽曰：『有。』曰：『和尚还有否？』曰：『我无。』问：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和尚因何独无？』宽曰：『我非一切众生。』曰：『既非众生，莫是佛否？』曰：『不是佛。』问：『究竟是何物？』宽曰：『亦不是物。』曰：『可见可思否？』曰：『「思之不及，议之不得。」故曰：不可思议。』

### 第三十五节 观 心

《大乘本生心地观经》：佛告弥勒菩萨言：心地法门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妙法，一经於耳，须臾之顷，摄念观心，薰成无上大菩提种，不久当坐菩提树王金刚宝座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（世间诸法，不离寻思测度，此寻思测度，不过是妄心之分别，与言论之假立，正是虚妄计度。而出世之不思议法，正离於虚妄计度及言说之假名，乃是佛陀自身所证得『真实常住、不思议、不变坏、如如之理性。』亦即本经中之『根本心地。』此『根本心地，』凡宇宙一切诸法，情与无情，皆摄於此『根本心地』之中，皆为此『根本心地』所现之诸法。换言之，即所谓：以『根本心地能观之智慧，』而证得『根本心地所观之理体。』『如如之理，』即此所谓：『根本心地所观之理体。』『如如之智，』即此所谓：『根本心地能观之智慧。』若欲思惟如如之理，必先听闻出世之法。既闻出世之法已，而尤须勤加功用，以修习如如之智。既如如之智成，则其如如之理，随其如如之智而显。如是，则如智即理，如理即智。二而不二，不二而二。要之，即『无分别』之一真法界也。今此心地妙法，无论其为能照，无论其为所照，皆是能所双亡，缘观俱寂之无分别智境。非是邪妄分别所能知。因此，邪妄分别是建立於分别之上。而『根本心地』之妙法，是无分别智之所行。唯其如是，故能与事实理体相符契。不同於龟毛兔角之相用全无。然此心地妙法，固然甚深微妙，难可思议。但欲令众生得知此法，又不能不方便善说，引导众生令其从闻而思，从思而修，以入於佛智。亦即《法华》所谓：『如来为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故出现於世』者是也。）（本段《心地观经》经文下面小注，均系太虚大师所释。）尔时世尊告智光长者言：善男子。应当修习无相正观。无相，能伏妄想。唯观实性，不见实相。一切诸法，体本空寂，无见无知，是名正观。若有佛子，安住正念，如是观察。长时修习无为，妄想猛风，寂然不动。圣智现观，证理圆成。佛告文殊师利菩萨：善男子！三界之中，以心为主。能观心者，究竟解脱。不能观者，永处缠缚。譬如万物，皆从地生。如是心法，生世，出世，善恶，五趣，有学，无学，独觉，菩萨，及於如来。以是因缘，三界唯心，心名为地。一切凡夫，亲近善友，闻心地法，如理观察，如说修行。自作教他，赞励庆慰。如是之人，能断二障，速圆众行，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尔时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：世尊。如佛所说：唯将心法为三界主。心法本元，不染尘秽，云何心法，染贪嗔痴？於三世法，谁说为心？过去心已灭，未来心未至，现在心不住。诸法之内，性不可得。诸法之外，相不可得。诸法中间，都不可得。心法本来无有形相，心法本来无有住处。一切如来尚不见心，何况余人得见心法？一切诸法，从妄想生，以何因缘？今者世尊，为大众说：三界唯心。愿佛哀愍，如实解说。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菩萨言：如是如是。善男子。如汝所问，心心所法，本性空寂。善男子。如是所说：心心所法，无内无外，亦无中间。於诸法中间，求不可得。去来现在，亦不可得。超越三世，非有非无。常怀染着，从妄缘现。缘无自性，心性空故。如是空性，不生不灭，无来无去，不一不异，非断非常。本无生处，亦无灭处。亦非远离，非不远离。（此段以空显性。心的体性是空。一切法皆以空为自性。要以龙树八不中道义，而显心的如实体性。）如是心等，不异无为。无为之体，不异心等。心法之体，本不可说。非心法者，亦不可说。何以故？若无为是心，即名断见。若离心法，即名常见。永离二相，不着二边。如是悟者，名为真谛。悟真谛者，名为贤圣。一切贤圣，性本空寂。无为法中，戒无持犯，亦无大小。无有心王及心所法。无苦无乐。如是法界，自性无垢，无上中下差别之相。何以故？是无为法，性平等故。如众河水，流入海中，尽同一味，无别相故。此无垢性，非实非虚。此无垢性，是第一义，

---

无尽灭相，体本不生。此无垢性，常住不变，最胜涅槃，我所净故。此无垢性，远离一切平等不平等，体无异故。（此段是直指法界。梁武帝问达摩：如何是圣谛第一义。达摩答：廓然无圣。由此正明第一义谛，凡空圣亦空。这即是离言自证之无为法界。在此无为法界中，戒无持犯，乘无大小。既无心心所法，亦无苦乐享受。而且连上中下差别之相亦没有。这是个完整的清净法界。因为凡圣平等，也就没有染净的法可清算。因为自性无垢。既无垢，亦无净。不垢不净，无有差别，平等平等。譬喻众多的水流入大海里去了，皆是同样的味道。所以此无垢性，非实非虚，是最胜义，无尽亦无灭，常住不变。所谓：最胜涅槃，是最胜智。一切法，既无我所相，所以我所净。遍法界都是平等。亦不是离一切不平等外，另有平等可施設。所谓：离四句，绝百非，要自心各各亲证相应，非言语所能诠表。从观心地见本来空寂所显的真实性，当下成佛，这是禅宗独有的法味。初六祖慧能的『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』的四句偈，五祖抹去。云：『亦未见性。』以犹是此经空显其性之义。到了听到『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』六祖才廓然大悟。自性无有动摇，具足无量功德，才见性成佛。方是此直指法界之分齐。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应当一心修习如是心地观法。

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载：佛告大意：前圣所知，转相传授，妄想无性。（佛佛所传，祖祖所授，皆只此『妄想无性』而已。世间诸法，不出妄想范围之外。只要你有一丝一毫，都是妄想。如果透得妄想无性，还有什么呢？因此，达摩初祖以之付给二祖。憨山曰：前圣所知者，但妄想无性耳。岂真有所传耶，是在默契自知而已。）菩萨摩訶萨独一静处，自觉观察，不由於他，离见妄想。上上升进，入如来地。是名自觉圣智相。（独在静处，用自觉来观察。勿用妄想，而所观察的就是自己的觉性，亦不是妄想，以符唐译『观察自觉』之语。所谓：以如如智观如如理。等到得理智合一，能所双亡，则一切见解，一切妄想悉皆远离，那就差不多了。怎样能用自觉来观察自觉呢？直心正念真如，不观而观，不察之察，惺惺寂寂，冷暖自知。若有观看，有寻伺，那成个什么呢？如何能见到觉性呢？如何能离妄想呢？不见有些祖师只教人『莫妄想。』妄想若消，觉性自显。从始到终，自己观察，自己省悟，他人无由帮助，而无师智，自然智，自会现显。所以憨山谓：『这是揭示如如之智，所谓：教外单传之旨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之密意。』灵峰谓：『此正示唯心直进圆顿妙修。』盖此实世尊把最圆顿最简妙的修行法门，直捷示出。所谓：『初发心时便成正觉。』任何修行的人，必须从此起修，然后逐步稳固，逐步升进，以入如来之地。至於圆顿妙修，而说逐步升进，则圆融不碍行布，差别不妨平等。前人言之已多，兹不再述。）

黄梅五祖会下秀大师於廊下书偈曰：『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』六祖闻之，亦作偈曰：『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』（此偈完全表空。若以此空，来破前偈之有，确很适当。而且一切皆空，则诸妄消亡，一真独耀。所谓：『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』无论宗门教下，无不如此。若只就句论义，照一般的看法，则此偈，似仅得其体，未能起用。只表一切皆空，未及千红万紫。）

后来五祖为六祖说法，讲《金刚经》，至『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』六祖大悟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（什么叫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？不是有时无住，有时生心，无住时不生心，生心时不无住。而是一面无住一面生心。寂熙同时，并无先后。於是悟到体能起用，用不离体，体即含用，用即是体。这才知道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从前是有真无妄，现始知，妄即是真。正如五祖所示：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。而此如如之心，才是真实，才算见

性。六祖到此，才真正大悟。而所悟境界，实迥出从前意想之外，遂有下面五个『何期』之语。）遂启五祖曰：何期自性本自清静，何期自性本不生灭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无动摇，何期自性能生万法。（到此才是无一物中无尽藏，无尽藏仍无一物。寂而能照，照不离寂。万象森罗，一丝不挂。）五祖知其已悟本性，便传衣鉢。偈曰：『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。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』（上二句，有佛有众生，万法具足。下二句，无佛无众生，一丝不挂。有佛无佛，二俱不着。万法具足，即是一丝不挂。即寂即照，而无寂无照。无情，无种，无性，无生。这种情况《宗镜录》永明言之最详，兹不多述。不过这是祖师悟境，后世初机下劣，怎样能够得入呢？六祖曾示有特殊方便。）惠明大师向六祖作礼曰：『望行者为我说法。』六祖曰：『汝可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。吾为汝说。』明良久。（已息诸缘，不生一念，而且志在求法，自非无记。试问：这良久之时，是什么境界？）六祖曰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』明言下大悟。（兹特再点明一下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在这样无念之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此『那个』二字有人认为是『什么』的意思。就是说『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？』这是不明说出来，使你当下自己悟得。又有人认为这是直捷指明，友人王骧陆居士曰：『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，正是惠明寂光真境现量显发之时，利根人於此中便得个消息去，真妙极不可思议。唯此时往往落於空寂。若不识透本来，便易转入断灭。祖又引之曰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这个时候，又那个是你的本来面目？「那个」者：「言语道断」而又「了了觉知」那个者也。「那个」东西，诸仁还见么？良久者，正寂静而得反观之机也。聪明人迎刃而解，恍然大悟矣。』永觉大师略谓：『惠明正在发问待答之时，所以既非断灭，亦非无记。故只要一点，当下即悟。』这几句话，释得最为简要。此一法门，六祖后来对薛简亦曾说过，薛简当下亦即开悟。足证这是最简妙最直捷的开悟法门，后人闻之，最易悟入。）（读者：《坛经》护法品：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恶，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静心体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又：祖问：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者，意思是，於斯不思善不思恶时，你的本来面目何在？）

有人问菏泽：何者是大乘禅定？答：大乘定者，不用心，不看心，不看净，不观空，不住心，不澄心。问：云何不用心？答：用心即有，有即生灭。无用即无，无生无灭。问：何不看心？答：看即是妄，无妄即无看。问：何不看净？答：无垢即无净，净亦是相，是以不看。问：云何不住心？答：住心即假施設，是以不住，心无处所。

《宗镜录》载：若据理论，无非法界，亦何隔於取着妄情。以念本自空，妄不可得，故为执有者，令观空耳。又：先德云：未念之时，念则未生，未生则是不有。不有之法，亦无自相。现在之念，从缘而生。念若自有，不应待缘。待缘生故，即无自体。故知心无自性，缘起即空。如欲断其流，但塞其源，欲免其生，但断其根。不用多功，最为省要。故《通心论》云：夫缚从心缚，解从心解。缚解从心，不关余处。出要之术，唯有观心。观心得悟，一切俱了。是故智者，先当观心，观心得净。返观自心，欺诳不实，如幻如化，躁扰不住，又如猿猴，腾跃奔掷，犹如野马，无始无明，历劫流浪，不知何由得出。若能如是，观心过患。又推诸境，境无自性，由见而有，不见即无。又推见处，见无自性，由心有动，不动即无。又推动心，动无自性，只由不觉，觉则不动。又推不觉，无有根本，直是无始虚习，念念自迷，无念真心，一无所有。论云：如人迷故，谓东为西，方实不转。众生亦尔。无明迷故，谓：心为动，心实不动。若能观心，知心无起，即得随顺，入真如门。当知所有，皆是虚妄心念而生。心有即有，心无即无，有无从心，弥须自觉。勿不自

觉，为心自欺。既知心诳，更勿留心。好恶是非，一时都放，则心无住处。心无住处，则无有心。既无有心，亦无无心。有无总无，身心俱尽。身心尽故，泯齐万境。万境无相，合本一冥。冥然玄照，照无不寂。以寂为体，体无不虚；虚寂无穷，通同法界。（这是观妄心虚幻，如《经》所言：『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。』）法性寂寥，虽无诸相，无相之相，不碍繁兴。是以依体普现，若月入百川。寻影之月，月体不分。即体之用，用弥法界。体用交彻，故不思议。《辅行记》问云：一心既具十法界因果，但观於心，何须观具？答：一家观门，永异诸说，该摄一切十方三世，若凡若圣，一切因果者，良由观具。具即是假，假即空中。理性虽具，若不观之，但言观心，则不称理。小乘奚尝不观心耶？但迷一心，具诸法耳。藏通两教，不须观具。尚不识具，况识空中？若不尔者，何名发心？毕竟二不别。成正觉已，何能现於十界身土？又：后学者，纵知内心具三千法，不知我徧彼三千，彼彼三千，互徧亦尔。（这是一心具足三千，彼此互徧，如帝网交参，必须明白。）一切众生，皆有空寂真心，无始本来，性自清静。明明不昧，了了常知。尽未来际，常住不灭，名为佛性，亦名如来藏，亦名心地。达摩所传，是此心也。问：既云性自了了常知，何须诸佛开示？答：此言知者，不是证知，意说真性，不同虚空木石，故云：知也。非如缘境分别之识，非如照体了达之智，直是真如之性，自然常知。（知是体。）识是分别，分别非真知，唯无念方见。又若以智证之，即属所诠之境，真知非境界故。瞥起照心，即非真心，故非心境界。以不起心，为玄妙，以集起名心。起心看即妄想，故非真知，是以真知必虚心遗照，言思道断矣。北宗看心，是失真旨。若有可看，即境界也。《宝藏论》云：知有有坏，知无无败。真知之智，有无不计。既不计有无，即自性无分别之知。是以此真心自体之知，即无缘心，不假作意，任运常知。非涉有无，永超能所。水南和尚云：即体之用曰知，即用之体为寂。如即灯之时即是光，即光之时即是灯。灯为体，光为用，无二而二也。（这是讲真心妄心的分别。并明若有可看，即是境界，而失真旨。）依禅宗及圆教上上根人，直观心性，不立能所，不作想念，定散俱观，内外咸等。即无观之观，灵知寂照。

《永嘉集》载：『观心十门：初则言其法尔，次则出其观体，三则语其相应，四则警其上慢，五则诫其疏忽，六则重出观体，七则明其是非，八则简其诠旨，九则触途成观，十则妙契元源。』（幽溪曰：『十门生起者，凡百修行入道，须悟谛理真实，然后观门得体的，可以全性起修。能如是修，必得相应。苟不相应，则精进者，有上慢之失，懈怠者，堕疏懈之非，前出观体，言略意周。重出观体，义圆法备。广略相从，然后造修有路，求宝知方。复虑修心，前多歧迳，或执非以为是，或以是而为非。是非之中，最宜明识。一切义门，皆凭诠旨。诠旨有会，方契佛心。则一一行门，无非圆道。若如是者，则左右逢源，触途成观，不执观以迷旨，不封言而惑理矣。』）第一言其法尔者：夫心性虚通，动静之源不二。真如绝虑，缘计之念非殊。（幽溪曰：『心性即真如，异其辞耳。虚通言其体德。此心真如於三际时，十方处，虚空了无一物，融通毫无挂碍。如大火聚，四边不可凑泊，烁破一切思虑缘影。故曰：心性虚通，真如绝虑。然而现见众生，有缘虑之心；举则动，息则静，与心性真如二二殊之者，皆迷而不自觉悟故也。云何谓之迷？又云何谓之悟？须知迷无别迷，只於诸佛悟处而成迷。悟无别悟，亦只於众生迷处而成悟。故一切动静，远寻其源，与心性虚通之源莫二。一切缘计，远寻其根，与真如绝虑之心非殊。（读者：禅家每有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之句。）《楞严》云：佛告文殊：十方如来与诸大菩萨於其自住三摩地中，见与见缘，并所想相，如虚空花，本无所有。此见及缘，元是菩提妙净明体，云何於中，有是非是。是则心性虚通，真如绝虑，其犹晴明之空；众生缘虑昏动，

其犹捏目，以见空花。方其捏目，以成花时，果有花乎哉！果无花乎哉！果有起灭动静乎哉！果无起灭动静乎哉！然而花即空也，空即花也。其犹动静即心性之虚通也。缘计即真如之绝虑也。故曰：此见及缘，元是菩提妙净明体，云何於中，有是非是。苟明此义，则其旨皎然矣。』）感见纷驰，穷之则唯一寂。（幽溪曰：『若感见纷驰，用观法穷之究之，则此感见，当处销融，唯是一寂真如。』）灵源不状，鉴之则以千差。（幽溪曰：『灵源者，即上所言，心性真如之体也。虚通者，以其绝虑故也。故云：不状。方其动静缘计未状之时，如镜台鉴物不差，莫逃其朕。非以心性虚通真如绝虑而然乎。上句证念起元同，下句证离念廓照。』）千差不同，法眼之名自立。一寂非异，慧眼之号斯存。理量双消，佛眼之功圆著。（幽溪曰：『此以果德大用现前，以明全众生因心本具。如果上法眼，能鉴乎俗，（读者：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。但是，未遇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之过程，决不可自许，谓为已证，成增上慢也。）全由因心，灵源不状，鉴之以千差。慧眼能照乎真，全由因心，感见纷驰，穷之唯一寂。佛眼之功圆著者，全由因心，一寂如理智，千差如量智，之双消中得来。所谓：因超果海，果彻因源者，在以此。』）是以三谛一境，法身之理恒清。三智一心，般若之明常照。境智冥合，解脱之应随机。非纵非横，圆伊之道元会。故知三德妙性，宛尔无乖。（幽溪曰：『此正事理不二，简示偏圆，正修止观中，深切旨归，三谛一境之法身，三智一心之般若，境智冥合之解脱也。盖圆伊之道，非纵非横者，正以所观之境，属法身，当此三谛，圆中之一谛也，譬彼圆伊：最上之一点。第此一谛，举一即三，故直法身非法身；以法身必具般若解脱；以此，中谛即真即俗故也。能观之观，属般若，当此三观，真空之一观；譬彼圆伊：左边之一点。第此一观，举一即三，故直般若非般若，般若必具法身解脱；以此，空观即假即中故也。能所冥合，属解脱，当此三脱，属方便净解脱，譬披圆伊：右边一点。第此一脱，举一即三，故直解脱非解脱，解脱必具法身般若；以此，解脱即法身般若故也。若亲切指示，即当人，现前一念，性具诸法，依正差殊，即解脱也。居於一念，无有差别，即般若也。即一念而诸法，即诸法而一念，即法身也。此为所观，即是法身；能观此三，即是般若；能所冥合，绝思绝议，即是解脱也。』）一心深广难思，何出要非路。（幽溪曰：『一心深广者。则竖穷横亘，无心不三智也；无境不三德也，无尘不三解脱也。如是微妙不可思议；逢缘对境，无非出生死之要。举足生心；何莫入菩提之路。』）是以即心为道者，可谓：寻流而得源矣。（幽溪曰：『众生从真起妄，如从源以出流。行人返妄归真，如从流以溯源。是故修行善入流者，正在即流得源，不远而复。其若舍流而别寻源，则愈求愈远。流者一念识心是也。源者，一念空假中是也。故曰：即心为道者，可谓：寻流而得源矣。』）第二出其观体者：只知一念，即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。（幽溪曰：『观者，三观也。体者，三观出生安立之处也。只知一念者，不须离此一念，别求清净真如也。一念即空，何般若而不具。一念即不空，何解脱而不有。一念即非空非不空，何法身而不圆。此即大师所传天台一宗，即阴观妄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性具之旨。』）第三语其相应者：（幽溪曰：『「空」破见思，与般若相应。「假」破尘沙，与解脱相应。「中」破无明，与法身相应。』）心与空相应，则讥毁赞誉，何忧何喜。身与空相应，则刀割香涂，何苦何乐。依报与空相应，则施与劫夺，何得何失。心与空不空相应，则爱见都忘，慈悲普救。身与空不空相应，则内同枯木，外现威仪。依报与空不空相应，则永绝贪求，资财给济。心与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应，则实相初明，开佛知见。身与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应，则一尘入正受，诸尘三昧起。（幽溪曰：『石壁云，一尘诸尘，唯约依报。只於一尘，即入即出，即双入出，即不入出。於依报中，一一自在，於正报中，亦复如是。三昧者，此云：正受。良以不受诸受，



---

名为正受。』) (病叟曰：《楞严》云：『一切浮尘，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幻妄称相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。』佛说：十二类众生中，其第八类为『土木金石。』可见尘土亦是众生之一。此在无情有佛性节中，另详论列。此地三昧既即是正受，则『一尘入正受，诸尘三昧起。』即是一尘入三昧，诸尘三昧起。此为真入三昧的必然境界。例如『一人发真归元，十方虚空悉皆销殒。』又：『佛告阿难：今汝诸根，若圆拔已，内莹发光，如是浮尘及器世间变化相，如汤销冰；应念化成无上知觉。』) 依报与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应，则香台宝阁，严土化生。第四警其上慢者：若不尔者，则未相应也。第五诫其疏忽者：然渡海应须上船，非船何以能渡？修心必须入观，非观无以明心。心尚未明，相应何日？思之，勿自恃也。第六重出观体者：只知三念即空不空，非有非无。不知即念即空不空，非非有，非非无。』(幽溪曰：『前出观体者，且正显中。重出观体者，中亦不立。存然亡然，不可得而名焉；斯臻元妙。』) 第七明其是非者：心不是有，心不是无。心不非有，心不非无。是有是无，即堕是。非有非无，即堕非。如是，只是是非之非。未是，非是非非之是。今以双非破两是，是破非是犹是非。又以双非破两非，非破非非即是是。如是，只是非是非非之是，未造不非不不非，不是不不是。是非之惑，绵微难见。神清虑静，细而研之。第八简其诤旨者：然而至理无言，假文言以明其旨。旨宗非观，藉修观以会其宗。若旨之未明，则言之未的。若宗之未会，则观之未深。深观乃会其宗，的言必明其旨。旨宗既其明会，言观何得复存耶？第九触途成观者：夫再演言辞，重标观体。欲明宗旨无异，言观有逐方移。(幽溪曰：『石壁云：言移，则设教千端，何乖其旨，观移，则造修万种，安易其宗。良由理智同源，机缘异辙。是以言兼权实，观带浅深。为明宗旨元微，欲显且随言观。』) 移言，则言理无差。改观，则观旨不异。(幽溪曰：『石壁云：言移，则教别理显无殊。观改，则行迂智明不异。』) 不异之旨即理。无差之理即宗。(幽溪曰：『石壁云：不异之旨是宗，此宗全理，故云即理。无差之理是智，此理全智，故云即宗。理智如如，言观泯矣。』) 宗旨一而二名，言观明其弄引耳。(幽溪曰：『石壁云：宗旨体一而立二名。如镜与光亦彰二名。因言达理，藉观契宗。理智既其齐明，言观即为方便。』) 第十妙契元源者：夫悟心之士，宁执观而迷旨，达教之人，岂滞言而惑理。(幽溪曰：『悟心之士，全性以起修，则旨即是观，全修而在性，则观即是旨；故不执观而迷旨。达教之人，因筌而得鱼，决不执筌以为鱼；体显名忘，决不循名而忘体；故不滞言而惑理。』) 理明，则言语道断，何言之能识。旨会，则心行处灭，何观之能思。(幽溪曰：『石壁云：言不能议，理本非名，心不能思，智元绝虑。天台云：口欲言而辞丧，心欲思而虑忘。余曰：大师所说妙观之宗，正以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」而为其主。故於第十妙契元源，究竟指归也如此。』) 心言不能思议者；可谓：妙契寰中矣。(幽溪曰：『石壁云：事法既虚，相无不尽。理性真实，体无不现。故曰：妙契寰中矣。』)

## 第三十六节 树下魔军、落堂自在

### 一、树下魔军

黄檗曰：『如来藏，本自空寂，并不停留一法。故《经》云：诸佛国土，亦复皆空。若言：佛道是修学而得，如此见解，全无交涉。或作一机一境，扬眉动目，只对相当，便道：契会也，得证悟禅理也。忽逢一人不解，便道：都无所知。对他若得道理，心中便欢喜；若被他折伏，不如他，便即心怀惆怅；如此心意学禅，有何交涉。任汝会得少许道理，只得个心所法，禅道总没交涉。所以，达摩面壁，都不令人有见处。故云：「忘机是佛道，分别是魔军。」此性纵汝迷时亦不失，悟时亦不得。天真自性，本无迷悟。尽十方虚空界，元来是我一心体。纵汝动用造作，岂离虚空。虚空本来，无大无小，无漏无为，无迷无悟。了了见，无一物，亦无人，亦无佛。绝纤毫的（此的字未知是否有讹。查对金陵本，光绪十年春四月版本，《传心法要》卷下，第十一页上第六行，第八字，确系的字。）量是，无依倚，无粘缀，一道清流是自性无生法忍，何有拟议。真佛无口，不解说法；真听无耳，其谁闻乎。』

大慧示人时，略谓：士大夫多以有所得心，求无所得法。何谓：有所得心？聪明灵利，思量计较者是。何谓：无所得法？思量不行计较不到，聪明灵利无安着处者是。不见释迦老子在法华会上，舍利弗殷勤三请，直得无启口处，然后尽力道得个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。此是释迦老子究竟此事，开方便门，示真实相之椎轮也。昔雪峰真觉禅师为此事之切，三度到投子，九度上洞山，因缘不相契，后闻德山周金刚主化，遂造其室。一日，问德山：『从上宗风，以何法示人？』德山云：『我宗无语句，亦无一法示人。』后又问：『从上宗乘中事，学人还有分也无？』德山拈拄杖便打。云：『道什么？』雪峰於棒下方打破漆桶。（读者：雪峰自谓：今日方是鳌山成道。这经过是，雪峰与岩头同行阻雪，岩头谓雪峰曰：你有疑处说来，我与你剗却。雪峰曰：我在德山一棒下得个入处。岩头云：须是出自胸襟，不可记持他人言句。雪峰豁然。乃曰：今日方是鳌山成道。大意如此，须者可寻公案。）以是观之，聪明灵利，思量计较，於此个门中，一点也用不着。拟议寻思，便落意识。非独障道，亦使人七颠八倒，作诸不善。既有究竟此道之心，须是具决定志，不到大休大歇下解脱处，誓毕此生不退不堕。佛法无多子，久长难得。永嘉云：『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，法身觉了无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。』（五蕴浮云空去来，三毒水泡虚出没。）若如是思量，蓦然向思量不及处，见得无一物底法身；即是当入出生死处。前所云：无所得法，不可以有所得心求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（读者：一念真疑，深信得的人已彻出，彼既丈夫我亦尔，曲愤而参，必得冷灰豆爆，此禅宗祖师的方便法门，令学人参一公案，於话头上起真疑。（康熙年间，吴门懒庵居士的《别传录》中有句云：『疑不堕尔识。』）盖疑云成片，疑情结秀之时，正是意对法，分别妄想脱谢之际，於焉得个消息去，这是读者的义解，尚属生死心收。行人的本分事，还须行人自审始得，因缘契会。望有以教我也。）某某道友，博极群书，聪明太过，理路太多，定力太少；被日用应缘处，牵挽将去；故於脚跟下，不能啐地折爆地断耳。若时时正念现前，出生死之心不变，则日月浸久，生处自熟，熟处自生矣。（读者：熟处者，指无始以来直到於今的分别意识，妄想是。生处者，指生死切心，真疑结秀是。）且那个是熟处？聪明灵利，思量计较底是。那个是生处？绝思惟分别，搏量卜度不到，无你用心安排底是。蓦然时节到来，或於古人入道因缘上，或因看经教时，或於日用因缘，若善若不善，若身心散乱，若顺逆境界现前，若暂得心意识宁静时，忽地踏翻关楔子，不是差事。

---

佛果曰：要须根本明澈理地，精至纯一无杂。才有是非，纷然失心。若踏正脉，诸天捧花无路，魔外潜觑不见。深深海底行，高高峰顶立，始得。不惊群动众，谓之平常心，本源天真自性也。虽居千万人中，如无一人相似，此岂粗浮识想，利智聪慧所能测哉。

永觉云：参学之士，工夫逼拶到将悟未悟之际，解心未绝，往往巧见横生。此谓之聪明境界，亦谓之树下魔军。便当尽情剪灭，庶进趋有路，而大事可期。若巧见悉灭，向父母未生前瞪开正眼，悟则不无。若望衲衣下事，犹隔江在。直须向苦辣钳锤下陶炼一番，然后透向上之玄关，洞千尺之门户，而大事毕矣。

初机识性，狂乱万端，所以开示话头，必须上截关锁。关锁缜密，搜剔精严，意地邪思，不能带影。学家所以止有悟道，而无着魔也。万一师家不观机器，授话不重关锁，任其纷飞业识，狂乱思惟，则熟人熟境，暗地奔腾，异见异闻，识田扰乱。初参学人，无智慧以照破，无道力以摄持，或疑或怖，或喜或悲，突然窃发，而魔事作矣。魔事一作，长老又无善巧为之疗治，只用五处系缚，百千垂打，往往至於丧失身命，岂不悲哉！所谓：虽是善因，而招恶果也。

杨山祖源大师曰：『悟修禅那，非同细事。内外诸魔，恼乱正定，少无主宰，贪着爱境，因境打动，堕於魔网。本是善因，反遭恶果。初学后昆，慎之防之。兹开十条辨魔之义，自审自察，心魔天魔，用慧观照，消灭魔孽。心垢若净，诸障自泯，何怕天魔，焉敢惑正。（一）宿冤魔。系业障。远劫今生，在凡位中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杀盗淫妄，贪嗔痴爱，多结冤家。今世会遇，欲学大道，侵挠不安，能障圣事，不得成就。（家庭牢狱，鱼龙混杂，然须若能自见过，与道即相当，否则，若见他人过，自非却是左。）须生惭愧，恳祷忏悔，求哀三宝，神力垂佑，（礼大悲忏，感应同时。）一切宿业，自消自灭，一切冤家，自退自散。再发四弘愿，普利群生。速得无漏，急证菩提。参禅之人，须自忏之。（二）外惑魔。系人障。阐提小人。贵贱不等，恼乱定心，不得安稳。此无别故，皆是少权。或缺礼义，或因自高，或自我慢，或是口直，或是行粗，或是仗势，或是夸大，或是言恶，或称己能，或论他过，或少和色，或无恭敬，或肚不宽，或欠忍耐，故名不信，惑乱修行，生心动念，遮障本明。慕道之士，须要卑下，退己养德，方免人障。后学初进，宽之忍之。（三）烦恼魔。系事障。事障不除，能乱正修。云何为烦？如何是恼？烦逐外境，恼生内心。修禅之流，定须断之。（古德云：我自无心於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又：德山云：汝但於事无心，於心无事，自然虚而灵，……）如不顿除，性定难现。见女生心，淫心烦恼。见杀生心，恶心烦恼。见财生心，盗心烦恼。见物生心，贪心烦恼。见人生慢，我相烦恼。见卑生傲，自大烦恼。见逆生嗔，恚心烦恼。见顺生喜，随意烦恼。见冤生憎，恨心烦恼。见亲生爱，私心烦恼。一切外见，内生取舍，俱为烦恼。难以尽述。参禅之流，定除事障。事障不空，烦恼障定。后学之人，胡不断之。（读者：此之所谓：断烦恼也。非如小乘行辙，而是首先从根本下手，根本既证，则烦恼言者，成为六度四摄之缘应矣。）（四）所知魔。系理障。理障不除，能乱正定。云何所知？如是之过。知我得悟，知我通宗，知我明教，知我会理，知我多文，知我多见，知我戒严，知我得定，知我有慧，知我证空，知我自在，知我无碍，知我得通，知我得妙，知我证道，知我成佛，等等所知，俱为理障。理障不除，法执不忘。法执不忘，真心不现。修禅定者，必要泯之。（读者：就教下言之，此系分别所知障，由此分别所知障生起的当前一念因地心，即是分别法我执，此障虽属第六意识，但论其种子，则在第八阿赖耶识。）（五）邪见魔。系执障。执障不除，必堕邪定。云何邪见？如是乱正。执性不坏，谓之有见。执性本空，谓之无见。执本

不死，谓之常见。执随气灭，谓之断见。执无生有，为自然见。执气化形，为邪因见。如：非有非无，即有即无，一切邪执邪见，因缘自然，不离空有断常两头。自障本理，往堕歧路，参禅之流，须知悟之。（六）妄想魔。系自障。自障不空，性灭不停，颠倒散乱，遮障本心。参禅之人，须要空之。今举一二，以明妄障。妄想悟道，妄想修证，妄想得定，妄想发慧，妄想多知，妄想能文，妄想名远，妄想多供，妄想为师，妄想众归，妄想续祖，妄想住刹，妄想宏道，妄想留录，妄想得嗣，妄想入藏，妄想神通，妄想玄妙，妄想奇特，妄想异怪，妄想长生，妄想返童，妄想飞升，妄想成佛。诸妄不空，动念乖真。初学慕道，泯妄为本。（七）口业魔。系狂障。若不俭言，纵意多谈，散心乱念，不得定心。（读者：古德云：你不说话十年八年，没有人说你是个哑巴。）口业因何，过之太甚？谈玄说妙，讲教言宗。自夸得悟，卑他愚迷。论人长短，说人是非。吟诗歌赋，信口胡唱。评论古今，讲国兴废。昔日贤愚，今时凶善。不干己事，高言争论。他人得失，无故毁赞。说诸欲境，令自生爱。说诸不平，令自发怒。背面毁誉，当面称讥。一切利害之言，使自忘失正念。参禅之人，须要深戒。不但俭言养德，而且使心不乱。初机修行，慎之忌之。（八）病苦魔。系苦障。身多疾病，皆因业愆，或自失调，变生百病，不得受用，学道有碍。愚开数条，须自预防。调理脾胃，节择饮食，少贪厚味，且忌生冷。饥莫读诵，饱莫负重。食后勿睡，夜忌饱餐。好吃腐烂，爱食煎炒。偏贪五味，强用非物。湿地坐禅，风处打睡。汗出入水，受暑贪凉。当风沐浴，露卧星下。大饥大饱，大喜大怒。大寒大暑，大雨大露。内伤外感，一切失调。生诸疮病，使身不安。后学须知，预防避之。（九）昏沉魔。系睡障。睡障不炼，昏沉太重，真心不朗，慧性不发，堕在暗昧，黑山鬼窟。其病因何，多此昏障？皆因食重，多贪厚味。话多丧气，劳形脾困。精神不消，浊气浑乱。愚痴多怒，懈怠放逸。不念生死，唯贪安乐。后学用功，须发精进。引锥刺肉，以头触柱。礼佛燃灯，立险径行。苦身磨炼，睡魔方轻。不然纵意，真心不朗。参禅之人，勇猛降之。（十）大天魔。非同诸障。皆因正修，将以证道，心精通腠，湛然不动。惊起天魔，及诸鬼神，宫殿崩裂，大地动摇。魔王惊怖，魍魉慌越，一切魔魅，俱有五通。同来恼乱，不容入圣，变诸异怪，化诸欲境。乱尔禅定，心生取舍，魔得其便，主人受害。自发颠狂，谓己成佛，生陷王难，死堕无间。参禅之士，正念分明，智慧朗照，一心不动。任他使能，我不见闻，正定降魔，自然消灭。后学修道，慎自辨之。』

## 二、落堂自在

来果大师曰：『落堂自在者，先既除妄，继又除昏。工夫落堂，身心自在，不亦快乎？诚大非也。类如挑重担人，本拟归家放下，无奈身疲力极，竟尔歇路为家，自称潇洒。乐以为常，可是家乎？欲了归程，何能止此！参禅者亦然，首在尘世中做工夫，次在幻身中做工夫，再在烦恼中做工夫。历尽苦心，从微至著。如是经过身心世累，得到尘空身寂，心静意闲；正好放身安住。以为前无去路，后顾无忧，故云：落堂身心自在。须知前途路大，大越山河。旧住屋宽，宽超空界。望舍草堂，急登故宅。於是乎撩起便行，不稍回顾。一追到底，后患无虞。』（落堂，是静坐境界中的一个专门名词。工夫到以为工夫已经差不多了；不知这是在用功途中，必经之阶段。所以若不因此满足，这是好的境界；若认为已经到家，不再上进，则是半途而废，实太可惜。《楞严经》云：『纵灭一切见闻觉知，内守幽闲，犹为法尘分别影事。不可不知。』）

### 第三十七节 放下

梵志向世尊献花。世尊召仙人放下，梵志放下左手一枝花。佛又召放下，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枝花。佛又召放下，志曰：『吾今两手俱空，更教放下个什么？』佛曰：『吾非教汝放舍其花。汝当放舍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，一时舍却。无可舍处，是汝放身命处。』志於言下悟无生忍。

大慧曰：『你诸人诸方学得底玄中又玄，妙中又妙，是甚么屎禅。一向箠在皮袋里，将谓实有恁么事。莫错！诸上座，你真个要参妙喜禅，尽将诸方学得底，扫向他方世界。百不知，百不会，虚却心来，共你理会。』

有僧问永觉曰：『百丈只教人尽情放下，便如云开日出，岂不直捷。（古德云：即今休去便休去，欲觅了时无了时。）后人教看话头，百计搜寻，无乃多事乎？』永觉答曰：『果能闻恁么道：便全身放下，诚为省事。然我今教汝放下，还放得下么？假饶放得下，又坐在这放下里。假饶这放下者亦放得下，又存这放下底知解。假饶不作知解，这不作知解底又放不下也。总之，如猿猴上树，舍一取一。所以上代诸师，特出方便，多因是一言半句上，看不破，过不得，於是百计搜寻，千番逼拶。疑情愈苦，鞭策愈急。忽然拶透，举似无从。则生死涅槃，仅同昨梦。菩提烦恼，总属空花。尚有何故放不下也。』（故知疑情结秀，是真放下的消息也。）

瑞龙璋曰：『老僧顷年游历江外岭南荆湖，但有知识丛林，无不参问来。盖为今日与诸仁聚会，各要知个去处。然诸方终无异说，只教当人歇却狂心，休从他觅，但随方任真，亦无真可任；随时受用，亦无时可用。设垂慈苦口，且不可呼昼作夜，更饶善巧，终不能指东为西。脱或能尔，自是神通作怪，非干我（禅宗密传）事。若是学语之流，不自省已知非，直欲向空里采花，波中取月，还着得心力么？汝今各且退思，忽然肯去，始知瑞龙老汉，事不获已，迂回太甚。还肯么？』

笑岩曾示人曰：『子欲知归，切须把无始劫来，至于今生，所记好恶希奇一切习气等事，当下剿绝，不留毫发。闲闲荡荡，一念不生，亦无依倚，只这一念不生，亦无依倚的念头，亦无。无亦无。无无可无，当下豁然，心光独露。的知此心神通妙用，由来久矣。』

中峰《信心铭辟义解》曰：雪峰辊木球，普化摇铁铎。虽曰：大用大机，究意还成造作。争似无生国里王太傅，也不善，也不恶，取性饱食高眠，任意逍遥快乐。有人来叩祖师禅，但教问取黄幡绰。祖师道：得失是非一时放却，义解者道：一法界中也无得者，也无失者，也无是者，也无非者。良由妄情瞥起，异见横生，於无得失中，炽然得失，於无是非处，纷然是非。所以祖师教伊一时放却，已是伤锋犯手，平地风波。你还知本来既无，放个什么。若曰：有可放之理，则得失是非向甚么处安着？辟曰：咄！说有可放，也合吃棒，说无可放，也合吃棒。何则？为你脱他得失是非未得在。偈曰：两手撒开无一事，是非得失尽皆捐，拟将这个超生死，脚下螭蛇正绕缠。

《宗门武库》载：照觉禅师自泐潭移虎溪，乃赴王子淳观文所请。开堂后，百废并举；升堂小参，入室，无虚日。尝言：晦堂真净同门诸老，只参得先师禅，不得先师道。慧曰：盖照觉以平常无事不立知见解会为道，更不涉妙悟。却将诸佛祖、德山、临济、曹洞、云门真实顿悟见性法门为建立。（读者：一落言辞，若纳入六尘法中，无中有路隔尘埃。就在外相上说：深一步的，要唤醒痴醉的人时，此际只好说为建立。又：五家纲宗，本以勘验行人，如果就世谛来说：也可以说为建立。岂不见中峰《警策歌》云：德山棒，临济喝，

---

纵有神机都泼撒。)《楞严经》中所说：山河大地，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现物，为隔上语，亦是建立。)有般人以古人谈玄说妙为禅。诬罔先圣，聋瞽后昆。眼里无瞳皮下无血之流，随例颠倒，恬然不觉，真可怜悯。《圆觉经》云：末世众生，希望成道，无令求悟，虽益多闻，增长我见。又云：末世众生，虽求善友，遇邪见者，未得正悟，是则名为外道种性。邪师过谬，非众生咎，岂虚语哉！所以真净和尚小参云：有执个一切平常心是道，以为极则。天是天，地是地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僧是僧，俗是俗；大尽三十日，小尽二十九。此依草附木，不知不觉，一向迷将去。忽然问他，我手何似佛手？便道：是和尚手；我脚何似驴脚？便道：是和尚脚；人人尽有生缘处，那个是上座生缘处？便道：某是某州人。是何言欤！且莫错会好。凡百施为，须要平常一路子，以为稳当。定将去，合将去，更不敢别移一步，怕堕坑落堑，长时一似双目盲底人行路，一条拄杖子，寸步抛不得，紧把着恁将去。晦堂和尚谓学者曰：你去庐山无事甲里坐地去，而今子孙们如死灰。良可叹也。

### 第三十八节 疑情

永觉载问：参禅须是起疑情，疑情发不起时如何？曰：此是近日学人通病。夫疑情不起，只为生死之心不切耳。诚能如处朽宅，欻然火起，唯有一门，更无别路，安得不疾驰竞出。故一分切，一分疑。十分切，十分疑。未有切而不疑，亦未有疑而不悟者也。第疑情之发，出於切心，非可拟议造作而强之发也。寿昌先师尝云：某当初全不晓得参禅。一日，因阅《传灯》，尚未终卷，便尔陡生疑闷，寝食俱忘。历八个月，忽然打破漆桶。今日诸人，各各拟议，如何下功，如何策进，虽拟议得十分仔细，不知其已添几重障碍了也。又云：丝毫情见，不免轮回。只如今话头尚存，疑情未释，谁许渠出得生死去。但这个系念，这个疑情，又是借世间法，作出世因。《圆觉》所谓：以幻修幻也。到得心路绝处，廓彻无依，则人法双亡，心境俱捐。谓：还有系念得么？还有疑情得么？此系念为无念之门，此疑情为忘情之法，乃众生脱凡入圣之大道，而诸圣摄化度生之彻权也。

智彻大师曾於圣像前燃香设誓，自此昼夜徐行，周而复始。除二时粥饭方坐，其余茶汤之类，亦不驻足。言语省减，单只举个『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』只向这『一』字上切切用疑，有时得力，如青天白日，无一点云翳相似。但觉『一』字疑情，於心中活泼泼地，如珠走盘，纵横无碍。到此，不知有身在地上行，亦不知有世间之事。动静寒温，转折俯仰，大小便利，都无计较分别之心。只随此疑，信步而行。吃粥吃饭，信手拈匙放箸，又不知饭食中辛酸、咸淡之味。到此，方知是净念相继，制之一处的工夫也。此举不得力者，或是话头上无疑，或是话头举不起，或沉或浮，或随声色，或逐声色，或逐攀缘，或喜眠睡，皆是懒惰懈怠，恣纵身心。於生死事上用心不切，随处乐着，故不得力。此种病，余工夫未纯熟时，数数而起。只向话头上决起疑情，亦不用分别，排遣是非。疑情一起，此念顿消。只要学人做工夫处，乾乾淨净，洒洒落落，无一点异念上心。将从前生而知之者，学而知之者，记得佛说者祖说者，於此一笔勾下。直得水泄不通，圣凡情尽。到此，参个话头，或参『无』字，或举『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』一肩领荷，奋力趋前，更莫回顾。直至归家稳坐，方是安乐的时节也。举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用疑时只疑这一法，『一』即是心，心即是『一』。余何故如此分析，切恐学人初入道时请益，师不曾开说得疑情上明白，学人不会，次第请问。故余只要学人向这『一』字上起疑。疑者疑此一归何处？『归何处』三字，是考究这『一』向何处安身立命，此三字无疑，疑在『一』上。恐『一』上疑情不起，再举毕竟『一归何处？』不可太急，不可太缓。

宗宝独曰：『六道茫茫，无所底止。死生醉梦，穷劫莫醒。其过咎，何自而起？者里若知痛痒，方有下手工夫处，方有说话分。既这里不明，心里不肯放下，便是做工夫有疑，只管疑将去，食息起居不要放舍。愈绝消息，愈加逼拶，拶得心路俱断，只有此一疑，顿在面前，奈何不得。到恁么时，切勿生异念。若起速效待悟等心，反为障碍，古人诃为偷心。参禅要死偷心，偷心死后，方能瞥地，方才庆快平生。』

《禅门锻炼说》载：欲下参究之初，先令树铁石心，发金刚誓，以为前导。宁骨断筋枯，非洞明大事不止也。宁丧身舍命，非彻透牢关不休也。具此透脱生死，坚固誓愿，则发疑情也必真。办此担荷佛祖刚强志气，则下参究也必力。疑情真，参究力，焉有不究竟彻悟者乎。古云：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故疑有十分，斯悟有十分。而世有教人死守话头，不起疑情者，此参禅大病也。『盖参禅虽不可胡乱卜度，而亦不可死守话头。』但守话头，则所系者枯桩，所沉者死水，所磨者刀背而已矣。若非发起真疑，机轮内转，即坐至驴年，亦不得悟也。学人喜行此路，则沉空滞寂，久之，以窠臼为乐，竟不

---

信有悟门矣。师家喜以此教人，则以枯木堂禅为极则，闻他家机下省发人，必然生谤，而孰知事大不然也。盖生死心切，则生疑，疑生悟。『故长老当禅众静坐，须示令放下万缘，寸丝不挂，将话头上截关窍，锐意研究。研究无路，然后并心下句，尽力挨拶。挨拶力竭，从头又起。久久情识尽，知见忘，悟道易矣。』

虚云大师曰：看话头，先要发疑情，疑情是看话头的拐杖。何谓：疑情。如问：念佛是谁？人人都知道是自己念。但是用口念呢？还是用心念呢？如果用口念，死了还有口，为甚么不会念。如果用心念，心又是个什么样子？却了不可得。因此不明白，便在『谁』上发起轻微疑念，但切不要粗，愈细愈好，随时随地单单照顾定这疑念，像流水般不断地照顾下去，不生二念。若疑念在，不要动着他，疑念不在，再轻微提起。初用心的，必定静中比动中较为得力，但切不可生分别心。不要管他得力不得力，不要管他动中或静中，你一心一意用你的功好了。念佛是谁？重在『谁』字。如穿衣吃饭的是谁，能知能觉的是谁。『谁』字一举便有，最容易发起疑念，不待反覆思量卜度，作意才有。也不是思量卜度去找念佛的是谁，叫做疑情。有等人胡思乱想，东寻西找，叫做疑情，那知愈想妄想愈多，等於欲升反坠，不可不知。『初心所发，疑念很粗，忽断忽续，忽熟忽生，算不得疑情，仅可叫做想。渐渐狂心收笼了，念头也有点把得住了，才叫做参。再渐渐工夫纯熟，不疑而自疑，也不觉得坐在什么处所，也不知道有身心世界，单单疑念现前，不间不断，这才叫疑情。实际说来，初时那算得用功，仅是打妄想，到这时真疑现前，才是真正用功的时候。这时是个大关隘，很容易跑上歧路。（一）这时清清楚楚，无限轻安，若稍失觉照，便陷入轻昏状态。（若有个明眼人在旁，一眼便会看出他正在这个境界，一手板打下，马上满天云雾散，很多会因此悟道的。）（二）这时清清楚楚，空空洞洞，若疑情没有了，便是无记，枯木岩，或叫「冷水泡石头。」到这时就要提，提即觉照。但不要像初时的粗提，要极微细微细，单单的一念幽幽隐隐，湛然寂照，如如不动，灵灵不昧，了了常知，如冷火抽烟，一线绵延不断。渐渐用功到这地步时，就要具金刚眼睛，不再提，提就是头上安头。』昔有僧问赵州老人道：『一物不将来时如何？』州道：『放下来。』僧道：『一物不将来，放下个什么？』州道：『放不下，挑起去。』就是说这时节。到这地步的人，自然明白。未到这地步的人，说也没用。所谓：若逢剑客须呈剑，不是诗人莫献诗。

圆明居士曰：『大事已明，虽忌疑而他求，恐脚跟不稳，然多强作主宰，有误向上。如未踏重关，最忌不疑，得少为足，不肯努力，行这一步。故破参后，要疑而进，重关后，要不疑而入。』



### 第三十九节 直下承当

高沙弥初参药山，山曰：『甚处来？』高曰：『南山岳来。』山曰：『何处去？』高曰：『江陵受戒去。』山曰：『受戒图甚么？』曰：『图免生死。』山曰：『有一人不受戒，亦无生死可免。汝还知否？』高曰：『恁么则佛戒何用？』山曰：『这沙弥犹挂唇齿在。』高礼拜而退。道吾来侍立。山曰：『适来有个跛脚沙弥却有些子气息。』吾曰：『未可全信，更须勘过始得。』至晚，山上堂，召曰：『早来沙弥在甚么处？』高出众立。山问：『我闻长安甚闹，你还知否？』高曰：『我国晏然。』山曰：『汝从看经得？请益得？』曰：『不从看经得，亦不从请益得。』山曰：『大有人不看经不请益，为甚么不得？』高曰：『不道他不得，只是不肯承当。』山顾道吾云岩曰：『不信道。』高一日辞药山，山问：『甚么处去？』曰：『某甲在，众有妨；且往路边卓个草庵，接待往来茶汤去。』山曰：『生死事大，何不受戒去？』高曰：『知是般事便休，更唤甚么作戒？』（东施效颦，下地狱如箭射。）山曰：『汝既如是，不得离吾左右，时复要与子相见。』（不可离师太早也。）

天奇瑞先参『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』徧参耆宿，昼夜坐禅。曾至观音寺度夏，见壁间有保宁广中竺警策一篇。奇每抬头，唯看中间两句曰：『沉吟是阿谁？举处是何人？』且看且参，日久意深，觉山河大地，林木池沼，六根六尘，都来只是一个谁字。后遇高邮全首座，同往襄阳。途中偶闻妇人呼猪声，全说偈曰：『阿娘墙里唤哪哪，途路师僧会也么。拶破这些关楔子，阿娘依旧是婆婆。』全举了便行，再不回顾。奇自念曰：且不得直下承当便是乎？行数程，犹恍惚不已。一日病中，闻僧举大慧以背因缘，豁然透得全公说偈之意。乃作颂曰：『直下承当事不差，皆因分别隔天涯。若能返此回光照，直下承当本不差。』（读者：请重读第三十八节疑情，更看虚云大师，疑情全文。）又一日，闻山鹿叫唤，会得日用之中，无不是的道理。复往蜀中谒楚山，问曰：『某甲闲时看来，了然明白，及至临机，因何茫然？』山曰：『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。』后游金陵，途中忽然如从梦觉。从前所得，一场懨罗。（这始彻也。）

玄沙曰：『我今问汝，汝诸人还有眼么？若有，即今便有识得。还识得么？若不识，便被我唤作生盲生聋底人，还是么？肯恁么道么？禅德！亦莫自屈，是汝真实，何曾是恁么人；十方诸佛，把汝向顶上着；不敢错误着一分子。只道：此事，唯我能知。会么？如今相绍继，尽道：承他释迦。我道：释迦与我同参。汝道：参阿谁？会么？大不容易知，莫非大悟，始解得知。若是限制所悟，亦莫能觐；汝还识大悟么？不可显，汝向髑髅前任鉴照，不可是，汝说空说无，说这边那边；有世间法，有一个不是世间法。和尚子，虚空犹从迷妄幻生，如今若是大肯去，何处有这个称说？尚无虚空消息，何处有三界业次？父母缘生与汝，树立前后，（有本作桩前立后，）如今道无，尚是诳语；岂况是有，知么？（读者：只贵子眼正，不贵子行履。）是汝多时行脚，和尚子，称道有觉悟底事。我今问汝，只汝巅山岩崖，回绝人处，还有佛法么？还裁辨得么？若辨不得，卒未在。我寻常道：亡僧面前，正是触目菩提，万里神光顶后相；若人觐得，不妨出得阴界，脱汝髑髅前意想。（天衣怀道：亡僧面前即且置，只如活人背后底是个甚么？）都来只是汝真实人体，何处更别有一法解盖覆汝，知么？还信得么？解承当得么？大须努力。』又上堂曰：『我今问汝诸人，且承当得个甚么事，在何世界，安身立命，还辨得么？若辨不得，恰似捏目生花，见事便差，知么？如今目前，现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，种种诸物，皆是狂劳花相，唤作颠』

倒知见。夫出家人识心达本源，故号为沙门。汝今既已剃发披衣，为沙门相，即便有自利利他分。如今看着尽黑漫漫地墨汁相似，聚头乱说杂话，趁讚过时，光阴难得，可惜许。大丈夫儿，何不自省察看，是甚么事？只如从上宗乘，是诸佛顶族，汝既承当不得，所以我方便劝汝，但从迦叶门，接续顿超去。此一门超凡圣因果，超毗卢妙庄严海，超释迦方便门，直下永劫，不教有一物与汝作眼见。何不自急急究取。未可道：我且待三生两生，久积净业。仁者！宗乘是甚么事？不可由汝用功庄严便得去，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，会么？只如释迦出头来作许多变弄，说十二分教，如瓶灌水，大作一场佛事，向此门中，用一点不得，用一毛头伎俩不得，知么？如同梦事，亦同寐语。沙门不应出头来，不同梦事，盖为识得，知么？识得即是大出脱，大彻头人。所以超凡越圣，出生离死，离因离果，超毗卢，越释迦，不被凡圣因果所谩，一切处，无人识得汝。知么？莫只长恋生死爱网，被善恶业拘将去，无自由分。饶汝炼得身心同虚空去，饶汝到精明湛不摇处，不出识阴；古人唤作如急流水，流急不觉，妄为恬静。恁么修行，尽出他轮回际不得，依前被轮回去。所以道：诸行无常，直是三乘功果。如是可畏，若无道眼，亦不究竟。何似如今博地凡夫，不用一毫工夫便顿超去；解省心力么？还愿乐么？劝汝，我如今立地待汝觑去，更不教汝加工炼行。如今不恁么，更待何时？还肯么？』便下座。

灵隐耸福师上堂曰：『十方诸佛，常在汝前，还见么？若言见，将心见？将眼见？所以道：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。若能如是解，诸佛常现前。』又曰：『见色便见心。且唤甚么作心？山河大地，万象森罗，青黄赤白男女等相，是心不是心？若是心，为甚么却成物象去？若不是心，又道：见色便见心。还会么？只为迷此而成颠倒，种种不同，於无同异中，强生同异。且如今直下承当，顿豁本心，皎然无一物，可作见闻。若离心别求解脱者，古人唤作迷波讨源，卒难晓悟。』

永明曰：『若不回归自心，则失佛法大旨。灵台绝妙，众生不知，若暂返照回光，无有不得之者。如地中求水，矿里求金。唯虑不肯承当，沉埋心宝。』

来果大师曾诫妄自承当者曰：『行人工夫既到身心自在，乐处安身，当无他咎。（读者：当无他咎即是咎。）既而久居异地，当然妄见纷陈。不言：尽大地是他只眼。即言：满虚空不够一拳。水底之鱼，手伸就获。云笼之鸟，唤即归来。佛手与我手同筋，狗脸与我脸同肉。扬眉，大作度人佛事；瞬目，宏宣佛祖真传。咳嗽者，声震遐方，闻而悟道；吐痰者，性空他自，见即归真。一语无非显性，一默当下传心。哀哉！粗粗乎谬论，昏昏乎妄陈，何知惭之有。岂知自与乞儿为侣，闲谈大宝金银。霎时饥饿逼来，依旧沿门讨饭。虽愚之甚，难自觉知。务宜振作精神，通身不是。稍一未了，不死於常玩，即堕於断堑。快将本分工夫，着力勉提参去！可保无虞。』来师又曰：『类如平地，直上高山。正动脚时，泥糊鞋面，粪溅周身。信力足者，横身不顾。信稍弱者，洗而后行。一路行时，翻坑拔堑，落草求人。荆棘之深，瓦石之厚，拥於当路，动脚难行。饥饿逼人，孤无他侣。远望高山峻岭，胆怯脚酸。平走之力无多，登高之心更弱。久而挨到山边，虎狼挡路，蛇豹惊人。拨一步，上一脚，手不能松，脚更要紧，有在半途中歇者，有竟直奔向上者。一遇顽石，渺无窄路。手一松，身一滚，直下平垣，呜呼痛哉！依旧葫芦，大苦白吃，思之能不痛也！任是再踏覆辙，也大难矣。果能一勇上山，直到峰顶，四方仰望，缈无去程。此名「百尺竿头坐的人，虽然得入未为真。」自思，久住难能。藏身无地，更进一步，直下承当。此名「百尺竿头重进步，十方世界现全身。」又如胎怀满足，时至临盆，忽地一声，桶底脱落。未生以前鼻孔，与既生以后面目，相隔不远；於是乎转身已；大须留意。此际

---

未转身前，即是凡夫，大转身后，即是圣人。直饶凡圣不居，原是自己。咄！当头还欠三十棒！』

#### 第四十节 开悟

《圆觉经》载：普眼菩萨在大众中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！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及为末世一切众生，演说菩萨修行渐次。云何思惟，云何住持，众生未悟，作何方便；普令开悟。世尊！若彼众生，无正方便，及正思惟，闻佛如来说此三昧，心生迷闷，即於圆觉不能悟入。愿兴慈悲，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，假说方便。作是语已，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尔时世尊告普眼菩萨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。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於如来修行渐次，思惟住持，乃至假说种种方便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时普眼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而听。善男子。彼新学菩萨及末世众生，欲求如来净圆觉心，应当正念，远离诸幻。（幻者何？六十二见，伪身见为首。）先依如来奢摩他行。坚持禁戒，安处徒众，宴坐静室。恒作是念，我今此身，四大和合。所谓：发毛爪齿，皮肉筋骨，髓脑垢色，皆归於地。唾涕脓血，津液涎沫，痰泪精气，大小便利，皆归於水。暖气归火。动转归风。四大各离，今者妄身当在何处？即知此身，毕竟无体，和合为相，实同幻化。四缘假合，妄有六根，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，妄有缘气，於中积聚，似有缘相，假名为心。善男子。此虚妄心，若无六尘，则不能有。（读者：《紫阳外集》有句云：一物含见闻觉知，盖诸尘境显其机，灵常一物尚非有，四者凭何作所依。）四大分解，无尘可得，於中缘尘，各归散灭，毕竟无有，缘心可见。善男子。彼之众生，幻身灭故，幻心亦灭。幻心灭故，幻尘亦灭。幻尘灭故，幻灭亦灭。幻灭灭故，非幻不灭。譬如磨镜，垢尽明现。善男子，当知身心，皆为幻垢，垢相永灭，十方清淨。善男子。譬如清淨摩尼宝珠，映於五色，随方各异，诸愚痴者，见彼摩尼，实有五色。善男子。圆觉净性，现於身心，随类各应；彼愚痴者，说净圆觉，实有如是身心自相，亦复如是。由此不能远於幻化，是故我说：身心幻垢。对离幻垢，说名菩萨。垢尽对除，即无对垢及说名者。善男子。此菩萨及末世众生，证得诸幻，灭影像故，（窥基大师：唯识为宗，唯约影像，不约本质。）尔时（信解行证。）便得无方清淨；（信清淨，乃至证清淨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）无边虚空，觉所显发。（圭峰疏曰：『然虚空离识，亦非实有，故《首楞严》云：若有一人，发真归元，十方虚空，一时销殒。谓：迷情所覆，觉处见空，尘影既销，空元是觉显谓：空销觉现。发谓：妄尽心开。反复观之，俱无边际。《首楞严》又云：闻复翳根除，尘销觉圆净，净极光通达，寂照含虚空，却来观世间，犹如梦中事。是知空有双绝，但是觉心。独鉴明明，灵知不昧。』）

东明昆参云间松隐，叩其心印，未心肯。自誓若不彻证，不已。因禅定，六日出定。举首覩松，豁然有省。往见宝藏持，陈悟因。藏叱曰：『佛法如大海，转入转深，那得泊在这里。』遂亲炙座下。藏一日，问曰：『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，汝云何会？』明向前，问讯，叉手而立。藏叱曰：『汝在此许多时，还作这个见解。』明乃发愤，忘寝食。至第二夜，蓦然彻法源底，遂呈偈曰：『一拳打破太虚空，百亿须弥不露踪。借问个中谁是主，扶桑涌出一轮红。』藏笑曰：『虽然如是，也须善自护持。时节既至，其理自彰。』

雪岩钦谓处州书记说：这工夫不济事，动静二相，打作两橛；我被说着，真个坐便有这境，才拈提放着，都不见了。他道：参禅须起疑，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我便提个乾矢橛，封了被，协不沾席，行坐只是昏散胶扰；霎时干净不得。净慈七兄弟坐禅，有修上座不在数，只是独行独坐，蒲团坐如铁橛，行时挺起脊梁，我要近他说话，二年不得。我因不倒单，头昏散辄一团，不觉流泪，起乡念，自此都放下，两月后再来参假。却得这一放，十倍精神，元来究明此事，不睡也不得，须中夜烂睡一觉，方有精神。一日见

修，问：去年要与你说话，你只避我。他道：办道人无剪爪工夫，更与你说话在。我末后道：今被昏散打并不去。他云：是你不猛烈，须是高着蒲团，竖起脊梁，三百六十骨节，八万四千毛窍，并作一个无字。我依他，提得转力，转见又散；到此尽命一提，忽见身心俱忘，目前如一片银山相似，清清三昼夜。修问我。对云：办道。他云：你唤什么作道？不能对，转加迷闷。首座云：你但大开着眼，看是什么道理。被这一提，才上蒲团，面前豁然，开如地陷一般，（这不可谓境，这时是亦可作分别意识对法脱了能所系练，既不可说似人，亦不楞妄希冀。）说似人不得。寻修兄，便道：且喜且喜。我与他行一转，森罗万象，向来所厌弃物，与无明烦恼昏散，元来尽是妙明真如性中流出。半月余，而动相不生，然於睡着无梦想见闻之地，又却打作两橛，寤寐恒一之说，又透不过。凡古人公案，有义路可以咬嚼者，则理会得下。无义路如银山铁壁者，却都不会。（读者：此际重得前后际断，而动相不生，原来尚滞在意识解会中。）虽在径山无准和尚会下多年。每遇入室，举主人公，便可打个脖跳。若举衲僧巴鼻，佛祖爪牙，更无下口处。如是十年，不得彻悟。后过浙东天目两山作住。一日，佛殿前行，忽然抬眸见一株柏树。触着向来所得境界和底一时扬下，碍膺之物，扑然而散，如暗室中出，在白日之下，走一转相似。方始得见径山老人立地处，正好三十拄杖。

高峰妙扣雪岩欽，方问讯，即打出，闭却门。一再往，始得亲近。令看『无』字话。自此参扣无虚日。岩忽问曰：『阿谁与你拖了死尸来？』声未绝，便打出。如是不知其几。一日，少林忌辰，随众诣三塔，讽经次，忽抬头覩五祖演和尚真赞曰：（真者，即五祖之像，古云：写真，亦犹今之照相也。）『百年三万六千朝，反覆元来是这汉。』蓦然打破拖死尸之疑。往见雪岩。岩一见便问：『阿谁与你拖了死尸到这里？』峰便喝。岩拈棒。峰把住曰：『今日打某甲不得。』曰：『为甚打不得？』峰拂袖便出。自此机锋不让。一日，岩问曰：『日间浩浩时，作得主么？』曰：『作得主。』又问：『睡梦中作得主么？』曰：『作得主。』又问：『正睡着时，无梦无想无见无闻，主在甚么处？』峰无语。岩嘱曰：『从今日去，也不要你学佛学法，也不要你穷古穷今。但只饥来吃饭，困来打眠。才眠觉来，却抖擞精神，我这一觉，主人公毕竟在甚么处，安身立命？』丙寅冬，奋志入临安龙须。自誓曰：拚一生作个痴猷汉，决要这一着子明白。越五载，因同参僧夜推枕头，墮地作声，廓然大彻。自谓：如泗州大圣，远客还故乡。元来只是旧时人，不改旧时行履处。

（此一则可以说明参悟底典型标准。初参『无』字。如不应机，改参『谁与你拖这死尸来？』此与念佛是谁差不多意思，不过明说：五蕴身田为死尸，指示内里抽牵的人，似更直捷，故似较易省会。唯会得之后，若不明白『正睡着时，无梦无想无见无闻，主在甚么处？』则仍实未悟。从前，本先大师亦曾曰：『你等诸人夜间熟眠，不知一切；既不知一切，且问：你等那时有本来性？无本来性？若道：那时有本来性，又不知一切，与死无异。若道那时无本来性，睡眠忽省，觉知如故。还会么？不知一切，与死无异。睡眠忽省，觉知如故。如是等时，是个甚么？若也不会，各体究取。』密云悟，答某居士书中，对此事道得极详。略谓：『仰山（指雪岩）嘱高峰，唯为主公安身处；峰如网跳出，只是旧时人。此正依旧山是山，水是水，故安邦定国也。仰唯为峰不知主立处，特指睡时，无梦想见闻，识不起时，以诘峰，正为即人即身即安立的主，（中峰大师《广录》中有句云，囹圄只是一个自己。）本自呈露，不待识心计度；会得，则常自作主，无识心梦想颠倒。（究竟涅槃，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）故如网中跳出，从此安定太平也。若谓：真要他向睡时

讨个安立处，正使他疑无所之，了到虚凝湛寂真体，安於无安，立於无立者，则蹉过仰为峰彻困处，且依旧认识心梦想边事。今问睡着，无梦想见闻时，可见有虚凝湛寂否？此是，峰前强为作主，居士认作真体。更云：立於无立，有甚本据？已自堕於莽荡，乌知主安立处？故必彻见，即人即身即安立主，全体独露，方立无所立耳。且自不须用识心，殷勤奉出，但乘自悟力行，自不於身外，别作功用。是谓：罢业忘功；乘自悟力。是谓：无功之功，非莽荡之无功。今居士不知主落处，谬计妄身外，别有个虚凝湛寂为真体；既不到罢业忘功，妄言立於无立，是梦想颠倒的话。且真主岂可谓认不得？既认不得，何知是真主？此乃不曾亲见，暗中摸索。若亲见，自能直据悟处说，何须作委曲惑乱语，成什么直指来？唯不曾见，混说忘了主，真见主，常不离主，认不得主，认不得的是真主。且问：既不离主，又何可忘？既忘了主，说甚见主？说甚真见主？既真见主，岂可认不得主？既认不得主，忘了主，说甚常不离主？此正茫然无主。安得成主公义？又：仰山问睡时，无梦想见闻，主在甚处？非真要（高峰义解的）明主公，（仰山）毕竟是甚么意？若不能指，不唯不会睡着之旨，要且（是在）向身命外别寻主人，不免梦想颠倒，见闻觉知识阴里反覆也。至于拖死尸消息，居士自未曾悟，故不知高峰实未曾悟。峰不过认是这汉反覆之能，日间认能见闻，夜间认能梦想，但於能上加力，故能作主耳。若果悟拖死尸，则死尸有甚见闻觉知？与睡着无梦想见闻的身命何别？而无对哉！不消道个，某拖死尸去也。日以死尸身命见闻，夜以死尸身命梦想，岂不万象中独露身乎！若谓：无梦想见闻外，断别寻不出主，则仰山只消道：睡着无梦想见闻便了，因甚更问：主在甚处？岂不显要他会有梦想与无梦想两不涉的主乎？！』《宗范》载：『牧云门曰：高峰明得公案，亦不受瞒，及开口又浑，日用尚不得自由，如欠人债，足见前所得未稳也。睡着无梦想，主在甚处？无对。此前虽会拖死尸主，实未悟全体主也。问：空碎地沉俱忘，镜照有甚不到处？答：有人道得了事，有道得不了事，非话有差别，为悟有浅深，而有了不了。但会日间主，未会无梦想主；只见空碎地沉，物我俱忘，未悟物我全主也。如镜照镜，未悟镜来处也。会得拖死尸，未会死尸；故无梦想，打作两橛，不知落处。』）三峰藏曰：『山僧十五出家，十九剃发，廿九岁见《高峰语录》，读之，隐隐如见故物，遂决志参禅。只为不曾遇得人，所闻所见，无非牵经合理，（读者：只是落在义解窠臼。）以见闻觉知为本性，以不起念为宗旨。（以默照为禅，未能彻底掀翻无念窠臼。）以死坐为安禅，以念佛为参究。幸读高峰本子，了然如昨日，背诵参究，明白一般，殊觉欢喜踊跃。自念前来搜寻《楞严》《圆觉》。俱有会处。天台止观，亦有得力。后修耳根圆通，亦於音声中，了得身心如幻，处於世间，与流云过虚，活水下石相似，自谓：轻安。及见语录，始知与此法，了不相契，得此法门，定是到家把柄也。为此，把前来解会一列扫去。却将疑情结住，静处用功，觉得昏闷不过，因而兼修净业，嗣又走徧浙东，未见有人。遂回德庆，就庵结关。撤去床凳，单单行走。梁上挂一条扁担，若到昏闷之极，就在扁担上高展，悬空而睡，才跌下来便行。如此自炼，转难得力，百日期满，走到三峰。日间操作，夜坐蒲团。昏沉作孽，困顿不清。努力尽情，敌他不过。其时正不知日夜不倒身，翻为参禅之障。至万历四十年，时年四十，幸有峰中老宿，欲闭不语关百日，余乘其便，遂同入关。方才上关，一拜欲上蒲团，无奈一时眩晕，吐痰斗许，只得放身一睡。虽则随时吃茶吃饭，饭过便睡，饭时亦不知人事，只是齁齁打睡。一睡五日。至第五日巳时，正熟睡间，忽闻隔窗二僧，夹篱攀折大竹，如迅雷一震，直得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人法俱消，直无立处。睁开眼来，晴日在窗，竹影满地。那时要理会一法，了不可得。要觉自己身，徧觅无有。苏苏湛湛，如有气死人，初生孩子。至夜闻两堂课诵，钟铮鱼钹，交错如雨，觉得身徧空界，其声都在虚空中，历历落落。端坐

---

一夜，轻安如弹指顷。自己道：此是前后际断，必须求悟始得。尽力寻觅，忽尔胸中撞出永嘉《证道歌》，从头至尾，默想一遍，了然符契，自觉安乐。既而又念道：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他答个青州布衫重七斤。忽而悟得祖师言句，凡柏树子乾矢橛等等，一一皆了，方才放心。又思高峰为何在悟后又看正睡着时，无梦无想，无见无闻，主在甚么处？因此又从新参起，至十夜经行，抬头见月，会枕头落地消息，从此受用快活。后在古人门庭下竭力参究。看三玄三要，及汾阳偈子。（三玄三要事难分，得意忘言道易亲，一句明明该万象，重阳九日菊花新。）经过反覆参究，忽然入得临济堂奥。复参德山托鉢公案，参之既省，省处拂开，再参再省，越究越得。

又苦究二年，虽无所加，自觉受用非昔。自念我无师承，虽得些子，不如古人，要来来去去，入火入水，任运无碍。因此看个大彻底人本脱生死，因甚命根不断？经二十日，心不异缘，受用又非前度，嗣后再看三玄三要，会得两堂首座同喝意旨。及披觉范所著《临济宗旨》。如对面亲见付授，於五百年前，不分延促。是以私淑寂音，遥接宗旨。可见参禅不可领得些乾净禅，便为了当。又不可入些小堂奥，不更参求。今有一辈兄弟，亦见到这里，只是便要放身快活，反致懒散骄惰。是故有志之士，直须到底始得。不可但得些子，便尔纵横作用，不求向上，堕在有证有悟之我相处也。』

玄沙示众曰：『古佛真宗，常随物现，堂堂应用，处处流辉，隐显坦然，高低尽照。是以沙门上士道眼，唯先契本心，方为究竟。森罗万象，一体同源，廓尔无边，谁论有滞。尘劫中事，都在目前。时人旷隔年深，致乖常体，迷心认物，以背真宗，执有滞空。不遇良朋道友，只於私自作解，纵有商量，浑成意度。及至寻穷理地，不辨正邪，况平生自己未曾捞摸。若乃先贤古德，便自知时，克己推功，庵岩石室。古德云：「情存圣量，犹落法尘；己见未忘，还成渗漏。」不可道：持斋持戒，长坐不卧，住意观空，凝神入定，便当去也；有甚么交涉！西天外道，入得八万劫定，（非想定。）凝神寂静，闭目藏睛，灰身灭智，（在教下法相宗而论，是指二乘入无余依涅槃。但在宗下，则不严格於文字上去找，这文字代表义名而严密分析。而重在彻脱。）劫数满后，不免轮回；盖为道眼不明，生死根源不破。夫出家儿即不然，不可同他外道也。莫非真实明达，具大知见，能於诸佛同彻，寂照忘知，虚含万象。如今甚么处不是汝？甚么处不分明？甚么处不露现？何不与么会去。若无这个田地，时中争奈诸般渗漏何，总成虚妄。阿那个便是平生得力处。如实未有发明，切须在急时中忘餐失寝，似救头然，如丧身命，冥心自救，放舍闲缘，歇却心识，方有少许相应。若不如此，明朝后日，尽被识情带将去，有甚么自由分。如今却不如此无情之物，敷衍分明，土木石头说法，非常真实，只是少人能听。大凡三条椽下，真实发明，即可商量，便向四生六道中，同於诸佛净土，更惧何生死；且阿谁知他。一切诸法，都无实体。至於灵山会上，迦叶亲闻，犹如话月。古德云：善恶都莫思量，（自然得入清净体。）犹如指月。乃至三乘行位解脱，菩萨涅槃，圣德圣果，并如空花兔角。不见道：却来观世间，犹如梦中事。有为心法，不可相依，日久年深，全无利益。只为违真弃本，厌离凡情，忻心圣道，作此见知，不出他限量，抛他五阴不去。不见道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你只拟向前，争能明得？於中彻去，方得知之。若未究得，当知尽是虚头。世间难信之法，具大根苗，方能明达。今生若彻去，万劫亦然。古德云：直向今生须了却，谁能累劫受余殃。』

《宗范》曰：『古德示人千言万语，扼其要有二：一、悟门。二、保任。未悟之先，自初学至久参，总须以悟门彻契为入手；所谓：大疑大悟。只贵子见地，不贵子行履，是

也。既悟后，自破参至腊终，全在功薰缜密为正行；所谓：行解相应。那边明白了，来这边行履是也。如以两者相较，则悟后工夫，当无不自重己灵，自庆知有。即逢缘懈怠时知抱惭，或不至如痴狂辈肆无忌惮，依前甘作博地凡夫，以辜负唐丧此生知见。若未悟前，则全在师家钳锤妙密；学人志量宏深，不到彻头，不肯歇手，脱有纤毫消不过处，拼着十年廿载，必求彻透而后休。方得只眼孤掌，种智深入，与佛祖把手同行。其与古人千差万别公案，机用言句，如观掌纹，悉洞鉴明了，才不枉来阎浮一番。是以悟门一着尤为吃紧。须看古人参究榜样，何等刻苦，何等勇猛，如大慧（大慧彻悟化迹见后。）在湛堂座下，拈提皆会，於门头户边消息，已是七穿八达，少此一忽，则终不了当；必待薰风南来句，始剥去一层，又必待相随来也句，方彻法源底。则今时人，略有所得，顿尔不疑言句，自满足者，正如万里崖州。又如雪岩，虽已豁然开朗，而动相不生，了知万象森罗，皆妙明心性流出，而无梦想处，打成两橛。若非肯自刻苦，那有触着古柏，彻底打并时节。雪岩是过来人，便将此药头灸高峰之病。盖无梦想见闻之际，是昏闷地位，明了意识不行，全没捞摸处。不独雪岩高峰尊宿透不去，大约尽未来际禅客，或得见闻觉知光影者，於此，总必打成两橛。其无志气者，或强作血脉不断消解，或强谓：谁求相见理会，更不求通彻打并，此是古今学人通病。须知未透此关，总是有梦有想时，夹杂昭灵业识，非真白净主公也。（今问：如何是真白净主公，你的主公在那里？）且於古德言句中，如百丈灵光独耀「独」字，临济历历孤明「孤」字，洞山三更初夜月明前之「初」字「前」字。又：古德云：父母未生前主公安身立命处句，死了烧了向甚么处相见句，身里出门难句，堂中事作么生句，庵内人为甚么不知庵外事句，种种此类，皆是浮面。依稀影响，支吾消释，断断不能万分亲切契证。似此廉纤粘滞，笼统支离，自救不能，如何勘验得学人邪正深浅？承嗣得佛祖慧命？愿与来哲，倘或所悟，不与无梦想主公安身立命处相应，决不肯将就模糊，放过罢手。不计岁月，与之苦切撕挨，庶几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证得本分清楚，不愧为少林儿孙。』

佛印元曰：『未悟者，难与言已悟之境。如生盲之人，与之言天日之清明，彼虽听，而不可辨也。』

大慧曰：『先德云：悟证则不可示人，说理则非证不了。自证自得，自信自悟处，除曾证曾得已信已悟者，方默默相契。未证未悟者，不唯自不信，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。』（读者：兹抄录《别传录》中真参实悟章中，大慧杲禅师机缘录文：径山大慧杲禅师参湛堂。机辨纵横。堂诃之曰：汝未曾悟，病在意识领解。则为所知障。堂一日，语大慧杲禅师曰：我这里禅，你一一理会得。教你说，也说得，教你拈古颂古小参普说，也做得。只是有一件事不是，你还知么？杲禅师曰：未审是什么事？曰：『忽！』你只欠忽地一下。所以说时有禅，不说时便无禅。入方丈时有禅，出方丈时便无禅。惺惺思量时有禅，睡着时便无禅。如此，如何敌得生死！杲禅师曰：正是某甲疑处。堂病，指师见圆悟，及谒张无尽居士，士亦指示见圆悟。时圆悟自蒋山奉诏住东京天宁寺。圆悟未至，杲禅师先到。挂搭参堂毕，圆悟方入院。杲师晨夕参请，圆悟举『僧问云门：如何是诸佛出身处？云门答曰：东山水上行』话。令师下语。师参及一年，凡下四十九转语，皆不契。一日，悟赴一达官宅。升座。即举僧问云门：如何是诸佛出身处？云门曰：东山水上行。若是天宁，即不然。若有人问：『如何是诸佛出身处？』只向道：『薰风自南来，殿角生微凉。』杲师闻，豁然有省。遂以所得告悟。（你道得个什么？）悟察杲师虽得前后际断，但动相不生。然却坐在净裸裸处。因语杲师曰：也不易你得到这田地，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，不疑



言句，是为大病。不见道：『悬崖撒手，自肯承当，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』须知有这个道理。杲师曰：某甲只据如今得处，已是快活，更不能理会得也。悟令杲师居择木堂，为不厘务侍者。（择木堂乃士大夫止息处。）每日同士大夫闲话，入室不下三四。悟每举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话诘之，师才开口，悟便曰：不是不是。如此者半载。一日，同诸士大夫饭，师把箸在手，都忘下口，悟见笑曰：这汉参黄杨木禅，却倒缩去。师遂说喻曰：『和尚这个道理，（教人参话头，不许意识解会的道理。）恰似狗看热油铛，要舐又舐不得，要舍又舍不得。』悟曰：你喻的极好，只这个便是金刚圈栗棘蓬也。杲师一日，问悟曰：闻和尚当时在五祖，曾问这话，不知祖道什么？悟笑而不答。师曰：和尚当时须对众问，如今说亦何妨。曰：『我问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；意旨如何！』祖曰：『描也描不成，画也画不就。』又问：『树倒藤枯时如何？』祖曰：『相随来也。』师闻举，当下大悟。曰：『我会也。』悟遂举数因缘诘之。师酬对无滞。悟曰：始知我不汝欺，因著《临济正宗记》付之。）憨山曰：『凡修行人，有先悟后修者，有先修后悟者。然悟有解证之不同，若依佛祖言教，明心者，解悟也；多落知见，於一切境缘，多不得力，以心境角立，不得混融，触途成滞，多作障碍；此名相似般若，非真参也。若证悟者，从自己心中，实朴朴做将去，逼拶到山穷水尽处，忽然一念顿歇，彻了自心；如十字街头见亲爷一般，更无可疑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亦不能吐露向人，此乃真参实悟。然后即以悟处，融会心境，净除现业流识，妄想情虑，皆溶成一片真心，此证悟也。此之证悟，亦有深浅不同。若从根本上做工夫，打破八识窠臼，顿翻无明窟穴，一超直入，更无剩法，此乃上上利根，所证者深。其余渐修，所证者浅。最怕得少为足，切忌堕在光影门头。何者？以八识根本未破，纵有作为，皆是识神边事；若以此为真，大似认贼为子，於此一关最要透过。「所言顿悟渐修者，乃先悟已彻，但有习气，未能顿净，就於一切境缘上，以所悟之理，起观照之力，历境验心，融得一分境界，证得一分法身，消得一分妄想，显得一分本智。是又全在绵密工夫，於境界上做出，更为得力。』』

《肇论》略载：万物虽殊，然性本常一。不可而物，然非不物。可物於物，则名相异陈，不物於物，则物而即真。是以圣人不物於物，不非物於物。不物於物，物非有也；不非物於物，物非无也。（物）非有，所以不取。（物）非无，所以不舍。《净名》云：不离烦恼，而得涅槃。《天女》云：不出魔界，而入佛界。然则玄道在於妙悟，妙悟在於即真；即真，则有无齐观，齐观，则彼己莫二。所以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夫至人空洞无象，而万物无非我造。会万物以成己者，其唯圣人乎。何则？非理不圣，非圣不理，理而为圣者，圣不异理。故天帝云：般若当於何求。善吉云：般若不可於色中求，亦不离色中求。又云：见缘起，为见法，见法为见佛，斯则物我不异之効也。听以，至人戢玄机於未兆，藏冥运於即化，总六合以镜心，一去来以成体。古今通，终始同，穷本极末，莫之与二；浩然大均，乃曰：涅槃。《经》云：不离诸法，而得涅槃。又云，诸法无边，故菩提无边。以知涅槃之道，存乎妙契，妙契之致，本乎冥一。然则物异我，我不异物，物我玄会，归乎无极。

圆明居士曰：（即雍正）『古人道：心空及第，应知心外复有何物而可空？物外复有何心而可空？所以（老庞）云：我自无心於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悟既得彻，必得到随缘应物，有法皆心，有心皆法。古人（永嘉）云：尘垢尽除光始现，心法双忘性即真。若欲尘垢尽除，必须心法双忘；若欲心法双忘，必须心法合一。若不能浑物我，但云：我自无心於万物，妄谓：镜已打破，皆属诳语，自欺自误。又示其弟曰：偶尔警省，识得本来

---

主人，不生不灭者，次也。一切贤圣，以大千为己，一念真实入妙圆觉海，不生不灭者，上也。今日所契，不生不灭相应处，犹是眼前功夫边之展转。如更踏一步向前，自然不假丝毫，便见三身四智，人我众生，三千世界，八万尘劳，竖穷三际，横亘十方，不生不灭，不灭不生，不生生，不灭灭，不生生灭，不灭生灭，不生生生，不灭灭灭。莫道此山多险峻，前途犹有最高峰。』

## 第四十一节 五位王子、内绍外绍

### 一、五位王子

(一) 诞生。(《洞上古辙》谓：诞生，言初育也。最初知有，即能顿入一色，全不借功勋，如王嫡长之子，初生即得灌顶者也。此与洞山正中偏有异，正中偏只是最初知有，未能顿入一色，入一色乃正中来事。(本段所述小注，均系《洞上古辙》之语。))石霜诸颂曰：天然贵胤本非功，(言其本来尊贵，不假功勋也。)德合乾坤育势隆。(言与父母同德生育势隆，本是王种也。)始末一期无杂种，(言不杂外绍之功，)分宫六宅不他宗。(言六根用殊，而皆不外宗也。)上和下睦阴阳顺，(言顺於父。)共气连枝器量同。(六识如兄弟，同其器量，皆顺於父也。)欲识诞生王子父，鹤腾霄汉出银笼。(此明王子之父。银笼，喻一色。超出一色，始见尊贵；喻之为父也。)(二)朝生。(言只在外朝，居臣位，非宫中所生也。此子不能知有，止事外绍之功。故不能转功就位，正是臣种。亦名王子者，九峰虔所谓：外绍王种姓也。虎与洞山偏中正有异；以偏中正是内绍，南未就位者。此是外绍而不就位者。)石霜颂曰：苦学论情世莫群，(言用功之勤也。)出来凡事已超伦。(言由功之勤，故一出而事皆超伦，乃功之著也。)诗成五字三冬雪，笔落分毫四海云。(此正喻其超伦之事。)万卷积功彰圣代，一心忠孝辅明君。(喻借外功以辅其君也。)盐梅不是生知得，(盐梅喻辅相之事。不是生知得者，言其由学而至也。)金榜何劳显至勋。(喻虽大功显著，如金榜标名，终在臣职，不登王位，何劳有此(外绍功勋。)哉。)(三)末生。(鼓山永觉贤禅师云：言用功之久而后成者也。此子远谢一切，专事内绍，得入一色。比之诞生，则顿渐有异，及其所到一也。此与正中来亦异，此乃久用功而方入正位者。正中来则入正位而转身者也。)石霜颂曰：久栖岩穴用工夫，草榻柴扉守志孤。(不贪朱紫贵，专顾本来人。)十载见闻心自委，(不重见闻。)一身冬夏衣嫌无，(不着尘缘。)澄凝含笑三秋思，清苦高名上哲图。(怡神於清虚恬淡之天，皆内绍之意也。)业就巍科酬极志，比来臣相不当途。(内绍功成，转功就位，不立臣位也。)(四)化生。(鼓山贤云：言傍分帝化，乃转位就功之子，古人谓之出使将军才，即洞山兼中至也。)石霜颂曰：傍分帝命为传持，(借位明功，奉行帝化。)万里山河布政威。(金刚宝剑，横挥世界。)红影日轮凝下界，(智照无私，破诸幽暗。)碧油(汉太守建碧油幢於门，以表政化之威。)风冷暑炎时。(神用莫测，清诸热恼也。)高低岂废尊卑奉，五袴(汉廉叔度为太守，民作歌曰：廉叔度，何来暮。昔无襦，今五袴。)苏涂(苏民之涂炭也。)远近知，(神化广运，上下同禀，远近咸知也。)妙印手持(心印独持，则十方坐断，天下太平也。)烟塞静，(塞下立烟墩，贼来则举之以传报，故曰：烟塞。)当阳那肯露纤机。(虽妙用显行，其机密而不可窥也。)(五)内生。(鼓山贤云：言长在深宫之内，此是功之极，与父无异体，即理智一如，冥合不分之义。然犹云：有父者，以子则犹守珍御，父则无家可坐，无世可兴。又：父则全属无为，深不可窥。其间挂敞垂应，以代行父事者，亦子也。正同洞山兼中到。)石霜颂曰：九重深密复何宣，(与父合体，寂尔无言也。)挂敞由来显妙传。(有时复出，以显其妙。)只奉一人天地贵，(实智证理。)从他诸道自分权。(六根各效其职，而主则不动也。)紫罗帐合君臣隔，黄阁帘垂禁制全。(既与父合体，则臣僚隔绝，以其体本无为也。)为汝方隅官属恋，遂将黄叶止啼钱。(虽是无为，有时应众生之机，方便说法，即权智也。)

僧问石霜：『如何是诞生王子？』曰：『贵裔非常种，天生位至尊。』问：『如何是朝生王子？』曰：『白衣为上辅，直指禁庭中。』问：『如何是末生王子？』曰：『循途

方觉贵，渐进不知尊。』问：『如何是化生王子？』曰：『政威无比况，神用莫能俦。』问：『如何是内生王子？』曰：『重帙休胜负，金殿卧清风。』

僧问九峰虔：『诞生还更知闻也无？』曰：『更知闻阿谁。』问：『恁么则莫便是否？』曰：『若是，古人为甚道：诞生王有父？』问：『既有父，为什么不知闻？』峰曰：『同时不识祖。』又问：『古人云：直得不恁么来者，犹是儿孙，意旨如何？』峰曰：『古人不谩语。』问：『如何是不恁么来底儿孙？』曰：『犹守珍御在。』问：『如何是父？』峰曰：『无家可坐，无世可兴。』

僧问曹山：子归就父，为什么父全不顾？山曰：理合如是。曰：父子之恩何在？山曰：始成父子之恩。问：如何是父子之恩？山曰：刀斧斫不开。又：僧问：如何是师子？山曰：众兽不能近。问：如何是师子儿？曰：能吞父母者。问：既是众兽近不得，为什么却被儿吞？山曰：岂不见道：子若哮吼，祖父俱尽。问：尽后如何？山曰：全身归父。问：未审祖尽时，父归何所？山曰：所亦尽。问：前来为什么道：全身归父？山曰：譬如王子，能成一国之事。又曰：阍黎，此事不得孤滞，直须枯木上更撒些子花。

僧问投子温：父不投，为甚么却投子？投曰：岂是别人屋里事。问：父与子还属功也无？投曰：不属。问：不属功底如何？投曰：父子各自脱。问：为什么如此？投曰：汝与我会。

## 二、内绍外绍

僧问九峰虔：『承古有言：向外绍则臣位，向内绍则王种，是否？』峰曰：『是。』问：『如何是外绍？』曰：『若不知事极头，只得了事，唤作外绍；是为臣种。』问：『如何是内绍？』曰：『知向里许，承当担荷，是为内绍。』问：『如何是王种？』曰：『须见无承当底人，无担荷底人，始得同一色；同一色了，所以借为诞生，是为王种。』曰：『恁么则内绍亦须得转？』峰曰：『灼然有承当担荷，争得不转。汝道：内绍便是人王种，你且道：还有绍底道理么？所以古人道：绍是功，绍了非是功。转功就位了，始唤作人王种。』曰：『未审外绍还转也无？』峰曰：『外绍全未知有，且教渠知有。』曰：『如何是知有？』峰曰：『天明不觉晓。』又问：『如何是外绍？』峰曰：『不借别人家里事。』问：『如何是内绍？』曰：『推斧向里头。』问：『二语之中，那语最亲？』峰曰：『臣在门内，王不出门。』曰：『恁么则不出门者，不落二边？』峰曰：『渠也不独坐世界。里绍王种名，外绍王种姓。所以道：绍是功名，臣是偏中正。绍了转功名，君是正中偏。』

寂音曰：『雪窦通禅师，长沙岑大虫之子也。每谓诸同伴曰：但时中常在，识尽功成。（若识神）瞥然而起，即是伤他（初不在形诸声色），而况言句乎！故石霜诸禅师宗风，多论内绍外绍，臣种王种，借句挟带。直饶未尝忘照，犹为外绍，谓之臣种，亦谓之借，亦谓之诞生。然不若丝毫不隔，如王子生下，即能绍种，谓之内绍，谓之王种，谓之句，非借也。借之，为言一色边事耳。不得已，应机利生，则成挟带。如唐郭中令李西平皆称王，然非有种也，以勋劳而至者也。高祖之秦王，明王之肃宗，则以生帝王之家皆有种，非以勋劳而至者也。谓之内绍者，无功之功也，先圣贵之。谓之外绍者，借功业而然，故又名曰：借句。曹山章禅师偈有曰：妙明体尽知伤触，力在逢缘不借中。（一色消尽，方名不借。）云居膺禅师曰：头头上，物物上通，只唤作了事人，终不唤作尊贵。将知尊贵，一路自别。』《洞上古辙》曰：『臣在门内，王不出门；俱指推斧向里头；此臣乃指

---

王子，非外臣也。内绍王种名，外绍王种姓者，明石霜立五王子，实有不同。内绍者，只是得其名，外绍者，只是得其姓，必须绍了转功，方是真王子也。绍是功，乃内绍也。内绍未转，亦是臣位，总是偏。以其知有，是偏中正。绍了转功，方是王种。云何名君？以其在储君位，是正中偏。此与洞山所立不同。』

《洞上古辙》又曰：『南泉答长沙偈曰：「还乡尽是儿孙事，祖父从来不出门。」是知君臣父子之说，并见於南泉，非洞山石霜始立也。后人分疆列界，殊觉可耻。』

## 第四十二节 有修无修

《四十二章经》：佛言：吾法念无念念，行无行行，言无言言，修无修修。会者近尔，迷者远乎。言语道断，非物所拘。差之毫厘，失之须臾。

《楞伽经》：佛告大慧：若菩萨摩訶萨欲知自心现量，摄受及摄受者妄想境界，当离群聚习俗睡眠，初中后夜，常自觉悟修行方便，当离恶见经论言说，及诸声闻缘觉乘相，通达自心现妄想之相。复次，大慧，菩萨摩訶萨建立智慧相住已，於上圣智三相，当勤修学。所谓：无所有相。一切诸佛自愿处相。自觉圣智究竟之相。修行得此已。能舍彼跛驴心智慧相，得最胜子第八之地，则於彼上三相修生。大慧！无所有相者。谓：声闻缘觉及外道相，彼修习生。大慧！自愿处相者。谓：诸先佛自愿处修生。大慧！自觉圣智究竟相者。一切法相无所计着，得如幻三昧身，诸佛地处进取行生。大慧！是名圣智三相。若成就此圣智三相者，能到自觉圣智究竟境界。是故大慧，圣智三相，当勤修学。（解脱长者：这是教义，亦是心要；北宗奉持，确有来由，先毋忽，再毋执。初祖《安心法门》：问：诸法既空，阿谁修道？答：有阿谁，即须修道；若无阿谁，即不须修道。）

六祖最后示弟子曰：『但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无动无静，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无是无非，无住无往。恐汝等心迷，不会吾意，今再嘱汝，令汝见性。吾灭度后，依此修行，如吾在日。若违吾教，纵吾在世，亦无有益。复说偈曰：兀兀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，寂寂断见闻，荡荡心无着。』

僧问汾山：『顿悟之人更有修否？』曰：『若真悟得本，他自知时，修与不修是两头语。如今初心虽从缘得，一念顿悟自理，犹有无始旷劫习气，未能顿净，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，即是修也。不道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。从闻入理，闻理深妙，心自圆明，不居惑地，纵有百千妙义，抑扬当时，此乃得座披衣，自解作活计。以要言之。则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，万行门中，不舍一法。若也单刀趋入，则凡圣情尽，体露真常，理事不二，即如如佛。』

黄檗曰：『证此心有迟疾，有闻法一念，便得无心者。有至十地，乃得无心者。长短得无心乃住，更无可修可证，实无所得，真实不虚。一念而得，与十地而得者，功用恰齐，更无深浅。』

僧问九峰满：『对境心不动如何？』峰曰：『汝无大人力。』问：『如何是大人力？』曰：『对境心不动。』问：『适来为甚么道：无大人力？』峰曰：『在舍只言为容易，临川方觉取鱼难。』

圭峰曰：『有问：悟此心已，如何修之，还依初说相教中令坐禅否？答：此有二意。谓：昏沉厚重，难可策发，掉举猛利，不可抑伏，贪嗔炽盛，触境难制者，即用教中种种方便，随病调伏。若烦恼微薄，慧解明利，即依本宗本教，一行三昧。』又曰：『若能悟此性，即是法身，本是无生，何有依托。灵灵不昧，了了常知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然多生妄执，习以性成，喜怒哀乐，微细流注。真理虽然顿达，此情难以卒除。须常觉察，损之又损，如风顿止，波浪渐停。岂可一生所修，便同诸佛力用。』

晦堂答韩侍郎书谓：承谕及昔时开悟，旷然无疑。但无始以来，烦恼习气未能顿尽。为之奈何！然心法无剩法者，不知烦恼习气是何物？而欲尽之。（此种见解。）若起此心，

翻认贼为子。从上以来，但有言说，乃是随病设药。纵有烦恼习气，但以如来知见治之，皆是善权方便诱引之说。若是定有习气可治，却是心外有法，而可尽之。（此种见解。）譬如灵龟，泄尾於涂，拂迹迹生。可谓：将心用心，转见病深。苟能明达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心法既无，更欲教谁顿尽耶？

《万法归心录》载：『悟理之人，习气未尽，遇境失念，须要厚养。如牧牛牵拽，随处鞭伏。待心调步稳，不伤苗稼，方可撒手，不用牧童。若验真心，可往熟处，将平生所憎所爱之事，寻在面前，见闻试之。若仍起心憎爱，则知道心未熟。若遇顺逆境界，不起憎爱之心，则知近道真心现矣。嗣后作意，再生所爱之心，想那所爱之乐，或再生所憎之心，想那所憎之怒，若爱乐憎怒之心，全然不动，方能自在随缘，应物无碍。』问：『真心未现，用功歇妄，兼行众善，助道易成，如是之说，其理可否？』曰：『歇妄心为正修，作诸善为助修。今见学者偏执不圆，少有悟理，便恃天真，不习众善，福劣魔胜，可叹也。』

《归心录》又载：性本无悟，因迷而悟；心本无修，因染而有修。所以烦恼有浅深，习气有薄厚。故设方便，修有顿渐；使垢轻者顿证圆通，令障重者渐复本性。『今假三根，随机易入，上根者顿修，中根者渐修，下根者勉修。』上根利机，宿薰道种；一言之下，心地开通，随缘保任，净除流识；念动不续，念空不守；一种平怀，泯然自尽，触目遇缘，无非妙用。汾山云：汝但心不附物，物岂能碍人。又云：念念攀缘，心心永寂，圆融法界，顿证无生。中机渐修，似磨镜垢，尘净光现。如有后学，了悟本心；或是宿习浓厚，智劣心浮，可在二六时中，动静之内，一切放下，善恶不思，念起即觉，觉之即无。古德云：『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』如斯用心，久久无妄。自待人法双忘，根尘顿脱，真心独照，卷舒无碍。顿悟渐修，多静易成。上士动静皆禅，中机废事偏理。果然习坐成熟，自然动静无碍。下机愚钝，机思迟回，昏沉厚重，掉举猛利，难以策发。须凭开导，微细指示，助他发机。如斯之辈，须要信心，莫离丛林，常随知识，诚听开示，勿认魔境。日日受炼，时时自磨；佛前忏业，众中低心。得悟之后，不可离师；大亡尘世，深培厚养；久久操履，方有相应。古德云：『下根之人千譬万喻，说不能会；纵得少解，以为彻悟；不受人教，我慢欺人。如此之流，须生惭愧，不然颠狂，便堕歧路。』

《修心诀》载：顿悟顿修，虽是最上根机，若推过去，已是多生，依悟而修，渐薰而来。至於今生，闻即发悟，一时顿毕，以实而论，是亦先悟后修之机也。『从上诸圣，莫不先悟后修，因修乃证。』所言神通变化，依悟而修，渐薰所现，非谓：悟时即发现也。问：悟既顿悟，何假渐修？修若渐修，何言顿悟？答：顿悟者凡夫迷时，四大为身，妄想为心。不知自性是真法身，不知自己灵知是佛，心外觅佛。忽被善知识指尔入路，一念回光，见自本性。而此性地，元无烦恼。无漏智性，本自具足，即与诸佛，分毫不殊。故云：顿悟。渐修者，『顿悟本性，与佛无殊，无始习气，卒难顿除。故依悟而修，渐薰功成，久久成圣。』故云：渐修。比如孩子，初生之日，诸根具足，与他无异，然其力未充，颇经岁月，方始成人。又：诸法皆空之处，灵知不昧，不同无情，性自神解，此是汝空寂灵知清净心体。而此空寂之心，是三世诸佛胜净明心，亦是众生本源觉性。汝若信得及，疑情顿息，出丈夫之志，发真正见解，亲尝其味，自到自肯之地，是为修心人解悟处，更无阶级次第，故云：顿也。但无始旷劫以来，流转五道，生来死去，坚执我相，妄想颠倒，无明种习，久与成性。虽到今生，顿悟自性，本来空寂，与佛无殊，而此旧习，卒难断除。故逢逆顺境，嗔喜是非，炽然起灭，客尘烦恼，与前无异。若不以般若中功着力，焉能对

---

治无明，得到大休大歇之地。如云：『顿悟虽同佛，多生习气深。风停波尚涌，理现象犹侵。』

又：杲禅师云：往往利根之辈，不费多力，打发此事，便生容易之心，更不修治，日久月深，依前流浪，未免轮回。则岂可以一期所悟，便拨置后修耶？故悟后长须照察，妄念忽起，都不随之。损之又损，以至无为，方始究竟。『天下善知识，悟后牧牛行。』是也。虽有后修，已先顿悟。妄念本空，心性本净。於恶断，断而无断，於善修，修而无修；此乃真修真断矣。故『顿悟泊修之义，如车二轮，缺一不可。』且修在悟前，虽用功不忘，念念薰修，着着生疑，（行想）未能无碍。如有一物，碍在胸中，不安之相，常现在前。日久月深，对治功熟，则身心客尘，恰似轻安。虽复轻安，疑根未断。如石压草，犹於生死界，不得自在。故云：『修在悟前，非真修也。悟人分上，虽对治方便，念念无疑，不落污染，日久月深，自然契合天真妙性，腾腾任运，任运腾腾。』

《万善同归集》曰：『夫众善所归，皆宗实相，如空包纳，似地发生。是以但契一如，自含众德。然不动真际，万行常兴，不坏缘生，法界恒现。寂不碍用，俗不违真，有无齐观，一际平等。是以万法唯心，应须广行诸度，不可守愚空坐，以滞真修。故菩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涉有而不乖空；依实际而起化门，履真而不碍俗。常然智炬，不昧心光，云布慈门，波腾行海。遂得同尘无碍，自在随缘，一切施为，无非佛事。故《般若经》云：『一心具足万行。』《华严经》云：『善男子，应以善法扶助自心，应以法水润泽自心，应於境界净治自心，应以精进坚固自心，应以智慧明利自心，应以佛自在开发自心，应以佛平等广大自心，应以佛十力照察自心。』『明心虽即佛，久翳尘劳，故以万行增修，令其莹彻。但说万行由心，不说不修为足。万法即心，修何碍心。』问：入法以无得为门，履道以无为先导。若兴众善，起有得心，一违正宗，二亏实行？答：以无得故，无所不得。以无为故，无所不为。『无为岂出为中，无得非居得外。』得与无得，既非全别，为与无为，亦非分同。非别非同，谁言一二？而同而别，不碍千差。『若迷同别二门，即落断常二执。』所以：《华严经》离世间品云：『知一切法，无相是相，相是无相，无分别是分别，分别是无分别，非有是有，有是非有，无作是作，作是无作，非说是说，说是无说。』

马大夫问赵州和尚：『还修行也无？』赵曰：『老僧若修行，即祸事。』问：『和尚既不修行，教什么人修行？』赵曰：『大夫是修行底人。』问：『某甲何名修行？』赵曰：『若不修行，争得扑在人王位中，喂得来赤冻红地，无有出期。』大夫乃下泪拜谢。（解脱长者：此则真正无修。虽数十年为人，亦与水上葫芦相似。所以道：若修行，即祸事。）

《宗镜录》载：此心虽自性清净，终须悟修，方得究竟。经论所明，有二种清净，二种解脱。或只得离垢清净解脱，故毁禅门即心即佛。或只知自性清净解脱，故轻於教相，斥於持律坐禅调伏等行。不知『必须顿悟自性清净，自性解脱，渐修令得离垢清净，离障解脱，成圆满清净，究竟解脱。』若身若心，无所壅滞，同释迦佛。



### 第四十三节 道力业力烦恼菩提

大慧曰：『有人知得世间有为虚妄不实底道理，及至对境遇缘，蓦地撞在面前，不随他去，则被伊穿却鼻孔定也。盖无始时来，熟处太熟，生处太生，虽暂识得破，终是道力不能胜他业力。且那个是业力？熟处是。那个是道力？生处是。然道力业力，本无定度，但看日用现行处，一个昧与不昧耳。昧却道力，则被业力胜却。业力胜，则触途成滞。触途成滞，则处处染着。处处染着，则以苦为乐。故释迦老子谓满慈子曰：「汝以色空相倾相夺於如来藏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徧法界；是故於中，风动空澄，日明云暗；众生迷闷，背觉合尘，故发尘劳，有世间相。」遮个是味道力而被业力胜者？释迦老子又曰：「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，而如来藏唯妙觉明，圆照法界；是故於中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；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；不动道场，徧十方界。身含十方无尽虚空；於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转大法轮。」遮个是现行处，不味道力而胜业力者？然两处俱归虚妄。若舍业力而执着道力，则我说是人不会诸佛方便，随宜说法。何以故？不见释迦老子道：「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寿者。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」前所云：「道力业力，本无定度」是也。若有智慧丈夫儿，借道力为器仗，攘除业力；「业力既除，道亦虚妄。」所以道：但以假名字，引导於众生。未识得破时，千难万难；识得破后，有甚难易。庞居士曰：「凡夫志量狭，妄说有难易；离相如虚空，尽契诸佛智。戒相亦如空，迷人自作持；病根不肯拔，只是弄花枝。」要识病根么！不是别物，只是个执难执易，妄生取舍者。这个病根拔不尽，生死海里浮沉，直是无出头时。昔张拙秀才才被尊宿点着病源，便解道：「断除烦恼重增病，趋向真如亦是邪；随顺世缘无挂碍，涅槃生死等空花。」要得直截，不疑佛祖，不疑生死，但常放教方寸虚豁豁地。事来则随时拨置；如水之定，如鉴之明，好恶妍丑到来，逃一毫不得。信知无心自然境界，不可思议。』

大慧又曰：『往往上智利根之士，得之不费力，遂生容易心，便不修行。多被目前境界夺将去，作主宰不得。日久月深，迷而不返；道力不能胜业力，魔得其便，定为魔所摄持。（解脱长者：千万注意！千万注意！！）临命终时，亦不得力。「理则顿悟，乘悟并销，事非顿除，因次第尽。」行住坐卧，切不可忘了。』

有问荷泽：『佛性是自然，无明复从何生？』泽曰：『无明与佛性，俱是自然而生。无明依佛性，佛性依无明。两相依，有则一时有。「觉了者即佛性，不觉了即无明。」《涅槃经》云：如金之与矿，一时俱生。得遇金师炉冶烹炼，金之与矿当时各自。金即百炼百精；矿若再炼，变成灰土。金即喻於佛性，矿即喻於烦恼。烦恼与佛性，一时有；诸佛菩萨真正善知识，教令发心修学般若波罗蜜，即得解脱。』又有问：『佛性与烦恼俱不俱？』泽答曰：『俱虽俱，生灭有来去，佛性无来去。佛性常故，犹如虚空。明暗有来去，虚空无来去。以为无来去故，世无有不生灭法。』问：『佛性与烦恼既俱，何故独烦恼非本？』答：『譬如金之与矿，俱时而生。得遇金师炉冶烹炼，金之与矿，当时各自；金则百炼百精，矿则再炼，变成灰土。《涅槃经》：金喻佛性，矿喻烦恼。诸大乘经论具明烦恼为客尘，所以不得称之为本。烦恼暗，如何得明？《涅槃经》云：只言以明破暗，不言以暗破明。若以暗破明者，即应经论共传，经论既无，此法从何而立？若以烦恼为本，不应断烦恼而求涅槃。』问：『何故不断烦恼，而入涅槃？』答：『烦恼本自无断。若指烦恼即是涅槃，不应劝众生具修六波罗蜜；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若以烦恼为本，不应弃本逐末。《涅槃经》云：一切众生，本来涅槃，无漏智性，本自具足。又譬如木性火性，

俱时而生；得值燧人钻摇，火之与木，当时各自。《经》云：木者喻於烦恼！火者喻於佛性。《涅槃经》云：以智火烧烦恼薪。《经》云：智慧即佛性。故知诸经具有此文，明知烦恼非本。』

《宝藏论》略谓：天地之内，宇宙之间，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；识物灵照，内外空然；寂寞难见，其号玄玄。其入离，其出微。知入离，外尘无所依；知出微，内心无所为。内心无所为，诸见不能移；外尘无所依，万有不能羈。万有不能羈，想虑不乘驰；诸见不能移，寂灭不思議。『据入故名离，约用故名微；混而为一，无离无微。』体离不可染，无染故无净；体微不可有，无有故无依。是以用而非有，寂而非无。非无故非断，非有故非常。非取非舍，非修非学；非本无今有，非本有今无；乃至一法不生，一法不灭；非三界所摄，非六趣所变；非愚智所改，非真妄所转；平等普徧，一切圆满；总为一大法界应化之灵宅。迷之者，历劫浪修，悟之者，当体凝寂。夫妄有所欲者，不观其离；妄有所作者，不观其微。不观其微，即内兴恶见，不观其离，即外起风尘。外起风尘，故外为魔境所乱，内兴恶见，故内为邪见所惑。既内外缘生，真一宗隐。夫修道者，莫不断烦恼，求菩提，弃小乘，窥大用；然妙理之中，都无此事。体离者，本无烦恼可断，无小乘可弃。体微者，无菩提可求，无大用可窥。何以故？『无一法可相应故。无有一法从外而来，无有一法从内而出，又无少法和合而生。』可谓之太清，可谓之真精。体离一切诸见，故不可以意度。体离一切限量，故不可以言约。是以维摩默然，如来寂寞。虽说种种诸乘，并是方便，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夫知者知离，见者见微。故《经》云：『见微名为佛，知离名为法。』以知离故，即不与一切烦恼合；以见微故，即不与一切虚妄俱。无虚妄故，即真一理显。无烦恼故，即明莹自然。要以深心体解，朗照现前。对境无心，逢缘不动，勿忘离微之道。逐识星驰，口说心违，理将不实。可谓：无昼无夜，无静无喧，专一不移，方乃契会。若妄有所取，妄有所舍，妄有所修，妄有所得，皆不入真实，背离微之义，坏大道之法也。夫真者，所以不合求，为外无所得。夫实者，所以不合修，为内无所证。『但无妄想者，即离微之道显也。』微故无心，离故无身，身心俱丧，灵智独存。又：无眼无耳谓之离，有见有闻谓之微。无我无造谓之离，有智有用谓之微。无心无意谓之离，有通有达谓之微。『离者涅槃，微者般若。』般若故繁兴大用，涅槃故寂灭无余。无余故烦恼永尽，大用故圣化无穷。『若人不达离微者，虽复苦行头陀，远离尘境，断贪恚痴，伏忍成就，经无量劫，终不入真实。何以故？皆为依正所行，住有所得故；不离颠倒梦想恶觉诸见。』若复有人体解离微者，虽近有妄想习气及现行烦恼，然数数觉知离微之义，此人不久即入真实无上道也。何以故？为了正见根本故也。又：『所言离者，对六入也。所言微者，对六识也。若混六为一，寂静无物。』

大慧又曰：『要识法么？真如佛性菩提涅槃是。要识病么？妄想颠倒贪嗔邪见是。虽然如是，离妄想颠倒，无真如佛性；离贪嗔邪见，无菩提涅槃。且道：分即是？不分即是？若分，存一去一，其病转深。若不分，正是颠预佛性，笼统真如。毕竟作么生，说个除病不除法底道理？有般汉，闻恁么说，便道：即法是病，即病是法；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顺真如，则颠倒妄想贪嗔邪见悉皆是法；随颠倒，则真如佛性菩提涅槃悉皆是病。恁么见解，莫道我披衲衣，便是作他座主奴也未得在。何故？须知平地上死人无数，灼然过得荆棘林者是好手。不见古人云：设有一法过於涅槃，吾说亦如梦幻。苟能於梦幻中如实而证，如实而解，如实而修，如实而行；以如实之法，能自调伏，起大悲心，作种种方便，复能调伏一切众生，而於众生不作调伏不调伏想，亦复不作颠倒想，不作贪嗔邪见想，不作真

---

如佛性菩提涅槃想，不作除病不除病想，不作存一去一分不分想。既无如是之想，则一道清静，平等解脱。』又曰：『心不驰求，不妄想，不缘诸境，即此火宅尘劳，便是解脱，出三界之处。何以故？佛不云乎，於一切境，无依无住，无有分别。明见法界广大，安立了诸世间及一切法，平等无二。故远行地菩萨以自所行智慧力，出过一切二乘之上。虽得佛境界，藏而示住魔境界，虽超魔道而现行佛法，虽示同外道行而不舍佛法，虽示随顺一切世间而常行一切出世间法，此乃火宅尘劳中真方便也。学般若人，舍此方便而随顺尘劳，定为魔所摄持。又於随顺境中，强说道理，谓：烦恼即菩提，无明即大智；步步行有，口口谈空；自不责业力所牵，更教人拨无因果；便言饮酒食肉，不碍菩提；行盗行淫，无妨般若。如此之流，邪魔恶毒入其心腑，都不觉知；欲出尘劳，如泼油救火，可不悲哉！「必须打得彻了，方可说：烦恼即菩提，无明即大智。」本来广大寂灭妙心中，清静圆明，荡然无一物，可作障碍，如太虚一般。佛之一字亦是外物，况更有尘劳烦恼作对待耶！』

僧问兴化：『四面八方来时如何？』化曰：『打中间的。』僧便礼拜。化曰：『昨日赴个村斋，中途遇一阵卒风暴雨，却向古庙里躲避得过。』晦堂颂曰：『一不是，二不成，落花芳草伴啼莺。闲庭雨歇夜初静，片月还从海上生。』大慧颂曰：『古庙里头回避得，纸钱堆里暗嗟吁。』（雪岩钦曾曰：『兴化打中间案，又打克宾案，且道：相去多少？辨得，便见兴化八万四千毫毛，孔孔皆透。』按从前祖师，有些一点，立即彻绝，有些亦渐渐始得彻绝，唯既得太平无事，则彼此无别。即如疏山参汾山，不落声色因缘，及答香岩万机休罢，千圣不携案，与答云门，庵内人不知庵外事，亦相去多少？不过打中间案，可为一部份病的临时救治，不见《涅槃经》曰：『涅槃者名为屋宅。何以故？能遮烦恼恶风雨故。』）仰山问：百千万境一时来，作么生？汾山曰：『青不是黄，长不是短，诸法各住自位，非干我事。』仰乃作礼。

赵州曰：『此事如明珠在掌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，老僧把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，把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。佛即是烦恼，烦恼即是佛。』问：『佛与谁人为烦恼？』州曰：『与一切人为烦恼。』问：『如何免得？』州曰：『用免作么？』

## 第四十四节 行解相应

达摩祖师曰：『明佛心宗，行解相应，名之曰：祖。』

白居易问鸟巢林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林曰：『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』白曰：『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。』林曰：『三岁孩儿虽道得，八十老人行不得。』

蒋山元曰：『佛祖无异於人，所异者，能自护念耳。滔天之水，源於滥觞，清净心中，无故动念，危乎甚於滔天，其可动耶？佛祖付授，必叮咛云：善自护持。』问：『佛法止此乎？』曰：『至言不烦，顾力行何如耳。』涌泉欧上台曰：『我四十九年在这里，尚自有时走作。汝等诸人莫开大口，见解人多，行解人，万中无一个。见解言语总要知道。若识不尽，敢道轮回去在。汝但尽却今时，始得成立，转功就他去。亦唤作就中功，亲他去。我所以道：亲人不得度，渠不度亲人。恁么譬喻尚不会荐取。囫圇底的，但只管乱动舌头。岂不见洞山道：「相续也大难。」汝须知有此事。若不知有此事，啼哭有日在。』（解脱长者：此『尽却今时。』正是转功就位时事。非指最后入兼到位。）」

大慈示众曰：『说得一丈，不如行取一尺，说得一尺，不如行取一寸。』云居云：『行时无说路，说时无行路，不说不行时，合行甚么路？』洛浦云：『行说俱到，即本分事无。行说俱不到，即本分事在。』

佛果曰：『古云：说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尺。盖定慧之力，回转业缘，正要惺惺地，勇猛果决，千百生中，当受用其余。』

无业国师曰：『如今天下解禅解道，如恒河沙数。说佛说心，有百千万亿。纤尘不去，未免轮回。思念不亡，尽须沉坠。如斯之类，尚不能自识业果，妄言自利利他。自谓：上流，并他先德。但言触目无非佛事，举足皆是道场。原其所习，不如一个五戒十善凡夫。观其发言，嫌他二乘十地菩萨。且醍醐上味，为世珍奇，遇斯等人，翻成毒药。南山尚自不许呼焉大乘。学语之流，争锋唇舌之间，鼓论不形之事，并他先德，诚然，实苦哉！只如野逸高士，尚解枕石漱流，弃其利禄。亦有安国利民之谋，微而不赴。况我禅宗途路，且别看他古德。道人，得意之后，茅茨石室，向折脚铛子里煮饭，吃过三二十年。名利不於怀，财宝不为念。大忘人世，隐迹岩丛，君王命而不来，诸侯请而不赴。岂同吾辈贪名爱利，汨没世途。如短贩人，有少希求，而忘大果。十地诸贤，岂不通佛理？可不如一个博地凡夫，实无此理。他说法如云如雨，犹被佛呵云：见性如隔罗壳。只为情存圣量，见在果因，未能逾越圣情，过诸影迹耳。』

大慧曰：『世人现行无明，矫而为善，善虽未至，岂不胜寡廉鲜耻。托善而为恶者，教中谓之，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。苟能直心直行，直取无上菩提，可谓：真大丈夫之所为矣。尘劫来事，只在如今。如今会得，尘劫来事，即时瓦解冰消。如今不会，更经尘劫，亦只始是。如是之法，亘古恒然，未尝移易一丝毫。』又曰：『世间尘劳之事，如钩锁连环，相续不断，得省便省。为无始时来习得熟，若不力与之争，日久月深，不知不觉，入得头深，腊月三十日，卒着手脚不办。要得临命终时不颠错，便从如今作事处莫颠错。如今作事处颠错，欲临命终时不颠错，无有是处。』又曰：『以生死事在念，则心术已正。心术既正，则日用应缘时，不着用力排遣。既不着力排遣，则无邪非。无邪非，则正念独脱。正念独脱，则理随事变。理随事变，则事得理融。事得理融，则省力。才觉省力时，便是学此道得力处也。得力处省无限力，省力处得无限力。苟能於梦幻中如实而证，如实

---

而解，如实而修，如实而行。以如实之法，能自调伏。起大悲心，作种种方便，能调伏一切众生，而於众生不作调伏不调伏想。但一切临时随缘酬酢，自然合着这个道理。逆境界易打，顺境界难打。逆意者只消一个忍字，定省少时便过了。顺境界直是无你回避处。当此境界，若无智慧，不觉不知被他引入罗网。』

《参禅入门要法》载：佛法工夫做的人多云做不上。即此做不上，便做去。如人不识路，便好寻路，不可说：寻不着路便罢了。如寻着路的，贵在行，直至到家乃可。不可在路上，站着不行，终无到家的日子。

《禅门锻炼说》载：初祖云：行解相应，名之曰：祖。云居膺云：那边会得了，却向这边行履。涌泉曰：见解人多，行解人万中无一。则知从上诸祖未尝以行解为二事也。良以有行无解，即操履精纯，不出阶级，纵有修为，皆名痴福。有解无行，即见地超卓，犹是担板，虽有悟门，皆属狂慧。一者有目无足，一者有尾无头，均非究竟。学家道眼未开，先令参究以锻其解，敲骨打髓，痛下针锥，而行且缓问，所谓：但贵子眼正，不贵子行履也。大事既明，即令操履，以锻其行。鸟道玄路，脚下无私，而解始诣实，所谓：说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尺也。俗禅中有二种歧路，以主人公为禅者，止认身田主宰动转施为，以为佛祖大机大用。无顺无逆，一切皆是，谓之作用是性。由此笼统习气窃发，遂至不择饮啖，不拣净秽，以为大道者矣。有人规正，则曰：痴人。佛性岂有二耶？是谓：以木胶门而成魔业者也。以豁达空为禅者，止认本来无一物，泯默莽荡，以为自己安身立命。无物无祖，一切皆空，谓之向上巴鼻。由此颠预邪见得便，遂至不避讥嫌，不顾罪福，而肆行无忌者矣。有人呵谏，则曰：抖子。犹有这个在乎？是谓：以铁铲禅而灭因果者也。此虽学者之谬，亦师家之过也。盖师承正，则学者行解必端。师承不正，学者行解必邪。何谓：师承正？道眼透彻，而重操履。虽为长老，凡事一同乎众。洁其身，苦其志，以勤苦先德为规绳。而冰霜金玉道行内充，丛林得以矜式，斯之谓：正也。何谓：师承不正？道眼疏狂，而心轻操履。一居师位，凡事不同乎众。美其饌，蚕其衣，早息而宴起，以晏安鸩毒为洒落。而持蛮执拗，呵斥修行，一众无所取则，斯之谓：不正也。

《禅学讲话》载：禅宗以坐禅为心花开发唯一之道。以决死的精神，而期达到禅定圆熟之境。同时，在圆熟的境上，必然地有着自己的内在所自发的心灵的飞跃的事实。这是每一禅匠自己所有的经验。然而这个经验，在各种妄见存在的时候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必将佛见，法见，有见，无见，一切超越过，而入无禅定三昧境时，始经验到心灵的飞跃。这个经验，不外就是教外别传的禅的本质。然则禅的经验是什么呢？首先，可举出的是见性。第二，是行解相应。见性是彻见自性，自觉到本来具有的佛性。换言之，是把经典里的理想，变为心证，将心性发现为事实。第二，行解相应者，谓：把那种自内证的表现出来，成为现实的实践行为，心证与行为相应而成为一如的人格活动。见性是心灵的自觉。这个自觉当然伴同外面的表现。不仅是外面的表现，（如纯是物理作用等。）且透过那表现，而契合於内证的源底。（尾。正可作及尽今时的解释，但不要站在外面单纯的相上作解，而是应该会解色身佛乃是实相佛家用，菩萨家用。菩萨行般若时，火烧三界，内外诸物尽。於中不损一草叶，为诸法如相故，见山还是山也。）表现便成为归还无限的活动。更说一句，即：和物成为一如，生活在物的当体上，向物悟入者是也。故物和心，物和我，没有个别的存在，物是我，我是物。若说到行解相应方面，是把自内证的真理，活现到日常生活的全体上去。达摩说：『知理者多，悟理者少。悟道者多，行道者少。』可见道的实践是怎样地重要了。（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。）

---

永明曰：『内证自心第一义理，住自觉地入圣智门。此是行时，非是解时。因解成行，行成解绝，则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』

《华严》法界观门第一真空观法：（一）会色归空观。（二）明空即色观。（三）空色无碍观。（四）泯绝无寄观。泯绝无寄观，谓：此所观真空，不可言即色不即色，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，一切法皆不可，不可亦不可，此语亦不受。（圭峰注曰：受即是念。此下小注，都是圭峰所释。）迥绝无寄，（般若现前。）非言所及，（言语道断。）非解所到。（心行处灭故，不可智知故。）是谓行境。（有二种：一者，是行之境，今心与境冥，冥心遗智，方诣兹境；明唯行能到，非解境故。二者，行即是境，如是冥合，即是真行，行分齐故。一者，相当於从加行无分别智入。二者，相当於从根本无分别智出，乍入后得无分别智。）何以故？以生心动念，即乖法体，失正念故。（真空理性，本自如然，但以迷之，动念执相，故须推破，简情显理。今情忘智泯，但是本真，何存新生之解数，若有解数，即为动念，动念生心，故失正念。正念者，无念而知，若总无知，何名正念！）又：於前四句中，初二句，（所观真空，不可言即色不即色，亦不可言，即空不即空。）八门皆简情显解。第三一句，（一切法皆不可，不可亦不可。）一门解终趣行。第四一句，（此语亦不受。）一门正成行体。（以上，正分解行，此下，反显相须。又：（初）会色归空，无增益谤。（二）明空即色，无损减谤。（三）空色无碍，不是双非，无戏论谤。（四）泯绝无寄，不是亦空亦色，无相违谤。四谤既无，百非斯绝，已当八部般若无相大乘之极致也。况后二观展转深玄。（又：初句，当色即是空。次句，当空即是色。第三，当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第四，即当不生不灭，乃至无智亦无得也。）若不洞明前解，何以躡成此行，（由前成此。）若不解此行法，绝於前解，无以成其正解。（绝解为真解也。由此成前。）若守解不舍，无以入兹正行。（舍解成行。）是故行由解成，行起解绝。

僧从大慈到洞山。山问僧：『大慈有何言句？』僧曰：『有时示众曰：说得一丈，不如行取一尺，说得一尺，不如行取一寸。』山曰：『我不恁么道。』问：『和尚作么生说？』山曰：『说取行不得底，行取说不得底。』后来云居曰：『行时无说路，说时无行路，不说不行时，合行甚么路？』洛浦曰：『行说俱到，即本分事无；行说俱不到，即本分事在。』天童拈曰：『绝是非，没踪迹，相逢不识面，识面不相逢；诸尊宿各有长处。如今舌头上无十字关，脚跟下无五色綫；要行便行，要说便说。若有人问：如何是要行便行，天童云：步。如何是要说便说，天童云：啊。』

## 第四十五节 牧牛

《遗教经》：佛言：汝等比丘，已能住戒，当制五根，勿令放逸，入於五欲。譬如牧牛之人，执杖视之，不令纵逸，犯人苗稼。若纵五根，非唯五欲，将无涯畔，不可制也。

庵提遮女问文殊曰：『明知生是不生之理，为何却被生死之所流转？』殊曰：『其力未充。』六祖谓诸门人曰：『诸善知识，汝等各各净心，听吾说法。汝等诸人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无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万种法。故《经》云：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若欲成就种智，须达一相三昧，一行三昧。若於一切处，而不住相，於彼相中，不生憎爱，亦无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安闲恬静，虚融澹泊，此名一相三昧。若於一切处，行住坐卧，纯一直心，不动道场，真成净土，此名一行三昧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如地有种，含藏长养，成熟其实。一相一行，亦复如是。吾今说法，犹如时雨普润大地；汝等佛性，譬如种子；遇兹沾洽，悉得发生。承吾旨者，决获菩提；依吾行者，定证妙果。听吾偈曰：心地含诸种，普雨悉皆萌；顿悟花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』祖说偈已。曰：『其法无二，其心亦然。其道清静，亦无诸相。汝等慎勿观静，及空其心；此心本净，无可取舍。各自努力，随缘好去。』

石巩一日在厨房作务次。马祖问：『作甚么？』曰：『牧牛。』祖曰：『作么生牧？』曰：『一回入草去，蓦鼻拽将回。』祖曰：『子真牧牛。』巩休去。

《参禅入门要法》载：佛法工夫不怕错，只怕不知非。纵然行在错处，若肯一念知非，便是成佛成祖的根基，出生死的要路，破魔网的利器也。释迦佛於外道法一一证过，只是不坐在窠臼里，将『知非便舍』四个字，从凡夫直到佛位。此意岂但出世法，在世法中有失念处，只消一个知非便舍，便做得一个净白的好人。若抱定错处为是，不肯知非，纵有活佛现前，救他不得。（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，这是我们很好的榜样。）长庆安造百丈问：『学人欲求识佛，何者即是？』丈曰：『大似骑牛觅牛。』庆曰：『识得后如何？』丈曰：『如人骑牛至家。』问：『始终如何保任？』丈曰：『如牧牛人，执杖视之，不令犯人苗稼。』庆曰：『兹领旨，更不驰求。』后来示众曰：『安在汾山三十年，只看一头水牯牛。若落路入草，便把鼻孔拽转。才犯人苗稼，即便鞭撻。调伏既久，可怜生，受人言语。如今变作个露地白牛，常在面前，终日露迥迥地，趁亦不去。』

普明禅师十牛图颂：（一）未牧。生狞头角恣咆哮，奔走溪山路转遥，一片黑云横谷口，谁知步步犯佳苗。（二）初调。我有芒绳蓦鼻穿，一回奔竞痛加鞭，从来劣性难调制，犹得山童尽力牵。（三）受制。渐调渐伏息奔驰，渡水穿云步步随，手把芒绳无少缓，牧童终日自忘疲。（四）回首。日久功深始转头，颠狂心力渐调柔，山童未肯全相许，犹把芒绳且系留。（五）驯伏。绿杨荫下古溪边，放去收来得自然，日暮碧云芳草地，牧童归去不须牵。（六）无碍。露地安眠意自如，不劳鞭策永无拘，山童稳坐青松下，一曲升平乐有余。（七）任运。柳岸春波夕照中，淡烟芳草绿茸茸，饥餐渴饮随时过，石上山童睡正浓。（八）相忘。白牛常在白云中，人自无心牛亦同，月透白云云影白，白云明月任西东。（九）独照。牛儿无处牧童闲，一片孤云碧嶂间，拍手高歌明月下，归来犹有一重关。（十）双泯。人牛不见杳无踪，明月光寒万象空，若问其中端的意，野花芳草自丛丛。

廓庵和尚十牛图颂并序：（一）寻牛。从来不失，何用追寻。由背觉以成疏，在向尘而遂失。家山渐远，歧路俄差。得失炽然，是非锋起。颂曰：忙忙拨草去追寻，水阔山遥

路更深，力尽神疲何处觅，但闻枫树晚蝉吟。（二）见迹。依经解义，阅迹知踪。明众器为一金，体万物为自己。正邪不辨，真伪奚分。未入斯门，权为见迹。颂曰：水边林下迹偏多，芳草离披见也么，纵是深山更深处，辽天鼻孔怎藏他。（三）见牛。从声得入，见处逢源。六根门着着无差，动用中头头显露。水中盐味，色里胶青。眨上眉目，非是他物。颂曰：黄鹂枝上一声声，日暖风和岸柳青，只此更无迴避处，森森头角画难成。（四）得牛。久埋郊外，今日逢渠。由胜境以难追，恋芳丛而不已。顽心尚勇，野性尚存。欲得纯和，必加鞭楚。颂曰：竭尽神通获得渠，心强力壮卒难除，有时才到高原上，又入烟霞深居处。（五）牧护。前思方起，后念相随。由觉故以成真，在迷故而为妄。不由境有，唯自心生。鼻索牢牵，不容拟议。颂曰：鞭索时时不离身，恐伊纵步惹埃尘，相将牧得纯和也，羈锁无形又逐人。（六）骑归。干戈已罢，得失还无。唱樵子之村歌，吹儿童之野曲。横身牛背，目视云霄。呼唤不回，捞笼不住。颂曰：骑牛迤迤欲还家，羌笛声声送晚霞，一拍一歌无限意，知音何必鼓唇牙。（七）存人。法无二法，牛自为宗。喻蹄兔之异名，显筌鱼之差别。如金出矿，如月离云。一道寒光，威音劫外。颂曰：骑牛已得到家山，牛也空兮人也闲，红日三竿犹作梦，鞭绳空顿草堂间。（八）俱忘。凡情脱落，圣意皆空。有佛处不用遨游，无佛处急须走过。两头不着，千眼难窥。百鸟含花，一场懨罗。颂曰：鞭索人牛尽属空，碧天寥廓信难通。红炉焰上争容雪，到此方能合正宗。（九）还源。本来清净，不受一尘。观有相之荣枯，处无为之空寂。不同幻化，岂假修治。水绿山青，坐观成败。颂曰：返本还源已费功，争如直下若盲聋。庵中不见庵前物，水自茫茫花自红。（十）入廓。柴门独掩，千圣不知。埋自己之风光，负前贤之途辙。提瓢入市，杖策还家。酒肆鱼行，化令成佛。颂曰：露胸洗足入廓来，抹土涂灰笑满腮。不用神仙真妙诀，直教枯木放花开。（解脱长者：『此处十种程度，分得极为清楚，学者可自忖，合於那一种。若未到末后，慎勿开大口。』）雪窦持上堂云：『悟心容易息心难，息得心源到处闲，斗转星移天欲晓，白云依旧覆青山。』僧问破庵先：『猢猻捉不住，愿垂开示。』答曰：『用捉他作什么。如风吹水，自然成纹。』罗山闲问岩头：『起灭不停时如何？』头喝曰：『是谁起灭？』山大悟。无准范颂曰：『起灭不停谁解看，当机一拶透重关，东西总是长安路，荡荡无拘自往还。』

洞山看稻次。见朗上座牵牛。山曰：『这个牛须好看，恐伤人苗稼。』朗曰：『若是好牛，应不伤人苗稼。』

无业大师曰：『学般若菩萨不得自慢。如冰凌上行，如剑刃上走。临终之时，一毫凡情圣量不尽，纤尘思念未忘，随念受生。轻重五阴，向驴胎马腹里托质，泥犁镬汤里煮爇。从前记持忆想见解智慧，都庐一时失却；依前再为蝼蚁，从头又作蚊虻。虽是善因，而遭恶果。且图甚么？兄弟！只为贪欲成性，二十五有，向脚跟下系着，无成办之期。祖师观此土众生，有大乘根性，唯传心印，指示迷情。得之者，（中峰大师有句云：「须信而后行，行而后到，到而后守。然后为得也。」信而后行者，指真信下，切疑生死大事，而发愤参究也。行而后到者，指忽地一声也。到而后守，指牧牛行也。然后为得也。指如香林四十年，方始得成一片。）即不拣凡之与圣，愚之与智，且多虚不如少实。大丈夫儿，如今直下便休歇去。顿息万缘，越生死流，迥出常格，灵光独照，物累不拘，巍巍堂堂，三界独步。何必身长丈六，紫磨金辉，项佩圆光，广长舌相。若以色见我，是人行邪道。设有眷属庄严，不求自得；山河大地，不碍眼光，得大总持，一闻千悟，都不希求。汝等诸人倘不如是，祖师来至此土，非常有损有益。有益者，百千人中捞漉一个半个，堪为法器。



---

有损者，如前已明。从他依三乘教法修行，不妨却得四果三贤，有进修之分。所以先德云：「了即业障本来空，未了还须偿宿债。」』

《宗镜录》问：信入此门，还有退否？答：信有二。若正信坚固，谛了无疑，理观分明，乘戒兼急，则一生可办。谁论退耶？若依通之信，观力粗浮，习重境强，遇缘即退。乃至但於佛法中，种於信心，谦下无慢，敬顺贤良，於诸恶人，心常慈愍，於胜己者，恣受未闻；所闻胜法，奉行无忘，所有虚妄，依教蠲除，於三菩提道，常勤不息。夫为人生之道，法合如然。若不长恶而生，何须虑退？信烦恼即菩提，本来是佛，更何所进？如在虚空，退至何所？

永明又曰：『今有十问以定纪纲。还得了了见性，如昼观色，似文殊等否？还逢缘对境，见色闻声，举足下足，开眼合眼，悉得明宗与道相应否？还览一代时教，及从上祖师言句，闻深不怖，皆得谛了无疑否？还因差别问难，种种徵诘，能具四辩，尽决他疑否？还於一切时，一切处，智照无滞，念念圆通，不见一法，能为障碍，未曾一刹那中，暂令间断否？还於一切顺逆好恶境界现前之时，不为间隔，尽识得破否？还於百法明门，心境之内，一一得见微细体性，根源起处，不为生死根尘之所惑乱否？还向四威仪中，行住坐卧，钦承只对着衣吃饭执作施为之时，一一辨得真实否？还闻说有佛无佛，有众生无众生，或赞或毁，或是或非，得一心不动否？还闻差别之智，皆能明达，性相俱通，理事无滞，无有一法，不鉴其原，乃至千圣出世，得不疑否？若实未得如是，不可起过头欺诳之心，生自许知足之意。直须广披至教，博问先知，彻祖佛自性之原，到绝学无疑之地，此时方可敬学。』

大慧曰：『学道人空境易，而空心难。境空而心不空，心为境所胜。但空心而境自空矣。若心已空，而更起第二念，欲空其境，则是此心未得空，复为境所夺。此病不除，生死无由出离。不见庞公呈马祖偈云：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，此是选佛场，心空及第归。此心既空矣，心外复有何物而可空耶？！』

天游牛曰：『两角指天，四脚踏地，拽断鼻绳，牧甚屎屁。』

憨山谓：吾人心体，本来圆满光明，即今不能顿悟，不得现前受用者，盖因无量劫来，贪嗔痴爱，种种烦恼，障蔽自心，故渐修之功，不可少耳。汾山云：学人有能一念顿悟自心，但将所悟的，净除现业流识，是名为修，不是此外，别有修也。若学道人，但求顿悟便了，将谓：无功可用，此则习气深潜，遇境窃发，久则流入魔界矣。然渐修之功，亦非有次第，但日用向未起心动念处，立定脚跟，返观内照，但於一念起处，即追审此念，从何处起，追到一念生处，本自无生，则一切妄想情虑，当下冰消。所忌者，无勇猛力，不能把断咽喉，不觉相续，则流而忘返也。又谓：身为大患之本，众苦所聚。六道生死，先要识此生死苦因；所谓：诸苦所因，贪欲为本。若灭贪欲，无所依止。是故佛说：『金刚宝戒，心地法门，乃断欲之利具，出苦之舟筏也。』能念念不忘，心心不懈，即此便是修行之要。如《圆觉经》云：『当观此身，四大合成，我今观此，坚硬归地，润湿归水，暖气归火，动转归风，谛观四大，各有所归，今此妄身，当在何处？如是观察，念念不忘，心心不昧，久之纯熟，当见此身，忽然脱空。四大若空，诸苦顿脱，即此工夫，便是出生死之第一妙诀也。』从上诸祖，未有一人不从参究中来，得了悟心性者；未有不修而能得利益者。吾人积劫习染坚固，我爱根深难拔，今生幸托本具般若，内薰为因，外藉善知识引发为缘，自知本有；发心趣向，志愿了脱生死，要把无量劫来，生死根株，一时顿拔，

---

岂是细事？若非大力量人，赤身担荷，单刀直入者，诚难之难！古人道：『如一人与万人敌，非虚语也。』『大约末法修行人多，得真实受用者少；费力者多，得力者少；此何以故？盖因不得直捷下手处，往往只在从前见闻知解言语上，以识情搏量，遏捺妄想，光影门头做工夫。先将古人玄言妙语，蕴在胸中，当作实法，把作自己知见，殊不知此中一点用不着；此正谓：『依他作解，塞自悟门。』如今做工夫，先要剷去知解，的的只在一念上做。谛信自心，本来乾乾淨净，寸丝不挂，圆圆明明，充满法界；本无身心世界，亦无妄想情虑；即此一念，本自无生；现前种种境界，都是幻妄不实，唯是真心中，所现影子。如此勘破，就於妄念起灭处，一觑觑定，看他起向何处起？灭向何处灭？如此一拶，任他何等妄念，一拶粉碎，当下冰消瓦解。切不可随他流转，亦不可相续。永嘉谓：『断相续心者，此也。』盖虚妄浮心，本无根绪，切不可当作实事，横在胸中。起时便吐，一吐便消。切不可遏捺，遏捺则随他使作；如水上葫芦。只要把身心世界，撇向一边，单单的提此一念，如横空宝剑，任他是佛是魔，一齐斩绝。如斩乱丝，赤力力挨拶将去，所谓：『直心正念真如。正念者，无念也。能观无念，可谓：向佛智矣。』『至若工夫做到得力处，外境不入，唯有心内烦恼，无状横起；或欲念横发，或心生烦闷，或起种种障碍，以致心疲力倦，无可奈何。此乃八识中含藏无量劫来习气种子，今日被工夫逼急，都现出来。此处最要分晓，先要识得破，透得过，决不可被他笼罩，决不可随他调弄，决不可当作实事。但只抖擞精神，奋发勇猛，提起本参话头，就在此等念头起处，一直捱追将去；我这里原无此事，问渠向何处来？毕竟是甚么？决定要见个下落。如此一拶将去，只教神鬼皆泣，灭迹潜踪，务要赶尽杀绝，不留寸丝。』如此着力，自然得见好消息。若一念拶得破，则一切妄念，一时脱谢，如空花影落，阳焰波澄。『过此一番，便得无量轻安，无量自在。又不可生欢喜心；若生欢喜，则欢喜魔附心，又多一种障矣。』『至若藏识中习气，爱根种子，坚固深潜，话头用力不得处，观心照不及处，自己下手不得，须礼佛诵经忏悔，又要持楞严咒心，仗佛密印，以消除之。』以诸密咒，皆佛之金刚心印，吾人用之，如执金刚宝杵，摧碎一切物，物遇如微尘。从上佛祖心印秘诀，皆不出此。故曰：『十方如来，持此咒心，得成无上正等正觉。』然佛则明言，祖门下恐落常情，故秘而不言，非不用也。此须日有定课，久久纯熟，得力甚多，但不可希求神应耳。

## 第四十六节 萝卜头禅

百丈问云岩：『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？』岩曰：『和尚有也未？』丈曰：『丧我儿孙。』雪窦颂曰：『和尚有也未，金毛狮子不踞地。两两三三旧路行，大雄山下空弹子。』佛果曰：『云岩在百丈二十年作侍者，后同道吾至药山。山问云岩：子在百丈会下，为个什么事？岩云：透脱生死。山云：还透脱也未？岩云：渠无生死。山云：二十年在百丈，习气也未除。岩辞去见南泉。后复归药山，方契悟。看他古人二十年参究，犹自半表半黄，粘皮着骨，不能透脱。是则是，只是前不构村，后不迭店。不见道：「语不离窠臼，焉能出盖缠。白云横谷口，迷却几人源。」洞下谓之触破。所以道：荆棘林须透过始得。若不透过，终始涉廉纤斩不断。』（解脱长者：按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？百丈曾问汾山。山答曰：『却请和尚道。』丈曰：『我不辞向汝道，恐已后丧我儿孙。』百丈又问五峰。峰曰：『和尚也须并却。』丈曰：『无人处斫额望汝。』佛果谓：一个是把定封疆，一个是截断众流，一个壁立千仞，一个有照有用。独云岩所答，认为自救不了。五祖演曰：『一人说得却不会，一人却会说不得，二人若来参，如何辨得他？这二人辨不得，管取为人解粘去缚不得在。若辨得，才见入门，我便着草鞋。向你肚里走几遭了也。』）

天平和尚（名从漪）行脚时参西院。（名思明）常曰：莫道会佛法，觅个举话的人也无。一日，西院遥见，召曰：从漪！平举头。西院曰：错！平行三两步，西院又曰：错。平近前，（佛果又曰：依前不知落处，展转索不着。）西院曰：适来这两错，是西院错？是上座错？平曰：从漪错。西院曰：错。（从漪在相对中认错，自然跑不出来，故西院曰：错。）平休去。（佛果曰：错认定盘星，果然不知落处。）西院曰：且在这里过夏，待共上座商量这两错。平当时便行。（佛果曰：也似衲子。似则似，是则未是。）后住院谓众曰：我当行脚时，被业风吹到思明长老处，连下两错，更留我过夏，待共我商量。我不道恁么时错，我发足向南方去时，早知道错了也。后来佛果谓：天平曾参清溪进山主来，为他到诸方参得此萝卜头禅在肚皮里。到处便轻开大口道：我会禅会道。常云：莫道会佛法，觅个举话的人也无？！屎臭气薰人。只管放轻薄。（且如诸佛未出世，祖师未西来，未有问答，未有公案以前，还有禅道么？古人从不护己，对机垂示。后人唤作公案。因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。后来阿难问迦叶，世尊传金襴衣外，别传何法？迦叶云：阿难！阿难应喏。迦叶云：倒却门前刹竿着！只如世尊未拈花，阿难未问以前，甚处得公案来？）只管被诸方冬瓜印子印定了，（盲知识印可，又作萝卜印。）便道：我会佛法奇特，莫教人知。天平正如此。被西院叫来连下两错，直得周章惶怖，分疏不下。前不构村，后不迭店。有者道：说个西来意早错了也。殊不知西院这两错落处。诸人且道：落在什么处？天平举头已是落二落三了也。西院云：错！他却不荐得当阳（分明之义）用处。且道：我肚皮里有禅，莫管他。又行三两步，西院又云：错。却依旧黑漫漫地。天平近前，西院云：适来两错，是西院错？是上座错？天平云：从漪错。且喜没交涉，已是第七第八头了也。西院云：且在这里度夏，待共上座商量这两错。天平当时便行，似则也似，是则未是。也不道他不是，只是赶不上。虽然如是，却有些子衲僧气息。后来天平谓：早知道错了也等语，这汉也煞道，只是落第七第八头。如今人卜度道：未行脚时，自无许多佛法禅道。及至行脚，被诸方热瞞。若说恁么作流俗见解，有什么用处！佛法不是这个道理。若论此事，岂有许多般葛藤。你若道：我会他不会，担一担禅，绕天下走，被明眼人勘破，一点也使不着。所以雪窦颂：谓：『禅家流，爱轻薄，满肚参来用不着。堪悲堪笑天平老，却谓当初悔行脚。』

错！错！西院清风顿销铄。』复云：『忽有个衲僧出云：错！雪窦错，何似天平错，禅家流，爱轻薄，满肚参来用不着。』这汉会则会，只是用不得。寻常目视云霄道：他会得多少禅？及至向洪炉里才烹，元来一点使不着。五祖先师道：有一般人参禅，如琉璃瓶里捣糍糕（粉饼）相似。更动转不得，抖擞不出，触着便破。若要活泼泼地，但参皮壳漏子禅，直向高山上扑将下来，亦不破亦不坏。古人道：『设使言前荐得，犹是滞壳迷封。直饶向句下精通，未免触途狂见。』雪窦续颂道：『堪悲堪笑天平老，却谓当初悔行脚。错！错！西院清风顿销铄。』堪悲，他对人说不出，堪笑，他会一肚皮禅，更使些子不着。错，错，这二错。有者道：天平不会是错。又有底道：无语底是错。有什么交涉？殊不知这两错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是他向上人行履处。如仗剑斩人，直取人咽喉，命根方断。若向此剑刃上行得，便七纵八横，若会得两错，便可以见西院清风顿销铄。雪窦上堂举此话了。意道：错！我且问你，雪窦之错，何似天平错。且参三十年。

枣树楼问僧：『近离甚处？』僧曰：『汉国。』（五代时枣住湖南，当时有刘王俨居广南。）树曰：『既称汉国。这僧从彼处来，汉国天子还重佛法也无？』（见其似有衲僧气息，便问便勘。）僧曰：『苦哉，赖值问着某甲，问着别人则祸生也。』（似乎不错。）树曰：『作什么？』（还得问过。）僧曰：『人尚不见有，何佛法可重。』（确是相似语。）树曰：『阇黎，受戒来多少时？』（好箭。）僧曰：『三十夏。』（忘前失后，勘破了也。）树曰：『大好不见有人。』便打。

僧问鲁祖：『如何是不言言？』祖曰：『你口在什么处？』僧曰：『某甲无口。』祖曰：『将什么吃饭？』（第二杓恶水来也。）僧无语。（佛果曰：将成九仞之山，不进一簣之土。）

黄檗有六人新到，五人作礼，中一人提起坐具，作一圆相。檗曰：『我闻有一只猎犬甚恶。』僧曰：『寻羚羊声来。』曰：『羚羊无声到汝寻。』曰：『寻羚羊迹来。』檗曰：『羚羊无迹到汝寻。』曰：『寻羚羊踪来。』檗曰：『羚羊无踪到汝寻。』僧曰：『与么则死羚羊也。』（似则似矣。）檗便休去。明日升堂曰：『昨日寻羚羊僧出来。』僧便出。檗曰：『昨日公案未了，老僧休去，你作么生？』僧无语。檗曰：『将谓是本色衲僧，元来是义学沙门。』便打趁去。

洛浦安曰：『学道先须识得自己宗旨，方可临机不失其宜。只如锋芒未兆已前，都无是个非个。瞥尔暂起见闻，便有张三李四，胡来汉去，四姓杂居；不亲而亲，是非互起。致使玄关固闭，识锁难开；疑网罗笼，智刀劣剪。若不当阳晓示，迷子何以知归？欲得大用现前，但可顿忘诸见；诸见若尽，昏雾不生；智照洞然，更无他物。以今学人触目有滞，盖为因他数量作解，被他数量该括，方寸不能移易；所以听不出声，见不超色。假饶并当门头，洁净自己；未能通明，还同不了。若单明自己，法眼未明，此人只具一只眼。所以，是非欣厌贯系，不得脱拆自由；谓之深可愍伤。各自努力。』

白云端示众曰：『佛身充满於法界，普现一切群生前；随缘赴感靡不周，而常处此菩提座。大众！作么生说个随缘赴感底道理？只於一弹指间，尽大地含生根机，一时应得周足，而未尝动着一毫头，便且唤作随缘赴感，而常处此座？只如山僧此者受法华请，相次与大众相别，去宿松县里开堂了，方归院去。且道：还离此座也无？若道：离，世谛流布。若道：不离，作么生见得个不离底事？莫是无边刹境，自他不隔於毫端，十世古今，始终不离於当念么？又莫是一切无心，一时自徧么？若恁么，正是掉棒打月。』到这里，直须

---

自悟始得。悟后更须遇人始得。」你道：既悟了便休，又何必更须遇人？若悟了遇人底，当垂手方便之时，着着自有出身之路，不瞎却学者眼。若只悟得个萝卜头禅底，不唯瞎却学者眼；兼自己动口，便先自伤锋犯手。』你看我杨歧先师问慈明师翁道：幽鸟语喃喃，辞云入乱峰时如何？翁曰：我行荒草里，汝又入深村。杨歧师曰：官不容针，更借一问。翁便喝。师曰：好喝。翁又喝。师亦喝。翁连喝两喝。师礼拜。翁曰：此事是个人方能担荷。师拂袖便行。大众！『须知悟了遇人者，向十字街头与人相逢，却在千峰顶上握手；千峰顶上相逢，却在十字街头握手。』所以山僧尝有颂云：『他人住处我不住，他人行处我不行；不是与人难共聚，大都缁素要分明。』山僧此者临行，解开布袋头，一时撒在诸人面前了也。有眼者莫错怪好！珍重！（恩大难酬。）

五祖演示众曰：『佛祖生冤家，悟道染泥土。无为无事人，声色如聋瞽。且道：如何即是？「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。恁么不恁么总不得。」忽有个出来道：「恁么也得，不恁么也得，恁么不恁么总得。」只向伊道：我也知你向鬼窟里作活计。』又一日，五祖谓圆悟曰：『你也尽好，只是有些病。』悟再三请问：『不知某有甚么病？』祖曰：『只是禅忒多。』悟曰：『本为参禅，因甚么却嫌人说禅？』祖曰：『只是寻常说话时多少好。』（行解相应者的寻常说话，至理即事，事即至理，决非寻常。虽然如是，亦非一异於寻常，更问一句，有寻常么？）』时有僧便问：『因甚嫌人说禅？』祖曰：『恶情惊。』又一日，祖问圆悟无缝塔话。悟罔然。直从方丈至三门，方道得。祖曰：『你道得也。』悟曰：『不然。暂时不在，便不堪也。』

虚云大师，有外国人詹宁士远涉重洋来参。师问：远涉重洋来为什么？士答：学佛法。问：学佛必须了脱生死。大士生死分上毕竟如何？曰：本无生死，何用了脱。问：既无生死，何必学佛？答：本来无佛，学者是佛。问：佛具三十二相，足趾按地，海即发光，大士能否？答：能与不能，皆是戏论。问：大士妙解，言言谛当。虽然如此，说食不饱。毕竟一句，又作么生？答：毕竟无句，说亦本无。如不拉杂噜苏，没得思量的觉性，他就是万物之母。问：『这事言之已详，句句合乎祖意。唯知之一字，众祸之门。大士既从解入，敢问离言绝句，如何是本来面目？』曰：『《金刚经》云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即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』师曰：『也似是。但命根不断，概属知见。希望大士发省。』士曰：『我看经机会少。前闭关四年，出关后与人语，人皆谓我说佛法，非从经得，似不属知见。』师曰：『不从经论，静坐中得，开发夙慧。夙慧亦是知见。』

## 第四十七节 用功用心

《楞伽经》：佛告大慧：此世间依有二种：谓：依有及无。堕性非性欲见，不离离相。大慧，云何世间依有？谓：有世间，因缘生，非不有；从有生，非无有生。大慧，彼如说是说者，是说世间有因。云何世间依无？谓：受贪恚痴性已，然后妄想记着贪恚痴性非性。大慧，若不取有性者，性相寂静故；谓：诸如来声闻缘觉，不取贪恚痴性为有为无。大慧，此中何等为坏者。大慧白佛言：世尊，若彼取贪恚痴性，后不复取。佛告大慧，善哉，善哉，汝如是解。大慧，非但贪恚痴性非性为坏者，於声闻缘觉及佛，亦是坏者。所以者何？谓：内外不可得故，烦恼性异不异故。大慧！贪恚痴，若内若外，不可得；贪恚痴性无身，故无取故。非佛声闻缘觉是坏者，佛声闻缘觉自性解脱故；缚与缚因，非性故。大慧，若有缚者，应有缚；是缚因故。大慧！如说是坏者，是名无有相。大慧，因是故，我说：宁取人见（唐译：宁取我见）如须弥山，不起无所有增上慢空见。大慧，无所有增上慢者，是名为坏。堕自共相见希望，不知自心现量。见外性无常，刹那展转坏，阴界入相续，流注变灭，离文字相妄想，是名为坏者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有无是二边，乃至心境界；净除彼境界，平等心寂灭。无取境界性，灭非无所有；有事悉如如，如贤圣境界。（唐译：有真如妙物，如诸圣所行。）无种而有生，生已而复灭，因缘有非有，不住我教法。非外道非佛，非我亦非余，因缘所集起，云何而得无，谁集因缘有，而复说言无。邪见论生法，妄想见有无；若知无所生，亦复无所灭，观此悉空寂，有无二俱离。

六祖曰：『菩提自性，本来清净。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』

牛头融问四祖：『於境起时，心如何对治？』祖曰：『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於心。心若不强名，妄情从何起？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徧知。汝但随心自在，无复对治。即名常住法身，无有变异。』博陵王问牛头融：『恰恰用心时，若为安隐好？』头曰：『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。曲谭名相劳，直说无繁重。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，今说无心处，不与有心殊。』

有问：『对一切境，如何得心如木石去？』百丈曰：『一切诸法，本不自言空，不自言色，亦不言是非垢净，亦无心系缚人，但人自虚妄计着，作若干种解会，起若干种知见，生若干种爱畏。但了诸法不自生，皆从自己一念妄想，颠倒取相而有。知心与境本不相到，当处解脱；一一诸法，当处寂灭，当处道场。又：本有之性，不可名目。本来不是凡，不是圣，不是垢净，亦非空有，亦非善恶。与诸染法相应，名人天二乘界。若垢净心尽，不住系缚，不住解脱，无一切有为无为，缚脱心量，处於生死，其心自在。毕竟不与诸妄虚幻尘劳蕴界生死诸人和合，迥然无寄。一切不拘，去留无碍；往来生死，如开门相似。夫学道人若遇种种苦乐，称意不称意事，心无退屈，不念名闻利养衣食；不贪功德利益，不为世间诸法之所滞碍。无亲无爱，苦乐平怀，粗衣遮寒，粝食活命。兀兀如愚如聋，稍有相应分。若於心中广学知解，求福求智，皆是生死，於理无益。却被知解境风所漂溺，还归生死海里。「佛是无求人，求之即乖；理是无求理，求之即失。若着无求，复同於有求；若着无为，复同於有为。」故《经》云：「不取於法，不取非法，不取非非法。」又云：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若能一生，心如木石相似，不被阴界五欲八风之所漂溺，即生死因断，去住自由；不为一切有为因果所缚，不被有漏所拘。他时还以无缚在为因，同事利益；以无着心应一切物；以无碍慧，解一切缚。亦云：应病与药。』（法尔如是，在俗边不得已，故云：应病与药。）

---

《真心直说》略谓：问：『以何法治妄心？』曰：『以无心法治妄心，今云：无心，非无心体，但心中无物，名无心。诸师说：做无心工夫不同，略明十种：（一）觉察。平常绝念，是防念起，一念才生，便与觉破。后念不生，觉亦不用。妄觉俱忘，名曰：无心；此息妄工夫也。（二）休歇。不思善恶，心起便休，遇缘便歇。如兀如痴，方有少分相应；此休歇妄心，息妄工夫也。（三）泯心存境。一切妄念俱息，不顾外境，但自息心。妄心已息，何碍有境，即夺人不夺境，此泯心存境，息妄工夫也。（四）泯境存心。将内外境，悉观为空寂，只存一心。即夺境不夺人，泯境存心，息妄工夫也。（五）泯心泯境。先空外境，次灭内心；即人境俱夺，泯心泯境，息妄工夫也。（六）存境存心。心住心位，境住境位，心境相对，心不取境，境不临心，各不相到；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即人境俱不夺，存境存心，息妄工夫也。（七）内外全体。内身外器，一切诸法，同真心体，湛然虚明，无一毫异，大千沙界，打成一片；此内外全体，息妄工夫也。（八）内外全用。内外身心，器界诸法，一切动用施为，悉观作真心妙用。一念才生，便是妙用现前；此内外全用，息妄工夫也。（九）即体即用。惺惺寂寂是，惺惺妄想非，寂寂惺惺是，寂寂无记非。此即体即用，息妄工夫也。（十）透出体用。不分内外，不辨东西，四方八面，只作一个大解脱门。圆陀陀地，体用不分，毫无渗漏，通身打成一片；此透出体用，息妄工夫也。以上十种工夫，不须全用。但得一门工夫成就，其妄自灭。随根宿习，曾与何法有缘，即便习之。此工夫，乃无功之功，非有心功力也。其中休歇妄心，息妄工夫，尤最要紧。（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心起便休，遇缘便歇，如兀如痴，方有少分相应。）

无业大师告弟子等曰：汝等见闻觉知之性与太虚同寿，不生不灭。一切境界，本自空寂，无一法可得。迷者不了，即为境惑。一为境惑，流转不穷。汝等当知，心性本自有之，非因造作。犹如金刚，不可破坏。一切诸法，如影如响，无有实者。《经》云：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即非真。当下一切，空无一物，当情是诸佛用心处。汝等勤而行之，言讫跏趺而逝。

大珠曰：心为根本。问：根本。以何法修？珠曰：坐禅禅定即得，妄念不生为禅，坐见本性为定。『本性者，是你无生心。』坐者，对境无心，八风不能动。得如是定者，虽是凡夫，即入佛位。此顿悟门，无念为宗，妄心不起为旨；以清净为体，以智为用。『无念者，无邪念，非无正念。』念有无善恶苦乐冤亲爱憎皆邪念。『不念一切，唯念菩提，名正念。』菩提不可得，菩提无所念，无所念者，即一切处无心，是无所念，得无念时，自然解脱。知二性空，即是解脱，不空不得解脱，不名为智。『二性空，即体。二性空解脱，名用。二性空者，不生有无爱憎等也。』若自了了无心，不住一切处者，即名了了见本性。『这不住一切处心者，即佛心，亦名无生心。』《经》云：证无生法忍是也。未得如是时，努力用功，功成自会。一切处无心，即是会。『但无憎爱心，即二性空，自然解脱。』

子湖纵曰：莫生容易，志刚用心。若了根源，终非他物。譬如圆镜，男来男现，女来女彰，乃至僧俗青黄山河万物，随其色相，一镜传辉。不可是镜有多般，但能映物而露。仁者，还识得镜未？若不识镜，尽被男女青黄山河类等，碍汝光明，有甚么出气处。若识镜去，乃至青黄男女，大地山河，有想无想，四足多足，胎卵情生，天堂地狱，咸於一镜中，悉得其分剂。长短劫数，若色若空，并能了之，更非他物。汝岂不闻诸法如义。光阴箭速，莫漫悠悠。大事因缘，决须了取。

---

佛果曰：但令心念澄静，纷纷扰扰处，正好作工夫。当作工夫时，透顶透底无丝毫遗漏，全体现成。更不自他处起，唯此一大机，阿辘辘转，更说甚世谛佛法，一样平持。日久岁深，自然脚跟下实确确地，只是个上座，直下契证，如水入水。

玉琳琇曰：第一，须发心谛当，必专为生死始得。第二，须工夫谛当，参一话头，一生不透一生参；今生不透来生参。第三，须悟处谛当，不认识神，不陷空豁，不疑生死，不疑古今，不强作主宰，不以卤莽承当为有力量，不以硬差排为不疑，不以粗放狂乱，为大机大用，不以颠颠为透脱无余；若竿头宜进而不进，言句应参而不参，不烦穿凿而穿凿，不可抹杀而抹杀；入门一蹉，深可痛哭。第四，须师承谛当，不蹉过师家相为处否？不辜负师脑后深锥否？洞明从上册宗否？不施为偏重瞎人眼目否？若无真正宗师为之打瞎顶门眼，虽有实悟，为人则祸生。倘已见既偏，投师又谬，邪毒入心，如油入麪；更或不知认错，漫云自肯，不受人究竟，谓之不被他转，此等何足挂齿。第五，须末后谛当，不透末后关，而言得大机大用，具本分草料，鲜不为粗恶狂徒；不知有此关，於古人参悟与悟后重疑，不移前作后指悟为迷者，鲜矣，谤先圣，误后人，皆由不知向上一关，可不惧乎。第六，须修道谛当，自己觉察是顿悟顿修根器否？是果地善知识否？打成一片速於香林否？不走作过涌泉否？现业流识净尽否？事事无碍否？行解相应名祖，试看是何标格。第七，须为人谛当，决当人真参实悟，悟后达向上关楗。决以见性谓之悟，不可於人认识日，谬云：有省。於人向念未生时，认妄为真，印云：有省。宁绝嗣，勿乱传。前六自错，后一错人。山僧与么训，亦是怜儿不觉丑。

《金天基参禅入门要法》载：佛法工夫，昼夜十二时，俱是用工夫之时。若五更睡醒，或清晨早起，如肯用功，功更加倍。实不在乎，三更眠，五更起，只怕一日暴，十日寒。最怕间断。若勤功三月，已臻上乘，只须间断十日五日，彼上乘者不知何在，更不得援前月之勤以自恃。所以工夫，一日要见一日的精进。若因循循循，纵过了百劫千生，也不得有成功的日子。光阴易过，时不待人。大事未明，何日是了？古人有云：『勿谓今日不学，而有来日，勿谓今年不学，而有来年。日月逝矣，岁不我延，呜呼老矣，是谁之愆。』佛法工夫，亦是如此。只『姑待明日』四字，便耽误一生。近时有等邪师，教人不在工夫上用功。又云：古人未尝做工夫。此语最毒，迷误后学入地狱矣。大义禅师《坐禅铭》云：『切莫信道不须参，古圣孜孜为指南，虽然旧阁闲田地，一度赢来得也难。』若不须参究，即云：得理。此是天生弥勒自然释迦，此辈名为可怜悯者。盖自己不曾参究，或见古人一问一答便领悟者，遂将识情解将去，便诬妄於人。或得一场热病，叫苦连天，生平解的用不着。或到临命终时，如螃蟹入汤锅，手忙脚乱，悔之何及。黄檗禅师云：『尘劳迴脱事非常，紧把绳头做一场。不是一番寒彻骨，那得梅花扑鼻香。』此语最亲切。若将此偈时时警策，工夫自然做得上。如百里程途，行一步则少一步。不得只住在这里。纵说得乡里事业，了了分明，终不到家，当得甚事。

赵州上堂曰：兄弟莫久立；有事商量，无事向衣鉢下坐，穷理好。老僧行脚时，除二时斋粥是杂用心力处，余外更无别用心处也。若不如此，出家大远在。又：僧问：明眼人见一切，还见色也无？州曰：打却着。问：如何打得？州曰：莫用力。问：不用力，如何打得？州曰：若用力即乖。又问：毫厘有差时如何？州曰：天地悬隔。问：毫厘无差时如何？曰：天地悬隔。又问：学人拟作佛时如何？州曰：太煞费力生。问：不费力时如何？曰：与么即作佛去也。



来果大师曰：既入深禅，心法俱静；了无阻滞，为无所为。欲再用心，恐难进步。不思念佛是谁之法，不起参禅用功之心。其法也，由诸而一，由一而专；其心也，由乱而定，由定而禅。法与参俱了，心与禅并蠲。欲再起修，正为头上安头。用之一字，从何下手乎？！正如今人用功，识得目前闻声者，知得目前见色者，认是本来真人。一举一止，非念莫动；能语能默，非心不生。决定是心之见既深，非心无他之证不改。任何举动，皆从心生；若不是心，决无此理。有此恶见，复何用功？悲夫！一副大好人材，甘作孟八郎汉。切将从前所见一切，急从彻骨彻髓拔出，剿净灭绝，再如初学用心，死他三十年，再来会我谈谈佛法。在未参之前，身心粗着，只是动境当前。既参之久，心法俱寂，又多一重静境。故凡用功留心於动静，防范於未然。任是上殿过堂，有心追审，穿衣吃饭，用意坚持。走路必紧提撕，说话留心打失。将卧禅床，以工夫为被。次晨早起，以疑情穿衣。用念佛是谁洗脸；将念佛是谁吃茶。处处有心用功，日日无时间歇；他日打破疑团，不但小悟不贪，大悟亦不愿住。二六时中，行住坐卧，无暇间歇。虽知念佛是谁，功用幽深，究不尽知其受用与否；复不知得力与不得力工夫如何？今必切实审讨，作一尝试。如是端身正坐，疑情自起，妄不能近，睡亦远离，此是工夫得力也。行香时，内心疑情，虽不亲切，正念还在，疑情念念不断，得力也。同人讲话，先动用功念，后动人事念，得力也。吃饭时工夫之念在前，掇碗之念在后，得力也。睡觉时，先知有工夫，不知有盖被，得力也。行一切事，知得工夫之念在前，行事之念在后，得力也。虽如此，亦只许一半。若真得力者，动静闲忙寤寐语默，概有工夫，与事并行不悖，亦无前后，无空过一时，斯工夫得力之铁证也。不得力者，先将疑情起得密密切切；忽一闻声与人谈话，即被音声与人，一同转去，去后竟不知有多时。回头自问工夫绵密，在得力处用，究被那一根迁去。如此一审，方知不得力也。『念佛是谁』一举，当下不闻声，不见色，忽被一熟情之道者见面，只知谈家常，未及记工夫。悲夫！工夫有间断，自不觉知。何以故？正用心时，知得清净快乐，或知得空洞消闹，或知疑情得力与不得力，悉名间断。至疑情正得力时，知得力处是何处？不得力处是何处？亦名间断。任是即时打失，即时提起，亦名间断。正在念佛是谁上深追，知追到静处，追到光明处，或追出佛相宝塔，追出山河大地，老幼男女，自他一切，悉名间断。此间断者，与初学工夫全然不同。初学工夫，提则有参，忘则全忘，不知忘於何处。久参之间断，有时口中讲话，心觉参禅；有时心在参禅，口能讲话。或作事身动，工夫尚在。或用功时，身能作事。或工夫与事全忘，亦有工夫与事同做。或将睡着时工夫亲切，不知是梦，至觉方知。或先做他梦，后做工夫，由禅而醒。睡着无工夫无梦想，如白日相同。好自用心可也。间断皆是粗心，由绵密而不间断，用功之程序也。工夫做到，外无尘境可忘，内无身心可守，一味『念佛是谁？』绝早晚，忘岁月。首由工夫起床，次由工夫睡觉，梦由工夫醒觉，是名不间断。人做到不间断的工夫，龙天不见其身，鬼神不覩其相。喊之不听其声，视之不见其色。骂闻其音，不知其故；打识其相，不知其痛。嗔厌工夫而逃，爱畏疑情而避。一任空置我前，浑不顾及。佛我同坐，竟尔全忘。任是佛魔齐斩，凡圣双倾，铁额铜头，见之脑裂，三眼六臂，听之心灰。不间断之工夫，使神而妙也。不间断之功，首通神妙，次秉全真；虽曰：非凡，犹多粗着。细心用者，从前一切用心之法，如大地土，一抛空外。如世界尘，一帚扫清。仰之不见虚空，微尘一同扫去。俯之不覩大地，寸土抛向他方。细心之功，有如斯力，慕道者何不一试。每有粗念未歇者，对于此际细心工夫，与初学强用留心细，有心细，遏捺细，设法之用，大相径庭。初学细者，全粗成之，不细即粗也。此之细者，忘粗忘细，细之再细也。虽然云：细，莫名真细，真细即无细也。古人云：『一念不觉生三细，境界为缘长六粗』是也。

---

临济曰：道流。佛法无用功处，只是平常无事。着衣吃饭，屙屎送尿，困来即卧。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

僧问龙牙：十二时中如何着力？龙牙曰：如无手人欲行拳始得。

中峰曰：心心心，难摸索。释家老子四十九年，说偏说圆，分半分满，诠注不成，末上拈一枝花，正是将心用心。难免人道个岂非大错。到此，既是事不获已，且将个正法眼藏涅槃妙心，与伊遮盖却。《信心铭》云：将心用心。岂非大错。义解者道：你要成佛，是将心用心，要作祖，是将心用心；乃至要超生死住涅槃，证菩提断烦恼等，总不出个将心用心。辟曰：虽然，也只道得一半。当知心体广大，不可限量，直下如火聚，撻之则烛，触之则燎。纵饶你不要成佛作祖等，亦出他个将心用心不得。（即佛是心心是佛，拟承当处早乖疏，饮光眉向花前展，平地无端起范模。）

石门蕴问青林虔：如何用心，得齐於诸圣？林仰面良久。曰：会么？门曰：不会。林曰：去，无子用心处。门礼拜，乃契悟。

僧问水陆和尚：如何是学人用心处？答曰：用心即错。问：不起一念时如何？曰：没用处汉。

崔齐公问荷泽禅师：坐一定以后，得几时出定？泽曰：禅无方所，何有定乎？问：既言无定，何名用心？答：我今定尚不立，谁道：用心。问：心定俱无，若为是『道』？答：只没道，亦无若为道。问：既无『若为道，』何处得『只没道？』答：今言『只没道，』为有『若为道。』若言无『若为，』『只没』亦不存。

天童应庵华曰：参禅人切忌错用心。悟明见性，是错用心。成佛作祖，是错用心。看经讲教，是错用心。行住坐卧，是错用心。吃粥吃饭，是错用心。屙屎撒尿。是错用心。一动一静，一往一来，是错用心。更有一处，是错用心，归宗不敢与诸人说破。何故？『一字入公门，九牛车不出。』

## 第四十八节 不守鉴觉

《圆觉经》：佛言：依幻说觉，亦名为幻。若说有觉，犹未离幻；说无觉者，亦复如是。是故幻灭，名为不动。

西竺五祖云：『悟了同未悟，无心亦无法。』

有问马祖：如何得合道？祖曰：我早不合道。

百丈曰：『从浊辨清，许说如今鉴觉是。除鉴觉外别有，尽是魔说。若守住如今鉴觉，亦同魔说，亦名自然外道。说如今鉴觉是自己佛，是尺寸语，是图度语，似野干鸣，犹属木胶门。本来不认自知自觉是自己佛，向外驰求觅佛。假善知识说出自知自觉，作药治个向外驰求病。既不向外驰求，病瘥须除药。若执住自知自觉，是禅那病。』

石巩问西堂：汝还解捉得虚空么？堂曰：捉得。巩曰：作么生捉？堂曰：以手撮虚空。巩曰：汝不解捉。堂问：师兄作么生捉？巩把堂鼻孔拽。堂作忍痛声。曰，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脱去。巩曰：直须恁么捉虚空始得。（解脱长者：何以故？何以力拽至直欲脱去。且曰：直须恁么始得。盖鼻孔摸着之后，着不脱去，是无异骑驴，不肯下驴了。这才真正作家相见，一步一步。所以，从前三峰举野鸭子公案时，作手势，把鼻孔直扭得翻转。）

洞山示众曰：欲知此事，如人家养三儿。一着州中，一着县中，一着村中。其一用家中钱物，其一用外处钱物，有一人不得家中钱物用，亦不得外处钱物用。且道：那一个合在州中？那一个合在县中？那一个合在村中？永觉拈云：村中人不知有者也。县中人知有者也。州中人知有而不知有者也。县中人初能知有，如用家中钱物。州中人格外施为，如用外处钱物。村中人既不知有，全无机用，故家中外处钱物俱不得用也。（病叟则不然。村中人知有者也。县中人知有而不知有者也。州中人非知非不知，非有非不有。）

曹山一日在僧堂向火。有僧曰：今日好寒。山曰：须知有不寒者。僧问：谁是不寒者？山笑火示之。僧曰：莫道无人。山抛下火。（试问：山抛下火，与德山低头无言归方丈，是同是别？）僧曰：某甲到此却不会。山曰：日照寒潭明更明。（虽然抛却火，照得明更明。）

净因成曰：只者个负累杀人。认作空劫时自己，分明头上安头。更言落在今时，何异霜加雪上。直得纯清绝点，犹有流注真常。纵然转位回机，大似日中逃影。所以道：『二由一有，一亦莫守，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』喝一喝，曰：是甚热碗鸣声。岂不见道：文殊起佛见法见，贬向二铁围山。衲僧起佛见法见，列在三条椽下。乃举起拂子曰：拂子夜来起佛见法见，且道：今朝如何批判？击绳床曰：分付德山临济。

别峰珍示众曰：大道只在目前，要且目前难睹。欲识大道真体，不离声色言语。卓拄杖曰：这个是声。竖起拄杖曰：这个是色。又曰：唤什么作大道真体？直饶向这里见得，也是郑州出曹门。又曰：寻牛须访迹，学道贵无心。迹在牛还在，无心道易寻。竖起拂子曰：这个是迹。牛在甚么处？直饶见得头角分明，鼻孔也在法石手里。

药山问僧：甚处来。（或作马祖）曰：湖南来。问：洞庭水满也未？曰：未。问：许多时雨，水为甚么未满？僧无对。道吾代曰：满也。云岩曰：湛湛地。洞山曰：甚么劫中曾减来。云门曰：只在这里。又：雪峰曰：饭箩边坐，饿死人无数。海水边坐，渴杀人无

---

数。玄沙曰：饭箩里坐，饿死人无数，海水没头，渴杀人无数。云门曰：通身是饭，通身是水。天童曰，我即不然。饭箩里坐，胀杀人无数，海水没头，浸杀人无数。

佛果曰：参学者若以此心为祖宗，参到弥勒佛下生，也未会在。若是大丈夫汉，心犹是儿孙，天地未分已是第二头。且道：正当恁么时，作么生是先天地？佛果又曰：直下发明，从本以来元是具足妙圆真心。触境遇缘，自知落着；（在什么处，）便乃守住，患不能出得，遂作窠臼；向机境上立照立用，下咄下拍，努目扬眉，一场特地。更遇本色宗匠，尽与拈却如许知解，直下契证本来无为无事无心境界。然后识羞惭，知休歇，一向冥然，诸圣尚觅他起念处不得，况其余耶！

《宗范》载：行住坐卧，无不透彻，物物头头，靡有间隔，唤作乾白露净，单明自心，不可只么守之，守住便落窠臼。却须勇猛割断，十分弃舍，转舍转明，转远转近。抵死打叠，舍却命去，始是绝气息人，方解向上行履，唯己自知，知亦不立。

云门问：密密处为甚么不知有？曹山曰：只为密密，所以不知有。门曰：此人如何亲近？山曰：莫向密密处亲近。门曰：不向密密处时如何？山曰：始解亲近。门曰：喏喏。

中峰曰：祖师道：『执之失度，必入邪路。』这是祖师责悟后之执。不见佛眼云：『有一等人，骑驴觅驴。又有一等人，识得驴了，不肯下驴。』正言此等，执其悟理，未能忘念。外存所悟之法，内记能悟之心；古人斥之为法尘，非之为见刺；故药山谓：『才有所重，便成窠臼。』皆是责其执悟理者；使悟理不忘，谓：实有此事，见法不圆，成外道所计。然『迷而求悟易，已悟欲忘难。』倘不遇真正导师，盲枷瞎棒，深锥痛劄，卒莫之自己也。你还甘此说么？有问曹山：如何是常在底人？山曰：恰遇曹山暂出。曰：如何是常不在底人？山曰：难得。

雪峰慧深首座示众曰：『未得入头应切切，入头已得须教彻；虽然得入本无无，莫守无无无间歇。』

《信心铭辟义解》曰：祖师道：二由一有，一亦莫守。义解者谓：才询二，即昧一；才守一，即生二。当知二是真妄，一是自心。真妄之二既除，自心之一无住，可谓解脱大道也。辟曰：此等语言，记忆在怀，谓之参学，使德山有棒，未到你吃。阎罗老子手中铁棒，少你一分不得在。偈曰：『一法并教伊莫守，不知莫守未为贫；何如醉卧花毡上，乱把黄金掷向人。』

#### 第四十九节 落空

僧问黄檗：如何是道？如何修行？檗曰：道是何物？汝欲修行？问：诸方宗师相承参禅学道如何？檗曰：接引钝根人语，未可依凭。问：此是接引钝根人语，未审接上根人复说何法？檗曰：若是上根人，何处更就人觅？他自己尚不可得，何况更别有法当情？（真大慈大悲。）不见教中云：法法何状。问：若如此，则都不要觅也。檗曰：若与么，则省心力。问：如此则浑成断绝，不可是无也。檗曰：阿谁教他无？他是阿谁？便拟觅他？问：既不许觅，何故又言莫断他？檗曰：若不觅便休，即谁教你断？你见目前虚空，作么生断他？问：此法可得，便同虚空否？檗曰：虚空早晚向你道：有同有异。我暂如此说，你便向这里生解。问：应是不与人生解耶？曰：我不曾障你。要且解属於情，情生则智隔。问：向这里莫生情是否？檗曰：若不生情，阿谁道是？

大慧示吕舜元略谓：古德有言：『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，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』非但祖师门下如是，佛说一大藏教尽是这般道理。不见昔日子湖和尚有言：祖师西来，也只是个冬寒夏热夜暗日明。只为你徒无意立意，无事生事，无内外强作内外，无东西漫说东西；所以奢摩他不能明了，以至根境不能自由。以是评量舜元不曾来，来妙喜处求法语，妙喜元不曾写一字。冬寒夏热夜暗日明内外中间东西南北，元不曾移易增减一丝毫许。何以故？『我宗无语句，亦无一法与人。』既无一法与人，即今写底是个甚么？说冬寒夏热内外中间者又是个甚么？东西南北不曾移易一丝毫者又是甚么？咄。有也不可得，无也不可得，冬寒夏热也不可得，内外中间也不可得，作如是说者亦不可得，受如是说者亦不可得，一丝毫亦不可得，舜元亦不可得，妙喜亦不可得，不可得亦不可得，不可得中只么得。舜元到这里合作么生参？只这作么生参亦无着处。然后此语亦不受，此语既不受，妙喜决定无说，舜元决定无闻。无说处是真说，无闻处是真闻。如是，则妙喜即是舜元，舜元即是妙喜，妙喜舜元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。故嘉州大象吃黄连，陕府铁牛满口苦。苦不苦，分明觑见没可觑。咄！

大慧又示人曰：此事如青天白日，皎然清淨，不变不动，无减无增。各各当人日用应缘处，头头上明，物物上显，取之不得，舍之常存。荡荡无碍，了了空虚；如水上葫芦，拘牵他不得，惹绊他不得。古来有道之士得之，向生死海中头出头没，全体受用，无欠无余，不见有生死尘劳之状。如析梅檀，片片皆是，将甚么作生死尘劳？生死尘劳从甚么处起？收因结果时，却向甚么处着？既无处着，则佛是幻，法是幻，三界二十五有十二处十八界空荡荡地，到得这个田地，佛之一字，亦无处着。佛之一字，尚无着处，真如佛性菩提涅槃，何处有也。故傅大士有言：『恐人生断见，权且立虚名。』学道人理会不得，一向去古人入道因缘上，求玄求妙，求奇特求解会，不能见月忘指，直下一刀两段。永嘉所谓：『空拳指上生实解，根境法中虚捏怪。』於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尘劳中，妄自囚执，如来说为可怜悯者。又有一种，才闻善知识说如是事，又将心意识搏量卜度云：若如此，则莫落空否？士大夫十个有五双作这般见解。妙喜不得已向他道：你未曾空，何怕之有？如船未翻，先要跳入水去。见伊不领略，不惜口业，又为他打葛藤一上云：只这怕落空底，还空得也无？（真大慈大悲。）你眼若不空，将甚么观色？耳若不空，将甚么听声？鼻若不空，将甚么知香臭？舌若不空，将甚么尝味？身若不空，将甚么觉触？意若不空，将甚么分别万法？佛不云乎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乃至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，乃至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及佛所说之法，菩提涅槃真如佛性；及说此法者，听此法者，作如是说者，受如是说者，悉皆无有。（真大慈大悲。）得如是了；唤作空耶？唤

作不空耶？唤作佛耶？唤作菩萨耶？唤作声闻耶？唤作缘觉耶？唤作菩提涅槃耶？唤作真如佛性耶？道我聪明灵利，不受人瞒，向这里，试定当看。若是定当出，止宿草庵，且居门外。若定当不出，切忌开大口，说过头话。决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缘，一等打破面皮性燥，竖起脊梁骨，莫顺人情，把自家平昔所疑处，贴在额头上。常时一似欠了人百万贯钱，被人追索，无物可偿，生怕被人耻辱，无急得急，无忙得忙，无大得大底一件事，方有趋向分。

大慧又曰：『法本无一法，心亦无心，心法两空，是真实相。』而今学道之士，多旧落空，作如是解者错认方便，执病为药，深可怜悯。故庞居士有言：『汝勿嫌落空，落空亦不恶。』又云：『但愿空诸所有，切勿实诸所无。』若觑得这一句子破，无边恶业无明，当下瓦解冰消。如来所说一大藏教，亦注解这一句子不出。当人若具决定信，知得有如是大解脱法，只在知得处拨转上头关楔子，则庞公一句与佛说一大藏教无二无别，无前无后，无古无今，无少无剩。亦不见有一切法，亦不见有一切心。十方世界空荡荡地，亦莫作空荡荡地见。若作是（空荡荡）见，则便有说空者，便有闻说空者，便有一切法可听，便有一切心可证。既可听可证，则内有能证之心，外有所证之法。此病不除，教中谓之以我说法，亦谓之谤佛法僧。又：教中云：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寿者，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寿者。前所云：内有能证之心，外有所证之法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

又曰：佛弟子某知身是妄，知法是幻；於幻妄中能看狗子无佛性话，忽然洗面摸着鼻孔。伊有书来呈见解，试手说禅。如虎生三日，气已食牛。其间通消息处，虽似吉獠棒打地，有着处，则入地数寸；不着处，则全无巴鼻；然大体基本已正，而大法未明，亦初心入道之常病耳。苟能知是般事，拨向一边，却把诸佛诸祖妙门一时塞断，向威音那畔讨个生涯处，方于法得自在矣，释迦老子云：若但赞佛乘，众生没在苦，信知如是事，以我所证据而充之，然后『不被法缚，不求法脱。』恁么也得，不恁么也得，恁么不恁么总得。凡有言句，凡所受用，如壮士展臂，不借他力。箭既离弦，无返回势。（喻彻去以去，绝无纤毫系缠。）非是强为，法如是故。得如此了，始可言：无善无恶无佛无众生等事。而今大法未明，若便说恁么话，恐堕在永嘉所谓：『豁达空，拨因果，莽莽荡荡招殃祸』中，不可不知也。

大慧又曰：玄沙云：此事限约不得，心思路绝，不因庄严，本来真净；动用语笑，随处明了，更无欠少。今时人，不悟个中道理，妄自涉事涉尘，处处染着，头头系绊。纵悟，则尘境纷纭，名相不实，便拟凝心敛念，摄事归空，闭目藏睛，随有念起，旋旋破除；细想才生，即便遏捺，如此见解，即是落空亡底外道，魂不散底死人。冥冥漠漠，无觉无知；塞耳偷铃，徒自欺诳。实默照邪禅埋人底坑子，不可不知也。『举话（头）时，都不用作许多伎俩，但行住坐卧处，勿令间断，喜怒哀乐处，莫生分别；举来举去，看来看去，觉得没理路，没滋味，心头热闷时，便是当人放身命处也。记取！记取！莫见如此境界便退心；如此境界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。』（真大慈大悲。）而今默照邪师辈，只以无言无说为极则，唤作威音那畔事，亦唤作空劫以前事。不信有悟门，以悟为诳，（真大慈大悲。）以悟为第二头，以悟为方便语，以悟为接引之词。如此之徒，谩人自谩，误人自误；亦不可不知。『日用四威仪中，涉差别境界觉得省力时，便是得力处也。得力处极省力。若用一毫毛气力支撑，定是邪法，非佛法也。』但办取长远心，与狗子无佛性话厮挨。挨来挨去，心无所之；忽然如睡梦觉，如莲花开，如披云见日；到恁么时，自然成一片矣。但日用七颠八到处。只看个『无』字，莫管悟不悟，彻不彻，三世诸佛只是个无事人，诸

---

代祖师亦只是个无事人。古德云：『但於事上通无事，见色闻声不用聋。』又：古德云：『愚人除境不亡心，智者亡心不除境。』於一切处无心，则种种差别境界自无矣。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，便要会禅，於经教上及祖师言句中搏量，要说得分晓，殊不知分晓处，却是不分晓底事。若透得个『无』字，分晓不分晓，不着问人矣。

《金天基参禅入门要法》曰：佛法工夫最怕落空，话头现前那得空去？只此怕落空的，便空不去，何况话头现前耶？

律师法明谓大珠曰：禅师家多落空。珠曰：却是座主家多落空。法明大惊曰：何得落空？珠曰：经论是纸墨文字，纸墨文字者俱空。设於声上建立名句等法，无非是空。座主执滞教体，岂不落空？法明曰：禅师落空否？珠曰：不落空。问：何却不落空？珠曰：文字皆从智慧而生。大用现前，那得落空。

荷泽曰：不用心，不看心，不看静，不观空，不住心，不澄心，不远看，不近看，无十方，不降伏，无怖畏，无分别，不沉空，不住寂，一切妄想不生，是大乘禅定。

## 第五十节 枯寂

六祖曰：又有迷人，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大；此一辈人，不可与语，为邪见故。

永嘉曰：寂寂惺惺是，乱想惺惺非。（乱想惺惺，人人都知其非。但能回光返寂，则当下即真。从前有人问国清静曰：弟子每当夜坐，心念纷飞，未明摄伏之方，愿垂示诲。静曰：如或夜闲安坐，心念纷飞：却将纷飞之心，以究纷飞之处；究之无处，则纷飞之念何存？返究究心，则能究之心安在？又：能照之智本空，所缘之境亦寂。寂而非寂者，盖无能寂之人也。照而非照者，盖无所照之境也。境智俱寂，心虑安然。外不寻枝，内不住定，二途俱泯，一性怡然，此乃还源之要道也。）惺惺寂寂是，无记寂寂非。（一般都知道，乱想惺惺的不对，而不知道，无记寂寂的不对。因无记寂寂虽能得定，仍是似是而非，认贼为子。《楞严经》所谓：『虽成九次第定，不得漏尽，皆由执此生死妄想，误为真实。』）惺惺为正，寂寂为助。（若不惺惺，而以寂定为主，则沉空枯寂，槁木死灰，误入歧途，不可不戒。虽然如此，黄檗曰：『心地法门，皆依此心建立。遇境即有，无境即无；不可於净性上转作境解。所言定慧鉴用，历历寂寂惺惺，见闻觉知，皆是境上作解，暂为中下根人说即得。若欲亲证，皆不可作如此见解，亦不可不知。』）

《禅源诠》问：『性既了了常知，何须诸佛开示？』答：『此言知者，不是证知；意说真性不同虚空木石，故云：知也。非如缘境分别之识，非如照体了达之智，直是一真如之性，自然常知。故马鸣菩萨云：真如者，自体真实识知。《华严》文殊答知云：「非识所能识，亦非心境界，其性本清净，开示诸群生。」故达摩善巧，拣文传心。标举其名，默示其体。喻以壁观，令绝诸缘。』问：『诸缘绝时，有断灭否？』答：『虽绝诸念，亦不断灭。』问：『以何证验，云不断灭？』答：『了了自知，言不可及。』师即印云：『只此是自性清净心，更勿疑也。』若所答不契，即但遮诸非，更令观察。毕竟不与他先言『知』字。直待自悟，方验实是亲证其体，然后印之，令绝余疑。故云：默然心印；所言默然者。唯默『知』字，非总不言。六代相传，皆如此也。至荷泽时，他宗竞播，欲求默契，不遇机缘；又思惟达摩悬丝之记，（达摩云：我法第六代后，命如悬丝。）恐宗旨绝灭，遂明言『知』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。（此『知』字是救后代无知之弊。若作一般知字会解，则错。）

僧问金峰志：是身无知如土木瓦石，此意如何？志下禅床，扭僧耳朵，僧负痛作声。志曰：今日始捉着个无知汉。僧作礼出去。志召阇黎，僧回首。志曰：若到堂中，不可举着。曰：何故？志曰：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。

有问法眼：六处不知音时如何？眼曰：汝家眷属一群子。又曰：作么生会。莫道恁么。（六处不知音。）来问，（六处不知音时如何？）便是不得。汝道：六处不知音，眼处不知音？耳处不知音？若根本是有，（沉浸在有中。）争解无得？（无智亦无得。）古人道：离声色着声色，离名字着名字，所以无想天，修得经八万大劫；一朝退堕，诸事俨然。盖谓不知根本真实。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，四生一百劫；如是直到三祇果满，他古人犹道：『不如一念缘起无生。』（於无生心中，而如幻缘起，无住生心，於无念下缘起，虽缘起，仍然是无念。）超彼三乘权学等见。又道：弹指圆成八万门，刹那灭却三祇劫。也须体究，若如此用，多少省力。



---

僧问赵州：无为寂静底人，莫落在沉空也无？州曰：落在沉空。问：究竟如何？州曰：作驴作马。（形徧六道。）

有问：圣人无心即是佛；凡夫无心莫沉空否？黄檗曰：法无凡圣，亦无沉寂。法本不有，莫作无见。法本不无，莫作有见。有之与无，尽是情见，犹如幻翳。所以云：见闻如幻翳，知觉乃众生。祖师门中，只论息机忘见。所以：『忘机则佛道隆，分别则魔军炽。』

佛果曰：父母未生已前，净裸裸赤洒洒，不立一丝毫。及乎投胎，既生之后，亦净裸裸，赤洒洒，不立一丝毫。然生於世，（生死有中谓之世。）墮在四大五蕴中，（若认为实事。）多是情生翳障；以身为碍，迷却自心。若是明眼人，明了四大空寂，五蕴本虚，知四大五蕴中有个辉腾今古，迥绝知见底一段事。若能返照，无第二人。脚跟下净裸裸赤洒洒，乃至山河大地穷虚空界，尽无边香水海，亦净裸裸赤洒洒。恁么说话，莫是拨有归无么？！且喜没交涉。若拨有归无，杳杳冥冥，墮在豁达空拨无因果处；则永劫出他地狱三涂因果不得。若真实彻证到真净明妙实际理地，则四圣六凡三世诸佛，天下祖师，有情无情，悉於是中流出显现。所以，孚上座问鼓山晏国师道：父母未生前，鼻孔在什么处？山云：即今生也在什么处。孚上座不肯。云：你问我来。山如前问。孚但摇扇。『大凡参请，参须实参，见须实见，用须实用。』父母未生前，鼻孔在什么处？孚上座只摇扇。莫是弄精魂么？须知有奇特事（『生死涅槃本来自性空，缘生因果如如不虚误。』）始得。只如文殊初生，见十吉祥异相；须菩提生，室现空相；善财初生，涌出万宝藏；皆在此大宝光中净裸裸赤洒洒流出。若只在杳杳冥冥，墮在空空寂寂处，岂有如此奇特？所以古人於生处见大奇特。如世尊分手指天指地，自云：『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』若逢云门大师，尚不以为奇特，直行衲僧正令。后来老宿云：云门知恩，方解报恩。既知了，方以衲僧本分事，向逆顺境界中行。且道：还当得么？若是平展商量，则有向上事。若据衲僧本分事上，不值半文钱，何故？他家自有通霄路。

《金天基参禅入门要法》载：佛法工夫最怕耽着静境，令人困於枯寂而不觉。要知动境人厌，静境多不生厌。良以世人一向在喧闹场中，一与静境相应，如食饴食蜜，如人倦久喜睡，自然贪着，而不自知，须要急急识破。外道教令身心断灭，化为枯木寒灰，亦从静境而入。若岁久月深，枯之又枯，寂之又寂，墮与无知，即与枯木寒灰何异！『佛法工夫第一要正觉。这正觉乃是时时刻刻照着自己的灵明，不可放他走去。』若是灵明走了，便是有气的死尸，便是昏沉无念，墮於顽空枯寂。虽用尽苦功，丝毫无益。

来果大师曰：『枯者如树将死，枝叶枯槁，风不动摇，人不取荫，俨如静处，好静者所取也。若树茂盛，枝叶繁荣，风动之声，人映之色，耳目缈无稍静，好动者所取也。正如用功之人，道心坚锐，疑情亲切；即外不被尘扰，内不被身迁，中不被识缚，内外清幽，安闲独处。此虽由工夫做到，此处不宜住下。住下者，即疑情被静境遮覆，工夫休歇，自不觉知。又复耽着静处之境，深邃空闲，以为自胜。不但不知枯静处为病，反以为好。实由疑情打失，不随於动，必住於静也。有志道人，大生惭愧，一刻无工夫，必痛责自己，拳打其身，掌击其腕。愧曰：古人用功，尚不容剪爪之间，我何人也，大哭流涕，佛前立誓，不悟念佛是谁，任死将念佛是谁带去，死后也不离参。』

## 第五十一节 无情有佛性

《华严经》：离世间品：普贤菩萨言：菩萨摩訶萨坐道场时，一切世界草木丛林诸无情物，皆曲身低影，归向道场。又：入法界品：大光王入定时，其城内外六种震动，诸宝地宝墙，宝堂宝殿，台观楼阁，阶砌户牖；如是一切，咸出妙音，悉向於王，曲躬敬礼。妙光城内，所有居人，靡不同时，欢喜踊跃，俱向王所，举身投地。村营城邑，一切人众，咸来见王，欢喜敬礼。近王所住，鸟兽之属，互相瞻视，起慈悲心，咸向王前，恭敬礼拜。一切山原，及诸草树，莫不回转，向王敬礼。波池泉井，及以河海，悉皆腾溢，流注王前。（清凉疏谓：出世大慈之力，怎能不令草木屈膝。）

《首楞严经》：佛告阿难：若诸世界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叶缕结，诘其根元，咸有体性。（这明明说，一切所有，咸有体性，即连草叶缕结，亦有体有性。历来注解多数只仅解释体字，不敢说及性子。只合辙曾谓：『正言有情无情，若大若小之物，皆有德性。』又：《摩诃止观》曾载：『质多者，天竺音，此方言心，即虑知之心也。天竺又称汗栗驮，此方称是草木之心也。又称矣栗驮，此方称是积聚精要之心也。今简非者，简积聚草木等心，专在虑知心也。』可见从前天竺本认草木有心，智师亦同意此说。但与积聚心，同被简非而已。）……佛告阿难：汝犹未明，一切浮尘，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幻妄称相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；乃至五阴六入，从十二处至十八界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，虚妄名灭；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。性真常中，求於去来迷悟生死，了无所得。（这是说：不但有情无情，即一切浮尘幻相，究其性真，均为妙觉明体；乃至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无不本如来藏妙真如性。不过一般说来，很难信解。所以，《楞严正脉疏》谓：『今试语人曰：人人有个真心，常住不灭，其余诸法，都是无常。其人虽习过《楞严》，亦予信顺，不知正与《楞严》违反。若语之曰：现前有情肉身，无情房舍器皿，花柳风云，乃至电光石火，一切幻梦暂现之物，皆即当体真常，不坏不灭，斯则岂唯教外人不信不解，虽习过《楞严》者，亦多迷惑不解。今用譬喻，俾得开悟。所谓：「真心」者，非世人执迷身中方寸之心，非千里万里东想西想之心，亦非禅定强制之心，乃自性本具，湛然不动，体遍十方，量等虚空，明超日月，即《经》初所开显之「见性」。此方是真实常住之心。此心譬如一个极大镜子，山河大地及肉身房舍等，乃至流转成坏，皆如镜中之影。一往观之，似乎镜无动摇生灭，影有动摇生灭，此即同於法相，真妄各体之见。（注意：此指执法的名言相貌，非谓：法相学也。）祖师谓为：半生灭半不生灭是也。若能就喻详观，影无自体，体即是镜，镜无动摇生灭，影岂动摇生灭？若一静一动，须有二体。今既本无二体，而诸影复将何体以成动摇生灭乎？以是义故，知万法与真心本无二体，何得真心常住，而万法不常住乎？』其实只要『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元心』一句。说得已很简单明了。）……

尔时阿难及诸大众，蒙佛如来微妙开示，身心荡然，得无挂碍。是诸大众，各各自知，心遍十方。见十方空，如观手中所持叶物。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元心。心精遍圆，含裹十方。（温陵曰：『悟器界万法当体全真，本如来藏，是谓微妙开示也。既悟器界真性圆融，故身心荡然，得无挂碍。』孤山曰：『十方虚空，十界依正，一法叵得。皆我真心。即此真心，具足十界，而非断灭。观此文者，岂疑无情有性，无情作佛之说耶？』长水曰：『向执心外有法，今悟法法唯心。离实相外无法可得，故世间物，皆菩提也。菩提云：觉，觉即是佛。若执无情无佛性者，请看此文。纵信无情有性，仍说不具诸法，遂令佛性派成其二。（一）具法佛性，谓：有情性。（二）不具法佛性，谓：无情性。

若此派分，何异他说，无情草木无佛性耶！今立量示云：一切草木是有法，定具诸法，故为宗。因云：有佛性故。同喻如有情。正教量云：地水火风均名七大，性真圆融，皆如来藏妙觉湛然，周遍法界，含吐十方，宁有方所。禀彼说者，宜悉详之。』……）（观世音菩萨说明耳根圆通之后。）世尊於师子座从其五体，同放宝光，远灌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。彼诸如来亦於五体，同放宝光，从微尘方来灌佛顶，并灌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。林木池沼皆演法音，交光相罗，如宝丝网。……三世四方，和合相涉，变化众生，成十二类。（一切众生，分十二类，其第八类众生，系土木金石。）由因世界，愚钝轮回，痴颠倒故；和合顽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。如是，故有无想羯南流转国土，精神化为土木金石，其类充塞。……佛告阿难及诸大众，汝等当知，有漏世界十二类生，本觉妙明觉圆心体；与十方佛，无二无别。（这是说得明明白白，十二类生，觉圆心体，与佛无别。则其中第八类的土木金石，当然亦是众生，当然亦有佛性。但怎样会变成土木金石呢？佛已说明，因为愚钝痴顽，枯槁无想。《大佛顶文句》曰：『于一切法不分别名为愚钝，无所取舍，名痴。三谛之理，常凝不变，名顽。惑业苦三，不复生长，名为枯槁。』《楞严妙心疏》曰：『痴顽枯槁，知识衰落，如外道修行，专意压治妄想不起，心如枯槁，无相可现，无想可生，此何时耶？非妄性无体，非有所依，将欲复真之时乎？此时，若将无所知之念放下，则去佛不远矣！无奈悬崖不能撒手，别寻他路去也。』（解脱长者：宗师此段上半节说得甚好，唯若将无所知之念放下，几句说得不是。因彼当时不是不肯放下无所知之念，不是不敢悬崖撒手，彼亦无所谓：有所知无所知，亦无所谓：悬崖不悬崖，而是死钝枯槁，晦昧顽定。正如世尊所说：『不知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，用攀缘心为自性，认贼为子。虽成九次第定，不得漏尽，皆由执此生死妄想，误为真实。』《楞严研究》曰：『外道定功，晦昧寂灭，不见心宝。以其人执现行，虽已不起，人执种子完全潜伏在识中，认为冥谛，取为涅槃，所谓：月巢鹤作千年梦，雪屋人迷一色功者也。』盖不先明悟圆成实性，缘其有为功用所发定境，以为真实，正是用攀缘心执为自性者耳。此又可与『如是乃至分别都无，非色非空，拘舍离等昧为冥谛，离诸法缘，无分别性。』参观。盖非不许其无分别，正以其无离缘真分别性，故流为空散消沉，土木金石也。总而言之，『以生灭心，为本修因，而求佛乘不生不灭，无有是处。』而沉空守寂，槁木死灰，亦难不入歧途。所以永嘉道：『惺惺为主，寂寂为助。』这句话，说得切要万分。然而『寂寂是药，惺惺亦药。』不可不知。但志明禅师问司空净：若言无心是道，瓦砾无心，亦应是道？空曰：大德若作见闻觉知解。会与道悬殊，即是求见闻觉知者，非是求道之人。《经》云：无眼耳鼻舌身意。六根尚无，见闻觉知，凭何而立？穷本不有，何处存心？焉得不同草木瓦砾。又作么生。试说看。）……世界如来，互相涉入，得无挂碍。名无尽功德回向。（憨山曰：『一真法界，依正互融。世界依报也，如来正报也。互相涉入，名无尽功德回向。既依正互入，圆融交涉，通为一真，则草芥尘毛，皆是成佛真体。』）……阿难白佛言：世尊。若此妙明真净妙心，本来遍圆，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动含灵，本元真如，即是如来成佛真体。佛体真实，云何复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？（《合辙》曰：『一切无情有情，咸与如来同一圆融清净宝觉。云何复有种种异类杂形，各各差别？』如果大地草木没有本元真如，不是成佛真体，则佛一定要否认。现在既不否认，并且答以虽本相同，然渐差别的理由。是证明大地草木的本元真如，是如来的成佛真体。）……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已灭生灭，而于寂灭，精妙未圆，若于所知，知遍圆故，因知立解，十方草木皆称有情，与人无异，草木为人，人死还成草树；无择遍知，生胜解者，是人则堕无知执；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见。（《楞严正脉疏》曰：『因计知体圆遍诸法，遂立异解，谓无情遍皆有知。既

有情无情相同，当可互相轮转，而无情实本无知。』）（解脱长者：按这一段，是斥认草木与人有同样的知觉，及可直捷相互轮转，致与外道婆吒霰尼所执，情与无情，皆有觉知，同样谬妄。而不是说：草木无佛性。所以《大佛顶文句》亦曰：『不得无情，但是法性，不是佛性，以法佛无二性故。』况植物与动物同称生物。若说：动物有佛性，植物无佛性，那末，最低级的动物与植物界限，颇难划清，而其有无佛性的界限，亦就难分。再以高级植物而论，与动物一样有呼吸，一样能发电，奇怪的是，马铃薯生病时，亦会呼吸频繁，还有些微发热。但若借口说：动植物既经一样，则吃素菜亦是杀生，遂谓：不须吃素，这是不可。我们为什么不要杀生？第一，因为不忍他遭受痛苦。无情众生六根不全，知觉退失，佛曾明说：『草木火烧刀斫曾无所觉，』既无所觉，自无痛苦，我们吃他，比吃被杀时，悲哀苦叫，拚命挣扎，或更憎恨希图报复的众生，当然不同。至於有些植物似乎有些知觉。例如，某些靠昆虫授粉传种的植物，晚间受到某些飞近昆虫发出的紫外綫雷达照射时，他会立刻发出一种光来，招引昆虫飞到他那里。但一经花粉落下之后，虽经照射，亦不再发出这种夜光。又如，捕虫植物捕捉食物之时，亦有类似知觉的动作。唯此种反应，即使认为知觉，亦系限於局部的，且每属於固定的性质，固定的地位，固定的动作。与有情知觉完全不同。自不能称为有情。更不能说：与人无异。故与本节所述并不冲突。唯《宗镜录》载：『无情成佛，是约性相相融。以情之性，融无情相，以无情相，随性融同有情之相。故说：无情有成佛义。若以无情不成佛义，融情之相，亦得说言：诸佛众生不成佛也。以成与不成，情与无情，无二性故。法界无限故，佛体普周故，色空无二故，法无定性故，十身圆融故，缘起相由故，生界无尽故，为因周遍故，远离断常故，万法虚融故。故说：一成一切成也。非谓：无情亦有觉性，同情成佛。若许此成，则能修因，无情变情，情变无情，便同邪见。』有人谓：像永明这样的人，会忽略了《经》上『十二类生，本觉妙明浑圆心体，与十方佛无二无别。』的言句么？试问：此地说：『以无情之相，随性融同有情之相。』此中『无情之相，随性』的『性』是什么性呢？是法性？是佛性？为什么说：『情与无情，无二性』呢？他是怕『若许此成，则能修因，无情变情，情变无情，便同邪见。』正与此地经文所说：『十方草木皆称有情，与人无异。草木为人，人死还成草树。』完全相同。不然，他於论身土时，何以会引述『《智论》云：在有情数中，名为佛性。在非情数中，名为法性。假说能所，而实无差。』并且更进一步地载：『问：若即心是佛者，则一切含生皆有此心，尽得成佛？教中云：何不见授劫国名号之记？答：劫国名号，乃是出世化门之中现前别记。欲知真记者。《净名经》云：一切众生亦如也。一切法亦如也。《华严经》颂云：显佛自在力，如说圆满经。无量诸众生，悉受菩提记。又颂云：一一心念中，普观一切法。安住真如地，了达诸法海。又颂云：一一微尘中，能证一切法。如是无所碍，周行十方国。斯则人法心境悉记成佛。以一念具足，一尘不亏。念念证真，尘尘合体。同居常寂光土。俱号毗卢遮那。终无异土别身，圣强凡劣。与三世佛一时成道，前后情消。共十类生，同日涅槃，始终见绝。免起有情无情之妄解，不生心内心外之邪思。可谓：上无所求，下无可化。冥真履实，得本归宗。俱登一际解脱之门。尽受平等菩提之记。又：古德问云：既色心不二，修性一如。何不见木石受菩提记耶？答：一一诸色，但唯心故。心外无法，岂唯心灭，而知犹存？佛但记有情摄无情也。譬如幻事，要藉幻心。心在幻中，能持幻事。若其心灭，幻事同无。故但灭心，不复灭事。众生色心，亦复如是。皆如幻相。一切外境，从幻心生。岂犹灭心，而存幻色？此即有情得记，无情亦然。是故无情，不须别记。』按此，木石授记，须与授劫国名号参看。又：迦毗罗国有长者名梵摩净德。一日，园树生菌如耳，味甚美。唯长者与第二子罗侯罗多取而食之，取

已随长，尽而复生，自余亲属皆不能见。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至其家，长者问其故？祖曰：汝家昔曾供养一比丘。然此比丘道眼未明。以虚沾信施，故报为木菌。唯汝与子精勤供养，得以享之。（一般对此公案或许未免怀疑。须知，这是临时设施的特殊药品。并非真与《经》违。）《大涅槃经》：『佛告迦叶菩萨：为非涅槃，名为涅槃。为非如来，名为如来。为非佛性，名为佛性。云何名为非涅槃耶？所谓：一切烦恼有为之法，为破如是有为烦恼，是名涅槃。非如来者，所谓：一阐提至辟支佛，为破如是一阐提等至辟支佛，是名如来。非佛性者，所谓：一切墙壁瓦石无情之物，离如是等无情之物，是名佛性。』《涅槃疏记》疏曰：只为将护未化权机者，不宜闻於生死是涅槃，二乘是如来，瓦砾是佛性。忽有机缘，不可不说。（记曰：即对圆顿机，应云：烦恼即涅槃，乃至瓦石即佛性。）但依下答，其言有归。（记曰：即下《经》云：无非虚空对虚空。既虚空无对，正明佛性一如。）《法华》已说，岂可固违？故《经》云：世间相常住，世间之言，岂过五阴国土耶？况阴界入色，大小两乘，不唯正报。（记曰：不唯正报者，大小乘所谈色阴，则收内外之色。内色谓：六根，即正报也。外色谓：六尘，即依报也。世人既许五阴即佛性。若云：瓦石无性者，即是不信阴有佛性也。）世人不晓此旨，妄执瓦石非性之谈，以拒一切唯心之义。广如《金刚錍论》中说。《金刚錍》曰：『今问：若瓦石永非，二乘烦恼亦永非耶？若瓦石永非佛性，则烦恼永非涅槃，阐提永非如来。但烦恼即涅槃，阐提即如来，所以墙壁瓦石即佛性。』《金刚錍》又曰：『凡圣一如，色香泯净，阿鼻依正，全处极圣之自心，毗卢身上，不逾下凡之一念。如《华严》：依正不二。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《大集》：染净一切融通。《净名》：不思议毛孔含纳。《思益》：《网明》：无非法界。《般若》：诸法混同无二。《法华》：本末实相皆如。』又：略曰：『心外无境，谁情无情。一身一切身，一土一切土，身土相即，身说土说。大小一多，亦复如是。有遍性故，无情有性。』《显性录》释谓：『色由心造，全体是心，心具三千，互融互摄。心外无境，依正唯心。离真无妄，离妄无真。遍体内外，即妄即真。佛性该摄，岂拣无情。虚空周遍，岂隔墙壁瓦石。』此谓：色由心造，全体是心，周遍融摄，依正不二，故曰：『瓦石有性；非谓瓦石自具三千。』试问：与经旨是同是别？）

《贤首华严还源观》载：《经》云：如此华藏世界海中，无问若山若河乃至树林尘毛等处，一一无不皆是称真如法界，具无边德。依此义故，当知一尘即理即事，即人即法，即彼即此，即依即正，即染即净，即因即果，即同即异，即一即多，即广即狭，即情即非情，即三身即十身。

僧问南阳忠：阿那个是佛心？阳曰：墙壁瓦砾是。僧曰：与《经》大相违也。《涅槃》云：离墙壁无情之物，故名佛性。阳曰，若执无情无佛性者，《经》不应言：三界唯心。宛是汝自违《经》。吾不违也。问：无情既有佛性，还解说法否？曰：炽然常说，无有间歇。问：无情说法，有何典据？曰：不见《华严》云：刹说，众生说，三世一切说，众生是有情乎？曰：师但说：无情有佛性，有情复若为？曰：无情尚尔，况有情耶？曰：若俱有佛性，且杀有情，即结互酬（仇）。损害无情，不闻有报？阳曰：有情是正报，计我我所，而怀结恨，即有罪报。无情是依报，无结恨心，是以不言有报。又：僧问：古德云：青青翠竹，尽是法身，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，有人不许，云是邪说，亦有信者，云不思议，不知若为？阳曰：此盖普贤文殊境界，非诸凡小，而能信受，皆与大乘了义《经》意合。

黄龙心与夏倚公立谈，至《肇论》会万物为自己者，及情与无情共一体时，有狗卧香桌下，龙以压尺击狗，又击香桌曰：狗有情即去，香桌无情自住，情与无情，如何得成一

---

体？公立不能对。（去何尝去，住亦无住，狗子香桌，如何有异！）龙曰：才涉思惟，便成剩法，何曾会万物为己哉。

来果大师曰：『佛性有三，正因佛性，缘因佛性，了因佛性。』正因佛性者。上齐诸佛及圣，下止蠢动含灵，以及虚空大地砖石瓦砾草木丛林，皆有佛性，情与无情同圆种智，斯即正因佛性也。缘因佛性者，虽有情无情，本具佛性，不假善知识开导，及诸佛教法，无以发明，假他缘之力，令见佛性，即缘因佛性也。了因佛性者，既仗善知识之缘，薰助正因，久之垢净明现，尘尽光生，彻悟精明，识心达本，即了因佛性也。又曰：『尽世间人，与非人类，上至草木丛林，下齐砖石瓦砾，皆具我佛心体。凡人能讲话者，畜能蠕动者，草木能生长者，砖石能不动者，概为佛心。』包括所有有情无情，一切诸心，久居如来藏中。故古人云：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；情与无情，同圆种智是也。

《禅学讲话》。即日本日种让山所著《禅宗学》载：道元禅师说：『所谓：传来之心者，一心一切法，一切法一心，乃至山河大地日月星辰。』照这种意义来看，物与心是没有区别的。若自物的方面说：一切都是物。从心的立场说：全体都是心。物与心不是对立的東西，所以被名曰：『妙色妙心。』又在十二时法语中说：『非心行法界，而成法界，又非法界入心中，而法界成心，自互相同，不可思万物各别。』这不但只是说：我们的肉体与精神，而且说：心与万法为同一。故『悉有佛性。』『草木成佛』的思想亦得成立。道元又说：『认草木瓦砾为无情，是不遍学，认无情为草木瓦砾，是不饱参。……百草万木概学有情，不可认为无情。草木如人畜，未明有情无情也。』有情非情的分类，是人类依着自己的作用，和其他相比较，而将显著的事物，作考察的基本，所以在草木方面，自没有像人类那样想像的机能，也是事实证明，这是被道元呵之为不遍学不饱参的原因。现代的科学在外形上得区别人类与其他的存在物，可是谈到内里的存在，可以说：便是不能认清彼此的区别了。所以，『在禅观物，把万有生命的「法性。」与人类的「佛性。」只就自觉的有无方面而标异其名，（法性。佛性。）至於本质，便没有什么不同。』故从这一元的立场，成立万物一体观，不强划分其区别的。（太虚大师曰：真如法性入初地时，能证少分，至於佛位，乃证圆满。盖诸法从本以来之清淨自性，非从佛淨而淨，是故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凡愚如此，菩萨佛亦如此，乃至一竹一木一微尘，亦无不如此，无不自性清淨，然必佛智乃能圆证。或问：这样说法，倘把人臂斫下，此臂有没有佛性？若无，则违背本说，若有，则佛性可以分割，由一变多？答：善哉此问。从前有人问祖师蛇斩二段，佛性在那一段，我记不起祖师怎样回答。兹有一个不顶确切的譬喻。整个一块吸铁的磁铁，把他分成二块，则成二个磁铁，分成多块，则成多个磁铁。然而佛性非一非多，非一非异。《华严经》曰：『以一劫入一切劫，以一切劫入一劫，而不坏其相。以一法入一切法，以一切法入一法，而不坏其相。以一众生入一切众生，以一切众生入一众生，而不坏其相。』此种文殊普贤境界，自非我辈众生所能测度，论其究竟，唯佛能知。）又：俄国普列汉诺夫所著《唯活论》谓：石子也是有意识的，石子等低级物质的意识，和人的意识之间，仅仅在於程度上的区别。这一句话，与本节所述的是同是别？上海科学会一九六三年十月出版之《科学画报》载：『玉米会听吗？他喜欢音乐吗？』一文内载：『这些问题似乎很可笑，其实声波的生物效应，是生物物理学中的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。植物对音响的作用能有所反映，也已被许多实验证明了。兹介绍一例：有一位研究者，从一九六〇年起，开始在试验田中为玉米放送乐曲。三年来，他发现持续播送乐曲，对玉米的生长有好处。有时甚至可增产百分之十七。一九六〇年春，研究者在二块土壤温湿条件等都相同的试验田中

---

种植了玉米和大豆。其中之一是有音乐的，一昼夜二十四小时持续放送「蓝色狂想曲」唱片。另一块田中不播音乐。他发现「音乐田」中的幼芽先破土而出，他们的颜色比「无乐田」中的绿些，茎秆也粗壮些。稍后，他在上述二块田中，各自齐地面处，割取了十棵玉米和十棵大豆，仔细称了一下重量。十棵「音乐」玉米共重四十点二克，十棵「无乐」玉米只有二十八克，大豆情况也如此，「音乐」田中要重些。不仅如此，那些割去了地上部份的断根，音乐田中的也发育得好一些。第二年，研究者又在播音乐和不播音乐的试验田中，各种了十排玉米。他在音乐田的中央装置了一只扩音器，播送各种乐曲。同不播音乐的田中比较，这一年的试验结果是：音乐田中的玉米植株平均高出二三寸，那些生长在扩音器正前方的玉米比其他的早萌发十二天，音乐田中的玉米早三天吐绒。最显著的效果是，音乐田中玉米每英亩收获一三七点五蒲式耳，无音乐的田中每英亩收一一六点七蒲式耳，单位面积产量相差很大。第三年，研究者扩大了试验，他种了四块田。第一块田中持续播送与上年相同的乐曲，第二块是不播音乐的，第三块田中持续播送单一的高音，（每秒一八〇〇周。）第四块中播送的是单一的低音。（每秒四五〇周。）到了收获季节，出现惊奇的数字：无声田171.3蒲式耳 / 英亩，音乐田186.1蒲式耳 / 英亩，高音田197.8蒲式耳 / 英亩，低音田200.9蒲式耳 / 英亩。看来玉米不仅对音响有所反映，而且还喜欢单一的调门。在所有有声的试验田中，收获量都较无声田中高，尤其是那块持续播送单一低音调的田，竟增产达百分之一七点三。研究者谈了他的初步看法，他曾发现那些种在扩音器正前方的玉米叶子，因为首当其冲，叶组织受到声波的破坏，所以是有缺口的，在一个长在正前方的玉米穗上，也找到了受声波破坏的痕迹。所以他推测，声波可能通过某些机制，也对玉米的生长起着良好的作用。从生物物理的角度看来，在有规律，一定波长，一定频率的声波冲击作用下，可能引起构成原生质的微粒组成发生共振，结果，使植物细胞的生命活动迅速增强，原生质的活动也随之加快，而在一曲终了的几分钟之后，又会恢复原状。在高倍率的显微镜下，研究者看到植物细胞的原生质随着音乐节拍的加快而迅速运动，当音乐消失时，他又逐渐慢下来，恢复正常。声波亦可能增进了土壤分子的活力，从而提高了土壤温度，或是对土壤微生物起了某些有利於作物的作用。研究者发现，在扩音器正前方的土壤温度，确乎比离远一些地方的温度要高出二度左右。』（解脱长者：按植物具一部份有限的感觉是事实。音乐增产亦是确定的事实。但若说：是因其神经感觉的影响，则属附会，原文所说：生理组织的关系似无疑惑。唯土壤感觉尚更远不如植物，经受音乐何以会升高温度，是否附着微生物之影响尚待考证。此则录出，系表示这与无情有佛性并无直接关涉，不可附会。本节所说：无情有佛性，（包括土壤在内。）系因是十二类生之一，故说：他自己本身具有佛性，非指我人佛性遍入一切。不拣无情，故无情亦有佛性。此与从前主张有些不同，而实遵佛金口所示。有人说：『无情有佛性』的『佛』字应改为『法』字，经问：以『佛性』与『法性』有何分别？则不能对。）

## 第五十二节 知之一字众妙之门

七佛偈中，拘那含牟尼佛偈曰：佛不见身知是佛，若实有知别无佛。智者能知罪性空，坦然不怖於生死。（这里说得很清楚，『知是佛。』『别无佛。』至於第三句中『知』字，与前二句中『知』字。可以说：又同又不同。所不同者，仅体用之分而已。我们晓得这个东西与木石不同，他是有知的。这个知就是佛，别无佛。不过，这个『知。』与普通众生分别觉知的知，大不相同。这个『知。』虽知，等於无知。所谓：『知而不知，无所不知。虽无所不知，而一无所动。』『众生觉知之知，则知就知，不知就不知，分别取舍，随逐流转。』『一个属本来真性，一个属分别妄识，二者截然不同。』学人若要辨别，只要看是否不同木石而如同木石。因为有知，不同木石。等於无知，故如木石。那就有些相近了。然若竟误认六识妄知，那就认贼为子，醍醐反成毒药，自亦必须注意。）

《禅源诠》曰：诸法如梦，诸圣同说，故妄念本寂，尘境本空，空寂之心，灵知不昧。『即此空寂之知，是汝真性。』任迷任悟，心（体心用）本（来是）自（性的）知。（此一念无为十方坐断的法性佛性的体用一一知。）不藉缘生。不因境起，（在凡而不失。证圣而无得。）『知』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。由无始迷之，故妄执身心为我，起贪嗔等念。若得善友开示，顿悟空寂之知，『知』且无念无形，谁为我相人相，觉诸相空，心自无念。（设使於诸有中起念，）念起即觉，觉之即无；修行妙门，唯在此也。『逢缘荐取相应疾，就体消停得力迟。』中峰大师曰：『须信而后行，行而后到，到而后守，然后为得也。』岂不见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。故虽备修万行，唯以无念为宗。（古德云：若能无念即真求，更若有求还不识。）但得无念知见，则爱恶自然淡泊，悲智自然增明，罪业自然断除，功行自然增进。既了诸相非相，自然无修之修。烦恼尽时，生死即绝。（分别烦恼尽时，分段生死绝。俱生烦恼尽时，变易生死绝。）（教下而论，须断所知障同时，否则只是阿罗汉。）生灭灭已，寂照现前，应用无穷，名之为佛。问：性自了了常知，何须诸佛开示？答：此言知者，不是证知，意说真性，不同虚空木石，故云：知也。非如缘境分别之识，非如照体了达之智，直是一真如之性，自然常知。故马鸣菩萨云：真如者，自体真实识知。《华严》：回向品云：真如照明为性。又据问明品说：『知与智异，智局於圣，不通於凡，知即凡圣皆有，通于理智。』故觉首等九菩萨问文殊师利菩萨言：『云何佛境界智？（证悟之智。）云何佛境界知？（本有真心。）』文殊答智云：『诸佛智自在，三世无所碍。』答知云：『非识所能识。（不可识者，以识属分别，分别即非真知，真知唯无念方见也。真参实悟，本分草料。）亦非心境界。（《经》云：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。论云：心不见心。荷泽大师云：拟心即差。故北宗看心是失真旨。心若可看，即是境界。故此云：非心境界。）其性本清淨，（不待离垢惑方淨，不待断疑浊方清，故云：本清淨。）开示诸群生。』（解脱长者：既云：本淨，不待断障，即知群生，本来皆有，但以惑翳，而不自悟，故佛开示，皆令悟入，即《法华》中，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如上所引，佛本出世，只为此事也。彼云：使得清淨者，即宝性中离垢清淨也。『此心虽自性清淨，终须悟修，方得性相圆淨。故数十本经论，皆说：二种清淨，二种解脱。今时学浅之人，或只知离垢清淨，离垢淨解脱，故毁禅门即心即佛。或只知自性清淨，性淨解脱，故轻於教相，斥於持律坐禅调伏等行。不知必须顿悟自性清淨，性自解脱，渐修令得离垢清淨，离障解脱，成圆满清淨究竟解脱。若身若心，无所壅滞，同释迦佛也。』）《宝藏论》亦云：知有有坏，知无无败。（此皆能知有无之智。）真知之知，有无不计。（既不计有无。即自性无



分别之知。)如是开示灵知之心,即是真性,与佛无异,故显示真心即性教也。《华严》《密严》《圆觉》《佛顶》《胜鬘》《如来藏》《法华》《涅槃》等四十余部《经》。《宝性》《佛性》《起信》《十地》《法界》《涅槃》等十五部论。虽或顿或渐不同,据所显法体,皆属此教,全同禅门第三直显心性之宗。问:既马鸣标心为本源,文殊拣知为真体,如何破相之党,但云:寂灭,不许真知?说相之家,执凡异圣,不许即佛?答:西域传心,多兼经论,此方迷心执文,以名为体。故达摩善巧,拣文传心。标举其名,(『心』是名也。)默示其体。(『知』是心体也。)喻以壁观,令绝诸缘。问:诸缘绝时,有断灭否?答:虽绝诸念,亦不断灭。问:以何证验,云不断灭?答:了了自知,言不可及。师即印云:只此是自性清净心,更勿疑也。若所答不契,即但遮诸非,更令观察,毕竟不与他先言『知』字,直待自悟,方验实是亲让其体,然全印之,令绝余疑。故云:默传心印。所言默者,唯默『知』字,非总不言,六代相传,皆如此也。至荷泽时,他宗竞播。欲求默契,不遇机缘,又思惟达摩悬丝之记,(达摩云:我法第六代后,命如悬丝。)恐宗旨灭绝,遂明言『知』之一字,众妙之门,任学者悟之浅深,且务图宗教不断,亦是此国大法运数所至,一类道俗合得普闻,故感应如是。其默传者,余人不知,故以袈裟为信。其显传者,学徒易辨,但以言说除疑,况既形言,足可引经论等为证。又谓:空宗以分别为知,无分别为智。智深知浅。『性宗以能证圣理之妙慧为智,以该於理智,通於凡圣之灵性为知。』知通智局。又曰:若无知见等体,显何法为性?说何法不生灭等?必须认得见今,了然而知,即是心性,方说此知。不生不灭。又曰:设有人问:每闻澄之即清,混之即浊,堰之即止,决之即流,而能灌溉万物,洗涤万秽,此是何物?答云:是水。愚者认名,便谓已解。智者应更问云:何者是水?答云:湿即是水。(剋体指也。此一言便定,更无别字可替。若云:清浊凝流是水,何异他所问之词。)佛法亦尔。设有人问:每闻诸《经》云:迷之即垢,悟之即净,纵之即凡,修之即圣,能生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,此是何物?答云:是心。愚者认名,便谓已识。智者应更问:何者是心?答:『知』即是『心。』(指其体也。此言最的,余字不如。若云:非性非相,能语言运动等是心者,何异他所问词也。)以此而推,水之名体,各唯一字,余皆义用,心之名体亦然。湿之一字,贯於清浊等万用万义之中。『知』之一字,亦贯於贪嗔慈忍善恶苦乐万用万义之处。今时学禅人多疑云:达摩但说心,荷泽何以说知?如此疑者,岂不似疑云:比只闻井中有水,云何今日忽觉井中湿耶?思之思之。直须悟得水为名,不是湿,湿是水,不是名,即清浊水波凝流,无义不通也。以例『心是名,不是知,知是心,不是名,即真妄垢净善恶,无义不通也。』空宗相宗为对初学及浅机,恐随言生执,故但标名,而遮其非,唯广以义用,而引其意。性宗对久学及上根,『令忘言认体,故一言直示。』(达摩云:指一言以直示,后人意不解寻思,何者是一言?若云:即心是佛是一言者,此是四言,何名为一言也。)认得已,方於体上照察义用,故无不通矣。(学人读此,当无不豁然了悟,方感祖师实在慈悲,老婆心切。倘再认贼为子,岂祖师之过哉!又:太虚大师《大宗地引论》谓:『六祖曰:吾有一物,无头无尾,无名无字,无背无面,问诸人还识否?』才被神会名作本源佛性,以为假智,假谁可得,遂滞于名相知解中,而失教外之传。此与贤首等之知解教徒,以诸美辞,种种形容,绘画绝言思之一真法界,自谓:超越先哲,能言龙树世亲诸祖所不能言。殊不知诸祖岂不能言哉!『特以实非言思之所及耳。』虽构种种形容绘画之说,徒益名相之影,反障证悟之门,故曹溪力呵之。有曹溪力呵之故,虽有神会等知解宗徒,而宗风仍畅。圭峰则由知解宗徒,更兼知解教徒,厥后永明顺而正之,落草愈甚,宗徒教徒,殆皆没入知解。不斯离言妙悟,封着名相,二三真禅,唯用峻险或截击为法门,

务以扬落知解为事，以延教外之传。故墮於知解者，不唯失宗，亦失於教。按太虚大师，听说是属於唯识一派，但观其各种著述，亦能通宗，见地很好。此处所说：虽不无来由，不过，未明药物本身，或许有些副作用，但某些病症，确非此药，不能医治。不见二祖曰：『正坐时知坐是心，知有妄起是心，知无妄起是心，知无内外是心。』又：二祖答：『不成断灭』句之下，或有载『了了常知，言不可及』之语。此言不可及之句固极重要，而主要究在了了常知。至有人谓：『知之一字，众祸之门。』自亦不可不知，全在各人善於领悟。不过，从实际讲来，若说知之一字，众妙之门是错，若说知之一字，众祸之门亦错。学人必须会得此『两错』始得。不过，这众妙之门的『知。』与那个众祸之门的『知。』完全不同。一个出自妄识，一个出自真心。真心之知，唯悟了的人，方能明了。这个『知』不同於一般的知，亦不同於不知，就是『知。』既异於土木金石，亦异於低级动物。（八无暇之一。）有人为要别于妄识之知，亦把他叫作『觉。』程度增进则就是『智。』欲了空花，非此不可。系直从真心出入。炽然分别而没有分别。虽说没有分别，但与聋盲死人完全不同。若仍不会，请再看下面。）

《宗镜录》载：诸法如梦，诸圣同说，妄念本寂，尘境本空，本空之心，灵知不昧。即此空寂之知，是汝真性。任迷任悟，心本自知。不藉缘生，不因境起。知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。若顿悟此空寂之知，知且无念无形，谁为我相人相，修行妙门，唯在此也。《宗镜录》又载：问：心是名，以何为体？答：『心是名，以知为体，此是灵知。』性自神解，不同妄识，仗缘托境，作意而知。又不同太虚空廓，断灭无知。故《肇论》云：般若无知者，无有取相之知也。常有人皆谓：般若是智，智则有知也。若有知，则有取着，若有取着，则不契无生。今明般若真智，无相无缘，虽鉴真谛，而不取用。故云：无知也。故《经》云：『圣心无知，无所不知矣。』又：《经》云：真般若者，清淨如虚空，无知不见，无作无缘，斯则知自无知矣。岂待返照，然后无知者哉。只此知性，自无知矣，不待忘也。以此真知，不落有无之境。是以诸佛有秘密，秘密之教，祖师有默传，密付之宗，唯亲省而相应，非言诠之示表。若明宗者，了然不昧，寂尔常知。昭昭而溢目腾辉，何假神通之显现，晃晃而无尘不透，岂劳妙辩之敷扬。为不达者，垂方便门，令依此知，无幽不尽。

永嘉曰：若以知知寂，此非无缘知。如手执如意，非无如意手。如手自作拳，非是不拳手。亦不知知寂，亦不自知知。不可为无知，自性了然故，不同於木石。手不执如意，亦不自作拳，不可为无手，以手安然故，不同於兔角。夫以知知物，物在知亦在。若以知知知，知知则离物，物离犹知在。起知知於知，后知若生时，前知早已灭。二知既不并，但得前知灭，灭处为知境，能所俱非真。前则灭，灭引知，后则知，知续灭。生灭相续，自是轮回之道。『今言知者，不须知知，但知而已。则前不接灭，后不引起，前后断续，中间自孤。当体不顾，应时消灭。知体既已灭，豁然如托空，寂尔少时间，唯觉无所得。即觉无觉。无觉之觉，异乎木石，此是初心处。』冥然绝虑，乍同死人，能所顿忘，纤缘尽淨。阒尔虚寂，似觉无知，『无知之性，异乎木石，此是初心处。』领会难为。

云水老人曰：若论佛法，本是无法，无法而有妙趣。一切法，皆为这点趣窍而立经文。行人切莫住着妙谈阔论为事。真参实学，专看自心。不必依淨是我本体。又莫依乱是我本体。又莫依不淨不乱是我本体。『凡有所依住，皆不是我本体。』将此三心除尽，更看却是何人见闻觉知。若知觉时，有见闻觉知之心，又不是也。当淨时亦不存淨心，闹时亦不存闹心，在中平时亦不存中平心，常知常见，更不住知见，虽然有知，却无知量心，恰恰

是也。知是又非，一切动净，了了分明，万事无妨。此名曰：『自动自净，一切皆非心行也。若至此地，则可名为见性明心。』若有明心见性的心，又非为见性明心也。凡言见性明心者，皆是妄言。『不可用有心，不可用无心，不可用非有非无心。如此一切心除去，你看更有个甚么妙趣？』咦！迷者太甚。自亦不识。问曰：却又识个甚么？答：噯。虽然无个甚么，却有空知。问曰：又知个甚么？曰：不住知。追问：却是谁不住知？曰：问谁不住知者是也。再问：『是又是个什么？』答：『虽有千言万语，终不能说着本体。虽不能说着本体，又不能离本体。』大凡参学者，尽为转一窍故耳。别外更无可参求。若直了一窍，另无可得，功久自通。『自体本空，不离心求，极其了达。心亦无心，方知我实体真空的玄妙，与千佛万祖无二无别。到此地，方知一切无他人，一切尽是我眷属。到此地，用守道工夫。第一要万事谨慎，切莫动心。』善念慈念，一切除去。色空幻景，一切照破。更莫见好见歹，见是见非。一切不见，自体自见。常观这边那边，丽丽分明，清清白白，全在戒定慧中。星力不费，有何难哉！『若要看经，即参《六祖坛经》。皆是依无住为体，无念为本，无相为宗。若透三无，则妙窍自然现前，方知除凡心用，更有圣心用也。』（云水此段说得再清楚没有了。学者不可错过。唯再不得笼统颠顶，认贼为子。）

《金天基参禅入门要法》载：佛法工夫有一句妙诀，曰：『坚持正觉。』要知信力曰：坚。谓：坚固而更变也。念力曰：持。谓：持执而不厌久也。正觉者，圆明普照不偏不亏也。人能发此正觉，本性自然显露，一切妄心，不待驱除，而自降伏。譬如日光一照，黑暗尽明矣。此虽有四字，其实只一觉字。但此『觉』字，皆由『定慧』而致也。人能知得此觉，须要振起精神，即如将军在阵，又如刑官在廷，着丝毫昏沉不得。

《肇论》略载：夫有所知，则有所不知。以圣心无知，故无所不知。不知之知，乃曰：一切知。故《经》云：圣心无所知，无所不知，信矣。是以圣人虚其心，而实其照，终日知，而未尝知也。《经》云：真般若者，清静如虚空，无知无见，无作无缘，斯则知自无知矣。岂待返照，然后无知哉。夫圣心者，微妙无相，不可为有，用之弥勤，不可为无。不可为无，故圣智存焉，不可为有，故名教绝焉。是以言知不为知，欲以通其鉴，不知非不知，欲以辨其相。辨相不为无，通鉴不为有。非有，故知而无知，非无，故无知而知。是以知即无知，无知即知。《经》云：圣智无知，而无所不知，无为，而无所不为。此无言无相寂灭之道。岂曰：有而为有，无而为无，动而乖静，静而废用耶？是以闻圣有知，谓之有心，闻圣无知，谓等太虚，有无之境，边见所存，岂是处中莫二之道乎！且无知生於无知，（中吴注：谓：无知之体，发无知之用。）无无知也，无有知也。无有知也，谓之非有，无无知也，谓之非无。所以虚不失照，照不失虚，泊然永寐，靡执靡拘，孰能动之令有，静之使无耶？！故《经》云：真般若者，非有非无，无起无灭，不可说示於人。何则？言其非有者，言其非是有，非谓：是非有。言其非无者，言其非是无，非谓：是非无。非有非非有，非无非非无。是以须菩提终日说般若，而云无所说。此绝言之道，知何以传。（中吴注曰：至道绝言，真知本有，诘可传乎。）然则知之为体，具载群籍，是以文殊抗志《华严》，马鸣潜神《起信》。荷泽开拓众妙，圭峰包并一言，自非内印圣心，外迹祖训，其何以复游其源哉。庶参玄君于有以会之耳。

赵州问南泉：『如何是道？』泉曰：『平常心是道。』州曰：『还可趣向也否？』泉曰：『拟即乖。』问：『不拟，争知是道？』曰：『道不属知不知。知是妄觉，不知是无记。若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，廓然荡豁，岂可强是非耶！』州顿悟玄旨。后来有问赵

---

州：『学人全不会时如何？』州曰：『我更不会。』问：『和尚还知有也无？』州曰：『我不是木头，作么不知。』曰：『大好不会。』州拍掌大笑。

《宝藏论》曰：若有所知，即有无知，有知不知，即有二也。是以大智无知，而无不知，炽然常知。『常知无知，假号为知。非我非所非心非意。』夫有为数法，即有所知。若无为法，犹如虚空，无有涯际，即无知不知。夫圣人所以言知者，为有心有数有为有法，故可知也。所以言无知者，为无心无数无为无法，故不可知也。若以有知，知於无知者，无有是处，譬如有人终日说空，但人说空，非空说也。若以彼知，知无知者，亦复如是。夫圣人所以或言我知者，皆是对迷约事，破病除疑，实无二者，知无知也。所以说：无知者，为彼愚夫不了真一，着我我所，妄计能知所知，故说：无知无分别。彼愚夫闻已，即学『无知。』如痴人不能分别，是以圣人因彼虚妄，即言如来了了知见，非不知也。愚夫闻已，即学『有知。』由有有知，即有知碍，亦名虚知，亦名妄知。如是之知，转非道也。故《经》云：众生亲近恶知识，长恶知见。何以故？彼诸外道，前知未来，后知过去，中知身心，身心不净，故不免生死。夫一切学无知者，皆弃有知，而学无知。『无知者，即是知也，然自不觉知。』复有弃无知，而学有知者，知即有觉，有觉故，心生万虑，意起百思，还不离苦。彼知无知二见，皆不能当体虚融，如理冥契，遂不能入真实也。『夫真实者，离知无知，过一切限量。』

磁州神藏大师上堂曰：知而无知，不是无知，而说无知。便下座。南泉谓：始道得一半。黄檗曰：不是南泉要驳他，要圆前话。

### 第五十三节 解说深坑

《维摩诘经》：维摩诘问文殊师利：何等为如来种？文殊师利言：有身为种，无明有爱为种，贪恚痴为种，五盖为种，六入为种，七识处为种，八邪法为种，九恼处处为种，十不善道为种。以要言之，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。曰：何谓也？答曰：若见无为，入正位者，不能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譬如高原陆地，不生莲花，卑湿淤泥，乃生此花。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，终不复能生於佛法，烦恼泥中，乃有众生起佛法耳。又如植种於空，终不得生，粪壤之地，乃能滋茂。如是入无为正位者，不生佛法，起於我见如须弥山，犹能发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生佛法矣。是故当知，一切烦恼为如来种。譬如不下巨海，不能得无价宝珠，如是不入烦恼大海，不能得一切智宝。尔时大迦叶叹言：善哉善哉，文殊师利，快说此语。诚如所言，尘劳之俦，为如来种。我等今者，不复堪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五无间罪，犹能发意生於佛法，而今我等永不能发。譬如根败之士，其於五欲不能复利。如是声闻诸结断者，於佛法中无所复益，永不志愿。是故文殊师利，凡夫於佛法有反覆，而声闻无也。所以者何？凡夫闻佛法，能起无上道心。不断三宝，正使声闻终身闻佛法，力无畏等，永不能发无上道意。

真净文示众曰：更有问话者么？良久，曰：洎合放过。乃喝。复举拂子曰：耶！耶！尽十方世界，若凡若圣，若僧若俗。若草若木，尽向拂子下成佛作祖。无前无后，一时解脱。还有不解脱者么？设有，命若悬丝。又抚掌曰：知恩者少。所以此个事，论实不论虚。『参须实参，悟须实悟。若纤毫不尽，总落魔界。』盖不见古人道：『平地上死人无数，过得荆棘林是好手。』如今人多是得个身心寂灭，前后际断，一念万年去，休去歇去，似古庙里香炉去，冷湫湫地去，便为究竟，殊不知却被此胜妙境界障蔽自己，正知见不能现前，神通光明不得发露。（所以曹山道：『净洁病最重，最难治。』）

大慧曰：学道人十二时中，心意识常要寂静，无事亦须静坐，令心不放逸，身不动摇，久久习熟，自然身心宁帖，於道有趣向分。寂静波罗蜜，定众生散乱妄觉耳。若执寂静处便为究竟，则被默照邪禅之所摄矣。又曰：『乍得身心宁静，切须努力，不得便向宁静处躲根，教中谓之解脱深坑，可畏之处。须教转辘辘如水上葫芦，自由自在，不受拘牵，入净入秽，不碍不没，方於衲僧门下少亲近分。若只抱得个不哭孩儿，有甚用么。』又曰：数年前，有个许居士，认得个门头户口，将书来呈见解云：日用中，空豁豁地无一物作对待方知三界万法，一切元无，直是安乐快活放得下。因示之以偈曰：莫恋净洁处，净洁使人困，莫恋快活处，快活使人狂，如水之任器，随方圆短长。放下不放下，更请细思量。三界与万法，匪归何有乡，若只便恁么，此事大乖张，为报许居士，家亲作祸殃，豁开千圣眼，不须频祷禳。

大慧又曰：『大凡涉世有余之士，久胶於尘劳中，忽然得人指令，向静默处做工夫。乍得胸中无事，便认着以为究竟安乐，殊不知似石压草，虽暂觉绝消息，奈何根株犹在，宁有彻证寂灭之期？！要得真正寂灭现前，必须於炽然生灭之中，蓦地一跳跳出。不动一丝毫，便搅长河为酥酪，变大地作黄金。临机纵夺，杀活自由，利他自利，无施不可。』（施字为可字欤？即无可不可。）

圆悟勤举五祖演道：透过那边，方有自由分。不见三祖《信心铭》：『执之失度，必入邪路，放之自然，体无去住。』曰：若向这里道：无佛无法，又打入鬼窟里去，古人谓

---

之解脱深坑。本是善因，而招恶果。所以道：『无为无事人，犹遭金锁难。也须是穷到底始得。若向无言处言得，行不得处行得，谓之转身处。』

三峰藏曰：做工夫者，不得坐在洁净意地上，要将一切都收在竹篋话头上，触既不得，背亦不得，两路截断，万法去不得。直向去不得处尽力发愤，心力合并，勇猛不过，心识不行，於闻声见色处，一逗逗断，万境平沉，三心不起。此谓之前后际断，那时尚不见四大五蕴，何况生死涅槃，直是快活自在。大慧云：我到这里却快活，更理会不得也。（斯时大慧在圆悟举如何是诸佛出生处？曰：薰风自南来，殿角生微凉。句下省悟的。圆悟察其虽得前后际断，而动相不生。圆悟云：不疑言句，是为大病。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须知有这个道理，教令继续参，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，树倒藤枯，句归何处话，并令作不厘务侍者，后来再彻悟，圆悟以《临济正宗记》付之。）此是得体不得用。（私意体用未可分家。）暂时光景所见之理，非正法身，乃是法身边，通身死水，解脱深坑，切不可坐着。若坐在此等境界，全是心路，便不是开悟矣。开悟者，即此前后际断处，忽然会得祖家言句，句中具有开悟的机在。触着便和身翻转，无量劫来知见尽底不存，便得个翻身，硬纠纠地盖天盖地，谓之得一句子。此犹未是了手在。然此开悟，亦非决定於前后际断，分作两截。或断处即悟，而知有前后际断。或因悟即断，知有悟处，而忘其为断。或断是断，悟是悟。或悟得轻软，语脉虽通，不得痛快受用，直须重费一番周折。『断处是得体，悟处是得用。』『得体不得用，自己虽安稳，遇事临机，即使走作，不能自知。得用不得体，临机虽是的当，自己不能稳密。』『用中犹有（生死）气息是病，体中全无（生死涅槃平等平等）气息亦是病。』『直须体用俱备，有气息（时）无气息，无气息（时）有气息，方真是得一句子。』『然仍不可坐住。（坐住，则成为守鉴觉。）』悟前作孽，师家用种种锻炼煅尽，『今悟即此法，又以法为孽。须法法透过，尽底掀翻，一法不存，於此脱尽，无一可求，只得通身放舍，但着衣吃饭，做个无事道人。』如露地白牛，但终日吃些水草，无一些子事在心意间，如此过日，方是心空及第也。

黄龙南上堂曰：有一人朝看《华严》，夜观《般若》。昼夜精勤，无有暂暇。有一人不参不论义，把个破席日里睡。於是二人同到黄龙，一人有为，一人无为，安下那一个即是？良久。曰：功德天，黑暗女，有智主人，二俱不受。

中峰曰：祖师道：莫逐有缘，勿住空忍。义解者谓：二俱虚幻，拟心执着，取舍纷然，一念不生，常居中道，可为解脱道人。辟曰：错。待汝知是解脱，已落虚幻了也。若是真实悟心之士，有缘空忍，岂在解脱之外哉！偈曰：『有缘莫逐还成易，空忍教他勿住难，难易两头俱截断，祖庭依旧不相干。』

## 第五十四节 金刚圈栗棘蓬

大慧杲年十六出家，十七落发，即喜宗门中事，遍阅诸家语录。十九游方，初至太平杯度庵。庵主夜梦伽蓝神告以云峰悦师来，遂以悦语示慧，慧过目成诵。请益雪窦拈颂，慧辄洞达微旨。嗣於洞山微等处，尽得曹洞宗旨。念曰：禅有传授，岂佛祖自证自悟之法。弃之。遍历诸方，依湛堂准。当时慧机辩纵横，经堂钳锤接引。一日，堂问曰：杲上座，我这里禅，你一时理会得，教你说也说得，教你做拈古颂古小参普说，你也做得。只是有一事未在，你还知么？对曰：什么事？堂曰：你只欠这一解在『忽。』你若不得这一解，我方丈里与你说时便有禅，才出方丈便无了。惺惺思量时便有禅，才睡着便无了。若如此，如何敌得生死？慧曰：正是某甲疑处。堂疾亟，慧问曰：倘和尚不复起，某甲依谁，可了此大事？堂曰：有个勤巴子，（即圆悟勤。）我虽不识渠，然汝必依之，可了汝事，若见渠不了，便修行去，后世来参禅。堂化后，慧千里行乞，往见相公张无尽。张问年多少？曰：二十八。又问：水牯牛年多少？慧曰：两个。张曰：什么处学得这灵头来？曰：今日亲见相公。张笑曰：且坐吃茶。并允为堂著铭。复谒灵源草堂诸大老，咸被赏识。与洪觉范游，觉范尝见其十智同真颂云：兔角龟毛眼里栽，铁山当面势崔巍，东西南北无门入，旷劫无明当下灰。叹曰：作怪。我二十年做工夫，也只道得到这里。又过无尽，无尽与论百丈再参马祖因缘，无尽极赏之，促其见圆悟。慧既见悟，晨夕参请。悟举云门『东山水上行』语令参。慧凡呈四十九转语，悟不肯。一日，悟举云门语曰：天宁即不然。若有人问诸佛出身处，但向他道：『薰风自南来，殿角生微凉。』慧闻举豁然。以自悟。悟察慧虽得前后际断，但动相不生，却坐净裸裸处。语慧曰：也不易你到这田地，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。不疑言句，是为大病。不见道：『悬崖撒手，自肯承当，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』须知有这个道理。慧曰：某甲只据如今得处，已是快活，更不能理会得也。（看看这种死了不活，亦谈何容易。）悟每举『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。』问之，慧才开口，悟便曰：不是。经半载，念念不忘於心。一日，同诸客饭，慧把箸在手，都忘下口。悟笑曰：这汉参黄杨木禅却倒缩去。慧曰：这个道理恰似狗看热油铛，欲舐舐不得，欲舍舍不得。悟曰：你喻得极好。这个便是金刚圈栗棘蓬也。一日，慧问悟曰：闻和尚当时在五祖曾问这话，不知五祖道什么？悟笑而不答。（解脱长者：祖问：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，作么生会？悟便喝，或下语，总不契。祖云，须是情识净尽计较都忘处会。悟便於无计较处，胡说乱道，转没交涉。）慧曰：当时须对众问，如今说亦何妨。悟曰：我问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，意旨如何？祖曰：描也描不成，画也画不就。又问：树倒藤枯如何？祖曰：『相随来也。』慧当下释然，曰：我会也。悟遂举数语因缘故之。慧酬对无滞。悟曰：始知我不汝欺。遂著《临济正宗记》付之。（三峰云：话头如金刚圈栗棘蓬，吞不得吐不得，要向此处力参力透，便教魔外俱绝耳。）后来大慧普说时曰：古人凡有一言半句，设一个金刚圈栗棘蓬，教伊吞，教伊透。若是个英灵独脱，出情尘超理性者，金刚圈栗棘蓬是甚么弄猢猻家具，祭鬼神茶饭。（缘起无生者，向无言处言得，无行处行得，谓之转身处。实是一事二面看。）盖你不能一念缘起无生，只管一向在心意识边作活计。才见宗师动口，便向宗师口里讨玄讨妙。却被宗师倒翻筋斗，自家本命元辰，依旧不知落处。脚跟下黑漫漫，伴月前只是个漆桶。

雪岩钦举马祖坐禅，（死水不藏龙。）让祖问：图什么？（打草惊蛇。）马云：图作佛。（妄想不少。）让取砖去磨。（垂丝千尺。）马云：作什么？（上钩了也。）让云：

磨作镜。（意在深潭。）马云：砖岂成镜？（已是照天照地。）让云：磨砖不成镜，坐禅岂成佛？（露出本来面目。）马云：如何即是？（把定咽喉也。）让云：牛驾车不行，打牛是？打牛是？（喝曰：若於此喝下承当去，莫问打牛打车，和让师手内砖，百杂碎；直得寒光炯炯，洞彻山河。）让又曰：汝学坐禅，禅非坐卧，佛亦非定相，於无住法，不应取舍；若学坐佛，即是杀佛，未达其理。马闻，如饮醍醐。古人根利，一拨便转。今人何不也思量，打牛打车，毕竟意作么生？当知，这便是金刚圈栗棘蓬，试咬嚼看。等闲咬着，方知磨砖真个成镜，坐弹断不成佛。颂曰：万法俱忘百念灰，等闲蓦鼻拽将回；镜光一照明如日，直得木人心眼开。

《禅门锻炼说》载：根本未悟，而遂事纲宗，则多知多解，障塞悟门，必流为提唱之禅，而真悟亡矣。根本既悟，而拨弃纲宗，则承虚弄影，莽卤成风，必流为一概之禅，而宗旨灭矣。（钱伊庵著有《宗范》一书，内有纲宗一章，可参阅。）是故未悟，纲宗不必有，既悟，纲宗不可无。而世以颯颯笼统为宗门者，徒见世尊拈花，商那竖指，龙树月轮，伽耶持鉴，乃至俱胝一指，马祖一踏，雪峰球，禾山鼓，黄檗三顿，祕魔一杈等，以为宗门大机大用，直捷如此也。孤峻如此也。独脱如此也。曰：此直指人心也，不立文字也，向上提持也。更与言纲宗一事，则呵为知解，指为实法矣。诋为葛藤落索，斥为滞名着相矣。呜呼，孰知乃似是而大谬也。世尊拈花，诚直捷矣，何故又曰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及传法一偈，种种言说乎？曹溪本来无一物，诚孤峻矣，何故五祖又云：也未见性，重徵至『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』乃发大悟乎？临济遭三顿痛棒，至大愚肋下还拳，诚独脱矣，何故创立七事，（《玄鉴图》载：临济有七事，杀人刀，活人剑，脚踏实地，探竿影草，向上关楔子，格外说话，衲僧巴鼻。）惑乱后世乎？云门於推折足下，廓然大悟矣，睦州何故又指见雪峰，温研积谿，授以宗印乎？既一悟为是矣，温研者何事？密授者何法乎？洞山於云岩无情说法，得悟矣，何故又传《宝镜三昧》，立君臣偏正功勋等五位，并三堕三渗漏等种种细法乎？乃至沩仰之三照三燃灯十九门，九十六圆相，法眼之十玄六相等，皆悟后建立者，既一悟便了矣，何故又增此枝蔓，破坏直捷一路，启千万世学家知解乎？此必有说矣。盖参禅一法，打头吃紧，在用锻炼方法，使透根本；根本既透，又须知此一着之中，有体有用，其为体也，有明有暗，（明喻大功，暗喻正位。）有背有面，有左有右，有头有尾。其为用也，则有杀有活，有擒有纵，有推有扶，有抬有搦。就对机而言也，则有君有臣，有父有子，有子有母，有宾有主。就宾主而言也，有顺成，有争分，有暗合，有互换，有无宾主之宾主。细而剖之，则有：有句无句，无句中有句，有句中无句，有双明，有双暗，有同生，有同死。『究而极之，则有向上一机，末后一句。古人所谓：始到牢关，不通凡圣者也。』临济有见乎此也，乃於直捷之中立三言三玄三要，以正其眼目，建四料拣，四喝，四照用，四宾主，分三种机器，以尽其机用。乃至五家立法，各有门庭，各有闾奥，玄关金锁，百匝千重，陷虎迷狮，当机纵夺。不如此，不足以断人命根，而绝人知解也。不如此，学家情关未透，识锁难开，法见不消，通身窠臼，岂佛祖正法眼也哉。或曰：所贵乎禅者，以不立文字，不涉名言，超然独脱也。今纲宗一立，则名相纷烦，楷成格则，是增人情识，益人知见，而有实法可求也；聪明者必穿凿，愚鲁者益懵懂矣。直悟道者，何贵於此乎？曰：诸祖所以立纲宗者，正为此也。主人公禅，自谓：无情识，而浑然情识也。自谓：绝知见，而纯是知见也。自谓：无实法，而认定一机一境，恰堕实法也。有临济七事，五家宗旨，用妙密钳锤以鈎锥之，料拣之，划削之，而知见始消，情识始破，实法始忘矣。究尽万法，而不留一法，是真直捷；透尽诸门，而不滞一门，是真孤峻；彻尽大法小法一切纲宗，而骂除纲宗，是真独脱；而岂守



---

系驴橛，倚断贯索，弄无尾巴猢猻之谓哉！譬之行路者，历九州四海，遍名山大川，而仍归本处，忘尽途中影子，是真到家矣。又譬之广学者，穷尽二酉，搜尽四库，贯穿天录石渠之藏，而胸不留一字，是谓博通矣。使足未离跬步，而眼空四海，毁天下之行远者；目未涉经史，而空腹高心，呵天下之读书者；虽三尺童子，知其背谬矣。但重根本，而疑纲宗为葛藤为知见为实法者，何以异是矣。不见吉祥实悟后，天衣怀问：洞上五位君臣如何话会？实曰：我这里一位也无。衣曰：这汉却有个见处，奈不识宗旨何。乃令五人齐唤实上座，而密契奥旨。妙喜曰：『金刚圈栗棘蓬，真是难吞难透，到此直下承当得了，大法未明，亦奈何不得。』又曰：『古人差别因缘，大法一明，举起便会。多见今人未有师承，一见人说大法小法，无不唾骂。妙喜何故千言万语叮咛大法，妙喜果杜撰耶？抑今人自见不到而批驳耶？』

## 第五十五节 绝后再苏

《心地观经》载：薄伽梵为诸众生宣说观心妙门已，告文殊师利菩萨摩訶萨言：大善男子。我为众生已说心地，亦复当说：发菩萨心大陀罗尼，令诸有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速圆妙果。尔时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：世尊。如佛所说：过去已灭，未来未至，现在不住，三世所有一切心法，本性皆空；彼菩提心，说何名发？善哉世尊。愿为解说，断诸疑网，令趣菩提。佛告文殊师利，善男子。诸心法中，起众邪见，为欲断除六十二见种种见故，心心所法，我说为空。如是诸见，无依止故。譬如丛林，蒙密茂盛，狮子白象虎狼恶兽，潜在其中，毒发害人，回绝行迹。时有智者，以火烧林，因林空故，诸大恶兽，无复遗余。心空见灭，亦复如是。又：善男子。以何因缘，立空义耶！为灭烦恼，从妄心生，而说是空。善男子，若执空理为究竟有，空性亦空。执空作病，亦应遣除。何以故？若执空义为究竟者，诸法皆无因无果，路伽耶陀有何差别？善男子，如阿伽陀药，能疗诸病，若有病者，服之必瘥。其病既愈，药随病除，无病服药，药还成病。善男子。本设空药，为除有病；执有成病，执空亦然。谁有智者，服药取病？善男子。若起有见，胜起空见。空治有病，无药治空。善男子。以是因缘，服於空药，除邪见已，自觉悟心，能发菩提。此觉悟心，即菩提心，无有二相。善男子。自觉悟心，有四种义。云何为四？谓诸凡夫，有二种心。诸佛菩萨，有二种心。善男子。凡夫二心，其相云何？一者，眼识乃至意识，因缘自境，名自悟心。二者，离於五根心心所法，和合缘境，名自悟心。如是二心，能发菩提。善男子。贤圣二心，其相云何？一者，观真实理智。二者，观一切境智。善男子。如是四种，名自悟心。（太虚大师注曰：此以不空心发菩提心。不空心者，即由空无性相至於极处，而显不空义也。故此不空义者，乃先由法空观，遣法空已，而后观诸法如幻如化义，而发大菩提心；依如幻化义，普度一切众生。所以此不空心，实非无智凡夫及小乘人之所能知。所以佛说：『阿陀那识甚深细，我於凡愚不开演。』即恐世人愚暗，闻此深义，妄生执着，而倍增分别所起之烦恼，故不开演。故观此不空之心，应先以法空胜解之、般若智炬，破除一切有执，了达一切法空，而后不空义也。否则，匪特不能了达不空之心，而复依此不空，倍增有执。所以，地前观不空心，就先习般若，依法空胜解。地上观不空心，乃根本智所起之后得智也。自觉悟心即是菩提，亦即众生离去妄执所显之心。所以，发觉悟心即菩提心也。凡夫眼等前五识和第六同时意识在各现量缘性境时，不起自他内外分别，清净无瑕，无遍计执。所以，禅宗要不离前五识境，而另一面要不落於第六独头。即在六识现量刹那之间，若能智慧相应，则当下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内无身心，外无器界。所以，众生现行无明，即是诸佛不动智光。临济云：无位真人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。永明云：夫禅宗者，真唯识量，但入信心，便登祖位。三祖《信心铭》之所谓：信心。皆此义也。所以，名此凡夫现量心，即觉悟心也。）

长沙岑令僧问如会大师：未见马祖时如何？会良久。僧曰：见后如何？会曰：不可别有也。僧回举似沙。沙曰：『百尺竿头坐的人，虽然得入未为真。百尺竿头重进步，十方世界现全身。』天童颂曰：玉人梦破一声鷄，转盼生涯色色齐。有信风雷催出蛰，无言桃李自成蹊。及时节，力耕犁，谁怕春畴没胫泥。

赵州问投子同：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？同云：不许夜行，投明须到。佛果曰：大死的人都无佛法道理，玄妙得失，是非长短。到这里，只恁么休去。云门谓之平地上死人无数，过得荆棘林是好手，也须是透过那边始得。虽然如是，如今人到这般田地，早是难得。或若有依倚解会，则没交涉。喆和尚谓之见不洁净。五祖先师谓之命根不断。须是大死一番，

却活始得。永光和尚道：言锋若差，仰关万里。直须『悬崖撒手，自肯承当，绝后再苏。欺君不得。』雪窦颂云：『活中有眼还同死，药忌何须鉴作家。古佛尚言未曾到，不知谁解撒尘沙。』古人道：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。雪窦道：活中有眼还同於死汉相似。具眼如同活人。古人道：杀尽死人，方见活人。活尽死人，方见死人。赵州是活底人，故作死问验取投子。如药性所忌之物，故将去试验相似。所以雪窦道：药忌何须鉴作家。此颂赵州问处，后面颂投子。古佛尚言未曾到，只这大死底人却活处，古佛亦不曾到，天下老和尚据曲录木床上，行棒行喝，竖拂敲床，现神通，作主宰，尽是撒沙。且道：如何免得？佛果又曰：这般生铁铸就的汉，或遇恶境界，或遇奇特境界，到他面前，悉皆如梦相似。不知有六根，不知有旦暮。直饶到这般田地，切忌守寒灰死火，打入黑漫漫处去。也须是有转身一路始得。

雪峰指火曰：三世诸佛，在火焰里转大法轮。云门曰：火焰为三世诸佛说法，三世诸佛立地听。黄龙新曰：雪峰云门，交互争辉。薪尽火灭，三世诸佛向甚么处听？莫恋白云深处坐，切忌寒灰烧杀人。

僧问香严：如何是道？严曰：枯木里龙吟。曰：如何是道中人？严曰：髑髅里眼睛。僧未领。问石霜：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霜曰：犹带喜在。问：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霜曰：犹带识在。又不领。乃问曹山：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山曰：血脉未乾。问：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山曰：乾不尽。问：未审还有得闻者否？山曰：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。曰：未审枯木龙吟是何章句？山曰：不知是何章句，闻者皆丧。遂示偈曰：枯木龙吟真见道，髑髅无识眼初明。喜识尽时消息尽，当人那辨浊中清。

灵泉问疏山：枯木生花始与他合，是这边句？是那边句？山曰：亦是这边句。泉曰：如何是那边句？山曰：石牛吐出三春雾，灵雀不栖无影林。永觉注曰：枯木生花正是这边功勋边事。石牛吐雾二句是那边回来发用。所谓：无功之功也。

大慧在室中多问衲子：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。不得下语，不得无语，不得於意根下卜度，不得扬在无事甲里，不得於举起处承当，不得良久，不得作女人拜，绕禅床，不得拂袖便行，一切总不得。速道！速道！僧拟进语，慧便打出。有僧闻举，夺却竹篋。慧曰：夺却竹篋，我且许你夺却。我唤作拳头则触，不唤作拳头则背，你又如何夺？更饶你道个请和尚放下着，我且放下着。我唤作露柱则触，不唤作露柱则背，你又如何夺？我唤作山河大地则触，不唤作山河大地则背，你又如何夺？时有舟峰长老曰：某甲看和尚竹篋子话，如籍没却人家财产了，更要人纳物事。慧曰：你譬喻得绝妙。我真要你纳物事，你无所从出，便须讨死路去也。或投河或赴火，拼得方始死得。死了却缓缓地再活起来。唤你作菩萨则欢喜，唤你作贼汉则恶发，依前这是旧时人。所以古人道：『悬崖撒手，自肯承当，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』到这里，始契得竹篋子话。（这是一句话头，直彻到底。）又有僧闻举曰：请和尚放下竹篋，即与和尚道。慧放下。僧拂袖便出。慧曰：侍者认取这僧。

宝峰照曰：本自不生，今亦无灭，是死不得底样子。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是活生受底规模。大丈夫汉，直须处生死流，卧荆棘林，俯仰屈伸，随机施設。能如是也，无量方便。庄严三昧大解脱门，荡然顿开。其或未然，无量烦恼一切尘劳，岳立面前，塞却古路。又曰：古人道：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智，同于大道。正当恁么时，且道：是甚么人？删诗书，定礼乐，还委悉么？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！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！

僧问曹山：沙门岂不是具大慈悲底人？山曰：是。问：忽遇二贼来时如何？曰：亦须具大慈悲。问：如何具大慈悲？山曰：一剑挥尽。问：尽后如何？山曰：始得和同。

佛果曰：『直下如悬崖撒手，放舍身命，舍却见闻觉知，舍却菩提涅槃真如解脱，若净若秽，一时舍却，令教净裸裸赤洒洒。自然一闻千悟，从此直下承当。却来反观佛祖用处，（见闻觉知古弥陀。）与自己无二无别。乃至闹市之中，四民浩浩，经商贸易，以至於风鸣鸟噪，皆与自己无别。（成住坏空真净土。）然后佛与众生为一，烦恼与菩提为一，心与境为一，明与暗为一，是与非为一，乃至千差万别，悉皆为一；方可搅长河为酥酪，变大地作黄金，都卢浑成一片；而一亦不立。然后行是行，坐是坐，着衣是着衣，吃饭是吃饭。如明镜当台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。初不作计较，而随处现成。』

《禅学讲话》载：禅的根本法，是在於第一义的绝对境。这个（不得已，只能暂且名之为）境，应知道：是朕兆未分以前，主客未立以前的物自体，（非心非物。）是意识自体的独自境。百丈示之为『并却唇吻。』然而不可忘记了另一面的存在，便是第一义自体的作用，偏陷堕在并却唇吻的一边时，却会失掉法自体的作用。古人说：『言语道断者，是一切言语也。心行处灭者，是一切心行也。』这就是显然说：『若彻底到了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沉默的神秘境界。自然地从这里发出一切言语一切心行无处不通的达於自在境界，成为一切法之光明。』不过，禅的本源，是言语及思虑所达不到的境地。并且这境地是主客未分以前的境地。一旦达到本源，而归来看一切，就在一切中堂堂地显现其本源。所以，若仅仅以否定的片面视为禅，那是大错。应知道：这否定也须予以否定，在否定尽处，有大肯定——大用现前，不存规则的无碍境。否则，就成为雪窦所谓：『龙牙山里龙无眼，死水何曾振古风』了。（《碧岩集》具载此公案，请参阅。）龙牙才举死心小参云：若论此事，如人家有三子，第一子聪明智慧，孝养父母，接待往来，主掌家业。第二子凶顽狡猾，贪淫嗜酒，倒街卧巷，破坏家业。第三子盲聋瘖哑，菽麦不分，是事不能，只会吃饭。三人中，黄龙要选一人用。更有四句，死中有活，活中有死，死中常死，活中常活。将此四句验天下衲僧。牙曰：唤甚么作四句？三人姓甚名谁？若也识得，与黄龙把手并行，更无纤毫间隔。如或未然，不免借水献花去也。『三人共体用非用，四句同音空不空。欲试三人并四句，金乌初出一团红。』

雪窦曰：长沙和尚道：『百尺竿头坐底人，虽然得入未为真，百尺竿头重进步，十方世界现全身。』僧举问南泉：『百尺竿头如何进步？』泉曰：『千峰顶上，更进一步。』僧复问瓦官：官云：『百尺竿头用进步作什么？』（别峰相见。）僧不肯，官便打。窦曰：大众。古人机变，出在一时；其间别有商量，亦未言着。且如雪窦今日再入灵隐，（千峰顶上。）也似百尺竿头，依南泉之言，得进一步；喜与大众相见，（别峰相见。）则十方世界，一时周匝。便下座。（有甚千峰别峰，千峰别峰在甚处？）

弥光大师初依圆悟，次谒佛心，既谒大慧。慧问曰：汝在佛心处，所得者试举一二看！光举佛心拈普化公案云：佛心即不然。总不恁么来时如何？劈脊便打。从教遍界分身。慧曰：汝意如何？光曰：某不肯他后头下个注脚。慧曰：此正是以病为法。光毅然无信可意。慧曰：汝但揣摩看。光竟以为不然。经旬，忽忆海印信拈云：雷声浩大，雨点全无。恍然无滞。趋告慧，慧以举道者见琅玕及玄沙未彻语诘之。光对已。慧曰：虽进得一步，只是不着所在。如人斫树，根下一刀，则命根断矣；汝向枝上斫，其能断命根乎？今诸方浩浩谈禅者，见处总如此；何益於事？杨岐正传三四人而已。光愠而去。翌日。慧问：汝还疑否？光曰：无可疑者。慧曰：『只如古人相见，未开口时，已知虚实；或闻其语，便识浅

---

深，此理如何？』光悚然。慧令究有句无句。慧过云门庵，光侍行。一日，问曰：某到这里不能得彻，病在甚处？慧曰。汝病最僻，世医拱手。何也？别人死了不能得活，汝今活了未曾死。要到大安乐田地，须是死一回，始得。光因益疑。后入室，慧问：吃粥了也？洗鉢盂了也？去却药忌，道将一句来。光曰：裂破。慧振威喝曰：你又说禅也。光即大悟。慧挝鼓告众曰：龟毛拾得笑哈哈，一击万重关锁开；庆快平生在今日，孰云千里赚吾来。光亦呈偈曰：一拶当机怒雷吼，惊起须弥藏北斗；洪波浩渺浪滔天，拈得鼻孔失却口。

《禅学讲话》载：真理如非自身立脚於实境，而实际地触着会取，否则，必不能体验实相。禅的主眼是以触着实际，於其中实地荐取活活的生命，不是仅仅构成一种真理的概念为己足。而是捉着实相而达到冷暖自知之境。不是存在於言说文字的世界，这须有待於如是的体验始得理会。依嫡嫡相传而来的佛陀自内所证的觉境，直觉地体味出来；依禅定力透入佛陀自内证境，至依清净心发生的法尔作用。在理论上，一得到根本智，是自然地发现的；在实际上，是后得智完成后，才发现在。因为，還元到未分以前的法身，在这儿，必然发现自觉的光明，统一着分裂精神相互的矛盾，名曰：根本智。发一步，务有应对着一切差别境界的差别智，名曰：后得智。在这两智圆满完成之后，才能发现於法尔实相上所起的法尔作用，称为大智作用。照一般佛教的说法，否定自我，便自解脱；与绝对者为一，就是常乐我净涅槃之境。从禅宗的立场说：是天地未分以前，主客未分以前的境地。但是这分析的说明，是为着一般的理解方便计，实则唯是一个。依体验的主体方面说：那是归向於绝对者。依被体验的客观说：那是绝对者自己的实现。然而，这体验自身是主客一体，物我不二的三昧境，这是宗教体验的本质。若把这照着禅的立场说：已超越了这种主客一体，物我不二，而体得主客未分以前——即第一者之境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境。也可说之为法身体得之境。至是，才是无生死，无修证，无凡圣，纯一绝对者之体得；禅的体验在这里找到本质。

## 第五十六节 真空妙有

荷泽曰：无念为宗，无作为本。真空为体，妙有为用。夫真如无念，非想念而能知。实相无生，岂色心而能见。无念，念者即念真如。无生，生者即生实相。无住而住，常住涅槃。无行而行，即超彼岸。如如不动，动用无穷。念念无求，求本无念。湛然常寂，应用无方。『用而常空，空而常用。用而不有，即是真空。空而不无，便成妙有。』『妙有即摩诃般若，真空即清净涅槃。』般若是涅槃之因，涅槃是般若之果。般若不见，能见涅槃。涅槃无生，能生般若。涅槃般若，名异体同。随义立名，故云：法无定相。涅槃能生般若，即名真佛法身。般若能见涅槃，故号如来知见。知即知心空寂，见即见性无生。知见分明，不一不异。故能动寂常妙，理事皆如。如即处处能通，达即理事无碍。六根不染，即定慧之功。六识不生，即如如之力。心如境谢，境灭心空。心境双忘，体用不异。真如性净，慧鉴无穷。如水分千月，能见闻觉知。虽见闻觉知，而常空寂。空即无相，寂即无生。不被善恶所拘，不被静乱所摄。不厌生死，不乐涅槃。无不能无，有不能有。行住坐卧，不能动摇，一切时中，获无所得。三世诸佛，教旨如斯，即菩萨慈悲，递相传授。

荷泽弟子无行问：无行见襄阳俊法师等在和尚堂共论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无行于此有疑。泽曰：汝见诸法师作何问答。行曰：俊法师借法师身可明此义，何者是法师，复不是法师。乃至耳鼻等等，检责皆不是法师，但有假名，求法师身，终不可得。不可得即空，假缘有故即色。无行今所疑者，俊法师作如是解。伏愿和尚示其要旨。泽曰：法师所论，自作一家道理，若寻《经》意，即未相应。俊法师说：乃析物以明空，不知心境，高於须弥。汝今谛听，为汝略示。『心起故即色，不可得故即空。』又：『法性妙有故即色，色妙无故即空。』《经》云：『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』其义如是。又：『见即色，见无可见即空。』《经》云：『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』

北宗门人忽雷澄撰晓了禅师碑记曰：师住廬担山，号晓了，六祖之嫡嗣也。师得无心之心，了无相之相。『无相者，森罗眩目。无心者，分别炽然。』师得无无之无，不无於无也。吾今有有之有，不有於有也。『不有之有。去来非增，不无之无，涅槃非灭。』

圭峰曰：龙树提婆等菩萨，依破相教，广说空义，破其执有，令洞然解於真空。『真空者，是不违有之空也。』无著天亲等菩萨，依唯识教，广说名相，分析性相不同，染净各别，破其执空，令历然解於妙有。『妙有者。是不违空之有也。』虽各述一义，而举圆具。故无违也。问：若尔，何故已后清辨护法等诸论师互相破耶？答：此乃是相成，不是相破。何者？以末学人根器渐钝。互执空有，『故清辨等破定有之相，令尽彻至毕竟真空，方能成彼缘起妙有。护法等破断灭偏空，意存妙有，妙有存故，方乃是彼无性真空。文即相破，意即相成。』

马祖曰：所作无碍。事理双通。如天起云，忽有还无，不留踪迹。犹如画水成文，不生不灭。是大寂灭。能大能小，能方能圆。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。

道吾问石头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头曰：『不得不知。』问：『向上更有转处也无？』头曰：『长空不碍白云飞。』

天柱慧问僧：即今事作么生？曰：某甲不会，乞师指示。慧曰：万古长空，一朝风月。

《拣魔辨异录》曰：果於一味的旨不犯纤毫，必於万善门头不舍一法。菩萨以无所待而为方便，涉有而不乖空，依实际而起化门，履真而不阂俗。常然智炬，不昧心光。云布慈门，波腾行海。遂得同尘无碍，自在随缘。一切施为，无非佛事。『学人欲了生死断轮回，非鼓波罗蜜之智楫，驾大般若之慈航，越三有之苦津，入普贤之愿海，庶能理事无碍，身心一如。』

大慧曰：佛言：如来以一切譬喻说种种事，无有譬喻能说此法。何以故？心智路绝，不思議故。信知思量分别，障道必矣。若得前后际断，心智路自绝矣。若得心智路绝，说种种事，皆此法也。此法既明，即此明处，便是不思議大解脱境界。只此境界，亦不可思議。境界既不可思議，一切譬喻亦不可思議，种种事亦不可思議，只此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。此语亦无着处，只这无着处底亦不可思議。如是展转穷诘，若事若法若譬喻若境界，如环之无端，无起处无尽处，皆不可思議之法也。所以云：『菩萨住是不可思議，於中思議不可尽。入此不可思議处，思与非思皆寂灭。然亦不得住在寂灭处。』（读者：沉空守寂，解脱深坑，死水不藏龙。）若住在寂灭处，则被法界量之所管摄，教中谓之法尘烦恼。灭却法界量，种种殊胜一时荡尽了，方始好看庭前柏树子，麻三斤，乾矢橛，狗子无佛性，一口吸尽西江水，东山水上行之类。忽然一句下透得，方始谓之法界无量回向。如实而见，如实而行，如实而用，便能於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转大法轮。成就种种法，破坏种种法，一切由我。如壮士展臂，不借他力，师子游行，不求伴侣。种种胜妙境界现前，心不惊异，种种恶业境界现前，心不怕怖。日用四威仪中，随缘放旷，任运逍遥。到这个田地，方可说：无天堂无地狱等事。永嘉云：亦无人，亦无佛，大千沙界海中沤，一切贤圣如电拂。此老若不到这个田地，如何说得出来此语。错会者甚多。苟未彻根源，不免依语生解，便道：一切皆无，拨无因果，将诸佛诸祖所说言教尽以为虚，谓之诳惑人。此病不除，乃莽莽荡荡招殃祸者也。佛言：『虚妄浮心多诸巧见，若不着有，便着无。若不着此二种，便於有无之间搏量卜度。纵识得此病，定向非有非无处着倒。』『故先圣苦口叮咛，令离四句，绝百非，直下一刀两段。』更不念后思前，坐断千圣顶额。四句者，乃『有，无，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。』是也。『若透得这四句了，见说一切诸法实有，我亦随顺与之说有，且不被此实有所碍。见说一切诸法实无，我亦随顺与之说无，且非世间虚豁之无。见说一切诸法亦有亦无，我亦随顺与之说亦有亦无，且非戏论。见说一切诸法非有非无，我亦随顺与之说非有非无，且非相违。』《净名》云：外道六师所堕，汝亦随堕是也。

大宁宽曰：『无念为宗，无住为本，真空为体，妙有为用。』所以道：尽大地是真空，遍法界是妙有。且道：是什么人用提？四时运用，日月常明。法本无边。道无方所，随缘自在，逐物升沉，此土他方，入凡入圣。虽然如是，且道：『入乡随俗一句，作么生道？』良久，曰：西天梵语，此土唐言。

《贤首华严还源观》载：《宝性论》云：道前菩萨於此真空妙有，犹有三疑。一者疑空灭色，取断灭空；二者疑空异色，取色外空；三者疑空是物，取空为有。今此释云：色是幻色，必不碍空，空是真空，必不碍色，若碍於色，即是断空，若碍於空，即是实色。如一尘既具如上真空妙有，当知一一尘等亦尔。若证此理，即得尘含十方，无亏大小，念包九世，延促同时。又载：『终日有而常空，空不绝有，终日空而常有，有不碍空。不碍有之空，能融万象，不绝空之有，能成一切，是故万象宛然，彼此无碍。』

《宗镜录》略谓：『定有则着常，定无则着断。』今缘生故空，非是定无。无性故空，亦非定无。定无者，一向无物，如龟毛兔角。今缘生无性，故非定无，无性缘生，故有并

---

非常见。常见之有有，是定性有；今从缘有，非定性有。从缘无性，如幻化人，非无幻化人，幻化非真故，亦云幻有，亦云妙有。以非有为有，故名妙有。又：幻有即是不有有。

《大品经》云：『诸法无所有。如是有故，非有非不有，名为中道，是幻有义。真空是不空空，以不空与空，无障碍故。是故非空非不空，名为中道，是真空义。』《经》云：『空不空不可说，名为真空。』又：（一）空有相害义。真空必尽幻有，即真理夺事门。以事揽理成，遂令事相无不皆尽，唯一真理，平等显现，以离真理外，无有少事可得故。

《般若经》云：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等。（二）空有相作义。真空必成幻有，即依理成事门。谓：事无别体，要因真理而得成立。以诸缘起，皆无自性，由无性，理事方成故，亦是依如来藏得有诸法。《法句经》云：菩萨於毕竟空中，炽然建立。（三）空有相违义。幻有必覆真空，即事能隐理门。谓：真理随缘，能成事法。然此事法，既违於理，遂令事显理不现也。以离事外，无有理故，色中无空相也。（四）空有不相碍义。幻有必不碍真空，即事能显理门。谓：由事揽理故，事虚而理实。以事虚故，全事之理，挺然露现。《中论》偈云：若法从缘生，是则无自性。真空必尽幻有，是真空上空义；真空必成幻有，是真空上不空义；幻有必覆真空，是幻有上有义，幻有必不碍真空，是幻有上非有义。须知：有，非有，空，非空，各有二义。（一）有上二义者：①是不坏有相义。②是遮断灭义。则谔有为非不有。（二）非有上二义者：①离有相义。②即是空义。（三）空上二义者：①不坏性义。②遮定有义。故谔空为非不空。（四）非空上二义者：①离空相义。②即有义。若以真同俗，唯一幻有。若融俗同真，唯一真空。空有无二，为双照之中道。非空非有无二，为双遮之中道。遮照同时，存泯无碍。故云：离相离性，无障无碍，无分别法门，以幻有为相，真空为性。又：空有皆相，非空非有为性。又：别显为相，总融为性。今互夺双融，并皆离也。故知：『若了空有无碍，真俗融通，无性之宗，缘生之理，如同神变，莫定方隅。』虽处狭而常宽，纵居深而逾浅，或在下而恒上，任游中而即边。众生常处佛身，涅槃唯依生死。『一切诸法，缘会而生。缘会而生，则未生无有。未生无有，缘离则灭。』如其真有，有则无灭。以此而推，故知：虽今现有，有而性常自空。性常自空，故谓之：『性空。』性法如是，故曰：『实相。』实相自无，非推之使无，故名：『本无。』言不有不无者，不如有见常见之有，邪见断见之无耳。若以有为有，则以无为无，有既不有，则无无也。『夫不存有无，以观法者，可谓：识法实相矣。乃至三乘等观性空而得道也。性空者，诸法实相也。』



## 第五十七节 见性成佛

《大涅槃经》：佛告师子吼菩萨：众生佛性，不名为佛。以诸功德因缘和合，得见佛性，然后得佛。汝言众生悉有佛性，何故不见者。是义不然，何以故？以诸因缘未和合故。

六祖曰：『我此法门，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。何以故？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。若无尘劳，智慧常现，不离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无念无忆无着，不起诳妄，用自真如性。以智慧观照，於一切法，不取不舍，即是见性成佛道。善知识，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，须修般若行，持诵《金刚般若经》。即得见性。』

智常大师。髫年出家，志求见性。一日，参六祖。祖问：汝从何来，欲求何事？常曰：学人近礼大通和尚，蒙示见性成佛之义。未决狐疑，伏愿垂慈摄受。祖曰：彼有何言句，汝试举看，吾与汝证明。常曰：初到彼三月，未蒙开示，以为法切，故于中夜，独入方丈，礼拜哀请，大通乃云：汝见虚空否？对云：见。彼云：汝见虚空有相貌否？对云：虚空无形，有何相貌。彼云：汝之本性，犹如虚空。返观自性，了无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。无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无有青黄长短，但见本源清静，觉体圆明，即名见性成佛。亦名极乐世界，亦名如来知见。学人虽闻此说，犹未决了。乞和尚示诲，令无疑滞。祖曰：彼师所说，犹存见知，故令汝未了。吾今示汝一偈。曰：『不见一法存无见，大似浮云遮日面。不知一法守空知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此之知见瞥然兴，错认何曾解方便。汝当一念自知非，自己灵光常显见。』常闻偈已，心意豁然。乃述一偈。曰：无端起知见，着相求菩提。情存一念悟，宁越昔时迷。自性觉源体，随照枉迁流。不入祖师室，茫然趣两头。

荷泽弟子无行问：烦恼无量无边，诸佛菩萨历劫修行，犹不能得，云何龙女刹那发心。便成正觉？泽曰：发心有顿渐，迷悟有迟疾。迷即累劫，悟即须臾。此义难知，与汝先以事喻，后明其义，或可因此而得悟解。譬如一縠之丝，其数无量，若合为绳，置於木上，利剑一斩，一时俱断，丝数虽多，不胜一剑。发菩萨心人，亦复如是。若遇真正善知识，以胜方便，直示真如，用金刚慧，断诸住地烦恼，豁然晓悟，自见法性，本来空寂，慧利明了，通达无碍。证此之时，万缘俱绝，恒沙妄念，一时顿尽，无边功德，应时等备，金刚慧发，何得不成？！问：俊法师说龙女是权，不得为实，若是实者。刹那发心，岂能断诸住地烦恼？俊法师作如是说，无行尚疑，愿和尚再示。泽曰：前例喻丝以明，即合尽见，何必更疑。《华严》云：十信初发心，金刚慧便成正觉。菩提之法，何有次第？言龙女是权者？《法华经》：圆顿不思议义，有何威力。（净心因缘，法尔成就，不假功力，此谓：有何威力。）荷泽又答别问时曾曰：《经》云：一切众生本来涅槃，无漏智性，本自具足。欲善分别自心现与理相应者，离心意识，离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，离外见内见，离有无二法，毕竟平等，湛然常寂，广大无边，常恒不变。何以故？『本自性清静体不可得故。』如是见者，即得本性。若人见本性，即坐如来地。如是见者，离一切诸相，是名诸佛。如是见者，恒沙妄念，一时俱寂。如是见者，恒沙净妙功德，一时等备。如是见者，六度圆满。如是见者，名法眼净。如是见者，为无所得，即真解脱，即同如来知见，广大深远，无差别故。知者是如来应正遍知。如是见者，名放下智慧光，照无余世界。所以者何？世界者即心也。言空寂，更无余念，故言无余世界。

僧问云居智：见性成佛，其义云何？智曰：清静之性，本来湛然，无有动摇，不属有无净秽长短取舍，体自悠然。如是明见，乃名：见性。性即佛，佛即性，故曰：见性成佛。

曰：性既清淨，不屬有無，固體有見？智曰：見無所見。曰：既無所見，何更有見？曰：見處亦無。曰：如是見時，是誰知見？智曰：無有能見者。問：究竟其理如何？曰：汝知否。妄計為有，即有能所。乃得名迷。隨見生解，便墮生死。『明見之人即不然。終日見，未嘗見。求名處體相，不可得。能所俱絕，名為見性。』曰：此性遍一切處否？智曰：無處不遍。曰：凡夫具否？智曰：上言無處不遍，豈凡夫而不具乎。曰：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，而凡夫獨縈此苦。何曾得遍？智曰：『凡夫於清淨性中，計有能所，即墮生死。諸佛大士，善知清淨性中，不屬有無，即能所不立。』曰：若如是說：即有能了不了人？智曰：了尚不可得，豈有能了人乎。曰：至理如何？智曰：我以要言之。汝即應念：『清淨性中無有凡聖，（之見）亦無了不了人。（之概念存在。）凡之與聖，二俱是名。若隨名生解，即墮生死。若知假名不實，即無有當名者。』智又曰：『此是極究竟處。若云：我能了，彼不能了，即是大病。見有淨穢凡聖，亦是大病。作無凡聖解，又屬撥無因果。見有清淨性可栖止，亦大病。作不栖止解，亦大病。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，且不壞方便應用，及興運慈悲。如是興運之處，即全清淨之性，可謂：見性成佛矣。』

《宗鏡錄》載：『即心自性，此是表詮。由一切法無性故，即我性之實性，性亦非性者，此是遮詮。若能超遮表之文詮，泯即離之情執，方為見性，己眼圓明。』如今若要頓悟自心，開佛知見，但了自性遍一切處，凡有見聞。皆從心現，心外無有一毫厘法而有體性。各各不相知，各各不相到，何者？以是一法故，無法可相知相到，若有二法，即相往來。以知若凡若聖若境若智皆同一性，所謂：無性。了便成佛，不落工夫。如《華嚴經》云：『法性本空寂，無取亦無見，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。』若不直下信此，起念馳求，如痴人避空，似失頭狂走。融大師云：分別凡聖，煩惱轉盛，計較乖常，求真背正。《寶藏論》云：察察精勤，徒興夢慮，惶惶外覓，轉失玄路。是以十方諸佛正念於此，入實性原，故能開平等大慧之門，作眾生不請之友。

#### 附 見性是否即已成佛

《圓覺經》：佛告普眼菩薩：加深普照，寂滅無二。于中造成億阿僧祇不可說恒河沙諸佛世界，猶如空花，亂起亂滅。不即不离，無縛無脫。始知眾生本來成佛。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。又：佛告彌勒菩薩：若諸末世一切眾生，能舍諸欲及除僧愛，永斷輪回，勤求如來圓覺境界，於清淨心便得開悟，善男子。一切眾生，由本貪欲，發揮無明，顯出五性，差別不等，依二障而現深淺。云何二障？一者理障，碍正知見。二者事障，續諸生死。云何五性？（如來種性，緣覺種性，聲聞種性，不定種性，闡提種性。）善男子。若此二障，未得斷滅，名未成佛。若諸眾生，永舍貪欲，先除事障，未斷理障，但能悟入聲聞緣覺，未能顯住菩薩境界。善男子。『若諸末世一切眾生，欲泛如來大圓覺海，先當發願勤斷二障。二障已伏，即能悟入菩薩境界。若事理障已永斷滅，即入如來，微妙圓覺，滿足菩提及大涅槃。』善男子。一切眾生皆證圓覺。逢善知識，依彼所作因地法行，爾時修習，便有頓漸。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，根無大小，皆成佛果。若諸眾生。雖求善友，遇邪見者，未得正悟，是則名為外道種性。邪師過謬，非眾生咎。是名眾生五性差別。善男子。菩薩唯以大悲方便，入諸世間，開發未悟，乃至示現種種形相，逆順境界，與其同事，化令成佛，皆依無始清淨愿力。

《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》載：爾時，（即世尊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迦葉尊者之時。）摩訶迦葉歡喜踊躍，為佛作禮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此法實難遭者，誠是直道。我昔遇佛出家修行，偏厭生死，唯求涅槃。但修無為，不求是法。不了空理，不知是法。虽行

苦行，多年作劳，得阿罗汉，思之诚难。今日如来最上妙示，唯刹那事，非年非劫，非难非易，今我成佛无有疑惑。虽非实至劫数成时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紫磨金色妙觉成佛。实知法身，是心是佛，三世诸佛，一躯妙体。今思以前於多年中，虽行苦行，是劳无功。亦多年中，求空无为，皆虚假法，更非实法。今日见得，是真空法。其相正空而性不空，其体无为而性圆满。一切众生，唯依是法，当得成佛。佛告摩诃迦叶言：如是如是。如汝所说。汝於未来当得成佛，如我今日是法。尔时世尊，说此言已，即从座起，（即大梵天王舍身所成之座。）还坐本座。（还坐原本之座。）无语无动。众会亦复寂寞无声，皆含妙气。

《楞伽经》：大慧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为说化之知觉。世尊，何等是佛之知觉？佛告大慧：觉人法我，了知二障，离二种死，断二烦恼，是名佛之知觉。声闻缘觉得此法者，亦名为佛。以是因缘，故我说一乘。尔时世尊，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：『善知二无我，二障烦恼断，永离二种死，是名佛知觉。』

《华严经》：法慧菩萨言：於诸法中不生二解，一切佛法疾得现前。初发心时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知一切法即心自性。成就慧身。不由他悟。

僧问南阳忠国师：法华了义开佛知见，此复若何？师曰：他云：开佛知见，尚不言菩萨二乘，岂以众生痴倒便同佛之知见耶？！又：僧问：即心是佛，可更修万行否？师曰：诸圣皆具二严，岂拨无因果耶？！

圭峰曰：若能悟此性，即是法身。本自无生，何有依托。灵灵不昧，了了常知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然多生妄执，习以性成。喜怒哀乐，微细流注。『真理虽然顿达，此情难以卒除。须常觉察，损之又损，如风顿止，波浪渐停。』岂可一生所修，便同诸佛力用。

皓月问长沙曰：天下善知识，证三德涅槃也未？沙曰：大德问果上涅槃因上涅槃？曰：问果上涅槃。曰：天下善知识未证。曰：为甚么未证？沙曰：功未齐於诸圣。曰：功未齐於诸圣，何为善知识？沙曰：明见佛性，亦得名为善知识。曰：未审功齐何道，名证大涅槃？沙示偈曰：『摩诃般若照，解脱甚深法。法身寂灭体，三一理圆常。欲识功齐处，此名常寂光。』曰：果上三德涅槃，已蒙开示。如何因中涅槃？沙曰：大德是。

《佛性论》曰：不证见佛性，名为凡夫，能证见佛性，名为圣人，证至此理究竟清淨，说名如来。

《宗范》载：『禅宗下客，但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』在天台宗中亦云：人解不同，有言：顿悟即佛，无复位次之殊，又有言：顿悟初心，即究竟圆极寂灭真如，有何位次。然平等法界，尚不论悟不悟，孰辨浅深。既得论悟不悟，何妨论於浅深。乃至虽平等法界，无说无示，而菩萨行位，终是炳然。《宗镜录》问：一心成佛之道，还假历地位修证否？答：此无住真心，实不可修，不可证，不可得。非取果故，不可证。非着法故，不可得。非作法故，不可修。若论地位，即在世谛行门，亦不失理。以无位中论其位次，不可起决定有无之执。《经》明十地差别，如空中鸟迹。若圆融门，寂寞真如，有何次第？若行布门，对治习气，升进非无。若得直下无心，量出虚空之外，何用更历阶梯？如未顿合无心，一念有异者，直须以佛知见治之，究竟圆融佛果。以是知宗门下客，断不可偏执一见，扫除位次，甘堕笼统之病也。唯宗门人，水至渠成，超证十地等妙，有不期然而然之理。但宗门即生证圣者，未可多得，况我辈后学，略得一知半解，便自为撒手了当，以致腊月三十，作不得主，只自欺耳。『但看长沙答皓月供奉之问，可知见地了彻，直与佛祖把手同

行，但得因中涅槃，其多生炽然结习，须次第消尽，必至见思惑尽，方得超出三界。』再有文殊答庵婆罗未充之语，『更知未悟之人，则贵眼正，既悟之后，全重行履，是谓：有头有尾。』若有头无尾，古德谓之终是不贵。『况参禅人於静定中得个欢喜处，乃尘劳暂息，慧光少现，未为究竟，八识田中无明根本尚在，喻如石压草，去石再青矣。戒之！』

梵僧伽罗密多三藏弟子康智圆问：一切众生皆云修道，未审修道者，一生得成佛道否？荷泽曰：可得。问：云何可得？答：如摩诃衍宗，恒沙业障，一念消除，性体无生，刹那成道，何况一生而不得耶。问：云何刹那顷修习，即得成佛，愿断此疑？答：言修习即是有为诸法，计属无常。无常者，不离生灭。问：一切诸佛修习果满得成佛道，今言不假修习，云何可信？答：夫所信行修习，不离於智觉，既有智觉，即有照用，如是，因果宛然。生灭本无，（生死涅槃，本来自性无，缘生因果，如如不虚误。）何假修习。问：诸佛成道，皆因智觉，今离智觉，何者是道？答：道体无物，复无比量，亦无智觉照用，及动不动法，不立心地意地，亦无去来，无内外中间，复无处所，非寂静，无定乱，亦无空名，无相，无念，无思，知见不及，无证者，道性俱无所得。问：『无所得，知见不及，云何而得解脱？』答：『三事不生。即是解脱。』又问：『云何三事不生？』答：『心不生，即无念，智不生，即无知，慧不生，即无见，通达此理者，是即解脱。』又问：『无智既有，云何不生知智见无念？』答：『言心定，心不言自定，即是无念。定慧更无分别，即是无智。慧定诸见不生，是即无见，非因果法，通达无我，明知生者妄生，灭者妄灭。』又问：诸佛皆从因果得成佛道，今云言非因果法，云何得成师师相授？答：大乘言下悟道，初发心时，便登佛地，无去来今，毕竟解脱。又：荷泽答别问时，曾曰：十信初发心，一念相应，便成正觉。（中峰大师《警策歌》曰：三界尘劳如海阔，无古无今闹聒聒，尽向自家心念生，一念不生都解脱，既由自己有何难，做佛何劳一指弹，此念即今抛不落，永劫钻头入闹篮。）于理相应，有何可怪，此明顿悟不思议。是故《经》云：不退诸菩萨，其数如恒沙，一心共思议，亦复不能知，岂声闻缘觉所能得知。（学者对此仍有疑否？其实先应问见性不见性。若未见性，根本不谈。若已见性，再问是否已经成佛，即祸事。）

《宗镜录》载：成佛之理，或云一念，或云三祇。未审定取何文以印后学？答：成佛之旨，且非时劫。迟速之教，属在权宜。故《起信论》明：『为勇猛众生成佛在於一念。为懈怠者得果须满三祇。』但形教迹之言，尽成方便。《楞严经钞》云：劫者是时分义，而有成住坏空。皆由众生妄见所惑。由妄见，惑四大，起六根，故见六尘。见六尘，故有时分。若了无明根本一念妄心，则知从心所生三界，毕竟无有。且时因境立，境尚本空，时自无体，何须更论时劫多少。但一念断无明，何假更历僧祇。是以《首楞严经》云：如幻三摩提，弹指超无学。又云：『想相为尘，识情为垢，二俱远离，则汝法眼，应时清明，云何不成无上知觉。』《圆觉经》云：『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。亦无渐次。』故知长短之劫，由一念来，三乘趣果，并是梦中，说悟时事，皆无多劫耳。所以《法华经》演半日为五十小劫。《维诘摩经》演七日为一劫。《涅槃经》云：『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无漏智性。本自具足。』

《万善同归集》载：先德云：夫善知识者，虽明见佛性，与佛同等，若论其功，未齐诸圣，须从今日，步步资薰。是以诸大菩萨皆思往世波腾苦海，作诸不利益事，捐功丧力，唯长业芽。今省前非，顿行佛道，擐精进甲，发金刚心，众善普行，广兴法利。入世间三昧，现功巧神通。和光同尘，潜行密用，灭无明火，摧懦慢幢，曲顺机宜，和颜诱诲，爱语摄受，慈眼顾瞻，开谕愚盲，安慰惊恐。悬照世之日，耀破暗之灯，揭有狱之重关，沃

---

火宅之炽焰，满求者之愿，若如意之珠，拔病者之根，犹善见之药，乾欲海而成悲海，碎苦轮而成智轮。诸佛法内靡所不为，众生界中无所不济。如地所载，如桥所升，如风所持，如水所润，如火所热，如春所生，如空所容，如云所覆。遂令闻名脱苦，蹈影获安，触光而身垢轻清，忆念而心猿调伏。皆是从微至著，渐积善根，行满功圆，成其大事。

《华严》十玄门：第八诸法相即自在门载：从十信终心至十住十行及十回向地等，皆悉明成佛者，良由始终相即复相入，成无尽故。问：如前明果德绝于说相，云何十信终心，即具佛果德用耶？若十信同果德者，即果德是可说之相，何不可说耶？答：因位菩萨有果德者，欲彰果德，是不可说。是故《叹德文》云：菩萨在此一地，普摄一切诸地功德。问：若一地即摄一切诸地功德，一即一切，初即摄后者，一门即具，何用余门也？答：若无余门，一门即不成故。如一升即摄一斗，若无升，此斗即不成。问：若无升即无斗者，今举一升，即得一斗否？若一升不得一斗，一行不得具一切行？答：十升合成一斗，既无升时，将何作斗？故知无升，即无斗，有升即有斗。今举升即斗，升斗之外，无别升斗，（全是所举之升斗故。）如龟毛兔角不可得。初心即成佛，成外无别修，其相如虚空。是故言初心成佛者，非谓不具诸功德，如《经》说：普庄严童子一生具见佛闻法，即得三昧，即至后际，见佛灭度后，复得三昧。如经一生得见闻，若薰习二生，成其解行，三生得入果海。同一缘起大树，而此三生，只在一念。犹如远行到在初步，然此初步之到，非谓无於后步，明此童子得入果海，非不久植善根。问：既言久修始得者，云何言一念得耶？答：言久修行善根者，即在三乘教摄，从三乘入一乘。即是一念始终具足。故《经》云：初发心时，便成正觉，乃至具足慧身，不由他悟。譬众流入海，才入一滴，即称周大海，无始无终。若余江河水之深，不及入大海一滴故。即用三乘中修三乘，多劫不及与一乘中一念故。下明善财从文殊所发心求善知识，经历一百一十城已，而不如一念得见普贤菩萨。故知得入此缘起大海，一念岂不成佛耶？！至如初坐用心之徒，但取静心，即言成佛者，此亦谓佛成在，而不得是圆极之成。如诸江河亦得是水，未得同如大海之水。此中通辨一念成佛义者，若小乘，说要三大阿僧祇劫满，百劫修行相好业，始得成佛。行若满，意欲不成佛亦不得，故无一念成佛之义。若大乘，明一念成佛义者，凡有二种：一者，会缘以入实性，无多少故，明一念成佛义。如《大品经》：一念品义是也。二者，行行既满，取最后念名为成佛。如人远行，以后步为到，此亦分用缘起，而明三僧祇劫修道，地前是一僧祇，初地至七地是二僧祇，八地至十地是三僧祇。然亦不定。由有一念成佛故，明知不定。若一乘明一念成佛，如大乘取最后一念成佛，即入一乘，以后望初，初念即是成。何故？以因果相即，同时相应故。欲论其成者，成复成，成复成。众生欲在后成佛者，在后复在后，在后复在后。故不思議品云：诸佛如来非不先觉，为众生故，於念念中新新断结，亦不住学地而成正觉故。今举一念成者，即与佛同时，位未见究竟故。复有浅深之殊，如人始出门及与久游他土，虽同在空中，而远近有别。是故信住等位，各各言成佛者，而复辨其浅深，此须善思之。

《宗镜录》问：直了此心是佛，更用八相成道否？答：若了此心，即是天真佛，不说成与不成。若说成佛，是助语，亦是增语。《圆觉经》云：『一切如来妙圆觉心，本无菩提及与涅槃，亦无成佛及不成佛，无妄轮回及非轮回等。』释曰：『本无菩提及与涅槃者，此是二转依号，亦是住观语。转烦恼，故立菩提之号。转生死，故得涅槃之名。若了烦恼性空，生死本寂，既无所转之相，亦无能转之名。无不成佛者，无妄轮回，亦无成佛者，无非轮回。唯妙圆觉心，更无所有。如今只恐不得宗镜之光，若得其光，则自然入圆觉门，

---

普照法界。』问：众生业果种子现行，积劫所薰，犹如胶漆，云何但了一心，顿断成佛？答：若执心境是实，人法不空，徒经万劫修行，终不证於道果。若顿了无我，深达物虚，则能所俱消，有何不证？！犹微尘扬於猛吹，轻舸随於迅流。只恐不信一心，自生艰阻，若入宗镜，何往不从。或有疑云：岂不断烦恼耶？解云：但谛观杀盗淫妄，从一心上起，当处便寂，何须更断？是以但了一心，自然万境如幻。何者？以一切诸法，皆从心幻生。心既无形，法何有相？『问：妙圆觉心既无所有，云何教中说：诸佛成等正觉，出现世间等事？答：一是机熟，众生自心感现。二是菩萨因地本愿。然诸佛境界广大无边，非情识所知，唯见性能了。』

高旻寺来果大师曰：众生舍俗出家，离尘脱世，参禅学道，顿悟正因。心心自觉，念念觉他，广行万行，培植正因，即正因佛性。悟而复修，再须三祇大劫。培相修好，利人利世，因果成熟，出世作佛，广度群品。斯从众生直至成佛之本旨，三世诸佛，同一途辙。

---

## 第五十八节 金锁玄路

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见法见，被世尊威神摄向二铁围山。（文殊大士是过去七佛之师，且是过去平等世界龙种上尊王佛，亦是东方欢喜世界摩尼宝积佛。如何会起佛见法见，而被摄向二铁围山。这是向众生示现，不可有一丝一毫未尽而已。示诫以文殊大士之地位，忽起佛见法见，即须摄入铁围。况不如文殊的么？又：佛是三界导师，法是度生至宝，但起了此见，即下铁围。况起他见么？故于佛法度生等任何情见，苟有一丝一毫未尽，即是金屑入眼，是金锁玄路。故百丈亦云：不是不解，令诸后学人，莫作与么见闻。所以黄檗曰：才作佛见，便被佛障。才作众生见，便被众生障。作凡作圣，作净作秽等见，尽成其障。但是高峰道：『高峰不然。忽有人起佛见法见，但向他道：善哉！善哉！』又是什么道理？倘或不会，则时节若至，其理自彰。）

盘山积曰：导师云：『法本不相碍，三际亦复然。无为无事人，犹是金锁难。所以，灵源独耀，道绝无生。大智非明，真空无迹。真如凡圣，皆是梦言。佛及涅槃，并为增语。』禅德！直须自看，无人替代。

洞山金锁玄路偈曰：交互明中暗，功齐转觉难。力穷忘进退，金锁网鞵鞵。永觉注云：明喻大功，暗喻正位。初有功时，是借功趋位，明中有暗也。次则借位明功，暗中有明也。至於功位齐彰，犹贵功位并转。若力穷而不能转，则事理之迹未消，圣凡之情未尽，是谓：金锁玄路。

疏山问：一切处不乖时如何？洞山曰：此是功勋边事。幸有无功之功，子何不问。疏曰：无功之功，岂不是那边人？洞曰：大有人笑子恁么问。曰：恁么则迢然去也。洞曰：迢然非迢然。疏曰：如何是非迢然？曰：无辨处。

洵山谓仰山曰：汝须独自回光返照，别人不知汝解处，汝试将实解献老僧看。仰曰：若教某甲自看，到这里无圆位。亦无一物一解，得献和尚。洵云：无圆位处，原是汝作解处。未离心境在。仰曰：既无圆位，何处有法？把何物作境？洵曰：适来是汝作与么解是否？仰曰：是。洵曰：若恁么，是具足心境法，未脱我所心在。元来有解献我，许汝信位显，人位隐在。又：洵山一日索门人呈语。乃曰：声色外与吾相见。仰山凡三度呈语。第一度云：见取不见取底。洵云：细如毫末，冷似雪霜。第二度云：声色外谁求相见。洵云：只滞声闻方外榻。第三度云：如两镜相照，於中无像。洵云：此语正也。我是你不是，早立像了也。仰却问洵：某甲精神昏昧，拙於祇对。未审和尚於百丈师翁处，作么生呈语？洵曰：我於百丈先师处呈语云：如百千明镜鉴像，光影相照，尘尘刹刹，各不相借。仰於是礼拜。（幸亏先前已有『於中无像』及『早立像了也』之语。不见有人问灵云：直得纯清绝点时如何？云曰：犹是真常流注。问：如何是真常流注？曰：似镜长明。曰：向上更有事也无？云曰：有。曰：如何是向上事？云曰：打破明镜，与汝相见。）

黄檗云：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俱舍。所作福德，皆不贪着。然舍有三等。内外身心，一切俱舍，犹如虚空，无所取着，然后随方应物，能所皆忘，是为大舍。若一边行道布德，一边旋舍，无希望心，是为中舍。若广修众善，有所希望，闻法知空，遂乃不着，是为小舍。大舍如火烛在前，更无迷悟。中舍如火烛在旁，或明或暗。小舍如火在后，不见坑阱。故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俱舍。过去心不可得，是过去舍。现在心不可得，是现在舍。未来心不可得，是未来舍。所谓三世俱舍。

---

盘山积曰：禅德！可中学道，似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，如石含玉，不知玉之无瑕。若如此者，是名出家。故导师云：法本不相碍，三际亦复然。无为无事人，犹是金锁难。所以，灵源独耀，道绝无生，大智非明，真空无迹。真如凡圣，皆是梦言，佛及涅槃，并为增语。

庞居士曰：护生须是杀，杀尽始安居。会得个中意，铁船水上浮。佛果举曰：且道：杀个甚么？杀众生物命，凡夫见解，杀六贼烦恼，座主见解，杀佛杀祖，大阐提人见解。衲僧分上，毕竟杀个甚么？试定当看。僧问：未审杀个什么？果曰：大有人疑着。问：学人到这里，直得步步绝行踪时如何？曰：未有金刚王宝剑在。佛果又曰：只如护生须用杀，且道：杀个什么？便有禅和子道：不是杀物命，只是杀无明贼，杀烦恼贼，杀六根六尘贼，杀争人争我贼。果曰：虽然一期也似，要且未梦见衲僧脚跟头。既是护生，须是明杀意，如何是杀意？嶮。若向个里辨得出，便可放一线道：浩浩之中，管取坐断天下人舌头，然后始杀得尽。然虽如是，释迦老子也杀不尽，迦叶也杀不尽，西天二十八祖也杀不尽，唐土六祖也杀不尽。要明不尽底，须是放却从前以后见解，明暗玄妙理性，殊胜奇特洁净，剷除不留毫末，也不到极尽处。只如正尽处，合作么生？还委悉么？深山大泽无人到，聚头正好共商量。

大安省，有人问：无为无事人，犹是金锁难，金锁牵不住，是甚么人？安曰：向阇黎道即得。不可荒却大安山去也。

大洪遂曰：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踏踏翻鹦鹉洲。惯向高楼骤玉马，曾於急水打金球。然虽恁么，争奈有五色丝绦系手脚，三鏽金锁锁咽喉。直饶锤碎金锁割断丝绦，须知更有一重碍汝在。且道：如何是那一重，还会么？善吉维摩谈不到，目连鹞子看如盲。



## 第五十九节 只可入佛不能入魔

《华严经》：离世间品：普贤菩萨言：一切魔宫殿是菩萨园林。

《维摩诘经》：维摩诘谓须菩提曰：为与众魔共一手，作诸劳侣，汝与众魔，及诸尘劳等无有异。

慈明执事清素，怜兜率悦请诲之诚，嘱悦将平生所得试语来。（悦於洞山文处，深领奥旨，文系黄龙南弟子。）悦具告所见。素曰：可以入佛，不能入魔。悦问：何谓也？素曰：岂不见古人道：『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。』如是累月，素始印可。仍戒之曰：文示子者，皆正知正见。然子离师太早，不能尽其妙。吾今为子点破，使子受用，得大自在，他日切勿嗣吾也。（慈明以素福薄，不许素为人。）

大慧云：佛是众生界中了事汉，众生是佛界中不了事汉。欲得一如，但佛与众生一时放下，则无了无不了。盖佛是众生药，众生病除，药亦无用。或病去药存，只入佛境界，而不能入魔境界。其病与众生未除之病等。『病瘥药除，佛魔俱扫，始於此大事因缘，有少分相应。』又曰：岩头云：『若欲他时播扬大教，须是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，盖天盖地，始是大丈夫所为。』岩头之语，非独发明雪峰根器，亦可作学此道者万世规式。所谓：胸襟流出者，乃是自己无始时来现量本自具足。才起第二念，则落比量矣。比量是外境庄严所得之法，现量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。『从现量中得者气力粗，从比量中得者气力弱。气力粗者能入佛又能入魔。（脱索狮子。）气力弱者入得佛境界，往往於魔境界打退鼓。（与守鉴觉相似，似乎犹有这个在。）不可胜数。』

葛剌志居士慕禅宗，久无证入。一日，举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豁然有省。说偈曰，非心非佛亦非物，五凤楼前山突兀。艳阳影里倒翻身，野狐跳入金毛窟。谒灵隐远求证。隐曰：居士见处，只可入佛，未得入魔在。葛礼拜。隐曰：何不道：金毛跳入野狐窟。葛乃顿领。

三峰藏曰：大凡真修行人须具一个信字。信有三种：一遥信，二证信，三了信。遥信者，未能亲见此事，须先信得自己，直下本来是佛。只因众生向被圣凡情理所障，动辄落在意根，东缘西缘，狂心难歇，直须讨个歇处。才信得有歇处，便肯撇下六尘，舍将三毒，恳明师指点，广参博问，看个疑情话头，务在一触一磕；打破髑髅，从信字立大志愿，任他千歧万惑，终不摇动，一直到底。魔来佛来，总不干些子事，方才谓之遥信。既立大志，便乃鼓发浩气，愤愤勃勃，盖天盖地。以志率气，以气成志，志气坚凝，打成一片，如纯钢混铁一般。又如纸卷火炮，愈卷愈厚。把个话头疑处，合成发药，满满箠紧。愈卷愈箠，箠亲子双行，拨着火线，通身一迸，千飞万碎。那时见得自己下落，方才谓之证信。既证之后，不疑生，不疑死，不疑佛祖，不疑古今，不疑自他，不疑参究。但疑师承边事，有何长处，乃尔贵重如此？又须十年二十年事师服劳，登堂入奥，广参博问，费尽心力。至於参遍五家旨趣，归根得旨，方信得前来信字也不消得。到此，方才谓之了信。可见不发遥信，无有证信，不发证信，不得了信。三种信，一贯到底。有等见人参禅，便道：佛法尽在教里，何须更走这死煞一路。穷尽教义，自然明了自心，直下是佛。此是依通狐伎，不发遥信者也。又有一等虽在教里发明，然亦不妨坐参一上，看他有甚长处。此是无遥信而随人信处，凿壁偷光，此等人必不抵死拼命力参，决无证信之事。又有果具大勇大猛，已得个入处，但道：一了百了，直是快活，不信有师承边事。又有等云：纵有师法未尽，

---

不过为接人门庭，多有方便耳。料想自己本分上必无加损。若然者，我又何苦大费心力耶。却不知一了之中，只可入佛，不能入魔。常时空净相应，若到应事遇物，用心用识处，便无受用矣。所谓：『涅槃心易得，差别智难明。』无量无边尘沙无明细惑，不曾去却一丝毫在。因此证信不深，得少为足，未能了信者也。又有证信之后，知有了信，知有师承，於师承边遑少许，未能开心见诚，忘身忘世，久之符契。窥得门户，依稀仿佛。但不能到转物田地，人忘法未忘。离师太早，出头得快。动辄在法见上超人我，四相纷然。自觉得相应，於觉相应处过日，至死不悔。悲夫！此乃不得了信，致成弥天贻孽子，不可翦拔，非遇大手眼人不能为其抽钉拔楔也。过此末后牢关，方乃真是了信。（汾山坐次，仰山入来。汾曰：寂子速道，莫入阴界？仰曰：慧寂信亦不立。汾曰：子信了不立？不信不立？仰曰：只是慧寂，更信阿谁？汾曰：若恁么，即是定性声闻。仰曰：慧寂佛亦不立。不到仰山地步，仍是只可入佛，不能入魔。）

张九成问大慧：『前辈既得了，复何故复理会临济四料拣则甚？』慧曰：『公之所见，只可入佛，不可入魔。岂可不从料拣中去耶？！』张遂举克符问临济至人境两俱夺，不觉欣然。慧曰：余则不然。张问：师意如何。慧曰：打破蔡州城，杀却吴元济。张於言下得大自在。（见性成佛与未悟之差异，请详观佛言，倒底是什么一回事？从思维修说起来，不可谓：不是入道前相，然则如何是实诣？）

## 第六十节 定慧

### 一、《大般涅槃经》

《大般涅槃经》：师子吼菩萨言：世尊！云何名为定慧舍相？定是三昧者，一切众生皆有三昧，云何方言修习三昧？若心在一境，则名三昧。若更余缘，则不名三昧。如其不定，非一切智。非一切智，云何名定？若以一行得三昧者，其余诸行，亦非三昧。若非三昧，则非一切智。若非一切智，云何名三昧？慧舍二相，亦复如是。佛言：善男子！如汝所言：缘於一境，得名三昧。其余诸缘，不名三昧。是义不然。何以故？如是余缘，亦一境故。行亦如是。又言：众生先有三昧，不须修者，是亦不然。所以者何？言三昧者，名善三昧。一切众生，真实未有。云何而言，不须修习，以住如是善三昧中，观一切法，名善慧相。不见三昧智慧异相，是名舍相。复次，善男子！若取色相，不能观色常无常相，是名三昧。（章安大师疏曰：『言取色相者，非定执色相之心。乃是禅定门户入住出相。不能观色常无常者，正作静摄，不作照知，故不能观。智圆大师记曰：非定执色相之心，非同散心取着色相也。乃是息慧修定，名取色相。禅定方法，名为门户。入住出相者，得入禅住禅出禅也。正作静摄者，正修於定，即上取色相也。不作照知，即息慧也。故云：不观色常无常相。』）若能观色常无常相，是名：慧相。三昧慧等，观一切法，是名：舍相。善男子！如善御驾驷，迟疾得所。迟疾得所，故名：舍相。菩萨亦尔。若三昧多者，则修习慧。若慧多者，则修习三昧。三昧慧等，则名为：舍。十住菩萨，智慧力多，三昧力少，是故不得，明见佛性。声闻缘觉，三昧力多，智慧力少，以是因缘，不见佛性。诸佛世尊，定慧等故，明见佛性，了了无碍。如观掌中庵摩勒果。见佛性者，名为：舍相。奢摩他者，名为：能灭。能灭一切烦恼结故，又：奢摩他者，名曰：能调。能调诸根恶不善故。又：奢摩他者，名曰：寂静。能令三业成寂静故。又：奢摩他者，名曰：远离。能令众生离五欲故。又：奢摩他者，名曰：能清，能清贪欲、嗔恚、愚痴三浊法故。以是义故，故名：定相。毗婆舍那，名为：正见。亦名：了见。名为：能见。名曰：遍见。名：次第见。名：别相见，是名为：慧。（疏曰：『毗婆舍那，此翻为观，亦云见。』）优毕叉者，名曰：平等。亦名：不静。又名：不观。亦名：不行。是名为：舍。善男子！奢摩他有二种：一世间。二出世间。复有二种：一、成就。二、不成就。成就者，所谓：诸佛菩萨。不成就者，所谓：声闻辟支佛等。复有三种：谓：下中上。下者，谓：诸凡夫。中者，声闻缘觉。上者，诸佛菩萨。复有四种：一、退。二、住。三、进。四、能大利益。（记曰：『圆师解云：下品净定，喜为下地烦恼所败，名为退分。非是正退，又为自地烦恼所杂，亦名退分。中品净定，坚守自地，不为下地烦恼所败，名住分。又为自地烦恼之所陵杂，亦名为住。上品净定，能厌自地，欣求上静，名胜进分。能作大益者，是决定分。有漏心中，学观谛理，趣向圣道，名决定分。能生圣道，名作大益。』）……复有七种：一、须陀洹三昧。二、斯陀含三昧。三、阿那含三昧。四、阿罗汉三昧。五、辟支佛三昧。六、菩萨三昧。七、如来觉支三昧。复有八种：谓：八解脱三昧：一、内有色相，外观色解脱三昧。二、内无色相，外观色解脱三昧。三、净解脱身证三昧。四、空处解脱三昧。五、识处解脱三昧。六、无所有处解脱三昧。七、非有想非无想解脱三昧。八、灭尽定解脱三昧。复有九种：所谓：九次第定。四禅四空及灭尽定三昧。复有十种：所谓：十一切处三昧。何等为十？一、地一切处三昧。二、水一切处三昧。三、风一切处三昧。四、青一切处三昧。五、黄一切处三昧。六、赤一切处三昧。七、白一切处三昧。八、空一切处

三昧。九、识一切处三昧。十、无所有一切处三昧。复有无数种，所谓：诸佛菩萨。善男子！是名三昧相。善男子！慧有二种：一、世间。二、出世间。复有三种：一、般若。二、毗婆舍那。三、阇那。般若者，名一切众生。毗婆舍那者，一切圣人。阇那者，诸佛菩萨。又：般若者，名为别相。毗婆舍那者，名为总相。阇那者，名为破相。复有四种：所谓：观四真谛。善男子！为三事故，修奢摩他。何等为三？一、不放逸故。二、庄严大智故。三、得自在故。复次，为三事故，修毗婆舍那。何等为三？一、为观生死恶果报故。二、为欲增长诸善根故。三、为破一切诸烦恼故。师子吼言：世尊，如经中说：若毗婆舍那能破烦恼，何故复修奢摩他耶？佛言：善男子！汝言毗婆舍那破烦恼者，是义不然。（疏曰：『是义不然，何所不该。若邪执，若小教，若共教，若渐次，皆堕不然之中。但是治内之流滞。非破外之闲邪。』）记曰：『以前三教，定慧体异，不相即故。』何以故？有智慧时，则无烦恼。有烦恼时，则无智慧。云何而言，毗婆舍那能破烦恼？善男子！譬如明时无暗。暗时无明。若有说言：明能破暗，无有是处！（疏曰：『惑者咸谓：烦恼与智慧，其犹水火怨贼。须修智慧故破烦恼。自别教以还，莫不如此。故师子吼挟此设难祈于异闻，佛以圆破别。何者智慧？何者烦恼？盖是法界之解惑，解惑同体，无二无别，若惑时，举体是惑，惑外无智。若解时，举体是解，解外无惑。《经》云：烦恼即菩提。菩提即烦恼。又：《经》云：出法性外，更无有法，出外有法，即非法界。若然，有烦恼时，则无智慧。何所论破？若有智慧，无复烦恼。复何所破？而言智慧能破烦恼？故举明时无暗，暗时无明，喻此圆位。斯理斯文，彪炳灼然，不应余解。』）善男子！谁有智慧？谁有烦恼？而言智慧能破烦恼？如其无者，则无所破。（疏曰：『自三藏以上，别教以还，不能法界圆融，虚己亡物。二乘犹存，我衣我鉢。菩萨则严土化人。彼我双存，智断俱证。此则有谁！不得无谁！佛以圆法责之，只此智慧是烦恼。谁以烦恼断於烦恼？只此烦恼是智慧。谁以智慧断於智慧？尚无烦恼断於烦恼。何得智慧断於智慧？是故《经》云：如其无者，则无所破。……』）善男子！一切诸法，性若自空。谁能令生？谁能令灭？生异灭异，无造作者。（疏曰：『此约无作以破，亦呼此为总结於前。』）善男子！若修习定，则得如是正智正见。以是义故，我《经》中说：若有比丘修习定者，能见五阴生灭之相。善男子！若不修定，世间之事，尚不能了，况於出世！若无定者，平处颠坠。心缘异法，口宣异言，耳闻异声，心解异义，欲造异字，手书异文，欲行异路，身涉异径。若有修习三昧定者，则大利益，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！菩萨摩訶萨具足二法，能大利益。一、定。二、智。善男子！如刈菅草，执急则断。菩萨摩訶萨，修是二法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！如拔坚木，先以手动，后则易出。菩萨定慧。亦复如是。先以定动，后以智拔。善男子！如澣垢衣，先以灰汁，后以清水，衣则鲜洁。菩萨定慧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！如先读诵，后则解义。菩萨定慧。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！譬如勇人，先以铠仗，牢自庄严，然后御阵，能坏怨贼。菩萨定慧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！譬如工匠，坩锅盛金，自在随意，挠搅熔销。菩萨定慧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！譬如明镜，照了面像。菩萨定慧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！如先平地，然后下种，先从师受，后思惟义。菩萨定慧，亦复如是。以是义故，菩萨摩訶萨，修是二法，能大利益。善男子！菩萨摩訶萨，修是二法，调摄五根，堪忍众苦。所谓：饥渴寒热，打擲骂辱，恶兽所啮，蚊蠹所螫。常摄其心，不令放逸，不为利养，行於非法。客尘烦恼，所不能污。不为诸邪异见所惑，常能远离诸恶觉观，不久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欲成就利益众生故。善男子！菩萨摩訶萨，修是二法，四倒暴风不能吹动，如须弥山，虽为四风之所吹鼓，不能令动。不为外道邪师所拔，如帝释幢，不可移转。众邪异术不能诳惑，常受微妙第一安乐。能解如来甚深秘密义。受乐不欣，逢苦不惑，诸天世人

恭敬赞叹。明见生死及非生死，善能了知法界法性，身有常乐我净之法，是则名为：大涅槃乐。善男子！『定相者，名：空三昧。慧相者，名：无愿三昧。舍相者，名：无相三昧。』（疏曰：『无名而名，缘一实相而言三相。约三相立三名。名相皆是法界，具一切法。』）记曰：『圆慧普照，不滞二边，不着中道，三一相即，生佛一如。』）善男子！若有菩萨摩訶萨，善知定时慧时舍时，及知非时，是名菩萨行菩提道。师子吼言：世尊！云何菩萨知时非时？善男子！菩萨摩訶萨，因於受乐，生大憍慢。或因说法，而生憍慢。或因精勤，而生憍慢。或因解义善问答时，而生憍慢。或因亲近恶知识故，而生憍慢。或因布施所重之物，而生憍慢。或因世间善法功德，而生憍慢，或因世间豪贵之人所恭敬故，而生憍慢。当知尔时，不宜修智，宜应修定。是名菩萨知时非时。若有菩萨勤修精进，未得涅槃之乐。以不得故，生於悔心，以钝根故，不能调伏，五情诸根。诸垢烦恼势力盛故，自疑戒律有羸损故。当知尔时，不宜修定，宜应修智。是名菩萨知时非时。善男子！若有菩萨定慧二法不平等者，当知尔时，不宜修舍。二法若等，则宜修之，是名菩萨知时非时，善男子！若有菩萨修习定慧起烦恼者，当知尔时不宜修舍，宜应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，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，（解脱长者：谨按，此念天是念第一义天。）念舍。是名修舍。（疏曰：『若修习定已下，系示圆融无方，定慧皆是法界，非但慧能断惑。定亦断惑。文为四：（一）明定慧相具，亦具一切法。（二）明定慧相即，即寂能断，即断能寂。（三）明定慧名相。（四）明自在适时，又宜修於定，即是有门。宜修於慧，即是空门。宜修於舍，即非空非有门。宜修十二部，六念等，即亦空亦有门，从四门因缘，成大涅槃。』）善男子！若有菩萨修习如是三法相者，以是因缘得无相涅槃。（解脱长者：请看世尊所示定慧等等，何等透脱！何等微妙！何等不可思议！然而三根普被，利钝兼收。即后世，止即是观，观即是止，止即不止，观即不观，等等精义，亦无非从此中流出。）

## 二、《大乘起信论》

《大乘起信论》曰：云何修行止观门？所言止者，谓：止一切境界相。随顺奢摩他观义故。所言观者，谓：分别因缘生灭相。随顺毗婆舍那观义故。云何随顺？以此二义，渐渐修习，不相舍离，双现前故。（憨山大师《直解》曰：『六度应云：定慧二门。今云：止观者，以在因曰：止观。在果曰：定慧。今欲双修并运，正在因行，故合为一门。言奢摩他者，义当观空。今修止门，而云：随顺空观义者，意显即止之观，而正意在观。谓：由止以入观也。天台立有三止三观：（一）谓：体真止，当空观。谓：体合真空，诸缘自寂，一心朗照，万法如如。故为即止之观。故云：随顺奢摩他空观义。此观真如门，成根本智。所言观者，谓分别等。随顺毗婆舍那观义故者。（二）方便随缘止。当假观。谓：虽心境如如，不妨观察生灭诸法因缘万有，虽有，而性常自空。故虽观诸法因缘，（生灭幻有，）不舍万行，即一道常闲。故为即观之止。故云：随顺毗婆舍那假观义。此观生灭门，成后得智也。（三）息二边分别止，当中道观。谓：居空而不舍万行，涉有而一道清静。二边不住，理事齐彰，中道一心，朗然齐鉴。此融会空有，妙契一心也。故云：由三止而成三观。是则三观一心，本无差别。今此中止观，合明双修。虽未明言三观，而理实具足。以但了空假二门，则一心中道自显。此为趣大乘之要门。』）

若修止者，住於静处，端坐正意。不依气息，不依形色，不依於空，不依地水火风，乃至不依见闻觉知，一切诸想，随念皆除。亦遣除想。以一切法，本来无想，念念不生。念念不灭。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，后以心除心。心若驰散，即当摄来，住於正念。是正念者，当知唯心，无外境界。即复此心，亦无自相，念念不可得。（《直解》曰：『修心入

定之方，备示於此。住於静处，舍外缘愤闹处也。天台小止观，明入定之初，先学调身气息。此中端坐调身也。不俯不仰，故云：端坐。正意，调心也。不沉不浮，惺寂双流，故云：正意。以此不依气息，故不调息耳。不依气息形色，离身也。不依虚空四大，离世界也。不依见闻觉知，离心也。「古德教人参禅，内脱身心，外遗世界，只须离心意识参，出凡圣路学，离妄想境界求。」故此，皆云：不依，即脱也。一切诸想，至念念不生，念念不灭七句。的是用心方法也。一切众生，迷本真心，一向但依妄想用事。故今修习，以除想为最。故《楞伽》云：「从上诸圣，转相传授，妄想无性一语，为的要也。」问曰：「妄想无性，云何除耶？」答曰：「一切诸想，随念皆除。谓：此一念者，乃直心正念真如之念也。」方今用心，单提此一念为主，更无二念。以此一念观照之力，但见妄想起处，随即一念照破，当下消灭，更不容其相续。永嘉所谓：「断相续心也。」参禅之要，无越此一念者。此的示其要也。「亦遣除想者，谓：遣除想之念也。初以一念除想，妄想既灭，即此一念亦无容立，故亦遣之。」问曰：「既云正念，又何遣耶？」答曰：「以此一念，特为遣想而立，以真心自体，本来离想，又何容念。以妄想无性故，非本来有，妄想既非本有，若立一念，以待妄想，是又为资妄之本也。故此念亦无可立，以立处即真故，真妄俱泯，能所两忘，乃名正念。」「以一念不立，则念念无生，若念念无生，则常光现前，寂照朗然，念念不灭矣！此参禅之的旨也。」「言不得随心外念境界，后以心除心者。此示不善用心之病也。谓：当一念观照之力，更不随妄想转。若随妄想外念境界，然后却才以心除心者，此是以妄除妄，乃逐生灭流转。如此用心，毕竟不离生灭妄想，实不善用心者也。」故下云：「若心驰散，即当摄来，归於正念。谓：才妄想生处，即便照破，不随他转，即归正念。不待随心外缘而后摄也。」故结示云：「当知唯心，无外境界，不但外心外境，即复此心，亦无自相，以念念不可得故，以内外心境，一切寂灭。如此念念薰修，自然体合真如，所谓：即止之观也。」）（解脱长者：谨按，憨师此段注得透彻圆到。更能注出真修的详细方法，使学人有个入路，确是再好没有了。唯於不得随心外念境界，后以心除心。几个字，憨师认为与下面，心若驰散，即当摄来，住於正念句差不多一样意义。可以彼此联接，以大师地位有所表示，岂容不学后生，更有异议，唯私意尚有一种别解。管窥之见，尚望善知识加以指正。窃谓此，『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，后以心除心。』不但与下面心若驰散的意义截然分开，即自己这『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，后以心除心。』这十四字亦应分作二截。（一）不得随心外念境界。（二）后以心除心。此『不得』二字，仅贯到外念境界，并非直贯到以心除心。此以心除心，不但不是『不得。』更且应当以心除心。何以故？上面已经诸想皆除，亦遣除想。念念不生，念念不灭，这是何等境地？正如憨师所说：『常光现前，寂照朗然。』正当常光朗然之时，只有那个似心似境的东西。本来即心即境，即境即心，亦没有什么境不境，没有什么心不心，但当初机初坐之时，往往不见根身器界，只见浑然光体，这是妄光，不是常光。（现前。）这尚不是境，何况是心。不管你什么心，什么境，或有没有任何境界，苟若内外相对，心境角立，则这种心境就不会是真，而这妄境就成为在妄心之外，再从妄心外念妄境，当然不得。至若你诚能真心真境，则自能心境合一，朗然寂照。但亦不可执守。就这个心亦要除掉，方能一丝不挂。而且，如果心地未明，当然不谈，若已识得本心，则你若越空，他反越显。故当朗然独耀，能不妄念内外心境之后，更须以无心之心，来除掉那有心之心，即以无心来除掉有心，来代替有心，方能成为西竺五祖所说：『悟了同未悟，无心亦无法。』『亦即憨师所说：「真妄俱泯，能所两忘。」乃名正念。』万一心若驰散，则当摄来，回住正念。仍怕后人有所执着，故又说明，所谓：正念。当知唯心，即后此心，亦无自相。念不可得。这样解

释，似乎远不如憨师之简单真捷。但此『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，后以心除心。』十四个字，按照当时梵文原意，是否完全符合，包含尽净，似尚不无疑问。因为，这些地方意义极为深奥、领会殊不容易。语言既难表达，翻译更为困难。加以古时文字没有句读标点，以致后人句读不同，含义随亦大异。上面已经说过，此十四字若作一句读，则是既不得念境，亦不得除心。若作二句读，则是先不得念境，后应当除心。究竟那一个对呢？可证诸唐译。此论於梁译之后，到了唐时，又复重译。若不认梁译有些地方意义，不无出入，则决不从事重译。且重译之时，重译诸人对梁译本，亦必定用来与梵本彼此参考对照。乃对此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等十四字，竟完全舍去不用，而改用『前心依境，次舍於境。后念依心，复舍於心。』十六字。此中取舍，定有重要理由。至少认为此十六字，按之梵本原意，要比原来十四字，较为切近正确。我们既不能全照梁译，亦不能全照唐译，必须二译兼顾，以期距离当初造论原意，较最近似。梁译『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，』似相当於唐译『前心依境，次舍於境。』而『后以心除心。』则相当於唐译『后念依心，复舍於心。』前面既说一切不依，何以此地又要依？依了，何以又要舍？而其要旨，概括说来，则似不出『心境依舍』四字范围，而这个『境，』亦决不是普通粗浅的『外境。』那末，究竟是怎样的『心境』呢？一切皆除之后，已到本来无想地位，念念不生，念念不灭，尔时唯有『心』之与『境。』『智』之与『理。』所观之『理』名『境。』能观之『心』名『智。』长水《楞严义疏》谓：一真法界，离缘绝相，是所观境。本论上面载：『证发心者，从净心地乃至菩萨究竟地，证何境界？所谓：真如，依转识说为境界。而此证者无有境界。唯真如智，名为法身。』泐山谓仰山曰：『汝须独自回光返照，别人不知汝解处。汝试将实解献老僧看。』仰曰：『若教某甲自看，到这里无圆位，亦无一物一解得献和尚。』泐曰：『无圆位处，原是汝作解处，未离心境在！』仰曰：『既无圆位，何处有法？把何物作境？』泐曰：『适来是汝作与么解，是否？』仰曰：『是。』泐曰：『若恁么，是具足心境法。未脱我所心在。原来有解献我。许汝信位显，人位隐在。』仰山既无一物一解，更无圆位，而泐山谓为心境具足。非但无位，连人位亦不许，过在什么处？（泐仰宗有三位，一信位，二人位，三无位。）

再看《圆觉经》：佛言：『依幻说觉，亦名为幻。若说有觉，犹未离幻，说无觉者，亦复如是。』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：佛言：『言妄显诸真，妄真同二妄。犹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。』『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，不取无非幻，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？』但《首楞严经》：佛何以又说：『觉明虚静，犹如晴空。』试问：这个是不是『境？』是不是『心？』应当要『依？』还是要『舍？』还是应该怎样？（另有一点不免令人疑惑，即贤首曾经参加唐译，而其义记注释，则用梁译，这或许可以说：这是贤首谦虚，并示尊重梁译，但其对於『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等十四字』的注释是：『言亦不得随心，乃至以心除心者，若心外有实境，心缘此境时，抑令不缘不可得故。后以心除心者，今既心外无尘，即所取无相。所取无相，故能取自然不得生，何劳后心方更除也。』（一读者按贤首之意是，何劳后心，何劳方更除也。斯即后以心除心之密意！）即使贤首不知或遗忘唐译『前心依境』十六字。专就梁译而释，亦似乎释得不大清楚。以致后来长水记中遂有多写，『不』『故』『者』三字之疑，认为应该是：『抑令不缘可得，后以心除心也。』这与义记原意，似乎大不相同。刊刻之误，岂能如此耶？这些问题，似乎无考查必要，不过姑录而已。）问：既这样心境俱忘，似已很高，何以下面还有心若驰散，即当摄来住於正念之语？答：上面一切不依，直心正念，正念者，无念也。直下无心，憨师所谓：『真妄俱泯，能所两忘。』这是下手工夫的不二法门，无论教内正传，不能离此。即教外别传，亦不能

出此。但又不能不为根机稍次者，说个方便。即心若驰散，即当摄来，（摄来的「来」字，又有些本子刻为「束」字。）即驰者摄来，散者归束，仍住正念，必须知道，这个正念只有此心，即复此心，亦无自相，而一切诸念，所谓：一念正念，等念，念念俱不可得，这样仍旧引归，理智两忘，心境俱泯的情况。所以，总的说来，这种『一丝不挂，尽却今时。』的法门，不但此地病叟（解脱长者自称）所说与憨师所说实无二致，仅仅憨师说在前面一些。病叟说在稍后一些而已。即使一切圆实经论，亦决不稍有二致。所以，《首楞严经》认为这是。『十方薄伽梵』的『一路涅槃门。』不可不知。）若从坐起，去来进止，有所施作，於一切时，常念方便，随顺观察。久习淳熟，其心得住。以心住故，渐渐猛利，随顺得入真如三昧。深伏烦恼，信心增长，速成不退。唯除疑惑，不信，诽谤，重罪业障，我慢懈怠，如是等人，所不能入。（《直解》曰：『此方便随缘止也。谓：止非常坐，故示随缘修习，勿得暂替，以观察既久，渐渐淳熟。其心自然安住真如三昧。烦恼渐伏，信心增长，即可速成不退也。』）复次，依是三昧，则知法界一相。谓：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，即名：一行三昧。当知真如是三昧根本。若人修行，渐渐能生无量三昧。（《直解》曰：『法界即十法界。圣凡染净差别之相，安得平等？唯依真如三昧，总观诸佛法身与众生身，平等无二，此名一行三昧。以唯一真如，恒沙诸佛法界，了无差别之相。故平等耳。以真如是三昧根本，具有不思议大用故，若人修行，渐渐能得无量三昧也。』）或有众生无善根力，则为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乱。或於坐中现形恐怖。或现端正男女等相，当念唯心，境界则灭，终不为恼。（若工夫未臻此。则念佛名即灭。）（《直解》曰：『言当观唯心，境界则灭者，谓：虽外魔能挠，抑由自有恶习，因定薰发，故於自识，迁彼外质，变影为害，故云：唯心，无外境界，若观唯心，则自灭矣。』）或现天像菩萨像，亦作如来像，相好具足，若说陀罗尼，若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或说平等空，无相无愿，无怨无亲，无因无果，毕竟空寂，是真涅槃。或令人知宿命过去之事，亦知未来之事，得他心智，辨才无碍，能令众生贪着世间名利之事。又令使人数嗔数喜，性无常准。或多慈爱，多睡多病，其心懈怠。或卒起精进，后便休废，生於不信，多疑多虑。或舍本胜行，更修杂业，若着世事种种牵缠，亦能使人得诸三昧，少分相似。皆是外道所得，非真三昧。或复令人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，乃至七日住於定中，得自然香美饮食，身心适悦，不饥不渴，使人爱着。或令人食无分齐，乍多乍少，颜色变异。以是义故，行者常应智慧观察，勿令此心堕於邪网，常勤正念，不取不着，则能远离是诸业障。应知外道所有三昧，皆不离见爱我慢之心，贪着世间名利恭敬故。『真如三昧者，不住见相，不住得相。』乃至出定，亦无懈怠。所有烦恼，渐渐微薄，若诸凡夫，不习此三昧法，得入如来种性，无有是处，以修世间诸禅三昧，多起味着，依於我见，系属三界，与外道共。若离善知识所护，则起外道见故。复次，若人唯修于止，则心沉没。或起懈怠，不乐众善，远离大悲，是故修观是。（《直解》曰：『心沉没者，以向真如，专於趣寂故，心易沉没。故有二失：一者，懈怠不修，则失自利，故下法相观以治之，精进观以成之。二者，远离大悲，则失利他，下大悲观以治之，大愿观以成之。』）修习观者，当观一切世间有为之法，无得久停，须臾变坏。（《直解》曰：『观行有四：（初）法相。（二）大悲。（三）大愿。（四）精进。』『初法相中有四，此初无常观也。』）一切心行，念念生灭，以是故苦。（《直解》曰：『此苦观也。』五蕴炽盛苦，念念迁流苦。』）应观过去所念诸法，恍忽如梦。应观现在所念诸法，犹如电光，应观未来所念诸法，犹如於云，忽尔而起。（《直解》曰：『此无我观也。过去无体难追，现在刹那不住，未来本无积聚，但缘集歛有，不从十方来。』）应观世间一切有身，悉皆不净，种种秽污，无一可乐。（《直解》曰：



『此不净观也。上四观，除四颠倒可知，上法相观竟。』）如是当念，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时来，皆因无明所薰习故，令心生灭，已受一切身心大苦。现在即有无量逼迫。未来所苦亦无分齐。难舍难离，而不觉知。众生如是，甚为可愍。（《直解》曰：『此大悲观也。以不知苦，故无厌苦之心。故苦亦无限，此可愍也，非深悲莫救。』）作是思维，即应勇猛，立大誓愿，愿令我心离分别故，徧於十方，修行一切诸善功德，尽其未来，以无量方便，救拔一切苦恼众生，令得涅槃第一义乐。（《直解》曰：『此大愿观也。思惟同体，故誓救拔。』）起如是愿故，於一切时，一切处，所有众善，随己堪能，不舍修学，心无懈怠。（《直解》曰：『此精进观也。』）唯除坐时，专念於止。若余一切，悉当观察，应作不应作。若行若住若卧若起，皆应止观双行。所谓：虽念诸法自性不生，而复即念因缘和合，善恶之业，苦乐等报，不失不坏。虽念因缘，善恶业报，而亦即念性不可得。（《直解》曰：『此教四仪止观双行也。虽念诸法，自性不生，止也。即观善恶因缘，业果不坏，故广修诸善，摄化众生，即止之观也。虽念因缘业报，观也。即念性不可得，即观之止也。以此故，居空而不舍万行。涉有而一性湛然。是谓：止观双修。』）若修止者，对治凡夫，住着世间，能舍二乘，怯弱之见。若修观者，对治二乘，不起大悲，狭劣心过，远离凡夫，不修善根。以是义故，是止观门，共相助成，不相舍离。若止观不具，则无能入菩提之道。（《直解》曰：『此约对治以明止观也。由凡夫贪着世间。二乘怖畏生死。故示即观之止，令凡夫知世无常，则不着世间。二乘知本真常，故不怖生死。故云：对治凡夫，住着世间。能舍二乘，怯弱之见。此即观之止，治二过也。若修即止之观，则治二乘，狭劣之心，令起大悲。亦治凡夫，离贪着心，知世无常，勤修众善。故云：对治二乘，不起大悲。远离凡夫，不修善根二过也。以是下结止观俱行。共相助成。以凡夫能厌世间，故勤修众善。二乘不怖生死，故能起大悲。此止观相助，故能不住生死涅槃。方能直趣菩提。此双运之益也。』）

### 三、《六祖坛经》

六祖示众曰：善知识！我此法门，以定慧为本。大众勿迷，言定慧别，『定慧一体，不是二。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。即慧之时，定在慧。即定之时，慧在定。』若识此义，即是定慧等学。诸学道人，莫言先定发慧，先慧发定各别。作此见者，法有二相。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。若心口俱善，内外一种，定慧即等，自悟修行，不在於净。若净先后，即同迷人。不断胜负，却增我法，不离四相。善知识！定慧犹如何等？犹如灯光。有灯即光，无灯即暗。灯是光之体，光是灯之用。名虽有二，体本同一。此定慧法，亦复如是。

又示众云：善知识！一行三昧者，於一切处，行住坐卧，常行一直心是也。如《净名经》云：直心是道场。直心是净土。莫心行谄曲，口但说直，口说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。但行直心，於一切法，勿有执着，迷人着法相，执一行三昧，直言坐不动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，作此解者，即同无情，却是障道因缘。

又示众云：善知识！本来正教，无有顿渐，人性自有利钝。『迷人渐契，悟人顿修。』自识本心，自见本性，既无差别。『所以，立顿渐之假名。』善知识！我此法门，从上以来，『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，於相而离相。无念者，於念而无念。无住者，人之本性。』於世间善恶好丑，乃至冤之与亲，言语触刺欺争之时，并将为空，不思酬害。念念之中，不思前境。若前念今念后念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名为系缚。於诸法上，念念不住，即无缚也，此是以无住为本。善知识！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能离於相，则

法体清淨。此是以无相为体。善知识！於诸境上心不染，曰：无念。於自念上常离诸境，不於境上生心。若只百物不思，念尽除却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生，是为大错，学道者思之。若不识法意，自错犹可，更劝他人，自迷不见，又谤佛经。所以，立无念为宗。善知识！云何立无念为宗？只缘口说见性，迷人於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见。一切尘劳妄想，从此而生。自性本无一法可得。若有所得，妄说祸福，即是尘劳邪见。故此法门，立无念为宗。善知识！『无者，无何事？念者，念何物？无者，无二相，无诸尘劳之心。念者，念真如本性。』真如即是念之体。念即是真如之用。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。善知识！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故《经》云：『善能分别诸法相於第一义而不动。』

#### 四、《水嘉禅宗集》

##### 奢摩他颂

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。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。夫念非忘尘而不息，尘非息念而不忘。尘忘则息念而忘，念息则忘尘而息。忘尘而息，息无能息。息念而忘，忘无所忘。忘无所忘，尘遗非对。息无能息，念灭非知。知灭对遗，一向冥寂。阒尔无寄，妙性天然。如火得空，火则自灭。空喻妙性之非相，火比妄念之不生。其辞曰：忘缘之后寂寂，灵知之性历历。无记昏昧昭昭，契本真空的的。（解脱长者：忘缘之后，才能寂寂，灵知之性，本来历历。苟能既寂寂又历历，则虽无记昏昧，亦会昭昭。而契本真空，更自的的。）惺惺寂寂是，无记寂寂非。寂寂惺惺是，乱想惺惺非。若以知知寂，此非无缘知。如手执如意，非无如意手。若以自知知，亦非无缘知。如手自作拳，非是不拳手，亦不知知寂，亦不自知知。不可为无知，自性了然故。不同於木石。（解脱长者：不可为无知，自性了然故。这二句泄尽了宗门的秘密。）手不执如意，亦不自作拳。不可为无手，以手安然故。不同於兔角。复次，修心渐次者，夫以知知物，物在知犹在。若以知知知，知知则离物。物离知犹在，起知知於知。后知若生时，前知早已灭。二知既不并，但得前知灭。灭处为知境。能所俱非真。前则灭，灭引知，后则知，知续灭。生灭相续，自是轮回之道。今言知者，不须知知，但知而已。则前不接灭，后不引起，前后断续，中间自孤。当体不顾，应时消灭。『知体既已灭，豁然如托空，寂尔少时间，唯觉无所得。即觉无觉，无觉之觉，异乎木石。此是初心处。冥然绝虑，乍同死人，能所顿忘，纤缘尽淨，阒尔虚寂，似觉无知。无知之性，异乎木石。此是初心处。领会难为！』

##### 奢摩他之余

入初心时，三不应有：（一）恶。谓：思惟世间五欲等因缘。（二）善。谓：思惟世间杂善等事。（三）无记。谓：善恶不思，阒尔昏住。复次，初修人入门之后，须识五念：（一）故起。（二）串习。（三）接续。（四）别生。（五）即静。故起念者。谓：起心思惟，世间五欲及杂善等事。串习念者。谓：无心故忆，忽尔思惟，善恶等事。接续念者。谓：串习忽起，知心驰散，又不制止，更复续前，思惟不住。别生念者。谓：觉知前念，是散乱，即生惭愧改悔之心。即静念者。谓：初坐时，更不思惟世间善恶及无记等事。即此作功，故言即静。串习一念，初心者多。接续故起二念，懈怠者多。别生一念，惭愧者多。即静一念，精进者多。串习，接续，故起，别生，四念为病。即静一念为药，虽复药病有殊，总束来俱名为念。『得此五念停息之时，名为一念相应。一念者，灵知之自性也。』然五念是一念之枝条。一念是五念之根本。复次，若一念相应之时，须识六种料简：

(一) 识病。(二) 识药。(三) 识对治。(四) 识过生。(五) 识是非。(六) 识正助。第一，病者，有二种：(一) 缘虑。(二) 无记。缘虑者，善恶二念也，虽似差殊，俱非解脱。是故总束名为缘虑。无记者，虽不缘善恶等事，然俱非真心，但是昏住，此二种名为病。第二，药者。亦有二种：(一) 寂寂。(二) 惺惺。寂寂谓：不念外境善恶等事。惺惺谓：不生昏住无记等相。此二种名为药。第三，对治者。以寂寂治缘虑，以惺惺治昏住。用此二药对破二病，故名对治。第四，过生者。谓：寂寂久，生昏住。惺惺久，生缘虑。因药发病，名曰：过生。第五，识是非者。寂寂不惺惺，此乃昏住。惺惺不寂寂，此乃缘虑，不惺惺不寂寂，此乃非但缘虑，亦乃入昏而住，『亦寂寂亦惺惺，非唯历历兼复寂寂。此乃还源之妙性也。』此四句者，前三句非，后一句是。故云：识是非。第六，正助者。以惺惺为正，寂寂为助。此之二事，体不相离。犹如病者，以杖而行，以行为正，以杖为助。夫病者欲行，『必先取杖，然后方行。修心之人，亦复如是。必先息缘虑，令心寂寂。次当惺惺，不致昏沉，令心历历。历历寂寂，二名一体，更不异时。』譬夫病者欲行，缺杖不可，正行之时，假杖故能行。作功之人，亦复如是。历历寂寂，不得异时。虽有二名，其体不别。又曰：乱想是病，无记亦病，寂寂是药，惺惺亦药。寂寂破乱想，惺惺治无记。寂寂生无记，惺惺生乱想。寂寂虽能治乱想，而后还生无记。惺惺虽能治无记，而复还生乱想。故曰：惺惺寂寂是，无记寂寂非。寂寂惺惺是，乱想惺惺百。寂寂为助，惺惺为正。思之！复次，料简之后，须明识一念之中五阴。谓：历历分别，明识相应，即是识阴。领纳在心，即是受阴。心缘此理，即是想阴。行用此理，即是行阴。污秽真理，即是色阴。此五阴者，举体即是一念。『此一念者，举体全是五阴，历历见此一念之中，无有主宰，即人空慧。见如幻化，即法空慧。』是故须识此五念，六种料简。愿勿嫌之。如取真金，明识瓦砾及以伪宝。但尽除之，纵不识金，金体自现，何忧不得。

#### 毗婆舍那颂

夫境非智而不了。智非境而不生。(幽溪曰：『境有事理，智亦同之。了世间事境，达正因缘生，世俗智也。了因缘本空，无人无我，真空智也。了空即假，知病识药，出假智也。了达两边，性即中道，中观智也。今明境智，且言因缘即空，以为出世间空智。所以，下文但云：缘生性空，及以色即是空，以为修心创步之方。举一例二，何俟尽说。夫万象森罗博地共有也。了与不了，智愚之分也。愚则逐境以飘流，起缘尘之分别，生生故生生，以为生死之因。智则观缘生而制止，达物性之空虚，有有而不有，以为涅槃之道。如是，则境智相藉，以了以生也。』)智生则了境而生。境了则智生而了。智生而了，了无所了。了境而生，生无能生。生无能生，虽智而非有。了无所了，虽境而非无。(幽溪曰：『若有能生智，则属有。若有所了境，则属无。既无能生智，则非有也。既无所了境，则非无也。非有非无，则境空智寂。即空即有，则境净智明。』)无即不无，有即非有。有无双照，妙悟萧然！(幽溪曰：『上文所论境智，互明有无者，不是离无而别有於有。离有而别有於无也。只无即不无。只有即非有。无则非无，无即是有也。有则非有，有即是无也。始既双非，末则双照。如是妙悟，万累萧然。』)如火得薪，弥加炽然。薪喻发智之多境，火比了境之妙智。其辞曰：达性空而非缚，虽缘假而非着，有无之境双照，中观之性历落。(幽溪曰：『达性空即照空也，缘妙假则照有，此双照也。达空由缘假而达，缘假由了空而缘，此双遮也。双遮双照。圆中著矣。』)若智了於境，即是境空智。如眼了花空，是了花空眼。若智了於智，即是智空智。如眼了眼空，是了眼空眼。智虽了境空，及以了智空，非无了境智，境空智犹存。了境智空智，无境智不了。(幽溪曰：『了境智

空智者，结前境智俱空也，无境智不了者。总言，若能如此，则无有境，无有智，而无不了也。』）如眼了花空，及以了眼空。非无了花眼，花空眼犹有。了花眼空眼，无花眼不了，（无花眼不了，即喻无境智不了。）复次，一切诸法悉假因缘，因缘所生，皆无自性。（幽溪曰：『自性者，诸法自生之性也。人不了之，执法自生於自果。能自生，则不假因缘，以正理而推，世间无有一法不从因缘生者，比如眼识，内从根，外从色尘，二者和合，识生其中。离二则本无眼识。岂非眼之为识，无自性乎。生无自性，故其性也空。』）一法既尔，万法皆然，境智相从，於何不寂。（幽溪曰：『智因照境而空。境由智了而寂。二法相从，能所俱泯。』）何以故？因缘之法，性无差别故。今之三界轮回，六道升降，净秽苦乐，凡圣差殊，皆由三业四仪六根所对，随情造业，果报不同，善则受乐，恶则受苦。故《经》云：善恶为因，苦乐为果。当知法无定相，随缘构集。缘非我有，故曰：性空。空故非异，万法皆如。故《经》云：色即是空，四阴亦尔。（幽溪曰：『色是幻色。空是真空。迷时全真空为幻色。悟时全幻色证真空。』）如是则何独凡类缘生，亦乃三乘圣果，皆从缘有。是故《经》云：佛种从缘起。（幽溪曰：『《法华》云：佛种从缘起。是故说一乘。是则声闻以四谛为缘起。缘觉以十二因缘为缘起。菩萨以六度为缘起。佛界以佛乘大白牛车为缘起。复次，了知《华严》能随染净缘，具造十法界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之旨，方契诸法实相之宗。』）是以万机丛凑，达之者则无非道场。（幽溪曰：『日用触缘，对境莫非因缘生法，而缘生无性，当体全空，全空即寂灭道场，真阿练若处，是故能达此者，何适而非菩提哉。』）色象无边，悟之者，无非般若。（幽溪曰：『夫境藉智融，而智随境遍。故色象遍法界，而般若亦遍法界。前云：道场者，指本有法身之理也。今云：般若，指修成菩提之智也。境智圆融，斯理有在。因筌得鱼，无负空言。』）故《经》云：色无边故，当知般若亦无边。（幽溪曰：『自非达境成智，安令二俱无边。』）何以故？境非智而不了。智非境而不生。智生，则了境而生。境了，则智生而了。智生而了，了无所了。了境而生，生无能生。生无能生，则内智寂寂。了无所了，则外境如如。（幽溪曰：『内智本来寂寂，而不寂者，过在不达境空。外境本来如如，而不如者，过在无能达智。若了生无能生，了无所了，尚何智而不寂，何境而不如哉！』）如寂无差，境智冥一。（幽溪曰：『境如即智如，智寂即境寂，原是一体。今悟生而无生，了而无了，境智冥一，如寂无差。』）万累都泯，妙旨存焉！（幽溪曰：『天台云：直解脱非解脱，解脱必具法身般若，皆由境智圆融，能所不二，故能超尘越累，慧翅高飞。』）故《经》云：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如是则妙旨非知，不知而知矣！（幽溪曰：『般若虽以知而为其用，苟存其知，则非真般若矣！唯其无知，而无所不知，如是之知，则不知而知矣。』）

### 优毕叉颂

夫定乱分歧，动静之源莫二。愚慧乖路，明暗之本非殊。（幽溪曰：『动静明暗，病也。定乱愚慧之所由生者，是皆支流。考其源本，莫不从明静之性生也。观其支流，莫不异。观其源本，莫不同。愚迷则从流出流，因静而生昏，因明而生乱。智悟则从流溯源，破乱以为静，破昏以为明，是以欲明止观不二之旨，先标昏动明静之源。』）群迷从暗而背明，舍静以求动。众悟背动而从静，舍暗以求明。（幽溪曰：『群迷非无其明，只背明而从暗。非无其静，只求动而舍静。所以为愚迷也。众悟非无其动，能背动而从静。非无其暗，能舍暗以求明，所以为智悟也。』）明生则转愚成慧。静立则息乱成定。（幽溪曰：『明生，何以能转愚而成慧？静立，何以能息乱而成定？以其动静之源莫二，明暗之本非殊。是故可以缚而可以脱。盖为物所转，故为昏为动，若能转物，则为静为明矣。』）定

---

立，由乎背动。慧生，因乎舍睹。暗动连系於樊笼，静明相趋於物表。（幽溪曰：『暗之与动，何须背舍？以其能连系於生死之樊笼也。静之与明，何须还复？以其能趋於烦恼之物表故也。』）物不能愚，功由於慧。烦不能动，功由於定。定慧更资於静明，愚乱相缠於暗动。（幽溪曰：『得定慧相资，则本体静明。静者而愈静，明者而愈明矣！若愚乱相缠，则本心暗动。暗者而愈暗，动者而愈动矣！』）动而能静者，即乱而定也。暗而能明者，即愚而慧也。如是，则暗动之本无差。静明由兹合道。愚乱之源非异，定慧於是同宗。（幽溪曰：『即乱而静者，如虚空本无动静。风生则动，风息则静。然风亦依空而生。所以，拂衣则有，垂裳则无。拂之垂之，亦由乎人，岂非即静而动，即动而静乎？即暗而明者，亦如虚空本无明暗。日出则明，日入则暗。然日亦依空而住。所以揭之则有，覆之则无。揭之覆之，亦由乎人，岂非即明而暗，即暗而明乎？法性亦然，合之可知。』）（解脱长者曰：窃意此谓：非离动乱暗愚之外，方有静定明慧。所以道：『动而能静者，即乱而定也。暗而能明者，即愚而慧也。』不但如此，即在动之与暗，静之与明，愚之与乱，定之与慧，考其本源，亦非截然差别，而是宗同道合。所以道：『定即是慧，慧即是定。』不可不知，）宗同则无比之慈。定慧则寂而常照，寂而常照则双与。无缘之慈则双夺。双夺故优毕叉。双与故毗婆舍那。（幽溪曰：『双与即中道之双照也。双夺即中道之双遮也。故三种止观，一一各有主对。』）以奢摩他故，虽寂而常照。以毗婆舍那故，虽照而常寂。以优毕叉故，非照而非寂。照而常寂，故说俗而即真。寂而常照，故说真而即俗。非寂非照，故杜口於毗耶。（幽溪曰：『此正结归真俗中三谛，以明所宗空假中三观。「故奢摩他，虽当於止。亦名空观。毗婆舍那，虽当於观。亦名假观。优毕叉，虽於止观等。亦名为中观。」盖法性至元。义极於三。至於烦恼菩提般若涅槃，亦唯极於此三。噫！明明大道，昭昭耳目。闻而不信，见而不行，肆无目而浪行。甘蹙足而望路，则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』）

## 五、紫阳真人

紫阳真人曰：『夫戒定慧者，乃法中之妙用也。佛祖虽尝有言，而未达者有所执。今略而言之，庶资开悟。心境两忘，一念不动，曰：戒。觉性圆明，内外莹澈，曰：定。随缘应物，妙用无穷，曰：慧。』

## 第六十一节 尽却今时

六祖曰：法法皆通。法法皆备。而无一法可得。

黄檗曰：无法无本心，始解心心法。法即非法，非法即法。无法无非法，故是心心法。有问：如何得不落阶级？答曰：终日吃饭，未曾咬着一粒米。终日行路，未曾踏着一片地。与么时，无人我等相，终日不离一切事，不被诸境惑，方名自在人。更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。莫认前后三际。前际无去，今际无住，后际无来。安然端坐，任运不拘，方名解脱。努力努力！

德山曰：若也於己无事，则勿妄求。妄求而得，亦非得也。汝但『无事於心，无心於事。』则虚而灵，空而妙。若毛端许言之本末者，皆为自欺。何故？『毫厘系念，三涂业因，瞥尔情生，万劫羈锁。圣凡名号，尽是虚名，殊相劣形，皆为幻色。』汝欲求之，得无累乎？及其厌之，又成大患。终为无益！僧问云居膺：有人衣锦绣入来，见和尚后，为甚寸丝不挂？膺曰：直得琉璃殿上行，扑倒也须粉碎。乃曰：若有一毫许去及不尽，即被尘累。岂况更多。不见寻常道：升天的事，须对众掉却。十成的事，须对众去却。掷地作金声，不须回头顾着。自余有什么用处。

僧问曹山：如何是无刃剑？曹山曰：非淬炼所成。问：用者如何？山曰：逢者皆丧。曰：不逢者如何？山曰：亦须头落。问：逢者皆丧则固是。不逢者为什么头落？山曰：不见道：能尽一切。曰：尽后如何？曰：方知有此剑。又：另有人问：国内按剑者是谁？山曰：曹山。问：拟杀何人？山曰：一切总杀。曰：忽逢本生父母又作么生？曰：拣甚么。问：争奈自己何？山曰：谁奈我何。曰：何不自杀？山曰：无下手处。投子青曰：『默，沉阴界。语，落深坑。拟着，则天地悬殊。弃之，则千生万劫。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镇海明珠，在谁手掌。』良久，卓拄杖曰：百杂碎。

芙蓉楷曰：腊月三十日以前即不问。『正当腊月三十日，事作么生？』诸仁者，到这里，佛也为你不得。法也为你不得。祖师也为你不得。天下老和尚也为你不得。山僧也为你不得。阎罗老子也为你不得。直须尽却今时去！若也尽却今时，佛也不奈他何。法也不奈他何。祖师也不奈他何。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。山僧也不奈他何。阎罗老子也不奈他何。且道：如何是『尽却今时』的道理？还会么？明年更有新条在，恼乱春风卒未休。又曰：『假言喝道落在今时。设使无舌人解语，无脚人能行，要且未能与那一人相应。还会么？龙吟徒侧耳，虎啸漫沉吟。』

白雲端示众曰：『明明知道只是这个。为甚么透不过？只为见人开口时，便唤作言句。见人闭口时，便唤作良久默然。』又道：『动展施为，开言吐气，尽十方世界内，无不是自己。所以墮在涂中。隐隐犹怀近日嫌！岂不见云门道：「闻声悟道，见色明心。」遂举手曰：观世音菩萨将钱来买糊饼，放下手曰：原来却是个馒头。又不见山僧在法华时尝示众云：无业禅师道：「一毫头圣凡情念未尽。未免入驴胎马腹里去！」大众！直饶一毫头圣凡情念顿尽，亦未免入驴胎马腹里去！瞎汉！但恁么看取！参！』

南岳福严宗上堂曰：『世尊周行七步。举足全乖！目顾四方。触途成滞！金襴授去。殃及儿孙！玉偈传来。挂人唇吻！风幡悟性。未离色尘！鉢水投针。全成管见！祖师九年面壁。不见纤毫！卢公六代传衣。图他小利！江西一喝。不解慎初！德峤全施。未知护末！南山鼈鼻。谩指纵由！北院枯松。从彰风采！云门顾鉴。落二落三！临济全提。错七错八！

若说君臣五位，直如纸马过江。更难宾主交参，恰似泥人洗澡。铭超象外，且非捉兔之鹰。混迹尘中。未是咬猪之狗。何异逃坑堕堑，正是避溺投火，如斯之解，正在常途。出格道人，如何话会？岂不见陶潜俗子尚自覩事见机。而今祖室子孙，不可皮下无血。』喝一喝。（解脱长者：和尚有血么？真是蛇头龙尾！）

大慧曰：『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，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』『法本无法，心亦无心。心法两空，是真实相。』庞居士云：『但愿空诸所有。切勿实诸所无。』若覩得这一句子破，无边恶业无明，当下瓦解冰消。如来所说一大藏教，亦注解这一句子不出。只要知得有如是大解脱法，只在知得处，拨转向上关楔子。则庞公一句，与佛说一大藏无异无别，无前无后，无古无今，无少无剩。亦不见有一切法，亦不见有一切心。十方世界空荡荡地。亦莫作空荡荡地见。若作是见，则便有说空者，便有闻空者，便有一切法可听，便有一切心可证。既可听可证，则内有能证之心，外有所证之法。此病不除，教中谓之以我说法，亦谓之谤佛法僧。

嵩乳密上堂，僧问：如何是衲僧向上事？乳曰：何不向下会。曰：向下事又作么生？乳曰：井底虾蟆飞上天。乃又曰：『他弓莫把，他马莫骑。一线直路，不许人知。』诸兄弟，清心禅堂，是个系驴橛。祖师公案，是个葛藤桩。四海禅和，是一辆破草鞋。天下善知识，是一味断肠草。直须斫倒系驴橛，拽断葛藤桩，掷却破草鞋，拈却断肠草。『果能有此作略，不妨千峰顶上，却在十字街头。十字街头，却在千峰顶上。』绕他华藏世界百千万匝，依然止在毫端。如其不然，且向一线直路行去好。珍重！

宝峰照法语五则：（一）曰：曹山之四禁，尽衲僧命脉，透得过，切忌依倚。将来了事人，须别有生机一路。（曹山四禁：莫行心处路。不挂本来衣。何须正恁么。切忌未生时。见《洞上古辙》鼓山永觉贤禅师注云：『莫行心处路者，心有所忻之处，即是偏蔽。虽极其玄妙，亦不可行，必须心心无处所，方是衲僧行履也。不挂本来衣者，本来衣乃认得法身，而法执不忘，己见犹存，堕在法身边，必须翻转窠臼，始得妙用全彰。何须正恁么者，道本无方，拟之即失，说正恁么，早不恁么，故不可拟。切忌未生时者，道贯古今，岂局未生，若只认着父母未生前一段空寂境界，以为自己，岂不见同安察云：迥迥空劫勿能收。作此见者，乃堕空落外之流，故切忌之。』）（二）曰：衲僧向异类中行履，先德道：异类堕，此是了事病。明安道：须是识主始得。（三）曰：寻常向人道：不得参禅，不得学佛，只要伊如大死人。只恐闻此语，作无事会，作无法可当情会。正是死不得，若是死得，决不肯作这般见解。他时为人，切宜仔细。（四）曰：吾家立五位为宗，往往人以理事明，以寂照会，以能所见，以体用解，尽落今时，何得名为教外别传之妙？生死路头，那个是得力处？总不恁么时如何？卜度即不中。（五）曰：有情故情渗漏，有见故见渗漏，有语故语渗漏。设得无情无见无语，拽住便问他，你是何人？大死翁景深大师谒宝峰照求入室。照曰：『直须断起灭念，向空劫以前，扫除立路，不涉正偏。尽却今时，全身放下，放尽还放，方有自由分。』景深闻时，顿领厥旨，峰击鼓告众曰：景深得阐提大死之道，后学宜依之。

石霜诸示众，初机未覩大事。先须识取头，其尾自至。疏山参问：如何是头？曰：直须知有。问：如何是尾？曰：尽却今时。问：有头无尾时如何？霜曰：吐得黄金堪作甚么！曰：有尾无头时如何？霜曰：不作解会。亦未许渠在。 ，

---

《信心铭辟义解》曰：祖师道：一切不留。无可记忆。义解者谓：心行处灭，一切不留。言语道断，无可记忆。外无法可舍，一切不留。内无心可为，无可记忆。了了见，无一物。亦无人，亦无佛。大千沙界海中沤，一切贤圣如电拂。是谓：一切不留。南台静坐一炉香，终日凝然万虑忘。不是息心除妄想，都缘无事可思量。是谓：无可记忆。辟曰：然。引证得也相似，任你广将佛祖言教，引证得盛水不漏，唯是记忆，不胜其多矣。欲得一切不留，其可得乎？偈曰：『一切不留还有见，了无可见尚存知，故家田地非亲到，画饼何曾疗得饥？』

佛果曰：才毫发要无事，早是事生。又曰：『大宗师为人，虽不立窠臼露布。久之学徒妄认，亦是窠臼，盖以无窠臼为窠臼。无露布作露布。应须及之令尽，毋令守株待兔。』

僧问云门：『不起一念，还有过也无？』门曰：『须弥山。』

问云门：目前无一法，还免得生死否？门曰：你驴年未免得在。

玄沙问镜清：我不见一法为大过患。尔道不见什么法？清指露柱曰：莫是不见这个法么？沙曰：浙中清水白米从尔吃，佛法则未在！雪窦举曰：大小镜清被玄沙热瞞，我当时若见，但只向他道：灵山授记也未到如此。



## 第六十二节 彻悟

临济在黄檗会中行业统一。时睦州为第一座。乃问：上座在此多少时？济曰：三年。州曰：曾参问否？济曰：不曾参问，不知问个甚么？州曰：何不问堂头和尚，如何是佛法的大意。济便去问。声未绝，檗便打。济下来。州曰：问话作么生？济曰：某甲话声未绝，和尚便打，某甲不会。州曰：但更去问。济又问。檗又打。如是三度问。三度被打。济白州曰：早承激劝问法。累蒙和尚赐棒。自恨障缘，不领深旨。今且辞去。州曰：汝若去，须辞和尚了去，济礼拜退。州先到黄檗处曰：问话上座，虽是后生，却甚奇特。若来辞，方便接伊。以后为一株大树，覆荫天下人去在！济来日辞黄檗。檗曰：不须他去，只往高安滩头参大愚，必为汝说。济到大愚。愚曰：甚处来？济曰：黄檗来。愚曰：黄檗有何言句？济曰：『某甲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被打。不知某甲有过无过？』愚曰：『黄檗与么老婆心切，为汝得澈困，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。』济於言下大悟。乃曰：原来黄檗佛法无多子。愚搦住曰：这尿床鬼子。适来道：有过无过。如今却道：黄檗佛法无多子。你见个什么道理？速道速道！济於大愚肋下筑三拳。愚拓开曰：汝师黄檗，非干我事。济辞大愚，却回黄檗。檗见便问：这汉来来去去，有甚了期。济曰：只为老婆心切。便人事了。侍立。檗问：甚处去来？济曰：昨蒙和尚慈旨，令参大愚去来。檗曰：大愚有何言句？济举前话。檗曰：大愚老汉饶舌，待来痛与一顿。济曰：说甚待来，即今便打。随后便掌。檗曰：这疯癫汉，来这里捋虎须。济便喝！檗唤侍者曰：引这疯癫汉参堂去。

德山鉴早岁出家，精究律藏。於性相诸经，贯通旨趣。常讲《金刚般若经》。常谓同学曰：一毛吞海，海性无亏。纤芥投锋，锋利不动。学与无学，唯我知焉！后闻南方禅席甚盛，德山气不平。乃曰：出家儿，千劫学佛威仪，万劫学佛细行，不得成佛。南方魔子，敢言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我当搦其窟穴，灭其种类，以报佛恩。遂担《青龙疏钞》出蜀。至澧阳，路上见一婆子卖饼。因息肩买饼点心。婆指担曰：这个是甚什文字？曰：《青龙疏钞》。婆曰：讲什么《经》？曰：《金刚经》。婆曰：『我有一问，你若答得，施与点心。若答不得，且别处去。《金刚经》道：过去心不可得。现在心不可得。未来心不可得。未审上座点那个心？』山无语。遂往龙潭，至法堂。曰：久向龙潭，及乎到来，潭又不现，龙又不现。潭引身曰：子亲到龙潭。山无语。遂栖止焉！一夕，侍立次。潭曰：更深，何不下去？山珍重，便出。却回曰：外面黑，潭点纸烛度与山。山拟接，潭复吹灭。山於此大悟，便礼拜。潭曰：子见个什么？山曰：从今向去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。来日潭升座。谓众曰：有个汉，牙如剑树，口如血盆，一棒打不回头，他时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去在。山将《疏钞》堆法堂前，举火炬曰：穷诸玄辩，若一毫置於太虚。竭世枢机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。遂焚之。后来山上堂时，曾曰：及尽知也。直得三世诸佛，口挂壁上，犹有一人呵呵大笑。若识此人，参学事毕。

芙蓉楷问投子青：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饭。离此之外，别有为人处也无？子曰：汝道寰中天子敕，还假尧舜禹汤也无？蓉拟进语，子以拂子撼蓉口，曰：汝发意来，早有三十棒也。蓉即开悟。再拜便行。子曰：且来，阇黎。蓉不顾，子曰：汝到不疑之地耶？蓉即以手掩耳。

云门问洞山初曰：近离甚处？答：查渡。问：夏在甚处？答：湖南报慈。问：几时离彼？答：六月廿五。门曰：放汝三顿棒。洞山初明日问：过在甚么处？门曰：饭袋子，江

西湖南便恁么去。洞山初大悟曰：他后向无人烟处，不蓄一粒米，接待往来。尽与伊抽钉拔楔，脱却布衫，教伊作个无事衲僧。门曰：你身如椰子大，开得如许大口？初礼拜。

大慧杲年十六出家，十七落发，即喜宗门中事。徧阅诸家语录，尤喜云门睦州语。尝疑五家宗派，原初只是一个达摩，甚处有许多门庭。性俊逸不羁，十九游方，初至太平杯度庵，庵主迎待恭甚。曰：夜梦伽蓝神告以云峰悦师来，戒令肃候也。杯度老宿因以悦语示慧。慧过目成诵，人遂谓：云峰后身。既谒明寂理，请益雪窦拈古颂古。理不假一言，令自见自说，慧辄洞达微旨。理叹曰：杲必再来人也。过郢州大阳见元首座，洞山微和尚，坚首座。慧周旋三公会下甚久，尽得曹洞宗旨。见其授受之际，必臂香以表不妄付。念曰：禅有传授，岂佛祖自证自悟之法，弃之。遍历诸方，后至宝峰依湛堂准，始至，机辩纵横。一日，湛堂问曰：你鼻孔今日因甚无半边？对曰：宝峰门下。堂曰：杜撰禅和。又一日，於妆十王处，问曰：此官人姓甚么？对曰：姓梁。（堂俗姓梁。）堂以手自摸头曰：争奈姓梁的少个幞头。对曰：虽无幞头，鼻孔仿佛。堂曰：杜撰禅和。又看《经》次，问曰：看甚么《经》？对曰：《金刚经》。堂曰：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为什么云居山高，宝峰山低？对曰：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堂曰：我做得个座主使下。一日，堂问：杲上座，我这里禅，你一时理会得，教你说，也说得。教你做，拈古颂古小参普说，你也做得。只是有一事未在，你还知么？对曰：甚么事？堂曰：你只欠一解在『忽。』若你不得这一解。我方丈里与你说时，便有禅。才出方丈，便无了。惺惺思量时便有禅。才睡着，便无了。若如此，如何敌得生死？对曰：正是某甲疑处。湛堂疾亟。慧问曰：倘和尚不起，某甲依谁可了此大事？堂曰：有个勤巴子。（即圆悟勤。）我虽不识渠，然汝必依之，可了汝事。若见渠不了，便修行去。后世出来参禅。及堂化后，慧行乞数千里往荆南，谒张无尽求塔铭，张问年多少？曰：廿八。又问：水牯牛年多少？慧曰：两个。又问：什么处学得这虚头来！曰：今日亲见相公。张笑曰：且坐，吃茶。才坐，又问：远来有何事？慧趋前曰：泐潭和尚示寂茶毗。眼睛牙齿，数珠不坏，舍利无数。求大手笔作塔铭。激励后学。张曰：有问问公，若道得即作塔铭。慧曰：请相公问。张曰：闻准老眼睛不坏是否？曰：是。张曰：我不问这个眼睛。慧曰：相公问什么眼睛？张曰：金刚眼睛。曰：若是金刚眼睛，在相公笔头上。张曰：若如此，老夫为他点出光明，照天照地去也。慧谢，张遂著铭。复谒灵源草堂诸大老，咸被赏识。与洪觉范游，范尝见其十智同真颂。叹曰：作怪，我二十年做工夫，也只道得到这里。又过无尽，无尽与论百丈再参马祖因缘，无尽亟赏之。促见圆悟，及圆悟住天宁，慧往依之。自惟曰：当以九夏为期。其禅若不异诸方，妄以余为是，我则造无禅论去也。枉费精神，蹉跎岁月，不若弘一经一论，把本修行，庶他生后世，不失为佛法中人。既见悟，晨夕参请。悟举云门东山水上行语，令参。慧凡呈四十九转语，悟不肯。悟一日升座。举云门语曰：天宁即不然，若有人问诸佛出生处，但道：薰风自南来，殿角生微凉。慧闻举，豁然。以白悟，悟察慧，虽得前后际断，但动相不生。却坐净裸裸处。语慧曰：也不易你到这个田地。但可惜死了，不能得活。不疑言句，是为大病，不见道：『悬崖撒手，自肯承当，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』须知有这个道理。慧曰：某甲只据如此得处，已是快活，更不知能理会得也。悟令居择木堂，为不厘务侍者。日同士大夫闲话，入室日不下三四，每举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问之，慧才开口，悟便曰：不是。经半载，念念不忘於心。一日，慧同诸客饭，慧把箸在手，都忘下口，悟笑曰：这汉参黄杨木禅，却倒缩去。慧曰：这个道理恰似狗看热油铛，欲舐舐不得，欲舍舍不得。悟曰：你喻得极好，这个便是金刚圈栗棘蓬也。一日，慧问曰：闻和尚当时在五祖曾问这话，不知五祖道甚么？悟笑而不答。慧曰：当时须对众问，如今说亦何妨。悟曰：我问有句无句，

如藤倚树，意旨如何？祖曰：描也描不成；画也画不就。又问：树倒藤枯时如何？祖曰：相随来也。慧当下释然。曰：我会也。（解脱长者：泐山谓云岩：（或作石霜）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？云岩无对，却举似道吾。吾特上来问泐山：见说师有此语是否？山曰：是也。道吾曰：请师举。泐山遂问道吾，吾曰：『树倒藤枯时作么生？』山曰：此人较些子。又云岩问道吾：药山最后云：我有一句子，未曾向人说，如何？吾曰：『相随来也。』后来，『有人问云居：相随来也意如何？答：说了也。』你道大慧从此悟入个什么？）悟遂举数淆讹因缘诘之，慧酬对无滞。悟曰：始知我不汝欺。遂著《临济正宗记》付之。（解脱长者：本则公案与上面一段金刚圈栗棘蓬所引重复。实因本案会悟次第，层层节节，清清楚楚。对于学人极有好处。且有些禅者或许缺少自知之明，不妨按诸本案各节境地衡量一下。若未透澈最后不动地境界，打失布袋，不可自画，要紧！要紧！正因特别要紧，不辞重复引用。）慧既大澈。及於数禅客有疑，乃以问悟，悟曰：我这里禅如大海相似，你须将个大海来倾去始得。若只将鉢盂盛得些子去便休，是你器量只如此，教我怎奈何！能有几个得到你田地？未几，悟令分座室中，握竹篋以验学者，丛林浩然归重。嗣至吴虎丘，阅《华严》至八地文，洞澈昔所请问湛堂殃崛奉佛语救产难因缘。初，慧以此请益湛堂，堂曰：正爬着我痒处。（这话是金矢法。不会如金。会得如矢。）慧曰：岂无方便？堂曰：我有个方便，只是你划地不会。慧曰：望和尚慈悲。堂曰：殃崛云：我乍入道，未知此法，待问世尊，未到佛座下，他家生下儿子时如何？佛云：我自从贤圣法来，未曾杀生。殃崛持此语未到他家，已生下儿子时如何？慧茫然。（解脱长者：这是慧师偶尔失照，其实并不难会。）至是读至菩萨登第七地证无生法忍云：佛子！菩萨成就此忍，即时得入菩萨第八不动地为深行菩萨。难可知，无差别，离一切相，一切想，一切执着。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。离诸喧诤，寂灭现前。譬如比丘，具足神通，得心自在，次第乃至入灭尽定，一切动心忆想分别，悉皆止息。此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。住不动地，即舍一切功用行，得无功用法。身口意业，念务皆息，住於报行。譬如有人，梦中见身堕在大河，为欲渡故！发大勇猛，施大方便，以大勇猛施大方便故，即便寤。既寤已，所作皆息，菩萨亦尔。见众生身在四流中，为救渡故，发大勇猛，起大精进。以勇猛精进故，至此不动地。既至此已，一切功用，靡不皆息。二行相行，皆不现前。此菩萨摩訶萨，菩萨心，佛心，菩提心，涅槃心，尚不现起，况复起於世间之心。慧因豁然，打失布袋。湛堂所说方便，忽然现前。（解脱长者：观此因缘，可见学人，根器固有大小，即善知识，亦大有高低。所以大木必须要有大匠。从前百丈火葬野狐后，至晚上堂，举前因缘。黄檗便问：古人只错对一转语，堕五百生野狐身。转转不错，合作个什么？丈曰：近前来，向汝道。檗近前，打丈一掌。丈拍手笑曰：将谓：胡须赤，更有赤胡须。后泐山举问仰山，仰曰：黄檗常用此机。泐曰：汝道：天生得？从人得？仰曰：亦是禀受师承。亦是自性宗通。泐曰：如是如是。）

福州长庆宗宝道独，广州陆氏子。六岁闻邻姬发愿，来生童真出家，见性成佛语。遂触宿因，坚出世志。及披剃，唯事苦修。年十四有省，先得瞥脱，嗣得澈透，后於博山老人忌日时，抬香示众曰：大众得有因兮会事有由，山僧自小便知有个事，十四岁见《坛经》，已识自己面目。便不向外驰逐，唯有宗门巴鼻，尚未了得。及参高峰和尚石压笋斜出，岩悬花倒生语，始得瞥脱。特恨彼时岭南无善知识，无可证据。乙巳年度岭去博山，见先师。先师亦不曾向我说。偶一日，拈骑牛入佛殿话问山僧，山僧呈偈曰：贪程不觉晓，愈求愈转渺。相逢正是他，才是犹颠倒。蚊子牵大磨，石人抚掌笑。别是活生机，不落宫商调。先师见之，殊喜，却又一手抬一手溺，曰：太粗生。山僧即转问，假使大了当人。向和尚作么生开口？先师睁目顾视，良久，曰：何消说。山僧於此，实洞见先师为人处，

---

及辞先师，先师苦留，不欲他往。山僧跪问曰：道独有不是处，乞和尚不顺人情，为道独说破。先师连声道：是是。我最爱尔见处清白。（解脱长者：明州天童恣曾谓：『博山老人从千寻树杪，蹋着一条活路，三十年来，只就玄途展手，鸟道接人，彼学者方措足无从，望岩而退。况复波澜海阔，门户天高，罗龙打凤，独贵超宗。异目之夫，纵有见与师齐者，在所不屑。余亦疑师把住太甚。』夫以把住太甚的宗师，会有这种语句？实在奇特。因尝想到许多大澈大绝的大宗师，生平为人，降龙伏虎，杀佛杀祖，但到后来每变得『屈膝委尾。』『恁么老婆。』所谓：『密付将终，全主即灭』耶？！抑『虽是养子之缘，难免后人之责』耶？！洞山因云岩忌日营斋，僧问：和尚为先师设斋。还肯无师也无？山曰：半肯半不肯。问：为甚么不全肯？山曰：若全肯，即辜负先师也。）临别嘱山僧曰：向后不得辜负我。大众！如上所举，并是诣实。所以道：得有因兮事有由，今日这一炷香，不敢辜负先师。良久，曰：咦！弹指间，先师灭度十三年矣。大众！先师像在这里，先师毕竟在什么处？掷拂子曰：太郎当生。（解脱长者：辜负还是不辜负？）

## 第六十三节 无佛可成

《圆觉经》：『佛言：一切如来妙圆觉心，本无菩提及与涅槃，亦无成佛及不成佛，无妄轮回及非轮回。』

僧灵觉问南阳忠国师：发心出家，本拟求佛，未审如何用心即得？师曰：无心可用，即得成佛。曰：无心可用，阿谁成佛？曰：无心自成佛，成佛亦无心。问：佛有大不可思议，为能度众生。若也无心，阿谁度众生？师曰：无心是真度生。若见有生可度者，即是有心，宛然生灭。问曰：今既无心，能仁出世，说许多教迹，岂可虚言？师曰：佛说教亦无心。问曰：说法无心，应是无说？师曰：说即无，无即说。问：说法无心，造业有心否？师曰：无心即无业。今既有业，心即生灭，何得无心。问：无心即成佛。和尚即今成佛未？师曰：心尚自无，谁言成佛，若有佛可成，还是有心。有心即有漏，何处得无心。问：既无佛可成，和尚还得佛用否？师曰：心尚自无，用从何有。问曰：茫然都无。莫落断见否？师曰：本来无见，阿谁道断。问：本来无见，莫落空否？师曰：无空可落。问曰：有可堕否？师曰：空既是无，堕从何立。问曰：能所俱无。忽有人持刀来取命，为是有是无？师曰：是无。问：痛否？师曰：痛亦无。问曰：痛既无。死后生何道？师曰：无死无生亦无道。问：既得无物自在。饥寒所逼，若为用心？师曰：饥即吃饭，寒即着衣。问曰：知饥知寒，应是有心？师曰：我问汝，有心，心作何体段？曰：心无体段。师曰：汝既知无体段，即是本来无心。何得言有？问曰：山中逢见虎狼如何用心？师曰：见如不见，来如不来，彼即无心，恶兽不能加害。问曰：寂然无事，独脱无心。名为何物？师曰：名金刚大士。问：金刚大士有何体段？师曰：本无形段。问曰：既无形段。唤何物作金刚大士？师曰：唤作无形段金刚大士。问：金刚大士有何功德？师曰：一念与金刚相应，能灭克伽沙劫生死重罪，得见克伽沙伽沙诸佛。其金刚大士功德无量，非口所说，非意所陈。假使克伽沙劫住世，说亦不可得尽。（解脱长者：是有是无？）问曰：如何是一念相应？师曰：忆智俱忘，即是相应。问曰：忆智俱忘，谁见诸佛？师曰：忘即无，无即佛。问曰：无即言无，何得唤作佛？师曰：无亦空，佛亦空。故曰：无即佛，佛即无。问曰：既无纤毫可得，名为何物？师曰：本无名字。问曰：还有相似者否？师曰：无相似者。世号无比独尊。汝努力依此修行。（解脱长者：是有是无？）无人能破坏者，更不须问。任意游行，独脱无畏。常有河沙贤圣之所覆护。所在之处，常得河沙天龙八部之所恭敬。河沙善神来护，永无障碍。何处不得逍遥。（解脱长者：须知，『非色灭空，非空灭色。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。』『若欠一法，不成法身。若剩一法，不成法身。若有一法，不成法身。若无一法，不成法身。』）所以，大慧云：似这般的，便是金刚圈，栗棘蓬。你若吞不得，透不得，不见古人行履处，定起谤无疑。透得这里，方能作大舟航，不着此岸，不着彼岸，不着中流。善知识！下得这般手脚，入得这般窠窟，方始为得入。）

百丈曰：『前际无烦恼可断。中际无自性可守。后际无佛可成。是三际断。是三业清净。』黄檗曰：为汝心作佛见，便谓：有佛可成。作众生见，便谓：有众生可度。起心动念，总是汝见处，若无一切见，佛有何处所？如文殊才起佛见法见，便贬向二铁围山。又曰：『慈者不见有佛可成。悲者不见有众生可度。』

长沙岑，有僧问：本来人还成佛也无？沙曰：汝见大唐天子还自种田割稻么？问曰：未审是何人成佛？沙曰：是汝成佛。僧无语。沙曰：会么？僧曰：不会。沙曰：如人因地而倒，依地而起，地道甚么？僧问天柱慧：达摩未来此土时，还有佛法也无？柱曰：未来

---

且置，即今事作么生？曰：某甲不会。请师指示。柱曰：万古长空，一朝风月。僧无语。柱复曰：阇黎会么？曰：不会。柱曰：自己分上作么生。干他达摩来与不来作么？他家来，大似卖卜汉，见汝不会，为汝锥破卦文。才生吉凶，尽在汝分上，一切自看。僧曰：如何是卖卜的人？柱曰：汝才出门时，便不中也。问：如何是大通智胜佛？柱曰：旷大劫来不曾壅滞，不是大通智胜佛是甚么？问：为什么佛法不现前？柱曰：只为汝不会，所以不现前，汝若会去，亦无佛可成。

僧问杨歧：如何是佛？歧曰：三脚驴子弄蹄行。问：莫只这便是么？杨歧曰：湖南长老。大慧颂曰：杨歧一头驴，只有三只脚，潘閻倒骑归，擷杀黄幡绰。常德梁山远举曰：『扬其汤者，莫若扑其火。壅其流者，莫若杜其源。此乃至人之明鉴，佛法之正论。』正在斯焉。这因缘如今丛林中，提唱者甚多。商量者不少。（一）有般底只道：宗师家无固必，凡有所问，随口便答，似则也似，是即未是。若恁么，只作个乾无事会，不见杨歧用处。乃至祖师千差万别门庭，如何消遣？（二）又有般的只向佛边会，却与自己没交涉。古人道：凡有言句，一一须消归自己，又作么生？（三）又有般的一向只作自己会，弃却古人用处，唯知道明自己事，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？既消遣不下，却似抱桥柱洗澡，要且放手不得。此亦是一病。（四）又有般的却去脚多少处会，此病最难医也。所以他（杨歧）语有巧妙处，学人卒难摸索。才拟心则差了也。前辈谓之杨歧宗旨。须是他屋里人，到恁么田地，方堪传授。若不然者，则守死善道之谓也。这公案直须还他透顶澈底汉方能了得。此非止禅和子会不得。而今天下丛林中出世为人底，亦少有会得者。若要会去，直须向威音那畔空劫以前，轻轻觑着，提起便行，捺着便转，却向万仞峰前进一步。可以笼罩古今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如今还有恁么者么？有则请出来道看！如无，更听一颂，『三脚驴子弄蹄行，直透威音万丈坑。云在岭头闲不澈，水流磗下太忙生。湖南长老谁解会，行人更在青山外。』（解脱长者：这一公案答得再好没有了。对于如何是佛，有佛无佛及一切一切，都包括无遗，曲尽其妙。虽然如此，若使扬歧闻之必曰：莫谤老僧好。）

## 第六十四节 太平时节

东土二祖，晚年韬光混迹，变易仪相，或入酒肆，或过屠门，或习街谈，或随厮役。或问之曰：师是道人，何故如是？祖曰：我自调心，何关汝事。

六祖谓隍大师曰：『汝但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，应用无碍，动静无心，凡圣情忘，能所俱泯，性相如如，无不时也。』

僧问曹山：教中道：大海不宿死尸。如何是大海？曹山曰：包含万有者。曰：既是包含万有，为什么不宿死尸？山曰：绝气息者不着。曰：既是包含万有，为甚么绝气息者不着？山曰：万有非其功，绝气息者有其德。曰：向上还有事也无？山曰：道有道无即得，争奈龙王按剑何？

同安丕将示寂，上堂曰：多子塔前宗子秀，五老峰前事若何？如是三举，未有对者，末后同安志出曰：夜明帘外排班列，万里歌谣道太平。丕曰：须这驴汉始得。《洞上古辙》注曰：此洞宗最后之旨也。后人根器劣薄，不知尧舜之无为，侈谈汤武之征诛，且将谓：尧舜不逮汤武也。哀哉！（不识好歹。焉得不哀。）

夹山曰：明不越户，穴不栖巢。六户不掩，四衢无踪。学不停午，意不立玄。竿头丝线从君弄，不犯清波意自殊。

麻谷持锡到章敬。绕禅床三匝，振锡一下，卓然而立。敬曰：是，是。雪窦着语曰：错。麻谷又到南泉，依前绕床振锡，卓然而立。泉曰：不是，不是。雪窦着语曰：错。麻谷当时曰：章敬道：是。和尚为什么道：不是？泉曰：章敬即是。是汝不是。此是风力所转，终成败坏。佛果曰：前头道：是。为什么也错？后头道：不是。为什么也错？若向章敬句下荐得，自救不了。若向南泉句下荐得，可与祖佛为师。虽然恁么，衲僧家须自肯始得。莫一向取人口辩。他问既一般，为什么一个道：是？一个道：不是？若是通方作者，得大解脱的人，必须别有生涯。若是机境不忘的，决定滞在这两头。若要明辨古今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须是明取这两错始得。你不见永嘉见六祖绕禅床三匝，振锡一下，卓然而立，祖云：夫沙门者，具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大德从何方来，生大我慢？为什么六祖却道：生大我慢。也不说：是。也不说：不是。『是与不是，都是系驴橛。』唯有雪窦下两错，犹较些子。张拙参西堂藏禅师问云：山河大地，是有是无？三世诸佛是有是无？西堂藏云：有。拙云：错。藏云：先辈曾参见什么人来？拙云：参见径山和尚来。某甲凡有所问，径山皆言无。藏云：先辈有什么眷属？拙云：有一山妻二个痴顽。又却问：径山有什么眷属？拙云：径山古佛。和尚莫谤他好。藏云：待先辈得如径山时，一切言无。大凡作家宗师要与人解粘去缚，抽钉拔楔，不可只守一边。左拨右转。右拨左转。为人须为澈，杀人须见血，所以雪窦意云：此处一错，彼处一错，切忌拈却，拈却即乖。便是如此，着这两错。直得四海浪平，百川潮落，可煞清风明月！『你若向这两错下会得，更无一星事，山是山，水是水。长者自长，短者自短。五日一风，十日一雨。』所以道：四海浪平，百川潮落。』

佛果曰：远录公云：『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。指南之旨，不在言诠。五日一风，十日一雨，安邦乐业，鼓腹讴歌。谓之太平时节，谓之无事。』（高峰妙禅师澈悟后白云：一念无为，十方坐断，从此安邦定国，天下太平，原来只是旧时人，不改旧时行履处。）不是拍盲，便道：无事。须是透过关楔子，出得荆棘林，净裸裸赤洒洒，依前似平常人。由你有事也得，无事也得，七纵八横，终不执无定有。有般的人道：『本来无一星事。但只

遇茶吃茶，遇饭吃饭。』此是大妄语！谓之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，原来不曾参得透。见人说心说性说玄说妙，便道：只是谎言，本来无事！可谓：一盲引众盲。『若是情识得尽，方见得透。』（永嘉证道歌云：『心是根，法是尘。两种犹如镜上痕。痕垢尽时光始现，心法双忘性即真。』元南巢竺源兰若法惠宏德禅师注曰：人禀真如之性，假名曰：心。从心受法，曰：尘。缘真如不守自性，能随染净缘，故云：心是根，法是尘，此两种犹如古镜上之痕垢，笼罩光明，不得发露，故云：痕垢尽时光始现，心法双忘性即真。古德云：一翳在眼，空花徧界，一妄在心，河沙生灭，意销花尽，妄灭证真。故云：性即真也。颂曰：心是根，法是尘。八两原来是半斤。笑把两头俱拽脱，螭螟眼里跨麒麟。）『到这个田地，自然净裸裸赤洒洒。若极则理论，也未是安稳处在。到这里人多错会，打在无事界里。佛也不礼，香也不烧，似则也似，争奈脱体不是。才问着，却是极则相似。才拶着，七花八裂。坐在空腹高心处。及到腊月三十日，换手捶胸，已迟了也。』

疏山仁到大沕。值沕山示众曰：行脚高示，真须向声色里睡眠，声色里坐卧始得。疏山问：如何是不落声色句？沕竖起拂子。疏山曰：此是落声色句。沕放下拂子，归方丈。（德山托鉢公案，德山低头托鉢归方丈。）疏不契，便辞香严。香严曰：何不且住？疏曰：某甲与和尚无缘。严曰：有何因缘，试举看。疏遂举前话。严曰：某甲有个语。疏曰：道甚么？严曰：言发非声，色前不物。疏曰：原来此中有人。遂嘱香严曰：向后有住处，某甲却来相见。乃去。沕问严曰：问声色话的矮阁黎在么？严曰：已去也。沕曰：曾举问子么？严曰：某甲亦曾对他来。沕曰：试举看。严举前语。沕曰：他道甚么？严曰：深肯某甲。沕失笑曰：我将谓：这矮子有长处。原来只在这里。（『不疑言句，是为大病。须从自胸襟流出。』）此子向去，若有个住处，近山无柴烧，近水无水吃。

石门易曰：『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。此是选佛场，心空及第归。大众！只如见闻觉知，未尝有间，作么生说个心空的道理？莫是见而不见，闻而不闻，谓之心空耶？错！莫是忘机息虑，万法俱捐，销能所以入玄宗，泯性相而归法界，谓之心空耶？错！恁么也不得。不恁么也不得。恁么不恁么总不得。末审毕竟作么生。还会么？良久，曰：若实无为无不为，天堂地狱长相随。三尺杖子搅黄河，八臂哪吒冷眼窥。无限鱼龙尽奔走，捉得循河三脚龟。脱取壳，铁锥锥。吉凶之兆便分辉。借问东村白头老，吉凶未兆若何为。休休休。古往今来春复秋。白日腾腾随分过，更嫌何处不风流。』（良久下一段文，不可意识卜度，未会须参。）

有问赵州：入法界来还知有也无？州曰：谁入法界。问：与么即入法界不知去也。州曰：不是寒灰死木，花锦成现百种有。问：莫是入法界处用也无？州曰：有什么交涉。



## 第六十五节 披毛戴角

维摩诘曰：菩萨行五无间，而无烦恼。至於地狱，无诸罪垢。至於畜生，无有无明懦弱等过。至於饿鬼，而具足功德，行色无色界，不以为胜。

洩山上堂曰：老僧百年后，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，左肋下书五字，洩山僧某甲。当恁么时，唤作洩山僧，又是水牯牛。唤作水牯牛，又是洩山僧。毕竟唤什么即得？仰山出礼拜。

临济曰：目前现今听法的人，入火不烧，入水不溺，入三途地狱，如游园观，入饿鬼畜生而不受报。缘何如此？你若爱圣憎凡，生死海里沉浮。烦恼由心故有，无心烦恼何拘。

曹山云：『不论天堂地狱饿鬼畜生，但是一切处不移易。原是旧时人，只是不改旧时路。』若有忻心，便成滞着。若脱得拣个什么？古德云：只恐不得回转，汝道作么生？只如今人爱说净洁处，爱说向上去事，此病最难治。若是世间粗重事，却是轻。净洁病最重，只如佛味祖味，尽为滞着。先师曰：拟心是犯戒。得味是破斋。且唤什么作味？只是佛味祖味。才有忻心，便是犯戒。若是贪嗔痴，虽难断，却是轻。无为无事净洁，此乃重。鬻奴白牯修行却快，不是有禅有道，如汝种种驰求，觅佛觅祖，乃至菩提涅槃。几时休歇承办乎？皆是生灭心。所以，不如鬻奴白牯，（知有）兀兀无知，不知佛不知祖，乃至菩提涅槃，及以善恶因果。但饥来吃草，渴来饮水。若能恁么，不愁不成办。不见道：计较不成，是以知有，乃能披毛戴角，牵犁拽耙，得此便宜，始较些子。『欲知此事，饶令成佛成祖去，也只这是。便堕三途六道去，也只这是。虽然没用处，要且离他不得，须与他作主宰始得。若作得主宰，即是不变易。（放身舍命名处。）若作主宰不得，便是变易也。』不见永嘉云：莽莽荡荡招殃祸。问：如何是莽莽荡荡招殃祸？曰：只这个总是。问：如何免得？曰：『知有即得，用免作么？但是菩提涅槃烦恼无明等，总是不要免。乃至粗重之事，但知有便得，不要免，免即同变易去也。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，此等殃祸为不小，因什么如此？只为变易。若是不变易，直须触处自由，始得。』

云门问曹山：如何是沙门行？曰：吃常住苗稼者是。曰：便恁么生时如何？山曰：你还畜得么？曰：畜得。山曰：你作么生畜？门曰：着衣吃饭，有什么难！山曰：何不道披毛戴角。门便礼拜。永觉曰：昔云门初见雪峰，是什么气概，乃能俯就雪峰钳槌，及雪峰迁化，复遍参洞下诸尊宿，如曹山疏山乾峰九峰皆有因缘。今此一则语，是知大人行径，决非鲁莽。彼执一槩以自高者，视此盖天渊矣！

玄沙备曰：还识大悟么？虚空犹从迷妄幻生，何处有三界业？今道无，尚诳语，岂况是有？知么？无门解脱之门，无意道人之意。『动起生死本，静堕昏沉乡，动静双泯，即落空亡，动静双收，颠预佛性，必须对境如枯木寒灰，临时应用，不失其宜。镜照诸像，不乱光辉。十方无影像，三界绝行踪。不堕往来机，不住中间意。』一段光明，未曾昏昧，体寂寂，常的的，不动摇，朗然照，法尔天真，不同修证。只要虚闲，不昧作用，个中纤毫不尽，即魔眷属。直饶似秋潭月影，静夜钟声，随扣无亏，触波不散，犹是生死岸头事。道人行处，如火销冰，终不却成冰。步步履空，智识不能到。动即失宗，觉即迷旨。语路心行处绝。若与么现前，更疑何事？没栖泊处，离去来今。本来真净，动用更无欠缺。不悟个理，妄涉尘事，染着纵悟，则尘境纷纭，便拟敛念，破除遏捺，即落空外道。这里本绝尘境，无位次。悟则纵横不离本际，凡圣也无立处。动静扬眉是真解脱，尘劫事都在目

---

前。时人不遇良朋，不辨邪正。古德云：『情存圣量，犹落法尘。己见未忘，还同渗漏。』不可持斋持戒，观空入定，便当去。外道八万劫定，不免轮回，盖生死根不破。出家儿真实明达，便同诸佛。寂照忘知，虚含万象。放舍闲缘，歇却心识，方少许相应。不如是，尽被识情带去，有甚自由分。如今不如无情木石，说法非常真实，只是少人能听。且这个真实发明，便向六道中同於诸佛净土。更惧何生死！

丹霞淳曰：宝月流辉，澄潭布影。水无蘸月之意，月无分照之心。水月两忘，方可称断。所以道：升天的事，直须扬却。十成的事，直须去却。掷地作金声，不须回头。若能如是，始解异类中行。诸人到这里，还相委悉么？良久，曰：常行不举人间步，披毛戴角混尘泥。天衣怀上堂曰：雁过长空，影沉寒水。雁无遗踪之意，水无留影之心。若能如是，方能异类中行。不用续凫截鹤，夷岳盈壑。放行也百丑千拙，收来也乐乐拳拳。用之则敢与八大龙王斗富，不用都来不值半文钱。参！

南泉曰：『唤作如如，早是变也。』今须向异类中行。又问：道吾名甚么？吾曰：宗智。泉曰：智不到处，作么生宗？吾曰：切忌道着。泉曰：灼然道着，即头角生。后问：智不到处，作么生行履？吾抽身入堂。泉归方丈。云岩问道吾：为何不对和尚？吾曰：汝不妨灵利。岩却问泉：智头陀为甚不答对？泉曰：他却是异类中行。不见道：智不到处，切忌道着。直须向异类中行。岩亦不会。岩后问药山，山曰：子作么生会？岩无对。山大笑。岩复问：如何是异类中行？药曰：今困倦，且待别时。岩曰：某为此来。山曰：且去。岩出。吾闻岩不荐，咬指血出，问岩：去问作么生？岩曰：不与说。道吾便低头。赵州问：异即不问，如何是类？泉以两手拓地。州近前踏倒。向堂里叫悔悔。泉令僧问：悔甚么？州曰：悔不更与两踏。

## 第六十六节 羚羊挂角

云居膺示语曰：譬如猎犬，但寻有踪迹的，若遇羚羊挂角时，非但不见踪迹，气息也不识。僧便问：羚羊挂角时如何？答：六六三十六。又曰：会么？僧曰：不会。曰：不见道：无踪迹。其僧举似赵州，州曰：云居师兄犹在。僧便问：羚羊挂角时如何？州曰：九九八十一。曰：挂后如何？曰：九九八十一。曰：得怎么难会。州曰：有什么难会。曰：请和尚指示。州曰：新罗新罗。

僧问长庆：羚羊未挂角时如何？云：草里汉。僧曰：挂角后如何？庆曰：乱叫唤。（佛果注曰：草绳自缚。）僧曰：毕竟如何？庆云：驴事未了，马事到来。雪窦云：宁可碎身如微尘，终不瞎个众生眼。长庆较些子。有般汉，设使羚羊未挂角，也是万里望乡关。）

佛果曰：长庆胜如赵州云居的。雪窦意在提向上事。长庆是个中人。又：僧问保福：雪峰平生有何言句，得似羚羊挂角时？福曰：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。雪窦曰：一千五百个布衲，保福较些些子。

黄檗有六人新到，五人作礼。一人提起坐具，作一圆相。檗曰：我闻有一只猎犬甚恶。僧曰：寻羚羊声来。檗曰：羚羊无声到汝寻。曰：寻羚羊迹来。檗曰：羚羊无迹到汝寻。曰：寻羚羊踪来。檗曰：羚羊无踪到汝寻。僧曰：与么则死羚羊也。檗便休去。明日，升堂曰：昨日寻羚羊僧出来。僧便出，檗曰：昨日公案未了，老僧休去，你作么生？僧无语。檗曰：将谓是本色衲僧。原来只是义学沙门。便打。趁出。

玄沙备上堂曰：『佛道闲旷，无有程途。无门解脱之门，无意道人之意。不在三际，故不可升沉。建立乖真，非属造化。动则起生死之本，静则醉昏沉之乡。动静双泯，即落空亡。动静双收，颯颯佛性。必须对尘对境，如枯木寒灰。临时应用，不失其宜。镜照诸像，不乱光辉。鸟飞空中，不杂空色。所以，十方无影像，三界绝行踪。不堕往来机，不住中间意。钟中无鼓响，鼓中无钟声。钟鼓不相交，句句无前后。』如壮士展臂，不藉他力，师子游行，岂求伴侣。九霄绝翳，何在穿通。一段光明，未曾昏昧。若到这里，体寂寂，常的的，日赫焰里无边表，圆觉空中不动摇，吞烁乾坤迥然照。夫佛出世者，原无出入。名相无体，道本如如，法尔天真，不同修证。只要虚闲，不昧作用，不涉尘泥。个中纤毫道不尽，即为魔王眷属。『句前句后，是学人难处。所以，一句当机，八万法门生死路绝。』『直饶得似秋潭月影，静夜钟声，随扣击以无亏，触波澜而不散，犹是生死岸头事。』道人行处如火消冰，却终不成冰。箭既离弦，无返回势。所以，牢笼不肯住，呼唤不回头，古圣不安排，至今无处所。若到这里，步步登玄，不属邪正。识不能识，智不能知，动便失宗，觉即迷旨。二乘胆颤，十地魂惊。语路处绝，心行处灭。直得释迦掩室於摩竭。净名杜口於毗耶。须菩提唱无说而显道。释梵绝听而雨花。若与么现前，更疑何事。没栖泊处，离去来今，限约不得，心思路绝。不因庄严，本来真净。动用语笑，随处明了，更无欠少。今时人，不悟个中道理，妄自涉事涉尘，处处染着，头头系绊，纵悟到尘境纷纭，名相不实。便拟凝心敛念，摄事归空，闭目藏睛。才有念起，旋旋破除，细想才生，即便遏捺，如此见解，即是落空亡的外道，魂不散的死人。冥冥漠漠，无觉无知，塞耳偷铃，徒自欺诳。这里分明则不然也，不是隈门傍户，句句现前，不得商量，不涉文墨。本绝尘境，本无位次，权名个出家儿，毕竟无踪迹。真如凡圣地狱人天，只是疗狂子之方，

虚空尚无改变，大道岂有升沉？！悟则纵横不离本际。若到这里，凡圣也无立处，『若向句中作意，则没溺杀人。若向外驰求，又落魔界。』如如向上，没可安排。恰似焰炉，不藏蚊蚋。此理本来平坦，何用划除。动静扬眉，是真解脱，道不强为意度，建立乖真。若到这里，纤毫不受，指意则差。便是千圣出头来，也安一字不得。

佛果曰：乾坤窄，日月星辰一时黑。直饶棒如雨点，喝似雷奔。也未当得向上宗乘事。设使三世诸佛，只可自知，历代祖师，全提不起。一大藏教诠注不及，明眼衲僧自救不了。到这里，作么生请益？道个佛字，拖泥带水，道个禅字，满面惭惶。久参上士，不待言之，后学初机，直须究取。又曰：洞山谓之不变异处。更无佛，无众生，无是非，无好恶，绝音响踪迹。所以道：『金屑眼中翳，衣珠法上尘，已灵犹不重，佛祖是何人？』破衲蒙头万事休，此时山僧都不会。又曰：『得道之人，於无功用中施功用。一切违情顺境，皆以慈心摄受。』到这里，古人尚自呵责道：『了了了时无可了。玄玄玄处更须呵。』

大慧曰：从来无法与人，但为人做得指路头的汉子耳。古德云：有所得是野干鸣。无所得是狮子吼。佛是通变的人。於四十九年三百六十余会，说法随其根性，而引导之。故於十法界内一音演说，众生随类，各获饶益。譬如东风一拂，万草齐敷。佛所说法，亦复如是。若有意於十法界内作饶益，则是以我说法。欲使众生随类得度，不亦难乎？不见舍利弗在般若会上问文殊曰：诸佛如来不觉法界耶？文殊曰：弗也。舍利弗！诸佛尚不可得。云何法界为诸佛所觉？看他两人恁么激扬。又何曾着意来？从上诸佛诸祖为人皆有如是体裁。自是后来儿孙失其宗旨，各立门户，造妖捏怪。笑岩曰：『只要当人当下一念不生时，百不思惟，心意路绝时，却亲自那边来。方能会合得这个事。』（证解与知解之分。）有一等打葛藤汉，见老僧恁么说话，便谓：此是始觉合乎本觉，本始相应，便能智与理冥，境与神会。似则也似，（口头心意上之名言，非但不能代表实证，而且最染溺人，故云：似。并有下文警告。）奈此等名字最染污人。初发心者，不可滞於心头。亦不可恁么去！（名言！意识解会去，而不事真参。）何谓：有味？令人易动心欢喜，早已秽浊了也。古尊宿云：我不要庄严，只要田地上乾净，不见有一纤毫玄妙之法。若见有纤毫，即是有一纤毫在！故志公云：但有纤毫即是尘。古德云：『一法若存，翳汝眼睛，眼睛不明，世界峥嵘。』虽然，汝但果尔田地乾净，无纤毫尘影。则汝一切庄严，法尔现前。原不是汝有心求得，是名大不思议境界。

西竺第七祖付第八祖偈曰：『心同虚空界，示等虚空法。诞得虚空时，无是无非法。』直令一切时，一切处绝踪迹，没消息，毕竟无所得。故岩头和尚云：得的人，一切时中只守个闲闲地。又：古宿云：究论此事，如冲霄丹凤，挂角羚羊。亦言：俱没踪迹也。虽然，『若是得的人法眼通明，便见鸟飞毛落，鱼行水浊。争能瞒得？！』诸大德！老僧恁么道：颠言倒语，赤心片片也。只欣诸人直契根源，是你各人自己本命元辰。宁干他人一星事。汝等各自不委，吾纵多口，亦未如之何。倘各人直下硬纠纠的，固然自肯一回。纵是百千诸佛同时出世，各将百千万亿玄妙赠与汝等，汝等亦自不受。设受，向什么处安着？只恐众中初心者，闻老僧与么举，便作无事会。坐在无事甲里打净洁去。却成吾之咎也。诸大德！吾恁么一一说破。一一现成。众中还有未省会者么？（如有未省会者，更有个原始要终颂子，索性说似汝等谛听。颂曰：『诸人本命休抛煞，不假觉观光通达，毗卢楼阁门拶开，文殊堂里万菩萨。』

五祖演曰：譬如水牯牛过窗台，头角四蹄都过了，因甚尾巴过不得？

---

雪窦上堂曰：一花开，天下春。古佛为什么不着便？尔若透得，救取天下老宿。忽若有个衲僧出来道：和尚且自救也。许伊是金毛狮子。

## 第六十七节 无情说法

洞山参泐山。问曰：南阳忠国师有无情说法话，某甲未究其微。泐曰：阇黎，莫记得么？曰：记得。泐曰：汝试举一徧看。洞遂举，『僧问：如何是古佛心？国师曰：墙壁瓦砾是。僧曰：墙壁瓦砾，岂不是无情？国师曰：是。僧曰：还解说法否？国师曰：常说，炽然说，无间歇。僧曰：某甲为什么不闻？国师曰：汝自不闻，不可妨他闻者也。僧曰：未审甚么人得闻？国师曰：诸圣得闻。僧曰：和尚还闻否？国师曰：我不闻。僧曰：和尚既不闻，怎知无情说法？国师曰：赖我不闻。我若闻，即齐於诸圣。汝即不闻我说法也。僧曰：恁么，则众生无分去也。国师曰：我为众生说，不为诸圣说。僧曰：众生闻后如何？师曰：即非众生。僧曰：无情说法，据何典教？国师曰：灼然言不该典，非君子所谈。汝岂不见《华严经》云：刹说，众生说，三世一切说。』洞山举了。泐山曰：我这里亦有，只是罕遇其人。洞曰：某甲未明，乞师指示。泐竖起拂子曰：会么？洞曰：不会！请和尚说。泐曰：父母所生口，终不为子说。洞曰：还有与师同时慕道者否？泐曰：此去澧陵攸县，石室相连。有云岩道人，若能拨草瞻风，必为子之所重。洞遂辞泐山，迳造云岩，举前因缘了。便问：无情说法，甚么人得闻？岩曰：无情得闻。洞曰：和尚闻否？岩曰：我若闻，汝即不闻我说法也。洞曰：某甲为甚么不闻？岩竖起拂子曰：还闻么？洞曰：不闻。岩曰：我说法，汝尚不闻。况无情说法乎？洞曰：无情说法，该何典教？岩曰：岂不见《阿弥陀经》云：水鸟树林，悉皆念佛念法。洞於此有省，乃述偈曰：也大奇，也大奇，无情说法不思议。若将耳听终难会，眼处闻声方得知。洞问云岩：某甲有余习未尽。岩曰：汝曾作什么来？洞曰：圣谛亦不为。岩曰：还欢喜也未？洞曰：欢喜即不无。如扫粪堆头，拾得一颗明珠。洞问云岩：拟欲相见时如何？曰：问取通事舍人。洞曰：见问次。曰：向汝道甚么？洞辞云岩。岩曰：甚么处去？洞曰：虽离和尚，未卜所止。岩曰：自此一别，难得相见。洞曰：难得不相见。临行，又问：百年后，忽有人问，还邈得师真否，如何祇对？岩曰：向伊道：『祇这是。』洞良久！（有本作：如何祇对？岩良久，曰：祇这是。洞沉吟！）岩曰：『价阇黎！承当个事，大须审细。』（解脱长者：岩早已怕洞错会。故曰：『大须审细。』后有僧问洞山：『「祇这是。」莫便是否？』洞曰：『是。』僧曰：『意旨如何？』洞曰：『当时几错会先师意！』）洞犹涉疑，后因过水睹影，大悟前旨。有偈曰：『切忌从他觅，迢迢与我疏。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渠。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应须恁么会，方得契如如。』

同安丕，有问无情还解说法也无？安曰：玉犬夜行，不知天晓。问：路逢达道人，不将语默对。未审将甚么对？曰：要踢要拳。问：『才有言诠，尽落今时，不落言诠，请师直说。』曰：『木人解语非干舌，石女抛梭岂乱丝。』问：『依经解义，三世佛冤，离经一字，即同魔说，此理如何？』曰：『孤峰回秀，不挂烟萝。片月行空，白云自在。』

法华举曰：钟鸣鼓响，鹊噪鸦鸣。为汝诸人说般若讲涅槃了也。诸人还信得及么？观世音菩萨向诸人面前作大神通。若信不及，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。

《心灯录》曰：会得无情说法。则得如如不动本体之智。会得有情说法，则得纵横自在差别之智。何谓：无情说法？凡目前墙壁瓦砾露柱器皿是也。何谓：有情说法？凡目前鷄鸣鹊噪，犬吠鸦声，人言是也。能会此，则教典公案不足难也。（解脱长者：可惜只道得一半。某读者：幸得只道一半，否则『此我』登场。）

---

玄沙备曰：如今无情之物，敷唱分明，土木石头说法，非常真实，只是少人能听，若闻此说，始方商量。且道：无情说的法，作么生商量？试道看！不可道无言无说也，无说无听也。

亮座主颇讲经论。参马祖。祖问：见说座主大讲经论。是否？主曰：不敢。祖曰：将甚么讲？主曰：将心讲。祖曰：心如工伎儿，意如和伎者。争解讲得？主抗声曰：心既讲不得，虚空莫讲得么？祖曰：却是虚空讲得。妙喜曰：『如今讲人，才闻宗师说，却是虚空讲得。便向虚空里东捞西摸。』（世人终是扞摸虚空。）

僧问真净：如何是道？真净曰：宝公云：『若欲将心求佛道。问取虚空始出尘。』汝今求佛道，虚空向汝道什么？其僧大悟！

云门举无情说法，忽闻钟声，曰：释迦老子说法也。蓦拈起拄杖。问僧：这个是什么？僧曰：拄杖子。门曰：驴年梦见。

又一日，云门因斋时闻鼓声。门曰：释迦老子叫唤也。时有僧问：未审释迦老子叫唤作么？云门曰：你与么！驴年梦见在。代曰：今日吃饭甚是迟。

## 第六十八节 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

《华严经》：法慧菩萨言：非有即有。有即非有。无相即相。相即无相。无性即性。性即无性。又：普贤菩萨言：无相是相。相是无相。无分别是分别。分别是无分别。非有是有。有是非有。无作是作。作是无作。非说是说。说是非说。

《指月录》载：世尊因乾闥婆王献乐，其时山川大地尽作琴声，迦叶起作舞。王问：迦叶岂不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何更有余习？佛曰：实无余习，莫谤法也。王又抚琴三遍，迦叶亦三度作舞。王曰：迦叶作舞，岂不是？佛曰：实不曾作舞。王曰：世尊何得妄语？佛曰：不妄语。汝抚琴，山河大地木石尽作琴声，岂不是？王曰：是。佛曰：迦叶亦复如是，所以不曾作舞。王乃信受。

《肇论》曰：以有为有，则以无为无，有既不有，则无亦不无。

南泉因东西两堂争猫儿，泉遇之，白众曰：道得即救取猫儿。道不得即斩却也。众无对，泉使斩之。赵州自外归，泉举前语示之。州脱履安头上而出。泉曰：子若在，即救得猫儿也。圆悟勤曰：这斩猫话，天下丛林商量浩浩地。有者道：提起处便是。有的道：在斩处。且得都没交涉。他若不提起时，亦币币地作尽道理。殊不知古人，他有定乾坤的眼，有定乾坤的剑。你且道：毕竟是谁斩猫儿？只如南泉提起云：道得即不斩。当时忽有人道得，且道：南泉斩不斩？所以道：正令当行，十方坐断，出头天外看，谁是个中人。（解脱长者：这几句已尽情说出了也。）其实，当时原不斩。（解脱长者：忒煞老婆心切，特再直捷说破。又怕人错会，为南泉当时并无斩猫之事。故先说有人道得，且道：斩不斩？以示肯定斩了。然后说：实不斩。可见这实不斩，是另有解释，而非没有斩也。）此话不在斩与不斩。若向情尘意见上讨，则辜负南泉去。但向当锋剑刃上看。（解脱长者：若向锋刃上看，则正令当行，十方坐断。倘仍不能直下便会，且看归宗公案。）归宗划草次，有讲僧来参，忽有一蛇过，宗以鋤断之。僧曰：久向归宗，原来是个粗行沙门。宗曰：你粗我粗？曰：如何是粗？宗竖起鋤头。曰：如何是细？宗作斩蛇势。僧曰：与么则依而行之。宗曰：依而行之且置。你甚处见我斩蛇？僧无对。（解脱长者：归宗斩蛇，南泉斩猫，差不了多少。但丛林参斩猫者不知多少，而未闻提斩蛇者，则因归宗自己当时已经完全道破。不容再事卜度。其实，斩猫还不是一样。归宗既说你甚处见我斩蛇，则你又何处见泉斩猫呢。这才是圆悟勤说：其实当时原不斩的真义。所以说：你道毕竟谁斩猫儿也。不见前述迦叶三舞，而世尊说：未舞么！不过大慧曰：『必须大法既明，始可言无善无恶无佛无众生，今大法未明，若便说：恁么话。恐堕在永嘉所谓：豁达空，拨无因果，莽莽荡荡招殃祸中，不可不知也。』南泉曾云：『老僧无你推处。你若束得虚空，打得老僧着，一任你推。』这已是直透大法以外。这才是『正令当行，十方坐断。』这才『觉后空空无大千。』这才『了则业障本来空。』所以觉印曰：『须是南泉始得。』盐官初尚未会，后忽大悟，即曰：『须是南泉第一机。』真净曰：『若於此明得，德山呵佛骂祖有什么过。於此不明，丹霞烧木佛，院主须眉落。所以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。』不是这样，如何能称得大机大用呢？）

光孝觉到法眼处。眼问：近离甚么处？觉曰：赵州。眼曰：承闻赵州有柏树子话。是否？觉曰：无。眼曰：『往来皆谓：僧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州曰：庭前柏树子。上座何得道无？』觉曰：『先师实无此语。和尚莫谤先师好。』后来大慧曰：『若道有此语，



---

蹉过觉铁嘴。若道无此语，又蹉过法眼。若道两边都不涉，又蹉过赵州。直饶总不恁么，别有透脱一路，入地狱如箭射，毕竟如何？举起拂子云：还见古人么？喝一喝。』后来笑岩谓：法眼当时失却一只眼。觉公与么道，亦扶赵州不起。

志公问梵僧：『承闻尊者，唤我作屠儿。曾见我杀生么？』曰：『见。』公曰：『有见见？无见见？不有不无见？若有见见，是凡夫见。无见见，是声闻见。不有不无见，是外道见。未审尊者如何见？』梵僧曰：『你此等见耶？！』（汾阳赞曰：不枉西来。）

《智证传》曰：扬州建隆庆禅师有卓行，黄龙南公高弟也。为东坡少游孙莘老邹志完诸公所礼敬。有门弟子为庆呵辱，不胜其忿。起白莘老少游云：诸公以建隆为有道者，然无奈其好欲，尝私一尼童，知之否？诸公大惊，知其谤。因造其庐问之，庆笑云：实如所传，竟不复辨。人以为难。庆后歿，火化得五色舍利不胜数。其平生践履之明如此。（解脱长者：到此地步；然后说有说无，无可无不可。否则，有亦不得，无亦不得。所以长沙道：『有是假有，无是假无。』佛果曰：『你若着有，与你道无。你若着无，与你道有。』）

中峰大师《信心铭辟义解》：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。中峰《辟义解》曰：半夜子，鷄鸣丑。石女深裁无缝衣，木人痛饮菩提酒。哺时申，日入酉，雪山深处象王行，大火聚中狮子吼。十二时辰不要数尽，三十年后有人分割。无无，无不无，有有，有何有？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，弄花香满衣。你有拄杖子，我与你拄杖子。掬水月在手。我宗不立阶差，何用强分妍丑，一尘起三昧，诸尘入正受。珊瑚树下斗聚鸟，檐卜花间眠玉狗。祖师道：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。其又解者，谓：有不自有，有是无家之有。无不自无，无是有家之无。有不单居，无不独立。且人之言有者，胸中先存所见之无。然后乃云其有。苟胸中无不存其无，安肯於无所对中，突然言有？故知无，不无，即是有。有，不有，即是无。『有无之理，本乎一源。於一源中，言有，则多其有。言无，则乖其无。有无混融，言路亦绝。是谓：还源之旨矣。』辟曰：『虽然，若不奋起大志，泯有无之二，於正悟之域。（醍醐灌顶。）其起心分别，安有忘言之日哉。』（醍醐灌顶。）偈曰：『无中现有有还无，此物应难入画图。笑老赵州忘管带，强言东壁挂葫芦。』

云居膺在洞山作务，误划蚯蚓，洞山曰：这个聾！膺曰：他不死。洞山曰：二祖往邺都又作么生？膺不对。后有僧问膺：『和尚在洞山划杀蚯蚓因缘，和尚岂不是无语？』膺曰：『当时有语，只是无人证明。』

《顿悟入道要门》载：问：云何是见佛真身？答：不见有无。即是见佛真身。以有因无立，无因有显。本不立有，无亦不存。既不存无，有从何得？有之与无，相因始有。既相因而有，悉是生灭也。但离此二见，即是见佛真身。问：只如有无尚不可交，建立真身。复从何而立？答：为有问故。若无问时，真身之名，亦不可立。何以故？譬如明镜，若对物像时，即现像。若不对像时，终不现像。

## 第六十九节 再参句

百丈侍马祖行次，见一群野鸭子飞过。祖曰：是什么？丈曰：野鸭子。祖曰：甚处去也？丈曰：飞过去也。祖遂把丈鼻孔扭，丈负痛失声。祖曰：又道飞过去也。丈於言下自省。却归侍者寮，哀哀大哭。同事问曰：汝忆父母耶？丈曰：无。曰：被人骂耶？丈曰：无。曰：哭作甚么？曰：我鼻孔被大师扭得痛不彻。同事曰：有甚因缘不契。丈曰：汝问取和尚去。同事问祖曰：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，在寮中哭，告和尚为某甲说。祖曰：是伊会也。汝自问取他。同事归寮曰：和尚道汝会也。教我自问汝。丈乃呵呵大笑。同事曰：适来哭，如今为甚却笑。丈曰：适来哭，如今笑。同事惘然。次日，马祖升座。众才集，丈出卷却席，祖便下座。丈随至方丈。祖曰：我适来未曾说话，汝为甚便卷却席？丈曰：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。祖曰：汝昨日向甚处留心？丈曰：今日鼻孔又不痛也。祖曰：汝深明昨日事。丈作礼而退。后来：雪窦颂曰：野鸭子，知何许，马祖见来相共语，话尽山云海月情，依前不会还飞去。欲飞去，却把住。道！道！佛果道：马大师与百丈行次，见野鸭子飞过。大师岂不知是野鸭子，为什么却恁么问？且道：他意落在什么处？百丈只管随他后走，马祖遂扭他鼻孔，丈作忍痛声。马祖云：何曾飞去。百丈便省。而今有的错会，才问着，便作忍痛声，且喜跳不出。看他马祖百丈恁么用，虽似昭昭灵灵，却不住在昭昭灵灵处，百丈作忍痛声。若恁么见去，徧界不藏，头头成现。所以道：一处透，千处万处一时透。看他悟后阿辘辘地，罗笼不住，自然玲珑。

百丈再参马祖侍立次，祖以目视禅床角头拂子。丈曰：即此用，离此用。祖曰：你他后开两片皮，将何为人？丈取拂子竖起。祖曰：即此用，离此用。丈挂拂子于旧处，祖便喝。百丈直得三日耳聋。雪窦拈曰：奇怪。诸禅德！如今列其派者甚多，究其源者极少。总道：百丈於喝下大悟，还端的也无？然刀刀相似，鱼鲁参差。若是明眼汉，瞞他一点不得。只如马祖道：你他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？百丈竖起拂子，为复如虫御木？为复啐啄同时？诸人要会三日耳聋么？『大冶精金，应无变色。』佛果曰：此一则因缘，丛林谓之再参马祖话，人多举得不同。然宗师家只拈他着力处。看他马祖一喝，百丈直得三日耳聋。且道：此一喝，意作么生？轮王髻中珠，不可轻吩咐。古人那里肯独自用来，且打葛藤，引相似一二。僧问雪峰：佛未出世时如何？峰竖起拂子。又问：出世后如何？峰抛下拂子。僧礼拜，峰便打。到这里，棒头有眼明如日，要识真金火里看。后来黄檗问百丈：马祖在日有何言句？丈举再参因缘，黄檗不觉吐舌。但如此参到至玄至妙处，随分举一毫，便盖天盖地。便能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。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。天下人恁不奈你何。古人云：三日耳聋犹自可，三圣瞎驴愁杀人。且道：作么生会他恁么道？汾阳道：悟去便休，说甚么三日耳聋。石门聪云：若不是三日耳聋，争承当得这一喝。汾阳后来道：我当时恁么道：犹较石门半月程。雪窦拈汾阳石门聪道：百丈於喝下大悟，似则似，争奈鱼鲁参差。雪窦问：百丈竖起拂子，为如虫御木？为是啐啄同时？殊不知雪窦一口吞尽，亦乃尽神通妙用，拈出似与人。既拈出他，且毕竟如何出他一只眼？你等诸人，要见三日耳聋么？『大冶精金，应无变色。』这语句沉却了多少人了也。雪窦要出气，露一机一境，千古万古扑不破，诸人且莫错会好！（解脱长者：此则因缘不知错会多少人，死心曰：既是大冶精金，应无变色。为什么却三日耳聋？诸人要知么？从前汗马无人识，只要重论盖代功。『盖正因三日耳聋，更显金无变色。』）所以道：若不是三日耳聋，争承当得这一喝。虽然如此，嵩乳密曰：马祖大机大用，犹若电掣雷奔。百丈伶俐小心，未免依草附木。汾阳诸

---

老，虽然判断分明，只向机后播扬。当时若马祖问，开两片皮，将何为人处？便喝。不但打破马祖机关，亦免后代儿孙说聋说悟。）

雪岩欽举百丈再参马祖，即日恭维，马竖拂，尊候万福。丈云：即此用，离此用？强生分别。马挂拂旧处。『依旧孟春犹寒。』马却问：汝后将何为人？不可更别有也。丈亦竖拂。『好儿终不使爷钱。』马云：即此用，离此用？毫发无差。丈挂拂旧处。『总离这里不得。』马震威一喝，丑举止。丈大悟，直得三日耳聋。真个么？往往道：喝下大悟。『不知阿魏无真。黄金无假。』古今老和尚不辨青黄，独雪窦较些子，道：『大冶精金，应无变色。』汾阳颂：『偶因无事侍师前，师指绳床角上悬。举放却归本位立，分明一喝至今传。』顺朱填墨，不是好手。真净颂：『客情，步步随人转，有大威光不能见，突然一喝双耳聋，哪吒眼开黄檗面？』大力量人，语默里转却。妙喜颂：『马驹脚下丧家风，四海从今信息通。烈焰堆中捞得月，巍巍独坐大雄峰。』说道理则不无，见马祖百丈远在！兄弟！欲承当个事，如疾流奔焰，眨眼剑去久矣。丈才见竖拂，便折作两段，犹较些子。无端问即用离用，鼻绳落他手也，便被他拖拽。至震威一喝，却道大悟，耳聋三日，大屈哉！还识羞么？山僧路见不平，与一颂：『一喝当头雷电奔，人闻说亦暗销魂。看来何止聋三日，直到如今海岳昏。』

## 第七十节 宗师接引

六祖一日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远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曰：汝等不同余人，吾灭度后，各为一方师，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。先须举三科法门，动用三十六对。出没即离两边。说一切法，莫离自性。忽有人问汝法，出语尽双，皆取对法。来去相因，究竟二法尽除，更无去处。三科法门者，阴界入也。阴是五阴，色受想行识是也。入是十二入。外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内六门，眼耳鼻舌身意是也。界是十八界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。自性能含万法，名含藏识。若起思量，即是转识，生六识，出六门，如是一十八界，皆从自性起用。自陆若邪，起十八邪。自性若正，起十八正。含恶用即众生用，善用即佛用。用由何等？由自性有对法。外对，无情五对：天与地对。日与月对。明与暗对。阴与阳对。水与火对。此是五对也。法相语言十二对：语与法对。有与无对。有色与无色对。有相与无相对。有漏与无漏对。色与空对。动与静对。清与浊对。凡与圣对。僧与俗对。老与少对。大与小对。此是十二对也。自性起用十九对：长与短对。邪与正对。痴与慧对。愚与智对。乱与定对。慈与毒对。戒与非对。直与曲对。实与虚对。险与平对。烦恼与菩提对。常与无常对。悲与害对。喜与嗔对。舍与悭对。进与退对。生与灭对。法身与色身对。化身与报身对。此是十九对也。此三十六对法，若解用，即道贯一切经法，出入即离两边，自性动用。共人言语，『外于相离相，内于空离空，若全着相，即是邪见。若全执空，即长无明。』执空之人，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，既云：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语言，只此语言，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：直道不立文字，即此不立两字，亦是文字，见人所说，便即谤他，言着文字。汝等须知，自迷犹可，又谤佛经，不要谤经，罪障无数。若着相於外，而作法求真，或广立道场，说有无之过患，如是之人，累劫不可见性。但听依法修行。又莫百物不思，而於道性窒碍。若听说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，但依法修行，无住相法施。汝等若悟，依此说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，即不失本宗。若有人问汝义，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，问凡以圣对，问圣以凡对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义，汝一问一对，余问一依此作，即不失理也。设有人问：何名为暗？答曰：明是因，暗是缘。明没即暗。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成中道义。余问悉皆如此。汝等於后传法。依此迭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

赵州上堂曰：此事的的。没量大人出这里不得。老僧到汾山，一僧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汾曰：与我将床子来！『若是宗师，须以本分事接人始得。』时有僧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州曰：庭前柏树子。曰：和尚莫将境示人？州曰：我不将境示人。曰：如何祖师西来意？州曰：庭前柏树子。又问：如何是赵州主人公？州曰：田库奴。又问：如何是学人自己？州曰：还见庭前柏树子么？又：州曾示众曰：老僧此间，即以本分事接人，若教老僧随伊根机接人，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。若是不会，是谁过欤！已后遇着作家汉，也道老僧不辜负他，但有人问：『以本分事接人。』

汾阳曰：夫说法者，须具十智同真。若不具十智同真，邪正不辨，缁素不分。不能与人天为眼目，决断是非。如鸟飞空而折翼，如箭射的而断弦。弦断故射的不中，翼折故空不可飞。弦壮翼牢，空的俱彻。作么生是十智同真？与诸上座点出。（一）同一质。（二）同大事。（三）总同参。（四）同真智。（五）同徧普。（六）同具足。（七）同得失。（八）同生杀。（九）同音吼。（十）同得入。又曰：与什么人同得入？与阿谁同音吼？作么生是同生杀？甚么物同得失？阿那个同具足？是甚么同徧普？何人同真智？孰能总同参？那个同大事？何物同一质？有点得出的么？点得出者，不吝慈悲。点不出来，未有参

学眼在！切须辨取。要识是非，面目现在。不可久立，珍重！僧问：如何是（一）同一质？曰：绵州附子汉州姜。如何是（二）同大事？曰：火官头上风车子。如何是（三）总同参？曰：万象森罗齐稽首。如何是（四）同真智？曰：鬼家活计。如何是（五）同徧普？曰：石头土块。如何是（六）同具足？曰：乞儿笊易满。如何是（七）同得失？曰：披毛戴角，衔铁负鞍。如何是（八）同生杀？曰：放汝命通汝气。如何是（九）同音吼？曰：驴鸣犬吠启圆通。如何是（十）同得入？曰：且居门外。又问：与甚么人同得入？曰：鬼争漆桶。与谁同音吼？曰：风吹石臼念摩诃。作么生同生杀？曰：猛虎入羊群。甚么物同得失？曰：牛头没，马头回。阿那个同具足？曰：上座更欠个甚么？是甚么同徧普？曰：狸奴白牯放毫光。何人同真智？曰：认着依然还不是。孰与总同参？曰：识得木上座也未。那个同大事？曰：穿过骷髅。何物同一质？曰：含元殿里问长安。寂音颂曰：『十智同真面目全，於中一智是根源。若人欲见汾阳老，擘破三玄作两边。』

妙喜曰：汾阳老子末后若无个面目现在，一场败阙。虽然如是，未免丧我儿孙。喝一喝。颂曰：『兔角龟毛眼里栽，铁山当面势崔嵬。东西南北无门入，旷劫无明当下灰。』

法眼曰：心地法门者，参学之根本也。心地者何耶？如来大觉性也。由无始来一念颠倒，认物为己，贪欲炽盛，流浪生死。祖师哀悯，心即单传，不历阶级，顿超凡圣。只令自悟，永断疑根。近代之人，多所慢易。丛林虽入，懒於参求。纵或留心，不择宗匠。邪师过谬，同失指归。未了根尘，辄有邪解。入他魔界，全丧正因。但知急务住持，滥称知识，且贵虚名在世，宁论袭恶於身。不唯聋瞽后人，抑亦凋弊风教。登法王高广之坐，宁卧铁床，受纯陀最后之供，乍领铜汁。大须战怵，无宜自安。夫欲举唱宗乘提纲法要，若不知於血脉，皆是妄称异端。其间有先唱后提，抑扬教法，顿挫机锋，祖令当施，生杀在自手。或壁立千仞，水泄不通。或暂许放行，随波逐浪。如王按剑，贵得自由。作用在於临时，纵夺由於管带。波腾岳立，电转风驰。多见不量己力，剽窃人言，但知放而不知收，虽有生而无杀，奴郎不辨，真伪不分，玷渎古人，埋没宗旨。人人向意根下卜度，个个於阴界里推求。直饶瞬目扬眉，早是一时验了。『盖祖佛之宗，具理具事，事依理立，理假事明，理事相资，还同自足。若有事而无理，则滞泥不通。若有理而无事，则汗漫无归。欲其不二，贵有圆融。』知识要其指路，朋友贵其切磋。如不经淘汰，臆断古今，则何异未学剑而强舞太阿！得毋伤手之患耶？法眼又曰：更有一般上座，自己东西犹未知向。这边那边，东听西听，说得少许，以为胸襟。乃为他人注解，将为自己眼目。上座！总似这个行脚，自赚亦乃赚他。奉劝诸上座，且明取道眼好些子。粥饭智慧不足可恃，若是世间造作，种种非违之事，入地狱犹有劫数，且有出期。『若是错与他人开眼目，陷在地狱，冥冥长夜，无有出期，莫将为等闲。』

玄沙示众曰：『诸方老宿，尽道接物利生。忽遇三种病人来，作么生接？患盲者，拈槌竖拂，他又不见。患聋者，语言三昧，他又不闻。患哑者，教伊说，又说不得。且作么生接？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无灵验。时有僧出曰：三种病人还许学人说道理也无？沙曰：许。僧便珍重而出。沙曰：不是不是！』（玄沙对雪峰云：打破镜子相见。及明镜来时如何？峰曰：胡汉俱隐。玄沙对此语云：老和尚脚跟犹未点地在。又：玄沙对灵云见桃花而开悟。犹言未在！）法眼曰：『我当时见罗汉琛举此僧语，僧便珍重而出。便会此三种病人话。』云居锡曰：『只如此僧会不会？若道：会。玄沙又道：不是。若道：不会，法眼为甚么道：我因此僧语，便会三种病人。』又：罗汉琛向玄沙问道：『桂琛现有眼耳口，和尚作么生接？』沙曰：『惭愧！』便归方丈。后有僧请益云门。门云：汝礼拜着。僧礼

拜起，门以拄杖桎，僧退后。门曰：汝不是患盲。复唤近前来，僧近前，门曰：汝不是患聋。门乃曰：还会么？僧曰：不会。门曰：汝不是患哑。僧於是有省。妙喜曰：『这僧虽悟去。只悟得云门禅。若是玄沙禅。更买草鞋始得。』（玄沙用nagstue。云门用Being。）玄沙三种病人语，透过云门六不收。雪窦举此（公案）便喝曰：这盲聋瘖哑汉，若不是云门，驴年去！如今有的或拈槌竖拂，他又不管。教伊近前，他又不前，问会么？他又不应。诸方还奈何得么？雪窦又颂曰：『盲聋瘖哑，杳绝机宜，天上天下，堪笑堪悲。离娄不辨正色，师旷岂识玄丝？争如独坐虚窗下，叶落花开自有时。』复云：还会也无？无孔铁槌。

佛果曰：且莫作盲聋瘖哑会好。满眼不视色，满耳不闻声。文殊常触目，观音塞耳根。到这里，眼见如盲相似，耳闻如聋相似，方能与玄沙意不争多。雪窦谓：『盲聋瘖哑，杳绝机宜，是尽你见与不见，闻与不闻，说与不说，一时与你扫却了也。』直得盲聋瘖哑见解，机宜计较，一时杳绝，总用不着。这个向上事，可谓：『真盲聋瘖哑，无机无宜。』天上天下，堪笑堪悲。笑是哑却不哑，聋却不聋。悲是不盲却盲，不聋却聋。离娄虽明却瞎，师旷虽聪却聋。争如我独坐虚窗之下，叶落花开自有时。『到此境界，见似不见，闻似不闻，说似不说，饥好吃饭，困则打眠，任他叶落花开，都扫荡了也。』又：佛果另曾道：『忽若无眼作么生见？无耳作么生闻？无口作么生说？无心作么生鉴？若向个里拨转得一綫道，便与古佛同参。』佛果又举五祖演上堂云：『一人会得说不得，一人不会却说得。二人若来参，如何辨得他？若辨这二人不得，管取为人解粘去缚不得在，若辨得，才见入门，我便着草鞋，向你肚里走几遭也。犹自不省，讨什么碗？出去！且莫作盲聋瘖哑会好！』

白雲端示众曰：佛身充满於法界。普现一切群生前。随缘赴感靡不周。而常处此菩提座。大众！作么生说个随缘赴感的道理？只於一弹指间，尽大地含生根机，一时应得周足，而未尝动着一毫头，便且唤作随缘赴感，而常处此座？只如山僧此者受法华请，相次与大众相别，去宿松县里开堂了，方归院去。且道：还离此座也无？若道：离，则世谛流布。若道：不离，作么生见得个不离的事？莫是无边刹境，自他不隔於毫端，十世古今，始终不离於当念么？又莫是一切无心，一时自遍么？若恁么，正是掉棒打月。『到这里，直须自悟始得。悟后更须遇人始得。（乾矢橛，麻三斤。）你道：既悟了便休，又何必更须遇人？若悟了遇人的，当垂手方便之时。着着自有出身之路，不瞎却学者眼。若只悟得个萝卜头禅的，不唯瞎却学者眼，兼自己动口，便先自伤锋犯手。须知悟了遇人者，向十字街头与人相逢，却在千峰顶上与人握手。千峰顶上相逢，却在十字街头与人握手。』所以，山僧有颂云：『他人住处我不住，他人行处我不行，不是与人难共住，大都缁素要分明。』山僧此者临行，解开布袋头，一时撒在诸人面前了也。有眼者莫错怪好！珍重！（天人师毕竟天人师！）

佛果曰：近来诸方尽成窠臼。五祖下我与佛鉴佛眼三人结社参禅。如今早见逗漏出来。佛鉴下有一种作狗子叫鶻鸪鸣，取笑人。佛眼下，有一种觑灯笼露柱，指东画西，如眼见鬼一般。我这里且无这两般病。大慧曰：『击石火，闪电光。引得无限人弄业识。举了，便会了，岂不是佛法大窠窟。』果不觉吐舌。乃云：休管他，我只契证为期，若不契证，断不放过。慧曰：『契证即得。第恐只恁么传将去，举了便悟了。硬主张击石火，闪电光。业识茫茫，未有了日。』果深肯之。

后来大慧杲禅师曾示人曰：『既已承当个事，须卓卓地做，教彻头彻尾。以平昔实证实悟的一着子，端居丈室。如担百二十斤担子，从独木桥上过，脚蹉手跌，则和自家性命不可保。况复与人抽钉拔楔，救济他人耶？！』古德云：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场屋，岂是儿戏？！又：古德云：我若一向举扬宗教，法堂前草深一丈，须请人看院始得。岩头每云：『向未屙以前一觑，便眼卓卓地。晏国师，不跨石门句。睦州，现成公案三十棒。汾阳，无业莫妄想。鲁祖，凡见僧入门，便转身面壁而坐。为人时，当不昧这般体裁。方不失从上宗旨耳。』大慧又曰：『今时有一种剃头外道，自眼不明，只管教人死獗地休去歇去。若如此休歇，到千佛出世，也休歇不得，转使心头迷闷耳。又：教人随缘管带，忘情默照，照来照去，带来带去，转加迷闷，无有了期。又：教人是事莫管，但只恁么歇去，歇得来情念不生，到恁么时，不是冥然无知，直是惺惺历历。这般的更是毒害，瞎却人眼。又：教人管带，此是守目前鉴觉，而生解者。教人硬休去歇去，此是守忘怀空寂，而生解者。歇到无觉无知，如土木瓦石相似，当恁么时，不是冥然无知，又是错认方便解缚语，而生解者。教人随缘照顾，莫教恶觉现前，这个又是认着髑髅情识，而生解者。教人但放旷任其自在，莫管生心动念，念起念灭，本无实体，若执为实，则生死心生矣！这个又是守自然体为究竟法，而生解者。如上诸病，非干学人之事，皆由瞎眼宗师错指示耳。』又：大慧示众曰：『古人道：大智无分别。大用无理事。如月印千江，似波随水。且那个是无分别的大智？那个是无理事的大用？莫是问一答十，辨泻悬河，是大智么？莫是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，掀倒禅床，喝散大众，搁腮赠掌，拂袖便行，拟议思量，劈口便擎之类，是大用么？若作这般见解，莫道我是衲僧，便做他衲僧门下提破草鞋掣骨董袋的奴子也未得在。善知识！实证实悟而大法未明，为人时，未免以自证自悟处指似人，瞎却人眼。况无证悟，学语之流，瞎人眼不在言也。此事大难，没量大人到这里，无插足处。你小根无知魔子辈，如何敢造次开大口？你试静处坐地微细揣摩，你方寸里还实到不疑之地也未？若实未到，我却赏你，放得过，把得定，不受人走作，这般的唤作地狱滓。你诸人决欲继绍此个门风，直须心境一如，方有少分相应。』

寿圣曰：月半前用钩，月半后用锥。僧便问：正当月半时如何？圣曰：泥牛踏破澄潭月。天童拈曰：两头得用，寿圣作家，直下忘功，是谁体得？放行也，互换尊宾，把定也，不留朕迹，还有体得的么？玉女夜抛俊，织锦於西舍。

又：云门示众曰：十五日以前，即不问，十五日以后，道将一句来！白云：日日是好日。天童拈曰：属虎人本命，属猴人相冲。石门聪曰：十五日以前，诸佛生，十五日以后，诸佛灭。十五日以前，诸佛生，你不得离我这里，若离我这里，我有钩钩你。十五日以后，诸佛灭，你不得住我这里，若住我这里，我有锥锥你。且道：正当十五日，用钩即是？用锥即是？遂颂曰：正当十五日，钩锥一时息，更拟问如何，回头又日出。云门道：云门即不然，十五日以前，诸佛本不曾生。十五日以后，诸佛本不曾灭。十五日以前，你若离我这里，我也不用钩钩你，一任横担拄杖，紧悄草鞋。十五日以后，你若住我这里，我也不用锥锥你，一任拗折拄杖，高挂鉢囊。且道：正当十五日，合作么生？乃曰：十五日前后，钩锥徒尔为，今朝十五日，正好用钩锥。且作么生用？路逢死蛇莫打杀，没底篮子盛将归。

高峰曰：今人负一知半解，所以，不能了彻此事者，病在甚么处？只为坐在不疑之地。自谓：千七百则公案，不消一喝，坐却曲录床子，及乎被参徒下一喝，则不能辨其邪正！往往一句来，一句去，如小儿相扑，伎俩相角，盖是从前莽鹵故也。『直须参到大彻之地，亲见亲证，明得差别智，方能勘辨得人，方能杀活得人。』此是折脚铛中饭的工夫做到，

---

未易以口舌争胜负也。『假如两人从门外来，未见其面，同时下一喝，且道：那一个有眼？那一个无眼？那一个深？那一个浅？还辨得出么？』

永觉曰：古之为师者，但苦其钳锤，巧其逼拶，使慕道之士，不识不知，而其情自激，其神自奋。果敢直前，有欲罢不能之意。由是忽然撞着，而大事毕矣！又云：『参禅，诚有堕於邪僻或坐在半途者，此则贵得宗匠接引，非学人所能自救矣。』

仰山归泐山省觐。泐问：子既称善知识，争辨得诸方来者，知有不知有，有师承无师承，是义学是玄学，子试说看？仰曰：慧寂有验处，但见僧来，便竖起拂子问伊，诸方还说这个不说？又曰：这个且置。诸方老宿，意作么生？泐叹曰：此是从上宗门中爪牙。

泐潭月与黄龙南同坐夏积翠。潭以经论有声，仰山伟常侍坐，听其谈论。因读《小释迦传》。曰：『韦尚书问仰山：寂公禅师寻常如何接人？寂云：僧来必问来为何事？答：来亲近。又问：还见老僧否？答：见。又问：老僧何似驴？僧未有酬者。韦云：若言见，争奈驴。若言不见，今礼覲谁？以此故难答。寂云：『无人如尚书辨析者耳。』潭称善。韦亦以为然。龙独曰：『泐仰宗旨不到今者，病在此耳。』

雪窦举古曰：眼里着沙不得，耳里着水不得。忽若有个汉，信得及把得住，不受人瞒，佛祖言教是什么热椀鸣声，便请高挂鉢囊，拗折拄杖，管取一员无事道人。又曰：眼里着得须弥山，耳里着得大海水，一般受人商量。佛祖言教，如龙得水，如虎靠山，却须挑起鉢囊，横担拄杖，亦是一员无事道人。复曰：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然后没交涉。又是一员无事道人。三员无事道人中，要选一人为师。圆悟勤曰：『打叠前后，教成一片，方见雪窦拈古。你若随这三个不啣留汉。赚杀一生人去！却作么生！汝等诸人各各讨一条活路始得。』

永嘉少习经论，精天台止观法门。因看《维摩诘经》，发明心地。偶玄策大师相访，与剧谈。出言暗合诸祖，策问：仁者得法师谁？嘉曰：我听方等经论，各有师承，后於《维摩诘经》，悟佛心宗。未有证明者。策曰：威音王以前即得。威音王以后无师自悟，尽是天然外道。嘉曰：愿仁者为我证据。策曰：我言轻，曹溪有六祖大师。四方云集，并是受法者。若去，则与偕行。嘉遂与策同到六祖。嘉绕六祖三匝，振锡而立，祖曰：『夫沙门者，具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大德自何方来，生大我慢？』嘉曰：『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』祖曰：『何不体取无生。了无速乎？』嘉曰：『体本无生，了无迟速。』祖曰：『如是如是。』嘉方具威仪礼拜。须臾告辞。祖曰：『返太速乎！』曰：『本自非动，岂有速耶？！』祖曰：『谁知非动？』曰：『仁者自生分别。』祖曰：『汝甚得无生之意。』曰：『无生岂有意耶？』祖曰：『无意谁当分别？』曰：『分别亦非意。』祖曰：『善哉！』后来密云悟曰：『策师自悟外道语。医三种病：（一）自谓悟，实未悟，必师点破，方免自赚，（自己骗自己。）（二）自非不悟，余惑未尽。不经师锻炼，不彻源底。（三）自非不悟，不依真师，不识为人的旨，不堪为，则未免丧我子孙！』（解脱长者：六祖曰：『自悟者，不假外求，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，望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悟。』亦不可不知。）又：《决疑集》曰：『三种善知识，入门各异，见道不同，或从经教中有悟者。或宿有般若力故，不参禅而悟者。或有参禅勇猛工夫未久而悟者。此三种善知识，必不能开发初机之人微细工夫处，若提向上宗乘接上上根器则可，中下之机难以栖泊。』又：《华严经》：法慧菩萨谓：『[初发心住菩萨已有所闻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教。』（所以宗镜录》载：问：『此宗所悟，还有师否？称：此是自觉圣智。无师



智自然智之所证处，不从他悟。自证之时，法从心现，不从外来。故无师契，而能自得阿耨菩提。』）

《禅门锻炼说》载：省发一也。然机下透脱与冷地触发，其功用迥然不同，冷地参究者，（就体消停得力迟。）不得善知识钳锤移换，每十年二十年，不得省发，即或暗地点胸点肋，至两刃交锋，即出手不得。机下透脱者，（逢缘荐取相应捷。）其偷心必死，疑根必尽，解路必绝，至险崖机下，转处得力，而游刃有余。是故从上古锥，论悟道者，必贵乎机下也。马祖百丈，黄檗临济，以至汾阳慈明，东山圆悟大慧诸老，皆大机大用，电闪雷奔，不可近傍，一槌一祝，一捱拶，一回换。命根顿断，正眼洞明，大龙大象，云兴雾拥，宗门斯鼎盛矣！至元代以后，列祖锻炼之法不行，止贵死坐冷禅，寒灰枯木，古庙香炉，冷湫湫地，不动不摇，以为得力。反诋诸祖机用，以为门庭施設。黜五家纲宗为奇名异相，牢笼学者，而宗风遂大坏矣。是故夺人夺境夺法，临济七事不明，左咬右咬，咬去咬住。岩头活法不谙，则必不能当机移换。其法既失，有请益者，只有开示死话头。令其灰心冷坐，相率入枯木堂，习不语禅。（高峰妙禅师大意谓：我未尝兀坐参禅，而是行住坐卧，处处时时在参『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』及后参『无梦无想时，主人在那里？』话，客僧推枕落地，击破高峰虚空。）妙喜呵为默照邪禅者，反室中秘授以为至宝。传至明叶，此教盛行，由是走禅门者，类以枯坐之久暂，叙工夫之胜劣。提着悟字，如呼父名，如犯国禁，而参禅一法，遂为葬送人根之地矣。幸天童悟和尚以一棒辟其门庭，而奋大机用。三峰藏和尚以七事行其锻炼，而究极纲宗。本师灵隐礼和尚复以五家妙密多方通变而广被群机。由是料拣照用宾主回换之法，复见于世，而宗门日月赫然中兴矣。『盖学家参禅不得洞悟，病有多端，有扞格而不前者。有廉纤而不断者。有死衔话头而不起疑情者。有沉坐冷灰而竟当本分者。有认扬眉瞬目为全提者。有执二目半句为了彻者。有穿凿公案为博通者。有卜度纲宗为究竟者。有一切铲抹为向上者。有不上机境为独脱者。有以古今公案为分外枝节者。有以最后牢关为强移换人者。总因不经师匠，不得真悟。不透纲宗，偏知异见，举起千差。』所贵善知识者，因病与药，看孔下针。如郢人削垩，运斤成风。如庖丁解牛，披却导窍。一机之下，一句之间，能令学人枷锁顿脱，心眼洞开。其法在于善用回换。回换不一，有法战之回换，有室中之回换，有回换之回换，有不回换之回换。法战回换者，众中逼拶，学人出语，有隙即攻，有瑕即击，能返掷者，更加以追踪之句。死拟下者，即示以活人之刀。转辘轳，活卓卓，务令学人无处立脚。即与断命根不难矣！室中回换者，学人或明前而不能明后。或道头而不知道尾。或箭欲离弦，但须一拨。或泉将出窦，止在一通。长老不妨令其再问，或化一语而即悟。或更一字而廓然。此神仙国手而最为奇巧者也。回换之回换者，佛性谁无？别曰：谁有？而其僧即悟。入门逢弥勒？出门见达摩？别曰：入门逢甚么？出门见阿谁？而其僧亦悟。乃至胡张三？黑李四？昨日是？今日不是？等，此回换之回换也。不回换之回换者，如何是曹溪一滴水？答：是曹溪一滴水。丙丁童子来求火。无云生岭上，有月落波心等。但重举一转，而前人即彻。此虽不回换而亦回换也。善知识者，於是诸法，如水螭，如弄火，如贯虱，发之而必应，用之而无滞者。何耶？曰：『以能用纲宗而以活机接人故也。得纲宗。则料拣熟而回换得行。手精眼快，明辨来风。一任旋乾转坤，移星换斗，向上牢关，可令人人透脱。』止重本体禅，而不谙纲宗，则前人一机一境，横拈竖弄，死守胶盆，长老无道以回换，则药汞银禅，得以假鸡偷关竟过，而悟不彻头矣。夫回换固难关，至斩破重关，开人眼目，非鹞眼龙睛，具弄大旗手脚者不能。则难之尤难也。当机冲突，观乎时节，非其时，则博浪之椎，不宜举也。伏兵击杀，贵乎险隘，不当隘，则马陵之弩，不宜发也。欲得斩关之诀，其功存乎

逼拶，其奥在乎回换，而其力则又系乎开导而策发。『不开导，则行路或歧。不策发，则纵火不旺。不逼拶，则心智不绝。不回换，则贼情不穷。四法不尽，而求人之喷地省悟。火未到而索饭，果未熟而求脱。虽负大名之长老，具大器之学家，唯机教不叩，两相辜负而已。』『是故善锻炼者，心不厌细，功不厌繁，事不厌周，法不厌备。』长老同众坐香，今日如是开导，明日如是策发，则路头必正，而火力旺矣。随众径行，今日如是逼拶，明日如是回换，则心智必绝，而贼情穷矣。至於旺而加旺，穷而更穷，而所谓：鹞眼龙睛杀活刀剑者，可得而用矣。有英年奇隼，意气虽盛强，而参情日浅，活而未能死者，法当用杀。有号称老参，工夫虽沉着，而灰冷成病，执而不能化者，法当用活。应杀而用活，薄处揭破，其禅不真，往往易於承虚接响。应活而用杀，翠人灰灭，病在膏肓，不应更於披枷带锁。方其未悟也，用杀者，常十之九。用活者，此十之一。所以，杀易施而活难用也。然而，又有杀活齐行者，斯何人哉！盖有擎头戴角具佛刚骨，负龙够胆异姿，而气宇如王者。才见如此人来，则罗网欲宽，擒拿欲大，机窍欲密，钩锥欲辣。敲骨打髓，捱至百尺竿头，痛割深锥，渐到悬崖撒手。张弩力满，止在发机。遇贼隘途，不容眨眼。当斯时也，更无事策发，无庸回换，直须以杀活圣箭，迅雷一击，紧峭言句，顶门一割，桶底自脱，命根立断矣。此犹推人於万丈之崖，而不能停也。转圆石於千仞之上，而不可留也。亦如金针之拨转瞳神，而立使光明也。岂不异矣哉？马祖之接水潦。睦州之接云门。大愚之接临济。岩头之接雪峰。船子之接夹山。汾阳之接慈明。慈明之接黄龙。大慧之接教忠西禅。非用此道耶？！

僧从定州和尚会里。（定州和尚名石藏，北宗秀师下三世。）来到乌臼。（乌臼，马祖嗣。）乌臼问：定州法道，何似这里？僧曰：不别。臼曰：若不别，更转彼中去。便打。僧曰：棒头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。（佛果赞为却是狮子儿。）臼曰：今日打着一个也。又打三下。僧便出去。臼曰：屈棒原来有人吃在！僧转身曰：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。臼曰：汝若要。山僧回与汝。僧近前，夺臼手中棒，打臼三下。（如闪电光，击石火，机锋何等迅捷。所以，佛果誉为也是一个作家禅客，始得宾主互换，纵夺临时。）臼曰：屈棒！屈棒！僧曰：有人吃在！臼曰：草草打着个汉。僧便礼拜。臼曰：和尚却恁么去也。僧大笑而出。臼曰：消得恁么，消得恁么。佛果曰：看他两个机锋互换，丝来线去，打成一片，始终宾主分明，有时主却作宾，有时宾却作主。雪窦也赞叹不及。所以道：互换之机，教人仔细看也。

三山来谓：临济宗有八棒：（一）触令支玄棒。如宗师置一令，学人不知避，触犯当头，支离玄旨，师便打，是罚棒。（二）接机从正棒。宗师接人当打，而打谓之从正。（三）靠玄伤正棒。学人务奇特，靠玄妙，反伤正理，师打，亦罚棒。（四）印顺宗旨棒。师示宗旨，学人相应，师便打，是印来机，名赏棒。（五）取验虚实棒。学人才到，或进语，便打，是验虚实，不在赏罚类。（六）盲加瞎棒。不辨来机，一味乱打，此师家过。（七）苦责愚痴棒。学人不分晓，十分愚痴，师叠打他。（八）扫除凡圣棒。凡情圣解，一并扫除，道得道不得皆打，断学人命根，乃上上提持，用棒最妙者，名为正棒。

香严曰：『子啐母啄，子觉无壳。子母俱忘，应缘不错。同道唱和，妙玄独脚。』镜清曰：『大凡行脚人，须具啐啄同时眼，有啐啄同时用。方称衲僧，如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啄。子欲啐而母不得不啐。』人僧出问：『母啄子啐，於和尚分上成得个什么边事？』清曰：『好个消息！』僧问：『於学人分上成得个什么边事？』清曰：『露个面目。』

---

雪岩欽举南院道：诸方只具啐啄同时眼，不具啐啄同时用。与么话非但屈辱诸方，抑亦鼓弄他家男女。子啐母啄，正恁么时，唤同时用即是？唤同时眼即是？这僧不辨端由，未免上他钩线。问：如何是同时用？被南院向咽喉一捻道：作家不啐啄，啐啄同时失。这僧也会道：此犹未是学人问处。南院翻一个浪头道：你问处作么生？僧曰：失。（虾跳不出斗。）南院便打。（终是老婆心切。）僧不肯。后於云门会下，闻二僧举此话。一云：南院当时棒折那！（冷地不甘。）僧闻有省。（八两原莫来是半斤。）遂奔回省观，院已迁化。相见已了，乃访风穴。（因行不妨掉臂。）穴问：莫是问当时先师啄啐同时话的么？（面目现在。）僧曰：是。（还识羞么？）穴问：当时作么生会？僧曰：我当时如在灯影里行相似。（不但当时。）穴曰：汝会也。（冬瓜印子。）仰山不然，诸方只具啐啄同时用，不具啐啄同时眼。忽问同时眼？听颂：同时啐啄不同时，石火电光犹较迟。灯影里行今已会，蹉跎非是落便宜。又：云居悟曰：且作么生是啐啄同时眼？若得眼明，其用自备。又道：作家不啐啄，啐啄同时失。何故不啐啄？所以道：子若哮吼，其母即丧。全归其子，十方通畅，大用现前理自然，何必起心作模样。若更不会，云居拄杖。

大愚一日辞归宗，宗问：甚处去？愚曰：诸方学五味禅去！宗曰：诸方有五味禅，我这里只有一味禅。愚便问：如何是一味禅？宗便打。（读者：原来也是五味禅！）愚忽然大悟，曰：嘎！我会也！宗曰：道道。愚拟开口，宗又打，趁出。愚后到黄檗，举前话。檗上堂曰：马大师出八十四人善知识，问着个个屎漉漉地。只有归宗犹较些子！资福先曰：归宗幸好是一味禅。无端伤盐伤醋，却成五味了也。如今忽有人来辞，去诸方学五味禅。只向他道：善为道路！若是个汉，必然别有生涯！

## 第七十一节 应否道破

黄檗问百丈：从上宗乘，如何指示？百丈据坐。（或载：良久。）檗曰：后代儿孙，将何传授？（或载：不可教后人断绝去也。）丈曰：将谓汝是个人！乃起，入方丈。

圆悟勤曰：『说法者，无说无示。听法者，无闻无得。说既无说无示，争如不说。听既无闻无得，争如不听。而无说无听，确较些子！』

大慧在室中多问衲子，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，不得下语，不得无语，不得於意根下卜度，不得扬在无事甲里，不得於举起处承当，不得良久，不得作女人拜绕禅床，不得拂袖便行。一切总不得，速道！速道！又曰：德山入门便棒，临济入门便喝。诸方尊宿唤作劈面提持，直捷分付。妙喜唤作第一等拖泥带水。直饶向一棒一喝下，全身担荷得，已是不丈夫汉，被他蓦头浇一杓恶水了也。况於一棒一喝下求奇特，觅妙会，乃是不啻留中尤不啻留者。又曰：不得容人情，不得共伊落草，直似之以本分草料，教伊自悟始得。方是尊宿为人体裁。若是见伊不存，便与之下注脚，非但瞎却他眼，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。又曾问僧：道不用修，但莫染污，如何是不染污的道？僧曰：某甲不敢道。慧曰：你为什么不敢道？僧曰：怕染污。慧高声曰：行者将粪箕笤帚来。僧茫然，慧便打出。

香严参泐山，山曰：闻汝在百丈先师处，问一答十，问十答百，此是汝聪明灵利，见解识想，生死根本。今问：父母未生时，试道一句看？严被一问，直得茫然，归寮，将平日看过的文字，从头要寻一句酬对，竟不能得。乃自叹曰：画饼不可充饥，屡乞泐山说破。山曰：我若说似汝，汝已后骂我去。我说的是我的，总不干汝事。严遂将平日所看文字烧却。曰：此生不学佛法也。且作个长行粥饭僧，免役心神。乃泣辞泐山，直过南阳。覩忠国师遗迹，遂憩止焉。一日，芟除草木，偶抛瓦砾，击竹作声。忽然省悟。曰：极感泐山不为说破，大恩大慈，实踰父母。当时若为说破，何有今日之事。

云门曰：我事不获已，向你诸人道，直下无事，早已相埋没了也。更欲踏步向前，寻言逐句，求觅解会，千差万别，广设问难，赢得一场口滑，去道转远，有甚么休歇时？！此事若在言语上，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语？因甚么更道：教外别传？若徒学解机智得，只如十地圣人，说法如云如雨，犹被诃责，见性如隔罗壳，以此，故知一切有心，天地悬殊。虽然如此，若是得的人，道火何尝烧口？终日说事，未尝指着唇齿，未尝道着一字。『终日着衣吃饭，未尝触着一粒米，挂一缕丝。虽然如此，犹是门庭之说也。须是实得恁么始得。』若约衲僧门下，句里呈机，徒劳伫思，直饶一句下承当，犹是磕睡汉！

鲁祖寻常见僧来，便面壁。南泉闻之，乃曰：我寻常向僧道：佛未出世时会取，尚不得一个半个。他恁么，驷年去！

芭山曰：『第一不得绝却言语，他说个语，是显个无语的。』

兴阳剖曰：『西来大道，理绝百非。句里投机，全乖妙旨。不己而已，有屈祖宗。岂况切切，有何所益？虽然如是，事无一向。於唱教门中，通一綫道，大家商量。』

大愚芝曰：若向言中取则，句里明机，也似迷头认影。若也举唱宗乘，大似一场寐语。虽然如是，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放一綫道，有个葛藤处。

杨歧依慈明，久无省发，每咨参，明曰：库司事繁且去！他日又问明，明曰：监寺异日儿孙徧天下，何用忙为？一日，明适出，雨忽作，歧侦之小径，既见，遂搯住曰：这老

---

汉，今日须与我说，不说打你去。明曰：监寺！知是般事便休。语未卒，歧大悟，即拜於泥涂。

《宝镜三昧》曰：意不在言，来机亦赴，虽非有为，不是无语！

《宗镜录》问：既是无言之道，绝相之真，如何徧引言诠，广明行相？答：『非言何以知无言？非相何能显无相？』《华严》云：了法不在言，善入无言际，而能示言说，如响徧世间。《净名》云：夫说法者，无说无示。又云：无离文字说解脱。斯皆以言显无言矣。《华严》云：色声非是佛，音声亦复然。亦不离声色，见佛神通力。《金刚经》云：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斯皆以相显无相矣。

药由参石头，问：三乘十二分教，某甲粗知，尝闻南方，直指人心，『见性成佛。』实未明了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头云：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，总不得。子作么生？！山罔措！头曰：子因缘不在此。且往马大师处去。山禀命，恭礼马祖，仍伸前问。祖曰：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，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，有时扬眉瞬目者是，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，子作么生？山於言下契悟。便礼拜。祖曰：你见什么道理？便礼拜。山曰：某甲在石头处，如蚊子上铁牛。祖曰：汝既如是，善自护持。（法云秀曰：石头有个无孔铁椎，大似吩咐不着，药山虽过江西悟去，争奈平地上吃跤，有甚么扶策处？具眼者试辨看！五祖演云：『老僧在众，日闻兄弟每商量道：即心即佛也不得，不即心即佛也不得。若恁么说话，敢称禅客？殊不知古人文武兼备，韬略双全，山僧见处，也要诸人共知，只见波涛涌，不见海龙宫。』有人谓：石头一无下口之处，马祖适得其反。二人实是一人。否则，药山就应嗣马祖，而临济亦应嗣大愚，不应嗣黄檗了也。虽然如此，大慧曰：『好个话端，阿谁会举？举得十分，未敢相许。』子又作么生？）

洪觉范曰：『嗟乎！於今丛林，师授弟子，例皆禁绝悟解，推去玄妙。直问直答，无则始终言无，有则始终言有。毫厘差互，谓之狂解。当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际，悟道之缘，其语言俱在，皆可以理究，可以智知。独江西石头而下诸大宗师，以机用应物，观其问答，溟滓，令人坐睡。』

《心灯录》载：对香严所说：『我感先师恩。乃感先师不与我说明。』一节。谓：若依此一人所说，则自七祖至今，悟道者皆相传发明而来，都是错误，岂可以一人之行为而教万人？后来野狐精本不能为人发明，遂因这话便杜口不言。教人自家参去，以为师家如是，真可恨可笑？曹山云：『逢缘荐取相应疾，就体消停得力迟。』古来逢缘荐取，固然有人，然其人用工夫或五年十年，甚至二三十年。忽然啐地折，爆地断，遂得大悟。与得力迟者，亦相去不远。若保任工夫绵密，三五年便彻底掀翻，何须要似大梅二十年之冷坐？以我看来，不若直指听法的人与学者，就此本体修行，虽然消停而得，为人岂不多乎！教人於不背不触处参，此法固好，然因此不能入而退者，不可胜纪，如彼逢缘荐取者，岂易得哉！三峰谓：此法在刹那际可以发明与人，不必延捱岁月。我谓：若要人七日悟者，还是为中下人计。若中上人来，只刹那际，我教他悟去。大凡看古人说话，切不可死看。今人看曹山逢缘两句，便将就体者看轻。殊不知，古来就体成佛者，有恒河沙数。如果能得此本体，岂有不成佛之理，即迟些亦何妨。且曹山亦不过说，略迟些。并不说，就体不是。后人因此遇已经就体者，教他参语句，搅乱他现成之根本智。自唐以后，多有此病。再者，啐地折，爆地断，乃大悟去，乃古人用工夫，真切，久而不舍，乃有此等境界、其渐修渐悟渐彻者，自古亦有，此等久而彻悟与啐地折爆地断的一样，都归於此体此用，并无差别。

后来这野狐，他不曾啐爆过，必要人啐爆，才教作悟。又不晓得如何作工夫，才到啐爆时节，然啐爆去，亦不过悟得『此我』而已。较之为师发明者，力量大些，亦无甚奇也。

（解脱长者：《心灯录》独到之处，唯错误之处亦多，如此地啐爆亦不过悟得『此我』是也。虽自性能生万法，能包一切，若说啐爆折断，不过悟得『此我。』流弊太大，此处怜悯学人不悟，主张刹那点明，然后渐进渐澈，似为方便中之方便。但这样悟的，实同末语。不能得用，亦难深进。所以道：『我说的终是我的，终不干汝事。』特将湛愚此则，引列此处，以与有道商量一下。读者，湛愚老人毕竟湛愚老人。说是『此我』即不中。古来师匠，道火何尝烧口，而今湛愚的『此我。』试问：将何处安放？解脱长者所以要引列这段文字，乃是婆心，教人不要於方便手段上迂泥，深恐眼花。）

圭峰《禅源诠》略谓：达摩以此方迷心执文，以名为体，故拣文传心，标举其名，默示其体。喻以壁观，令绝诸缘。问：诸缘绝时，有断灭否？答：虽绝诸念，亦不断灭，问：以何证验，云不断灭？答：了了自知，言不可及。师即印云：只此是自性清净心，更勿疑也。若所答不契，即但遮诸非，更令观察，毕竟不与他先言知字，直待自悟，方验实是亲证其体，然后印之。令绝余疑，故云：默传心印。所言默者，唯默知字，非总不言，六代相传，皆如此也。至荷泽时，他宗竞播，欲求默契，不遇机缘，又思惟达摩悬丝之记，恐宗旨灭绝，遂明言『知』之一字，众妙之门，任学者悟之浅深，且务图宗教不断，亦是此国大法运数所至。一类道俗，合得颇闻，故感应如是。（解脱长者：荷泽语句，与《坛经》最为相近。可称嫡传，但其儿孙，竟未能昌盛久远。有人谓为，即此之故，然耶？抑时代机缘之故耶？）

长庆稜初参灵云，问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灵云曰：驴事未去，马事到来。庆不契。参雪峰，举前话。峰曰：汝岂不是苏州人？曰：某甲岂不知是苏州人。峰见玄沙，举此，沙曰：恐他因缘不在和尚处，教伊下来，某向他说。庆到玄沙处，举前话，沙曰：你是稜道者，作么生不会？庆曰：不知灵云与么道，意作么生？沙曰：只是稜道者。不可外觅！庆曰：和尚作么生与么说，某名不可不识，乞和尚说道理。沙曰：你是两浙人，我是福州人。庆曰：实不会，乞和尚说破。沙曰：我岂不是向你说了也。庆曰：某甲特地来，乞和尚为说，莫与么相弄。沙曰：你闻鼓声也无？庆曰：某不可不识鼓声。沙曰：若闻鼓声只是你。庆曰：不会。沙曰：且吃粥去了便来。庆吃粥了，便上。曰：乞和尚说破。沙曰：不是吃粥了也。庆曰：乞和尚说破，莫相弄。某甲且辞归去。沙曰：你来时，从哪里路来？庆曰：从大目路来。沙曰：你去也从大目路去。作么生说相弄？如是往来雪峰玄沙二十年。坐破七个蒲团，不明此事，一日卷帘，忽然大悟。（解脱长者：稜师一代宗匠，大机大用，然在未悟以前，竟至这样苦闷，历时这样的长久，雪峰玄沙二师亲见这样苦况。且曾切求说破，而答话总不肯直捷道破。难道二师还不够慈悲么？）

大慧曰：『此事决定不在言语上。』所以从上诸圣，次第出世，各各以善巧方便，切切怛怛。唯恐人泥在语言上。若在言语上，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，说权说实，说有说无，说顿说渐，是岂无言说？因甚么达摩西来，却言：单传心印，不立文字语言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因何不说：传玄传妙？传言传语？只要当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。事不获已，说个心，说个性，已大段狼藉了也。若要拔得生死根株尽，切不得记我说的，纵饶念得一大藏教，如瓶泻水，唤作运粪入，不名运粪出。却被这些子障却，自己正知见不得现前，自己神通不能发现。只管弄目前光影，理会禅，理会道，理会心，理会性，理会奇特，理会玄妙，大似掉棒打月，枉费心神，如来说为可怜悯者。古人凡有一言半句，设

---

一个金刚圈栗棘蓬，是什么弄猢猻家具，祭鬼神茶饭。『盖你不能一念缘起无生，只管一向在心意识边，作活计，才见宗师动口，便向宗师口里讨玄讨妙。却被宗师倒翻筋斗。自家本命元底，依旧不知落处，脚跟下黑漫漫，依前只是个漆桶。』

大随真妙龄夙悟，徧参知识。次至大沕会下，数载。食至不充，卧不求暖，沕深器之。一日，沕问曰：『阇黎在老僧此间，不曾问一转语。』随曰：『教某甲向甚么处下口？』沕曰：『何不道：如何是佛？』随便作手势掩沕口？沕叹曰：『子真得其髓。』

## 第七十二节 毒辣钳槌

神会童子参六祖，祖曰：知识远来艰辛。还将得本来否？若有本，则合识主。试说看。会曰：以无住为本，见即是主。祖曰：这沙弥争合取次语。会乃问曰：和尚坐禅，还见不见？祖以拄杖打三下，曰：吾打汝是痛不痛？对曰：亦痛亦不痛。祖曰：吾亦见亦不见。会问：如何是亦见亦不见？祖曰：吾之所见，常见自心过愆，不见他人是非好恶，是以亦见亦不见。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木石。若痛，即同凡夫。即起悲恨，汝问见不见是二边，痛不痛是生灭。汝自性且不见，敢尔弄人。会礼拜悔谢。祖又曰：汝若心迷不见，问善知识觅路，汝若心悟，即见自性，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见自心，却来问我见与不见，吾见自知，岂待汝迷，汝若自见，亦不待我迷。何不自知自见，乃问吾见与不见。会再礼百余拜，求谢过愆。服勤给侍，不离左右。

船子诚印心於药山，与道吾云岩为同道交，自离药山，至华亭，泛一小舟，随缘度日，时人号为船子和尚。后道吾到京口，遇夹山上堂。僧问：如何是法身？山曰：法身无相。曰：如何是法眼？曰：法眼无瑕。道吾不觉失笑。山便下座，请问道吾：某甲适来，只对这僧话，必有不是，令上座失笑，望上座不吝慈悲！吾曰：和尚一等是出世，未有师在！山曰：某甲甚处不是，望为说破。吾曰：某甲终不说。请和尚却往华亭船子处去。山曰：此人如何？吾曰：此人上无片瓦，下无卓锥，和尚若去，须易服而往。山乃散众束装，直造华亭，船子才见，便问：大德住什么寺？山曰：似即不住，住即不似。曰：不似，似个什么？山曰：不是目前法。曰：甚处学来？山曰：非耳目之所到。曰：一句合头语，万世系驴橛。子又问曰：垂丝千尺，意在深潭，离钩三寸，子何不道？山拟开口，被子一桡，打落水中。山才上船，子又曰：道道！山拟开口，子又打，山豁然大悟，乃点头三下。子曰：竿头丝线从君弄，不犯清波意自殊。山曰：抛纶掷钓时何如？曰：丝悬绿水，浮定有无之意。山曰：语带玄而无路，舌头谈而不谈。子曰：钓尽江波，金麟始遇。山乃掩耳。子曰：如是如是。遂嘱曰：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。没踪迹处莫藏身。吾卅年在药山只明斯事，汝今已得，他后莫住城隍聚落。但向深山里锄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，莫令断绝。山乃辞行，频频回顾。子遂唤阍黎，山乃回首。子竖桡曰：汝将谓别有。子乃覆船入水而逝。（解脱长者：此『将谓别有。』与如会大师答见马祖后如何之『不可别有。』是同是异？读者：『将谓别有。negative。不可别有。Being。』）山归。后道吾复遣僧往问：如何是法身？仍曰：法身无相。问：法眼如何？亦仍曰：法眼无瑕。僧归，举似吾。吾曰：这汉此回方彻。后来芙蓉楷云：『法身者，离妙言舌，顿超始终之患。诸仁莫是幻身外有法身么？莫是幻身便是法身么？若也恁么会去，尽是依他作解，明昧两歧，法眼未得，通眼不见。僧问夹山：如何是法身？山曰：法身无相。如何是法眼？山曰：法眼无瑕。所以道吾云：未有师在！忽有人问老僧，如何是法身？羊便乾处卧。如何是法眼？驴便湿处尿。更有人问：作么生是法身？买帽相头，作么生是法眼？坑坎堆阜。若点检将来，夹山只是学处不明，如流俗闺阁里物，不能舍却，致使情关固闭，识锁难开，老僧今日若不当阳显示，后学难以知归，「劝汝诸人不用求真，唯须息见。诸见若息，昏雾不生。自然智鉴洞明，更无他物。诸仁者，还会么？」』良久，云：『珠中有火君须信。休向天边问太阳。』

洛浦安为临济侍者，济称之曰：此临济门下一只箭，谁敢当锋。浦亦自谓已足。后辞济，济问甚么处去？浦曰：南方去。济以拄杖画一划曰：过得这个便去。浦乃喝，济便打。浦作礼而去。济明日升堂曰：临济门下，有个赤梢鲤鱼，摇头摆尾向南方去，不知向谁家



蒸蟪里淹杀。浦游历罢，直往夹山卓庵。经年不访夹山。山乃修书令僧驰往，浦接得便坐，却再展手索。僧无对，浦便打曰：归去举似和尚，僧回举告山。山曰：这僧若开书，三日內必来，若不开书，斯人救不得也。夹山却令人伺师出庵，便与烧却。越三日，浦果出庵，来人报曰：庵中火起，浦不顾，直到夹山，不礼拜，乃当面叉手而立。山曰：鸡栖凤巢，非其同类，出去。浦曰：自远趋风，请师一接。山曰：目前无阇黎，此间无老僧。浦便喝。山曰：住，住。且莫草草忽忽。云月是同，溪山各异，截断天下人舌头即不无。阇黎！争教无舌人解语？（雪窦显拈曰：这汉可悲可痛，钝置他临济。他既云月是同，我亦溪山各异。说什么无舌人解语，坐具劈口便撼。）浦伫思，山便打，因兹服膺。一日，问山：佛魔不到处，如何体会？山曰：烛明千里像，合室老僧迷。又问：朝阳已升，夜月不现时如何？山曰：龙衔海珠，游鱼不顾。浦於言下大悟！

有方某等，询笑岩曰：和尚回京将二十年，未闻门下有人。亦罕闻弘道之事，若只恁么屏息，保全一己，则达摩单传之道熄绝。后生辈启发无由，和尚何不俯接一二？岩曰：山僧二十年前，已曾得一二，不料彼先我矣！自此回今，也只任缘抱分，随时闲居默处，甘待殒亡。方曰：诚皆未识门墙乃尔。和尚既掌珠不展，其他何由而入，更乞屈曲垂慈，入草求人。昔船子诚负药山之道，一世孤高，倘不得夹山，几乎绝后，后获洛浦，唱和弥盛。药山之道大行。今和尚如此，何忍安哉！岩曰：吁！宁可无人，不得大家私凿贱卖，图热门庭耳！方等惊悚起曰：船子夹山事。岩曰：夫坐今不获已，略为子辈评品，自尔迄今，无有和者，昔船子接人莽卤。夹山承领颠顶。伊云：语带玄而无路，舌头谈而不谈，仍是座主见解。当时船子见他才恁么道：着实更与毒手，直使扑落洪波，心身粉碎。待伊缓歎苏回，然后与伊笠子，也未为迟也。却反连忙许他道：竿头丝线从君弄，及钓尽江波云云，岂非缁素不分，生熟未辨者哉。致使临别迟迟，循涯而行，频频回望，遽自没身，不亦莽卤颠顶之患欤！后偕定山行脚，诤论生死中有佛无佛，求决於大梅。（夹山与定山同行，言话次，定山曰：生死中无佛，即无生死。夹山曰：生死中有佛，即不迷生死。互相产肯。同往见大梅，夹山便举问：未审二人见处那个较亲？梅曰：一亲一疏。夹山复问那亲？梅曰：且去，明日来。夹山明日再上问，梅曰：亲者不问，问者不亲。）亦非当时莽卤之患欤！方曰：老师适言，船子夹山，当时未获剿绝究竟。何以投子颂曰：击出竿头活死人，莫非投子亦是随邪扑簸箕，水乳不分者耶？岩呵呵笑曰：子又不可以今片时之言而害古意也。方曰：某等实未能测，万望老师垂慈代破。岩举拂子曰：还知么？『从前汗马俱休问，只要重论概大功。』（解脱长者：死心曾云：『从前汗马无人识，只要重论盖代功。』此「概大」二字，或即「盖代」两字。夹山起初似诚未能透绝，但到后来确已澈绝，只要看彼接洛浦公案，何等毒辣。所以笑岩谓：『从前汗马俱休问，只要重论盖大功。』盖亦深肯其后来（为人方便手段）也。）

天童觉举岩头辞德山。山云：子甚么处去？头云：暂辞和尚下山去。山云：子他后作么生？头曰：不忘和尚。山云：子凭何有此语？头云：岂不闻智过於师，方堪传授。山曰：如是如是！善自护持。童曰：德山寻常棒下不立佛祖，既乎到者时节，得恁么老婆。虽然是养子之缘，争免得后人检责，待伊道：智遇於师，方堪传授。拽拄杖蓦脊便打。

慈明在洛中，闻汾阳道望为天下第一。决志亲依。时朝廷方问罪河东，潞泽皆屯重兵。多劝其毋行，明不顾，渡大河，登太行，易衣类厮养，窜明火队中，露眠草宿，至龙州。遂造汾阳，汾阳壮之。经二年，未许入室。明诣阳，阴揣其志，必诟骂使令者，或毁诋诸方，及有所训，皆流俗鄙事。一夕，诉曰：自至法席，已再夏，不蒙指示，但增世俗尘劳。

念岁月飘忽，己事不明，失出家之利。语未卒，阳熟视骂曰：是恶知识，敢裨贩我！怒，举杖逐之。明以伸救，阳掩其口，明大悟。曰：乃知临济道出常情。

黄龙新初参秀铁面，已善机锋转语，及谒晦堂，堂竖拳，问曰：唤作拳头则触，不唤作拳头则背，汝唤作甚么？新罔措，经二年，方领解。然谈辨益炽，堂患之。偶与语，至其锐，堂遽曰：住，住。说食岂能饱人？新窘。乃曰：某到此，弓折箭尽，望和尚慈悲，指个安乐处。堂曰：一尘飞而翳天，一解堕而覆地。安乐处正忌上座许多骨董，直须死却无量劫来全心，乃可耳。（全心一作偷心，然三峰谓：全字最好。）新趋出。一日，闻知事推行者，值迅雷忽震，即大悟。趋见晦堂，忘纳其履，即自誉曰：天下人总是参的禅。某是悟得的。堂笑曰：选佛得甲科，何可当也。因号死心叟。

三峰藏曰：死心见秀铁面时，何等锐利！及乎见晦堂，于拳头背角上去不得，方始服膺。又经二年已得悟，已是机辨纵横，又于说食不饱处兜住。直至弓折箭尽，教他死却无量劫来全心，所以闻雷顿悟，庆快生平。诸人发心，既真为生死，切莫去念个是谁，是谁，无，无，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，念出祸事来！但只於拳上背触不得，心言两绝，尽你见闻处，头头法法，一截截断，自然有转身处。得个转身后，虽是活脱，更须死尽全心，直如选佛得甲科始得。（读者：『於拳上背触不得，即是真疑参话头方便，与参话头的真参力参，有甚不同？未死全心，那能得个转身活脱？』）

南堂静参永安恩。於临济三顿棒话发明次，依诸名宿，无有当意者，闻五祖机峻，欲抑之，遂谒祖，祖乃曰：我此间不比诸方。凡於室中，不要汝进前退后，竖指擎拳，绕禅床，作女人拜，提起坐具，千般伎俩，只要你一言下谛当，便是汝见处。南堂茫然！退。参历三载。一日，入室罢。祖谓曰：子下语，已得十分！试更与我说看。堂即剖而陈之。祖曰：说亦说得十分。更与我断看，堂随所问而判之。祖曰：好即好，只是未得。老僧说话在斋后，汝可来祖爷塔所，与汝一一按过始得。及至彼。祖便以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，睦州担板汉，南泉斩猫，赵州狗子无佛性有佛性之语，编辟之。其所对了无凝滞。至于胡狗话，祖遽转面曰：不是。堂曰：不是，却如何？祖曰：此不是，则和前面皆不是。堂曰：望和尚慈悲指示。祖曰：看他道：子胡有一狗，上取人头，中取人腰，下取人脚，入门者好看。才见僧入门，便道：看狗。汝向子胡道：看狗处，下得一转语，教子胡结舌，老僧铃口，便是你了当处。次日入室，堂密启其意，祖笑曰：不道你不是，千了百当的人。此话只是先师下的语。堂曰：某何人，敢似端和尚。（白云守端）祖曰：不然，老僧虽承嗣他，谓他语拙，盖只用远录公手段接人故也。如老僧共远录公，便与百丈黄檗南泉赵州辈把手共行，才见语拙，即不堪。堂不以为然。乃拽杖渡江，适大水泛涨，因留。侪辈挽其归。又二年，祖方许可，尝商略古今次。执堂手曰：得汝说，须是吾举，得汝举，须是吾说，而今而后，佛祖秘要，诸方关键，无逃子掌握矣！

幻有闻琉璃灯花燿爆声，豁然有省，乃曰：始知故人所谓：直得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十方无壁落，四面亦无门，若有一人，发真归源，十方虚空，悉皆消陨等说，皆非虚语。於是直造燕都，参笑岩和尚，求印可，通所得未竟，岩忽踢出只履曰：向这里道一句看。（解脱长者：读者至此，试先自道一句看。假定有一人答曰：看脚下。一人答曰：只履空留用作么？一人佛袖而出。这三人作么生？）幻无语，乃通夕不寐。至明日，犹立檐下。岩出见，唤之，幻回首，岩翘一足，作修罗掌日月势。幻有省。服勤数载，礼辞南归。岩付从上源流。临行覆以一笠，曰：无露圭角。

---

费隐容谒天童悟和尚。便问靦面相提事如何？悟以蕃菩提大素珠照头便打，容曰：错。悟又打。容又喝。悟只管打。容只管喝。至第七打。所有伎俩知见，一时冰释。悟问：薰风自南来，殿角生微凉。汝作么生会？容曰：水向石边流出冷，风从花里过来香。曰：离了此又作么生？曰：放和尚三十棒。曰：除却棒，又作么生？容便喝。悟曰：喝后嚮。容曰：更要重说偈言。悟休去！

《禅门锻炼说》载：善知识者，其心至慈，其用至毒。所具者，诸佛菩萨之心，而所行者，阿修罗王之事。乃可以托动三有大城而不惧也。无厌胜热，未尝伤一虫蚁，而屠裂割剥，穷刑极罚，增人厌怖。通此用者，乃可为人抽钉拔楔，敲枷打锁。不然，则守死善道而已。自救且不了，而能为人乎？大慧云：诸方说禅病，无有过湛堂者，只是为人时下刃不紧。圆悟云：下手时须至苦至毒，方始不虚付授也。神仙秘诀，父子不传。从上锻炼门庭，类皆如此。使不用此策发，犹驾马者，止令伏櫪，不加鞭影。虽有骅骝骐驎追风天马，亦困盐车矣！安得飞黄腰衣之用哉？（解脱长者：宗师接人为一般所莫测。有时所说的话，实则似是而非，如果学人不察，顺他路子走去，即被捉住。这名叫陷虎机。凭你学人怎样生龙活虎，一遇此陷阱之机，即不免掉失下去。当然，还是学人没有澈透。如果澈透，自亦不会受瞒。（读者：试问：那一点是真的？真的在那裏？）

## 第七十三节 圆相

耽源小师见马祖画个圆相，就上拜立，祖曰：汝莫欲作佛否？曰：某甲不解捏目。祖曰：吾不如汝。源无对。

马祖令人送书到径山钦。书中作一圆相。钦发函於圆相中着一点。却封回。

忠国师曰：钦师犹破马师惑！

雪窦曰：径册钦被马祖惑且置，若将圆相呈似国师，且作个甚么伎俩。免被惑去？有老宿云：当时坐却，便休！亦有道：但与划破。若与么，只是不识羞，敢谓天下老师各具金刚眼睛，广作神通变化。还免得么？雪窦见处，也要诸人共知，只这马师当时画出，早是自惑了也。

南泉归宗麻谷同往参礼南阳国师。泉於路上画一圆相，曰：道得即去，宗便於圆相中坐。谷便作女人拜。泉曰：恁么则不去也。宗曰：是甚么心行？泉乃相唤便回，更不去礼国师。天童觉曰：我当时若见，便与拨却圆相。不唯打破南泉窠窟，亦乃教归宗无着身处，麻谷呈伎俩不得。泉云：恁么则不去也。果然果然。

僧问洵山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洵竖起拂子。后僧遇王常侍。侍问：洵山近日有何言句？僧举前话，侍曰：彼中兄弟如何商量？僧曰：借色明心，附物显理。侍曰：不是这个道理。上座快回去好！某甲敢寄一书到和尚，僧得书，遂回持上洵山。洵拆开。见画一圆相，内写一个『日』字。洵曰：谁知千里外有个知音。仰山侍次，乃曰：虽然如此，也只是个俗汉。洵曰：子又作么生？仰却画一圆相，於中书『日』字，以脚抹。洵乃大笑。耽源谓仰山曰：南阳忠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，授与老僧。乃曰：吾灭后三十年，南方有一沙弥到来，大兴此教，次第传授，毋令断绝，我今付汝，汝当奉持。遂将其本付与仰山，仰接得一览，便将火烧却。耽源一日问：前来诸相，甚宜秘惜。仰曰：当时看了便烧却也。源曰：吾此法门，无人能会，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得委悉。子何得焚之？仰曰：慧寂一览，已知其意，但用得，不可执本也。源曰：虽然如此，於子即得，后人信之不及。仰曰：和尚若要重录不难。即重集一本呈上，更无遗失。源曰：然。耽源上堂，仰出众，作此○相，以手拓呈了，叉手立，源以两手相交，作拳示之，仰进前三步，作女人拜，源点头，仰便礼拜。

有二僧在洵山，向仰山劝曰：师兄须是勤学佛法，不得容易。仰乃作○相，以手拓呈了，却抛向背后，遂展二手，就二僧索。二僧罔措。仰曰：吾兄，直须勤学佛法，不得容易。便起去。仰山坐次，有僧来作礼，仰不顾，其僧乃问仰山：识字否？仰曰：随分。僧乃右旋一币曰：是什么字？仰於地上书十字酬之。僧又左旋一币曰：是什么字？仰改十字作卍字。僧画○相，以两手拓，如修罗掌日月势，曰：是甚么字？仰乃画[○@卍]相对之。僧乃作姿至德势，仰曰：如是如是。此是诸佛之所护念。汝亦如是，吾亦如是，善自护持。其僧礼谢，腾空而去。时有一道者见，经五日后，遂问仰。仰曰：汝还见否？道者曰：某甲见出门腾空而去。仰曰：此是西天罗汉，故来探吾道。道者曰：某虽覩种种三三昧。是觉海变为义海，体则同。然此义合有因有果，即时异时总别，不离隐身三昧也。

法昌遇栽松次，黄龙南至。龙曰：小院子栽许多松作么？昌曰：临济道的。（临济云：一与作景致等等。）曰：栽得多少？昌曰：但见猿啼鹤宿，耸汉侵云。龙指石曰：这里何

不栽？曰：功不浪施。曰：也知无下手处？昌指石上松曰：从何处得来？龙大笑曰：苍天！苍天！乃作偈曰：头戴华巾离少室，手携席帽出长安，鹞峰峰下重相见，鼻孔原来总一般。又画此相示昌，昌和曰：葫芦棚上挂冬瓜，麦浪堆中钓得虾。谁在画楼沽酒处，相邀来吃赵州茶。又画此相答之，龙又作偈曰：铁牛对对黄金角，木马双双白玉蹄。为爱雪山香草细，夜深乘月过前溪。又画此相示昌，昌复和偈曰：玉麟带月离霄汉，金凤衔花下彩楼，野老不嫌公子醉，相将携手御街游。复画此○相答之。

有僧执锡至笑岩前立，朗声问曰：仁者，可识从上相承密论义否？岩曰：密则非论，论则非义。僧乃退后，以锡横肩上，翘足独立，曰：是什么义？岩於地上书一「更」字。僧以锡画地一划，阔两胫立上，复以锡横按腹上，亚身而视。曰：是什么义？岩於地上书一「嘉」字。彼即卓锡地上，两手叉腰，悬翘一足，切齿怒目作降魔势，曰：是什么义？岩於地上书一「之」字。僧复分手，指天地，周旋一匝，曰：是什么义？岩於地上书一「尤」字。僧复进前作女人拜，分手指两衲子，曰：是什么义？岩於地上书一「蚕」字。僧绕三匝作礼，立於岩右，岩於地上书「佛魔」字。僧方进语。岩曰：设到此，更须知有「魔佛」字。这个时节始得。僧欢喜，面岩欢曰：咦！真摩诃衍萨婆若上士耶！乃作礼而去。岩顾左右曰：此是应真圣贤，所呈金刚变相三昧，三昧之三昧，用来勘吾，然彼亦将有新证。

月舟载示众曰：般若多罗尊者道：金鷄解衔一粒粟，供养十方罗汉僧。总不出者个⊙。然后有者个，○这个，者个，○这个，○者个。还会么？如斯会得。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如或不然，山僧再下个注脚。佛手驴脚生缘，朝朝门开二边。二口曾无一舌，有冤无处伸雪。洞山展开两手，放出黄河倒走。云门顾鉴无诀，当下要人吃跌。法眼谓有一言，岂在天上人间。问取文殊不会，青狮摆脱金环。蓦卓拄杖曰：唯有拄杖不认人情，佛来也打，祖来也打，大众！且道：为甚么有如是威光。有如是奇特。乃横按拄杖曰：拄地撑天忘背向，昂然脱越两头机。

天童觉上堂曰：今日是释家老子降诞之辰，长芦不解说禅，与诸人画个样子，只如在摩耶胎时作么生？以拂子画此⊙相。曰：只如以清水浴金色身时，又作么生？复画此相。曰：只如周行七步，自顾四方，指天指地，成道说法，神通变化，智慧辨才四十九年，三百余会，说青道黄，指东画西，入般涅槃时又作么生？乃画此相。复曰：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许，其或未然。一一历过始得。

白岩符曰：圆相与世尊拈花。初非二旨，直示全提，无容拟议，能出生无量百千秘密法门，而无量百千秘密法门，未尝与之异。而旧录所载：谓：圆相总有六名。曰：相，乃纵意。相，乃夺意。相，乃肯意。○相乃许他人相见意。乃至曰：举函索盖，抱玉求鉴，种种臆见。佛祖之道，果如是乎？市贾私为志谚。三尺牧竖，语之故，即无不喻。若不语其故，虽有圣智，不可经解，谓入圣位者，果如是乎？陈操看资福，福见来，便画一圆相。操曰：弟子恁么来，早已不着便。何况师更画一圆相。福便掩却方丈门。（雪窦谓：陈操只具一只眼。）

## 第七十四节 四料拣、四喝、四宾主、四照用

### 一、四料拣

临济曰：我有时夺人不夺境。有时夺境不夺人。有时人境俱夺。有时人境俱不夺。问：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？济曰：煦日发生铺地锦，婴儿垂发白如丝。问：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？曰：王令已行天下徧，将军塞外绝烟尘。问：如何是人境俱夺？曰：并汾绝信，独处一方。问：如何是人境俱不夺？曰：王登宝殿，野老讴歌。又尝示众曰：如诸方学人来山僧此间，作三种根器断。如中下根器来，我便夺其境，而不除其法。或中上根器来，我便境法俱夺。如上上根器来，我便境法人俱不夺。如有出格见解人来山僧此间，便全体作用，不历根器。大德到这里，学人着力处不通风，石火电光，即错过了也。学人若眼目定动，即没交涉。拟心即错，动念即乖。有人解者，不离目前。（读者：临济既云：不离目前。则合亲见临济。乃至十方三世一切佛祖圣贤。解脱长者：《人天眼目》载：前料拣中只有「人」「境」二字，而此增一「法」字者，大概「人」则就其当体作用者言，「境」则就其即物拈示者言，「法」则就其随机接引者言，当然，亦不能这样死着。但看，『有时』二字何等活泼，如必拿定死蛇，早是瞎却人眼。）

南院问风穴曰：汝道料拣，料拣何法？穴曰：凡语不滞凡情，即堕圣解。乃学者大病，先圣哀之，方设方便，如以楔出楔。院然之。

大慧曰：临济一日示众云：有时夺人不夺境。有时夺境不夺人。有时人境两俱夺。有时人境俱不夺。会么？良久！左右顾视，便下座。这个便是金刚王宝剑。我昨日说的将蜈蚣毒蛇蝎子并诸杂毒，贮在一瓮里，你试将手就中拈一个不毒的出来看，若拈得出，不妨於此有少分相应。若拈不出，自是你根性迟钝，夙无灵骨，也怪妙喜不得。临济当时道这闲言长语，面目现在。自是你不会看得出。你若领得此意，自从胡乱后，三十年不少盐酱，钟楼上念赞，床脚下种菜之类，不着问人，一一自知下落。古人垂个方便，岂是闲开口，须知烂泥里有刺。当时有个克符道者，理会得临济意，便出来问：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？临济当时不知那里得许多闲言长语，逗凑得恰好。便道：煦日发生铺地锦，婴儿垂发白如丝。诸人还会么？煦日发生铺地锦，是境，婴儿垂发白如丝，是人。此两句一句存境，一句夺人，克符又作颂云：『夺人不夺境，缘自带誦讹。（慧曰：有什么誦讹？）拟欲求玄旨，思量反责么。（慧曰：诬人之罪。）骊珠光灿烂，仙桂影婆娑。（慧曰：何不早恁么道。）靛面无差互，还应滞网罗。』（慧曰：依稀似曲才堪听，又被风吹别调中。）此颂大概在骊珠光灿烂，仙桂影婆娑之上。盖此两句是境。学者问不夺境，拟欲求玄旨，思量反责么。大意只是不可思量拟议，思量拟议者，人也。（如果思量拟议，）蹉却靛面相呈一着子，即被语言网罗矣！克符此颂，专明煦日发生铺地锦，所以有骊珠光灿烂，仙桂影婆娑之句，乃是存境而夺人。故曰：靛面无差互，还应滞网罗。夺人之义，醍醐毒药一道而行，具眼者，方能辨别。又问：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？答云：王令已行天下徧，将军塞外绝烟尘。王令已行天下徧，是夺了境。将军塞外绝烟尘，是存人而不夺。颂曰：『夺境不夺人，寻言何处真。（慧曰：也须闲处作提防。）问禅禅是妄，究理理非亲。（慧曰：好事不如无！）日照寒光澹，山摇翠色新。（慧曰：贫儿思旧债。）直饶玄会得。也是眼中尘。』便夺了也。其余人境两俱夺，人境俱不夺。尽是依语。就学者问处答。又问：如何是人境两俱夺？答：并汾绝信，独处一方。便有人境两俱夺面目。颂曰：『人境两俱夺，从来正令行。

（慧曰：已落第二。）不论佛与祖，那说圣凡情。（慧曰：买石得云饶。）拟犯吹毛剑，还如值木盲。（慧曰：识法者惧。）进前求妙会，特地斩精灵。』（慧曰：前箭犹轻后箭深。）正令既行，不留佛祖。到这里，进之退之，性命都在师家手里。如吹毛剑，不可犯其锋。又问：如何是人境俱不夺？答云：王登宝殿，野老讴歌。颂曰：『人境俱不夺，思量意不偏。（慧曰：会么？是法住法位。）主宾言不异，（慧曰：世间相常住。）问答理俱全。（慧曰：添一毫不得，减一毫不得。）踏破澄潭月。（犹有这个在！）穿开碧落天。（劳而无功。）不能明妙用，（动着即错。）沦溺在无缘。』（却依旧处着这个。）是谓之四料拣。你若要理会得临济意，但向他当时垂示处看，如何看？山僧有时夺人不夺境。有时夺境不夺人。有时人境两俱夺。有时人境俱不夺。若恁么便是，你若作山僧，有时夺人不夺境。有时夺境不夺人。有时人境两俱夺。有时人境俱不夺。便不是了也。所以，五祖师翁有言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柏树子。恁么会便不是了也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柏树子。恁么会方始是。你诸人还会么？这般说话，莫道你诸人理会不得，妙喜也是理会不得。我此门中无理会得。理会不得。蚊子上铁牛，无你下嘴处。我这里禅，许你众人闻，不许众人会。如人所解注的四料拣，你诸人齐闻齐会了。临济之意，果如是乎？若只如是，临济宗旨，岂到今日？（解脱长者：妙喜此段注解，若无后语，变成喜妙了也。）

## 二、四喝

临济曰：我有时一喝，如金刚王宝剑。（《人天眼目》载：言其快利难当，若遇学人缠脚缚手，葛藤延蔓，情见不忘，便与当头截断，不容拈搭，稍涉思惟，未免丧身失命。）有时一喝，如踞地狮子。（《人天眼目》载：言其不居窟穴，不立窠臼，威雄踞踞，毫无依倚。一声哮吼，群兽脑裂。无你挨拶处。无你回避处。稍犯当头，便落牙爪，如香象奔波，无有当者。）有时一喝，如探竿影草。（《人天眼目》载：就一喝之中，具有二用，探则勘验学人见地若何？以竿探水之深浅，故曰：探竿在手。即此一喝，不容窥测，无可摹拟，不待别行一路，已自隐迹无踪，欺瞒做贼，故曰：影草随身。）有时一喝，不作一喝用。（《人天眼目》载：言其千变万化，无有端倪，唤作金刚宝剑亦得。唤作踞地狮子亦得。唤作探竿影草亦得。如神龙出没，舒卷异常，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尾，佛祖难窥，鬼神莫觑，意虽一喝之中，而实出一喝之外，（此不作一喝用。乃四喝之最玄最妙者，须看『有时』二字甚是活泼，非一向如此用也。又看『如』之一字，不过仿佛如此，非真有如此之名目也。）汝作么生会？临济又曰：汝等总学我喝，我今问汝，有一人从东堂出，一人从西堂出，两人齐喝一声，这里分得宾主么？汝且作么生分？若分不得，以后不得学老僧喝。又：临济上堂。僧出作礼，济便喝。僧曰：老和尚莫探头好。济曰：你道落在甚么处？僧便喝。又：僧问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济便喝。僧作礼。济曰：你道好喝也无？僧曰：草贼大败。济曰：过在甚么处？僧曰：再犯不容。济曰：大众！要会临济宾主句，问取堂中二禅客。

寂音四喝颂曰：金刚王剑，觊露堂堂，才涉唇吻，即犯锋芒。踞地狮子，本无窠臼，顾伫之间，即成渗漏。探竿影草，不入阴界，一点不来，贼身自败。有时一喝，不作喝用，佛法大有，只是牙痛。

密云悟曰：临济四喝，只是一喝，不作一喝用。（密云悟禅师的四唱开示，应须领悉。）若人廉纤不断，以一喝不作一喝用，为金刚王宝剑。若人脚跟未稳，以一喝不作一喝用，为踞地狮子。若人一无动静，以一喝不作一喝用，为探竿影草。虽然如此，即此一喝，亦岂易为哉！

---

南院问僧：近离甚处？僧曰：龙兴。院曰：发足莫过叶县也无？僧便喝。院曰：好好问你，又恶发作么？僧曰：唤作恶发，即不得。院却喝曰：你既恶发，我也恶发。近前来，我也没量罪过，你也没量罪过。瞎汉！参堂去。

睦州问僧：近离甚处？僧便喝。州曰：老僧被汝这一喝。僧又喝。州曰：三喝四喝后作么生？僧无语。州便打曰：这掠虚头汉。后来佛果拈曰：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后作么生？合作么生抵对？免得他道掠虚汉。这里若是识存亡，别休咎，脚踏实地汉，谁管三喝四喝后作么生，只为这僧无语，被这老汉便据款结案。

长芦真歇了问僧：你死后烧作灰，撒却，向甚么处去？僧便喝。歇曰：好一喝，只是不得翻款。僧又喝。歇曰：公案未圆，更喝始得。僧无语。歇打曰：这死汉！

兴化一日见同参来。才上法堂，化便喝，僧亦喝。化又喝，僧又喝。化拈拄杖，僧又喝。化便打曰：看这瞎汉，犹强作主在。僧拟议，化直打下法堂。侍者至晚，却问：适来那僧，有甚么言句触忤和尚？化曰：他有权有实有照有用。及乎我将手向伊面前横两横，到这里却去不得。似这般瞎汉不打，更待何时？侍者礼拜。佛果拈曰：甚处是兴化将手向伊面前划两遭处？若这里洞明，可以荷负临济正法眼藏。如或泥水未分，未免瞎驴随大队。

兴化又一日示众曰：若是作家战将，便请单刀直入，更莫如何若何。有旻德禅师出，礼拜起。便喝，化亦喝，德又喝，化小喝。德礼拜归众。化曰：适来别人三十棒，一棒也较不得，何故？为他旻德会一喝不作一喝用。

古德大师曰：主一喝验宾。宾一喝验主。主再喝验宾。宾再喝验主。四喝后无宾主也。到这里，主家便夺却，更不容他。

慈明上堂，杨歧出问：幽鸟语喃喃，辞云入乱峰时如何？明曰：我行荒草里，汝又入深村。歧曰：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更借一问。明便喝。歧曰：好喝。明又喝，歧亦喝。明连喝两喝，歧礼拜，明曰：此事，是个人方能担荷。歧拂袖便行。

兴化起初在三圣会下为首座，尝曰：我向南方行脚一遭，拄杖头不曾拨着一个会佛法的人。三圣闻得，问曰：你具个什么眼，便恁么道？化便喝。圣曰：须是你始得。后大觉闻举，遂曰：作么生得风吹到大觉门里来。化后到大觉为院主。一日，觉唤院主，我闻你道：向南方行脚一遭，拄杖头不曾拨着一个会佛法的。你凭个甚么道理与么道？化便喝，觉便打。化又喝，觉又打。化来日从法堂过，觉召院主曰：我直下疑你昨日这两喝，化又喝。觉又打。化再喝，觉亦打。化曰：某甲於三圣师兄处学得个宾主句，总被师兄折倒了也。愿与某甲个安乐法门。觉曰：这瞎汉来这里纳败缺，脱下衲衣痛打一顿。（真正不愧临济真子。）化方於言下荐得临济於黄檗处吃棒的道理。后来中峰曰：兴化悟个什么？这里见得，许你作临济半个儿孙。圆明居士曰：中峰此语，谓澈底宾主。犹是门庭施設耳。（读者：中峰大师在甚么处？）

### 三、四宾主

临济曰：参学之人大须仔细。如宾主相见，便有言论往来。或应物现形，或全体作用，或把机权喜怒，或现半身，或乘狮子，或乘象王。如真正学人便喝。先拈出一个胶盆子，善知识不辨是境，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，便被学人又喝，前人不肯放，此是膏肓之病，不堪医治，唤作宾看主。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，只随学人问处即夺，学人被夺，抵死不放，此是主看宾。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，出善知识前。知识辨得是境，把得抛向坑里。学人



---

言：大好善知识。知识即云：咄哉！不识好恶。学人便礼拜。此唤作主看主。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，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，学人欢喜，彼此不辨，唤作宾看宾。

大德！山僧所举皆是辨魔拣异，知其邪正。临济又曰：汝等总学我喝。我今问汝：有一人从东堂出，一人从西堂出，两人齐喝一声。这里分得宾主么？汝且作么生分？若分不得，以后不得学老僧喝。次日，济上堂，两堂首座相见，同时下喝。僧便问：还有宾主也无？济曰：宾主历然。复召众曰：要会临济宾主句，问取堂中二首座。又：临济会下有同学二人相问。一云：离却中下二机，请兄道一句子？一云：拟问则失。一云：与么则礼拜老兄去也。一云：者贼。临济闻，乃升堂曰：要会临济宾主句，问取堂中二禅客。便下座。僧问克符大师，如何是宾中宾？符曰：倚门傍户犹如醉，出言吐气不惭愧。问：如何是宾中主？符曰：口念弥陀双拄杖，目瞽瞳人不出头。问：如何是主中宾？曰：高提祖印当机用，利物应知语带悲。问：如何是主中主？曰：横按镆鋌全正令，太平寰宇斩痴顽。问：既是太平寰宇，为什么却斩痴顽？符曰：不许夜行刚把火，直须当道与人看。

慈明曰：一喝分宾主，照用一时行，要会个中意，日午打三更。遂喝一喝。曰：且道：是宾是主？还有分得者么？若也分得，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，若也未能，老僧失利。僧问神鼎諝：如何是宾中宾？鼎曰：瞎。如何是宾中主？鼎曰：一似瞎。如何是主中宾？鼎曰：放汝三十棒。如何是主中主？鼎曰：耶了。

僧问雪窦显：如何是宾中宾？窦曰：满面埃尘。又曰：噫！复颂曰：宾中之宾，少喜多嗔。丈夫壮志，当时何人。问：如何是宾中主？曰：兆分其五。又曰：引。复颂曰：宾中之主，玄沙猛虎。半合半开，唯自相许。问：如何是主中宾？曰：月带重轮。又曰：收。复颂曰：主中之宾，温故知新。互换相照，师子嚙呻。问：如何是主中主？曰：大千捏聚。又曰：揭。复颂曰：主中之主，正令齐举。长剑倚天，谁敢当御。总颂曰：宾主分不分，颠颠绝异闻。解布劳生手，寄言来白云。无碍澈曰：宾中看主，啐啄同时。主中验宾，全收全放。主中辨主，如水合水，似空印空。倘若宾中觅宾，正是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。须知余师家举扬个事，意在言外，若是超方作者，自属举着便知。设或影响之流，未免寻言逐句。然虽如是，若无百步穿杨技，怎解扳弓射尉迟。

两堂首座同喝，宾主历然句。汾阳颂曰：两堂首座总作家，其中道理有分拏，宾主历然明似镜，宗师为点眼中花。慈明颂曰：啐啄之机箭拄锋，瞥然宾主当时分，宗师愍物朋缁素，北地黄河澈底浑。竹庵珪颂曰：作家相见终不错，两两同时齐啐啄，喝下虽然宾主分，争如普化摇铃铎。

后广慧璉举曰：诸人且道：还有宾主也无？若道：有宾主，是个瞎汉。若道无宾主，也是个瞎汉。不有不无，万里崖州。你若向这里道得，也好与三十棒，若道不得，也好与三十棒。衲僧家到这里，作么生出得山僧圈赧去？良久，曰：苦哉！苦哉！虾蟆蚯蚓，脖跳上三十三天，撞着须弥山，百杂碎！又：博山来颂曰：未喝应须验主宾，衲僧那肯句中亲。若於喝下通消息，木马嘶风过汉秦。

佛果请益临济四宾主怎生？演祖曰：也只个程限，是甚么闲事，我这里却是马前相扑，倒便休。洞山问僧：何者是汝主人公？曰：现祇对者是。山曰：苦哉！苦哉！今时人，类皆如此，只认得个驴前马后的，将为自己，佛法平沉，此其兆也。宾中主尚未明，况主中主乎？僧问：如何是主中主？山曰：阇黎自道取。曰：某甲道得，只是宾中主。如何是主

中主？山曰：恁么道即易，相续也大难。遂示偈曰：『嗟见今时学道流，千千万万认门头，恰似入京朝圣主，只到潼关即便休。』

有问广德延：如何是宾中宾？德曰：荡子无家计，飘蓬不自知。问：如何是宾中主？曰：茅户挂珠帘。问：如何是主中宾？曰：龙楼铺草坐。问：如何是主中主？曰：东宫虽至嫡，不面圣尧颜。

《洞上古辙》曰：四宾主者，主即正即体即理。宾即偏即用即事。理之本体，不涉於用者，名主中主，喻如帝王深居九重之内也。亲从体发出用者，名主中宾，喻如臣相奉命而出者也。在用之体，名宾中主，如闹市里天子。用与体乖，全未有主，名宾中宾。喻如化外之民，无主之客也。（此四宾主（曹洞）与临济不同，学者详之。）

位中符曰：临济宾看主，学家有鼻孔。主看宾，师家有鼻孔。主看主，师家学家俱有鼻孔。宾看宾，师家学家，俱无鼻孔。此四宾主，全在机用，不与洞山宾主同。旧刻诸着语与夫浮山翠岩所作诸颂，自是为洞山宾主而发，故其中旨趣及位次，皆与此中（临济四宾主）无涉。看他临济用个「看」字。洞山用个「中」字。其眉目何等清白！而后学不审，乃一例雷同，可慨也。（翠岩颂曰：宾中宾，出语不相应，未谛审思惟，骑牛过孟津。释曰：颂学家眼未明，孟津深广，便欲骑过。宾中主，相牵日卓午，展拓自无能，且历他门户。释曰：颂学家具眼，虽是东抛西掷，探竿在手，且历他门。主中宾，南越望西秦，寒山逢拾得，拟议乙卯寅。释曰：颂师家眼观东南，意在西北，如寒拾相逢笑呵呵。若拟议，则乙卯成甲寅，乌豆换矣。主中主，当头坐须怖，万里涉流沙，谁云佛与祖。释曰：颂师家把定，佛祖也无着处。）

#### 四、四照用

临济曰：我有时先照后用。（《人天眼目》载：如问：汝是甚处人？或从甚处来？或问：汝名甚么？先照一句，看伊作么定动，或棒或喝。）有时先用后照。（《人天眼目》载：如先打先喝等等，然后问：会么？或问：汝道是甚么意旨？）有时照用同时。（《人天眼目》载：如一棒一喝中，且看他如何承当，此则即用（时）即照。即照（时）即用。）有时照用不同时。（《人天眼目》载：如问：汝来也。看他如何应答，然后随机纵夺。或先打一棒，看他如何支遣，再别作商量。）

先照后用有人在。先用后照有法在。照用同时，驱耕夫之牛，夺饥人之食，敲骨取髓，痛下针锥。照用不同时，有问有答，立宾立主，合水和泥，应机接物。若是过量人，向未举以前，撩起便行，犹较些子。

汾阳曰：先照后用，且共汝商量。先用后照，汝须是个人始得。照用同时，汝作么生抵当？照用不同时，汝作么生凑泊？（汾阳禅师四照用开示释。须眉拖地。）

琅琊觉曰：先照后用，露狮子之爪牙。先用后照，纵象王之威猛。照用同时，如龙得水，致雨腾云。照用不同时，提奖婴儿，抚怜赤子。此是古人建立法门，为合如是？不合如是？若合如是，纪信乘九龙之辇。不合如是，项羽失千里之骓。还有为琅琊出气的么？如无，山僧自道去也！卓拄杖，下座。

慈明曰：有时先照后用。有时先用后照。有时照用同时。有时照用不同时。所以道：有明有暗，有起有倒。乃喝一喝曰：且道：是照是用？还有缁素得出底么？若有，试出来呈丑拙看！若无。山僧今日失利。

---

天笠珍曰：一喝分宾主，照用一时行。未喝之先，谁照谁用？谁宾谁主？既喝之后，全宾即主，全主即宾。全照即用，全用即照。忽若照用不同时，主宾两不立，又作么生？  
募喝曰：吾此一喝，不作喝用，一粒还丹，销尽药汞。（天笠珍禅师释示，袒臂露胸。）

大慧曰：若也先照后用，则瞎一切人眼。若也先用后照，则开一切人眼。若也照用同时，则半瞎半开。若也照用不同时，则全开全瞎。此四则语，有一则有宾无主，有一则有主无宾，有一则宾主俱无，有一则全俱宾主。即今众中，或有个不受人瞒的汉，出来道：这里是甚么所在？说有说无，说虚说实，说照说用，说主说宾，拦胸稜住，拽下禅床，痛椎一顿，也怪伊不得。《五宗救》曰：『大宗师为人，自无实法，才见学者丝毫倚傍，便与斩断。如俊鹞捉鸪，饥鹰捕兔，随鸪兔之起伏宛转，必擒而后已。此料拣照用之所由贵也。』《辟妄救》曰：『韩大伯颂云：一兔横身当古路，苍鹰才见便生擒，后来猎犬无灵性，空向枯桩旧处寻。料拣照用，以迄宾主玄要，所称枯桩，旧处，非耶？』《拣魔辨异录》曰：『临济已明明说：若是过量人，向未举以前，撩起便行，犹较些子。何得不向此处领会。』（学人最好将此三书同时一起看到终末，则《辟妄救》的意旨当能领矣，盖亦如中峰大师《信心铭辟义解》然。）

## 第七十五节 三玄三要

临济曰：大凡演唱宗乘，一句中须具三玄门，一玄门须具三要。有权有实，有照有用，汝等诸人作么生会？

有问汾阳：如何是第一玄？曰：亲瞩饮光前。如何是第二玄？曰：离相绝言诠。如何是第三玄？曰：明镜照无偏。如何是第一要？阳曰：言中无巧妙。如何是第二要？曰：千圣入玄奥。如何是第三要？曰：四句百非外，尽踏寒山道。颂曰：第一玄，照用一时全，七星光灿烂，万里绝尘烟。第二玄，钩锥利更尖，拟议穿颧过，裂面倚双肩。第三玄，妙用具方圆，随机明理事，万法体中全。第一要，根境俱忘绝朕兆，山崩海竭漉飘尘，荡尽乾坤始为妙。第二要，钩锥察辨呈巧妙，纵去夺来掣电机，透盒七星光晃耀。第三要，不用钩锥并下钓，临机一曲楚歌声，闻者悉皆忘返照。

汾阳因采菊示众曰：金花布地，玉蕊承天，杲日当空，乾坤朗耀。云腾致雨，露结为霜。不伤物义，道将一句来！还有道得的么？若道不得，眼中有屑，直须出却始得。所以风穴曰：若立一尘，家国兴盛，野老颦蹙。不立一尘，家国丧亡，野老安恬。于此明去，阇黎无分，全是老僧。于此不明，老僧即是阇黎。阇黎与老僧，亦能悟却天下人，亦能瞎却天下人。欲识阇黎么？拊右膝曰：这里是。欲识老僧么？拊左膝曰：这里是。且问诸上座，老僧与阇黎，是同是别？若道是同，上座是上座，老僧是老僧。若道是别，又道：老僧即是阇黎，阇黎即是老僧。若能於此明去，一句中有三玄三要，宾主历然。平生事办，参学事毕。所以永嘉曰：粉骨碎身未足酬，一句了然超百亿。又：僧问：如何是学人着力处？汾阳曰：嘉州打大象。如何是学人转身处？曰：陕府灌铁牛。如何是学人亲切处？曰：西河弄狮子。乃曰：若人会得此三句，已辨三玄。更有三要语在，切须荐取。不是等闲，与大众颂出。颂曰：三玄三要事难分，得意忘言道易亲，一句明明该万象，重阳九日菊花新。还会么？又举三玄语时曾曰：汝还会三玄的时节么？直须明取古人意旨，然后自心明去，更得变通自在，始得受用无碍，唤作自受用身佛。不从他教，信识得自家活计。问：什么活计？答：二只水牯牛，双角无拦卷。复曰：若要於此明得去，直得三玄旨趣，始得受用无碍，大丈夫汉莫教自辜。触事不通，彼此无利济。与汝一切颂出。曰：第一玄，法界广无边，森罗及万象，总作镜中圆。第二玄，释尊问阿难，多闻随事答，随器量方圆。第三玄，直出古皇前，四句百非外，阎氏问丰干。乃曰：这个是三玄的颂，作么生是三玄的旨趣？直教决择分明，莫只与么望空里妄解道，我曾亲近和尚来，与我说了脱空谩语，诳吓他人，吃铁棒有日，莫言不道。

张无尽谓寂音曰：汾阳乃临济五世嫡孙。学者宗仰，观其提纲，唯论三玄三要。今其法派，皆谓：三玄三要一期建立之语，无益於道。但於诸法，不生异见。一切平常，便是祖意。其说是否？音曰：居士闻其说，晓然了解，宁疑汾阳（拈）提纲（宗）乎！曰：吾固疑而未决也。音曰：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设也。所言一句中具三玄。一玄中具三要。有玄有要者，一切众生热恼海中，清凉寂灭法幢也。此幢之建，譬如涂毒之鼓，挝之，则闻者皆死。唯远闻者后死。若不横死者，虽闻不死。临济无恙时，兴化、三圣、宝寿定上座辈，闻而死者。今百余年犹有悟其旨者，即后死者也。而诸法派谓无益於道者，即不横死者也。祖宗门风，壁立万仞，而子孙畏之，喜行平易坦途，此所谓法道陵夷也。譬如衣冠，称孔门弟子，而毁《易系辞》。三尺童子笑之！（解脱长者：后来三峰与密云悟的争执，於寂音此说。不无影响。）

---

大慧曰：有一种将临济三玄，云门三句，逐句解说，以传灯广灯祖师言句，各分门类。以一尘才起，大地全收。一毛头师子现，百亿毛头师子一时现。尽大地是个解脱门。尽大地是沙门一只眼。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山河大地，明暗色空，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之类。配为体中玄，函盖乾坤句。以三脚驴子弄蹄行。锯解秤锤。火里唧螾吞大虫。文殊起佛见法见，贬向二铁围山。东山水上行。北斗里藏身。凡语言注解不得处，便道：蚊子上铁牛，无你下嘴处。如此之类。谓之句中玄，截断众流句。以蹋着秤锤硬似铁，踏破草鞋赤脚走。饥来吃饭，困来打眠。山是山，水是水。行但行，坐但坐。大尽三十日，小尽二十九。如此之类。谓之玄中玄，随波逐浪句。岂不见汾阳和尚颂云：『三玄三要事难分，得意忘言道易亲，一句明明该万象，重阳九日菊花新。』此老子明明为你指出临济骨髓。却逐句下解注，谓三玄三要事难分，是总颂。得意忘言道易亲，是体中玄。一句明明该万象，是句中玄。重阳九日菊花新，是玄中玄。此是前辈中负大名望，有真实悟处，而大法不明，无师承杜撰，如此瞎众生眼，其余裨贩之流，不在言也。想汾阳老人未肯点头在！分明向你道：『三玄三要事难分，得意忘言道易亲，一句明明该万象，重阳九日菊花新。』恁么道了，更将鉢盂安柄？莫道你负大名，具大辩才，有大智慧。便是达摩大师出来，作这般去就，正好捉来活埋。免致教坏人家男女，一盲引众盲，问着三要，却注解不得。

## 第七十六节 无一法与人

志诚大师问六祖：未审大师以何法诲人？祖曰：『吾若言有法与人，即为诳汝。但且随方解缚，假名三昧。』

僧问黄檗：学人不会，和尚如何指示？檗曰：『我无一物，从来不曾将一物与人，你无始以来，只为被人指示，觅契觅会，此可不是弟子与师俱陷王难？你但一念不受，即是无受身。一念不想，即是无想身。决定不迁流造作，即是无行身。莫思量卜度分别，即是无识身。』你如今才起一念，即如十二因缘，无明缘行，亦因亦果，乃至老死，亦因亦果。故善财童子一百一十处求善知识，只向十二因缘中求，最后见弥勒。弥勒确指见文殊，文殊者，即汝本地无明。若心心别异，向外求善知识者，一念才生即灭，才灭又生。所以汝等比丘，亦生亦老亦病亦死，酬因答果以来，即五聚之生灭。五聚者，五阴也。『一念不起，即十八界空，即身便是菩提花果。即心便是灵智，亦名灵台。若有所住着，即身为死尸，亦云：守死尸鬼。』

雪峰在洞山作饭头。淘米次，山问：淘沙去米？淘米去沙？峰曰：沙米一时去！山曰：大众吃个甚么？峰遂覆却米盆。山曰：据子因缘，合在德山。洞山一日问峰：作甚么来？峰曰：斫槽来。山曰：几斧斫成？峰曰：一斧斫成。山曰：犹是这边事。那边事作么生？峰曰：直得无下手处。山曰：犹是这边事。那边事作么生？峰休去，峰辞洞山。山曰：子甚处去？峰曰：归岭中去，山曰：当时从甚么路出？峰曰：从飞猿岭出。山曰：今回向甚么路去？峰曰：从飞猿岭去。山曰：有一人不从飞猿岭去。子还识么？峰曰：不识。山曰：为甚么不识？峰曰：他无面目。山曰：子既不识，争知无面目？峰无对。遂谒德山，问：从上宗乘，学人还有分也无？德山打一棒。曰：道什么？峰曰：不会。至明日请益。德曰：『我宗无语句，实无一法与人。』峰有省。

临济曰：『山僧无一法与人，只是治病解缚。你取山僧口里语，不如休歇去！』

五祖演上堂曰：说佛说法，拈槌竖拂，白云万里。德山入门便棒，临济入门便喝。白云万里。然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不恁不恁么总不得，也则白云万里。或有个汉出来道：长老你恁么道，也则白云万里，这个说话，唤做矮子看戏，随人上下。三十年后一场好笑，且道：笑个甚么？笑白云万里。（读者至此，也禁不住笑。则三十年后的一个代名词可明了了。）

大愚芝会下，有僧日诵《金刚经》百遍。愚闻之，召谓曰：汝日诵《经》。究竟《经》义否？曰：未曾。曰：汝但日诵一遍，参究佛意。若一句下悟去，如饮海水一滴，便知百川之味。僧如教，一日诵《经》至『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』处。蓦然有省，遂以白愚。愚遽指床前狗子曰：狗子嚙。僧无语。愚便打出。后来潜庵源尝举此语，至不生法相，愚云：狗子嚙处。问妙喜曰：你作么生会？喜对曰：狗子。潜庵大称赏之，谓其不生法相也。逮妙喜悟后！谓众曰：大愚方便善巧，如珠走盘，不留影迹。源以实法与人，岂不辜负佛祖之心乎？（妙喜悟后谓：源於大愚芝一时大用之形相下，做依样葫芦，如斯则成实法与人矣。盖有法相固未诣，但执无法相，亦复然也。）

无业大师曰：诸佛不曾出世，无一法与人，但随病施方，遂有十二分教。如将蜜果换苦葫芦，淘汝诸人业根。

---

中峰曰：达摩西来，单传直指，初无委曲，后来法久成弊，生出异端。（读者：斯指未曾真悟，而执为已悟的人。於焉祖师垂慈，巧设关隘，使无鱼目混珠，斯即各家纲宗之设也。）或五位君臣，四种料拣，三玄九带，十智同真。各立门庭，互相提唱，虽则一期建立，却不思赚他后代儿孙，一个个浑身堕在参天荆棘中，枝上攀枝，蔓上引蔓，但见葛藤遍地，无有出期，逗到头白齿黄，命根子欲断未断之际，反思从前知解，毫发无灵，甘赴死门，悔将奚及！近代丛林，如斯参学者，波荡风靡，十人而九矣。（读者：有一老修行，亦曾看过解脱长者《无门直指》。一日，他谓某甲曰：中峰大师也反对五家设五位君臣，四料拣等。汝知之乎？呜呼！此老既未读《中峰广录》三十卷等文，自谓：禅宗。又未识宗旨。何也？『纲宗者，已透关者不可无，未透关者，不可穿凿。』彼未悉此义，又不知就理，故有斯过。钱伊庵所著《宗范》之纲宗篇，及晦山之《禅门锻炼说》皆言之甚详，学者可取读之。又：解脱长者这篇题目为：无一法与人。中峰大师此文所示，亦如云门所谓：我当时若见释迦诞生，一棒打杀，与狗子吃，贵图天下太平。试问：云门虽有此语，他在日，还诵经礼佛也无？此事不是极为明显么？总之，斯辈无非中了类如湛愚老人『此我』的毒。根本不以为有悟门之事，从而不谙祖意。龙牙遁有颂曰：『学道先须有悟由，还如曾斗快龙舟。虽然旧阁闲田地，一度赢来方始休。』故参禅必须实悟始得，千万不可颠顶。）

三峰究极五家宗旨，既有所得，苦无先达为证。因千里参访，见一尊宿，志诚请决。宿曰：五家宗旨，是马祖以后，之所建立，非先圣意也。子盍择释迦而下，逮於六祖三十四传之法偈，其中原无许多事。若师马祖之下，辄作禅语，则恶俗不可当矣。三峰闻之，怩然而返。又参一宿，问临济宗旨。宿曰：吾不用临济禅，我今尽欲翻掉他窟。从六祖而上直溯释迦老子，绍其法脉。何也？若接临济源流，便有宾主等法。若有宾主等法，便有生死矣！复参一二老宿，皆贬三玄三要为慢人语，无如是事。（解脱长者：试问：这几位尊宿，临济还肯不肯？又：后来三峰道：『彼谓有五家宗旨者既不是。吾今谓：无五家宗旨者，也不是。有亦不是，无亦不是，诸人作么生会？』试问：三峰恁么道：『有过无过？』三峰云：究极五家宗旨，既有所得。这『既有所得』四字，读者诚不知三峰何意？三峰何故何由而说有所得？又如何从纲宗而有所得？）

佛果曰：『三玄三要，四料拣，四宾主，金刚王宝剑，踞地狮子，一喝不作一喝用，探竿影草，一喝分宾主，照用一时行，许多落索，多少学家博量，注解。殊不知我王库内无如是刀。』

玄沙问镜清：古人道：『不见一法，是大过患。』你且道：不见甚么法？清指露柱曰：莫是这个法么？沙曰：浙中清水白米从你吃，佛法未梦见在。天童拈曰：镜清当时恁么答，玄沙末后恁么道，还相契也无？然则镜清久不作佛法梦，也须是玄沙同参始得。

雪窦上堂，僧问：古人借问田中事，插锹叉手意如何？窦曰：人从陈州来，不得许州信。问：古人道：有读书人到来，意旨如何？曰：且在门外立。曰：请师相见。窦曰：任是颜回亦不通。随又曰：『立宾立主，剜肉作疮，举古举今，抛沙撒土，直下无事，正是无孔铁锤。（Being）别有机关，合入无间地狱，（随生死流，业因缘，六道徘徊，升降去在！）明眼衲子，应须自看。』

---

丹霞醇曰：德山示众云：『我宗无语句，实无一法与人。』德山恁么说话，可谓只知入草求人，不觉通身泥水。仔细观来，只具一只眼。若是丹霞则不然，『我宗有语句，金刀剪不开，深深玄妙旨，玉女夜怀胎。』

《禅门锻炼说》载：夫所谓真禅者，有根本，有纲宗。根本未悟，而遽事纲宗，则多知多解，障塞悟门，必流为提唱之禅，而真悟亡矣！根本既悟，而拨弃纲宗，则承虚弄影，莽鲁成风，必流为一概之禅，而宗旨灭矣！『是故未悟，纲宗不必有。既悟，纲宗不可无也。』而世以颛顼笼统为宗门者，徒见世尊拈花，商那竖指，龙树月轮，伽耶持鉴，乃至俱胝一指，马祖一踏，雪峰球，禾山鼓，黄檗三顿，秘魔一杈等，以为宗门大机大用。直捷如此也。孤峻如此也。独脱如此也。曰：此直指人心也。不立文字也。向上提持也。更与言纲宗一事，则呵为知解，指为实法矣。诋为葛藤络索，斥为滞名着相矣。呜呼！孰知乃似是而大谬也。世尊拈花，诚直捷矣！何故又曰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及传法一偈，种种言说乎？曹溪本来无一物，诚孤峻矣！何故五祖又曰：也未见性。重徵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乃发大悟乎？临济遭三顿痛棒，至大愚肋下还拳，诚独脱矣！何故创立七事，惑乱后世乎？（纲宗者，乃似俗谛而非世俗的行人履道，到澈悟忘行羊肠路也，盖於此，可以测验行人是否彻去，乃至彻底彻去的楷定方式方法也。）云门于挫折足下，廓然大悟矣！睦州何故又指见雪峰，温研积谏，授以宗印乎？既一悟为是矣！温研者何事？密授者何法乎？洞山於云岩，无情说法得悟矣！何故又传《宝镜三昧》。立君臣偏正功勋等五位，并三堕三渗漏等种种细法乎？乃至沩仰之三照三燃灯十九门，九十六圆相。法眼之十玄六相等。皆悟后建立者。既一悟便了矣！何故又增此枝蔓，破坏直捷一路，启千万世学家知解乎？此必有说矣。『盖参禅一法，打头吃紧，在用锻炼方法，使透根本。根本既透，又须知此一着中，有体有用。』其为体也。有明有暗，有背有面，有左有右，有头有尾。其为用也，有杀有活，有擒有纵，有推有扶，有抬有搦。就对机而言也，则有君有臣，有父有子，有子有母，有宾有主。就宾主而言也，有顺成，有争分，有暗合，有互换，有无宾主之宾主。细而剖之，则有：有句无句，无句中有句，有句中无句，有双明，有双暗，有同生，有同死。究而极之，则有向上一机，末后一句。古人所谓：始到牢关，不通凡圣者。是也。临济有见乎此也，乃於直捷之中，立三句三玄三要，以正其眼目。建四料拣，四喝，四照用，四宾主。分三种机器，以尽其机用。乃至五家立法，各有门庭，各有阃奥，玄关金锁，百币千重，陷虎迷狮，当机纵夺，如阴符太公之书，不可窥也。如五花八门之阵，不可破也。不如是，不足以断人命根，而绝人知解也。不如是，则学家情关未透，识锁难开，法见不消，而通身窠臼也。岂佛祖正法眼藏也哉。或曰：所贵乎禅者，以不立文字，不涉名言，超然独脱也。今纲宗一立，则名相纷烦，楷成格则，是增人情识，益人知见，而有实法可求也。聪明者，必穿凿，愚鲁者，益懵懂矣。真悟道者，何贵於此乎？曰：诸祖所以立纲宗者，正为此也。主人公禅自谓无情识，而浑乎情识也。自谓绝知见，而纯是知见也。自谓无实法，而认定一机一境，恰堕实法也。有临济七事五家宗旨，用妙密钳锤，以鈎锥之，料拣之，剗削之，而知见始消，情识始破，实法始忘矣。穷尽万法，而不留一法，是真直捷。透尽诸门，而不滞一门，是真孤峻。澈尽大法小法，一切纲宗，而骂除纲宗，是真独脱。而岂守系驴橛，倚断贯索，弄无尾巴猢猻之谓哉！譬之行路者，历九州四海，遍名山大川，而仍归本处，忘尽途中影子，是真到家矣。又譬之广学者，穷尽二酉，搜尽四库，贯穿天禄石渠之藏，而胸不留一字，是谓博通矣。使足未离跬步，而眼空四海，毁天下之行远者，目未涉经史，而空腹高心，呵天下之读书者，虽三尺童子，知其背谬也。但重根本，而疑纲宗为葛藤为知见为实法者，何以异是哉！



---

夫抹去纲宗者，不但自己宗眼不明了，一当为人动，便犯锋伤手。机境当前，而不知据头收尾。节角諠讹，而不解抽爻换象。掠虚弄滑，而不能勘辨。对打还拳，而无法剪除。徒持鉴觉，以为极则，法门窠臼，不可言矣。然则悟后之纲宗，又曷可少耶？不见吉祥实悟后，天衣怀问：洞上五位君臣如何话会？实云：我这里一位也无。衣云：这汉却有个见处，奈不识宗旨何？乃令五人齐唤实上座，而密契奥旨。『妙喜云：金刚圈栗棘蓬，直是难吞难透，到此直下承当得了，大法不明，亦奈何不得。又云：古人差别别因缘，大法一明，举起便会。』多见今人未有师承，一见人说大法小法，无不唾骂，妙喜何故千言万语叮咛大法，果妙喜杜撰耶？抑今人自见不到，而妄加批驳耶？『是故学家根本已明，当依止师承，温研密谏，务澈古人堂奥。师家见学人已透根本，更须以妙密钳锤，深锥痛割，务令透纲宗眼目，庶不至彼此承虚接响。而正法眼藏得永远流传矣！（解脱长者：晦山著《禅门锻炼说》。说明长老为人的锻炼方法，详明透澈，切中时弊，确为宗门放一异彩，按三峰的玄要堂奥，曾被密云圆明，所呵斥。流传至晦山，大倡其纲宗堂奥，不是为三峰出气，实是为一般禅病开出良药。至若执药成病，则密云圆明早已预防了也。读者！唯识性，即根本，法相学，即纲宗。蕙师恐人误解，故不立第九识。又恐人邪执，故广治法相，瑜珈大论，迨后，又具演六百卷《大般若经》。成后叹息！叹息哉！深恐少人能领六百卷宏文！）

## 第七十七节 《宝镜三昧》

《宝镜三昧》曰：重离六爻，偏正回互，叠而为三，变尽成五。如荃草味，如金刚杵。寂因《智证传》曰：离，南方之卦，火也，心之譬也。其爻六划，回互成五卦，重叠成三卦。如离卦之重形。第二爻三爻四爻，又成一卦，巽也。（易爻之二三四五系自下而上，非自上而下。《增集人天眼目》：改为自上而下，致成兑卦，改错了也。）第三爻四爻五爻又成一卦，兑也，此之谓叠为三也。下巽上兑，又成一卦，大过也，下兑上巽，又成一卦，中孚也，此之谓变成五也。

（寂音五卦配五位图，最后一行，有五个黑白三圈，金陵刻经处光绪二年所刻，《智证传》对此行圈中黑白位置，完全错误。即近时普慧大藏经刊行会图所刻《洞上祖宪录》内且拙讷举寂音解《宝镜三昧》重离六爻，以重离，「离卦之重形」配兼中到居第五位之图，亦有错误。盖寂音以黑表阳，以白表阴，六爻卦以一圈表二爻，三爻卦以一圈表一爻。所以圈中黑白，自有一定，不可能稍有疑误，而流传刊刻竟会如此，兹照寂音原旨，改正如上，至其图意，是否合於五位原旨，则属另一问题。）

荃，五味子也，一草而具五味。金刚杵，首尾俱阔而中狭。又：首尾俱虚而中实。原先圣之意，以重离五变三叠，世间法也。例婴儿不去不来不起不住不能正语，出世间法也。於是方便建立五路三位，学者思之。

永觉《洞上古辙》曰：偏正回互，谓阴阳变易也。叠而为三者，谓叠变至三爻也。变尽成五者，以上三爻变，则成水火既济，卦象正中偏。以下三爻变，则成火水未济，卦象偏中正。以中间互体三四五爻变，则成风雷益，卦象兼中至。以二三四爻变，则成山泽损，卦象兼中到。既未二卦，以火配偏，以水配正，其义可见。损益二卦，皆出於互，即兼义也。风雷俱动象兼至三发於用，山泽俱静象兼到三归於体，离本卦象正中来。以离乃心象，心居一身之中。又：正中来象内黑而外白，正离之象也。五位配五卦，非独其义皆合，且如未济既济，名正相对，损益名亦相对，以此观之，可见五位之立，天造地设，毫非人力安排。而兼中至改为偏中至者，益见其谬矣。荃草，五味子也。一草俱五味，例一法中全具五位也。金刚杵，首尾阔而中狭。今法中，正中偏，偏中正，二位居前，兼中至，兼中到二位居后，唯正中来一位居中，两头阔而中间狭，故其象为金刚杵。

《古辙》五位总图。

五位图说最上一相，表黑白未兆之前，所谓：向上宗乘事也。学者当先悟此。若未悟此，而说理说事，分体分用，与教下习讲者何异？次一相，表黑白既分之后，所谓：正中有偏，偏中有正，偏正交互之义，尽见於是。中间仍有一虚圈者，表向上事，今亦隐於黑白之间也。又以此偏正交互之义，广之则成五位，即一成五，合五成一，岂假安排哉！以黑多白少者，为正中偏，此位正中含偏，故黑多而白少。以白多黑少者，为偏中正，此位偏中含正，故白多而黑少。以中黑外白者，为正中来，由前二位造至尊贵位，复不守尊贵，乃转正向偏，而正不居正，偏出於正，而偏不落偏也，故黑在内而白在外。以全白者，为兼中至，乃正中来之，妙印当风，纵横无忌，事理双照，明暗并用者也，以其全体即用，故其相全白。以全黑者，为兼中到，乃妙尽功忘，混然无迹，事理双销，是非不立者也，以其全用即体，故其相全黑。前二位相对未兼者也，后二位相对既兼者也，唯正中来一位无对，是妙挟前后四位。前后各二位，中间止一位，两头阔中间狭，故象之为金刚杵。一

位才分，五位俱彰。如世间物，才说前便有后，既有前后，便有左右及中，是一位便有五位，故喻之为莖草味。

《宝镜三昧》本义曰：宝镜三昧者，洞山亲印於云岩，而密授曹山者也。文有三百六十言，于中如重离六爻，偏正回互数语，为一篇之枢纽。然乞讨藏幽扃，难开物解，因抽绎其绪，作六种图说以发明之：（一）宝镜三昧图说。（二）正偏回互图说。（三）三叠分卦图说。（四）五变成位图说。（五）二喻显法图说。（六）六爻摄义图说，初一为总，后五为别。盖欲阐发幽微，非为世谛流布，更慨古说纰谬，勉而述此，敢曰：《宝镜三昧》本义果如是乎！（其第（一）宝镜三昧图说，系画一空圈，与上录《古辙》向上一窍之第一图相同，其所述言句，亦大致相似，兹不录。）

### （二）正偏回互图说。

此图二仪既判，黑白已分，以黑表正，以白表偏。所谓：正中有偏，偏中有正，回互之义本此。中间仍有一虚相者，表向上事，今亦隐於黑白间也。黑白是奇偶二数，所表之法，不唯偏正，所有明暗内外宾主因果等等，一切相对之法均属之。此诸二法，虽各依位住，而飞伏隐显，互相涉入。虽互相涉入，而各住本位，未尝混乱。此非意识之境，入此三昧，法如是故。此回互之义，为一家之要旨，洞宗学者，尤宜详之。

### （三）三叠分卦图说。

此图已略见大意，卦有六爻，统唯奇偶二数。先圣取其回互之象，以立宗旨。乃从上诸师异说纷纭，昧於三叠五变之言，向本卦外别变五卦，支离配释。不知本文直云：「如离六爻。」是取正偏回互之象，非取离为心火之卦义也。而本卦中自具三叠五变天成玄妙之趣，学者苟不向外求索，祖意无余蕴矣！兹先将本卦六爻分为三叠，以象三德。所谓：叠而为三者也。即初二两爻为初叠，洞宗贵回互，故顺象正中偏，互象偏中正，与五变中初二两变之爻正同，象般若德也。以三四两爻为二叠，回互观之，纯阳无阴，但第四爻阳居阴位，是正偏妙叶，故象正中来，即是三变之爻，象法身德也。以五六两爻为三图叠，互象兼中至，顺象兼中到，与四五二变之爻正同，象解脱德也。

### （四）五变成位图说。

此图即三叠六爻变为五位，以尽一卦理趣。所谓：变尽成五者也。就五位图中开之，则有十爻，以更互取象，故不出本卦六爻之外，叠变之巧，其在兹乎。然变有二义：一变化，二变易。今取变易，例如四十二位因果互易，谓之变易生死。既知变是易义，则易爻不易卦。若别出五卦，与五位名义无涉，况位次混乱，图相不合，亦不思之甚也。且明说，如离六爻，偏正回互，奚取於多卦多爻？千古病根，只在看错变尽成五一句耳！洞山本意谓易尽六爻，恰成五位，既误易尽为化尽，又误成五位为成五卦，以故支离配释，愈出愈谬。复次，若欲配位，不须互取十爻，只就六爻，五位义足。以初一爻为正中偏。盖全理即事，故此正中即有偏，但偏相不可见，譬如朔日之月，暗中明相，不可言无。故《参同契》云：当暗中有明，勿以明相观是也。以是义故，不须互取第二阴爻也。次以第二一爻为偏中正。盖全事即理，故此偏中即有正，但正相不可见，譬如望日之月，明中暗相，决定是有。故《参同契》云：当明中有暗，勿以暗相遇是也。以是义故，不须互取第三阳爻也。次以三四两爻为正中来。此位必须两爻互取，方成位义，后当别明。次以第五一爻为兼中至。第六一爻为兼中到。盖此二位在正中妙叶之后，故二图虽纯白纯黑，一是妙叶而发於用，为理事双彰。一是妙叶而归於体，为理事双泯。曰：兼至。曰：兼到。

兼即互义，以是义故，不须互取四五两爻也。既尔，何故叠变中皆取复而不取单？盖以单爻义虽具，而相不显，回互之象，不得灼然昭著。且与正中来一位，单复不等。以是义故，舍单用复。然则据实言之，位位回互，爻爻回互，单即是复，复即是单，单复复单，弥显重重无尽之义，思之！

### （五）二喻显法图说。

此图理趣较前愈妙，前约正偏单复以配位，今约总别阔狭以显法，总别是显法味，阔狭是显法相。所谓：如莖草味，如金刚杵是也。以此二喻双显五位之法，是谓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今先明总别者，喻中莖草为总，五味为别。法中离卦为总，五位为别。莖草即药中五味子，一物而具五味，喻一卦而具五位，开一为五，合五成一，五一执亡，开合无碍，大意如此。水以濡湿为义，象正中偏之初沾理水。火以照暗为义，象偏中正之起行向果。木以出生为义，象兼至之发於用。金以退藏为义，象兼到之归於体。土以坚净为义，象正中来，以重阳坚实而有微动之意。故约五行配五位味也。以此五行之中，水与火对，金与木对，而土独无对，位在中央，象正中来，妙挟前后四位，中正独居，尊贵之位，不可有对。故洞山颂中，诚令学者，无触当今之讳，所谓：错然敬之则吉也。又：喻中随触一味，五味具足，以总是一物，故法中一位才举，五位俱该，以总属一心故。故借莖草，以喻法味之妙也。（此下有借金刚杵以喻法相一段，以偏正为般若，正中为法身，至到为解脱，此中三法，即是一法。即名宝镜三昧等语，兹不录。）次复应知，此三昧中开合之相，初分一卦为三叠，次变三叠成五位，今束五位为三法，又融三法还成一法。而此三昧，非一非三，非五即五，即三即一，叠而成三，明一即三也。变尽成五，明一即五也。如莖草味，证五即一也。如金刚杵，证三即一也。乃至非开非合，非总非别，非阔非狭，即开即合，即总即别，即阔即狭，是为大三昧，是为甚深三昧，是为不思議三昧也。又：一卦五位，互取十爻，前后四位，象同义异。正偏两位，则以下爻为主，上爻为互。至到二位，则以上爻为主，下爻为互。此观象者所当悉也。

### （六）六爻摄义图说。

此图先取内卦三爻，为自受用三昧。初爻是纯阳之位，若参合教乘，象首创文殊根本智，如善财以童子为纯阳之人，初见文殊是纯阳之友。顿明本理，发菩提心，故为初心根本之智，於天台《摩诃止观》：五章大意中，此当发大图心也。若约本师，一期化迹，则为王宫初降之相。若参学人初始发心，痛念生死，遇真善知识开示，向身心世界未形以前，只眼豁开，顿明本有者，配属此位。若合诸祖，则是初生法王之家，故为诞生王子，久远背觉，今始合觉，故为向，无始以来，真常理性以智慧力，今乍开发，故为正中偏也。所谓：颠倒相灭，肯心自许。第二爻是阴居阴位，象道前普贤广大行，摄五十二位功勋，如善财自妙高峰证初住后，历一百十城，参五十三善知识，差别门庭，一一透过。是谓涉大功勋，於《摩诃止观》：五章中，此当行大行也。若约本师，为出家苦行之相。学人省悟后，践履此道，不以得少为足，就作家炉鞴，多方锻炼，深明差别日益玄奥者，配属此位。若合诸祖，此是徧历阶级而成大业，故为朝生，然与石霜颂意稍异，彼（之朝生王子者，）是臣种，外绍而不就位，此（处朝生，）是王种，内绍而未就位者也。又位位进修不背，故为本位，位以无住行，趋求极果，故为偏中正也。所谓：毫忽之差，不应律吕。即此二位，智行互资，功位迭进。智得行，而繁兴大用。行得智，而念念无为。一即二，二即一，不一不二，而一而二，故成般若德也。所谓：背触俱非，如大火聚。第三爻又是阳居阳位，象已证等觉后得智，承前位，以根本智进修大行，已臻极果，故人位皆正也。

合前二位，以象学人，从凡入圣，遍游果海，中中流入，不退不住，至此，则转功就位，自利行满，故为自受用三昧也。如善财南询，终至弥勒楼阁，而不离当处，而徧参不出一心，而行毕一生，圆证佛果，刹那顿超三祇，理事一如，体用皆正，是为到彼岸智。於《摩诃止观》：五章中说，当证大果也。若约本师，为树下成道之相。学人直了一心，不存悟境，澈法源底，透末后牢关，所谓：一生参学事毕者，配属此（第三）爻。若合诸祖，此是等觉最后之身，故为末生，因涉大功勋而至，故为功，即就中功也。所谓：类之勿齐，混则知处。然此中末生王子与洞山正中来不同，此乃久历功勋，而方入位者。彼则已入正位而转身者。须知正中来一位，是於第三变互爻之中，意取次上第四一爻之象，而立其名。以此，三爻虽正，而无来义故，来即如来之来，言乘真如而来，此则从正中妙叶而来，故云：正中来也。从中来故，不同末生，未离正故，亦非兼至。如洞山颂云：无中有路隔尘埃。无中是正，有路故来，尚未离位，故与尘埃相隔。不达者误作出尘埃，一字之差，便滥后位矣。洞山立言，明妙如此。而从上诸师，或配同末生，或颂出功用，皆不得旨。故唯曹山一人，亲承面禀，故五位颂得洞山之髓。其颂正中来云：未离兜率界，乌鷄雪上行。错会者曰：乌鷄表正，雪表徧，是转位就功，向徧位上利生接物。故云：雪上行也。又以图相谬证云：所以图为内黑外白，是乌鷄雪上之象。审尔，则兼中至何以别耶？且既云：未离兜率界，何得在白雪上行耶？须知曹山颂意以乌鷄表人，雪与兜率界同表正位，雪取一色义，不取白义，如颂兼至云：焰里寒冰结，焰取明意表徧，不取赤色，冰取寒凝义，表正，亦不取白色也。疑者曰：何以图相内黑外白？既五图皆以白表徧，此何以独表正？不知此位图相，妙密难知，今不惜秘旨，更为明破，盖此图在外圆相，即是第三阳爻奇数，所成表正位也。在内黑相，即是第四阳爻奇数，以表正位中人，是取二阳奇数表法，非取图内空白处也。然此五位图颂，唯始末二位无譌，中间三颂与图位舛错，诸本互差，无人辨正，故今为出之於此，又见以君臣五位如次配入，此五位者，亦不可从，盖君臣虽具五位，开合不同，学者当细心体之，至於临济三玄三要，四宾主，四料拣，四照用等，则皆兼至一位中事也。故知五位宗趣，最为广大，岂唯一家建立，无越於此哉！

次取外卦三爻为他受用三昧。第四乃阳居阴位，象妙觉逆流，回入生死海，将欲从体起用。分身於法界之中，随机普应，虽未入俗利生，已运大悲，已垂冥迹，与前爻不同，故阴位以表之。学人到前位，已证法身，能不住法身边，不守枯桩处，不着无言说，不为自了汉，自愿垂珍着敝，入泥入水，作大佛事者，配属此（第四）爻。若合祖意，以前三爻之阳是功穷位极之阳，此是转位就途之阳，两阳合观，一镇静，一暗动，故为正中来也。故谓：夜半正明，天晓不露。至此二位，自利已满，天然尊贵，以法界法性为身，故成法身德也。恐学人到此坐着，故取中叠二爻，上下回互，以彰果德之妙，所谓：通宗通途，挟带挟路。第五爻是老阴居老阳之位，象道后普贤圆满行，以前位乘愿涉俗，随类化身，繁兴大用，弥纶法界，故体徧而位常正，是佛果后行，与《华严》：离世间品同旨。於《摩诃止观》：五章中，此当裂大纲也。若约本师，为转大法轮之相。学人福智已足，时节若至，得座披衣，横身为物，向玄门要路，杀活擒纵，宾主君臣，投机合道，箭锋相拄，啐啄同时者，配属此位。若合诸祖，此是已透法身，为物作则，故为化生，果后不舍因门，故犹为王子。诸法并兴，万机齐赴，故为共功，妙叶通涂，敲唱双举，故为兼中至也。所谓：先圣悲之、为法檀度。第六爻是老阳居老阴之位，象容真如法界海，与四爻体同而用异，四爻是以体涉用，此是摄用归体。外不住万行，内不住一心，三际平等，十方坐断，心佛众生，了不可得，是为秘密藏。於《摩诃止观》：五章中，此当归大处也。若约本师，为入般涅槃之相。学人一则出世能事毕已，权实双收，万机寢息，退藏隐密，犹如羚羊挂

角者，配属此位。若合诸祖，此是虚玄无着之宗，循复还之，与第一位同体，故为内生。无生可度，无世可兴，乃无功之极致，故为功功，行位齐泯，不落有无，极尽今时，还原合本，故为兼中到也。所谓：潜行密用，如愚若鲁。此上二位，展则行弥法界，收则足迹难寻，即展即收，绝思绝议。以其四句百非，皆悉不到，故成解脱德也。恐学人到此，未得自在，故取第三叠二爻（䷛），上下回互，以尽隐显之妙。所谓：但能相续，名主中主。又：以前四爻是利他之愿，五爻是利他之行，至此，六爻是利他行满，回涂得妙。如《大涅槃经》云：安置诸子秘密藏中，我亦不久自住其中，故合此三爻为他受用三昧也。问：前内卦第三爻，既证极果，则已到涅槃彼岸，已住秘密藏中，返本穷源，更无升进，今此第六爻所到境界，与前第三爻是同是别？若同，何分五位？若别，则应更深，此义云何？答：真如性海，本无二源，但前是本门还源，今是迹门还源。又：前是功穷位极，人位皆正。今是功亡位泯，人位皆无。故不同也。故知洞山五位，于中间尊贵一位，不取第三还源之爻，而取第四逆流之爻，以成位义，弥见祖意之妙。又此，重离六爻之象，究其起尽，循环无端。盖一真法界，浑无朕迹，无有能所，本不可说。初开理智二门，则理为所证，智为能证，故有初爻象生，其图为多黑少白（正中偏。）多黑处即理，少白处即智也。以此当初住位，初断一品无明理障，具一分智德故。次智开因果二门，故有第二第三爻象生，二是因，三是果，二爻图为多白少黑（偏中正。）多白处即因，少黑处即果也。以此从二住去，位位中证一分真如果，故三爻图为圈内黑相，（正中来。）此是果海已极，因位已满，智与理冥，故但成圆相也。次理开体用二门，故有第四第五爻象生，四是体，五是用，四爻体虽挟用，未离果海，故其图即圈内黑相也。（正中来。）五爻不舍因行，大用现前，其图为纯白之相，（兼中至。）此白相中有白有黑，以黑白双照，故成纯白也。若不照黑，非兼至义。既至此已，展尽还收。摄体用为一理，泯因果为一智，双收理智，归一真法界，故有第六爻象生，其图为纯黑之相，（兼中到。）此黑相中无黑无白，以黑白双亡，故成纯黑也。若黑不亡，亦非兼到之义。然此一真法界，究竟不可说，还与第一爻为体，原是最初理智未分已前，箇一着子。到此，所谓：威音王未晓，弥勒岂惺惺。故知一卦六爻，取要言之，初爻是理智初开，六爻是理智还泯，中开四爻，是因果体用，周而复始，如大圆镜。学人於此，一眼觑透，全身拶入，则谁为生？谁为佛？谁为宗乘？谁为教乘？又谁为济上？谁为洞上？四生六道一光中，一切圣贤同影像，是则熔铄盘钗钏之金，都炉成一个圆镜，然后打破镜来，无物可得。《法华》所谓：究竟涅槃，常寂灭相。终归於空，任他千圣出头来，广立纲宗，尽是鬼门贴卦。个中无元字脚，唤什么作宝镜三昧？所谓：但形文彩，即属染污。寂音晓得《易经》里面怎样叫互，亦明得此中巽兑窍要，然未够彻底，故虽说到，叠而为三，成离，巽，兑，但未道出变化中的自然巧妙，以致勉强安排巽兑，仅成三划之卦，与离卦及他卦六爻不同，不能自圆其说。又因离互大过，更以兑巽易位成中孚，这样一个外阴内阳，一个外阳内阴，彼此相对，而巽上阳下阴，兑上阴下阳，亦适相对，只有离独无对。再以黑色象阳，白色象阴，依照卦爻绘出三圈，大过外白内黑，以对中孚外黑内白，巽上黑下白，以对兑上白下黑，唯离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，独立无对。更因兼中到一位，没偏正之名，此其难和，所谓：出凡圣路，离心意识，及尽无功虚玄妙道。亦不可有对。遂以离配兼中到，另以巽配正中偏，兑配偏中正，剩下大过中孚，不能不配正中来兼中至，但兼中至与正中来，字义不顶相对，遂改兼中至为偏中至，这样，方与正中来相对，且前面四位都有正偏，而独最后一位没有偏正之名，所以无对。然正中偏何以配巽而不配兑，中孚为什么要配偏中至，三圈黑白有什么意义，都没有说明。后人以其这样改配，显与金刚杵之句不符，都斥为谬。其实改兼中至为偏中至，并没有错。

其错在把偏中至与正中来相对，不与兼中到相对，若仍以正中来居中无对，而以偏中至与兼中到相对，即仍与金刚杵相符，亦与从前原来图相相合。且一偏一兼，一白一黑，正均相对。不然，试问：兼中至与兼中到，究有什么分别？世人多因迁就兼中至，曲为解释，说至与到不同，实际上至即到，到即到，必须一偏一兼，一白一黑，方显彼此相对，或许当时原本竟是偏字，后来传误，亦未可知。虽然如此，若坚主兼中至或坚主偏中至，均属两头语，洞祖闻之，一笑而已。寂音境界，悟处不错，惜未透绝，故著述甚富，而永觉谓为「得失参半。」诚属定论。至於反对寂音之说，以且拙讷之《原宗辨谬》，说得最详，讷师亦以五位王子分配五位，对六爻互变，亦主不出本卦，意与《宝镜三昧》本义相同，唯至极简略，兹不录。

《古辙》五位图说，讲得很好，所述五变，本义谓其「安立五位，粗合法相，然以至到二位居下，正偏二位居上，此由错变四卦，依卦定位，故头尾倒置，虽似是而实大非。」此语确能看到《古辙》毛病。唯见有毛病，即认依卦定位，没有办法，而不知只要一转移间，即仍既符易理，更合法相。永觉当时先绘黑白未兆，次画混沌既分，再画三叠五变，因照一般方式，自上而下，致有此病，实系一时疏略，而其见地并未有误差。假使永觉当时想到此点，只要一为转移，即无可议。兹代转移如下图：《古辙》五位新图。上图照《古辙》原图。原理完全一样，只仅上下移易而已。这样，其黑白未兆与混沌既分二图的次序意旨，正与「易有太极是生二仪，二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」的次序意旨相符，而其三叠五变的次序意旨，更亦适合於本义了。唯其叠变说明，亦须移易为：「变尽成五者。以二三四爻变，则成山泽损，卦象正中偏。以三四五爻变，则成风雷益，卦象偏中正。以下三爻变，则成火水未济，卦象兼中至。以上三爻变，则成水火既济，卦象兼中到。损者妄日损，益者真日益，以配正中偏。偏中正其义很明显。火水未济者，尽未来际，度尽众生，众生无尽，我愿无尽，故以配兼中至。水火既济者，利他行满，入般涅槃，理智双收，究竟寂灭，故以配兼中到。义亦易明。至离本卦，象正中来。」以下，均照原文本动。这样移易之后，似较原来图说或更清楚切合，本义第一图与《古辙》相同，第二图亦相似，唯本义二划，而《古辙》三划，历来多以三划成卦，然后起用，所谓：「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。」但二划，或指二仪之象，俾合「易有太极。是生两仪」之义。本义三叠，系将六爻分为三个两爻，每二爻算一叠，六爻算三叠，这是分而为三，不是叠而为三了。若道：重离六爻，偏正回互。故偏正回互，必须局限於六爻之内，而三叠五变，亦随须限於六爻，则本义所说：是再好没有了。他的五变显法，说得简要清楚，而六爻含义，则既合宗旨，又合教义，广博精深，棒下见血，能道古人所未道，发明古人所未明，实为《宝镜三昧》这几句注释中，最杰出之作。宗门下人，尤其是洞宗弟子，不可不读，当然，其中亦不免有几个小小问题，不妨提出来商量一下。

《易系辞传》曰：「六爻相杂，唯其时物也，其初难知，其上易知，本末也。初辞拟之，卒成之终。若夫杂物撰德，辨是与非，则非其中爻不备。」所以，卦之动静进退，在中间四爻，格外繁复，而互卦之原，亦出於此。盖所谓：互卦者，系以一卦之中间四爻，相互得二个三划卦，重合而成一个六划卦，这个互成六划卦，即是原卦之互卦。故除乾坤二卦外，所互之卦，均出本卦之外。例如屯互剥，蒙互复。今本义谓：洞宗贵回互。遂二爻阴阳相错或上下相综，如以为顺象正中偏，而其互象为偏中正，此系易之错综而不是互。当然，不是易理之互，不能说不足以资参考。至於释乌鷄雪上行，谓有人错会，其实祖师下语，何等活泼，若专主偏正，或定主不是偏正，是把祖师活句释成死句。本义谓：若接

物利生，是乌鷄雪上行，则与兼中至何别？且既云：未离兜率界，何得在白雪上行？不知正因未离兜率界，乌鷄雪上行。所以，与兼至有别。又於焰里寒冰结与《古辙》同，谓：焰表偏，冰表正，不能说不是，今亦试问：焰里怎样能结寒冰呢？策师对此可以不问，学人对此须先明得，五位王子及五位功勋均不能分配洞上五位。《古辙》说得很明。而以本师降王宫，修苦行，成正觉，转法轮，入涅槃，配此五位，更不适合。『盖洞宗五位，系对后世钝根，指出进修位次，所谓：顿中有渐，渐中有顿，一位透彻，五位齐彰。一味才明，五味齐显。虽齐彰齐显，仍须分别实透。』纵此位次，包括可浅可深，但岂能配到本师的八相成道？不特本师不能适用，即西竺中土历来祖师包括洞宗在内，很多忽地顿破，没有位次。固然，顿破不碍位次，然究不必强合。

《宝镜三昧》中，这几句的注解不多，即有释义者，或仅鳞爪片段，或竟一无足取，只有上面三种，尤其是后面本义一种，最为详明透彻，不过，除了上述问题之外，还有些问题。即如叠变方面，是否必须局限於二个离卦六爻之内？普通看来，重离六爻，偏正回互，是说六爻之中的偏正回互，因此叠而为三，变尽成五，亦解作限在六爻之内。但照本义所释，是分而为三，变则有五。盖没有注意到「叠。」没有注意到「尽。」兹再不辞葛藤，特於珠玉之后，进些瓦砾，作为别解：「重离六爻，偏正回互。」就是把离重一下，成为二个离六个爻，我们来偏正回互一下，看看是怎样，再「叠而为三。」「叠」是重叠的叠，是先重后叠。所以，说明叠而为三，就是先重为二个，再叠而为三个，看又怎样，他的变化，亦不过仅尽於五位。所以道：「叠而为三，变尽成五。」《易系辞传》曰：「变化者，进退之象也。」「参伍以变，错综其数。」恒解曰：「圣人以三相参，以五相伍，而得其变化，以顺逆相错，上下相综，而尽其卦爻，通乎参伍之变。」什么叫「参伍？」参者参合。伍者行伍。什么叫「错综？」阴阳性质变换，曰：错。上下地位变易，曰：综。就是讲，性质地位的动静变化，犹之奇偶各数的间杂混合，相错相综，相参相伍，虽参仍伍，虽伍仍参。所谓：「虽互相涉入，而各住本位。虽各住本位，而互相涉入。」所以《易系辞传》：下文随即接曰：「易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」无为而无不为，寂而通，通而寂。这种《易经》的精义，正与佛家相同。而历来《易经》注释者，都未阐述，只有灵峰《周易禅解》中，「虽彼此参合，而不坏行伍定列。虽行伍定列，而不坏彼此参合，故名参伍以变。由彼此参合，则其数相错。由行伍定列，则其数可综。故云：错综其数。」洞上祖师，深明这种大易精义，正与禅门符合。（这不是说洞宗以外的祖师不明此义。）爰於《宝镜三昧》离卦，变化之中，提出三五两数之说，而因缘大事都包含在内了。或疑这种数字的说法，未免拘泥着相。不知数不可拘，亦尽可有，相不可着，亦不可废。不见道：『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』『炽然分别，而没有分别。』『是以有不碍无，无不碍有。尽可极有，更显极无。且不能极有，不是极无。』古人道：『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处，活人路上死人无数。』吉祥实一夕有省，晓趋方丈，天衣聪见，乃问洞上五位如何话会？祥曰：「我这里一位也无。」衣令参堂，谓侍者曰：「这汉有个见处。奈不识宗旨何。」入室次，衣预令五人分序而立，祥至，俱召上座。祥於是密契奥旨，述偈曰：「一位才彰五位分，君臣叶处紫云屯，夜明帘外无私照，金殿重重显至尊。」天衣称善。

现在，我们再谈三五，三者参也，五者伍也。参者参合，伍者行伍，三者叠而为三，五者尽於五位。重离六爻者，把离重成二个（6根爻）。叠而为三者，把离叠成三个（9根爻）。其中上下来回，相互往复，所成变化，尽於五位。我们试把9根爻先从初爻取用六



爻，则为离卦本卦。再从第二爻取用六爻，则为巽卦。又从第三爻起，取用六爻，则为兑卦。若从第四爻起，取用六爻，则仍为离卦。若叠四五六七个以至无穷数的离，而从第五六七八以至第无穷数爻起，取用六爻，则总不出离巽兑三卦。又：若从重离六爻，以其初爻移叠上爻之上，则亦为巽卦。再以巽之初爻，移叠上爻之上，则亦为兑卦。再以兑卦初爻，移叠上爻之上，则仍为离卦。这样，以初爻移叠上爻之上，无论移叠至无穷次，亦总不出此巽兑离三卦。故离若叠，则成巽兑离三卦。再看这三卦义理，巽为风，「薰风自南来，殿角生微凉。」兑为泽为海，「妙庄严海，萨婆若海。」这样看来。巽为用，兑为体，巽为偏，兑为正。兑虽为正，而正中有偏，故为正中偏。巽虽为偏，然偏中有正，故为偏中正。巽不用，全体是用，故为兼中至。兑为体，全用归体，故为兼中到。无论成巽成兑，总出自离，总归入离。无论体用偏正，统出自「自性本元。」仍归入「自性本元。」

且这种「出」及「入」亦隐有次序，前叠三离，除上下各成重离（9根爻）外，其中间自成兑巽两个六划卦。兑上巽下，先从上离往下一步，经兑，再下一步，而巽，再下一步，至下离，又转位而上，上一步，经巽，再上一步，至兑，然后回入上离。这样来回上下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从上离到兑，是指积代簪缨，历来不知尊贵，虽忽然拜相，仍隐隐未彰，此即最初从上离出来，才下至兑之正中偏也。次则功愈进，位愈亲，分明靦面即真，未免朦胧雾色，此即再下至巽之偏中正也。次则转功就位，直趋尊贵，然后回过头来，转位就功，鹤出银笼，回机入俗，此即又下至离之正中来也。次则入酈垂手，杀活游戏，泥牛狂歌，木人笑舞，此则从下面之离，回过头来，上至巽之兼中至也。最后则功位全消，威音王未晓，此则从下面之巽，又上至兑之兼中到也。此最后之兼中到，是不是还要向上至上面的离呢？请试道着！（读者：既在声色里闹，不妨声色一下，一非一兮三非三！）或谓：照这样取用巽兑，重离已得，何须三离？答：重离所成巽兑，只有三划，《易系辞传》曰：「因而重之。爻在其中。」故若效爻之刚柔变化，则须六划，故用三离。或问：原文分明说重离六爻，偏正回互，则叠三成五，似应局限在六爻之内，今三卦相叠，成为九爻，似与原意不符。且言：易者似尚未有叠三卦之前例？答：这亦是祖师之发明，别人不敢杜撰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则对「叠而为三」之句，无法作圆满之解释。现用三卦，计有九爻，似与易之六爻不符，不知现虽用九，实际仍是用六。《易系辞传》曰：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唯变所适。」既不可为典要，唯变所适，则或重或叠，用六用九，唯变所适。犹之互卦，本仅四爻，互成六爻，虽成六爻，不出四爻。现在虽成九爻，仍用六爻。如珠走盘。圆转横斜，毫无典范，虽无典范，不出此盘。此即更见祖师叠三尽五之妙。况即用重离，不用三叠，则其上下往来所经兑巽离之五位，亦仍相同。不过不是六划，而是三划之兑巽离而已，其义仍无稍异。实足证明重离六爻的偏正回互，与叠而为三的偏正回互，其变化所成，均尽於五。或又疑从正中来至巽之兼中至，至兑之兼中到，自下而上，固与易爻方向相同，但先从兑之正中偏，至巽之偏中正，以至离之正中来，系自上而下，似与易理不合？答：此不知正与易相符，盖易爻是自下而上，但易卦则自上而下。一般卦名的上下二卦念法，均自上而下，如：水天需、天水讼、火天大有、天火同人，水天需卦辞：「象曰：云上於天。」天水讼卦辞：「象曰：天与水违。」又：屯卦，卦辞：「象曰：云雷屯，君子以经纶。」履卦，卦辞：「上天下泽履，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。」为什么不说雷云屯，不说下泽上天呢？既有自下而上，必有自上而下，才能往来回复，正与本义循环之说相符。又：上面说三叠五变，还没有讲到回互，回互妙义，说不能尽，而不许伤触，是其中之一。须知，所说兑巽到下离，再回巽到兑，适合五位，而没有把上离说及，在下来以前是从他来，上去以后是向他去。所谓：『一切

---

一切，无不从他流出，无不向他归入，虽无非是他，若真要说明，纵你不避伤锋犯触，亦无法道得。』所以《宝镜三昧》到最后才说出，主中主三字，而洞山仍曰：『道得即非主中主。』不见祖师道：『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』谓之佛是染污。任你说东说西，无不白云万里，所以，读《易》要读划前之《易》。（作么生是划前之《易》？）（读者：昔读《洞上古辙》（永觉贤著，）到此不能消文，遑论通解，盖不懂得《易》的缘故，於焉请教某尊宿，今将其解释永觉的著文抄录於此，以使后之读者，对洞上纲宗彻底掀翻，虽斯非文字语言之事，然悟后之纲宗，不可少也。）尊宿曰：『重离六爻，偏正回互，叠而为三，变尽成五。重离六爻者，离卦之形为，卦有三爻，下为初爻，中为中爻，上为上爻。重离者，离卦之重形即离之复卦，复卦与单卦，作用不异，不过重其形而为六爻耳。六爻者，下一为初爻，二为二爻，以至五为五爻，六爻为上爻。偏正回互，谓阴阳变易也。卦爻一为阳爻，--为阴爻，五位图中，以阳为白，以阴为黑。今以阴爻黑代表正，阳爻白代表偏。（丹霞淳：借黑权正，假白示偏。）回互是变化之义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偏正发生变化之作用，故曰：偏正回互。叠而为三者，谓：叠变至三爻也，单卦从初爻至上爻，共有三爻，三爻相叠，而成原卦，以表明偏正相生之现象。叠变不是一个名词，叠变是两个分立的名词，叠字之义，解释如上，变字是属於下文变尽成五句，变尽成五者。以上三爻变则成水火既济，卦象正中偏。以下三爻变则成火水未济，卦象偏中正。以中间互体三四五爻变则成风雷益，卦象兼中至。以二三四爻变则成山泽损，卦象兼中到。既未二卦，以火配偏，以水配正，其义可见。损益二卦，皆出于互，即兼义也。风雷俱动，象兼至之发于用。山泽俱静，象兼到之归於体。离本卦象正中来。以离乃心象，心居一身之中。又：正中来，象内黑而外白。正离之象也。离卦，一变而为水火既济卦，正中偏。再变而为火水未济卦，偏中正。三变而为益卦风雷益，兼中至。四变而为损卦山泽损，兼中到。五变而还归於离卦本象，正中来。变之形式共有五种：上三爻变既济卦，下三爻变未济卦，三变三四五爻益卦，四变二三四爻损卦，五变而还归於离卦本象。故曰：变尽成五。阴阳互变者，阴变为阳，阳变为阴也。上三爻阴阳互变 坎离既济卦，此卦是坎在上，离在下，合成复卦，名曰：既济。坎为水，离为火，故曰：水火既济。（正中偏。）下三爻阴阳互变离坎未济卦，此卦是离在上，坎在下，合成复卦，名曰：未济。离为火，坎为水，故曰：火水未济。（偏中正。）三四五爻阴阳互变 巽震益卦，此卦是巽在上，震在下，合成复卦，名曰：益卦。巽为风，震为雷，故曰：风雷益。（兼中至。）二三四爻阴阳互变艮兑损卦，此卦是艮在上，兑在下，合成复卦，名曰：损卦。艮为山，兑为泽，故曰：山泽损。（兼中到。）损者，减损也（读者：为道日损。如其不损，则依然故我。依然故我，则无道矣！如何是为道日损？是不是与放下的放下相同？古人有：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之语，可以此处解释。）离卦还原离卦象内黑外白，正离之象，（正中来。）』虽然抄录於此，仍然期望体会解脱长者之语。

## 第七十八节 触犯忌讳

洞山五位颂：正中来，无中有路隔尘埃，但能不触当今讳，也胜前朝断舌才。僧问云居觉：如何是沙门所重？觉曰：心识不到处。寂音曰：洞山宗旨，语忌十成，不欲犯，犯则谓之触讳。如五位曰：但能不触当今讳，也胜前朝断舌才。宏觉盖洞山之高弟子也，而所答之语如此，岂非触讳乎？夫不犯忌讳十成者，法也，宏觉更能忘法，故能识宗。幻寄曰：人多指洞山君子五位为语忌触讳，机贵回互。临济用棒用喝，为全提正令直示家风。殊不知用棒用喝，即回互不触讳之密令也。『语忌触讳，机贵回互，即全提直指之妙运也。』至於黑不言黑，而言半夜炭里，白不言白，而言古镜老婆，为回互犹属皮相。夫一切万法有无，俱属名言，都无实义。若确有定称，尽为邪见。故洞山假黑白而示回互，忌触讳，忌十成死语也。所以云：借黑权正，假白示偏。正不坐正，夜半虚明，偏不坐偏，天晓阴晦。自昔圣贤，说法皆然。洞山特为一拈出耳！世间岂有不回互不忌触讳，以十成死语示人之圣贤耶？寂音谓：宏觉心识不到处是触讳，而又赞其忘法识宗，吾恐宏觉未肯点头，心识不到处是触讳，则洞山非佛，与直饶将来亦无处着语，皆是触讳耶！未可谓：洞山既没，莫为之正也。（解脱长者：一般对洞宗触讳之旨，间或误会，以为达摩西来，直指人心，有何可讳。《心灯录》竟曰：不知忌些什么？是对忌犯之旨，未曾明了。前载：幻寄所说虽已明澈，然未详尽，特再葛藤一下，大洪遂曰：『宁可截舌，不犯国讳。』《宝镜三昧》有曰：『背触俱非，如火火聚，但形文彩，即属染污。』『错然则吉，不可犯忤。』曹山曰：『浑然藏理事，朕兆卒难明，威音王未晓，弥勒岂惺惺。』永觉注曰：『非独凡眼莫窥，即过去未来一切诸佛，亦不能窥。』这种境界，试问：如何说法？『说是心法时。是法非心法。』所以，『三世诸佛口挂壁上。』南泉亦曰：『叫我作么说。』盖『尊贵位，不可犯，犯即属染污。』实则此位没有方法可说，说即染污，说即走失原样。不见某老宿仅道：「若说正因，一字也无。」并且赶即自行扣齿曰：「适来无端不合与么道。」而隔壁老宿已谓：「好一釜羹，被一颗鼠粪污却。」然若真正无一字一语，又怕断绝，所以，『须善回互。』能回互，则从旁敲显，有语中无语，无语中有语。九峰玄曰：『语忌十成，不欲断绝，机忌触犯，不欲染污。』十六字最为简明。况庞居士问马祖：『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』祖曰：『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再与你道。』试问：为什么不道？僧问马祖：直指西来意。马祖为什么推给智藏，智藏海为什么又推头痛不会，最后马祖何以仍答他一个『藏头白，海头黑？』黄檗问百丈：从上宗乘如何指示於人？百丈为何据坐而默无一语？又有推官至仰山，山竖起拂子曰：推得这个么？官无语。众人下语，皆不契仰山意。时适三圣来仰山处，因病在延寿堂，仰山令侍者持此语问之，圣曰：和尚有事也。再令侍者问：未审有什么事？圣曰：再犯即不容，仰山深肯之。再如，诸位祖师对西来意等之回答，或直说：不与你道。或道：河水逆流，龟毛长重。或答：新罗新罗，苏噜苏噜。还都不是怕触讳，怕染污，怕走失原样，所以有语中无语，无语中有语，所谓：慈悲忒煞，曲为今时也。虽然，祖师无论有语无语，无非应机接引，如珠走盘，莫可方拟。既无一法与人，何有定法可说？所法定法，即非定法。所以，南泉亦有『智不及处，切忌道着』之言，洞山反有佛向上人是非佛之语。盖稍或泥滞，即落今时，岂成教外别传之妙哉！）

僧问曹山：如何是君？山曰：妙德尊寰宇，高明朗太虚。问：如何是臣？曰：灵机弘圣道，真智利群生。曰：如何是臣向君？山曰：不堕诸异趣，凝情望圣容。问：如何是君

---

视臣？曰：妙容虽不动，光烛本无偏。问：如何是君臣道合？山曰：混然无内外，和融上下平。山又曰：以君臣偏正言者，不欲犯中，故臣称君，不敢斥言是也。此吾法宗要，乃作偈曰：『学者先须识自宗，莫将真际杂顽空，妙明体尽知伤触，力在逢缘不借中。出语直教烧不着，潜行须与古人同，无身有事超歧路，无事无身落始终。』又：僧问：五位对宾时如何？山曰：汝即今问那个位？曰：某甲从偏位中来，请师向正位中接。山曰：不接。问：为什么不接？山曰：恐落偏位中去。山却问僧：只如不接，是对宾是不对宾？曰：早是对宾了也。山曰：如是如是。百丈曰：『无始不是佛，莫作佛解，佛是众生边药，无病不要吃药。此理是诸人本有，从来不是佛，不用知渠。但割断两头句。割断有句不有句。割断无句不无句。两头迹不现，两头捉你不着，量数管汝不得，不是欠少，不是具足，非凡非圣，非明非暗，不是有知，不是无知，不是系缚，不是解脱，不是一切名目，谓之佛，是染污，谓之法，是染污。』（解脱长者：观此节对触讳理由，说得更加明白，仅未提忌讳两字。又：大愚芝示众，举盘山颂云：『光非照镜，镜亦非存，光镜俱忘，复是何物？』乃竖起拂子曰：『微尘诸佛光明，总在这里，照破你诸人心肝五脏，衲僧面前，不得道着，切宜忌口。』由此，更加足徵忌讳一节，非洞山一支独具之见也。）

## 第七十九节 五方便

第一，彰佛体。依《起信论》。谓：佛者觉也。自觉、觉他、觉满。离心名：自觉。（原注：觉心无心。为离心也。）离色名：觉他。（原注：觉身无身。为离色也。）俱离为：觉满。（原注：「下同。」觉自他，离身心，自在知见。）所言觉义者，谓：心体离念，离相者，等虚空界。（心也，释自觉。谓：赞叹不喜，打骂不嗔，离念即无心，无心即与虚空合体，故名：等虚空界。若起心，即不等虚空也。）无所不徧，法界一相。（色也，释觉他。）即是如来平等法身。（俱也，释觉满。）如是用心，常无间断，是长养身法，没身没心，没天没地，湛然清静，亦名圆满法身。瞥起心，即有心色，破坏法身。色是色蕴。谓：五根六尘。心是四蕴。蕴是积聚义，亦名为阴。阴是覆盖义。谓：离念故无心，无心即无色，色心清静，五蕴常空，故名：一相。十二处十八界例之。谓：若离根尘识，即界分常空寂。根根空，尘尘净，根根无心，尘尘是圣，圣者正也。眼见色，意同知，染法界。意不同知，净法界。耳等皆然。瞥起心，即十八界。无心即一相，一相者无相。对境不动名：如。不随应是：来。若见色有憎爱等，是动是去，非如非来。故无憎爱，即自在知见，此是光明如来眼识；余耳等例之。谓：无量教如来，香积如来，甘露如来，华聚如来，法门如来，如次配五色也云云，乃知不见有身，身是佛，不见有心，心是佛，身心总不见，身心总是佛。

第二，开智慧门。依《法华经》。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也。谓身心不动，豁然无念是定，见闻觉知是慧。不动是开，此不动即能从定发慧。意根不动，智门开。五根不动，慧门开。智用是知。慧用是见。名开佛知见。即是菩提。菩提者，不可以身心得。寂灭是菩提，灭诸相故。眼见色不碍眼菩提云云，（耳鼻舌身意亦然。）六根不碍诸尘相，即是圆满大菩提。『知』是根本智。缘真。『见』是后得智。了俗。一往无间是缘真。先以证为根本，若不以证为先，所有知见随染。今日炽然於六尘中得自在，由何物？只缘无以证为根本，所以，知见不染六尘，处处知见分明，名佛知见。

第三，不思議解脱。依《维摩诘经》。谓：瞥起心是缚，不起心是解。二乘人厌喧住寂，贪着禅味，是菩萨缚。不沉不寂，以方便生，是菩萨解。二乘人在定，即不能说法，出定，则说生灭法。为无定水润心，名为乾慧。但住不动中说法，不动是方便，说法是慧，二乘人闻说法不动为方便，便住不动中，无自在知见，在定亦不能说法。菩萨定中有慧，自在知见，即不被缚，得定得慧。於无相无作法中，以自调伏，名之为慧。五阴空，空解脱。六尘无思无想解脱。心无所缘，无作解脱。是名三空解脱门。

第四，明诸法正性。依《思益经》。谓：心不起，离自性。识不生，离欲际。见是眼寂性。（闻等五类此。）不起即无心，无心即无境性。是名诸法正性。眼是欲，色是际，眼识不生，离欲际。（耳等五类此。）

第五，了无异自然无碍解脱。依《法华经》。一切无碍人，是无碍道。一道出生死，是无住道，非长亦非短，解脱人所行，是解脱道。因无异，得离根尘，眼见色无异，一切色尘不能为碍，无碍道。离尘色不染，见见离染，解脱道。离染（耳等类此）根相尘相，一法亦无尘来染，唯有知见独尊，光明遍照。无碍道等觉，解脱道妙觉。等觉智照，依性起相。妙觉慧照，摄相取性。智能照理，慧能照事。分明知见，光明徧照。等觉是大智，妙觉是大慧。不起心，心如心如，一切物皆如，如即是智，智能合慧，是名大智慧云云。

---

（达摩祖师以心印及《楞伽经》传付二祖之后，递传至五祖忍大师，始分两支，一、以顿中之顿及《金刚经》传付六祖。二、以顿中之渐及《楞伽经》传付秀大师。遂成南北二宗。所以六祖教人持诵《金刚经》。荷泽自谓：修金刚般若波罗密法，行金刚般若波罗密行，而张说谓：秀师开法，为『慧念以息想，极力以摄心，其入也，品均凡圣，其到也，诸行无后，趋定之前，万缘尽闭，发慧之后，一切皆如。持奉《楞伽》。递为心要。』『盖悟入之前，虽方便不同，然透彻之后，同归一致。而持奉《楞伽》心要，并为初祖亲传，此对后世劣钝初机，更为适合。』乃后人纵非圆顿之机，亦竞唱高调，轻忽北宗。不知五祖曾谓秀师：『吾度人多矣，至於圆解圆照，无先汝者。』《神会语录》载：『则天召秀师入内，临发之时，所有道俗顶礼和尚，借问和尚入内去后，所有门徒，若为修道，依止何处？秀和尚云：「韶州有大善知识，原是东山忍付嘱，佛法尽在彼处，汝等诸人，如有不能自决了者，向彼决疑，必是不可思议，即知佛法宗旨。」秀师入内之后，又曾奏请降书六祖赴京。更遣薛简往诏。』又：五祖谓弟子玄曠曰：后传吾法者可有十人，金陵法持，即其一也。圭峰曾列五祖下，升堂入室各为一方师者，除卢行者外，计为荆州神秀，潞州法如，襄州通，资州智洗，越州义方，华州慧藏，蕲州显，扬州觉，嵩山老安。无论如何十人之中，秀师必在其内，而五祖既许为『传吾法者。』则五祖岂有二法？不见降魔藏依北京秀师，秀师曾问曰：汝名降魔，我此无山精木怪，汝翻作魔耶？藏曰：有佛有魔。曰：汝若是魔，必住不思议境界。藏曰：是佛亦空，何不思议之有？惜其宗旨，未有流传。《五方便》一书，世亦少见，此处所录，系照《圭峰圆觉大疏钞》所载之大略，看来虽是北宗语句，当非秀师所作。至於是否为普寂大师等所著，亦未敢必。盖北宗旨趣，似尚不止乎此？所谓：「人非世远，碑记罕闻，微言不传，深堪叹惜」者，是耶非耶？照这样说法，后来荷泽在滑台辨是非定宗旨，又作么生？赞宁大师《高僧传》曰：『甘苦相倾，气味殊致，甘不胜苦，则纯苦乘时，苦不胜甘，则纯甘用事，如是则为药治病，偏重必离。』不过，既涉宗门，自以直捷为主，且当时，龙蛇过于混杂，而厉霜坚冰，更不可不辨。故荷泽此举，确不可少。至于《楞伽》方面，《宗范》谓为：初祖引证心宗。可祖凡说法竟，每曰：此经四传后，变成名相。悲哉！马祖引《楞伽》云：佛语为心宗，无门为法门，三界唯心，一法之所印。初祖旁出之慧满师常齋《楞伽》，以为心要，如说而行，极知悟心之后，还须行持功薰。乃今之禅客，微特不依《经》说而行，且不知《楞伽》所说为何语，亦不知初祖何以独引此《经》以证心，置之不论不议之列，可叹也！）

---

## 第八十节 答句无义、答句谓无、答明不答、答同问句

### 一、答句无义

僧问首山：如何是古佛心？山曰：镇州萝卜重三斤。僧问龙牙才曰：德山棒临济喝，请师为拈掇？牙曰：苏噜苏噜。问：苏噜苏噜还有西来意也无？牙曰：苏噜苏噜。僧问元叟端：如何是正法眼藏？叟曰：十字街头石敢当。僧问国清奉：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？清曰：早起不审，夜间珍重。僧问云居膺：羚羊挂角时如何？居曰：六六三十六。问赵州：州曰：九九八十一。又问：挂后如何？州曰：九九八十一。曰：请和尚指示。州曰：新罗新罗！《碧岩集》佛果举僧问赵州：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赵州却答：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。谓：若向语句上辨，错认定盘星。不向语句上辨，怎奈却恁么道。这个公案虽难见，却易会，虽易会，却难见。难则银山铁壁，易则直下惺惺。无你计较是非处，此语与普化道：来日大悲院里有斋话，更无两般。一日，僧问赵州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州曰：庭前柏树子。僧云：和尚莫将境界示人？州云：老僧不曾将境界示人。看他恁么向极则转不得处，转得自然，盖天盖地。若转不得，触途成滞。且道：他有佛法商量也无？若道：他有佛法，他又何尝说心说性？说玄说妙？若道：他无佛法旨趣，他又不曾辜负你问头？岂不见僧问木平和尚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平云：这个冬瓜如许大。又：僧问古德：深山悬崖迥绝无人处，还有佛法也无？古德云：有。僧问：如何是深山里佛法？古德云：石头大的大小的小。看到这般公案，諝讹在什么处？雪窦知他落处，故打开义路，与你颂出：『编辟曾挨老古锥，七斤衫重几人知，如今抛掷西湖里，下载清风付与谁？』又：问赵州：和尚亲见南泉是否？州曰：镇州出大萝卜。『佛果谓：无味之谈，塞断人口。这老汉大似白拈贼相似，你才开口，便换却你眼睛。若是英灵的汉，才闻举着，剔起便行。苟或伫思停机，不免丧身失命。赵州老汉是个无事的人，你轻轻问着，便换却你眼睛。若是知有的人，细嚼来咽。若是不知有的人，一似囫圇吞枣。你若取他为极则，早是错了也！人皆知道这个是极则语，却毕竟不知极则处。』《碧岩集》又载：举僧问云门：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？门云：餠饼。谓衲僧家问佛问祖问禅问道，问向上向下了，更无可得问，却致个问端，问超佛越祖之谈，云门是作家，便水涨船高，泥多佛大。便答道：餠饼。可谓道不虚行，功不浪施。云门复示众云：你勿可作了见，人道着祖师意，便问超佛越祖之谈道理，你且唤什么作佛？唤什么作祖？即说超佛越祖之谈，便问个出三界，你把三界来看，有什么见闻觉知隔碍着你？有什么声色佛法与你可了？了个什么碗！以那个为差殊之见？他古圣勿奈你何！横身为物，道个举体全真，物物觊体不可得。我向汝道：『直下有什么事，早是埋没了也。会得此语，便识得餠饼。』五祖云：驴屎比麝香。所谓：直截根源佛所印，摘叶寻枝我不能。有一般人杜撰道：云门见兔放鹰，便道：餠饼。若恁么，将餠饼便是超佛越祖之谈见去，岂有活路？『莫作餠饼会，又不作超佛越祖会，便是活路也。与麻三斤，解打鼓一般，虽然只道：餠饼。其实难见。』后人多作道理云：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。若恁么会，且去作座主，一生赢得多知多解！如今禅和子道：超佛越祖之时，诸佛也踏在脚跟下，祖师也踏在脚跟下，所以云门只向他道：餠饼。既是餠饼，岂解超佛越祖？试去参详看！又举僧问洞山初：如何是佛？山云：麻三斤。谓：你若去洞山句下寻讨，参到弥勒下生，也未梦见在。何故？『言语只是载道之器，殊不知古人意，只管去句中求，有什么巴鼻？不见古人道：道本无言，因言显道。见道即忘言，若到这里，还我第一机来始得。』只这麻三斤，一似长安大路一条相似，举足下足，无有不是，这个话与云门餠饼话

是一般，不妨难会。五祖先师颂云：『贱卖担板汉，贴秤麻三斤，千百年滞货，无处着浑身。』你但打叠得情尘意想计较得失是非，一时净尽，自然会去。又举禾山殷垂示云：『习学谓之闻，绝学谓之邻，过此二者，是为真过。』其僧不妨明敏，便拈此语问禾山，山云：解打鼓。（所谓：言无味，语无味，欲明这个公案，须是向上人。方能见此语。不涉理性，亦无议论处，直下便会，如桶底脱相似，方是衲僧安稳处，始契得祖师西来意。所以云门道：雪峰辊球，禾山打鼓，国师水碗，赵州吃茶，尽是向上拈提。）又问：如何是真谛？山云：解打鼓。（真谛更不立一法，若是俗谛，万物俱备，真俗无二，是圣谛第一义。）又问：即心即佛，即不问，如何是非心非佛？山曰：解打鼓。（即心即佛，即易求。若到非心非佛，即难。少有人到。）又问：向上人来时如何接？山云：解打鼓。（向上人即是透脱洒落的人，此四语句，诸方以为宗旨，谓之禾山四打鼓。）又：僧问净果大师，鹤立孤松时如何？果云：脚底下一场懨罗。又问：雪覆千山时如何？果云：日出后一场懨罗。又问：会昌沙汰时，护法神向什么处去？果云：三门外两个汉，一场懨罗。诸方谓之三懨罗。又：保福四瞒人，雪峰四漆桶，皆是从上宗师各出深妙之旨，接人之机，就只是难会。『所以，雪窦恐人只在话头上作活计，不知来由，莽莽卤卤，是故道：莫莽卤，也须是实得这般田地始得。』

## 二、答句谓无

僧问赵州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州曰：板齿生毛。僧问九峰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峰曰：一寸龟毛重九斤。僧问太阳玄：如何是透法身句？阳曰：大洋海底红尘起，须弥山上水横流。僧问长水仁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水曰：洛河水逆流。僧问首山念：如何是佛？山曰：新妇骑驴阿家牵。又：僧问：新妇骑驴阿家牵如何？山曰：百岁翁翁失却父。曰：百岁翁翁岂有父耶？山曰：汝会也。僧问径山钦：如何是道？山曰：山上有鲤鱼，水底有蓬尘。

芙蓉楷曰：画入祇陀之苑，皓月当空。夜登灵鹫之山，太阳溢目。乌鸦似雪，孤雁成群，铁狗吠而凌霄，泥牛斗而入海。正当恁么时，十方共聚，彼我何分，古佛场中，祖师门下，大家出一只手接待往来知识，诸仁者，且道：成得个什么事？良久，曰：剩栽无影树，留与后人看！僧问大梅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梅曰：西来无意。僧举似盐官，官云：一个棺木两个死汉。玄沙闻举云：盐官是作家。佛果评曰：西来无意。有的云：无见无闻。有云：一切皆无。若恁么见解，一时坏了，你既道无，又用参请作什么？殊不知古人一期问答，应病与药，截断葛藤。后人只管狂狗逐块，盐官恁么道：且不是无意，通方作者共相证明。（『答句意义谓无，不是真无。答句无意义，亦非真无意义。』）至於『怀州牛吃草，益州马腹胀，天下觅医人，灸猪左膊上。』『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，人在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』等句，则不特不是意义谓无，或无意义，且更有很深的意义。（读者：於斯可见，非见闻觉知的见闻觉知了。）又：洞山初谓：『五台山上云蒸饭，古佛堂前狗矢天，利竿头上煎锤子，三个猢猻夜簸钱。』道吾真举曰：老僧即不然，『三个狸奴脚踏月，两头白牯手擎烟，戴冠碧兔立庭柏，脱壳乌龟飞上天。』老僧葛藤尽被汝诸人觑破了也。洞山老人甚是奇特，虽然如此，只行得三步四步，且不过七跳八跳，且道：淆讹在什么处？老僧今日不惜眉毛，一时布施，良久，曰：『叮咛损君德，无言真有功，任从苍海变，终不为君通。』你道通了没有？至於杨大年居士偈曰：『八角磨盘空里走，金毛狮子变作狗，拟欲将身北斗藏，应须合掌南辰后。』又作么生！

## 三、答明不答



庞居士问马祖：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祖曰：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再与你道。龙牙遁问洞山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山曰：待洞水逆流，即向汝道。牙豁然大悟。后有问龙牙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牙曰：待石乌龟解语，即向汝道。曰：石乌龟语也。牙曰：向汝道什么？僧问径山钦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山曰：汝问不当。问：如何得当？山曰：待我灭后，即向汝道。僧问性空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空曰：如人在千尺井中，不假寸绳，出得此人，即答汝西来意。仰山问耽源：如何出得井中人？源曰：咄！痴汉，谁在井中？仰山不契，后问汾山，汾呼慧寂，仰应诺，汾曰：出了也。仰因此大悟，曰：我在耽源处得体，汾山处得用。曹山行脚时，问乌石观：如何是毗卢师法身主？石曰：我若向你道，即别有也。曹山举似洞山，洞曰：好个话头，只欠进语，何不问为什么不道？曹却往石处进前语，石曰：若言我不道，即哑却我口，若言我道，即塞却我舌。曹山归，举似洞山，洞深肯之。佛果举云门翻饼话曰：如今禅和子只管去翻饼上会，不然，去超佛越祖处作道理，既不在两头，毕竟在什么处？三十年后，待山僧换骨出来，却向汝道。僧问马祖：离四句绝百非，请师直指西来意。祖曰：我今日劳倦，不能为汝说，问取智藏去。僧问堂，堂曰：何不问和尚。僧曰：和尚教来问。堂曰：我今日头痛，不能为汝说，问取海兄去。僧又问百丈，丈曰：我到这里却不会。僧却回举祖，祖曰：藏头白，海头黑。佛果评曰：若以解路卜度，却谓之相瞒。有者道：只是相推过。有者道：三个总识他问头，所以不答。总是拍盲地将古人醍醐上味着毒药在里许。所以马祖道：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与此公案一般。若会得藏头白，海头黑，便会西江水话。这僧将一担懵懂，换得个不安乐，更劳他三大尊宿入泥入水，毕竟这僧不瞥地，虽然恁么，这三个宗师却被担板汉勘破。如今只管向语言上作活计云：白是明头合，黑是暗头合，只管钻研计较。『殊不知古人一句，截断意根，须是向正脉里自看，始得稳当。』所以道：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，把断要津，不通凡圣。若论此事，如当门按一口剑相似，拟议则丧身失命。』又道：譬如掷剑挥空，莫论及之不及，但向八面玲珑处会取。不见古人道，这漆桶。或云：野狐精。或云：瞎汉。且道：与一棒一喝，是同是别？若知千差万别，只是一般，自然八面受敌。要会藏头白，海头黑吗？五祖先师道：封后先生。

#### 四、答同问句

僧问大光：长庆道：因斋庆赞，（僧问长庆：金牛和尚每至斋时，自将饭桶於僧堂前作舞，呵呵大笑云：『菩萨，子吃饭来！』）意旨如何？庆云：大似因斋庆赞。）意旨如何？大光作舞，僧礼拜。光曰：见个什么？便礼拜，僧作舞。光云：野狐精。（雪窦道：前箭犹轻后箭深。）仰山问汾山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汾曰：大好灯笼。仰曰：莫这个便是么？汾曰：这个是什么？仰曰：大好灯笼。汾曰：果然不识。赵州问大慈中：般若以何为体？慈曰：般若以何为体。赵州呵呵大笑。至来日，州扫地次，大慈却问赵州：般若以何为体？州放下扫帚，呵呵大笑。僧问承和尚：有言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，学人如何得会？玄沙曰：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，用会作么？僧便休。沙来日却问僧：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，汝作么生会？僧曰：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，用会作么？沙曰：汝向鬼窟里作活计。长水璿问琅琊觉曰：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觉曰：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。（天童颂曰：见有不有，翻手覆手。净因成曰：且道：大地山河在什么处？）『法眼问修山主：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，兄作么生会？修曰：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。眼曰：恁么又怎得？修曰：和尚如何？眼曰：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。』僧问报劬应：如何是第一义？答曰：如何是第一义。『玄沙见鼓山来，作一圆相，山曰：人人出这个不得。沙曰：情知汝向驴

胎马腹中作活计。山曰：和尚作么生？沙曰：人人出这个不得。山曰：和尚恁么道：得。某甲恁么道：为什么不得？沙云：我得汝不得。』（佛果曰：『备头陀圆相，直须仔细参究，只恐你错会耳。若透得过，方知玄沙重重慈悲。直是绝情尘意想，不拘是非得失，打得脱落洒洒地。然后可以与此相合无误。』）翠岩真同慈明之高弟子善侍者坐夏，岩自负亲见慈明，天下无可意者，善侍者与之语，知其未彻。一日，同山行，举论锋发。善拈一片瓦砾置盘石上，曰：若向这里下得一转语，许你亲见慈明，岩左右视，拟对之，善叱曰：『伫思停机，情识未透，何曾梦见。』师愧悚，即还石霜，慈明见来，叱曰：本色行脚人，必知时节，有甚急事，夏未了，早至此。岩泣曰：被善兄毒心终碍塞入，故来见和尚。明遽问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岩曰：无云生岭上，有月落波心。明嗔目喝曰：头白齿豁，犹作这个见解，如何脱离生死？岩悚然！求指示，明曰：汝问我，岩照前语问之，明震声喝曰：无云生岭上，有月落波心。岩於言下大悟。『则监院在法眼会中，不曾参请入室。一日，法眼问曰：则监院何不来入室？则曰：和尚岂不知某甲於青林处，有个入头。法眼曰：汝试为我举看。则曰：某甲问如何是佛？林云：丙丁童子来求火。法眼曰：好语。怕汝错会，可更说看。则曰：丙丁属火，以火求火，如某甲是佛，更去觅佛。法眼曰：监院果然错会了也。则监院不以为然，便起单渡江去。眼曰：此人若回，可救，若不回，救不得也。则至中路自忖云：他是五百人善知识，岂可赚我耶！遂回再参。眼曰：你但问我，我为你答，则便问：如何是佛？眼曰：丙丁童子来求火。则於言下大悟。』佛果曰：『如今有者，只管瞠眼作解会，所谓：彼自无疮，勿伤之也。这般公案，久参者一举便知落处，法眼下谓之箭锋相拄，是他家风如此，一句下便见，当阳便透。若向句下寻思，卒摸索不着。』法眼出世时，佛法大兴，该时有韶国师久依疏山，自谓得旨，乃集疏山平生文字顶相，领众行脚，至法眼会下，他也不去入室，只领参徒随众入室，一日，法眼升座，有僧问：『如何是曹溪一点水？』法眼云：『是曹溪一滴水。』其僧惘然而退。韶在众闻之，忽然大悟。后出世，承嗣法眼，有颂呈云：『通玄峰顶，不是人间，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。』法眼印云：只这一颂，可继吾宗。子后有王侯敬重，吾不如汝。看他古人恁么悟去，是什么道理？不可只教山僧说，须是自己二六时中打办精神，似恁么与他承当，他日向十字街头垂手为人，也不为难事。

（上面十个例子，都是问答语句相同。虽语句相同，然内容完全不同。且十个问答，虽均答同所问，而十个之间，又各各不同。似乎可显活泼泼地，如珠走盘。石火罔通，电光莫及。但像这样道法，不但葛藤枷锁，且早崖州万里。不见风穴示众曰：先师云：『欲得亲切，莫将问来问，会么？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，虽然如是，有时间不在答处，答不在问处，汝若拟议，老僧在汝脚跟底。』大凡参学，眼目直须临机，大用现前，勿自拘於小节，『设使言前荐得，犹为滞壳迷封，句下精通，未免触途狂见。应是向来依他作解，明昧两歧，与汝一切扫却。直教个个如师子儿，吒呀地对众哮吼一声，壁立千仞，谁教正眼觑着，觑着即瞎却汝眼。』大慧曰：只知册子上念将来，如法答他，又理会不得，问一段未了，又问一段，恰如村人打传口令相似，是则名为可怜悯者。又：雪窦曾有僧问：有问有答，宾主历然，无问无答时如何？窦曰：古路草漫漫。曰：若不上来，焉知与么？窦曰：利剑不斩死汉。续曰：作者相见，一撝一捺，捺起便行。若伫思停机，卒摸索不着。若言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宗，个个依草附木。问不在答处，答不在问宗，罕见顶上有眼。诸人还荐得也无？又：另曾曰：一问一答，总未有事在，直饶乾坤大地，草木丛林，尽为衲僧，异口同声，各置百千问难，也不消长老弹指一下，乃并高低普应，前后无差。妙喜曰：假使大地尽末为尘，一一尘有一一口，一一口具无碍广长舌相，一一舌相出无量差别音声，

---

一一音声发无量差别言词，一一言词有无量差别妙义，如上尘数，衲僧各各具如是口，如是舌，如是音声，如是言词，如是妙义，同时置百千问难，问问各别，不消长老咳嗽一声，一时答了。乘时於中作无量无边广大佛事，一一佛事，周徧法界。所谓：一毛现神变，一切佛同说，经於无量劫，不得其边际。便恁么去闹热门庭即得。正眼观来，正是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，祖师门下，一点也用不着。幻寄曰：摩醯首罗三眼，雪窦但见右眼，妙喜但见左眼，若是正眼，二师梦也未梦见在！)

## 第八十一节 有句无句、死句活句

### 一、有句无句

一日，世尊升座，大众集定，文殊白椎云：谛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（寻常上堂，未说法前，维那白椎云：法筵龙象众，当观第一义，言道本无言，开口落二法。由缘生方便。待说法毕。再白云：谛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这是普通的规矩。今世尊才上座，未开口，即说此二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）世尊便下座。（世尊深肯文殊，所以便下座，试问：世尊说法了没有？）世尊一日升座，迦叶白椎曰：世尊说法竟，世尊便下座。世尊临入涅槃，文殊大士请佛再转法轮，世尊咄曰：文殊，吾四十九住世，未曾说一字，汝请我再转法轮，是吾曾转法轮耶？（雪峰空曾谓：且道：世尊从文殊请？不从文殊请？）梁武帝请傅大士讲《金刚经》，大士才升座，以尺挥案一下，便下座，帝愕然。宝志公问曰：陛下会么？帝曰：不会。志公曰：大士讲《经》竟。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谓众曰：汝等与我开田，我与汝说大义。众开田了，归请说大义，盘展两手，众罔措。邓隐峰到泐山，便入堂，於上板头放衣鉢。泐闻师叔到，先具威仪下堂内相看，邓见来，便作卧势，泐便归方丈，邓乃发去，少间，泐问侍者，师叔在否？曰：已去。泐曰：去时有什么语？曰：无语。泐曰：莫道无语，其声如雷。雪峰曰：『我若东道西道，汝等则寻言逐句，我若羚羊挂角？汝等向什么处打摸？』僧问保福：只如雪峰有什么言教，便似羚羊挂角？福曰：莫是与雪峰作小师不得么？泐山於方丈内坐次，仰山入来，泐曰：寂子，近日宗门，令嗣作么生？仰曰：大有人疑着此事。泐曰：寂子作么生？仰曰：慧寂只管困来合眼，健来坐禅，所以未曾说着在。泐曰：到此田地也难得。仰曰：据慧寂所见，只如此一句也着不得。泐曰：汝为一人也不得。仰曰：自古圣人，尽皆如此。泐曰：大有人笑汝恁么祇对。仰曰：解笑者是慧寂同参。泐曰：出头事作么生？仰绕禅床一匝，泐曰：裂破古今。又：仰问：石火莫及，电光罔通，从上诸圣，以何为人？泐曰：『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』仰曰：『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』肇法师曰：云无说者，岂曰：不言，谓其能无所说。云无闻者，岂曰：不听，谓其能无所听。其无所说，故终日说，而未曾说。其无所闻，故终日闻，而未尝闻也。佛果曰：夫说法者，无说无示。其听法者，无闻无得。说既无说无示，争如不说。听既无闻无得，争如不听。而无说无听，犹较些子。（《永嘉禅宗集》观心十门文中有句云：『穷之则惟一寂。』《心经》云：『究竟涅槃。』）但佛果又曰：『此事虽不在言句中，非言句即不能辨。』不见道：『道本无言，因言显道。』所以，验人端的处，下口便知音，古人垂一言半句，亦无他。只要知你，知有不知有。笑岩曰：祖师见人滞危名言不返，故特遣云：『此道不属语言文字。』后人（不契祖意。）遂作不立文字之说，祖师又云：『语言文字，皆是接引表显之辞。』古人恁么告报，犹属万无一信者，所谓：难得其人也欤！（读者：『须是见语言文字，而不是语言文字。』）疏山到泐山问：承师有言，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，忽遇树倒藤枯，句归何处？泐山呵呵大笑，归方丈。三峰藏云：『诸人看此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，直须彻底相应，再看树倒藤枯，句归何处？且道：是什么境界？然后更看呵呵大笑归方丈？且道：有句无句是那里来的？且道：有句无句与树倒藤枯，相去多少？又与呵呵大笑作何等看？为什么却有许多曲折，通达前后，上下纵横，看来看去，必定有个道理。有句无句，不可平白地起也。如藤倚树，不可便恁么放过也。树倒藤枯，不可轻轻滚去也。呵呵大笑，不可乱做也。（归方丈，亦不可乱做也。）』首山念徧游丛席，常密诵《法华经》。众目为念法华。晚於风穴会中充知客。一日，侍立次。穴乃垂涕

告之曰：不幸临济之道，至吾将坠於地矣！首山曰：观此一众，岂无人耶？穴曰：聪明者多，见性者少。首山曰：如某者如何？穴曰：吾虽望子之久，犹恐耽着此《经》不能放下。首山曰：此亦可事，愿闻其要。穴遂上堂，举世尊以青莲目顾视大众，乃曰：正当恁么时，且道：说个什么？若道：不说而说，又是埋没先圣。且道：说个什么？山乃拂袖下去，（且道：与香严仰山之珍重便出。是同是别？）穴掷下拄杖，归方丈。（读者：且道：与泐山呵呵大笑归方丈。是同是别？）侍者随后请益曰：念法华因甚不祇对？穴曰：念法华会也。次日，念法华与真圆头同上问讯次，穴问真圆头曰：『作么生是世尊不说说？』真曰：『鹑鸪树头鸣，意在麻畚里。』穴曰：『汝作许多痴福作么，何不体究言句？』又问首山曰：『汝作么生？』山曰：『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。』穴谓真曰：『汝何不看念法华下语？』大慧曰：我当时若见这老汉恁么道：深掘一坑，一时埋却，更牵牛在上踏过，却须放真公出一头始得，山僧恁么道：且不是抑强扶弱，亦不是杜撰差排，你若识得『鹑鸪树头鸣，意在麻畚里。』便识得『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。』这两转语毕竟是一耶？是二耶？若道是一，为什么风穴只肯念法华，不肯真圆头？若道是二，争奈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参！《五宗救》曰：佛果云：不疑言句，是为大病。岩头云：大统纲宗中事，先须识句。而风穴又教人体究言句如此。近代老宿，（指天童密云圆悟）一概斥绝言句，将使天下学者，以墙壁瓦砾为师乎？夫墙壁瓦砾其可师也，但学者不知，奈何绝言句哉！文殊云：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此大士不合与今人相左。《辟妄救》曰：若见得墙壁瓦砾为真可师，则不错认风穴教人体究言句，何以故？即如风穴上堂，举世尊以青莲目顾视大众而云：正当恁么时，且道：说个什么？果教首山体究言句耶？随云：若道不说而说，又是埋没先圣，何曾教首山体究言句耶？复云：且道：说个什么？毕竟风穴意旨落在什么处？难道始终教首山体究言句耶？首山拂袖下去，风穴掷下拄杖，归方丈。正当恁么时，且道：首山体究个什么言句？便恁么去耶？据是，则知风穴谓真圆头何不体究言句，正要他体究世尊不说说，会得世尊以青莲目顾视大众，便是体究世尊不说说也。潭吉不体究世尊以青莲目顾视大众，首山拂袖下去，风穴掷下拄杖归方丈，是何言句？错认风穴教人体究言句，埋没先圣不少。乃引岩头云：『大统纲宗中事，先须识句。』何不引全他后语，『什么是句？百不思时，唤作正句。』亦云：『与么时才与么便不与么？是句亦割，非句亦割，自然转辘辘地。』又云：『与么时一物不存，信知从前学得一切言句，隘在胸中，有什么用处？』佛果因妙喜坐在死处，欲其死中得活，故曰：不疑言句，是为大病。教他看，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。而不与说破，特应病与药耳！汝不谙古人用（心）处，便乃执药成病。即如佛果道：『描也描不成，画也画不就。』汝又将什么言句与他分疏？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固矣！如何又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叶？不见玄沙道：只如灵山会上，有百万众，唯有迦叶一人亲闻，余尽不闻。汝道：迦叶亲闻底事什么生？不可道：如来无说说。迦叶不闻闻。便当得去。潭吉若会得迦叶亲闻的事，便会得风穴道：何不体究言句？自然不执，言句是言句，动容是动容，墙壁瓦砾是墙壁瓦砾。直饶汝见得墙壁瓦砾真可师，犹迷头认影在！《拣魔辨异录》亦驳《五宗救》前段所述，曰：『宗门之学，直了一心。而直了一心，必剿绝情见，是故每以无意味语，置入八识田中，吞不得，吐不得，时节因缘既至，忽地一声，五花八裂，自然会得世尊不说说，迦叶不闻闻的道理。』『若到这里，廉纤毕竟未曾了彻在，只得仍复体究言句。虽然，无论会去不会去，总与言句无涉。若作言句会，纵使参得千七百则公案，都能下得语，阎罗面前，不管你会答话，不答话，腊月三十到来，依归是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。』岩头谓：大统纲宗中事，先须识句。『夫所谓句者，如何是句？吾宗无语句，亦无一法与人，是之谓句。

诚识得这无语句之语句，自然离四句绝百非，亦且即四句而泯百是。』『若然，则岩头先须识句，风穴教人体究言句，皆正是斥绝言句，而密云斥绝言句，却正是建立言句。』魔忍死在句下，而谓：一概斥绝，则将使天下学者以墙壁瓦砾为师乎？岂知墙壁瓦砾正是言句，若谓：墙壁瓦砾为非言句，则千七百则公案，可知伊无一字荐得在。又道：墙壁瓦砾虽真可师，而学者不知，奈何绝言句。若於绝言句处荐得，自然能体究言句，亦自然能知得墙壁瓦砾是真佛真法真僧。若於此不荐，而欲於言句下测量卜度，则才有是非，纷然失心。徇尘背本，波起水昏。纵使讲诵三藏十二部，亦只做得个三世佛冤在！况诸野狐涎唾耶？魔忍又举文殊云：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谓此大士不宜与今人相左。文殊此语，与世尊不说，迦叶不闻，是一是二？此大士亦不宜与世尊迦叶相左。魔忍教人体究言句，却不知自己全未会得言句，若果会得，岂复死在言句边。学人不用如何若何，直须真参实悟，『如果真参实悟，则斥绝言句亦得，体究言句亦得。』如魔忍者，体究言句亦不得，斥绝言句亦不得也。

藕益大师曰：『圣人悟无言而示有言，学者因有言而悟无言。』

三峰曰：自评唱出，（指《碧岩集》）禅宗遂涉文字，致令学者有个着力依倚处，甚至学语之流，变而为讲公案，东穿西凿，把佛祖慧命都成狼籍，可惜许也。若非亲见亲证，有个悟入处，决不可看此等书，以作活计。即如《智证传》《宗镜录》亦然。有大心者，当无从自己分上求之，待透彻后，细检前书，决然大证处。圆明居士曰：夫唯这个，唯证乃知，不可以语言文字传。虽有无碍辩才，不能使未证者因吾语言文字而证，若其因而证，还是伊自心自证。否则，说者彻底说破，听者依然囿囿，转碍伊正见。所以，古人有父母所生口，终不为汝说之语，令人自心自证。

永明曰：齐文定旨，逐语之宗，於真如境上，鼓动心机，於无作法中，自生系缚。

汾阳曰：后生晚学，刺头向言句里贪着义味，如驴舐尿处，棒打不回。盖莫不广求知识，徧历门风。多是得一言半句，便点头咽唾，道已了办。上座！大有未稳当处在。慈明曰：『若向言中取则，误赚后人，直饶棒下承当，辜负先圣。』

雪窦上堂，才有僧出礼拜，窦曰：大众！一时记取这僧话头。便下座。

## 二、死句活句

洞山初示众曰：『语中有语，名为死句。语中无语，名为活句。』诸禅德，作么生是活句？到这里实难得入。又曰：『言无展事，语不投机，乘言者丧，滞句者迷。於此四句语中，见得分明，也作个脱洒衲僧。於此不明，终成莽卤。』德山密上堂曰：但参活句，莫参死句。活句下荐得，永劫无滞。一尘一佛国，一叶一释迦是死句。扬眉瞬目，举指竖拂是死句。山河大地，更无淆讹是死句。时有僧问：如何是活句？密曰：波斯仰面看。曰：恁么则不谬去也。密便打。僧问巴陵鉴：如何是道？曰：明眼人落井。问：如何是吹毛剑？鉴曰：珊瑚枝枝撑着月。问：如何是提婆宗？曰：银碗里盛雪。鉴将此三转语上云门，门见曰：他后老僧忌日，只消举此三转语，足以报恩。后来荐福古谓：只悟得言教，要且未悟道见性。问：何以知之？谓：如僧问鉴：如何是提婆宗？答云：银碗里盛雪。问：如何是吹毛剑？答云：珊瑚枝枝撑着月。问：祖意教意，是同是别？答：鷄寒上树，鸭寒下水。并云：我此三转语，足报云门恩了也。更不为作忌斋。大众！云门道：此事若在言句，一大藏教，岂无言句，岂可以三转语，便报师恩乎？（解脱长者：《僧宝传》曰：『古谓：巴陵不识活句。唯语中有语，名为死句。语中无语，名为活句。使问提婆宗？答云：外道

是。问：吹毛剑？答云：利剑是。问：祖意教意同异？答：不同。即是死语，堕言句中。今观所答三语，谓之语，则无理。谓之非语，则皆赴来机，活句也。荐福古非之毁之，过矣。』所说死句活句，当然不错，不过也不一定，就限於这样。岩头曰：活句下荐得，永劫不忘。死句下荐得，自救不了。巴陵三转语，若不奇特，怎会被云门所称道？但云门自己亦曾说过，此事不在言句。倘有个汉当时出道：和尚要这些弄猢猻闲家具作么？你道云门将作么生？咦！）黄龙南依泐潭澄，时已分座接物，名振诸方，云峰悦见之叹曰：南有道之器也，惜未受本色钳锤耳！会同游西山，夜话云门法道，峰曰：澄公虽是云门之后，法道异矣！龙诘其所以异？峰曰：云门如九转丹砂，点铁成金。澄公如药汞银，徒可玩，入煅则流去。龙怒，以枕投之。明日峰谢过，又曰：云门气宇如王，甘死语下乎？澄公有法授人，死语也，死语其能活人乎？（『读者：可知有法可倚，乃至遵循，皆死语也。』）《心灯录》问：何以谓之死句？曰：一切白纸上写的黑字，并老和尚张口说的言句，皆是死句。古人教不要参他。又问：何以谓之活句？曰：能写出的是谁能写？能说出来的是谁能说？只要参这个『谁』是那个？便是能参活句。若能明此活句，则凡纸上之言，并口中所出，皆销落无影无响，不足问也。所以古德要人参活句，不要参死句。今人都参死句，近人都参狗子无佛性的『无』字殊可笑，我不知『无』字中有甚意义，何不参这参『无』字的是『谁？』直捷了当，便可悟去。只向此『无』字中参究，竟是将活『无』字的活句，抱定死『无』字的死句，连活句都成死句，真令人放声大哭。（解脱长者：『死活在人不在句。死句逢活人，死句即成活句。活句逢死汉，活句也成死句。』岂不见赵州道：『正人说邪法，邪法亦随正。邪人说正法，正法也随邪。』不过湛愚此说，未免矮子隔墙看戏。读者：敢只隔壁看戏，简直全是主观执见，谓之湛愚老人的尾巴，也不算过火。）

两堂争猫。南泉曰：道得救取猫。道不得即斩之。众无对。泉斩之。赵州归，泉举似，州脱履顶头上出，泉曰：子若在，即救得。佛果曰：子在救得猫，真个恁么，不恁么，赵州顶鞋出。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，须是自己运出家珍，方见古人全机大用。大慧曰：『古人道：参学者须参活句，莫参死句，活句下荐得，永劫不忘，死句下荐得，自救不了。』你诸人每日上来下去，寮舍里吃茶吃汤，庄上搬盐搬面，僧堂里行益，长廊下择菜，后园里担屎，磨坊下推磨，当恁么时，佛眼也觑你不见，且道：是死句？是活句？是不死不活句？试定当看！直饶定当得出，也未免在三句裹。『岂不见僧问南泉和尚：即心是佛又不得，非心非佛又不得，师意如何？泉云：你但信即心即佛便了，更说甚么得与不得。』只如大德吃饭了，从东廊上西廊下，不可总问人得与不得也。这里若识得南泉，方不被三句所使，便能使得三句。既使得三句，始与南泉同一眼见，同一耳闻，同一鼻嗅，同一舌尝，同一身触，同一意思，更无差别。只为你执药为病，旧病未除，新病复作，却被死句活句使得来七颠八倒，将他古人径截处，一时纡曲了，且那个是古人径截处？达观颖示众曰：『才涉唇吻，便落意思，尽是死门，俱非活路，直饶透脱，犹在沉沦。』莫教辜负平生，虚度此世，要得不辜负平生么？拈拄杖卓一下曰：须是莫被拄杖子谩始得，看看拄杖子，穿过你诸人髑髅，跳入你鼻孔里去也。又卓一下。

天衣怀示众曰：古人云：『五蕴山头一段空，同门出入不相逢，无量劫来赁屋住，到头不识主人翁。』有老宿拈云：既不识他，当初问什么人赁？恁么拈也太远在！何故？须知死人路上，有活人出身处，活人路上，死人无数。那个是活人路上死人无数？那个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处？若检点得分明，拈却炙脂帽子，脱却鹞臭布衫。

---

## 第八十二节 上载下载、全提半提

### 一、上载下载

《碧岩集》载：赵州示众，你若向北来，与你上载。你若向南来，与你下载。（《太平御览》：东南风为上载。西北风为下载。）你若从雪窦云居来，也是个担板汉。上载者，与你说心说性，说玄说妙，种种方便。若是下载，更无许多义理玄妙。有底担一担禅到赵州处，一点也使不着，一时与他打叠，教洒洒落落，无一星事，谓之悟了还同未悟时。如今人尽作无事会！有的道：无迷无悟，不要更求。只如佛未出世时，达摩未来此土时，不可不恁么也，用佛出世作什么？祖师更西来作什么？总如此，有什么干涉，也须是大彻大悟了，依旧山是山，水是水，乃一切万法，悉皆现成，方始作个无事的人。不见龙牙道：『学道先须有悟由，还如曾斗快龙舟，虽然旧阁闲田地，一度赢来方始休。』只如赵州七斤布衫话子，看他古人恁么道：如金如玉。山僧恁么说，诸人恁么听，总是上载。且道：作么生是下载？三条椽下看取。

云门曰：兄弟，若从南方来者，即与下载。若从北方来，即与上载。所以道：近上人问道，即失道。近下人问道，即得道。兄弟，正人说邪法，邪法亦随正。邪人说正法，正法亦随邪。诸方难见易识，我这里易见难识。佛果又示众曰：恁么恁么，不恁么不恁么，若论战也。个个立在转处。所以道：若向上转处，直得释迦弥勒文殊普贤，千圣万圣，天下宗师，并皆饮气吞声。若向下转处，醯鷄蠃，蠢动含灵，一一放大光明，一一壁立万仞。倘或不上不下，不作么生商量，有条攀条？无条攀例？《禅学讲话》释曰：『恁么』是肯定，『不恁么』是否定。否定与肯定论战，各据立场，若据差别立场来看，万象的差别相，历然可以指点。若据平等立场来看，万象是一味平等。所以向上看，释迦乃至天下宗师，无非一味平等，没有彼贤此愚可言。又若向下看，虽蛆虫蚊子，也都是有绝对价值的存在，都放大光明，俨然地独立着。所以，就万有自身立场来看，也即有两面不同的相状，这因为是大法两面的作用之故。但归还到大法本身立场来看，是差别即平等，平等即差别。若在既不向上也不向下，没有转动时，说之为差别亦可。说之为平等亦可。当这个时候，把宇宙万有应该怎样的来推理呢？这是要求参禅之士，首先须於平等观，差别观，独立存在观，得个立定脚跟的消息。（雪窦颂：琉璃古殿昭明月，忍俊韩狸空上陞。）

《禅学讲话》又曰：禅的体验自有其确实性的绝对的价值。然而主体因为是个性的，所以在第三者是不能知不能见。但在（作家相逢）互相体验之间，自有其一脉相通，这又名『唯佛与佛之境地。』但耽着在这境地时，又恐陷於魔窟里，故努力地更於差别的境界上一一体验着。次之，致力其平等与差别，回互相入，而成其圆满大智。为着这绝对智的完成，便不得不向一一境上去磨炼，所谓：『出之以向下门。』换言之，务须把这法乐之境，给与他人共同受用者是。故禅是注其全力去体验那自内证的不可思议的那个东西，为把这个所证的体验传给他人，因之不能完全依赖于文字语言。所以有时用论理的，有时用象征的，以表现之。于是也不能完全脱离历史的社会的思想相交涉的地方。虽标榜着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，对于向上向下两门，也产生了许多语录，这自然是为着自内证的普遍化。佛果又曰：向上转去，可以穿天下人鼻孔，似鹞捉鸠。向下转去，自己鼻孔在别人手里，如龟藏壳个中。忽有个出来道，本来无向上向下，用转作什么？只向伊道：我也知你向鬼窟里作活计。

### 二、全提半提



云门上堂曰：直得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，犹是转句。不见一色，始是半提，直得如此，更须知有全提时节。后来雪窦上堂，举时并道：诸上座！翠峰若也全提，尽大地人并须结舌，放一綫道，转见不堪。以拄杖一时趁下。

云门示众曰：西天二十八祖，唐土六祖，天下老和尚，总在拄杖头上。直饶会得个伶俐分明，只在中途，若不放过，尽野狐精。金峰志上堂，吃餠饼次，乃拈一个从上座板头转一匝。大众见，一一合掌，峰曰：假饶十分，抬起手也只得一半。至晚，有僧请益曰：请和尚全道？师以手作拈饼势，曰：会么？答曰：不会。峰曰：金峰也始道得一半。云峰悦上堂曰：『未达境唯心，起种种分别，达境唯心已，分别即不生。知诸法唯心，便舍外尘相。诸禅德！只如大地山河明暗色空，法法现前，作么生说个舍的道理？於此明得，正在中途，须知向上更有一窍在！』便下座。万松秀曰：睦州云：裂开也在我，捏聚也在我，问裂开便提起一络索，问捏聚便敛手而坐。虽然收放自如，大似被他使唤。洞山斥为话作两橛，缺针断线。不见（洞山）道：恁么道则易，相续也大难。（读者：所谓：相续者？）且须当存而正泯，在卷而弥舒，钩锁连环谓之血脉不断。所谓：无舌人解语，无手人打棒，直饶棒喝交驰，只得傍提一半。投子青曰：若论此事，如鸾凤冲霄，不留其迹，羚羊挂角，那觅乎踪，金龙不守於寒潭，玉兔岂栖於蟾影。其或主宾若立，须威音世外摇头，问答言陈，仍玄路傍提为唱，若能如是，犹在中途，更若凝眸，不劳相见。有问笑岩曰：棒喝始自黄檗德山，达摩以下南岳马祖总未闻有行此令者。又：西竺自佛已降，亦未闻有行此令者，敢问此棒喝，未审有何宗旨，顿超言教？笑岩曰：此处正是诸方老宿棒未折的时节。此乃教外单传直示之旨，正令全提，家风表在棒喝。且委曲葛藤一二，令汝易晓，此棒喝在世尊为叹奇哉处，直下放大光明处，默然升座处，密意观察处，常光不灭处，不问有无处，摩竭掩室处，乃至末上拈花处，达摩廓然无圣处，杜口九年处。故天童觉颂意，非只任底闲坐，乃全提正令者耳。

白马喜上堂曰：急走即蹉过，慢行趁不上，没量大衲僧，无计奈何，有多口饶舌的出来。僧问：一句即不问，如何是半句？马曰：投身掷下。曰：这个是一句也。马曰：半句也摸不着。有一婆子令人送钱给赵州请转藏经，赵受施利了，却下禅床转一匝，乃曰：传语婆，转藏经已竟。其人回举似婆。婆曰：此来请转全藏，如何只为转半藏？后来大慧曰：众中商量道：如何是那半藏？或云：再绕一匝。或弹指一下。或咳嗽一声。或喝一喝。或拍一拍。恁么见解，只是不识羞。若是那半藏，莫道赵州更绕一匝，直饶百千万亿匝，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。设使更饶须弥山百千万亿匝，於婆子分上，亦只得半藏。假饶天下老和尚共如是饶百千万匝，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。设使山河大地森罗万象，若草若木，各具广长舌相，异口同音，从今日转到尽未来际，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。诸人要识婆子么？良久，云：鸳鸯绣出从君看，不把金针度与人。』《心灯录》载：说法有全提，有半提，全提者和盘托出也。半提者且向内里说，使学人有悟处，担荷得起，方为他全提。如拈花乃全提，后之善知识，在相上说者，皆是全提。皆是拈花一脉，并无丝毫委曲。就在当下眼一见便说，如庭前柏树子。神前酒台盘。溪深杓柄长。吃茶去。洗鉢盂。牙齿一具骨。耳朵两片皮。此等语甚多，难以悉举。随问随答，不思量不拟议，此际不容你信，不容你疑，不容你参，不容你悟，要会便会，那有下口思量处，连『此我』都不许提起，（若说『此我』宛然是外道如数论师。）还说什么隐藏显露，还说什么如幻皆真，还说什么觉明空昧以前以后，可怜生，大众罔措，可怜生，迦叶微笑，可怜生，世尊拈花，可怜生，使湛愚老人絮絮叨叨，提笔时便云：『此我此我。』向理上说者，皆是半提。如父母未生前

---

如何是本来面目？如何是主人公？正睡觉主人公在何处？即心即佛。莫妄想。只这是。法身无相。法眼无瑕。一念不生全体现。六根才动被云遮。等等句都是。大根器人闻此便能几及全提。又载：忽然有悟，见得此我无形无相，端然在此，此以心见性者也，此是半提，必须眼见，方是全提。（解脱长者：湛愚老人此说，具眼者，自己看去。）佛果曰：释迦老子成道后，於摩竭提国三七日中，思惟如是事，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，我宁不说法，疾入於涅槃。到这里，觅个开口处不得，以方便力故，为五比丘说已至三百六十会，说一代时教只是方便，所以脱珍御服，着敝垢衣，不得已而向第二义门中，浅近之处，诱引诸子，若教他向上全提，尽大地无一个半个。且道：作么生是第一句？『佛果问大慧：据虎头，收虎尾，第一句下明宗旨，如何是第一句？慧曰：这是第二句。』佛果又曰：拈一放一，未是作家，举一明三，犹乖宗旨。直得天下陡变，四方绝唱，雷电奔驰，云行雨骤，倾湫倒岳，瓮泻盆倾，也未提得一半在！

《华严》：十玄门第三秘密隐显俱成门载：所言隐显者，如《涅槃经》：半字及满字。昔说半字故，半字即显，满字即隐。今日说满字者，满字即显，半字即隐。此即约缘而说隐显。又如月喻品云：『此方见半，他方见满，而彼月性，实无亏盈，随缘所见，故有增减，此是大乘宗中说。若通宗辨者，不待说与不说，常半常满隐显无别时，如彼月性。常满而常半，半满无异时。』

雪窦曰：『全象全牛翳不殊，从来作者共名摸，如今要见黄头老，刹刹尘尘在半途。』

### 第八十三节 祖师语句 容有不同

僧问南阳忠国师：古德云：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有人不许，云：是邪见。亦有信者，云：不思议。不知若为？阳曰：此盖文殊普贤境界，非诸凡小而能信受。皆与大乘了义经合，故《华严经》云：佛身充满於法界，普现一切群生前，随缘赴感靡不周，而常处此菩提座。翠竹既不出於法界，岂非法身乎？又：《般若经》云：色无边故，般若亦无边，黄花不越乎色，岂非般若乎？深远之言不省，难为措意。华严座主问大珠曰：禅师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？珠曰：法身无象，应翠竹以成形。般若无知，对黄花而显相。非彼黄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，故《经》云：佛真法身，犹如虚空，性体周徧，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。黄花若是般若，般若即同无情，翠竹若是法身，翠竹还能应用，座主会么？答云：不会。珠曰：『若见性人，道是亦得，道不是亦得，随用而说，不滞是非。若不见性人，说翠竹着翠竹，说黄花着黄花，说法身滞法身，说般若不识般若。所以皆成诤论。』妙喜曰：国师主张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主张到底。大珠破青青翠竹不是法身，直破到底。老僧将一个主张的，一个破的，收走一处，更无拈提，不敢动着他一丝毫。要你学者具眼，透国师金刚圈，又吞大师栗棘蓬，具眼者辨得出。未具眼者未必不笑。又曰：众中商量道：二尊宿恁么切磋，一人得其体，一人得其用。其得用者，事上建立。（指国师。）得其体者，理上扫除。『所谓：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，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，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，或抑或扬，无得无失。恁么见解，（义解）唤作矮子看戏。』妙喜见处，也要诸人共知，不见道：破脊驴上足苍蝇。

香严上堂，僧问：不求诸圣，不重己灵时，如何？严曰：万机休罢，千圣不携。疏山在众作呕声曰：是何言欤！严闻便下座曰：适对此僧语，必有不是，致招师叔如是，未审过在什么处？山曰：万机休罢，犹有物在。千圣不携，亦从人得。如何无过？严曰：却请师叔道。山曰：若教某甲道：须还师资礼始得，严乃礼拜，摄前问。山曰：何不道：肯诺不得全。严曰：肯又肯个什么？诺又诺於阿谁？山曰：肯即肯他千圣，诺即诺於己灵。严曰：师叔恁么道：向去倒屙三十年在！山后果病吐二十七年而愈，山却每於食后抉口令吐，曰：香严师兄记我三十年倒屙，尚欠三年在。山后问镜清：肯诺不得全，子作么生会？清曰：全归肯诺。山曰：不得全又作么生？清曰：个中无肯路。山曰：始慳病僧意。后来高峰举曰：二老互相屈辱，还分优劣也无？若谓不分，因甚倒屙三十年？若谓分，漏逗在甚处？缁素得出，非唯截断天下人舌头，释迦弥勒与你作奴，亦不为差。不然，更听颂：『洞澈是非如梦幻，转身未免堕深坑，须知别有通霄路，不许时人造次行。』（在义解边行。）芭蕉清上堂拈拄杖，示众曰：你有拄杖子，我与你拄杖子。你无拄杖子，我夺却你拄杖子。靠拄杖下座。后来大沲喆曰：大沲即不然，你有拄杖子，我夺你拄杖子。你无拄杖子，我与你拄杖子。大沲即如是，诸人还用得也未？若人用得，德山先锋，临济合后。若用不得，且还本主。天童觉曰：你有，则一切有。你无，则一切无。有无自是当人与夺，关芭蕉甚事！正恁么时，作么生是你拄杖子？翠岩真举龙牙云：学道如钻火，逢烟未可休，直待金星现，归家始到头。神鼎云：学道如钻火，逢烟即便休，莫待金星现，烧脚又烧头。真曰：若论顿也，龙牙正在半途。若论渐也，神鼎犹少悟在。於此复且如何？诸仁者！今年多落叶，几处扫归家。慈明有善侍者号称明眼，闻大愚芝之风，自石霜至大愚，入室，愚趯出只履示之，善退身而立，愚俯取履，善辄跌倒，愚起面壁，以手点津，连画其壁三，善瞠立其后，愚旋转以履打至法堂，善曰：与么为人，瞎却一城人眼在！罗山闲在禾山与

清贵上座说话次，贵曰：天下无第一人，大小汾山犹输他道吾。闲曰：有什么语输他？贵举石霜辞汾山，才礼拜起，汾山问：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，子意如何？霜无对。却到道吾，吾问：甚处来？霜曰：汾山来。吾问：有甚言句？霜举前话。吾曰：汝何不道取？霜曰：只为道不得。吾曰：汝为我看庵，待我与你报仇去。吾往汾山，汾泥壁次，忽回首，见道吾在背后，汾便曰：智头陀因何到在此？吾曰：某甲不为别事来，只为和尚问诸道者，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，还是也无？汾曰：是。吾便问：树倒藤枯时如何？汾山呵呵大笑，被道吾捺向泥里，汾山总不管。贵上座举了曰：这个岂不是汾山输与道吾。罗山曰：上座三十年后，若有把茅盖头，切忌举着这个话。贵不肯，却与道吾作主。被罗山擒下地曰：白大众，各请停喧，某甲今日与清贵上座直为汾山雪屈话，且须侧聆，贵曰：知也知也。便礼拜，罗山曰：何不早道，你还识得道吾么？只是馆驿里本色，撮马粪汉。（罗山眼光确是不错，可惜只有一只，有为道吾雪屈的吗？请试道看！）

庞居士曰：凡夫志量狭，妄说有难易，又曰：难，难，难，十担油麻树上摊。

五祖演一日室中问曰：释迦弥勒犹是他奴，且道他是阿谁？开圣觉曰：胡张三黑李四。祖然其语，时佛果为座元，祖举此语似之，果曰：好则好，恐未实，不可放过，更於言下搜看。次日入室，垂问如前，觉曰：昨日向和尚道了。祖曰：道什么？觉曰：胡张三黑李四。祖曰：不是不是。觉曰：和尚为甚昨日道是？祖曰：昨日是，今日不是。觉於言下大悟！陆亘问南泉：弟子家中有一片石。或时坐，或时卧，如今拟镌作佛像得否？泉曰：得。陆曰：莫不得否？泉曰：不得。金峰志曰：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。二十年后无老婆心。僧问：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？峰曰：问凡答凡，问圣答圣。问：如何是二十年后无老婆心？曰：问凡不答凡，问圣不答圣。（解脱长者：『祖师语句纵有同异，实际上不一定真是同异，或且更有同异以外的意思。学者如果不会，亦不可遽生同异是非之见。』不见法眼道：『异若异於同，全非诸佛意。』所以，麻谷到章敬，绕禅床三匝，振锡一下立，敬曰：是，是。雪窦着语曰：错。又到南泉，亦绕床三匝，卓锡一下立，泉曰：不是不是。雪窦亦着语曰：错。佛果曰：须明这两错始得，难道这几位祖师所见有不同吗？至於南阳三唤，侍者三应。则后来祖师，更加葛藤落索了一大堆。再看大慧示人曰：灵云和尚因见桃花忽然悟道，有偈云：『三十年来寻剑客，几回落叶又抽枝，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到而今更不疑。』汾山和尚诘其所悟，与之符契，乃印可。曰：『从缘悟道，永无退失。』又：雪峰和尚自作寿塔铭序曰：『夫从缘有者，始成而终坏。非从缘得者，历劫而常坚。』

『此二尊宿所见，且道：是一般是两般？若道是一般，一人以从缘而得为是。一人以从缘而得为非。若道两般，不可二大老，各立门户，疑惑后人。咦！鹅王择乳，素非鸭类，还知二大老落处吗？若不知，为你说破，二由一有，一亦莫守，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』以上两段不同，收归上科口，咄！又另示人曰：『你莫记我说的，便以为是，今日恁么说。明日又却不恁么说。你才恁么，我却不恁么。你不恁么时，我却恁么。你向那头寻我住处，只我亦自不知住处。』又：《宗范》曰：『过去圣贤，或为当机，或为影响，现权现实，现正现邪，示圆示偏，示顺示逆，权如观音文殊，逆如善星调达，邪如长爪殃崛，偏如缘觉声闻，甚至显为九十五种外道，逞其邪智，以与佛角，俾我佛圆顿正教得以五时显密，阐扬流通，其人皆不得作实法会。宗门诸祖亦然。故有时云：即心即佛。有时云：非心非佛。有时翠竹尽是真如。有时黄花决非般若。莫非解粘去缚，点归正辙。虽或示有优劣，要皆乘愿示现，不有偏者，何以显圆？不有异者，何以显胜？来哲须感示现之深心，不萌攻击之快说。学无常师，主善为师。庶几祖印高提妙心澈透云尔。』）



## 第八十四节 勘 验

世尊因文殊至诸佛集处，值诸佛各还本处，唯有一女人近於佛座而入三昧。文殊乃白佛，云何此人得近佛，而我不得？佛告文殊，汝但觉此女令从三昧起，汝自问之。文殊绕女三匝，鸣指一下，乃托至梵天，尽其神力而不能出。世尊曰：假使百千文殊，亦出此女定不得，下方过四十二恒河沙国土，有罔明菩萨，能出此女人定。须臾，罔明大士从地涌出，作礼世尊。世尊勅罔明出。罔明却至女子前，鸣指一下，女子於是定而出。洪觉范曰：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缘，丛林商略甚众，自非道眼明白。亲见作家，未能明也。大愚芝每问僧曰：文殊是七佛之师，为甚出女子定不得？罔明下方而至，但弹指一声，便能出定？莫有对者。乃自代曰：僧投寺里宿，贼打不防家。予滋爱其语，作偈记之曰：出定只消弹指，佛法岂用工夫，我今要用使用，不管罔明文殊。大慧曰：有一种商量古人公案谓之针线工夫，又谓之郎君子弟禅，如商量女子出定语，云：文殊是七佛之师，为甚出女子定不得？云：文殊与女子无缘。云：罔明是初地菩萨，为甚出得女子定？云：与女子有缘。下语云：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又有商量道：文殊不合有心，所以出女子定不得，罔明无心，所以出得。下语云：有心用处还成错，无心求时却宛然。又有商量道：文殊为什么出女子定不得？杓柄在女子手里。罔明为什么出得？如虫御木。又云：因风吹火。又云：争奈女子何！邪解甚者，至於作女子入定势，出定势，推一推，弹指一下，哭苍天数声，伏维尚飨，拂袖之类，冷地看来，惭愧杀人。有僧因看女子出定话，有个悟处，特求大慧印证，慧云：你去，不是。僧云：某甲未道见处，为什么道不是？慧再三摇手云：你去，不是，不是。僧懔罗而退。晦庵光有僧问：文殊为什么出女子定不得？曰：山僧今日困。问：罔明因什么却出得？曰：令人疑着。问：怎么则劈开华岳千峰秀，放出黄河一脉清。曰：一任卜度。

南阳忠唤侍者，三唤三应。阳曰：将谓吾辜负汝，却是汝辜负我。妙喜曰：丛林中唤作国师三唤侍者话，自此便有一落索。唯雪窦见透古人骨髓，云：国师三唤，点即不到。喜曰：灼然，侍者三应，到即不点。喜曰：却不恁么，将为吾辜负汝，却是汝辜负吾？窦云：谩雪窦不得。喜曰：谁道！遂召大众曰：好个谩雪窦不得，虽然如是，窦亦谩妙喜不得，妙喜亦谩诸人不得，诸人亦谩露柱不得。玄沙云：侍者却会。窦云：停囚长智。喜曰：两彩一赛。云门云：作么生是国师负侍者处？会得也是无端。窦云：元来不会。喜曰：雪窦道底。云门又云：作么生是侍者负国师处？粉身碎骨未得报。窦曰：无端无端。喜云：垛生招箭。法眼云：且去别时来。窦云：护我不得。喜曰：却是法眼会。兴化云：一盲引众盲。窦云：端的瞎。喜曰：亲言出亲口。玄觉徵问僧云：甚处是侍者会处？僧云：不会，怎解恁么应。觉云：汝少会在。又云：於此得见，便识玄沙。喜曰：惭愧杀人。翠岩芝云：国师侍者总欠会在。喜曰：犹较些子。投子云：抑逼人作么？雪窦云：垛根汉。喜曰：理长即就。又曰：唯赵州多口阿师，下个注脚，令人疑着。州答僧曰：如人暗中书字，字虽不成，文彩已彰。窦便喝。喜曰：且道：这喝，在国师侍者分上？在赵州分上？随亦喝一喝，复曰：不是命根五色索断，如何透得过？窦云：若有人问雪窦，便打，也要诸方检点。喜曰：作贼人心虚。窦颂云：师资会遇喜非轻。喜曰：此语有两负门，无事相将草里行。窦曰：普州人送贼，负汝负我人莫问。放待冷来看，任从天下竞头争。喜曰：『只今休去便休去，若觅了时无了时。』复曰：『你若求玄妙解会，只管理会国师三唤侍者话，那里是国师负侍者处？那里是侍者负国师处？有甚交涉！鹅王择乳，素非鸭类。这个便是国师用剑刃上事。』喜又曾曰：『国师还见侍者么？侍者还见国师么？』

紫璘供奉注《思益经》。南阳曰：凡注《经》，须会佛义，始得。璘云：若不会佛意，争解注《经》？阳令侍者，盛一碗水，中着七粒米，碗面安一只箸，问璘是什么义？璘无语。阳曰：老僧意尚不会，何况佛意？后泐山果曰：才见问，便对云：草本不劳拈出。踢倒便行。直饶国师通身是口，也无说处。僧问婆：台山路向甚处去？婆曰：蓦直去。僧去。婆曰：好个师僧，又恁么去。后有僧举似赵州，州曰：待我去勘遇。遂问婆：台山路向甚么去？曰：蓦直去。州便直去。婆曰：好个师僧，又恁么去。州谓僧曰：台山婆为汝勘破也。曾学士问雪窦：曾与清老商量，端的有勘破处么？窦曰：清道什么？曾曰：又恁么去也。窦曰：清老且置，还知天下衲僧出这婆圈缚不得么？曾曰：这里别有个道处，赵州若不勘破婆子，一生受屈。窦曰：勘破了也。玄觉曰：赵州去亦恁么道，何处是勘破？又曰：非唯被赵州勘破。亦被这僧勘破。又：慈明问黄龙南曰：公学云门禅，必善其旨，如云：放洞山三顿棒，是有吃棒分？无吃棒分？龙曰：有吃棒分。明色庄曰：从朝至暮，鹊噪鸦鸣，皆应吃棒。明即端坐，受龙炷香作礼，明复问：脱如会云门意旨，则赵州道：台山婆子，我为汝勘破了也，且那里是他勘破婆子处？龙汗下不能答。次日，龙又诣明室，明诟骂不已。龙曰：骂岂慈悲法施耶？明曰：你作骂会耶？龙於言下大悟。作颂曰：杰出丛林老赵州，老婆勘破没来由，而今四海明如镜，行人莫与路为仇。呈明，明以手指没字，龙易没字为有字，明颌之。泐山问仰山曰：子既称善知识，争辨得诸方来者，知有不知有？有师承无师承？是义学是玄学？子试说看。仰曰：慧寂有验处，但见僧来，便竖起拂子问伊，诸方还说这个不说？又曰：这个且置，诸方老宿意作么生？泐叹曰：此是从上宗门爪牙。僧问汾阳：如何是接初机句？阳曰：汝是行脚僧。又问：如何是正令行底句？答曰：千里特来呈旧面。又问：如何是立乾坤的句？曰：北俱卢州长粳米，食者无嗔亦无喜。又曰：只将四转语，验天下衲僧，才见汝出来，验得了也。黄龙南室中常问僧曰：『人人尽有生缘，上座生缘在何处？』正当问答交锋，却复伸手曰：『我手何似佛手？』又问诸方参请宗师所得，却复垂脚曰：『我脚何似驴脚？』三十余年，示此三问，学者莫能契旨，丛林目为黄龙三关。脱有酬者殊无可否，唯敛目危坐，人莫测其意。潘兴嗣尝问其故，南曰：『已过关者，掉臂径去，安知有关吏。从关吏问可否，此未过关者也。』南尝自颂以发明之，曰：『生缘有语人皆识，水母何曾离却虾，但见日头东畔出，谁能更吃赵州茶，我手佛手兼举，禅人直下荐取，不动干戈道出，当下超佛越祖，我脚驴脚并行，步步踏着无生，直得云开日现，方知此道纵横。』又总颂曰：『生缘断处伸驴脚，驴脚伸时佛手开，为报五湖参学者，三关一一透将来。』郭功甫到云居请佛印升座，甫拈香曰：觉地相逢一何早，鹊臭布衫今脱了，（洞山初参云门，大悟时曾云：当常接待十方知识，尽与伊抽却钉，拔却楔，拈却腻脂帽子，脱却鹊臭布衫，各令洒洒落落地。作个无事人去。）要识云居一句玄，珍重后园驴吃草。（僧问岩头：古帆未挂时如何？头曰：后园驴吃草。）召大众曰：此一瓣香，薰天炙地去也。佛印曰：今日不着便，被这汉当面糊涂，便打，乃曰：谢公千里来相访，共话山东竹径深，借与一龙骑出洞，（费长房入山，从壶公学道，三年后思归，壶公与一竹杖，骑之，化龙乘去。）若逢天旱便为霖。掷拄杖下座，甫拜起，印曰：收得龙么？甫曰：已在这里。印曰：作么生骑？甫摆手作舞便行，印拊掌曰：只有这汉犹较些子。

佛鉴对『惟此一事实，余二即非真。』味之有省，乃徧参名宿，往来五祖演之门有年。悲祖不为印据，与佛果相继去，及果还侍五祖得微证，鉴忽至。意欲他迈，果勉令挂搭，且曰：某与兄相别始月余，比旧相见时如何？鉴曰：我所疑者此也。遂参堂，一日，闻祖举僧问赵州：如何是和尚家风？州曰：老僧耳聋，高声问将来。僧再问，州曰：你问我家

风，我却识你家风了也。鉴即大豁所疑。曰：乞和尚指示极则。祖曰：『森罗及万象，一法之所印。』鉴礼拜，祖令掌翰墨，后同佛果语话次，举东寺和尚问仰山：『汝是什处人？』山曰：『广南人。』寺曰：『我闻广南有镇海明珠，曾收得否？』山曰：『收得。』寺曰：『何不呈似老僧？』山叉手近前。云：『慧寂昨到泐山，被索此珠，直得无言可对，无理可伸。』果顾鉴曰：『既云收得，逮索此珠，又云：无言可对，无理可伸，是如何？』鉴无对。忽一日，谓果曰：『仰山东寺因缘，我有语也，东寺只索一颗珠，仰山倾出一桤栳。』果深肯之，乃告之曰：老兄更宜亲近老和尚去。鉴一日，造方丈，未及语，被祖诟骂，懨罗而退。归寮，闭门打睡，恨祖不已，果已密知，即往扣门，鉴问谁，果曰：我。鉴遂开门，果问：你见老和尚何如？鉴曰：我本不去，被你赚累，我遭这老汉诟骂。果呵呵大笑曰：你记得前日下的语么？鉴问是什么语？果曰：『你又道：东寺只索一颗珠，仰山倾出一桤栳』鉴当下释然。果遂领鉴同上方丈，祖才见遽曰：勤兄（即佛鉴）且喜大事已毕。

华藏民谒佛鉴，鉴问曰：佛果有不曾乱为人说的句，曾与你说么？民曰：合取狗口。鉴震声曰：不是这个道理。民曰：无人夺你茶盐袋，叫作什么？鉴曰：佛果若不为你说，我为你说。民曰：和尚疑时，退院别参去，鉴呵呵大笑。泐山上堂曰：仲冬严寒年年事，晷运推移事若何？仰山进前，叉手而立。泐山曰：我情知汝答这话不得。香严曰：某甲偏答得这话。泐蹶前问，严亦进前叉手而立。泐曰：赖遇寂子不会。

僧问云门：如何是法身向上事？门曰：向上与汝道亦不难，作么生会法身？僧曰：请和尚鉴。（这不是与大颠答石头语一样么？）门曰：鉴即且置，作么生会法身？僧曰：恁么恁么。门曰：这个是长连床学得来的，我且问你法身还吃饭么？僧无语。（雪窦叹为将成九仞之山，不进一簣之土。）净居尼玄机，唐景云中得度，常习定於大日山石窟中。一日，忽念曰：法性湛然，本无去住。厌喧趣寂，岂为达耶？乃往参雪峰。峰问：什处来？曰：大日山来。峰曰：日出也未？机曰：若出，则熔却雪峰。峰曰：汝名甚么？机曰：玄机。峰曰：织多少？曰：寸丝不挂。遂礼拜退，才行三五步，峰召曰：袈裟角拖地也。机回首，峰曰：大好寸丝不挂。

叶县省严冷枯淡，衲子畏之。浮山远天衣怀往参之，方寒雪时，省呵骂驱逐，至以水泼。其他僧皆怒而去，唯远怀整湿衣安坐，省曰：你更不去，我打你。远曰：某二人数千里来，特参和尚，岂以一杓水泼便去，即打杀也不去。省乃令挂搭，续命远充典座，众苦枯淡，远乘省出，窃取油面，为众僧造五味粥，省归知之，算所值，罚远估衣鉢还讫，打趁出。远因寄居廊房，省出见之，复索租钱，远持鉢於市，化钱还之，无难色，省乃曰：远真有意参禅，乃呼之归。

兴化问克宾维那：你不久为唱导之师。宾曰：不入这保社。化曰：会来不入？不会不入？宾曰：没交涉。化便打曰：克宾维那，法战不胜，罚钱五贯，充设堂饭。至来日斋时，兴化白椎：克宾维那法战不胜，不得吃饭，即便赶出院。雪窦拈曰：『克宾要承嗣兴化，罚钱出院且置，却须索取这一顿棒始得。且问诸人，棒既吃了，作么生索？雪窦要断不平之事，今夜与克宾维那雪屈，以拄杖一时打散。』佛果曰：大凡临济下儿孙，须明此一段大事始得，你看克宾维那讶郎当地也与他出钱，讶郎当地也与他出院，若要扶竖临济正法眼藏，也须取这一则公案始较些子，人多下喝下怕生情解，我恁么说话，也是漏泄天机了也。到这里，作么生会？也须是他父子相投，言气符合。方始见得他克宾维那，为他不与常人一般。才作情解，便落世谛流布，只为透不得，墮在尘缘中，不谈向上人行履处，要



---

须是踏着向上关楔子，自然到他古人自在安乐处。后人情解道：当初但下一喝，或云：以坐具便撼，自然不着出院。只管议论将去，有什么交涉！后来住院开堂，承嗣兴化，盖谓他踏着向上关楔子，那里似如今人在情想中分得分失来。雪峰道：『克宾维那要承嗣兴化』这一句，便见得雪窦会得忒好，若不彻骨彻髓，深入虏庭，焉能知得这些难处。雪窦拈得情也尽，见也除，为什么却道：今夜与克宾维那雪屈，却以拄杖一时赶散，且道：他毕竟作么生？（三峰藏：直须与么始得。今日还有翻转局面，与克宾吐气者么？出来与老僧相见。）

婆子供养一僧住庵，尝使一二八女子送供，一日，使女子抱定，问曰：『正恁么时如何？』僧曰：『枯木倚寒岩，三冬无暖气。』女子归，举似婆，婆曰：我二十年只供养得一俗汉，令烧庵迁出。（此则公案，历来很少明得，我今死死道破，则前箭犹轻后箭深，盖婆实一等精灵，僧更透顶彻绝，密庵杰称赞此僧为『等闲坐断泼天潮，到底身无涓滴水。』可谓：具有照破乾坤之眼，其对此僧有微词者，不特於此僧未曾梦见，即对此婆亦未梦见在！）

神鼎誣首山高弟，望尊一时，衲子非人类精奇，无敢登门者，石霜圆往谒，发长不剪，敝衣楚音，通谒称法侄，一众大笑。鼎遣童子问长老谁之嗣，霜仰视屋曰：亲见汾阳来。鼎杖而出，顾见欣然。问曰：汾阳有西河师子是否？霜指其后，绝叫曰：屋倒矣！童子反走，鼎回顾，相矍铄，霜地坐，脱只履而视之。鼎老忘所问，又失霜所在，霜徐起整衣，且行且语曰：见面不如闻名，遂去。鼎遣人追之不可，叹曰：汾州乃有此儿耶？

镇州万寿和尚访宝寿，（二寿俱临济嗣。）坐不起，万寿展坐具，宝寿下禅床，万寿却坐，宝寿骤入方丈，闭却门。知事见万寿坐不起，曰：请和尚座下吃茶，万乃归院。翌日，宝寿复谒万寿，万寿据禅床，宝展坐具，万下禅床，宝却坐，万归方丈，闭却门。宝入侍者寮，取灰围却方丈门，便归去。万遂开门，见曰：我不恁么，他却恁么。

『法闍上座在东林度席下，一日，拈一枝花，绕度禅床一匝，背手插香炉中，曰：和尚且道意作么生？度下语皆不契。逾两月，遂令闍说看，闍曰：某甲只将花插香炉中，和尚自疑有什么事。』

## 第八十五节 次第

- 一、百丈三句 二、洞山三句 三、山水三句  
四、临济三句 五、洞曹五位 六、浮山远十六题  
七、南堂静辨验十门 八、三关 九、其他

### 一、百丈三句

百丈谓：『如今鉴觉。但於清浊二流，凡圣等法，都不得有丝毫爱取，既不爱取，依住不爱取，将谓是初善，是住调伏心，是声闻人，是恋筏不舍人，是二乘道，是禅那果。既不爱取，亦不依住不爱取，是中善，是半字教，犹是无色界，免堕二乘道，免堕魔民道，犹是禅那病，是菩萨缚。既不依住不爱取，亦不作不依住知解，是后善，是满字教，免堕无色界，免堕禅那病，免堕菩萨乘，免堕魔王位，故见自己佛性，如夜见色。』若透得三句过，不被三段管，教家喻如鹿三跳出网，唤作廊外佛。无物拘系得渠，是最上乘，是上上智，此人是佛，有佛性。处於生，不被生之所留。处於死，不被死之所碍。处於五阴，如门开不被五阴碍。去住自由，出入无难。若能与么，不论阶梯胜劣，乃至蚊子之身。但能与么，尽是净妙国土，不可思议，此犹是解缚語。彼自无疮，勿伤之也。佛疮菩萨等疮，但说有无等法，尽是伤也。百丈又曰：『教语皆三句相连，初中后善，初直须教渠发善心，中破善心，后始名好善，菩萨即非菩萨，是名菩萨。法，非法，非非法，总与么也。若只说一句，令众生入地狱。若三句一时说，渠自入地狱。不干教主事，说到如今鉴觉，是自己佛，是初善，不守住如今鉴觉，是中善，亦不作不守住知解，是后善。』

### 二、洞山三句

《曹洞五位显诀》载：『曹山举洞山三句恐混百丈三句，先拣出百丈三句。第一句者，是依住调伏，即无散失，便是知有，名为初善。第二句者，绝前句依住调伏为是，知非故舍，是名中善。缘中善有舍解不忘故。第三句者，即无舍解，此是出缠三句也。如何是第一句？丈云：不入教。如何是三句？丈云：不入念。此俱表向上事，念者尘也，不入是事也。若说一句，令众生入地狱。若说三句，渠自入地狱。不干教主事。又云：不入念者，念是刹那也。亦云：一痊。（《续仙传》曰：儒谓之世。释谓之劫。道谓之痊。）亦云：一毫。亦云：正恁么时。亦云：遍。亦云：一生也。以要言之，不拟心是也。』

洞山三句，『向上一句。门头一句。超百亿一句。』向上一句，例者，如药山云：我有一句子，未曾向人说。道吾云：相随来也。庞居士问马祖：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祖云：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问：如何是异？云：我若向你道：驴年得异！此是咬齿一句，虽然如此，亦是正位中来，是无语中有语。故云：来也。来者，是那边人看这边人，为来也，亦是为人故，就不圆转中而圆转道出，即是来也，无语中有语也。门头一句，例者，如问石霜：如何是一句？云：非一句也。亦云：一句也无。又云：诸圣有祖在，汝家有祖在。问：如何是诸圣祖？云：非圣。问：如何是学人祖？云：非凡。又问大光：如何是别行一句？云：教理明不得。但是就偏位辨得圆者，皆是门头一句也，是有语中无语也。超百亿一句，例者，即绝续句也。亦云：不来之句。亦云：倒底一句。亦云：一人当千人。亦云：相应之句也。庞居士云：毕竟真智一人功，唤作一人及第。（不假坐禅持戒律，只须真智一人功。）亦云：唤作过人策处。云居云：一人及第，万人获安。

---

（《曹洞宗派录》载：九峰虔上堂曰：如似十人同选，但看榜头，一人已过，九人亦过。一人不过，累及九人。）亦云：一说。亦云：一念一话一音一句，训诲八万尘劳法门。亦云：度众生，若一众生未度，则我不成正觉，一人得度总得度。以要言之，则不续之句也，若不续时，即不无超也。僧问疏山：如何是超百亿一句？疏曰：是向去边事。问：因什么唤作向去？疏云：一句了然超百亿，不是向去是什么？问：如何是门头一句？疏曰：说来是出世边事。问：既是出世边事，为什么唤作门头？疏曰：诸佛是传语人，祖师是把门汉，不是门头一句是什么？问：佛传什么人语？疏曰：还知有佛向上人也。问：祖师把什么门？疏曰：一切人近不得，唤作诸圣门。问：如何是向上一句？疏曰：全体本位是。问：既是全体本位，云何名为向上？疏曰：三句中最上，唤作向上一句。问：向上一句与向上事还同也无？疏曰：不同。问：如何是向上一句？疏曰：适来道：全体本位。问：如何是向上事？疏曰：三句不落。问：不落三句的事如何？疏曰：非但新丰，疏山亦不知也。

### 三、山水三句

青原信曰：『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。及至后来，亲见知识，有个入处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。而今得个休歇处，依前见山只是山，见水只是水。大众！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？有人缁素得出，许你亲见老僧。』（没有经过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这一关，决不能即说：山只是山，水只是水。）《禅学讲话》曰：禅的修道过程，从我们的山是山水是水的现在立场，进入於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否定之境，於此体验平等无我而后出现了山是山水是水肯定的世界。第一，是相对境界的山和水，一高一低，是矛盾境的存在。第二，由於非山非水，扫除高低，而成平等，同时脱却矛盾，使两者互相融合，而否定了那矛盾的存在和姿态。第三，进入於山还是山水还是水。那是从平等绝对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踏向相对的立场去，那因为是经过了否定以后的相对，而成为大肯定的。但因为这个肯定的立场，不是矛盾的立场，是以平等发动出来的差别，所以这差别，即平等的差别，同时是以绝对作用的相对，所以虽曰：相对，实在不是矛盾的相对，是般若妙用的相对，在未被否定以前的山和水，自然是（自心所现）烦恼的世界。（认为是实在的，所以甘心膺受，并且执染着。）在苦乐的矛盾相对中，一入否定的世界，苦乐之相泯灭，完全成为法（的作用）的世界。菩提的自性身，所有烦恼（指用）全转为大智的妙用，这就是凡夫的知情意，变成了佛的智断悲三德。所以真实的禅的真境界，在胸中是更无隐藏的无一物，然而也兼备了变通自在的妙用。

玄沙与天龙入山见虎，龙曰：前面是虎。沙曰：是汝。雪窦拈曰：要与人天为师，面前端的是虎。佛果曰：天龙与玄沙入山，见此机缘，有什么省处？举雪峰下有孚上座见虎云：某甲甚怕怖。峰云：是你屋里事，怕作什么？要明尽大地是沙门一只眼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识取这个时节。不见道：一尘才起，大地全收，一毛头狮子现，百亿毛头狮子一时现。莫道物为己，南阎浮提有四种重障，若人透过，不落阴界。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，虎不是虎，物不是物。若乃尽情，无不皆是，更无是物，皆是一体作用。云门道：尽乾坤大地无一纤毫等语，若向这里见得玄沙，便乃见玄见妙，见佛见祖，见颠见狂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虎是虎，物是物，各归本位，各着平实处，也为人不得。须是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，不恁么却恁么，更买草鞋行脚三十年。是有坐断？是无坐断？也未在！且道：作么生？参！

白水仁上堂曰：老僧寻常不欲向声前色后，鼓弄人家男女，何故？且声不是声，色不是色。僧问：如何是声不是声？曰：唤作色得么？问：如何是色不是色？曰：唤作声得么？僧作礼，水曰：且道为汝说，答汝话？若向这里会得，有个入处。

#### 四、临济三句

临济曰：『老僧见处与佛祖不别，第一句中荐得，堪与佛祖为师。若第二句中荐得，堪与人天为师。若第三句中荐得，自救不了。』『第一句，三要印开朱点窄，岂容拟议主宾分。第二句，妙解岂容无着问，温和争负截流机。第三句：看取棚头弄傀儡，抽牵全属里头人。』僧问首山念：如何是第一句？曰：大用不扬眉，棒下须见血。问：慈悲何在？山曰：送出三门外。问：如何是第二句？山曰：不打恁么驴汉。问：将何接人？山曰：如斯争奈何？问：如何是第三句？山曰：解问无人答。问：即今只对者是谁？山曰：莫使外人知。南院问风穴曰：临济有三句，当日有问，如何是第一句？济云：三要印开朱点窄，未容拟议主宾分。穴随声便喝，院又曰：如何是第二句？济云：妙解岂容无着问，温和争负截流机。穴曰：未问以前错。又问：如何是第三句？济曰：但看棚头弄傀儡，抽牵全属里头人。穴曰：明破即不堪。南院深许之。后神鼎譚举曰：若人问神鼎，如何是第一句？苍天苍天！如何是第二句？有什么驴汉。如何是第三句？近前来向你道，才近前便打。若恁么会得，也不辜负祖师西来。若是从头一一问过，几时得休，佛法不是磨棱合缝的道理，似者一脉说话，须是久在他门里始得。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说，方可如是，仔细珍重。又：后来慈明示众曰：临济道：第一句荐得，堪与佛祖为师。第二句荐得，堪与人天为师。第三句荐得，自救不了。山僧即不然，第一句荐得，和泥合水。第二句荐得，无绳自缚。第三句荐得，四棱着地。所以道：起也海宴河清，行人避路。住也乾坤黑暗，日月无光。汝等诸人向何处出气，如今还有出气者么？有即出来对众出气看，若无，山僧今日与你出气去也。乃嘘一嘘，卓拄杖下座。

#### 五、洞曹五位

##### 〈一〉洞山五位

（一）正中偏，三更初夜月明前，莫怪相逢不相识，隐隐犹怀归日嫌。（此喻凡夫，未曾知有，亦有谓：初悟此理时立者。）

（二）偏中正，失晓老婆逢古镜，分明靛面别无真，休更迷头犹认影。（此就见道后，用功时立。）

（三）正中来，无中有路隔尘埃，但能不触当今讳，也胜前朝断舌才。（此指明得法身后，转而为人，只要不触犯玄讳，亦即胜过前朝最有名之辩士李知章，人称之为断舌才者也。『何谓触讳？即不可直提道着，须要语忌十成。须善回互，从旁敲显，有语中无语，无语中有语。』又：啸峰曰：『坐在中道，即是犯中触讳，若不回互，便犯当头。』九峰玄曰：『语忌十成，不欲断绝，机忌触犯，不欲染污。』）

（四）兼中至，两刃交锋不须避，好手还同火里莲，宛然自有冲天志。（此就功位齐彰时立，作家相见，明暗交参，纵夺互用，不涉一毫拟议，自不伤锋犯手，如火里莲花，别具春风，大机大用。洞山离三渗漏，临济具三玄三要，俱不出此。有谓：此位已离功用道，已相当於教中八地以上菩萨，又有人主张改此兼中至为偏中至，亦有仍主原名者。）

（五）兼中到，不落有无谁敢和，人人尽欲出常流，折合终归炭里坐。（此就功位俱隐时立，是为最后极果，洞山临终曰：吾闲名已谢，即是此意。）

## 〈二〉曹山五相

（此五相中间三颂，各本所载，多有错列。以永觉《洞上古辙》，照宗门玄鉴图所定连载为是，今从之。）

白衣虽拜相，此事不为奇，积代簪缨者，休言落魄时。《古辙》曰：此即正中偏也。初悟此理，喻白衣拜相，然实本来尊贵，特暂沉沦耳，故有积代簪缨暂时落魄之喻。又：《人天眼目》载：杖人云：正中偏者，即君视臣也，上黑下白，体与用分，方将得合。如尧之圣君乃能求舜之贤良，是劳於求臣，以尽君道。此所谓：妙容虽不动，光烛本无偏也。

王宫初降日，玉兔岂能离，未得无功旨，人天何太迟。《古辙》曰：此即偏中正也。王宫初降，喻初悟此理后，必假功勋以保任之，故以玉兔喻功勋，既未能无功，则尚滞人天，故曰：人天何太迟。又：《人天眼目》载：杖人云：偏中正者，即臣向君也，上白下黑，用始从体归，方将得一。如舜之贤臣，乃能求尧之圣明，是勤於事君，以尽臣职。此所谓：不堕诸异趣，凝情望圣容也。

⊙子时当正位，明正在君臣，未离兜率界，乌鷄雪上行。《古辙》曰：此即正中来也。子时当夜半，故以喻正位，明正在君臣，谓：明此正位，如君之视臣，不可坐着尊贵，亦如臣之奉君，不可背，不可犯也。未离兜率界，喻方在正位上转身，尚未入俗也。乌鷄喻正，雪喻偏，乌鷄雪上行，乃转正就偏之象。又：杖人云：正中来者，即君御极也，以黑在白中，而体已成。其用如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刑，此所谓：妙德尊寰宇，高明朗太虚也。

○焰里寒冰结，杨花九月飞，泥牛吼水面，木马逐风嘶。《古辙》曰：此即兼中至也。焰表偏，寒冰表正，是偏中含正也，杨花表偏，九月表正，是正中有偏也，泥牛木马皆表正，吼水面逐风嘶皆表偏，是理事兼至。偏正交参，不可得而思议者也。又：杖人云：兼中至者，即臣摄政也，以白在黑中，而体已成，其用如玄德升闻，重华协帝。此所谓：灵机弘圣道，真智利群生也。

●浑然藏理事，朕兆卒难明，威音王未晓，弥勒岂惺惺。《古辙》曰：此即兼中到也。造道之极，理事俱泯，非独凡眼莫窥，即过去未来一切诸佛亦不能窥，盖还归於混沌之窍，本不可得而明也。又：杖人云：兼中到者，即君臣道合也，以黑白浑融，而体用一无分别，如尧舜之揖让德成，舜先是宾，能相续为主，而尧退位又作主中主，尧既不居正位，舜亦不居偏功。此所谓：浑然无内外，和融上下平也。（解脱长者：各节杖人所云：多独到之处，然其中有无问题，学者自看。）

《古辙》曰：五位之旨，当以洞山曹山之颂为指南，后有作者多失前人之旨，至於太阳玄浮山远二家颂，皆属伪撰，全乖祖意。又曰：见有以功勋五位，王子五位，君臣五位，皆如次配入洞山五位者，不可从。盖功勋是竖论工夫浅深，王子是中分内绍外绍，故有不同。君臣五位，君臣分两位，乃接人之法，是兼至一位中分出也。

《人天眼目》载：洞山首正中偏，喻凡夫之人，背理就事，全未知有，故如月前人影，与形相背。至偏中正，方才知有，如镜中人影，与形相对。喻初学之人，舍事入理，然后可以转功就位，为正中来。其功为无功，故曰：无中有路隔尘埃。曹山首偏中正，则直下知有，不以朱紫为贵，而辜负本人，故云：积代簪缨，暂时落魄。而奉久成功，终为人君

之所简在，为正中偏。不离自性，而有摄用归体之功，为正中来。此功为有功之功，故曰：未得无功旨。（各本多以子时为正位，偈列在第二位，焰里寒冰结，列第三位，王宫初降日，列第四位，第一第五两位与偈，则彼此均同，即《洞上祖宪录》，亦照各本所载，故此处引未得无功旨之语，亦系依照别本所载也。）父子语意不同，未可擅为分别也。

第一位正中偏，初夜月明，是指初悟此理而说。所以道：莫怪从前相逢不相识，现在虽然识得，但尚未透，且旧习未除，所以道：「隐隐犹怀旧日嫌。」曹山第一位与此相同，从前积代簪缨，休言落魄，现在白衣拜相，亦不为奇。《首楞严经》：佛讲如来密因讲悟入心性，计分三步，（一）破妄显真。即破妄心，显真性。（二）妄即是真。一切诸妄，无不是真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（三）妄真同妄。即真亦是妄，无真无不真，要真妄俱泯。此地洞曹五位中前三位，正与《首楞严经》三步相近。《首楞严经》：第一步说，一切众生所以轮转，都由不知真心而用妄想。教我们舍妄想识真心，禅宗首先必须要明得心性，此地洞山的初夜月明，曹山的白衣拜相，正与《经》意相同。真即是正，妄即是偏，但因初悟此理，旧习未除，不免有偏，所以道：正中偏，即正中还有偏。《首楞严经》：第二步，世间一切浮尘幻化阴入处界，都是自心所现，没有不是自己，若有一法不真，一法不是自己，即对自心悟得没有普徧，没有完全透彻。宗下亦说，没有一法是在心外，正与《经》意相同。第二位偏中正，洞山的第二位亦与此相似，说第一位虽然识得本体，还没有看得清楚，第二位如老婆逢到古镜，看得清楚了。所有靦面看到的没有一样不是真的，一切一切都就是真心。不可舍去这些，另外再找真的。你要知道别无再真的了，若有一样不是真的，即仍是迷头认影。这是说：偏中即有正，偏即是正。不过，这一步不是容易达得到的，曹山对此第二位，亦说如王宫初降，还要用功。这里王宫初降，不是指世尊降生时的王宫初降，而是指五位王子的王宫初降，这几位王子初悟此理，比作王宫初降，此时除诞生王子即能顿入一色外，其余王子均未能即入一色，还要借功就位，仍不能离功勋玉兔。只要未到无功的境界，即仍还迟滞人天，未出三界。《首楞严经》：第三步，是妄真同妄。如来藏妙明心，原是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，以诸众生，从无始来循诸色声，逐念流转，曾不开悟，性净妙常。不循所常，逐诸生灭，由是生生杂染流转。若弃生灭，守於真常，常光现前，根尘识心，应时销落。想相为尘，识情为垢，二俱远离，则汝法眼，应时清明，云何不成无上知觉？然而言妄显诸真，妄真同二妄，『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，皆即狂劳颠倒花相。』即从第一义谛来讲。这里根尘识心，已经销落，为什么还有尘垢要离？因为，虽然已经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真独显，但对光明心性能所等等微细的想相，或持续欣喜等等轻微的识情，或许未能全免，这个仍然就是尘垢，所以，必须远离，方成无上知觉。再看洞曹第三位正中来，正是本真，即一色正位。来是从那边正位中来，这一位是关键，上半段是借功就位，以成前位未竟的功。借功，即弃生灭，守真常。就位，即常光现前，入一色正位。还要用功，到一色若消，方名尊贵。即二俱远离，云何不成无上知觉？亦即百丈所说：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，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这是洞曹第三位的上半段，《首楞严经》文亦到此为止。至於下半段不守尊贵，垂手度人及第四第五两位的修行，经文在下面阿难问四十四心时示出，此地不再引叙。这里第三位下半段从不守尊贵，鹤出银笼起，方是转位就功，但仍是在未入鄮前预讲出笼后度生的事。虽然无中有路，已隔尘埃，只要能不触讳，能不直捷道着，也就不错了也。已胜过从前有名的辩士，人称断舌才的李知章了。（问：此地既明说：『不许触讳，』而这部《无门直指》，每多死死道出，对於洞宗是不是违犯？答：并不违犯，因为时机不同，况且，不变即变，易即不易。）曹山第三位，亦说这里当子时正位，恰如前后二日交接，即是功位与位功转变交换之时，既

曾经过一色正位，虽然没有离开尊贵，没有离开兜率，没有进入市廛，而对君臣黑白看得清清楚楚，不像煤里墨，雪里粉的难辨，而像乌鷄在雪上行走一样，黑白更加分明。第四位兼中至，是菩萨救度众生的一位，洞山说：两刃交锋不须避。两刃交锋是指纵夺生杀，当然不免，活要活透，杀要杀绝，要如莲花能经得起火烧的力量，要如师子儿出生，就有冲天的气概。曹山说得更为巧妙，把个又有又没有，灭度一切众生而无有众生得灭度的情况，说得再清楚没有了。焰里寒冰，扬花九月，泥牛吼水，木马逐风，会有没有？当然没有。就是说：菩萨度生时心理头根本连丝毫也没有，但在没有的原则下，积极得万分积极。如僧问洞山：寒暑到来时怎样？洞山曰：何不避向无寒暑处去！问：什么是无寒暑处？答：寒时寒煞阍黎，热时热煞阍黎。（这岂不是明明显示着纤毫没有的，就是万有。万有就是纤毫没有么？）这不是焰里寒冰么？杨花飞，随风舞，那里有缘那里度，人家好不容易来向你请教，你必须恰恰适合他的机缘，深了也不行，浅了也不行，这次去了，不知那一天才会再来，这次机会不可错过。这个责任在《虚空藏菩萨经》里，佛说应由善知识担负！所以曹山说：这种师子的吼要如泥牛在水面一样的小心，并且那里如有机缘可能化度，则当迅速如追风之驹前往嘶吼，俾勿延误，但这追风驹是木头的，你说这种情况会有？还是没有？虽然这样紧急，但菩萨内心仍是丝毫没有，不然不叫木马了。第五位兼中到，不落有无谁敢和，折合还归炭里坐。曹山说：朕兆难明，威音未晓。还有什么说的。（问：你释五位就释五位，你拉许多经教语句，这算什么？答：离《经》一字，即同魔说。永明得法眼真传，彼写巨大著作，每一段后面，必有几句《经》文，来作引证。《宗镜录》如此，《万善同归集》亦是如此，以明我此所写没有离开经典。问：你这样『拖泥带水，』『四棱着地。』祖师会首肯么？答：笑煞祖师！）

### 〈三〉君臣五位

僧问：五位君臣旨诀。曹山曰：正位即空界，本来无物。偏位即色界，有万象形。正中偏者，背理就事。偏中正者，舍事入理。兼带者，冥应众缘，不堕诸有，非染非净，非正非偏。故曰：虚玄大道，无着真宗。从上先德，推此一位，最妙最玄，当详审辨明。君为正位，臣为偏位，臣向君为偏中正，君现臣为正中偏，君臣道合是兼带语。僧问：如何是君？山曰：妙德尊寰宇，高明朗太虚。问：如何是臣？曰：灵枢弘圣道，真智利群生。问：如何是臣向君？曰：不堕诸异趣，凝情望圣容。问：如何是君视臣？曰：妙容虽不动，光烛本无偏。问：如何是君臣道合？曰：混然无内外，和融上下平。又曰：以君臣偏正言者，不欲犯中，故臣称君，不敢斥言是也，此吾宗法要，乃作偈曰：『学道先须识自宗，莫将真际杂顽空，妙明体尽知伤触，力在逢缘不借（缘）中，出语直教烧不着，（无丝毫渗漏，）潜行须与古人同，无身有事（隔尘垢）超歧路，无事无身（落恶取空）落始终。』

《人天眼目》载：徧师云：洞山以正中偏为第一位，偏中正为第二位，无独为正者，亦无独为偏者。盖洞山五位、全以回互为宗旨，倘独自为正，独自为偏，则不成宗旨矣。若以曹山此语顺配五位，则偏中正该在第三，正中偏该在第四，与他洞山五位颠倒不伦矣！后人不解语源，徒为扭合，以正中偏为君位者有之，改兼中至为偏中至者有之，因而以诞生配正中偏，谓为君位，以末生配正中来，谓为臣向君位，总只是错解，曹山此五则语。不知曹山五相偈，历历分明，将他五位规模描写殆尽，此特揭出宝镜中君臣二字为正偏下个注脚，是拟议语，方便语，非与洞山五位步步配合也。

《曹洞五位显诀》补曰：正位之名，非局洞山。《维摩诘经》云：若声闻人，未入正位，食此饭者，得入正位，然后乃消。已入正位，食此饭者，得心解脱，然后乃消。《华

严经》：世间品云：菩萨摩訶萨，以一切空为所住处，善巧观察，故以无相为所住处，不出正位故。

#### 〈四〉洞山五位功勋

僧问洞山：如何是向？（即趋向。）曰：吃饭时作么生？又曰：得力须忘饱，休粮更不饥。（须臾勿忘，不计饥饱。）问：如何是奉？（即保任。）曰：背时作么生？又曰：只知朱紫贵，辜负本来人。（如果只知执奉，亦为辜负本来。）问：如何是功？曰：放下锄头时作么生？又曰：撒手端然坐，白云深处闲。（奉则成取，背则成舍，此则浑身放下，撒手忘依，方能全身担负，大死之后，才转大活。）问：如何是共功？曰：不得色。又曰：素粉难沉迹，长安不久居。（前位是一色，诸法俱隐，此位是过一色，诸法俱现。）问：如何是功功？曰：不共。又曰：混然无讳处，此外复何求。（此为最后一位，混然无迹。）

天童觉四借颂：（一）借功明位。（借功勋以明本有。）蘋末风休夜未央，水天虚碧共秋光，月船不犯东西岸，须信篙人用意良。（月船两岸，不犯东西，借为大功，以明本有。）（二）借位明功。（借本来以显功用。）六户虚通路不迷，太阳影里不当机，纵横妙展无私化，恰恰行从鸟道归。（纵横妙展，鸟道行归，转功就位，借位显功。）（三）借借不借借。（虽借借而不借借。）吃尽甘辛百草头，鼻无绳索得优游，不知有去成知有，始信南泉唤作牛。（此就兼至位上说，不行鸟道，不守玄路，知有却不知有，不知有却知有，借即不借，不借即借，明暗交参，白牛露地。）（四）全超不借借。（体用双忘，偏正不立，超出借或不借。）霜重风严景寂寥，玉关金锁手慵敲，寒松尽夜无虚籁，老鹤移栖空月巢。（全超不借借，均是转辘辘地，寒松夜籁，老鹤移栖，脱体无依，迢迢空劫，始是全超，才是兼到。）

又：长芦了四转功位，长芦上堂曰：转功就位，是向去的人，玉蕴荆山贵。转位就功，是却来的人，红炉片雪春。功位俱转，通身不滞，撒手亡依。石女夜登机，密室无人扫。正恁么时，绝气息一句作么生相委？良久，曰：归根风堕叶，照尽月潭空。

位中符颂曰：转功就位，远水长天一色秋，不禁清冷只虚舟，兰挠别转芦花岸，笑入桃源意正悠。转位就功，万年床子懒安眠，拽步扶犁陇上烟，鞭起铁牛耕皓月，一声歌带劫春圆。功位齐彰，一人有庆万民喜，武纬文经总得宜，大统山河全化育，谁能更为颂雍熙。功位齐隐，乱峰寂寂无啼鸟，古殿沉沉不见人，回首长安消息尽，空余流水在三春。（芙蓉楷颂：一法原无万法空，个中那许悟圆通，将谓少林消息断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意与此同。）

古德小五位曰：大功才转，借位诞生，（担荷顿忘，初至一色，是得尊贵气分，故名诞生王子。）一色若消，方名尊贵。（一色若消，正是尊贵。但犹尊贵，亦是儿孙边事。须知尊贵之人，不守尊贵之位。）暗中移足，鹤出银笼，（此不守尊贵而转位。同安察所谓：涅槃城里尚犹危也。）回机入俗，月铺金地。（此指垂手接人。同安察所谓：披毛戴角入鄜来，优鉢罗花火里开也。）

宝峰照曰：『吾家立五位为宗，往往人以理事明，以寂照会，以能所见，以体用解，尽落今时。何得认为教外别传之妙？！生死路头，那个是得力处？总不恁么时如何？卜度即不中！』（此段因非常需要，特再叙於此，不是重复。）

大慧初时曾过大阳，见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坚首座，周旋三宿，会下甚久，尽得曹洞宗旨，后来曾谓：微固有悟门，只是不合将功勋五位偏正回互五王子之类许多家事来传。被



我一传得了，写作一纸榜在僧堂前。大丈夫参禅，岂肯就宗师边吃野狐涎唾，尽是阎老子面前吃铁棒底。

## 六、浮山远十六题

（浮山远示投子青十六题。）

（一）识自宗。（才拟论量，万水千山。）佛祖言时路转乖，石人语话颇同谐，（不落言句。）徒施棒喝门庭迅，拟动之间路早埋。（动念即乖。）（二）死中活。（寒灰发焰，枯木腾芳。）绝景沉机无是非，江南春早鹧鸪啼，（净洁病最难治。）皆言即色明心会，木马垂条动地嘶。（绝后再苏，作么生活？）（三）活中死。（贪寻言语路，丧却本来人。）鸟衔花落碧岩前，时景咸言到处传，（若作境会，死句下。）人间西来指庭柏，岂关苍翠岭头穿。（无言桃李自成蹊。）（四）不落死活。（月船不犯东西岸，更信篙人意自闲。）金乌日里报春时，玉兔怀胎入紫微，两岸芦花映白鹭，渔翁举棹拨烟归。（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）（五）背舍。（扫荡圣凡，纤尘不立。）百非四句尽蠲除，对境无心物物渠，真净界中方一念，阎浮早已八千年。（宗非促延，一念万年。）（六）不背舍。（披毛戴角，牵犁拽耙。）真金百炼体何如？优鉢罗花火里敷，烦恼路中谁作伴，无明海底自沉浮。（随波逐浪，无喜无忧。）（七）活人剑。（放行瓦砾生光。）黄河九曲镇乾坤，济水穿溟透海青，（溪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。）风起浪高般更长，月分弯势又多晴。（月似弯弓，少雨多风。）（八）杀人刀。（把定乾坤失色。）划断机关势莫穷，圣凡从此永沉纵，（不食空王俸。）巴江汎阔人难渡，一阵严风信不通。（何假雁传书。）（九）平常。（饥来吃草，渴来饮水。）一周才尽又春风，野渡横舟谒钓翁，（垂丝千尺，意在深潭。）堤畔绿杨和雨绽，近山添翠碧玲珑。（远视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）（十）利道拔生。（剪除脚下线，指出髻中珠。）休观黄叶作金珠，（星在秤兮不在盘。）自是无他岂后先，（十方三世共同传。）千圣共传无底鉢，（大庾岭头提不起。）大都迷悟有中边。（春到花枝有瘦肥。）（十一）言无过失。（无舌人解语。）露柱拈来作木杓，时人不肯顺从他，（颠拈倒用，悉皆中的。）三脚蜘蛛巧不会，致令王老笑呵呵。（弄巧成拙，笑里有刀。）（十二）透脱。（於事无心，游园自在。）黄鹤楼畔绿杨新，（无限风光大地春。）二水三山闲景横，（一片岭云遮不断。）南地瘴多炎气重，（热时热煞闍黎。）北天夏雨冻成冰。（寒时寒煞闍黎。）（十三）透脱不透脱。（虽经打破玉团子，却撒尘沙到眼中。）东山西岭间青红，（嘉州牛吃草，益州马腹胀。）谁云问答有其门，（无门为法门。）跳得南堆北阜坐，（刚脱毛衣，又披鳞甲。）到头不解跨昆仑。（昆仑在那里？）（十四）称扬。（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急走过。）灵山分坐显仁风，少室联芳绩焰同，功不浪施直到底，本来祖意岂西东。（达摩曾否西来，速道！速道！）（十五）降句。（若道有言，崖州万里，若道无言，崖州万里。）拟发言来路八千，回头顾望满家怜，（开口成双橛，扬眉落二三。）断碑荒野无人识，空对悲风草色鲜。（苍天苍天。）（十六）方入圆。（芥子纳须弥，刹那经永劫。）铁牛几度过新罗，踏断千溪万道河，欲会方中入圆句，牧童横管又披蓑。（这却我不会。）

## 七、南堂静辨验十门

南堂静示众曰：夫参学至要，不出个最初与末后句，透得过者平生事毕，其或未然，更与你分作十门，各用印证自心，看得稳当也未？（一）须信有教外别传。（二）须知有教外别传。（三）须会无情说法与有情说法无二。（四）见性如观掌上，了了分明，一一

---

田地稳密。（五）须择法眼。（六）须行鸟道玄路。（七）须文武兼济。（八）须摧邪显正。（九）须大机大用。（十）须向异类中行。此十门，诸人还一一得稳当也未？若只是闭门作活，独了自身，不在此限。如要荷负正宗，绍隆圣种，须尽此纲要十门，方坐得曲录木床，当得天下人礼拜，可与佛祖为师。若不到与么田地，一向虚头，他时异日，阎王老子未放你在！

## 八、三关

圆明居士曰：如来正法眼藏教外别传，实有透三关之理。有志於道之人，必须勤参力究，由一而三。步步皆有着落，非可颞顽含糊，自欺欺人，朕既深明此事，不惜话堕，逐一指明。夫学人初登解脱之门，乍释业系之苦，觉山河大地，十方虚空，并皆消殒。不为从上古锥舌头之所瞒，识得现在七尺之躯，不过地水火风。自然澈底清静，不挂一丝，是则名为初步破参，前后际断者。破本参以后，乃知山者山。河者河。大地者大地。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。地水火风者地水火风。乃至无明者无明。烦恼者烦恼。色声香味触法者色声香味触法。尽是本分，皆是菩提，无一物非我身，无一物是我己，境智融通，色空无碍，获大自在，常住不动。是则名为透重关。大死大活者，透重关后，家舍即在途中，途中不离家舍，明头也合，暗头也合，寂即是照，照即是寂。行斯住斯。体靳用斯。空斯有斯。古斯今斯。无生故长生。无灭故不灭。如斯惺惺行履。无明执着，自然消落。方能达末后一关。虽云：透三关，而实无透者。不过，如来如是，我亦如是。从兹方修无修，证无证，妙觉普明，圆照法界。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大中现小，小中现大。坐微尘里转大法轮，於一毫端现寶王刹。救拔众生，力用无尽。佛佛祖祖皆为此一大事因缘，出现於世。达摩西来，历代接受，古德传灯，无尽光中，大圆镜里，日往月来，以至於今。虽然广大法门，圣凡并托，华严香海，细巨同归，得骨得髓者固多，如麻如粟者何限？去圣遥远，魔外益繁。不达佛心，妄参祖席。金山泥封，慧日云蔽。约其讹谬，亦有三端：其上者，才见根尘互引，法界相生，意识纷飞，无非梦幻，顿生欢喜，谓是真常，休去歇去，以空为空，不知性海无边，化城无住。果能见性，当下无心。心既见空，即未见性。於是形同槁木，心等死灰，万有到前，一空不敌。纵能立亡坐脱，仍是业识精魂。况乃固执断见，必至变作狂花，谓因果之皆空，恣猖狂而不返。岂非一妄在心，恒沙生灭！能不造生死业，断菩提根耶？其下者，见得个昭昭灵灵，便谓是无位真人，面门出入，扬眉瞬目，竖指擎拳，作识神之活计，张日下之孤灯，宝鱼目为明珠，觅柀檀於粪土，噙着铁丸，口称玉液，到得腊尽岁除时，方知依旧是个茫茫无据！又其下者，从经教语录中，挂取葛藤，从诸方举扬处，拾人涕唾，以狂乱之知见，翳於自心，立幻化之色声，作为实法，向真如境上，鼓动心机，於无脱法中，自生系缚。魔形难捺，遁归圆相之中。解路莫通，躲向藤条之下。情尘积滞，识浪奔催。瞒己瞒人，欺心欺佛。全是为名为利，却来说梦说玄。盲驴牵盲驴，沿磨盘而绕转。痴梦证痴梦，拈漆桶为瓣香。是则循觉路而扑火轮，岂能不由善因而招恶果？如是三者，实繁有徒，宗旨不明，沉沦浩劫矣！

祖师关。来果大师曰：根器有大小不同。力大直透三关。力小透二关。力再小透个祖师关，还费了多少曲折，吃了多少辛苦，才进此关。一进关来，谁知无量劫，作善造恶，生死轮回，皆一场迷梦。今醒过来，满面成羞惭，悲喜交集。心之贪嗔痴，为世界种。法界种。六道种。冥界种。要倒树，定拔种。种子者何？我人之心是也。今日进了祖师设的个念佛是谁一道关口。不但进关，在这关外歇歇，也得无穷受用。何以故？身业不净，口

---

业不净，意业不净，何能达到祖师关边际？我所讲者，皆是工夫程序，并非见处，到者自知，无容我讲，我讲成非。（读者：来师此语，曲尽悲心。）

重关。来师又曰：进祖师关之人，见到祖师门下事，识得祖师度世心。虽在门里，依旧徘徊殿角，未入堂奥者有之。祖师肺腑，关内幽微，尚来窥见者有之。所以悟后重疑，即此意也。古人云：『未悟以前，如丧考妣，大悟以后，更如丧考妣。』此皆破本参后，得起疑情。独求上进。到此，还依初路前进，即最初用功之路，此是大人工夫。若悟后修行，只是修而无修，无修而修，可称保任工夫。此为不住而住之见地。若求真住，必须真行。至更进一重门户，真行不行。真住不住。至此，祖师所设的关键，将难关住。然大悟以后之大疑，更如初学，还加猛烈。不求悟，不求迷，不成佛，不度生，心参，意亦参，识亦参，梦亦参，醒亦参，此名悟后大参。大参即重疑也。有重疑工夫，定必将开重关，虽然生死可了，轮回可停，不肯自弃，当要奋勇猛进，直待深工精密，人法双忘，缓缓直透重关。

牢关。来师又曰：到此重关后，万不可离初步工夫，千万要紧。（读者：意思是必须真疑成片，一直到透顶透底，於焉三界心门洞裂矣。）类如最初用脚行路，非轮船，非火车，用脚行到镇江地头，喻破本参也。力小者住下，盘桓几日，或就此住下，此是过祖师关人行处。力大者审知此处谅非到家消息，即舍前行，途中无荆棘瓦石，平坦大路。喻破本参后毫无阻滞，放手大行，又至南京，范围较广，眼界宽阔，在此想住之人多数。（读者：想住者，私测来师之意是谓：学人自肯，又无师为之印证。斯岂异於自瞞乎！岂不见永嘉参六祖之事乎？）思惟至再，前途有路，尽量进行，此行更胜於前。咦！佛本一乘法，方便而说三，宗本一法悟，方便说三关。因根器优劣故也。假若尽是上根参禅，一齐拥到末后牢关，一时打破，出牢关去，出牢关生涯，直任诸佛一切经教祖师典章，菩萨度生事业，最上无比之法界，虚空界，实际界，真如界，涅槃界，任何一切佛圣境界，一超直上。类如一切诸佛众生，未出虚空一步，牢关正在虚空外！出虚空界，（读者：既见山不是山，又见山还是山。斯谓：出虚空界。）即出牢关。谁个能出此关？只有参禅人，不劳寸步，能出此关！又曰：参禅人虽过祖师关，根大者为大悟，根小者为小悟。心离尘境，道不虚行，生来死去皆知，念佛是谁能会，生死能伏不能空，业障可以销，亦可不造，爱欲嗔忿，应当空寂。人之觉念稍疏，境遇过重，有时能伏，有时不能伏者，因来断命根故也。（读者：红色丝线未断，抽牵全藉里头人。）破重关者，类如虚空是大关，身是小关，不但出世关，当可出身关。（『来师曰：初学死世\*（境空。）再学死身\*（根身空。）复学死心\*（识空。）死世即是死世之色空。死身即是死身之业习。死心即是死心之惑障。世死则离处。身死则离世。心死则离身。从凡夫地至此，悟来毫无奇特，只是离世之明暗色空，离身之嗔爱取舍，离心之心意识智。身心世三，离清扫净，绝灭无存，无存不存，大活过来，足可震大地，动诸天，足能了生死，成佛祖。劝天下人要为此人，要行此事，要修此因，定感此果。』）世关为当面关，为生死关，为祖师关。今出身关者，为破重关。重关后之行处者，人忘法忘，心空境空，视生死如水中月，看浮世如岸上花，日无昏妄，夜无梦思，纵睡有觉，如朗月在，存为福慧本，报尽成诸佛身。虽然，佛即因中佛，非妙觉后之果头佛。（乃）为不立语言文字，直指明心见性，立地成佛。（之佛。）此佛至破牢关后，以悟为身，名为法身，悟时同未悟。生后与生前，以理融事，无圣无凡，以事融理，佛生俱显，抢培法身之福，忙修慧命之慧。理事俱辞，自他并利，大步清静毗卢之顶，超出一真法界之门。自此隐而佛体，显而佛用，隐显双非，体用并寂。此最后牢关起修者，

见色是色，闻声是声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仍是水，行居坐卧，无须这个，有了这个，有了那个。大智如愚，吃饭穿衣忘是我，大才若鲁，屙屎放尿竟忘谁，修悟后之心，培生前之福，集法身之慧。大哉斯人！请看出牢关人修行态度与我异否？若异！好向脚下检插点看！（按各家三关之释，不尽相同，来师所说，比较清楚。特为节录。）

## 九、其他

玄沙曰：『真常流注，为平等法。但是以言遣言，以理遣理，谓之明前不明后。盖分证法身之量，未有出格之句，死在句下。若知出格之量，则不被心魔所使，入到手中，便转换落落地，言通大道，不坐平常之见。此第一句也。回机转位，生杀自在，纵夺随宜，出生入死，广利一切，迥脱色欲爱见之境。此第二句也。明阴洞阳，廓周沙界，一真体性，大用现前，应化无方，全用全不用，全生全不生，方便唤作慈定之门。此第三句也。』

云门示众曰：『函盖乾坤，目机铎两，不涉万缘，作么生承当？』众无对，自代云：『一镞破三关。』德山密离其语为三句，『一曰：函盖乾坤句。二曰：截断众流句。三曰：随波逐浪句。』圆悟勤云：『本真本空，一色一味，无非妙体，不在踌躇，洞然明白，则函盖乾坤也。本非解会，排叠将来，不消一字，万机顿息，即截断众流也。若许他相见，从苗辨地，因语识人，即随波逐浪也。』

洞山曰：『贪嗔痴，太无知，赖我今朝识得伊，行便打，坐便捶，分付心王仔细推，无量劫来不解脱，问汝三人知不知？』神鼎谨曰：『古人与么道：神鼎则不然，贪嗔痴，实无知，十二时中任从伊，行即住，坐即随，分付心王拟何为，无量劫来元解脱，何须更问知不知。』

梁山观会下有一圆头，问观曰：家贼难防时如何？（自己家贼最为难防。）观曰：识得不为怨。（《涅槃经》载：如人觉知是贼，贼无能为。）头曰：识得后如何？观曰：贬向无生国里。（憨山曰：一念顿证无生，是初步工夫。）头曰：莫是他安身立命处么？观曰：死水不藏龙。（憨山曰：抱守竿头，静沉死水。）头曰：如何是活水里龙？观曰：兴波不作浪。（动上有不动，是第一义不动。）头曰：忽然倾湫倒岳时如何？观从法座走下，把住曰：阇黎，莫教湿着老僧袈裟角。（不特波涛汹涌，甚至倾湫倒岳，仍即袈裟角亦未曾湿着。）

笑岩曰：《经》中道：『根尘同源，缚脱无二。』『如未能委悉，要且从头做将来，所谓：若欲脱生死，先要识根源。根源者，即禅寂之心体。心体本寂，如水本澄，由不自持，逐风浪起，既念浪烦荡，又无由返湛，随逐境风，滔滔无住，所以自无始来，至於今日者，悉由是不识心源故耳！今欲返本源，必知用心。如何用心？必须决志。唯持一无念真寂之心，湛然凝住，与现前所对一切色声境界，了没干涉。独防心念莫起，起必速知，知即无去。乃尔用心，但觉心念，才生便止，随生随止，止止不休，念波自息。念波一息，心水湛然，心水复湛，湛性亦忘。湛性既忘，所忘心灭，灭无所灭，心无所心。心所心绝，如是一切境界，豁尔现前。正恁么时，非彼非此，非心非物，混混融融，不见一法为缘为对，方悟《经》云：生死涅槃，犹如昨梦。便见如来，双林一事俨然矣！』

风穴曰：祖师心印，状似铁牛之机，去即印住，住即印破，只如不去不住，印即是？不印即是？还有人道得么？慈明曰：祖师心印，一印印空，一印印水，一印印泥，如今还有印不着者么？试向脚跟下道将一句来。雪窦曰：印空印水印泥，炳然字义还迷，黄头大士不识，敢问谁得亲提？印泥印空印水，币地寒涛竞起，其中无限鳞龙，几处争求出嘴！

---

印水印泥印空，衲子不辨西东，拨开向上一窍，千圣齐立下风。《拣魔辨异录》曰：三印者，一印空。一印水。一印泥。古今提唱，或云：山河大地，悉皆消殒，前后际断，则曰：印空。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则曰：印水。末后牢关，脚踏实地，则曰：印泥。或云：见空见有，尚有见在，则曰：印泥。非空非有，犹落中边，则曰：印水。若到一亦不立地位，中边俱捐，如来如来，如是如是，则曰：印空。或云：三印，非是三关，并皆究竟极则。空来空如，则曰：印空。有来有如，则曰：印泥。非空非有来，非空非有如，则曰：印水。三说虽若异同，总不离正知正见，非可情识知解卜度。黄檗曰：『你若拟着一法，印早成也。印着有，四生文出来。印着空，即空界无想文现。如今但知决定不印一切物，此印与虚空不一不异，虚空不空，本印不有。』六祖曰：『自性自悟，顿悟顿修，亦无渐次，所以不立一法，诸法寂灭，有何次第？』

## 第八十六节 顿渐

《楞伽经》载：尔时大慧菩萨为净除自心现流故，复请如来，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，为顿为渐耶？佛告大慧，渐净非顿，如庵摩勒果，渐熟非顿。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，亦复如是，渐净非顿。譬如陶家造作诸器，渐成非顿。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，亦复如是，渐净非顿。譬如大地，渐生万物，非顿生也。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，亦复如是，渐净非顿。譬如人学音乐书画，种种技术，渐成非顿。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，亦复如是，渐净非顿。譬如明镜，顿现一切无相色像，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，亦复如是，顿现无相，无有所有清净境界。譬如日月轮，顿照显示一切色像，如来为离自心现，习气过患众生，亦复如是，顿为显示不思議智最胜境界。譬如藏识，顿分别知自心现及身安立受用境界，彼诸依佛，亦复如是，顿熟众生所处境界，以修行者安处，於彼色究竟天。譬如法佛，所作依佛，光明照耀，自觉圣趣，亦复如是，彼於法性，有性无性，恶见妄想，照令除灭。（《宗通》载：初荷泽问六祖曰：先顿而后渐？先渐而后顿？不悟顿渐入，心裹常迷闷。祖曰：『听法顿中渐，悟法渐中顿，修行顿中渐，证果渐中顿，顿渐是常因，悟中不迷闷。』六祖语意自圆，却与此《经》同旨。后史山人问圭峰：其所修者，为顿为渐？渐则忘前失后，何以集合而成？顿则万行多方，岂得一时圆满？峰曰：『真理即悟而顿圆，妄情息之而渐尽，顿圆如初生孩子，一日而肢体已全，渐修如长养成人，多年而志气方立。』又问：凡修心地之法，为当悟心即了？为当别有行门？若别有行门，何名南宗顿旨？若悟即同诸佛，何不发神通光明？峰曰：『识冰池而全水，藉阳气而融销，悟凡夫而即真，资法力而修习。冰消则水流润，方能呈溉涤之功。妄尽则心灵通，始发通光之应。修心之外，无别行门。』此论顿不废渐。足备渐顿顿渐二义。）荷泽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，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定宗旨，崇远大师来会中□着屏风，称有官客，拟将着侍，泽曰：此屏风非常住家门者，何乃折破场，将用只承官客，远提荷手，呵曰：禅师唤此以为庄严否？泽曰：是。远曰：如来说庄严即非庄严。泽曰：《经》云：所说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。远问：何者不尽有为？不住无为？泽答：不尽有为者，从初发心，坐菩提树，成等正觉，至双林，入涅槃。於其中一切法，悉皆不舍，即是不尽有为。不住无为者，修学空，不以空为证，修学无作，不以无作为证，即是不住无为。远当时无言，良久，乃语曰：淫怒是道，不在庄严？泽曰：见在俗人，应是得道者。远曰：何故指俗人以为得道？泽曰：法师所言，淫怒是道，俗人并自行淫怒人，何故不得道。远曰：禅师解否？泽曰：解。远曰：解是不解。泽曰：《法华经》云：吾从成佛以来，经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应是不成佛，亦应不经无量无边阿僧祇劫。远曰：此是魔说。泽曰：道俗总听，从京洛以来，至于海隅，相传皆许，远法师解义聪明，讲大乘经论，更无过者，今日唤《法华经》是魔说，未审何者是佛说？远当时自知过甚，对众惘然，良久，欲重言，泽曰：脊梁着地，何须重起。（泐山问仰山：《涅槃经》多少是佛说？多少是魔说？仰曰：总魔说。泐曰：以后无人奈子何？试问：又作么生！）泽语远曰：神会今设无遮大会兼庄严道场，不为功德，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，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，神会若学法师，浏览机案顷即是法师。法师若学神会，经三大阿僧祇劫，不能得成。又：远曾问：『嵩岳普寂禅师，东岳降魔禅师，此二大德皆教人疑心入定，住心看净，起心外照，摄心内证。指此以为教门。禅师今日何故说禅不教人疑心入定，住心看净，起心外照，摄心内证？何名为坐禅？』泽曰：『若教人凝心入定，住心看净，起心外照，摄心内证者，此是障菩提。今言坐者，念不起为坐。今言禅者，见本性为禅。所以，不教人坐身住心入定。』志德大师问：

『禅师今教众生唯求顿悟，何故不说小乘渐修？未有升九重之台，岂不由阶渐而登者？』荷泽答曰：『恐畏所登者，不是九重之台，恐畏登着堆土胡冢。若实是九重之台，此是顿性义。念於顿中而如登九重之台，不藉阶渐，不向中而立渐义，理智兼怪，谓之顿悟。不由阶渐而解，自然故，是顿性义。自心从本以来空寂者，是顿悟。即心无所住，为顿悟。存法悟心，心无所得，是顿悟。知一切法，是顿悟。闻说空，不着空，即不取不空，是顿悟。闻说我，不着我，即不取无我，是顿悟。不舍生死而入涅槃，是顿悟。故《经》云：有自然智，无师智。理发者向道疾，外修者向道迟。出世有不思议事，闻说者即生惊疑，在世不思议事有顿者，信否？』问：其义云何？答：如周太公传说，皆竿钓板筑。简在帝心，起自匹夫，位顿登台辅，岂不是世间不思议事。出世不思议者，众生心中，具贪爱无明宛然者，遇真善知识，一念相应，便成正觉，岂不是出世不思议事。又：众生见性成佛道，龙女须臾发菩提心，便成正觉。又：欲令众生入佛知见，不许顿悟，如来即合徧说五乘。今既不言五乘，唯言入佛知见，约斯经义，只显顿门，唯存一念相应，实更非由阶渐。（『相应义者，谓：见无念者。谓：了自性者。谓：无所得。以无所得即如来禅。』）维摩诘言：如自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，我观如来，前际不来，后际不去，今则无住，以无住故，即如来禅。

荷泽问澄禅师：修何法而得见性？答：先须学坐修定，得定以后，因定发慧，以智慧即得见性。问：修定之时，岂不要须作意否？答：是。问：即是作意，即是识定，若为得见？答：今言性者，要须修定，若不修定，若为见性？问：今修定者，元是妄心修定，如何得定？答：今修定者，自有内外照，即得见净，以净故，即得见性。问：『性无内外，若言内外照，元是妄心，若为见性？《经》云：若学诸三昧，是动非坐禅，心随境界流，云何名为定？若指此定为是者，维摩诘即不应诃舍利弗宴坐。』

乾光大师问荷泽：常闻禅师说法，与天下不同，佛法一种，何故不同？泽曰：实是佛法，元亦不别，今日学者，各见浅深有别，所以言道不同。问：请为说不同所由。答曰：『今言不同者，为凝心取定，或有住心看净，或有起心外照，或有摄心内证，或有起心观心，而取於空，或有起觉灭妄，妄灭住觉为究竟，或有起心而同於空，或觉妄俱灭，不了本性，住无记空，如此之辈，不可具说。本性虚无之理，时人不了，随念即成，是以不同，非论凡夫，如来说无为一法，一切贤圣而有差别。何况今日一切诸学者，若为得同？！』王维在临湍驿中屈荷泽及同寺慧澄大师语经数日，维问荷泽：若为修道，得解脱净，若更起心？泽曰：『众生若有修，即是妄心，不可得解脱。』维惊愕曰：大奇！曾闻诸大德言说，皆未有作此说法者，乃谓受太守等曰：南阳群有好大德，有佛法甚不可思议。受曰：此二大德见解不同。维曰：何故不同？泽曰：今言不同者，为澄禅师要先修定，得定以后发慧。会则不然，会今已共侍御语时，即定慧等。（答哲法师定慧等义曰：『念不起，空无所有，名正定。能见念不起，空无所有，名正慧。即定之时是慧体，即慧之时是定用。即定之时不异慧，即慧之时不异定。即定之时即是慧，即慧之时即是定。何以故？性自如故，即是定慧等学。』）《涅槃经》云：『定多慧少，增长无明。慧多定少，增长邪见，定慧等者，名见佛性。』故言不同。维问：作么生是定慧等？泽曰：『今言定者，体不可得。今言慧者，能见不可得体。湛然常寂，有恒沙之用，即是定慧等学。』

《禅源诠》曰：原夫佛说顿教渐教，禅开顿门渐门，二教二门，各相符契。今讲者偏彰渐义，禅者偏播顿宗。禅讲相逢，胡越之隔。而禅门各宗亦互相违反，江西荷泽，北秀南洗，牛头石头，保唐宣什，及稠那天台等，立宗传法，互相乖阻。有以空为本。有以智为源。有云：寂默方真。有云：行坐皆是。有云：见今朝暮，分别为作，一切皆妄。有云：分别为作，一切皆真。有万行悉存。有兼佛亦泯。有放任其志。有拘束其心。有以经律为所依。有以经律为障道。非唯汎语，而乃确言，确弘其宗，确毁余类。争得和会。又曰：诸经论及诸禅门，或云：先因渐修功成，豁然顿悟。或云：先须顿悟，方可渐修。或云：由顿修，故渐悟。或云：悟修皆渐。或云：皆顿。或云：法无顿渐，顿渐在机。如上说，各有意义。言似反者，谓既悟即成佛，本无烦恼。名为顿者，即不应修渐，何得复云：渐修？渐修即是烦恼未尽，因行未圆，果德未满，何名为顿？顿即非渐，渐即非顿。故云：相反。顿渐门下，相见如仇讎，南北宗中，相敌如楚汉。『其实，顿渐非唯不相乖反，而互相资，众生虽本有佛性，而无始无明覆之不见，故轮回生死。诸佛已断妄想，故见性了了，出离生死。神通自在。当知凡圣功用不同，外境内心，各有分限。故须依师言教，背境观心，息灭妄念，念尽即觉悟，无所不知。如镜昏尘，须勤勤拂拭，尘尽明现，即无所不照。又须明解趣入禅境方便，远离愤闹，住闲静处，调身调息，跏趺宴默，舌拄上颚，心注一境，南洗北秀，保唐宴什等门下皆此类也。牛头，天台惠稠求那等，进趣方便，迹即大同，见解即别。又：平等法界，无佛无众生，法界亦是假名，心既不有，谁言法界？无修不修，无佛不佛。设有一法，胜过涅槃，我说亦如梦幻。无法可拘，无佛可作，凡有所依，皆是迷妄。如此了达，本来无事，心无所寄，方免颠倒，始名解脱。石头牛头，下至径山，皆示此理。又曰：息妄者，息我法之妄。修心者，修唯识之心。故同唯识之教。既与佛同，如何毁他渐门？息妄看净，时时拂拭，凝心住心，专注一境，及跏趺坐调身调息等也。此等种种方便，悉是佛所劝赞。《净名》云：『不必坐，不必不坐。坐与不坐，任逐机宜。凝心运心，各量习性。』当高宗大帝乃至玄宗朝时，圆顿本宗，未行北地，唯神秀大师大扬渐教，为二京法主三帝门师，全称达摩之宗，又显即佛之旨。曹溪荷泽恐圆宗灭绝，遂呵毁住心伏心等事，但是除病，非除法也。况此之方便，本是五祖大师教授，各皆印可为一方师。『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，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岂不正是坐禅之法。』又：庐山远公与佛陀耶舍二梵僧所译《达摩禅经》两卷，具明坐禅门户，渐次方便，与天台及洗秀门下，意趣无殊。（保唐寺无住大师把其祖上净众寺智洗大师所传「无忆，无念，莫忘。」的「忘」字改为「妄」字。主张「起心即妄，不起即真。」「释门事相，一切不行，礼忏转读，画佛写经，一切毁之。所住之院，不置佛事，但贵无心，而为妙极。」）『故四祖数十年中胁不至席，即知了与不了之宗，各由见解深浅，不以调与不调之行，而定法义偏圆，但自随病对治，不须赞此毁彼。』

《禅源诠》又曰：诸家又云：先因渐修功成，而豁然顿悟。（原注：犹如伐木，片片渐斫，一时倾倒。亦如远诣都城，步步渐行，一日顷到也。）有云：因顿修而渐悟。（原注：学射。顿者箭箭，直注意在中的。渐者日久，方始渐视渐中，此说运心顿修，不言功行顿毕。）有云：因渐修而渐悟。（原注：如登九层之台，足履渐高，所见渐远，故有人云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）等者，皆说证悟也。有说先须顿悟，方可渐修者，此约解悟也。（原注：约断障说，如日顿出，霜露渐消。约成德说，如孩子生，即顿具四肢六根，长即渐成，志气功业。）故《华严》说：初发心时，即成正觉。然后三贤十圣，次第修证。若未悟而修，非真修也。（原注：良以非真流之行，无以称真。何有修真之行，不从真起？故彼《经》说：若未闻说此法，多劫修行六度行，毕竟不能证真也。）有云：顿



---

悟顿修者，此说上上智根性，乐欲俱胜，（原注：根深故悟，欲胜故修。）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，一念不生，前后际断。（原注：断障，如斩一線丝，万条顿断。修德，如染一線丝，万条顿色也。）荷泽云：见无念体，不逐物生。又云：一念与本性相应，便具河沙功德。八万四千波罗密门，一时齐用也。此人三业唯独自明了，余人所不见。（原注：《金刚三昧经》云：空心不动，具六波罗密。《法华》亦说：父母所生眼耳，彻见三千等界也。）且就事迹而言：如牛头融大师之类也。此门有二意，若因悟而修，即是证悟。然上皆只约今生而论。若远推宿世，则唯渐无顿。今顿见者，已是多生渐薰而发现也。有云：法无顿渐，顿渐在机者。诚者此理，固不在言。本只论机，谁言法体。

黄檗曰：你如今一切时中但学无心，久久须实得。为你力量小，不能顿超，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，须得个入头处，自然会去。

佛果曰：若论渐也，返常合道，闹市里七纵八横。若论顿也，不留朕迹，千圣亦摸索不着。倘或不立顿渐，又作么生？

《宗镜录》曰：『顿从渐得名，俱称方便。古释云：若据说顿，亦是方便。若云渐顿俱是，亦谤於佛。俱不是，亦谤於佛。是以本觉体上，离顿渐，离言说，何处有顿渐名字？第六识动有分别，不动即等周法界。五现量识等一一根，皆徧法界。眼见色时，色不可得，元来等法界。《法华经》云：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即知世间一切诸相，本来常住，何行位能知，唯佛于道场知己，导师方便说，众生迷不知，故说。若知，不俟更说。方知有说，皆属方便。』

## 第八十七节 病药

《楞伽经》：佛言：如医疗众病，无有若干论，以病差别故，为说种种治。（唐译云：方药种种殊。）我为彼众生，破坏诸烦恼，知其根优劣，为彼说度门。（唐译云：演说诸法门。）非烦恼根异，而有种种法，唯说一乘法，是则为大乘。

《宗镜录》载：《华严经》云：佛子！譬如雪山有药王树，名曰：善见。若有见者，眼得清净。若有闻者，耳得清净。若有嗅者，鼻得清净。若有尝者，舌得清净。若有触者，身得清净。若有众生，取彼地土，亦能为作除病利益。佛子！如来应正等觉，无上药王亦复如是。能作一切饶益众生。若有得见如来色身，眼得清净。若有得闻如来名号，耳得清净。若有得嗅如来戒香，鼻得清净。若有得尝如来法味，舌得清净。具广长舌，解语言法。若有得触如来光者，身得清净。究竟获得无上法身。若於如来生忆念者，则得念佛三昧清净。若有众生供养如来所经土地及塔庙者，亦具善根，灭除一切诸烦恼患，得贤圣乐。佛子！我今告汝，设有众生见闻於佛，业障缠覆，不生信乐，亦种善根，无空过者，乃至究竟入於涅槃。又载：『《大涅槃经》云：譬如药树，名曰：树王。於诸药中，最为殊胜，能灭诸病。树不作念，若取枝叶及皮身等，虽不作念，能愈诸病，涅槃亦尔。』是以若於宗镜有圆信圆修，乃至见闻随喜，一念发心者，无不除八万尘劳三障二死之病。《小品经》云：如摩尼珠，所在住处，一切非人，不得其便。以珠着身，暗中得明，热时得凉，寒时得温。若在水中，随物现色，即况识此自心如意灵珠。圆信坚固，一切时处，不为无明尘劳非人之所侵害，则处繁不乱，履险恒安，高而不危，满而不溢。

文殊一日令善财去采药云：不是药者，采将来。善财徧采，无不是药。却来白云：无不是药者。文殊云：是药者，采将来。善财乃拈一枝草度与文殊，文殊提起示众云：此药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

云门曰：『药病相治，尽大地是药，那是自己？』《碧岩集》佛果曰：只如今尽大地森罗万象，乃至自己，一时是药，当恁么时，却唤那个是自己？你一向唤作经，弥勒佛下生，也未梦见云门在！毕竟如何？识取钩头意，莫认定盘星。金鹅长老与雪窦论此药病相治话，一夜至天光，方能尽善，到这里，学解思量计较总使不着。雪窦后有颂送他道：药病相治见最难，万重关锁太无端，金鹅道者来相访，学海波澜一夜乾。雪窦后面颂得最有工夫，他意亦在宾亦在主，自可见也。颂云：尽大地是药，古今何太错，闭门不造车，通途自寥廓，错！错！鼻孔辽天亦穿却。后来密云悟举天童华道：大小文殊被善财换却眼睛。曰：天童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殊不知善财脚不稳，被文殊驱使打，待文殊教令采药，却好向大士道：大士！且请忌口。

《禅源诠》略谓：『阿赖耶识有觉与不觉二义：觉是三乘贤圣之本。不觉是六道凡夫之本。今示凡夫本末总有十重：（一）谓一切众生虽皆有本觉真心。（二）未遇善友开示，法尔本来不觉。（三）不觉故，法尔念起。（如睡时，法尔梦起。）（四）念起故，有能见相。（五）以有见故，根身世界妄现。（六）不知此等从自念起，执为定有，名为法执。（七）法执定故，便见自他之殊，名为我执。（八）执此四大为我身故，法尔贪爱顺情诸境，欲以润我。嗔嫌违情诸境，恐损恼我。愚痴之情，种种计较。（九）由此故，造善恶等业。（十）业成难逃。如影响应於形声，故受六道业，系苦乐相。次辨悟后修证还有十重：（一）谓众生遇善知识开示，本觉真心，宿世曾闻。今得解悟，四大非我，五蕴皆空，

信自真如及三宝德。（二）发悲智愿，誓证菩提。（三）随分修习，施戒忍进及止观等增长信根。（四）大菩提心，从此显发。（五）以知法性无怪等心。（六）随顺修行六波罗密，定慧力用，我法双亡，无自无他，常空常幻。（七）於色自在，一切融通。（八）於心自在，无所不照。（九）满足方便，一念相应，觉心初起，心无初相，离微细念，心即常住，直觉於迷源，名究竟觉。（十）心既无念，则无别始觉之殊，本来平等，同一觉故，冥於根本，真净心源，应用尘沙，尽未来际，常住法界，感而遂通，名大觉尊。以上，初十重是一藏《经》所治法身中烦恼之病，生起元由，渐渐增加，乃至粗重慧灭之状。后十重是法身信方服药，汗出病瘥，将理方法，渐渐减退，乃至平复之状。』如有一人诸根具足，强壮多艺，忽然得病，渐渐增加，乃至气绝，唯心头暖，（阿赖耶识中无漏智种。）忽遇良医，知其命在，强灌神药，忽然苏醒。初未能言，乃至渐语，渐能行履，直至平复，所解技艺，无所不为。然世医处方，必先候脉，若不对病状轻重，何辨方书是非？若不约痊愈浅深，何论将理法则？劝诸学者，善自安心，建志运心，等虚空界，防非察念，在毫厘间。见色闻声，自思如影响否？动身举意，自料为佛法否？美膳粗食，自想无嫌爱否？炎凉冻暖，自看免避就否？乃至利衰毁誉，称讥苦乐，一一审自返照，实得情意一种否？必若自料未得如此，即色未似影，声未似响也。『设实顿悟，终须渐修。』莫如贫穷人终日数他宝，自无半钱分。六祖云：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，我无一切心，何须一切法。今时人但将此语，轻於听学，都不自观实无心否？『若无心者，八风不能动也。设习气未尽，嗔念任运起时，无打骂仇他心。贪念起时，无营求令得心。见他荣盛时，无嫉妒求胜心。一切时中，於自己无忧饥心。无恐人轻贱心。乃至种种此等，亦得名为无一切心也。此名修道。若得违顺等境，都无贪嗔爱恶，此名得道。各各返照，有病即治，无病勿药。』

大慧示某居士曰：吾佛大圣人，能空一切相。成万法智。而不能即灭定业。况博地凡夫耶？居士既是个中人，想当亦入是三昧。『昔有僧问一老宿：世界怎么热，未审向甚么处回避？老宿云：向镬汤炉炭里回避。问：只如镬汤炉炭里作么生回避？曰：众苦不能到。』愿居士日用四威仪中，只如此做工夫，老宿之言不可忽。此是妙喜得效的药方，非与居士此道相契，此心相知，亦不肯容易传授。『只用一念相应草汤下，更不用别汤使。』若用别汤，便令人发狂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念相应草，不用他求，亦只在居士四威仪中，明处明如日，黑处黑如漆。若手拈来，以本地风光一照，无有错者。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故佛祖常以此药向镬汤炉炭里医苦恼众生生死大病，号大医王。不识居士还信得及否？若言我自有父子不传之秘方，不用镬汤炉炭里回避的妙术，却望居士布施也。

百丈曰：『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，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，不被阴界五欲八风之所漂溺，即生死因断，去住自由。不为一切有为因果所缚，不被有漏所拘。他时还以无缚因为因，同事利益，以无着心，应一切物，以无碍慧，解一切缚。亦云：应病与药。』

大慈中上堂曰：山僧不解答话，只能识病。时有僧出，慈便归方丈。法眼谓：众中唤作病，在目前不识。玄觉曰：且道：大慈识病不识病？此僧出来，是病不是病？若言是病，每日行住，不可总是病。若言不是病，出来作么生？雪窦拈曰：大凡扶竖宗乘，须辨个得失。且大慈识病不答话时，有僧出，便归方丈。雪窦识病，不答话，或有僧出，劈脊便棒。诸方识病不答话，有僧出，必然别有长处，敢有一个动着，大唐天子只三人。

沩山问道吾：甚处来？吾曰：看病来。山问：有几人病？吾曰：有病的，有不病的。山曰：不病的莫是智头陀否？吾曰：病与不病，总不干他事，急道！急道！沩山曰：道得也与他没交涉。

新兴严阳尊者。僧问：如何是佛？曰：土块。如何是法？曰：地动也。如何是僧？曰：吃粥吃饭。问：如何是新兴水？阳曰：面前江里。大慧曰：似这般法门，恰似儿戏相似，入得这般法门，方安乐得人。如真净和尚拈提古今，不在雪窦之下，而未流传习，却成恶口小家，只管问古人作么生？真如又如何下语？杨歧又如何下语？你管得许多闲事，瘥病不假驴馱药。若是对病与药，篱根拾得一茎草，便可疗病。说什么朱砂。附子。人参。白术。

谦禅大师请大慧说禅病，慧曰：禅有甚么病可说，禅又不曾患头痛脚痛，又不曾患耳聋眼暗，只是参禅的人参得差别，证得差别，用心差别，依师差别，因此差别，故说名为病，非谓禅有病也。『如何是佛？即心是佛。有甚么病？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无。有甚么病？如何是佛？麻三斤。有甚么病？如何是佛？乾矢橛。有甚么病？你不透了，才作道理要透，便千里万里没交涉，拟心凑泊他，拟心思量他，向举起处领略，击石火闪电光处会，这个方始是病，世医拱手，然究竟不干禅事。』赵州云：要与空王为弟子，莫教心病最难医。（此下历举许多公案，参学错会情况，原文甚长，兹不录。有须者，可寻《指月录》31及32卷，可见二卷大慧呆语。）

达观颖谒大阳玄。问：洞山特设偏正君臣，意明何事？阳曰：父母未生前事。观曰：如何体会？曰：夜半正明，天晓不露。观罔然。遂谒谷隐，举前话，隐曰：大阳不道不是，只是口门窄。满口说未尽，老僧即不然。问：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事？隐曰：粪壑子。问：如何是夜半正明，天晓不露？曰：牡丹花下睡猫儿。观愈疑骇，一日普请。隐问：今日运薪耶！观曰：然。隐曰：『云门问僧：「人搬柴？柴搬人？」如何会！』观无对。隐曰：『此事如人学书点画，可效者工。否则拙，盖未能忘法耳！当笔忘手，手忘心乃可也。』观於是默契。良久曰：如石头云：『执事原是迷，契理亦非悟。』隐曰：『汝以为药语？为病语？』观曰：『是药语。』隐呵曰：『汝以病为药，又安可哉？』观曰：『事如函得盖，理如箭直锋，「妙」宁有加者，而犹以为病，实未喻旨！』隐曰：『「妙」至是！亦只名理事！祖师意旨，智识所不能到，知事理能尽乎？故世尊云：「理障」碍正知见，「事障」续诸生死。』观恍如梦觉。曰：『如何受用？』隐曰：『语不离窠臼，安能出盖缠。』观叹曰：『才涉唇吻，便落意思，尽是死门，终非活路。』

大慧示人曰：定光大师妙道问云门：『此心此性迷悟向背如何？乞省要处指示。』云门良久不答，妙道再问，云门笑曰：『若论省要处，则不可指示於人。若可指示，则不省要矣。』妙道云：『岂无方便令学人趣向？』云门云：『若论方便，则心无迷悟，性无向背，但人立迷悟见，执向背解，欲明此心见此性，而此心此性，即随人颠倒错乱，流入邪途，以故佛魔不辨，邪正不分，盖不了此心此性之梦幻，妄立二种名言，以向背迷悟为实，认此心此性为真，殊不知若实若不实，若妄若非妄，世间出世间，但是假言说。』故《净名》云：『法不可见闻觉知，若行见闻觉知，是则见闻觉知，非求法也。』又：古德云：『若取自己自心为究竟，必有他物他人为对治。』又：佛谓富楼那曰：『汝以色空相倾相夺於如来藏，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徧法界。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，而如来藏唯妙觉明圆照法界。』『如来藏即此心此性也。而佛权指色空相倾相夺为非，以妙明不灭不生为是，此两段是药语，治迷悟二病，非佛定意也，为破执迷悟心性向背为实法者之言耳。』不见金刚藏菩萨曰：『一切三世唯是言说，一切诸法於言说中无有依处，一切言说於诸法中亦无依处。』『苟迷悟见亡，向背解绝，则此心洞明如皎日，此性宽廓等虚空，当人脚跟下放光动地，照彻十方。覩斯光者，尽证无生法忍。到恁么时，自然与此心此性默默相

---

契。方知昔本无迷，今本无悟，悟即迷，迷即悟，向即背，背即向，性即心，心即性，佛即魔，魔即佛，一道清净平等，无有平等不平等者，皆吾心之常分，非假於他术。』『既得恁么，亦是不得已而言之，不可便以为实，若以为实，则又是不识方便，认定死语，重增虚妄。展转惑乱，无有了期，到这里，无你用心处。』不若知是般事，拨置一边，却转头来看，马大师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，赵州庭前柏树子，云门须弥山，大愚锯解秤锤，严阳尊者土块，汾州莫妄想，俱胝竖指头，毕竟是何道理？此乃云门方便也。

白云端示众曰：若端的得一回汗出来，也向一茎草上，便现琼楼玉殿。若末端的得一回汗出，纵有玉殿琼楼，都被一茎草盖却。且道：作么生得汗出去？良久，曰：自有一只穷相手，不曾容易舞三台。后来妙喜曰：一茎草上现琼楼玉殿，决定可信，琼楼玉殿被一茎草盖却，莫被他热瞞。径山恁么道：为已得一回汗出者说。未得一回汗出者，切不得疑着。

五祖演至白云，举僧问南泉摩尼珠话，请问。云叱之，演领悟，献投机偈曰：山前一片闲田地，叉手叮咛问祖翁，几度卖来还自买，为怜松竹引清风。云特印可。令掌磨事，一日，云至，语演曰：『有数禅客自庐山来，皆有悟入处，教伊说，亦说得有来由，举因缘问伊，亦明得，教伊下语亦下得，只是未在。』演於是大疑，私自计曰：『既悟了，说亦说得，明亦明得，如何却未在？』遂参究累日，忽然省悟，从前宝惜，一齐放下。走见白云，云为手舞足蹈。演亦一笑而已，演后曰：吾因兹出一身白汗，便明得下载清风。

觉范谓灵源清云：『道人保养，如人病须服药，药之灵验易见，要须忌口乃可。不然，服药何益？生死是大病，佛祖言教是良药，污染心是杂毒，不能忌之，生死病无时损也。』予爱其言，追念《圆觉经》曰：『末世诸众生，心不生虚妄，佛说如是人，现世即菩萨。』《法句经》曰：『若起精进心，是妄非精进，但能心不妄，精进无有涯。』

赵州在南泉作炉头，大众普请择菜，州在堂内叫救火救火，大众一时到僧堂前，州乃关却僧堂门，大众无对。泉乃抛锁匙从窗内入堂中，州便开门。又：州在南泉井楼上打水次，见南泉过，便抱柱悬却脚曰：相救相救。南泉上扶梯曰：一二三四五。州少时间，却去礼谢曰：适来谢和尚相救。

大慧曰：『既曰：虚幻，则作时亦幻，受时亦幻，知觉时亦幻，迷倒时亦幻，过去现在未来皆悉是幻。日日知非，则以幻药复治幻病，病瘥药除，依前只是旧时人。若别有人有法，则是邪魔外道见解也。』

大慧又曰：『佛是众生药，众生病除，药亦无用。或病去药存，入佛境界而不能入魔境界，其病与众生未除之病等。病瘥药除，佛魔俱扫，始终於此大事因缘，有少分相应耳。』

《宗镜录》曰：上医治患，见草童舞而众疾咸消。又直闻其言，病自除愈，则何须诊候，更待施方！『又如上医以非药为药，中医以药为药，下医药成非药。』非药为药者，如云：无有一物，不是药者，揽草皆成。岂云：是药非药？如：行非道而通佛道，即烦恼而成菩提，一切世法，纯是佛法。以药为药者，即：应病与药，随手痊愈，附子治风，橘皮消气等。如：观根授法，不失其时。思觉多者，修数息观。淫欲多者，修不净观等。药为非药者，即：不识病原，反增其病。如：说法者，不逗其机。浅根起於谤心，下士闻而大笑。醍醐上味为世珍奇，遇斯等人翻成毒药。『必须禅教双亡，佛心俱寂。』俱寂，则

---

念念皆佛，无一念而非佛心。双亡，则句句皆禅，无一句而非禅教。如此，则自然闻泯绝无寄之说，知是破我执情。闻休妄修心之言，知是断我习气。执情破而真性显，即泯绝是显性之宗。习气尽而佛道成，即修心是成佛之行。顿渐互显，空有相成。若能如是圆通，则为他人说，无非妙方。闻他人说，无非妙药。药之与病，只在执之与通。故先德云：『执则字字疮疣，通则文文妙药。』

## 第八十八节 传承授受

《大涅槃经》：哀叹品：佛告诸比丘：『我今所有无上正法，悉以付嘱摩诃迦叶，是迦叶者当为汝等作大依止，犹如如来为诸众生作依止处。摩诃迦叶亦复如是，当为汝等作依止处，譬如大王多所统领，若游巡时，悉以国事付嘱大臣，如来亦尔，所有正法亦以付嘱摩诃迦叶。汝等当知，先所修习无常苦想，非是真实。譬如春时，有诸人等在大池浴，乘船游戏，失琉璃宝，没深水中，是时诸人悉共入水，求觅是宝，竞捉瓦石草木砂砾，各各自谓，得琉璃珠，欢喜持出，乃知非真。是时宝珠犹在水中，以珠力故，水皆澄清。於是大众乃见宝珠，故在水下，犹如仰观虚空月形。是时众中有一智人以方便力，安徐入水，即便得珠。汝等比丘，不应如是修习无常，苦，无我想，不净想等，以为实义。如彼诸人，各以瓦石草木砂砾而为宝珠。汝等应当善学方便，在在处处常修我想，常乐净想。复应当知，先所修习四法相貌悉是颠倒，欲得真实修诸想者，如彼智人巧出宝珠。所谓：我想常乐净想。（疏曰：失琉璃宝，喻失佛性。由佛性力，令众生悟。在水中者，佛性非远，只在生死五阴身中。记曰：由佛性理内薰之力，复由佛性教外薰之力，内外和合，遂令开悟。）

六祖曰：善知识！后代得吾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，於同见同行，发愿受持，如事佛故，终身而不退者，定入圣位。然须传授，从上以来，默传分付，不得匿其正法。若不同见同行，在别法中，不得传付。损彼前人，究竟无益，恐愚人不解，谤此法门，百劫千生，断佛种性。

百丈一日举再参马祖案，谓众曰：佛法不是小事，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，直得三日耳聋。黄檗闻举，不觉吐舌。丈曰：子以后莫承嗣马祖么？檗曰：然，今日因和尚举，得见马祖大机大用。然且不识马祖，若嗣马祖，以后丧我子孙。丈曰：如是如是。见与师齐，减师半德，见过於师，方堪传授。子甚有超师之见，檗便礼拜。

临济辞黄檗，檗曰：甚么处去？济曰：不是河南，就是河北。檗便打，济约住与一掌，檗大笑，乃唤侍者将百丈先师禅板几案来。济曰：侍者将火来。檗曰：不然，子但将去，以后坐断天下人舌头去在。（这是纠正将火来的不对，但必须确有将火来的意旨，方堪承受负担。）

九峰虔为石霜侍者，泊石霜归寂，众请首座，继住持。峰曰：『须明得先师意始可。』座曰：『先师甚么意？』峰曰：『先师道：休去，歇去，冷湫湫去，一念万年去，寒灰枯木去，古庙香炉去，一条白练去。其余则不问，如何是一条白练去？』座曰：『这个只是一色边事。』峰曰：『原来未会先师意在！』座曰：『你不肯吾耶！但装香来，香烟断处，若去不得，即不会先师意。』遂焚香，香烟未断，座已脱去。峰抚座背曰：『坐脱立亡即不无，先师意未梦见在。』（有人谓：石霜是何等样人，若此未会，石霜能请他任首座么？看他来去自由，说走就走，究有相当成就，难道对彼师这种重要意旨，尚不闻不会么！必定是故作不会。）如洛浦安临归寂前，告众曰：吾非明即后也。今有一事问汝等，若道得这个是，即是头上安头。若道不是，即是斩头求活。首座曰：青山不举足，日下不挑灯。浦曰：是什么时节，作这个语话？时有彦从上座对曰：离此二途，请和尚不问。浦曰：未在，更道。曰：彦从道不尽。曰：我不管汝尽不尽。曰：彦从无侍者，只对和尚。浦便休。至夜，令侍者唤彦从问曰：闍黎今日祇对甚有道理，汝合体得先师意。先师道：目前无法，

意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。且道：那句是宾？那句是主？若择得出，分付鉢袋子。曰：彦从不会。（明明故意说不会。）浦曰：汝合会。（师亦知其故意乱说。）曰：彦从实不会。浦喝出，乃曰：苦苦。（玄觉曰：且道：彦从上座实不会？是怕鉢袋子粘着伊？）翌日，别僧举前话问浦。浦曰：慈舟不掉清波上，剑峡徒劳放木鹅。便告寂。观此可知石霜首座，决非不会。所以圆明居士亦谓：未见首座，必是枯木众中之人。此则公案极为奥妙，历来祖师都未肯彻底道破，请试道看，首座入灭以显，可知个事，莫问坐脱。

浮山远过大阳与明安语甚相契，明安以皮履直裰示之，浮山曰：某甲已自杨广山前草，凭君待价焯，异苗翻茂处，深密固灵根。复书其尾曰：得法者潜众十年，方可阐扬。山拜受辞去，后得投子青，乃授之，嗣明安焉。浮山又曰：『汾阳有师子句，约有三种，（一）超宗异目。（二）齐眉共触。（三）影响音闻。若超宗异目，见过於师，堪为种草，方可传授。若齐眉共触，见与师齐，减师半德。若影响音闻，野干倚势，异见何分。』所以先德云：若当先见，切须仔细穷勘，不得鹵莽，恐误后人之眼目。授受之道，岂易易乎！宜慎之！

僧问青林虔：正法眼藏，祖祖相传，未审和尚传付何人？林曰：『灵苗生有地，大悟不存师。』

《五宗救》载：三峰决志参禅，久而未悟，曾随某老宿入关，忽眩晕大睡，闻窗外夹篱折竹，顿明心空，前后际断。自此触处皆悟，转悟转深，尤於高峰落枕消息，得大受用。复参三玄三要，於两堂首座同喝处，忽尔符契。乃取觉范《智证传》读之，如在室中亲受印记。遂欣然奉高峰为印心，觉范为印法，研极五宗，著《五宗原》。海内衲子，望风云集，唯谓威音以后，不许无师，若一旦称师据坐，则未得谓得者，易启便门，吾罪深矣！於是弃众登匡庐，泛沅湘，思得法中水浮，共相策励，闻天童悟和尚，出世金粟，乃杖策从之，到。请升座，示临济宗旨来源，密云举至百丈再参马祖，黄檗吐舌。丈云：子以后莫承嗣马祖么？檗云：不然，今日因师举，得见马祖大机大用。且不识马祖，若承嗣马祖，以后丧我子孙。故临济三度问佛法大意，檗只棒三顿。后临济出世，唯以棒喝接人，不得如何若何，只贵单刀直入。三峰出众礼拜，起便喝。云曰：好一喝。峰又喝。云曰：汝试更喝一喝看！峰礼拜归众。云乃顾峰，复举『僧问古德：「朗月当空时如何？」德云：「犹是阶下汉。」僧云：「请师接上阶。」德云：「月落后相见。」且道：月落后，又如何相见？』峰便出。后峰问堂奥中事，云不应，良久，曰：宗旨太密，嗣续难乎其人。不若己之，且先师不曾提起此事。峰曰：不然，黄龙有言：学者欺诈之弊，不以如来知见之慧，密而煅之，何由能尽？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，尚有乘虚接响者，混我真宗。若师家大法不明，无从辨验，则胡喝乱棒，群然而起，吾宗扫地矣。遂辞去！云手书源流信拂，亲至蔡子谷居士静室，面付峰，峰不受。起更衣，遂入舟中，侍者密收之，峰觉。叱曰：辞受之间，大故有道，何得草草，竟作书辞还之。曰：藏自折竹已来，十余年，深究临济宗旨，毕竟无疑，乃敢雪头行脚，实非掠虚知解宗徒，只以口头三昧棒喝门头，户口了事而已者也。昨闻和尚乃高峰正脉，特访大法於座下，深蒙法爱，感激非浅，复惠法源信物，如饥逢王饘。未敢即受者，无他，未得宗旨细契，恐后反辱和尚法门。伏乞和尚指示三玄三要，究竟是何等法？法若相符，方敢秉和尚拂，接和尚脉。如或不契，九顿以辞。明早大雪，舟不能行，云举三玄问语，传入舟中曰：自世尊与迦叶，拈花微笑，有何偈颂相传？只或拄杖拂子，以表信物而已。今汝索老僧颂三玄三要，将谓别有实法，口耳相传，实非吾家种草。汝试详之！复问峰曰：临济道：一句中具三玄，一玄中具三要，三要三玄即且



置，如何是一句？峰答偈曰：雪寒江水沍，此是第一句。团也团不圆，劈也劈不破，滚到牛角尖，无舌舌头火，深深深处绝古路。若不行，是门户，若要行，子非父。问取和尚道一句。云又问：汾阳道：三玄三要事难分，如何是难分处？峰曰：若落难分处，颠预未足谈，若还分得是，依旧隔千山。意与言，请过关。得而忘是何颜，粘头缀尾倒翻掀，大雪满湖天。云又问：得意忘言道易亲。如何是得意忘言处？峰画此相，解缆便行。云后令僧传到嘉禾云：此是圆相耶？三点耶？峰答书曰：窃维法门事大，任荷自心者，苟非深得祖宗的骨髓，那可承虚接响，丧我子孙。若於授受之际，稍涉鲁莽，如指南倒置，岂独千里万里之谬而已，今去临济七百余年之远，而其堂奥之旨，犹未狼藉，藏尝走问诸方老宿，无有能对其请者，盖以法门建立之密，千古万古，不能扑破。宗旨未破，则临济犹生也！那可一时以举扬之不易，承接之无人，便欲越过此宗，喜行平易坦途。故觉范云：如此衣冠，称孔门弟子而毁《易系辞》，三尺童子皆笑之。言犹在耳，宁不寒心，此又藏之决不可不请者也！伏维和尚鉴此愚诚，容其玄要之法，俾后世有兴起之人，确有（纲宗）定分之据，勿使狐狼野干，溷同狮吼，则佛祖幸甚！法门幸甚！子孙幸甚焉！使首座賚书往见密云，云曰：我先师不见说起此事，彼既知此，彼自行之。座谢许行宗旨，拜受源流拂子，归三峰。○救曰：子侍先师最晚，尝疑授受之际，不谨於初。父子之间，变更於后。意者弘愿大而举止轻乎？及搜其书问，则源流辞让，至再至三，必许行宗旨而后受，在此则曰：宗旨，慧命之系，吾师续慧命之人也。吾不诤，谁敢诤之？在彼则曰：三峰，吾徒也，徒胜师，古之未有也。我不抑，谁能抑之？加以信三峰者，讹其真而得其似。袒天童者，乐其易而就其名。苛意以责人，容佞以附己。而各各自谓：弘护末法。譬夫同舟共济於波涛险恶之上，而操戈自斗。彼行路之人，犹且寒心，而斗焉不已者，可谓智乎！

《辟妄救》曰：风穴传首山，谁证首山拂袖下去？首山接汾阳，只云：龙袖拂开全体现。所以老僧（密云悟）问：汉月，（三峰藏）只如月落后，又如何相见？而汉月（当时）便出！故老僧独喜之。（『解脱长者：学人若不彻悟「便出」的缘由根本，而徒口头上或表示上抄袭效颦，则下地狱如箭射。』）若不遵临济真实教诫，反上他四料拣，四宾主，四照用，三玄三要等句，倚阴博阳，谓：深之又深，密之又密。罗笼不识者，自於无人密室，传授此等闲名句，以为方法，以为真宗，以为堂奥中事。妄意老僧此间，亦若汉月，故疑（老僧）不与他方丈中盘桓佛法。所以老僧（密云悟）向汉月道：将谓别有实法，口耳相传，实非吾家种草。岂不与临济道：『大丈夫汉，不作大丈夫气息，自家屋里物不肯信，只么向外觅，上他古人闲名句者。』同一全提直指耶？汉月『不道』『便出』一事，反生种种乱说乱作，以诬谤老僧，则老僧前是，（印证汉月不道便出。）而后非（汉月定要密云悟说三玄三要）者，因汉月前是而后非，致累老僧一辟再辟，直辟到底者，无他，只欲整顿汉月知从上来事：『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』故也。潭吉谓：五家各立宗旨，专治知解之病。老僧道：若谓五家各立宗旨，早已於无名字上，生五家各立宗旨之知解矣。况谓：专治此知解之病，非治知解之知解耶？况更谓：非厌故尚新，有故有新，有厌有尚，有是有非，汝乃有此许多知解耶？临济所云：一句中具三玄，一玄中具三要。潭吉等作实法会，已於无名无字上，计三玄三要的名字，若再徧收古今三法，如三击碓，三瓮酱，三撼门扇之类，死煞配定，其邪知邪解，岂止如知解宗徒而已耶？汉月若据便出一事，则岂更有堂奥耶？岂更有门庭耶？老僧老老大大不见谁是宾谁是主，何自有三玄三要等种种存於胸次，与汝较量得失，只因汝既谓是吾孙，（潭吉是汉月之弟子，故《五宗救》内称密云为师翁。）若不略提一提，则傍人后世，皆谓是老僧之过矣。只如当时两堂首座同时喝，僧问临济：还有宾主也无？济曰：宾主历然。（今此，老僧试问：吾孙，二人既同时喝，

汝试检点那个是宾？那个是主？若检点得出，汝可分主分宾，说宾说主。若检点不出，切莫乱说乱分。当初洪觉范虽於此有见处，错在三玄三要。是以自古至今，未免识者笑，然有过汝之处，云：细见确是陷虎机，忽轰一声涂毒鼓。汝不见佛果和尚，请问五祖演和尚云：临济宾主怎生？祖云：也是程限，是甚么闲事，我这里恰似马前相扑，倒便休。老僧想汾阳昭和尚时，已有如汝妄执三玄三要者，故著颂以警云：『三玄三要事难分，得意忘言道易亲，一句明明该万象，重阳九日菊花新。』盖三玄三要出自临济上堂语云：『一句话须具三玄门，一玄门须具三要。有权有用，汝等诸人作么生会？』下座。老僧道：『好个汝等诸人作么生会？』只是吾孙未梦见在！若也见得，汝为检点看。那里是他有权处？那里是他有用处？当时慈明曾因僧请益三玄三要，虽一一烦过，复总收云：『报汝通玄士，棒喝要临时，若明亲的旨，半夜太阳辉。』慈明既如是收归，何曾有三玄三要之影，落赚汝们来！胡不看临济云：『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驴边灭却。』又云：『沿流不止问如何，真照无边说似他，离相离名人不禀；吹毛用了急须磨。』岂若汝轨定三玄三要名相，为举扬正法，故称临济子孙。汉月谤老僧打人为一橛头硬禅，（这）正谤临济於黄檗处吃棒的道理，其实即唤作棒，早已逐块！永嘉云：『直截根源佛所印，摘叶寻枝我不能。』故老僧以一棒不作一棒用，直指当人自悟者。正明人外无别物，无别理。故曰：『无边刹境，自他不隔於毫端。十世古今，始终不离於当念。』始契马祖谓庞公『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』之旨。是则临济初住镇州，谓普化，克符云：我欲於此建立黄檗宗旨，汝二人成褫我。二人珍重下去，已建立宗旨了也。三日后，普化却上来问和尚，三日前道甚么？济便打。又三日后，克符上来问和尚，前日打普化作什么？济亦打。又岂普化克符外，别有宗旨可建立乎？而谭吉谓二人禀旨上问，不唯（谭吉）不识普化克符，且钝置临济为不具眼矣！（谭吉）更谓临济於三段二打之后，以四料拣明之，於是便有玄要宾主照用等名相为宗旨。正是业识茫茫，岂识佛法的的大意乎！至汉月於自己外，别立四法交加，双头独结，一〇为千佛万佛之祖，及执三玄三要等名相为宗，正是以有所得心，执有所得法。韩大伯云：『一兔横身当古路，苍鹰一见便生擒，后来猎犬无灵性，空向枯桩旧处寻。』料拣照用以迄宾主玄要，所称枯桩旧处非耶？临济云：『山僧无一法与人，又唤甚么作宗旨？』一句中具三玄是眼中屑，料拣照用宾主是眼中屑，金屑虽珍宝，在眼亦为翳。认此种种言句，作实法会，直得无绳自缚，死去十分。乃至认棒是棒，认喝是喝，是常见外。道认本来无一物，是断见外道。尽是迷头狂走，捏目生花。古人云：眼中有屑，直须出却始得。『汝但会得临济道：山僧无一法与人。（则你的眼中屑）出也出也！』本自解脱，谁缚汝？本自无缚，谁释汝？本自安闲，谁病汝？本自无病，谁药汝？只这解缚治病四字，也不消得。所以，临济又道：『取山僧口里语，不如休歇无事去！』直下休去歇去无事去。迥然独脱，岂不是无依道人。壁立千仞，岂不是无位真人。当全机大用，棒喝交驰，无非发明此旨，使人自悟而已。

《拣魔辨异录》谓：当日密云悟於魔藏（指汉月）请示临济宗旨来源之时，便应痛棒出院，免令如何若何，魔魅人家男女。乃搬演杂剧，说恁么百丈再参，黄檗吐舌，如此络索，何尝不是单刀直入汉！此却难为密云讳。藏之魔，悟所启也。魔出众礼拜，起便喝。悟云：好一喝。藏又喝。悟云：汝试更喝一喝看！藏礼拜归众。真成一双傀儡，自起自倒。悟乃复徵月落相见因缘。诘藏以月落后如何相见？惹得魔子撮空弄虚，却赚盲师认真作实，白云千里万里矣！乃遂以源流拂子表信，所谓：尽九州铁，铸不得这一大错！且说个堂奥中事，便是知解宗徒。十方无壁落，四面亦无门。何处分堂分奥分门分庭？从上以接引初机善权方便，谓之门庭设施，究属强名，岂为真实？悟者即门即庭即堂即奥。不悟者道是

堂奥不得，道是门庭亦不得，尽大地无非这一着子。直得大地平沉，虚空消殒，折合归来，自然能将门庭作堂奥，移堂奥作门庭。又复分明顺序，门庭是门庭，堂奥是堂奥，今魔藏横一堂奥之见在胸中，疑佛祖别有秘密法门，正是所谓：门外汉也。密云谓奥者，主人之所安息，即汉月之立地处。金 鏝不快，刮眼添伤。故曰：藏之魔，悟所启也。又：密云答藏，谓汝索老僧颂三玄三要，将谓别有实法，口耳相传，实非吾家种草云云，业已明明道破，其如魔藏卒不领悟。据藏之言，则是玄要之法存，而临济存，玄要之法亡，而临济亡。夫玄要之说创自临济，如必明得玄要，始为明得宗旨，则自临济以前，未有玄要之说时，岂不慧命断绝？自四七二三，以至百丈黄檗，俱是不识宗旨者耶？若非然者，果其玄要存而临济存，玄要亡而临济亡，临济又在四七二三百丈黄檗等佛佛授记祖祖传心之外，别开玄要一宗，临济岂不便是邪魔外道耶？若谓从上相传，不曾分明说似，至临济始明此玄要，点出光明，照天照地去，则玄要高出拈花之上，不知临济还肯受否？密云智眼未能灼见，为祸之烈，至於今日。乃（竟许诺之）曰：彼（汉月）若知此，彼自行之。於是鼠辈得志，接得太阿之柄，转以太阿拟密云。孟子曰：是亦羿有罪焉！正密云之谓也。（解脱长者：三峰汉月藏悟处不错。独对三玄三要不能透脱，执成实法，致丧儿孙。所以，汉月弟子潭吉作《五宗教》，以崇月抑云，云亦作《辟妄救》以斥之。后圆明居士又作《拣魔辨异录》，则直斥月吉为魔，并命将月吉语录著述尽行毁板，汉月支派不许乘拂，一般未阅上述各书者，或认为以下犯上以徒毁师，在专制时代，帝皇之尊当然不许。或亦未必不智过於师，然若仔细阅过，则知一代宗师，究非潭吉所能妄测。《拣魔辨异录》对密云之责，（之评）确亦极是，然宗门之中，有此争端，更相漫骂，未免叹息。或若问曰：你把他作骂会么？则应之曰：罪过！罪过！）（读者：道光年间，钱伊庵居士著有《宗范》一书，内有示辨一篇，谈到这一段事。及因此而招致的可悲事相，读者可寻而读之。又有二修学者，一曰：知是般事便休。一曰：无修无证，彼二人均先后读过本书《无门直指》，说知是般事便休的，谓解脱长者，有念佛之赞，吾难许他。其说无修无证者，竟谓《无门直指》是大杂烩，诚可悲叹也。佛头着粪，为害殊深。明眼人一见，如此说话，便见端的，本无容诤议，诚恐皂白不分，有陷害未达之者，岂不见径山杲禅师云：『知是般事，搁向一边，正好看乾矢橛，麻三斤，才是正途。』虽然，往昔有不看话头而彻去者，但在行人真疑成片这一条件而论，迄无二般。至於无修无证，乃针对执相（有相）修而言。非谓无修无证，才是正途，狂妄之极，普愿见闻，为之兴悲回向，幸甚！若作实会，则读者罪过！若拨无，则更罪过！罪过！或曰：『知是般事便休，』乃『无可修无可证』的语句，亦可见之於古德语录中，今何故斥之？答：为伊有这知解在，心境宛然，窠臼故。而古德是药病语，迥不同也。）

佛果曰：世尊三昧，迦叶不知。迦叶三昧，阿难不知。阿难三昧，商那和修不知。商那和修三昧，优波鞠多不知。既是各各不知，何故却相传授？到这里，不妨諠讹处直是諠讹，绵密处直是绵密处。（《二十唯识论》：他心智云何一颂，读者可寻阅。盖唯识者，亦可称禅之纲宗也。斯即亲所缘，唯自心。他心必是疏缘故。）

黄龙南曰：山僧才轻德薄，岂堪人师。盖不昧本心，不欺诸圣。未免生死，今免生死。未出轮回，今出轮回。未能解脱，今得解脱。未得自在，今得自在。所以大觉世尊於燃灯佛所，无一法可得。六祖夜半於黄梅，又传个什么？偈曰：得不得，传不传，归根得旨复何言，忆昔首山曾漏泄，新妇骑驴阿家牵。

---

佛果问大慧：达摩西来将何传授？慧曰：不可总作野狐精见解。问赵州：佛祖在日，佛祖相传，佛祖灭后，什么人传？州曰：古今总是老僧分上。问：未审传个什么？州曰：个个总属生死。曰：不可埋没却祖师也。州曰：传个什么？

## 第八十九节 末后句

雪峰在德山会下作饭头，一日斋晚，德山托鉢下至法堂，峰曰：钟未鸣，鼓未响，这老汉托鉢向什么处去？德山无语，低头归方丈。雪峰举似岩头，头曰：大小德山不会末后句。山闻，令侍者唤岩头至方丈，问曰：汝不肯老僧那？头密启其意。山至来日上堂，与寻常不同，头於僧堂前抚掌大笑曰：且喜老汉会末后句，他后天下人不奈他何，虽然如是，只得三年活。（后德山果三年而入寂。）后雪峰（大彻以后）住庵时，有两僧来礼拜，峰见来，以手托庵门，放身出曰：是什么？僧亦曰：是什么？峰低头归庵。僧后到岩头，头问什么处来？僧曰：岭南来。头曰：曾到雪峰么？僧曰：曾到。头曰：有何言句？僧举前话。头曰：他道什么？僧曰：他无语，低头归庵。头曰：忆我当初，悔不向他道：末后句。若向伊道：天下人不奈雪老何！僧至夏末，再举前话请益，头曰：何不早问？僧曰：未敢容易。头曰：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，要识末后句，只这是。圆悟勤拈曰：如今有的恁么问着，便去他语下咬嚼，这僧亦怪，只问他道：是什么？峰低头归庵。（生死俗人，）往往唤作无语会去！这僧（亦不例外，）便摸索不着。有的道：雪峰被这僧一问，直得无语归庵。殊不知雪峰意有毒害处，唯雪峰得便宜，争奈藏身露影。这僧后辞雪峰，持此公案至岩头，岩头问这僧，曾到雪峰么？（只此一问，也好急着眼。）僧云：曾到。头云：有何言句？（此语亦不空过。）这僧不晓，只管逐他语脉转，头云：他道什么？僧云：他低头无语归庵。（这僧殊不知岩头着草鞋，在他肚皮里行几回了。）岩头云：忆我当初悔不向他道：末后句。（岩头也是扶强不扶弱。）这僧依旧黑漫漫地，不分缙素，怀一肚皮疑，真个道雪峰不会？雪峰前见德山无语，将谓得便宜，殊不知着贼了也。盖为他（雪峰）曾着贼来，后来亦解做贼。所以古人道：『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。』有者道：岩头胜雪峰，则错会了也。『诸人要会末后句么？只许老胡知，不许老胡会，你若透得去，天下人不奈何！』你若透不得，岩头道：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，只这一句，自然有出身处。雪窦颂云：『末后句，为君说，明暗双双的时节，同条生也共相知，不同条死还殊绝，还殊绝，黄头碧眼须甄别，南北东西归去来，夜深同看千岩雪。』雪窦颂则煞颂，只颂些子，若要透见，也未在！更敢开大口，便道：明暗双双的时节，与你开一綫路，亦与你一句打杀了也。如招庆一日问罗山云：岩头道：恁么！恁么！不恁么！不恁么！意旨如何？罗山召云：大师！师应诺。山云：双明亦双暗。庆礼谢而去。三日后，又问：前日蒙和尚垂慈，只是看不破。山云：尽情向你道了也。庆云：和尚是把火行。山云：若恁么，据大师疑处问将来。庆云：如何是双明亦双暗？山云：同生亦同死。庆当时礼谢而去。后有僧问招庆：同生亦同死时如何？庆云：合取狗口。僧云：大师收取口吃饭。其僧却来问罗山云：同生不同死时如何？山云：如牛无角。僧云：同生亦同死时如何？山云：如虎戴角。末后句正是这个道理。罗山会下有僧便用这个意致问招庆，庆云：彼此皆知。何故！我若东胜神洲道一句，西瞿耶尼洲也知。天上道一句，人间也知。心心相知，眼眼相照。同条生也则就易见，不同条死也还殊绝，释迦达摩也摸索不着，南北东西归去来，有些子好境界。夜深同看千岩雪，且道：是双明双暗？是同条生是同条死？具眼试甄别看。后来高峰对德山托鉢案，曾曰：古今公案，其中誦讹，无出於此。或谓：岩头智过於师，故有密启其意。殊不知犯弥天之咎，万劫遭殃。且道：利害在什么处？抚掌大笑曰：侍者分明记取，三十年后有人证明。又：博山无异来颂曰：家门兴盛子强爷，密启灵机路转赊，说法不同昨日语，鉢盂柄上较些些。

张无尽信佛法，有感应，先谒东林总禅师，师为之印可，嗣谒兜率悦，对悦称赏东林，悦不肯，语至更深。悦曰：东林既印可运使，运使於佛祖言教，有少疑否？曰：有疑香严独脚头，德山托鉢话。悦曰：既於此有疑，其余安得无疑？只如岩头末后句，是有耶？是无耶？曰：有。悦大笑，便归方丈，闭却门。无尽一夕睡不安，至五更，下床触翻溺器，猛省前语，即往叩方丈门曰：吾已捉得贼也。悦曰：脏在何处？无尽无语。悦曰：运使且去，来日相见。翌日，呈颂曰：鼓寂钟沉托鉢回，岩头一拶语如雷，果然只得三年活，莫是遭他授记来？（此颂足见未悟。）悦乃谓曰：参禅只为命根不断，依语生解，如是之说，公已深悟，然至极微细处，不知不觉，堕在区宇。（明明不肯。）乃作颂曰：『等闲行处，步步皆如。虽居声色，宁滞有无！一心靡异，万法非殊。休分体用，莫择精粗。临机不碍，应物无拘。是非情尽，凡圣皆除。谁得谁失，何亲何疏？拈头作尾，指实为虚。翻身魔界，转脚邪涂！了无逆顺，不犯工夫。』无尽遂邀悦至建昌，途中曾以颂唱酬。后无尽告洪觉范曰：『昔见真净於归宗，语及兜率悦末后句，（《居士传》：谓悦得末后句於清素，以语无尽，而未言何时所语。）语未卒，真净忽怒骂曰：此吐血秃丁，脱空妄语，不用信，惜乎真净不知此也。』（末后句。）洪笑曰：『公唯知兜率悦口授末后句，至真净老师真药现前，不能辨，何也？』无尽大惊起，执洪手曰：『老师真有此意耶？』洪曰：『疑则别参！』无尽於言下顿见真净用处，祖意机前荐，凡情当下空。即取前藏真净像展拜。题词志仰。

三峰藏曰：僧问如何是佛？答云：乾矢橛。此乾矢橛是句，句上绝三种渗漏。犹如浑身铠甲手提金刚王杵，万法当前尽皆椎碎，此与句相应者也。再进之，则於此一句上有没有，不妨有无，於一句上分宾分主，双明双暗，直如跻螻虫为蝉，飞向千峰万峰深树之上，大叫一声，就此声中，化为大鹏，扶摇九万里外，撞破天关，踏破虚空，劈开大海，直取龙吞，此与三玄三要相应者也，此之谓一句子。再进一步，前如戴角之虎，此如入海泥牛，了无踪迹，了不可得，此於大法中，再进一步相应，然而不是止处，於此更须再进，向塔顶上，打个飞脚，从塔尖至地，直到海底翻身，双明双暗，同生同死，双明复双暗，同生不同死。所谓：『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，把断要津，不通凡圣。』到这田地，方与末后一句相应。汾山之呵呵大笑归方丈。仰山之一二二三子，平目复仰视，两口无一舌，此是吾宗旨。香严子啐母啄，子觉母壳，子母俱忘，应缘不错。同道喝和，妙云独脚。曹洞之兼至兼到诞生内生。岂都不是这个道理。

《无门关》载：若是末后句，岩头德山俱未梦见在。检点将来，好似一棚傀儡。颂曰：『识得最初句，便会末后句，末后与最初，不是这一句。』死心谓龙牙智曰：『会得最初句，便会末后句，会得末后句，便会最初句。』

则川与庞居士摘茶次，士曰：法界不容身，师还见我么？则曰：若不是老僧，洎与庞公答话？士曰：有问有答，盖是寻常。则川不管，士曰：适来莫怪相借问么？川亦不管，士喝曰：这无礼仪汉，待我一一举似明眼人去在。川拈茶篮便归。（有作抛却茶篮，便归方丈。）圆悟勤注曰：赖有末后句，若无末后句，谁敢唤作则川。（雪窦曰：『要识末后句么？只许老胡知，不许老胡会。』佛果曰：『只许老胡知，不许老胡会，也是灵龟曳尾。』）

洛浦曰：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，把断要津，不通凡圣。死心末后句偈曰：末后一句子，直须心路绝。六根门既空，万法无生灭。於此彻其源，不须求解脱。平生爱骂人，只为长

---

快活。黄龙忠发明心要，述偈呈法眼，眼问：其中事作么生？忠曰：磬下水长流。眼曰：我有末后一句，待分付汝。忠掩耳而出。

天宁丹霞誦某日忽曰：『丹霞有个公案，从来推倒扶起，今朝普示众人，且道是甚底？』顾视左右云：『会么？』曰：『不会。』誦曰：『伟哉大丈夫，不会末后句。』遂就寝，右胁而化。

大慧杲会下有一老宿曰：『我在老师会中得个末后句，不免布施大众。』良久，曰：『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便向汝道。』便下座，大慧闻之曰：『山僧即不然，我在老师会中得末后句。』便下座。

## 第九十节 向上一路

《华严经》：普贤菩萨言：『法性无作无变易。犹如虚空本清静。诸佛性净亦如是。本性非性离有无。法性不在於言论。无说离说恒寂灭。』

《大涅槃经》：『佛言：如来世尊，不生不灭，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不转法轮，不受食，不行惠施。』舍利弗问文殊菩萨曰：诸佛如来不觉法界耶？文殊曰：『弗也，舍利弗。诸佛尚不可得，云何有佛而觉法界？法界尚不可得，云何法界为诸佛所觉！』

百丈曰：『无始不是佛，莫作佛解，佛是众生边药，无病不要吃药。』

南泉问黄檗：黄金为世界，白银为壁落，这是什么人居处？檗曰：『是圣人居处。』泉曰：『更有一人居何国土？』檗乃叉手立。泉曰：『道不得，何不问王老师？』檗却问：『更有一人居何国土？』泉曰：『可惜许！』

南泉答长沙偈曰：『还乡尽是儿孙事，祖父从来不出门。』密云曰：『只有一个王老师，没有祖父，亦无儿孙。』

洞山曰：体得佛向上事，方有些子语话分。僧问：如何是语话？山曰：语话时阇黎不闻。曰：和尚还闻否？曰：不语话时即闻。僧问：如何是佛向上人？山曰：非佛。云门曰：『名不得，状不得，所以言非佛。』大慧曰：『这里即不然，如何是佛向上事？拄杖子劈脊便打，免教伊在佛向上躲根。』

僧问曹山：西园抚掌，岂不是奴儿婢子之事？山曰：是。僧曰：向上更有事也无？山曰：有。僧曰：如何向上事？山咄曰：这奴儿婢子。天童颂曰：放旷淋漓两不伤，犹是夜明帘外客。

汾山谓仰山曰：汝自须独自回光返照，别人不知汝解处，汝试将实解献给老僧看。仰曰：若教某甲自看，到这里无圆位，亦无一物一解，得献和尚。汾曰：无圆位处，原是汝作解处，未离心境在。仰曰：既无圆位，何处有法？把何物作境？汾曰：适来是汝作与么解，是否？仰曰：是。汾曰：若恁么，是具足心境法，未脱我所心在，原来有解献我，许汝信位显，人位隐在。（汾仰宗有三位，一信位，二人位，三无位。）汾山坐次，仰山入来，汾曰：寂子速道，莫入阴界。（佛果曰：『百不干怀时，圆融无际，脱体虚凝，一切所为，曾无疑问，谓之现成本分事，及至才起一毫头见解，欲承当作主宰，便落在阴界里，被见闻觉知得失是非笼罩。』）仰曰：慧寂信亦不立。汾曰：子信了不立？不信不立？仰曰：只是慧寂，更信阿谁？汾曰：若恁么，即是定性声闻，仰曰：慧寂佛亦不立。

香严曰：『拟心开口隔山河，寂然无言也被呵，舒展无穷又无尽，卷来绝迹已成多。』

有人问长沙岑：向上一路请师道？沙曰：一口针，三尺线。曰：如何领会？沙曰：益州布，扬州绢。

盘山积曰：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。学者劳形，如猿捉影。慈明拈曰：向上一路，千圣不然。杨歧曰：口上着。白云端颂曰：盘山向上路何言，罕见行人耳有穿，口上着来无咬处，方知千圣不能传。大慧颂曰：『不传不然，海口难宣，昆仑顶上，驾起铁船。』又：鼓山别峰珍云：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。卓拄杖曰：『恁么会得十万八千，毕竟如何？桃红柳绿蔷薇紫，问着东风总不知。』僧问雪窦：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，和尚从何而得？窦曰：



---

将谓是衲僧。僧曰：恁么则大众沾恩，学人礼谢也。窈曰：龙头蛇尾。问：选佛场开，还许学人入选也无？曰：切忌点额。曰：恁么则心空及第归也。窈曰：阶下汉！

投子青曰：『宗乘若举，凡圣绝踪，楼阁门开，别户相见。设使卷帘悟去，岂免旁观。春遇桃花，重增眼病。所以古人道：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。诸仁者，既是不传，为甚铁牛走过新罗国里？遂喝曰：达者须知暗里惊。』

枯木成曰：知有佛祖向上事，方有说话分。诸禅德，且道：那个是佛祖向上事？有个人家儿子，六根不具，七识不全，是大阐提，无佛种性，逢佛杀佛，逢祖杀祖，天堂收不得，地狱摄无门。大众！还识此人么？良久曰：对面不仙陀，睡多饶寐语。

长生问灵云：混沌未分时，含生何来？云曰：如露柱怀胎。问：分后如何？云曰：如片云点太清。问：未审太清还受点也无？云不答。（长空不碍白云飞。）问：恁么则含生不来也。云亦不答。（含生在什么处？）问：直得纯清绝点时如何？云曰：犹是真常流注。问：如何是真常流注？曰：似镜常明。问：向上更有事也无？云曰：有。问：『如何是向上事？』云曰：『打破镜来与汝相见。』（打破镜来，作么生相见？）僧问佛果：最初威音王，末后楼至佛，未审威音参见什么人？果曰：参见无面目底。僧曰：只如无面目人复见阿谁？果曰：狂狗逐块。僧曰：争奈拄杖子在学人手里。果曰：你试用看。僧曰：到这里，直得无言可说，无理可伸。果曰：只得七成。僧曰：可谓师承不立，递代相传。果曰：一刀截断。僧曰：既然如此，和尚何用更觅白云？果曰：你道威音楼至佛，即今在什么处？僧曰：一串穿却。果曰：顶额上更添一只眼始得。

高峰曰：参禅，禅又不知。学道，道亦不识。只这『不知不识』四字，正是三世诸佛骨髓，一大藏教根源。伶俐汉，才闻举着，如龙得水，如虎靠山，天上人间，纵横无碍。『虽然如是，点检将来，犹是这边的消息，若谓那边，更那边一着子，直饶西天四七唐土二三，以至天下老古锥，敢保未彻在！』

曹山问金峰志：作甚么来？曰：盖屋来。山曰：了来？志曰：这边则了。山曰：那边事作么生？志曰：候下日，白和尚。山曰：如是如是。丹霞访南阳忠国师，值睡次，乃问侍者耽源：国师在否？侍者曰：在即在，只是不见客。霞曰：太深远生。侍者曰：莫道上座，佛眼也觑不见。霞曰：龙生龙子，凤生凤儿。师睡起，侍者举似师，师打二十棒趁出。丹霞闻曰：不谬为南阳国师。

日本东岭和尚云：摧残般若稠林，踢倒菩提道场，灭向上些子，断佛祖正脉，显密都来，是何闲妄想，法身智身，亦须倒退三千始得。

## 第九十一节 呵佛骂祖

德山曰：老汉这里佛也无，法也无，达摩是老臊胡，十地菩萨是担粪汉，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，菩提涅槃是系驴橛，十二分教是鬼神簿，拭疮脓纸，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墓鬼，自救得也无，佛是老胡矢橛。（云门曰：赞佛赞祖，须是德山老人始得。）老汉与你脱却笼头，卸去背驮，作个好人去！三界六道收摄你不得，更无别法，是个垣赫虚空，无碍自在，不是你庄严得的物，从佛从祖皆传此法，而得出离。一大藏教，只是整理你今时人。『诸子！莫向别处求觅，乃至达摩小碧眼胡僧到此来，也只是教你无事去，教你莫造作，着衣吃饭，屙屎送尿，更无生死可怖，亦无涅槃可得，无菩提可证，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。』第一莫拱手作禅师，觅个出头处，巧言语魔魅后生，欲得人唤作长老，自己分上都没交涉，徒知心识浩浩地日夜捏怪不休，称杨称郑，我是江西马大师宗徒。德山老汉且不是你群队人，我见石头和尚不识好恶，老汉所以骂伊。『诸子！你但莫着声色名言、句义境致、机关道理、善恶凡圣、取舍攀缘、染净明暗、有无诸念；可中与么得，方是个无事人。』佛亦不如你，祖亦不如你。仁者！莫走蹋汝脚板，别无禅道可学。若言入定凝神静虑得者，尼隗子等诸外道师，亦入得八万劫大定，莫是佛否？明知邪见精魅。仁者！老胡不是圣，佛是老胡矢橛，且要仁者辨取好恶。莫着人我，免被诸圣橛，菩提橛，解脱橛，殊胜名言妙义，没溺系缚汝，何以故？『一念妄心不尽，即是生死相续，仁者！时不待人，莫因循过日！时光可惜。』（这样慈悲，叮咛恳切，学者还可蹉跎空过么？）仁者，莫求佛，佛是大杀人贼，赚多少人入淫魔坑。莫求文殊普贤，文殊普贤是田舍奴。可惜许堂堂一个丈夫儿，吃他毒药便了，拟作禅师面孔。见神见鬼，向后狂乱傍家走，被无知老秃奴教你礼祖师鬼佛鬼，菩提涅槃鬼。是小淫女子不会，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这老秃奴便打禅床作境致，竖拂子，云：好晴，好雨，好灯笼。巧述言词，强生节目，言有玄路，鸟道展手，若取如是说，如将宝器贮於不净，如将人粪作梅檀香，竟日就他诸方老秃奴口嘴，接他涕唾吃了，无惭无愧，狂却子去，因果分明，牵犁拽耙，眼睛突出。诸子！莫道德山老汉不曾入丛林商量，高声骂取，无人情，不怕业，只为诸子，不守本分，驰骋四方，傍他门户，恰似女姑鬼，传言送语，依事作解，心迹不忘，常负死尸，担枷带锁，且图你放下重提，去却枷锁，作个好人去，还肯么？

李都尉将终，邀慈明往叙，俾资话别，明往往月余，而李果歿。临终作偈与明问答，并询临行一句作么生？明曰：『本来无挂碍，随处任方圆。』李曰：晚来倦甚，更不答话。明曰：『无佛处作佛。』李於是泊然而逝。明哭之恸，临圻而别，有旨赐官舟南归，中途明谓侍者曰：我忽得风痺疾，视之，口吻已过斜，侍者以足顿地曰：当奈何！平生呵佛骂祖，今乃尔。明曰：毋忧，为汝正之，以手整之如故。

翠岩真将入灭，示疾，甚劳苦，席藁於地，转侧不少休，喆侍者垂泣曰：平生呵佛骂祖，今何为乃尔。岩熟视，呵曰：汝亦作此见解耶？即起，趺坐，呼侍者烧香，烟起，遂示寂。

琅琊觉曰：十方诸佛是个烂木橛，三贤十圣是个茅厕头筹子，汝等诸人来到这里作么？良久，曰：欲得不招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。

长春居士曰：或问宗门每有呵佛骂祖之语，何也？答：佛身充满於法界，普现一切群生前，随缘赴感靡不周，而恒处此菩提座。《华严》四句，诚为诸佛要语的旨。虽然，人

---

若於此，随语生解，便成天地悬隔。即此随语生解之心，便是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。於此，尚未能洒然，命根何由得断？纵使尽山河大地化为齿颊喉舌，一一齿颊喉舌，演无量妙音同时赞佛，亦没交涉。夫能赞叹者，即所赞叹者也。所呵骂者，即能呵骂者也。然则何赞叹之有？又何呵骂之有？况乎能所皆空，赞叹呵骂，又有何处可以安着？众生以是佛为圣，非佛为凡，凡圣两途，即是众生无始以来之见病，必得圣凡情尽，然后人我双忘，古德老婆心切，是以呵佛骂祖，除其见相云尔。夫虚空大地，皆属幻结而成，然此大地虚空，即是实际理地。真全是幻，诸幻皆真，幻全是真，一真亦幻。此幻影中，步步不离真地，此真如性，刹刹历此幻缘。幻影（幻影即信位，真如即人位，如何是无位？）真如，无二无别，幻影『圆。』即真如矣。离此一字，便属魔外。夫圣凡俱泯，然后前后际断，固已。然若以呵骂为圣凡俱泯，则此圣凡俱泯之见，并凡见亦无分矣，安得不堕畜生道？宗徒又谓古德尝言：『须向异类中行，六道轮回，一道齐平，方是透天透地，有何因果可言。』不知，即此执着狂见，止有堕畜生道分。无古德透天透地分，无古德心行，驴年未梦见在。人果踏过重关，幻真一致，正须圆满幻中真果，安得呵佛骂祖？若犹未也，则呵佛骂祖如何可容？（长春居士即清雍正第四子宝亲王，后来继位号乾隆者是也。此文系在宝亲王时所作，文虽不佳，然尚具有相当程度，姑亦摘录於此。）

## 第九十二节 奇特

达摩祖师在东土化度缘毕，端居示寂，葬熊耳山，起塔於定林寺。后三岁，魏使有自西域回者，遇祖于葱岭，见手携只履，翩翩独逝，问师何往？祖曰：西天去。又谓使曰：汝主已厌世。使闻之茫然，别祖东迈。暨复命，则明帝已登遐而孝庄即位矣。奉使具奏其事，帝令启圻，见棺已空，唯只履存焉！舉朝为之惊叹，诏取遗履於少林寺供养。

六祖宝林寺殿前有潭一所，龙常出没其间。一日，现形甚巨，波浪汹涌，云雾阴翳，徒众皆惧。祖曰：尔能现大身，不能现小身？若为神龙，当能变化，以小现大，以大现小也。其龙忽没，俄顷，复现小身，跃出潭面，祖展鉢曰：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里，祖以鉢承之，龙伏鉢中不能动，持之上堂，为说法要，龙遂蜕骨而去，其骨长七寸许，首尾角足皆具，留传本寺。

六祖将示寂，门人问：后莫有难否？祖曰：吾灭后五六年，当有一人来取我首，听我记曰：头上养亲，口里须飧，遇满之难，杨柳为官。祖於先天二年即壬子年八月三日寂灭后，门人忆念取首之说，遂以铁叶漆布固，护祖颈入塔。至开元十年，（即壬戌年，首尾合十一年，适符五六之数。）八月三日夜半，忽闻塔中如拽铁索声，僧众惊起，见一服衰經之孝子，从塔中走出，并见祖颈有微伤，具以贼事，闻於州县。县令杨侃，刺史柳无恭得牒，切加擒捉，五日於石角村，捕得贼人，送韶州鞠问云：姓张名满。受开元寺新罗僧金大悲钱二十千，令取六祖首，归海东供养。柳守未即加刑，躬至曹溪，问祖之上足令韬曰：如何处断？韬曰：若以国法论，理须诛夷，但以佛教慈悲，冤亲平等，况彼求欲供养，罪可恕矣。柳守嘉叹曰：始知佛门广大，遂赦之。

四祖往牛头山晤融大师，师引祖至庵所。绕庵，唯见虎狼之类，祖举手作怖势，融曰：犹有这个在！祖曰：适来见什么？融无语。祖於宴坐石上书一佛字，融观之竦然。祖曰：犹有这个在？融未晓，乃稽首请说真要，祖遂付以顿教法门。师受祖付法后，住山弘化，法席大盛，某时徒众乏粮，师往丹阳化缘，去山八十里，躬负米一石八斗，朝往暮还，共僧三百，二时不阙。

牛头六世忠大师谒五世威大师，威示偈曰：『莫系念，念成生死河，轮回六趣海，未见出长波！』忠答偈曰：『念想由来幻，性自无终始，若得此中意，长波当自止。』威又示偈曰：『余本性虚无，缘妄生人我，如何息妄情，还归空处坐。』忠曰：『虚无是实体，人我何所存，妄情不须息，即泛般若船。』付法后，有县令张逊者，至山顶谒问师有何徒弟！忠曰：有三五人。逊曰：如何得见？师敲禅床，有三虎哮吼而出。逊惊怖而退。后众请入城居庄严旧寺，师欲于殿东别创法堂，先有古木，群鹊巢其上。工人将伐之，师谓鹊曰：此地建堂，汝等何不速去！言讫，群鹊乃迁巢他树。

司马头陀见百丈，谈汾山之胜，宜结集法侣为大道场，丈因语众曰：若能对众下得一语出格，当与住持，即指净瓶问曰：不得唤作净瓶，汝唤作甚么？时华林觉为首座，汾山祐为典座，林曰：不可唤作木突也。丈乃问汾山祐，山踢倒净瓶便出。丈笑曰：第一座输却山子也。山遂往焉，是山峭绝，复无人烟，虎狼纵横，莫敢往来。山拾橡栗充食者数年。一日，念道在接物利生，独居非是，乃出至山口语虎狼曰：我若於此山有缘，汝等各自散去，若其无缘，我充尔腹。言讫，虫虎四散，山乃回庵，嗣营梵宇，号同庆寺，相国裴休尝咨玄奥，厥后禅学辐辏，风动天下，称汾仰宗焉。

华林觉后到潭州华林，常持锡杖，夜出林麓间，七步一振锡，一称观音菩萨圣号，夹山问：远和尚念观音菩萨圣号是否？林曰：然。山曰：骑却头时如何？林曰：出头即从汝骑，不出头骑甚么？山无对。一日，裴休往访，问曰：还有侍者否？林曰：有一两个，只是不可见客。裴曰：在甚么处？林乃唤大空小空，时二虎自庵后而出，裴覩之惊悸。林语虎曰：有客，且去。二虎哮吼而去。裴问曰：师作何行业，感得如斯！林乃良久，曰：会么。裴曰：不会。林曰：山僧常念观世音菩萨圣号。

龙湖闻唐僖宗之太子也，眉目风骨，清朗如画，生而不茹荤。僖宗百计移之，终不得及。僖宗幸蜀，遂断发逸游，人无知者。造石霜，一夕，入室恳曰：祖师别传事，肯以相付乎？霜曰：莫谤祖师。湖曰：天下宗旨盛传，岂妄为之耶？霜曰：是实事耶？湖曰：师意何如？霜曰：待案山点头，即向汝道。湖闻，俯而惟曰：大奇！汗下，遂拜辞。至邵武城外，见山蔚然深秀，因拨草趋烟起处，有一苦行居焉，苦行见湖至，乃曰：上人当兴此，长揖而去。湖居十余年，一日，有一老人拜谒，湖问：住在何处，至此欲何求？老人曰：住於此山，然非人，龙也。行雨不职，上天有罚当死，愿垂救护。湖曰：汝得罪天帝，我何能致力，无已，易形来。俄失老人所在，视座旁有一小蛇，延缘入袖，至暮，雷电震山，风雨交作，湖危坐不动，达旦晴霁，垂袖，蛇堕地而去。有顷，老人拜而泣曰：自非大士慈悲，为血腥秽此山矣！念何以报斯德，即穴岩下为泉。曰：深山乏泉，致此以供养。邦人闻之，翕然相与唱导，聿成崇刹，号为龙湖。云：其旁有神，最灵异，民致牲饷不绝。湖仗策至庙，与之约曰：能素食，持不杀戒，乃可为邻，不然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何山不可居乎？是夕，邦之父老梦神告之曰：闻禅师为我受戒，我不复血食，祭我当如比丘饭足矣。自是神显异迹，护持此山。湖将化，令击钟集众，跏趺而坐，说偈曰：我逃世难来出家，宗师指示个歇处，住山聚众三十年，对人不欲轻分付，今日分明举似君，我敛目时齐听取。於是饮目安座，寂然良久，撼之，已化矣。

延庆准年逾八十，平日无所事，惟吟梵音赞观世音而已。临寂，弟子皆赴供，唯一仆夫在，安坐读《孔雀经》。一周，瞑目而逝，三日不倾，乡人观者如堵，庆忽开目而笑，使坐於地，弟子还，庆呼立其右，握手如炊熟状，良久，视之，寂然去矣，颜色如生，道俗塑而龛之。

《宗门武库》载：佛照杲和尚初住归宗，专精行道，未尝少懈，深夜修敬罢，坐於僧堂地卸中，忽见二僧入堂，一人庞眉雪顶，一人少年，皆丰姿颀然，杲心喜，自谓曰：我座中有如此僧。须臾，二僧出堂，杲袭其后，见入佛殿中，杲亦随入。灯影荧煌，炉中尚有火，杲炷香礼佛，二僧复出，亦袭其后，至佛殿前，偶失所在。自念忘却香匣在殿内，回身取时，见殿门扃钥，遂唤值殿行者守舜开门，舜取钥匙开门，见炉中香烟未散，香匣在宝阶上，自不谕其故。妙喜亲见佛照说时，守舜在旁，犹指以为证。

归宗宣依琅琊，一语忽投，群疑顿息。琅琊可之，未几，令分座，净空居士郭功甫，过门问道与厚，及宣领归宗时，甫任南昌尉，俄群守恚师，不为礼，窘甚。遂作书寄功甫曰：某世缘尚有六年，奈主抑逼，当弃余喘托生公家，愿无见阻。功甫阅书惊喜，且颌之。中夜，其妻梦见宣入其寝，失声曰：此不是和尚来处。功甫撼而问之，妻详以告，呼灯取书示之，相笑不已。遂孕，及生，乃名宣老，期年，记问如昔。至三岁，白云端抵其家，始见。宣曰：吾侄来也。（汾阳传石霜圆琅琊觉，石霜圆传杨歧会，琅琊觉传归宗宣，白云则杨歧嗣也。）云曰：与和尚相别几年？宣倒指曰：四年矣。云曰：甚处相别？曰：白

---

莲庄上。云曰：以何为验？曰：爹爹妈妈。明日，请和尚斋，忽闻推车声，云曰：门外是什么声？宣以手作推车势。云曰：过后如何？曰：平地二条沟。果六载，无疾而终。

黄檗游天台逢一僧，与之言如旧相识，熟视之，目光射人。乃偕行，属涧水暴涨，捐笠植杖而上，其僧率檗同渡。檗曰：兄要自渡，彼即褰衣蹑波，若履平地。回顾曰：渡来渡来。檗曰：咄，这自了汉！吾早知，当斫汝胫。其僧叹曰：真大乘法器，我所不及。言讫不见。

隐峰大师由衡岳往五台，路出淮西，属吴元济阻兵，违拒王命，两军交锋，未决胜负。峰曰：吾当去解其患。乃掷锡空中，飞身而过。两军将士仰观，事符预梦，斗心顿息。峰既显神异，虑成惑众，遂入五台，於金刚窟前，将示灭。先问众曰：诸方迁化，坐去卧去，吾尝见之，还有立化也无？曰：有。峰曰：还有倒立者否？曰：未尝见有。峰乃倒立而化，亭亭然，其衣顺体。时众议舛就茶毗，屹然不动，远近瞻覩，惊叹无已。峰有妹为尼，时亦在彼，乃拊而咄曰：老兄畴昔不循法律，死后更荧惑於人。於是手推之，僂然而踣，遂就窆维，收舍利建塔。

开善琼首座举只履西归语。谓众曰：坐脱立亡倒化即不无，要且未有逝而复出遗履者，为复后代儿孙不及祖师？为复祖师剩有这一着子？乃大笑曰：老野狐。

## 第九十三节 因果

世尊因灵山会上，五百比丘得四禅定，具五神通，未得法忍，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见杀父害母及诸重罪，於自心内各各怀疑，於甚深法不能证入。於是文殊承佛神力，遂手握利剑，持逼如来。世尊乃谓文殊曰：住，住，不应作逆，勿得害我，吾必被害，为善被害。文殊师利，尔从本以来，无有我人，但以内心见有我人，内心起时，我必被害，即名为害。於是五百比丘，自悟本心，如梦如幻，於梦幻中无有我人，乃至能生所生父母，於是五百比丘同赞叹曰：文殊大智士，深达法源底，自手握利剑，持逼如来身，如剑佛亦尔，一相无有二，无相无所生，是中云何杀。

僧问洞山谿：清静行者，不上天堂，破戒比丘，不入地狱时如何？山曰：度尽无遗影，还他越涅槃。丹霞颂曰：相好巍巍大丈夫，一生无智恰如愚，从来佛祖犹难望，地狱天堂岂可拘。（读者：心空及第，信解圆，知有，行空证空，福慧二严，果上涅槃。）

嵩岳珪曰：『佛能空一切相，成万法智，而不能即灭定业。佛能知群有性，穷亿劫事，而不能化导无缘。佛能度无量有情，而不能尽众生界。』

西竺二十四祖师子尊者归依二十三祖鹤勒那尊者时，问曰：我欲求道，当何用心？勒曰：汝欲求道，无所用心。问：既无用心，谁作佛事？曰：汝若有用，即非功德。汝若无作，即是佛事。《经》云：我所作功德，而无我所故。师子闻是语已，即入佛慧。时勒忽指东北，问曰：是何气象？师子曰：我见气如白虹，贯乎天地，复有黑气五道横亘其中。勒曰：其兆云何？曰：莫可知矣。勒曰：吾灭后五十年，北天竺国，当有难起，婴在汝身。师子未晓将罹何难，勒乃密示之。后二十四祖谓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曰：吾师密有悬记，罹难非久，如来正法眼藏今当付汝，汝应保护，普润来际。说偈已，以僧伽黎密付斯多，俾之他国。随机演化，斯多受教，直抵南天。师子谓：难不可以苟免，独留罽宾。时本国有一外道二人，一名摩目多，一名都落遮。学诸幻法，欲共谋乱，诡为释子，潜入王宫，其王弥罗崛遂灭毁释教，乘剑至师子尊者所，问曰：师得蕴空否？子曰：已得蕴空。王曰：离生死否？曰：已离生死。王曰：既离生死，可施我头。曰：身非我有，何恧於头。王即挥刃断尊者首，白乳涌高数尺，王之右臂旋亦堕地，七日而终。太子光首叹曰：吾父何故自取其祸，延众忏悔。时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，言师子与罗崛往世皆为白衣，以嫉法胜故，阴戕於崛，今乃偿焉。

二祖传法於三祖时，嘱曰：汝受吾教，宜处深山，未可行化，当有国难，般若多罗悬记，所谓：心中虽吉外形凶者是也。吾亦有宿累，今往酬之，汝谛思圣记，勿罹世难，善去善行，俟时传付。二祖乃往邺都化导，四众皈依，三十四载，遂韬光混迹，变易仪相，或入酒肆，或过屠门，或习街谈，或随厮役。或问之曰：师是道人，何故如此？曰：我自调心，何关汝事。后至莞城县匡救寺，说法，有辨和法师正於其时讲《涅槃经》，其徒多去之而从二祖，和愤嫉，兴谤於邑宰翟仲侃，侃加祖以非法，祖怡然委顺。识真者，谓之偿债，时年一百七矣。后来皓月供奉问长沙岑和尚：古德云：『了即业障本来空，未了应须偿宿债。』只如师子尊者二祖大师为甚却偿债去？沙曰：『大德不识本来空。』月曰：『如何是本来空？』沙曰：『业障是。』问：『如何是业障？』沙曰：『本来空是。』月无语，沙以偈示之曰：『假有原非有，假灭亦非无，涅槃偿债义，一性更非殊。』

有人问西堂：有天堂地狱否？堂曰：有。问：有佛法僧宝否？曰：有。更有多问，尽答言有。问：和尚恁么道莫错否？堂曰：汝曾见尊宿来耶？曰：某甲曾参径山和尚来。堂曰：径山向汝作么生道？曰：他道一切总无。堂曰：汝有妻否？曰：有。问：径山和尚有妻否？曰：无。堂曰：径山和尚道无即得。此人礼谢而去。

僧云光因不事戒律，志公问其出家何为？光曰：吾不斋而斋，食而非食。后招报作牛，拽车於途，志公见之，呼曰：云光。牛举首，志曰：何不道拽而非拽。牛堕泪，号跳而卒。后僧问石门彻：『云光作牛，意旨如何？』门曰：『陋巷不骑金色马，回途却着破烂衫。』

明教兴问天台韶国师曰：饮光持释迦身长丈六之衣，在鷄足山候弥勒下生，将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，应量恰好，只如释迦身长丈六，弥勒身长千尺，为复身解短耶？衣续长耶？韶曰：汝却会。明拂袖便出去。韶曰：小儿子，山僧若答覆汝不是，当有因果。若汝不是，吾当见之。明归，七日吐血，浮光和尚劝其速去忏悔，明乃至韶方丈，悲泣曰：愿和尚慈悲，许某忏悔。韶曰：如人倒地，因地而起，不曾教汝起倒。明又曰：若许忏悔，某当终身给侍。韶为出语曰：『佛佛道齐，宛尔高低，释迦弥勒，如印印泥。』

『三峰藏举秀大师偈云：身似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当时五祖见之云：依此修行，亦得解脱。又举六祖偈云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而五祖见之云：亦未见性。』峰召众曰：『只此二偈，乃千佛出世度生之法式。』奈凡心有倾侧，法见有取舍，南北之争，自此而始。『有道秀师着有菩提镜台，拂拭抖擞，此犹心地未了，堕在工夫边，是学者见解，以故不得衣鉢。又曰：六祖则根尘全脱，了无一点朕迹，是大了当人见解，因而五祖授之以衣鉢。此虽千古定论，然犹未识从上佛祖法式，而堕在了与未了，脱之与缠。殊不知一代时教，皆不离此法式，唯真得祖家语脉者知之。』如或不然，则法见如轮，动辄颠倒，处处落本来无物，觅心了不可得等语，沉埋佛祖，起立偏枯，真可惜也！山僧今日略举直下嫡派子孙为作证据，昔日，百丈和尚一日上堂毕，大众皆散，唯一老人不去，丈诘之，老人曰：某非人也，於迦叶佛时，曾住持此山。有学人问，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？某答曰：不落因果。因而堕五百生野狐身，今乞大师代转一语，贵脱野狐身。丈曰：汝问来。老人遂问。百丈答曰：不昧因果。老人於言下彻悟，顿脱狐身。大众！据此公案，与六祖之言，全体违背，何故讪？『既云：不昧因果，岂非与身是菩提树，时时拂拭者同也。既云：不落因果，岂非与菩提无树，明镜非台同也。若六祖本无底是，则前老人有何过而堕野狐？若不昧因果的是，则秀大师有何过便不得衣鉢？』诸仁试检点看，『若於此会得，不妨菩提无树，不昧因果，传续祖灯。』『于此未明，切忌轻易论量，检较是非，恐他后堕野狐者不独前老人一人而已也。』又如：僧问赵州：狗子有佛性也无？州曰：有。又一僧问：狗子有佛性也无？州曰：无。若云：菩提无树为是，则赵州言有，当堕狐身。若云：菩提是树为当，则赵州言无，当堕狐身。若道：说有亦得，说无亦得，则秀可传衣，狐不堕落。便可与六祖百丈并驱中原。若谓说有说无，一例拈却，则六祖百丈野狐神秀赵州老汉，都作一坑埋却。又争得。汝岂不闻《般若经》云：『此法无实无虚。又曰：法，非法，非非法。』『虽然，此法易解难知，有门无路，直须登他堂奥始得。』还会也未！若也未会，更看百丈以送亡僧法茶毗野狐时，有司马头陀至厨房中见汾山典座，举野狐公案问汾，汾即撼门扇三下，司马曰：太粗生。汾曰：佛法不是这个道理。大众！若於此了得，方知前来一络索，总是总不是。以拄杖卓三下，便归方丈。密云悟曰：『本来分上，无一物之名可立，只因昧，故道：不落。致堕狐耳。』



---

有问百丈：斩草伐木掘地垦土，为有罪报相否？丈曰：不得定言有罪，亦不得定言无罪。有罪无罪，事在当人。若贪染一切有无等法，有取舍心在，透三句不过，此人定言有罪。若透三句外，心如虚空，亦莫作虚空想，此人定言无罪。又曰：『罪若作了，道不见有罪，无有是处。若不作罪，道有罪，亦无有是处。』如律中本迷，煞人及转相煞，尚不得煞罪。何况禅宗下相承，心如虚空，不停留一物，亦无虚空相，将罪何处安着？！《宗镜录》曰：『虽然心即是业，业即是心，既从心生，还从心受，如何现今消其妄业报？答曰：但了无作，自然业空。所以云：若了无作恶业，一生成佛。又曰：虽有作业，而无作者，即是如来秘密之教，又凡作业，悉是自心横计外法，还自对治，妄取成业，若了心不取境，境不自生，无法牵情，云何成业？』

虚云大师打七开示曰：『我们要内外加修。内修者，即是单参的参句「念佛是谁？」的话头，或念句万德洪名阿弥陀佛圣号，不起贪嗔痴慧种种其他念头，使真如法性得以透露。外修者，即是要戒杀放生，将十恶转十善。须知佛种是从缘起的，恶业造得多，堕地狱是必定的。善业培得多，福利的果实自然会给你来享受。古人教我们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』昔者琉璃大王诛杀释种的因缘，我略说之。琉璃大王一日嗔心大起，欲杀释种，叹无兵权，有一使臣名好苦，嘱弑其父，夺父兵权，兴兵至迦毗罗国，大兴杀戮七昼夜。是时诸大弟子，请佛救之，佛默然不诺，是时佛之头亦痛三天。目犍连尊者不忍，将佛之亲眷用鉢盛五百人置虚空，至七日后兵退，尊者将虚空之五百人放下，诸已化为脓血。诸大弟子请问世尊是何原因？佛为说之曰：过去有一国，名捕鱼国。彼国因天旱遭饥荒，其国有一大湖，湖中鱼鳖甚多，国中人民迫於饥饿，於湖中取鱼为食，湖水渐干，中有鱼王，名弼鱼。取之於岸，鱼跳跃，一小孩见之好耍，以木棒将鱼头敲了三下。现在舍卫国之兵马来诛杀迦毗罗国人民者，即昔日湖中之鱼也。其好苦使臣等即鱼王之鱼眷也。现在迦毗罗国被杀之人民，即昔日捕鱼国中食鱼之人民也。当日於鱼头上敲了三下之小孩，即我身也。我当初虽未食鱼，今日虽已成佛，尚遭头痛之报。故说因果不昧也。佛为之说偈曰：『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』

西竺十九祖鸠摩多罗尊者至中天竺，有闍夜多大士问曰：我家父母素信三宝，而常萦疾瘵，凡所营作，皆不如意。而我邻家久为旃陀罗行，而身常勇健，所作和合，彼何幸而我何辜？祖曰：何足疑乎？且善恶之报有三时焉。凡人但见仁者夭而暴者寿，逆者吉而义者凶，便谓亡因果，虚罪福。殊不知影响相随，毫厘靡忒。纵经百千万劫，亦不磨灭。士闻是语已，顿释所疑。祖曰：『汝虽已信三业，而未明业从惑生，惑依识有，识依不觉，不觉依心。心本清静，无生灭，无造作，无报应，无胜负，寂寂然，灵灵然，汝若入此法门，可与诸佛同矣。一切善恶，有为无为，皆如梦幻。』士承言领旨，即发宿慧，受具承嗣。

## 第九十四节 持戒

《大涅槃经》：『佛告师子吼菩萨，善男子！不究竟戒，尚不能得声闻缘觉，何况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又：佛告阿难，如汝所问：佛去世后，以何为师者？阿难！尸波罗戒是汝大师，依之修行，得出世甚深定慧。』

《楞伽经》：『佛言：贪爱名为母，无明则为父，觉境识为佛，诸使为罗汉，阴集名为僧，无间次第断，谓是五无间，不入无择狱。』

『僧问临济：如何是五无间业？济曰：杀父害母，出佛身血，破和合僧，焚烧经像等，此是五无间业。云何是父？济曰：无明是父。你一念心，求起灭处不得，如响应空，随处无事，名为杀父。云何是母？济曰：贪爱为母，你一念心，入欲界中，不求其贪爱，唯见诸法空相，处处无着，名为害母。云何是出佛身血？济曰：你向清净法界中，一念生解，便处处黑暗，是出佛身血。云何是破和合僧？济曰：你一念心正达，烦恼结使，如空无所依，是破和合僧。云何是焚烧经像？济曰：见因缘空，心空，法空，一念决定断。迥然无事，便是焚烧经像。大德！若如是达得，免被他凡圣名碍。』

此土二祖出家后，徧学大小乘义，趋侍初祖，於承嗣衣法转付三祖后，韬光混迹，变易仪相，或入酒肆，或过屠门，或习街谈，或随厮役。或问之曰：师是道人，何故如是？二祖曰：我自调心，何关汝事。

黄檗曰：『为有贪嗔痴，即立戒定慧。本无烦恼，焉有菩提。』

李翱问药山：『如何是戒定慧？』山曰：『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。』李罔测玄旨，山曰：『太守欲保任此事，须向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。闺阁中物舍不得，便为渗漏。』

真净曰：事事无碍，如意自在，十字街头，打开布袋，手把猪头，口诵净戒。

陆希声问仰山：和尚还持戒否？仰曰：不持戒。问：还坐禅否？曰：不坐禅。声良久，仰曰：会么？声曰：不会。仰曰：听老僧一颂：滔滔不持戒，兀兀不坐禅，酹茶三两碗，意在镬头边。

嵩岳珪曰：『无心则无戒，无戒则无心，无佛无众生，无汝及无我，孰为戒哉？』

汾阳昭，一日，托以梦亡父母，命库堂设酒肉为祀，祀毕，集众僧令食，咸不听。阳因独自饮啖。众曰：酒肉僧，岂堪师法？尽散去！唯慈明与大愚等六七人存。阳翌日上堂曰：许多闲神野鬼，只消一盘酒肉，断送去了也。《法华经》云：此中无枝叶，唯有诸真实。下座。（读者：汾阳昭诚善於影像教育，真妄不二者也。）

芭蕉泉大道，性耐垢污，拨置戒律，眼盖衲子，所至丛林，辄删去，泉不以介意。造谒汾阳，阳奇之，密授记莛。南归，放浪湘中，尝过衡山县，见屠者斫肉，立其旁作可怜态，指其肉，又指其口，屠问曰：汝哑耶？即首肯，屠怜之，割巨臠置鉢中，泉喜出望外，发谢而去，一市大笑。而泉自若，以杖荷大酒瓢，往来山中，人问瓢中何物？曰：大道浆也。又：尝醉卧山路间，大雪起，作偈曰：今朝甚好雪，纷纷如秋月，文殊不出头，普贤呈丑拙。嘉祐中，男子冷清妖言誅，泉坐清曾经由庵中，决杖配彬州牢城，盛暑负土，经通衢，弛担说偈曰：今朝六月六，谷泉被气祝，不是上天堂，便是入地狱。言讫微笑，泊然如蝉蜕。阍维，舍利不可胜数。（解脱长者：有问叶县省：如何是戒定慧？答曰：破家

具。是与药山之闲家具正相同。药山不饮酒，不食肉，何以说舍不得便为渗漏？《楞严经》曰：『身心俱断，断性亦无。舍不得，即是断性未无，自属渗漏。』佛语祖语，彼此正同。但汾阳确饮酒食肉了，虽可以说：是为勘验学人，然有人或以为何必用这种勘法。『至泉大道则更大象不游於兔径，是则真正所谓：情见俱尽，气息绝无。实与斩猫烧木佛呵佛骂祖异曲同工。设或东施效颦，入地狱如箭射。』不见王泉皓尝制犊鼻褌，书历代祖师名而服之，乃曰：唯有文殊普贤较些子。且书於带上，故丛林目为皓布褌。有侍僧效之，皓见而诟曰：汝具何道理，敢以为戏事耶？呕血无及耳。僧寻於鹿门如所言而逝。）

永嘉证道歌曰：大象不游於兔径，大悟不拘於小节。竺源注曰：『大象不游於兔径者，表大乘圆顿境界，岂涉人天小乘之蹊径哉。大悟不拘於小节者，见性之人，贵要根本谛当，智眼圆明足矣。於世疏略，出语无文，此为小节耳。多见今时兄弟云：不可以持犯戒律所拘，此错说也。三世诸佛，历代祖师，乃至天下善知识，阿谁以行染度人？故笔此以攻其谬耳。』

永明曰：『深嗟末世，谁说一禅，只学虚头，全无实解。步步行有，口口谈空。自不责业力所牵，更教人拨无因果。便说饮酒食肉，不碍菩提。行盗行淫，无妨般若。生遭王法，死陷阿鼻。诸佛出来，也无救你处。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，便可食肉。若吃酒如吃屎尿相似，便可饮酒。若见端正男女如死尸相似，便可行淫。若见己财他财如粪土相似，便可侵盗。饶你炼得到此田地，未可顺汝意在，直待证无量圣身，始可行世间逆顺事。古圣施設，岂有他心？只为末世僧尼少持禁戒，恐赚他向善俗子多退道心，所以广行遮护。千经所说，万论所陈，「若不去淫，断一切清净种。乃至若不去酒，断一切智慧种。」如何后学略不听从，自毁正因，反行魔说。』

憨山示曹溪禅堂诸弟子曰：『佛临入灭时，诸大弟子请问：若佛灭后，众等以何为师？佛言：当尊重波罗提木叉，是汝等大师。梵语波罗提木叉，此云：戒也。故佛常言，汝等比丘，能守吾戒，虽千里外如在左右，若不奉吾戒，纵对面犹千里也。此吾佛大师金口亲嘱之语，可不遵乎？况今末法，去圣时遥，若佛弟子不秉佛戒，将何以为修行之地，赖倾心出生死之苦海乎？老人临行，特为汝等说梵网戒，不知汝等一一能坚持否？佛制比丘半月半月诵此《梵网戒经》。如从佛亲闻，作法羯磨。毋令毁犯，三业六根，念念检点观察，不许暗生罪过，不得毁犯戒根，即此便是真实修行，坐进此道，不必远访明师，徒增辛苦也。若汝等向来未能坚持，则当从今依法，半月半月，对佛宣诵《梵网戒经》。十重，四十八轻，一一戒条，熟记分明，如犯一条，则於诵戒之日，请轨范师作证，众中递相检举，犯者对众忏悔，再不许犯。如此，则改过自新，道业可就。其所犯之罪，除忏悔外，众等议定，清规罚例，以便遵守，如老人向日所遣教条，可为常法也。众等戒经习熟，则当背诵《四十二章经》《佛遗教经》《楞严》《法华》《楞伽》诸经，以为佛种。其参禅一着，当遵六祖开示惠明，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当人本来面目公案，蕴在胸中，时时参究，久之自有发明时节。如此方是续佛祖慧命之大事因缘也。汝等能遵此语，则如老人常住曹溪，汝等亦不必操方行脚矣。』（解脱长者：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：『曾说持戒譬如用石压草，使他不长，但若石头去掉，那草仍旧要生。』这话很容易误认为不必先要持戒，就先可以到污泥里面深入胡混，必须在这样环境里，能够丝毫不动，方可以说差不多了。这个错会，实在危险万分。应该晓得，『这个意思是，仅仅靠持戒方能不动，是不够的，必须要进一步，没有石头，草也不生。就是深入污泥而能不染。』『本来「不见可欲，其心不乱。」换过来说：就是「一见可欲，其心即乱。」在没有到「见欲不乱。」的时候，那对「可

---

欲。」只有远避之一法。」古人有『闻香下马』之句，就是说喜欢饮酒的人，骑在马上行路，闻到酒香，就要停住，下马畅饮。假定把美酒放在他面前，叫他不饮，那是更难办了。『所以，学人不能不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」地小心持戒，起初勉强，后会习惯，渐渐就得自然不动。』所以，《楞严经》说：『先持声闻执身不动，后持菩萨执心不起。』各人要看自己程度，若自己程度不够，不可冒然越级，尤其是末法众生，业障太重，世尊特别悲悯，嘱咐『以戒为师。』我们怎么可以不遵守呢？！又：道宣律师曾曰：『瞥闻一句，即谓司南，冒言五住久倾，十地将满，法性早见，十智已明。……相命禅宗，未闲禅字，如斯般辈，其量甚多。』太虚大师谓：『此意即认为达摩禅徒动言五住烦恼已尽，十地已满而成佛了。其实连禅字都没有认识，这是批评达摩禅徒不重律仪，不依教义，自以为顿悟成佛。』由此可见，唐初在慧能未出世以前所推崇的仍然是依教禅，因为这是依戒定慧修的。道宣律师的批评，也确为后来禅宗盛行，而戒定慧学都衰落的预兆。按这类批评，实与憨师的嘱咐同样慈悲。)

《禅门锻炼说》载：自古至今，佛法兴盛，第一等修行出於长老，真宗澹薄。第一等放逸，亦出於长老。长老重操履，则龙天祐顺，四众倾诚，而佛法必盛。长老弃行德，则明致人讥，幽招冥谴，而佛法必衰。盖长老怀邪诡行固非一端。而最异者，行不踰庸人，而以假气魄作真佛法，辄呵骂佛祖，鞭挞鬼神，而妄拟夫德山临济，身现居博地，而以因中人冒果地相，每焚毁经像，践踏圣贤，而自比於丹霞佛照皓布禪，无南泉归宗大随等之彻天眼目，而信意杀伤，自云：龙象蹴踏，无罗什宝志布袋济颠酒仙蚬子等之大权示现，而妄飧酒肉，以致破坏律仪。『殊不知古圣逆行，有古圣之现相，佛祖破执，有佛祖之出身。虽脱珍着敝，换人眼睛。带水拖泥，敲人枷锁。而隐圣现劣，随示神通。带果行因，旋彰灵异。何尝与痴暗凡夫行事，同一颠倒而迷惑哉！』今荷担法门者，无古圣之神通，而徒袭其迹。无佛祖之灵异，而但恣其贪。岂非狮虫狐种，自陷波旬。退人正信，而败坏法门也哉！

曹山曰：先师云：『拟心是犯戒，得味是破斋。』且唤什么作味？只是佛味祖味。才有忻心，便是犯戒。若也如今说破斋破戒，即今三羯磨时，早破了也。『若是粗重贪嗔痴，虽难断，却是轻。若也无为无事净洁，此乃重。无以加也。』又问：沙门岂不是具大慈悲的人？山曰：是。曰：忽遇六贼来时如何？山曰：亦须具大慈悲。曰：如何具大慈悲？曰：一剑挥尽。曰：尽后如何。山曰：始得和同。

## 第九十五节 经教

百丈曰：『读经看教语言，皆须宛转归就自己。』（这是指示看经教最好之方法。盖看经之人，其病只在不转归自己。以致法身佛性妙明真心等等，虽说竖穷横徧，然与自己毫不相干。否则太原孚不待禅者指点，即已豁然了也。）

仰山问石室道：『佛之与道，相去几何？』室曰：『道如展手，佛似握拳。』山曰：『毕竟如何的当？可信可依？』室以手拨空三下，曰：『无恁么事！无恁么事！』山曰：『还假看教否？』室曰：『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。若与他作对，即是心境两法，能所双行，便有种种见解。（读者：谓为：无修无证。谓为：现今当下即是，未离跬步。谓为：有修有证等等。）亦是狂慧，未足为道。若不与他作对，一事也无。所以祖师道：本来无一物。』

药山看经次，僧问：寻常不许人看经，为什么却自看？山曰：我只图遮眼。曰：某甲学和尚，还得也无？山曰：你若看，牛皮也着穿。（可见不许看经，为怕你着穿牛皮耳。）

僧问大珠：『何故不许诵经？』珠曰：『如鹦鹉只学人言，不得人意。经传佛意，不得佛意，而但诵，是学语人。所以不许。』

大慧曰：『士人博览群书，本以资益性识。而反以记持古人言语，蕴在胸中作事业，资谈柄，殊不知圣人教意。所谓：终日数他宝，自无半钱分。看读经教亦然，当须见月忘指，不可依语生解。古德云：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，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有志之士，读书看经能如是，方体圣人之意少分也。』

华藏民初讲《楞严经》有声，谒圆悟勤，『闻举国师三唤侍者因缘。（南阳忠国师一日召侍者，侍应诺，如是三召三应。国师曰：将为吾辜负汝，却是汝辜负吾。）赵州拈云：如人暗中书字，字虽未成，文彩已彰。那里是文彩已彰处？』民心疑之。入室，悟问座主讲何经？曰：《楞严经》。悟曰：《楞严经》有七处徵心，八还辨见，毕竟心在甚么处？民多呈解，悟皆不肯，民复请益，悟令一切处作文彩已彰会，偶有僧请益十玄谈，方举问：『君心印作何颜？』悟厉声曰：文彩已彰。民闻而有省，随求印证，悟示以本色钳锤，民罔测。一日，白悟和尚休举话，待某说看，悟诺，民曰：寻常拈槌竖拂，岂不是《经》中道：一切世界诸所有相，皆即菩提妙明真心？悟笑曰：你原来在这里作活计。民又曰：下喝敲禅床时，岂不是返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？悟曰：你岂不见《经》中道：『妙性圆明，离诸名相。』民於言下释然。悟出蜀，居夹山，民侍行。夜参次，悟举僧问古帆未挂时如何？岩头云：后园驴吃草。民未领，遂求决，悟曰：你问吾。民举前话。悟曰：庭前柏树子。民即洞明，谓悟曰：『古人道：如一滴投於巨壑，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。』悟笑曰：奈这汉何。

中仁大师谛穷经论，而於宗门未契，趋谒圆悟勤，悟曰：『依《经》解义，三世佛冤，离《经》一字，即同魔说。速道！速道！』仁拟议，悟劈口击之，因堕一齿，即大悟。

《碧岩集》载：佛果举《金刚经》云：若为人轻贱，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，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则为消灭。教中大意说此《经》灵验，如此之人，先世造地狱业，为善力强未受，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则为消灭。此《经》故能消无量劫来罪业，转重成轻，转轻不受，复得佛果菩提。据教家转此二千余张《经》，便唤作持《经》。有什么

交涉？有的道：《经》自有灵验，若恁么，你试将一卷放在闲处，看他有感应也无？法眼云：证佛地者，名持此《经》。《经》中云：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《经》出。且道：唤什么作此《经》？莫是黄卷赤轴的是么？且莫错认定盘星。金刚喻於法体坚固，故物不能坏。利用故能摧一切物。拟山则山摧，拟海则海竭。就喻彰名，其法亦然。此般若有三种：（一）实相般若。（二）观照般若。（三）文字般若。实相般若者，即是真智。乃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，辉腾今古，迥绝知见，净皤皤赤洒洒者是。观照般若者，即是真境。二六时中，放光动地，闻声见色者是。文字般若者，即能诠文字。即如今说者听者，且道：是般若不是般若？古人道：人人有一卷《经》。又道：手不执《经》卷，常转如是《经》。若据此《经》灵验，何止转重令轻，转轻不受，设使敌圣功能，未为奇特。不见庞居士听讲《金刚经》，问座主曰：俗人敢有小问，不知如何？主云：有疑请问。士云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既无我人相，教阿谁讲？阿谁听？座主无对，却云：某甲依文解义，不知此意。庞居士乃有颂云：『无我亦无人，作么有疏亲，劝君休历座，争似直求真，金刚般若性，外绝一纤尘，我闻并信受，总是假称名。』此颂最好，分明一时说了也。圭峰科四句偈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此四句偈义全同证佛地者，名持此《经》。又道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此亦是四句偈，但中间取其义全者。僧问晦堂：『如何是四句偈？』晦堂云：『语堕也。』不知雪窦於此《经》上指出，若有人持此《经》者，即是本地风光本来面目，亦斩为三段。三世诸佛十二分教，不消一捏。到这里，设使有万种功能，亦不能管得。如今只管转《经》，都不知是个什么道理？只管道：我一日转得多少，只认黄卷赤轴，巡行数墨。殊不知，全从自己本心上起造个唯是转处些子。『万法皆出於自心，一念是灵，既灵即通，即通即变。』古人道：青青翠竹，尽是真如，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。若见得做去，即是真如。忽未见得，且道：作么生，唤作真如？《华严经》云：『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』（一般教家对受持与读诵，亦不无分别，不过少有直指本来，更像这样透彻者耳。）

佛果谓张无尽曰：『华严现量境界，理事全真，初无假法。所以即一而万，了万为一。一复一，万复万，浩然莫穷。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卷舒自在，无碍圆融。此虽极则，终是无风币币之波。』无尽於是不觉促榻。果遂问曰：到此与祖师西来意为同为别？尽曰：同矣。果曰：且得没交涉。尽色为之愠。果曰：不见云门道：『山河大地无丝毫过患，犹是转句。直得不见一色，始是半提。更须知有向上全提时节。』彼德山临济岂非全提乎？尽乃首肯。翌日，复举事法界理法界，至事理无碍法界。佛果又问：此可说禅乎？尽曰：正好说禅也。果笑曰：『不然，正是法界量里在，盖法界量未灭。若到事事无碍法界。法界量灭，始好说禅！如何是佛？乾矢橛。如何是佛？麻三斤。是故真净偈曰：『事事无碍，如意自在。手把猪头，口诵净戒。趁出淫坊，未还酒债。十字街头，解开布袋。』尽曰：美哉之论！岂易闻哉！

宣和初，蹠庵继成大师住东京净因，值太尉陈良弼建大会，禅讲毕集。有善法师者，贤首宗之雄也。致问诸禅曰：吾佛设教，自小乘至於圆顿，扫除空有，独证真常，然后，万德庄严，方名为佛。而禅宗以一喝，转凡成圣，考诸经论，似相违背。今一喝若能入五教，是为正说。若不能入五教，是为邪说。是时诸禅列坐，法真一禅师以目眇慈受深禅师，深复肘蹠庵成禅师，使对之。成乃召善而谓之曰：承法师所问，不足劳诸大禅师之酬，只净因小长老可解法师之惑。成召善，善应曰：诺。成曰：法师所谓：如愚法小乘教，乃有

义也。大乘始教，乃空义也。如大乘终教，乃不有不空义也。所谓：大乘顿教，乃即有即空义也。所谓：一乘圆教，乃不有而有，不空而空义也。我此（一喝。）非唯能入五教，至於世间诸子百家一切技艺，悉能相入。乃喝曰：还闻么？善曰：闻。成曰：汝即闻，则此一喝是有，是能入小乘教。须臾，又召善曰：汝今还闻么？善曰：不闻。成曰：汝既不闻，则适来一喝是无。是能入大乘始教。我初一喝，汝既道有。喝久声消，汝复道无。道无则原初实有，道有则即今实无。既能不有不无，是能入终教。我有喝之时，有非是有，因无故有。无喝之时，无非是无，因有故无。即有即无，能入顿教。我此一喝，不作一喝用，有无不及，情解俱忘，道有之时，纤毫不立。道无之时，横徧虚空。即此一喝，入百千万亿喝，百千万亿喝，入此一喝，是能入圆教。善遂稽首谢。成复召善曰：乃至一语一默，一动一静，从古至今，十方虚空，万象森罗，六趣四生，三世诸佛，一切圣贤，八万四千法门，百千三昧，无量妙义，契理契机，与天地万物一体，谓之法身。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四时八节，阴阳一致，谓之法性。是故《华严经》云：法性徧一切处。有相无相，一声一色，全在一尘中含四义，事理无边，周徧无余，参而不杂，混而不一。於此一喝中，皆悉具足。犹是建化门庭，随机方便，谓之小歇场，未至宝所。殊不知吾祖师门下，以心传心，以法印法，不立文字，见性成佛。有千圣不传的向上一路在。善又问曰：如何是向上一路？成曰：汝且向下会取。善曰：如何是宝所？成曰：非汝境界！善曰：望禅师慈悲。成曰：『任从沧海变，终不为君通。』善於是胶其口褫其气，愀然变容，愧怍而去。（这是禅师必须达教，方可扶宗。）

笑岩曰：『学佛之士，凡读佛经书，当匝匝消归自己，则有相应分。披阅先当知要，须识纲宗大旨，或诸名相事迹。不通晓且置，待暇检讨，勿自疑碍。若至理关要，有隔碍处，却不得放过，须徐徐体究。若尤难会则休，即归复本参。不得强事苦苦攻凿，俟遇明眼师友，再请叩节消释之。苟有宿骨，或己眼稍明，则才开卷披读，便豁然自有融通契合处。然后遇人则始有商量说话分，若看祖门尊宿语录，则不如此，虽平易无意味处，却有聱讹，若以识情罔度，聪明领解，则正不相干涉也。必求见禅老宗匠，深入阃奥，透过渠之关楔子，设到此地，要与山僧相见，只恐别有生涯矣。』

《宗范》载：『禅是佛心，教是佛口，佛之心口，决不相违。』唯识谓：真见道位，於所缘境及无分别智，都无所得，尔时乃名实住唯识真胜义性。即证真如。智与真如，平等平等，俱离能取所取相故，此在唯识家，谓之真见道位。若在天台家，是圆教初住位，别教初地位。又：破一分无明，证一分真如之相。方谓之参禅上士。即荐取本来面目与本分相应。『然教中乃实证真如，是如来应佛成道相。禅宗是瞥尔契悟，天壤之殊。但所悟境相，所证境相，了无差别。此正生物不二之心源。宗门所谓：与诸佛同一鼻孔出气者也。所谓：三界唯心者，亦指此也。』宗门人既相应已，时时任运，此境现前，消除二取习气。或一生乃至数生般若成熟，倏与教中实证相掣，斯则全在当人功薰之绵密，难以预判。然以始觉合本觉，其疾如风。较之唯识历僧祇大劫，方得证真，三阿僧祇，乃登佛果，其迟速亦不啻天壤矣。宗门人每以现量为本分当体，然以现根对现境，则有能现所现，与迥脱根尘，灵光独耀宗旨，显然不同。（这现量有根有源境么？有能所么？是不同么？亲证时自知，未到时，不可妄测妄议。）须知宗乘悟门，不是落现量（此话甚是，不过大颠曰：『但除却妄运想念，现量即是真心。此心与尘境及守认静默时，全无交涉。』又作么生？）忽地一声，撞倒这没面目汉，方是这一着子，独尊正位。切勿鲁莽，认现量为本分，（不见一色，方名尊贵，始是半提。）总当以唯识见道位亲证真如圆成实性，引为契同可尔。

《华严》家谓：未了者令了自心，若知触物皆心，方了心性。故梵行品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则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即心境如如，即平等无碍，即心了境界之佛，即境见唯心如来，心佛重重，而本觉性一。取之不可得，则心境两忘。照之不可穷，则理智交彻。（注云：今人只解即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不知即境即佛，是境作佛。以心收境，则心中见佛，是境界之佛。以境收心，则境中见佛，是唯心如来。心佛重重者，置两镜照一佛，则一佛像，重重双入。心境两忘即止，理智交彻则观。）此与天台家初心遮照同时相类，正是下手修持功薰吃紧之处，与宗门知有后，任运腾腾，但是无心於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。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。行履相应。圆宗圆教，若合符节。『天台家法华五重玄义，以《经》中实相为体，斯即宗门所悟之本来面目。离实相，无悟门。离实相，无本分。所谓：实境无相，无相亦无。实智无缘，无缘亦绝。境虽无相，常为智缘。智虽无缘，常为境发。非实非不实，非相非不相，遮照同时，正是宗门恰好正眼。但教下依言而显，离言而契。宗下则全指离言而契一边耳。』（《宗范》所述贯通宗教各节，大体很正。读者不可以其微有小疵而忽之。）

《禅源诠》曰：『诸宗始祖，即是释迦，经是佛语，禅是佛意，诸佛心口，必不相违。诸祖相承，根本是佛亲付，菩萨造论，始末唯弘佛经。』况迦叶乃至耆多，弘传皆兼三藏。提多迦以下，因佛诤，律教别行。罽宾国已来，因王难，经论分化。中间马鸣龙树悉是祖师，造论释经，数千万偈，观风化物，无定事仪。未有讲者毁禅，禅者毁讲。达摩受德天竺，躬至中华，见此方学人多未得法，唯以名教为解，事相为行，欲令知，月不在指，法是我心，故但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。显宗破执，故有斯言。非离文字说解脱也。故教授得意之者，即频赞《金刚》《楞加》。云此二《经》是我心要。『今时弟子彼此迷源，修心者以经论为别宗，讲说者以禅门为别法。闻谈因果修证，便推属经论之家，不知修证正是禅门之本事。闻说即心即佛，便推属胸襟之禅，不知心佛正是经论之本意。今若不以权实之经论，对配深浅禅宗，焉得以教照心，以心解教。』

《宗镜录》问：若欲明宗，只合纯提祖意，何用兼引诸佛菩萨言教，以为指南？故宗门中云：借虾伪眼，无自己分，只成文字圣人，不入祖位。答：『从上非是一向不许看教，恐虑不详佛语，随文生解，失於佛意，以护初心。或若因诤得旨，不作心境对治，直了佛心，又有何过？』只如药山和尚一生看《大涅槃经》。手不释卷，时有学人问：和尚寻常不许学人看《经》，和尚为什么自看？师云：只为遮眼。问：学人还看得不？师云：汝若看，牛皮也须穿。『且如西天第一祖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首传摩诃迦叶为初祖，次第相传，迄至此土六祖，皆是佛弟子。悉引本师之语，训示弟子。令因言荐道，见法知宗。不外驰求，亲明佛意。得旨即入祖位，谁论顿渐之门？见性现证圆通，岂标前后之位？若如是者，何有相违？』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，此土六祖，乃至洪州马祖大师及南阳忠国师鹅湖大义禅师，思空山本净禅师等，并博通经论，圆悟自心，所有示徒皆引论证，终不出自胸臆，妄有指陈，是以绵历岁华，真风不坠。以圣言为定量，邪伪难移，用至教为指南，依凭有据。故圭峰和尚云：谓：『诸宗始祖，即是释迦。经是佛语，禅是佛意，诸佛心口，必不相违。』诸祖相承，根本是佛亲付，菩萨造论，始末唯弘佛经。况迦叶乃至耆多，弘传皆兼三藏。及马鸣龙树，悉是祖师，造论释经，数十万偈，观风化物，无定事仪。所以，凡称知识，法尔须明佛语，印可自心，若不与了义一乘圆教相应，设证圣果，亦非究竟。如上略引数位，皆是大善知识，物外宗师，禅苑麟龙，祖师龟镜。示一教而风行电卷，垂一语而山崩海枯。帝王亲师，朝野归命，丛林取则，后学禀承。终不率自胸襟，违於佛语。



凡有释疑去伪，显性明宗，无不一一广引经文，备彰佛意，所以永传后嗣，不坠家风。若不然者，又焉得至今，绍继昌盛，法力如是？证验非虚？又：若欲研究佛乘，披寻宝藏，一一须消归自己，言言使冥合真心。但莫执义上之文，随语生见。直须探诂下之旨，契会本宗。则无师之智现前，天真之道不昧。如《华严经》云：『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』故知教有助道之力。

《禅门锻炼说》载：或者曰：向上一着，迥绝名言，世尊既明说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矣。曹溪云：诸佛妙理，非关文字，药山不说法，谓：经有经师，论有论师，争怪得山僧。今欲使人磨治学业，必务贯穿名句，粗识经史，畋渔铅槩，播弄丹黄，变禅门而成文字，增知解而坏先宗，必自此始矣。余曰：『参学二字。诸祖所立，自有次第，虽不可重学而弃参，亦不可单参而废学。』方其根本未明，疑团未破，根无利钝，皆须苦参。正当参时，剗尽名言，截尽知见，四面无门，而铁山横路，眉间挂剑，而血溅梵天，留一元字脚杂毒入心眼中，着屑矣！学问云乎哉？其参而得悟也，扑破琉璃瓶，放出辽天鹞，盖天盖地而敲空作响，透声透色而枯木龙吟，诸祖言句，是甚盪鸣声，三乘教义，是甚系驴橛，德山大悟，乃云：穷诸玄辩，如一毫置於太虚，竭世枢机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。使不拔置名言，一回大死，以求绝后再苏，有如是廓彻如是奇特乎？是则不可重学而弃参也。逮乎疑团破矣，根本明矣，『涅槃心易晓，差别智难明。』古人有言矣。『即涅槃心中有无穷微细，差别智内有无限諠讹。』诸祖机缘，如连环钩锁，五家宗旨，如卧内兵符。言意藏锋，金磨玉碾而不露，有无交结，蛛丝蚁迹而难通。此岂仅当阳廓落，止得一橛者，谓一了百了，一彻尽彻哉！温研积谏，全持乎学也。况不为长老则已，既欲居此位，则质疑问难，当与四众疏通，偈颂言句，微拈别代法语等事，当与学人点串而开凿，此非可以胡乱而塞责也。且三藏之鸿文，义天浩瀚，五部之戒律，法海渊宏，具在琅函，传之梵度。岂可束归高阁，但笼统而称禅，甘作瞽盲，徒轻狂而傲物。法门典籍，是事模糊。治世语言，通身黯黑。叩以宗教，则左支右吾，咨以典章，则面赤语塞。开口则鸣同野干，扞舌则丑类哑羊。辄欲冒衣拂，踞曲录，自称杨郑，诳号闾阎。曰：某宗某派也，岂不惭愧杀人也哉！礼曰：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『故锻炼衲子而胶柱一法者，学家多不尽其能，陶铸人才而文彩不兼者，法门多不得其用。』盲人摸象，全无鼻孔者，无论矣！鼻孔虽正，而木柄无文者，住静则有余，利生则不足。破瓶非器，人品不端者，无论矣！人品虽端，而幅幅寡学者，但可与修持，不可与扶竖。其最偏见者，以曹溪不识字为护身，见学人略究古今，即呵为抛家乱走。以德山解粘语为实法，见同住稍研经教，即骂为数宝算沙。以长年死坐埋生鬼窟，为真佛真法。见从上知识稍有著述者，则贬为知解宗徒。由是天童雪窦永明佛印明教觉范妙喜中峰，璉三生，泉万卷，皆贬之为文字善知识矣。夫马鸣龙树何尝不造论？而单传直指，为西天大祖。曹溪虽示不识字，而说法如云，金章玉句，万世取则，乃借此躲根，令后生初进，荒唐废学，以至目不识丁，亦可叹矣。

僧问药山：『三乘教中还有祖意也无？』山曰：『有。』僧曰：『既有，达摩又来作么？』答：『只为有，所以来。』

知有

笑岩宝禅师曰：『学者先自识己宗，则於一切法了无所惑，名为知有。知有者，即知此人人具足本源心性。不向佛求，匪由天降，弗从人得，岂自外来，独吾与一切有情，原自具足。』兹者，十二时中，四威仪内，共一切法，同时弛张，亦各不相知，各不相识，无所分别，寻之不见，求之愈远。背之则却在后，越舍之则越近左右。你若才拟心时，则

---

早没交涉，正忘了时，不妨全体显现。无量劫来，东掷西抛，尚不曾失。如今初请益禀命之后，念念不忘。叩己而参，直得呆呆痴痴，饥忘食，困忘眠，乃至自亦不知工夫之极，一旦豁然大悟，复何曾得。始知此个，原来非名能名，非相能相，非有能有，非空能空，乃至从来种种玄言妙语思惟伎俩，总无干涉。『暂约建立之权，则有无量方便门，若息而复实，则浑无一法。』是以古宿方云：『我宗无语句，亦无一法与人。』『故知从上佛祖，本来无法可传，无法可受也。只这个无授无受，即心照心，以法印法。』至於末世，而真法绳绳不泯，不亦此法匪从人传得，个个本有之耶？！

## 第九十六节 如来禅祖师禅

《楞伽经》：佛告大慧，有四种禅，云何为四？谓：愚夫所行禅。观察义禅。攀缘如禅。（唐译：攀缘真如禅。）如来禅。云何愚夫所行禅！谓：声闻缘觉外道修行者，观人无我性，自相共相，骨锁无常苦不净相，计着为首，如是相不异观，前后转进，相不除灭，（唐译：观察坚着不舍，渐次增胜，至无相灭定。）是名愚夫所行禅。云何观察义禅！谓：人无我自相共相，外道自他俱无性已，观法无我，彼地相义，渐次增进，是名观察义禅。云何攀缘如禅！谓：妄想，二无我妄想，如实处，不生妄想，是名攀缘如禅。云何如来禅！谓：入如来地，得自觉圣智相，三种乐住，成办众生不思议事，是名如来禅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『凡夫所行禅。观察相义禅。攀缘如实禅。如来清净禅。譬如日月形，钵头摩深险，如虚字火尽，修行苦观察，如是种种相，外道通达禅，亦复声闻及缘觉境界，舍离彼一切，则是无所有，一切刹诸佛，以不思议手，一时摩其顶，随顺入如相。』（唐译：是则能随入，如如真实相。）

黄檗曰：『学道者，无须并却杂学诸缘，决定不求，决定不着。闻甚深法，恰似清风屈耳，瞥然而过，更不追寻，是为甚深入如来禅，离生禅想。』从上祖师，唯传一心，更无二佛，指心是佛。顿超等妙二觉之表，决定不流至第二念，始似入我宗门。如斯之法，汝取次人，到这里，拟作么生学！法本不有，今亦不无，缘起不有，缘灭不无。本亦不有，本非本故，心亦不心，心非心故，相亦非相，相非相故。所以道：『无法无本心，始解心心法。法即非法，非法即法，无法无非法，故是心心法。』忽然瞥起一念『了知如幻如化，』即流入过去佛。过去佛且不有，未来佛且不无，又且不唤作未来佛。现在念念不住，不唤作现在佛。佛若起时，即不拟他是觉是迷，是善是恶，辄不得执滞他，断绝他，如一念瞥起，千重关锁锁不得，万丈绳索索他不住。既若如是，争合便拟灭他止他？你作么生拟断他？喻如阳焰，你道近，十方世界，求不可得。始道远，看时只在目前。你拟趁他，他又转远去。你始避他，他又来逐你。取又不得，舍又不得。既若如此，故知一切法性自尔，即不用愁他虑他。如言前念是凡，后念是圣，如手翻覆一般，此是三乘教之极也。『据我禅宗中，前念且不是凡，后念且不是圣。前念不是佛，后念不是众生。何处有佛度众生？何处有众生受佛度？何故如此？万法之性自尔。』所以道：『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有尘埃。』本既无物，三际本无所有。故学道人单刀直入，须见这个意始得。故达摩大师从西天来至此土，只觅得可大师一人，密传心印，印你本心。以心印法，以法印心。心既如此，法亦如此。同真际，等法性。法性空中，谁是授记人？谁是成佛人？谁是得法人？不可以佛更得佛，不可以道更得道，本无所得，『无得』亦不可得。所以道：『无一法可得，只教你了取本心，当下了时，不得了相，无了无不了相，亦不可得。』如此之法，得者即得，得者不自觉地。不得者，亦不自觉地。如此之法，从上以来，有几人得知？！（此系节录。详细请看原文，见黄檗《传心法要》。）

香严一日芟除草木，偶抛瓦砾，击竹作声，忽然省悟，乃作颂曰：一击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，动容扬妙路，不堕悄然机，处处无踪迹，声色外威仪，诸方达道者，咸言上上机。汾山闻得，谓仰山曰：此子彻也！仰曰：此是心机意识，著述得成，待某甲亲自勘过。仰后见严曰：和尚赞师弟发明大事，你试说看，严举前颂，仰曰：夙习记持而成，若有正悟，别更说看。严又颂曰：去年贫，未是贫，今年贫，始是贫，去年贫，犹有卓锥之地，今年

贫，锥也无。仰曰：如来禅许师弟会，祖师禅未梦见在！严复颂曰：『我有一机，瞬目视伊，若人不会，别唤沙弥。』仰乃报汾山曰：且喜闲师弟会祖师禅也。

云门举仰山云：如来禅即许师兄会。僧便问：如何是如来禅？门曰：上大人。又拈起扇子曰：我唤作扇子，你唤作什么？僧无语。门曰：扇子上说法，灯笼里藏身，作么生？僧却问：如何是和尚禅？门叱曰：原来只在这里。

慈明示众，以拄杖击禅床一下，曰：大众还会么？不见道：一击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治，诸方达道者，咸言上上机。香严恁么悟去，分明悟得如来禅，祖师禅犹未梦见在，且道：祖师禅有甚长处？若向言中取则，误赚后人，直饶棒下承当，辜负先圣。万法本闲，唯人自闹。所以，山僧居福严，只见福严境界，晏起早眠，有时云生碧嶂，有时月落寒潭。音声鸟飞，鸣般若台前。娑罗花香，散祝融峰畔。把瘦筇，坐盘陀石，与五湖衲子时话玄微，灰头土面。住兴化，只见兴化家风，迎来送去，门连城市，车马骈阗，渔唱潇湘，猿啼岳麓，丝竹歌谣，时时入耳，复与四海高人，日谈禅道，岁月都忘。且道：居深山？住城郭？还有优劣也无？试道看？良久，曰：是处是慈氏，无门无善财。（一般对如来禅与祖师禅，每多误会，以香严所道似为祖师禅，而仰山谓为如来禅，且慈明更谓分明悟得如来禅，未免疑惑，此因误会祖师三句五位，以及玄要次第等等所致。上面黄檗慈明说得极为清楚，大概如来禅，如经教所说，开示悟入各人本具之妙明性觉，得知众生本来是佛，生死涅槃，犹如昨梦。此即一击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治，虽自觉觉他，以幻修幻，然幻亦远离，离亦远离，得无所离，即除诸幻，诸幻虽尽，不入断灭，此即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，处处无踪迹，声色外威仪，而一切如来妙圆觉心，本无菩提与涅槃，亦无成佛及不成佛，此是今年贫，锥也无。永明寿所谓：教中初心菩萨，亦许约教而会，先以闻解信入，后以无思契同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『至於祖师禅，则离四句，绝百非，不接而接，无舌而语，无入无离，无修无证，无位次，无玄妙。所有祖师语句，无非曲为今时，特殊方便。所以临济谓：无一法与人。云门谓：不许记其语句。永明谓：玄之又玄，妙之又妙，但是，方便门中旁赞助入之语，於自己分上亲照之时，反视之皆为魔说。』永明又道：『撒手示君无一物，徒劳辛苦说千般。』虽然乾坤失色，而日月增光。『四面八方无头无尾，自非上根大器，莫能担荷。』再看，我有一机的偈子，试问：什么是瞬？什么是视？是一是二？会是不会？孰优孰劣？为什么别唤沙弥？唤作什么？他一句中，包括了多少语句？这分明是祖师禅。所以，仰山立即肯许。《心灯录》所说：因道在无锥之后，所以为祖师禅。（湛愚）实未梦见在！再换个方法。说：则『法，非法，非非法，三句依次说，就是如来禅。三句一时说，就是祖师禅。』所以道：一句中须具三玄门，一玄门须具三要，一句中须具三句。若说：有言有句是如来禅，不落言句是祖师禅，则教下世尊说法四十九年，实未曾说一字，而宗门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从前三峰谓：『透过如来禅结顶处，方入祖师格外禅之初门。』并谓：『此非如来反不如祖师，须知祖师是威音以前向上一着，宝几珍御。穷子见之，舍而逃逝。如来是脱去珍御，执持粪器，状有所畏，同彼庸人，有共语分者。』岂祖师禅系祖师自己所发明，而非如来所传耶？『古人云：依经解义，三世佛冤。离经一字，即同魔说。此十六字，应当一道看，不可分成两橛。』）

华严逢上堂曰：诸上座，舍一知识，参一知识，尽道善财南游之式样。且问上座，只如善财礼辞文殊，拟登妙峰，谒德云比丘。及到彼所，何以德云却於别峰相见？『夫教意祖意，同一方便。终无别理，彼若明得，此亦昭然。』诸上座，即今簇着老僧，是相见？

是不相见？此处是妙峰？是别峰？脱或从此省去，可谓不辜负老僧。亦常见德云比丘，未尝刹那相舍，还信得及么。

荷泽曰：『无念体上自有智命，本智命即是实相。』诸佛菩萨用无念以为解脱法身，见此法身恒沙三昧。一切诸波罗密悉皆具足。又曰：『见无念者，得向佛智。见无念者，名为实相。见无念者，中道第一义谛。』又曰：『有无双遣，中道亦亡者，是无念，无念即是一念。一念即是一切智，一切智者，即是甚深般若波罗密，甚深般若波罗密，即是如来禅。』（荷泽常劝人修无念法。）

天童举『《金刚经》云：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」』法眼云：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不见如来。」』拈曰：『世尊说如来禅。法眼说祖师禅。会得甚奇特，不会也相许。』万松自赞其像曰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眉毛眼上。不费半星气力，向释迦法眼分疆列界处，方便讲和，一统天下，岂非好事。天童如来禅祖师禅，更不敢妄生分别，会得奇特且置，既不会为甚也相许？不见道：打破大唐国，觅个不会底不得。

（『如来禅属於教，祖师禅属於宗。』一般都认为如此，没问题。但有人认祖师禅高於如来禅，有人认为一样世尊所传，不能认有高下。更有人就事论事说，香严对仰山所说，某句在某句之前，或在某句之后，这就成为祖师禅或如来禅了，且喜没交涉。有人说：法，非法，非非法，三句依次说，是如来禅。三句一时说，是祖师禅。但文句不能不有先后，三句一时说，是怎样地说？依经解义，三世佛冤。离经一字，即同魔说。古人问：三乘教中还有祖意也无？答：有。问：既有，为什么祖师还要西来？答：正为有，所以来。『在经教方面，世尊开权显实，就是为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』《首楞严经》说：『若於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，而求佛乘，不生不灭，无有是处。』『汝今欲令见闻觉知，远契如来常乐我净，应当先择死生根本，依不生灭圆湛性成，以湛旋其虚妄灭生，复还元觉，得元明觉无生灭性，为因地心，然后圆成果地修证。』『而到最后说《大般涅槃经》时，更用了很多时间来阐说佛性，这些教意岂不是祖意么？唯因末世众生，纵使能够理解，往往认为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不能会归到自己身上，去亲证实悟，乃另立教外别传，拈花微笑，教人当下会晤。后世禅和子们，倘或笼统，或颛顼，或亦认贼为子，则仍有经教，亦可考证辨别。』『因此，如来禅与祖师禅。彼此可以说一样，亦可以说截然不同。但是二者相互益助，不可偏废。』是故《涅槃经》曰：『由佛性理内薰之力，复由佛性教外薰之力，内外和合，遂令开悟。』至於一时说，或不一时说，有次第，或无次第，则均不可拘执。一时说，亦可以有先后，虽有先后，仍等於一时说。无次第，亦可以有次第，虽有次第，仍等於无次第。教中道：佛说众生，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这是分三句说，且有次第，然实等於一时说，亦可以说无先后次第。又道：『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，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，由坚执持远离心故，心如幻者，亦复远离。远离为幻，亦复远离。得无所离，即除诸幻。譬如钻火，两不相因，火出木尽，灰飞烟灭。以幻修幻，亦复如是。诸幻虽尽，不入断灭。善男子！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。离幻即觉，亦无渐次。』试问：此与贫无立锥，及锥也无，是同是别？临济问黄檗佛法大意，话声未绝，檗举棒便打。济不会，辞往大愚，被愚呵斥，即悟佛法无多子，复再被斥，又悟，筑三拳。黄檗的棒，无所谓：次第不次第。临济的悟，无次第而有次第，有次第而无次第。此棒此斥等，啐啄之机，实与拈花微笑，瞬目视伊，同样方便。『所以，无论教亦好，宗亦好，有次第亦好，无次第亦好，论到实修，则非透彻不可。如来禅如此。祖师禅亦无非如此。』而『锥也无』当然是『如来禅。』『瞬目视伊』当然是『祖师禅。』还会有什么疑惑！）



## 第九十七节 禅净双修

《华严经》：善财童子登妙峰山在别山上见德云比丘，比丘告善财言：我得自在决定解力，信眼清净，智光照耀，普观境界，离一切障，善巧观察，普眼明彻，具清净行，往诣十方一切国土，恭敬供养一切诸佛，常念一切诸佛如来，总持一切诸佛正法。常见一切十方诸佛。所谓：见於东方一佛二佛，……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。如东方，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，亦复如是。一一方中，所有诸佛，种种色相，种种形貌，种种神通，种种游戏，种种众会庄严道场，种种光明无边照耀，种种国土，种种寿命，随诸众生种种心乐，示现种种成正觉门，於大众中而狮子吼。善男子！我唯得此忆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，岂能了知诸大菩萨无边智慧清净行门。所谓：智光普照念佛门，常见一切诸佛国土种种宫殿悉严净故，令一切众生念佛门，随诸众生心之所乐，皆令见佛得清净故，令安住力念佛门，令入如来十力中故，令安住法念佛门，见无量佛听闻法故，照耀诸方念佛门，悉见一切诸世界中等无差别诸佛海故，入不可见处念佛门，悉见一切微细境中诸佛自在神通事故，住於诸劫念佛门，一切劫中常见如来诸所施为无暂舍故，住一切时念佛门，於一切时常见如来亲近同住不舍离故，住一切刹念佛门，一切国土咸见佛身超过一切无与等故，住一切世念佛门，随於自心之欲乐，普见三世诸如来故，……住自在心念佛门，知随自心所有欲乐，一切诸佛现其像故，住自在业念佛门，知随众生所积集业现其影像令觉悟故，住神变念佛门，见佛所坐广大莲花周徧法界而开敷故，住虚空念佛门，观察如来所有身云庄严法界虚空界故。（德云比丘以常念诸佛，总持诸法，常见诸佛，得忆念诸佛境界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，开示种种念佛门，令诸众生念佛见佛，这是极深极广的念佛法门。祖师曾提出，比丘见善财，为甚么不在妙峰而在别峰的问题，『妙高峰顶，官不容针。』『第二峰头，私通车马。』正可昭示宗门下人，於己事毕后，不妨向德云比丘学念佛法门。而与六祖动上有不动之旨，正属相符。盖先动上有不动，再不动上有动，不动之上若不许有动，成个什么禅呢？什么叫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呢？不见《肇论》曰：存不为有，亡不为无。何则？佛言：『吾无生不生，虽生不生。无形不形，虽形不形。』）

《般舟三昧经》载：『佛告跋陀耶菩萨，何因致现在诸佛悉在前立三昧，如是跋陀耶，其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戒完具，独一处止，心念西方阿弥陀佛，今现在，随所闻，当念去是间千忆万佛刹，其国名须摩提，在众菩萨中央说《经》。一切常念阿弥陀佛。……若沙门白衣所闻西方阿弥陀佛刹，常念彼方佛，不得缺戒，一心念，若一日昼夜，若七日七夜，过七日已后，见阿弥陀佛。於觉不见，於梦中见之。……心当作是念时，诸佛国境界各大山须弥山，其有幽冥之处悉为开辟，目亦不闭，心亦不碍，是菩萨摩訶萨不持天眼彻视，不持天耳彻听，不持神足到其佛刹，不於是间终，生彼间佛刹乃见，便於是间坐见阿弥陀佛。闻所说《经》悉受，得从三昧中悉能具足。为人说之。（《大集经》：『佛告贤护，若四众清净持戒，独处空闲，思维西方安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今现在彼为诸菩萨大众说法，系念思维，观察不已，了了分明，终获见弥陀如来也。彼善男子善女人端坐系念，专心想彼阿弥陀佛，如是相好，如是威仪，如是大众，如是说法，一心相续，次第不乱，或经一日，或经一夜，如是或至七日七夜，是人必睹弥陀如来，若於昼时不能见者，夜分梦中佛必当现。』）……於是间国土闻阿弥陀佛，数数念，用是念故，见阿弥陀佛，见佛已，从问当持何等法生阿弥陀佛国？尔时阿弥陀佛语是菩萨言：欲来生我国者，常念我，数数常当守念，莫有休息，如是得来生我国。佛言：是菩萨用是念佛故，当得生阿弥

陀佛国。常念如是，佛身有三十二相，悉具足，光明彻照，端正无比，在比丘僧中说《经》。……佛告跋陀耶，乃往过去时有佛名须波日，时有人行出，入大空泽中，不得饮食，饥渴而卧出，便於梦中得香甜美食，饮食已，其觉，腹中空。自念一切所有，皆如梦耶！佛言：其人用念空故，便速得无所从生法乐，即速得阿惟越致。（从有到空。）如是跋陀耶，菩萨其所向方，闻现在佛，常念所向方，欲见佛，即念佛，不当念有，亦无我所立。（虽净而禅。）如想空，当念佛立，如以珍宝倚琉璃上。（虽禅而净。）菩萨如是见十方无央数佛清静，（空不碍有。）譬如人远出，到他郡国，念本乡里家室亲属财产，其人於梦中归到故乡里，见家室亲属，喜共言语，於梦中见己，觉为知识说之，我归到故乡里，见我家室亲属。佛言：菩萨如是，其所向方闻佛名，常念所向方，欲见佛，菩萨一切见佛，如持珍宝着琉璃上。譬如比丘观死人骨着前，有观青时，有观白时，有观赤时，有观黑时，其骨无有持来者，亦无有是骨，亦无所从来，是意所作想耳。菩萨如是持佛威神力於三昧中立在，所欲见何方佛，欲见即见，何以故？如是跋陀耶，是三昧佛力所成。持佛威神力於三昧中立者，有三事，持佛威神力。持佛三昧力。持本功德力。用是三事，故得见佛。……色清静，所有者清静，欲见佛即见，见即问，问即报。闻《经》大欢喜，作是念，佛从何所来，去到何所。自念，佛无所从来，我亦无所至。自念三处：欲处色处无想处，是三处意所为耳。（一切唯心造。）我所念即见心作佛心，自见心是佛心，是怛萨阿竭心。（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即此见佛作佛的心，即是佛心。即是自己无来无去的妙明净心。这是从他佛转自佛，是我身心见佛，心不自知心，心不自见心。）（从普通讲来，可以说：自我身心见佛，但从即心即佛讲来，则心不再自知心，心不再自见心。若以心见心，无异头上安头。《楞严经》曰：『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。』然则云何明见心性？须知，所谓：明见者，不是用心去见，系直下无心，直下显露，直下承当。故曰：『心有想为痴，心无想为泥洹。』或谓：这样说法，好象离开了教而说宗了。其实，这才真正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『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』）心有想为痴，心无想是泥洹。是法无可乐者，皆念所为，设使念为空耳，设有念者，亦了无所有。（『无念不妨有念，有念仍亦了无所有。』）所以，《念佛三昧宝王论》曰：『若存所想之佛，能想之心，或避想佛，以恶取空为无想者，则痴之甚也。吾今了佛皆从想生，无佛无想，何痴之有？此乃观空三昧，无邪见也。至人冥真体寂，虚空其怀，虽复万法并照，而心未尝有。则真智无缘故，无念可名。俗智有缘故，念想以生。想不异空，空不异想，名第一义中道之理。』又曰：『世人谓念佛，有念也。吾则谓：念佛，无念也。念即是空，焉得有念？非念灭空，焉得无念？念性自空，焉得生灭？又：无所念心，应无所住也。而修念佛者，而生其心也。无所念心者，从无住本也。而修念佛者，立一切法也。无所念心者，念即是空也。而修念佛者，空即是念也。双寂曰：止。双照曰：观。照而常寂，无所念心矣。寂而常照，而修念佛矣。』……菩萨有四法疾速得是三昧。何等为四：一者，所信无有能坏者。二者，精进无有能逮者。三者，所入智慧无有能及者。四者，常与善师从事。……一者，不得有世间思想，如弹指顷三月。二者，不得卧出三月，如指相弹顷。三者，经行不得休息，不得坐三月，除其饭食左右。四者，不人说《经》，不得望衣服饮食。（唐道宣律师修般舟三昧九十日，昼夜行道，不坐不卧，一日身倦，几仆阶下，有神现傍扶之，不致倾跌，师问是谁？答：是北方毗沙门王子张琼。问：何以至此？答：以师行道精进，特来护持。……）譬如佛今於若前说《经》，菩萨当作是念，诸佛悉在前立，当具思念诸佛端正，悉欲速见一一相，当想识无有能见诸佛顶上者，悉具足作是想。（试问：诸佛顶上是什么？作么生想？作么生具足想？）见诸佛，当作是念，我身亦当速得如是，亦当速得身相如是，亦当速得



持戒三昧如是。当作是念，我当从心得从身得，当复更作念，佛亦不用心得，亦不用身得，亦不用心得佛，亦不用色得佛。何以故？心者，佛无心。色者，佛无色。不用是心色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……智慧索不可得，自复索我，了不可得，亦无所得，亦无所见，一切法本无所有，……菩萨见佛已。菩萨心念无所着。……着者为烧身。见佛但当念其功德，当索摩诃衍，……若有菩萨得是三昧者，当学诵，当持，当教人，当守，如是者得佛不久，汝曹知否？……当作是知三昧所出如是，从中出佛闻《经》，正立於四意止中。何等为四意止中？一者，自观身，观他人身，自观身观他人身者，本无身。二者，自观痛痒，观他人痛痒，自观痛痒观他人痛痒者，本无痛痒。三者，自观意，观他人意，自观意观他人意者，本无意。四者，自观法，观他人法，自观法观他人法者，本无法。佛告跋陀耶，是三昧谁当信者，独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阿惟越致阿罗汉乃信之耳。……是法无所有，本无是法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从去，本无是法。不着者近，有着者远。佛告跋陀耶，若有守是三昧者，因想入无想中，见佛念佛守觉。闻《经》念法守觉。不得念我，不得着法。何以故？有守觉。跋陀耶，有守觉，不见佛。有所着如毛发，不得法。（此觉，即始觉本觉的觉，系从见佛念佛闻《经》守法，明得性觉，但亦不可守住执着。）……佛告跋陀耶菩萨，往昔无数劫，提和竭罗佛时，我於提和竭罗佛所，闻是三昧，即受持是三昧，见十方无央数佛，悉从闻《经》悉受持，尔时诸佛悉语我言：却后无央数劫，汝当作佛，名释迦文。……佛告跋陀耶菩萨，色不当着，不当有所向生，当行空。是三昧当守。何等为三昧？当随是法（行空）行。复次，跋陀耶，菩萨自观身，无身，亦无所观，亦无见，亦无所着，本亦无所盲，亦无聋。如《经》中法，视住亦无所见，亦无所着，无所着为守道者，於法中无所疑，不疑者为见佛，见佛者为疑断。诸法无所从来生，何以故？菩萨有法疑想便为着，何等为着？有人有寿有命有法有阴，有人有对有想有根有欲，是为着。何以故？菩萨见诸法无所着。是念亦不见。……譬如虚空，无色无想，清净无瑕秽。菩萨见诸法，知是眼。（等所行境。）无所挂碍，见诸法用，是故见诸佛。见诸佛如以明月珠持着琉璃上，如日初出时，如月十五日，在众星中央时，……诸佛如是，佛持戒，佛威神，佛功德。无央数国土悉极明。是菩萨见十方佛。如是闻《经》，悉受得佛。（『此《经》先用念佛法门，使得现前即见阿弥陀佛，后再开示无去无来，即心即佛，从有相入无相，从有想入无想，从见他佛再见自佛，最后连此佛此觉亦不可守，纵或有着至微细如毛发许，亦不得。这才是本来无一物，然而无一物中无尽藏。一切诸佛依正持戒威神功德庄严，无不具足，无不明见。试问：这是禅是净？』）

《首楞严经》载：佛问最初发心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？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，大势至法王子白佛言：我忆往昔恒何沙劫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。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名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，（从念佛得三昧，藕益大师曰：念佛三昧有三种：一、念自佛，该摄一切诸教，一切禅宗直指法门，罄无不尽。二、念他佛，该摄《弥陀》《药师》《上生》等《经》，及莲社自想法门，罄无不尽。三、自他俱念，先须开圆顿解，了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自他本自不二，乃托他佛以显本性。托外义成，唯心观立。又：妙德莹然，周徧世界，是念自佛。瞻一影像，即是如来三身实相，名念他佛。诸佛乃众生心内之佛，众生乃诸佛心内之众生，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，名自他俱念。）譬如有人，一专为忆，一人专忘，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见非见，二人相忆，二忆念深，如是乃至从生至生，同於形影，不相乖异。十方如来，怜念众生，如母忆子，若子逃逝，虽忆何为？子若忆母，如母忆时，母子历生，不相违远，若众生心忆佛念佛。（忆佛念佛，亦净亦禅，续法大师曰：事忆念。则专心注意，毫无离缘。理忆念。则唯妙觉明圆照法界。佛亦有二，一、事

相。即是三身十身。（《华严经》载：佛具十种身。）二、理性。惟是一真法界。又：事理亿念佛中复各有二，一、行布。二、圆融。先念化报，然后法等，是事次第也。若三若十同在一心，是理事一时也。先空，次不空，后空不空，是理次第也。三如来藏心佛，同在一时中念，是理圆融也。）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。（蕩师曰：现前即见他佛者，如远公三见圣像。当来乃见他佛者，如临终佛迎，花开见佛之类。现前见自佛者，亲见本觉法身。当来见自佛者，相似见於本觉。）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（『开自心，见本性，不须另假别种方便，只此忆佛念佛，自得心体开显，所谓：开佛知见，入佛知见也。』）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，此则名曰：香光庄严。（蕩师曰：佛云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无明覆故，不能得见。无明受香气所薰，无明渐断，本性渐显，西方圣众，去我不远，无量光明，常照众生不舍，无明障故，不能得见。香气所薰，无明渐减，圣像即见。）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入无生忍。（到此地步，见性不见性可以不必谈了。）今於此界，摄念佛人归於净土。（虽是摄归净土，无非为此大事因缘。）佛问圆通，我无选择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。（念从心出，即念即心，念净心净，心净土净。倘不能净，或未能继，则须要摄，作么生摄？念佛可以止恶，念佛可以行善。摄得能不造恶，专门行善。使六根对六尘，受而不染。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六祖道：『但净本心，使六根出六门，於六尘中无染无杂，来去自由，通行无滞，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。』能够这样，当然即得入三摩地，必为西方三圣所印可。至摄六根，专念弥陀圣号，能够净念相继，决定得生西方。此点净土经论已广闡说，兹不再录。不过，临终之时，一般说来，不能出声念时，应当默念。但到那个时候，事实上往往精神不济，即使默念，亦必感到吃力，那就不要默念，即默想，默想阿弥陀佛圣像或圣号。倘为彼助念，则宜念四字，不宜念六字，六字比较复杂，不如四字简单，易於跟随。二，必须念得极慢极慢，因病人此时已没有精力，助念者虽以为已经很慢，但在病人若要以（世间分别）意识想念来跟随，则必仍将感到吃力，不能相随相继，若放弃不随，又怕稍欠圆满，致碍往生，如果稍有类此情形，极易导使病人产生恼乱印象，遗害无穷，切须防止。所以，必须告以用『阿弥陀佛』四字连续缓念，以期安祥而往生。特并附及，藉便参考。）

蕩益大师曰：『宗乘与净土，二俱胜妙法，众生根性异，不免随机说。向上一着非禅，非净，即禅即净，才言参究，已是曲为下根。果大丈夫，自应谛信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设有一念与佛有隔，不名念佛三昧。（因念佛而证正受，斯谓：念佛三昧。）若念念与佛无间，何劳更问阿谁？（阿谁念念与佛有问？何劳更问阿谁是佛？）净土极则事，无念外之佛，为念所念。无佛外之念，能念於佛。正下手时，便不落四句百非，通身拶入。（试问：这几句是禅是净？）但见阿弥陀佛一毛孔，即见十方无量诸佛，但生西方极乐一佛国，即生十方诸佛净土。此是向上一路。』（读者：请真正透彻，真正理解。）

永觉曰：『禅净二门，应机不同，而功用无别。』『宜净土者，则净土胜於参禅。宜参禅者，则参禅胜於净土。反此，非唯不及，必无成矣。学者宜善择之，至永明四料拣，（忆似《宗镜录》及《万善同归集》内，均无此语。）亦是抑扬赞叹，劝归念佛耳。』若实论之，有禅而习气尚重者，固有阴境可虞，然而功在平日，常加提醒，使佛知见不昧而已。念佛而得见弥陀，诚不愁开悟，然未见之前，岂无阴境可虞哉？盖正见未开，则阴境不破，阴境不破，则业障难脱，虽弥陀悲愿摄受，其如盲者之不见日，何哉？故未悟往生者，特百中之一二耳。然则参禅兼修净土可乎？曰：参禅之功，只贵并心一路，若念分两头，百无成就。如参禅人有一念待悟心，便为大障，况欣慕净土诸乐事乎？况虑不悟时不

---

生净土，已悟后不生净土乎？尽属偷心，急加剿绝可也。但於正参之外，一切礼佛念佛等，随缘兼带，任运不废，如寻常穿衣吃饭焉，则净土乃不兼而兼焉！若大事发明之后，志欲亲觐诸佛，或接引群机，发愿往生，无有不可。盖无生而生也。

笑岩曰：世间一切人，凡天年尽际，或患难穷极时，则心里诸想，自然还源。觉得胸中一分客尘烦恼，於此渐空。却好就在这里挨拶住，切切研磨也。不管他面前昏晓，心里醒迷，只这么混混沌沌靠将去，倘因缘时节，不觉把个迷顽混沌胞胎，豁然裂破，胸中一面大圆镜智，彻底光辉。乃至顿见现前虚空，大地楼台，殿阁房舍人物，一切差别，尽在我大圆镜中显现影像。方见得这个无漏妙心，眼不能视，耳不能听，口不能言，心不能思，只这个眼耳口心不能视听言思的，原来充满法界。无不周遍，无有边表限量。故《经》云：无漏真净，云何更容他物。如实得这么一回，到净尽无疑地面，设有诸佛百千万亿方便门，总教置诸量外，一笑而已。『若向这本分事上，承当不下，狐疑未稳，无奈天数急迫，无暇整理，作别的工夫，且於如来方便门中理会去，万不失一，亦不误赚空过，只把从前未了未办的，未能割舍的诸杂事业，一刀两段，齐都放下，向无休无着干净心中，唯提出一个阿弥陀佛，或出声数念，或心中默念，只要字字朗然。』如默念举不熟，则勤出声，数或十声或三五十声，一切切定仍归牙齿相着，鼻息调定，两眼微开，如坐禅式，不缓不紧，放教稳稳妥妥的，莫要拘心费力，但觉话头松慢断间，便是意下不谨切，便是走作，生死大空子，即速觉得照破，伊则自然没处去。倘因事忘了，觉来就扑。念昏沉睡，醒来就扑。如此用心，不消半年一载，话头自然成片，欲罢不能。於此，身心得许多轻安快乐，或生出许多欢喜道心，知得即休。返观以前所爱所贵的物事，如恶臭一般，何足恋哉？若於百年临命终时，亦不消别寻路子，亦不得费力着忙，只请一尊接引佛像，悬置行人面前，两目睹佛容，心口如常，称念佛号，令舍身之际，使中阴身，常不离佛，常睹佛容，心口既无异念，随心游往承事。（这样临终，应可即生净土，不落中阴，即落中阴，亦因心目常不离佛，仍可随心（信愿）往生。）凡诸一切有情，但肯信此法门，依而行之，皆得不可思议，解脱受用。勉之！勉之！

《宗范》载：近今法运际衰，人根多钝，腊月到来，未免一场懨罗，是则莫如禅净兼修。『如参禅已经知有，而力量薄弱，不能纯藉自力超登圣位，见地虽正，余习炽然，日下孤灯，常时失照，那能打成一片，斯则在家二众，此病犹多，倘不仗佛力加被，其能免於临终生悔乎？』又：宗家儿往往以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为指归，此则仍是自力薰修，不合往生正因。一错百错，不可不知。『往生正因者，了知自心，本是具足，自心实相，即是西方常寂光土。自心般若，即是西方常寂光弥陀。念自心具足之弥陀圣号，薰发自心具足之极乐西方。（所谓：以弥陀心内之众生，念众生心内之弥陀。）今日修持如是因，临终决得如是果。仗自力之愿山，投弥陀之愿海，愿愿交契，事理圆成，腊月三十到来，自然有不可思议之上品往生，斯乃禅净双修之正轨也。』宗门人那边明白了，却来这边行履。说个『行履』两字，便是腊月扇子，於本分事，了无交涉，然却少他不得。『今即以常持六字洪名为行履，念念是始觉，念念是本觉，念念全本觉作始觉，念念泯始觉归本觉。本始合一，行愿相资。带业横超，一生成办。这柄腊月扇子，扇得透体清凉，送登极乐。故今普劝发心，猛为立志，始从参禅入手，了知本分，淘汰纲宗，继则博会教乘，融贯宗门，如合水乳，毫无纤疑。然后合宗教以收归，往生净土。成道成佛，上求下化。发大心，行大行，证大果，起大化，尽未来际，有能合如是轨辙者，真是古今来第一无事道人也。』

憨山《梦游集》：有人问：『参究净土二行皆所笃信愿修，但参究要离念，净土要系念，两者似违，用心难一，愿乞指示。』憨山曰：『禅净二行，原无二法，永明大师示之於前矣。禅本离念固矣。然净土有上品上生，未尝不从离念中修，若曰念佛，至一心不乱。但一心不乱，岂存念耶？』但此中虽是无二，至於下手工夫，不无巧拙。以参究用心处，最微最密，若当参究时，在一念不生。若云：念佛。则念又生也。如此，不无两概。『应就参究念佛处，打作一条，要他不生而生，生而不生，方是永嘉惺寂双流之实行也。』何耶？若论参究提话头，堵截意根，要他一念不生，如此参的工夫，古人谓之抱桩摇橹，只这要他不生的一念，即是生也。岂是真不生耶？只如念佛，若只将一声佛号挂在心头，岂是真一心不乱！古人教人参活句不参死句，正在生处见不生意。如《经》云：『见刹那者，方悟无生。即此一语，则参究念佛当下成一条矣。』道人谛听：参究念佛，此中易落淆讹，不可忽也。『如何参究即念佛，念佛即参究耶？佛祖教人只是了悟无生则大事毕矣，然无生岂如木石枯桩耶？要在生处了无生，为第一义。』且参究乃无生也，念佛乃生心也。『如今参究就将一句阿弥陀佛作话头，做审实的工夫。正当做时，先将自己身心世界并从前一切世谛俗习语言佛法知见，一齐放下，连放下亦放下，放到无可放处，则当下空空寂寂，不见有一念生矣。就从此空空寂寂中着力，提起一声阿弥陀佛，历历分明，如此提一声二声三五七声，正当提起时，就直下看觑，审实此念佛的是谁？重下疑情，审之又审，疑之又疑，疑情少松，又似前提，又审又疑，单看此念佛的毕竟是谁？向何处起落，向何处去？如驴觑井，觑来觑去，疑来疑去，疑到心思路绝处，如银山铁壁，无转身吐气处，是时忽然撞着触着真无生意，忽然猛的现前时，则通身汗流，如大梦忽觉。到此方信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，参即是念，念即是参，原无二法。』回头一看，始知向来如在含元殿里觅长安。如此做工夫，最怕将心要悟，才有要悟的心，便是拦头板也。只管一直做将去，不计工程，即到做不得时，则打起精彩，又重做起。切不可贪求玄妙，即有一念暂息，寂静欢喜，切不可当作好处，直须吐却。切不可将佛祖玄言妙语来作证，当作实法。不可堕在无事甲中，以此为得。『总之，一切圣凡迷悟都不管，单单只是追求一念下落，追到赶尽杀绝处，久久自见本来面目。』如十字街头见阿爷，更不向人问觅也。看来此事元是人人本分上事，更无甚奇特处。『纵做到最后了手，依然只是旧时人，不改旧时行履处，不曾增益一毛，但只是眼睛光光亮亮，不被他见闻觉知瞞昧也。』道人真真实实为生死大事，试从此下手，决不相赚。（关于禅净双修，方法不一。《金刚经》曰：『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』无住不妨生心，生心不妨无住，即憨师所谓：生即无生。这样，即使禅净同修，亦可两不相碍了也。《西方确指》：亦曾谓：『学道而不明心，譬如造屋无基，渡水无筏。心本无念，念逐想生。此想虚妄，流转生死。当知此一句阿弥陀佛，不从想生，不从念有，不住内外，无有相貌，即是净诸妄想，诸佛如来清净微妙真实之身，非一非二，不可分别。如是念者，烦恼尘劳，无断无缚，止是一心。必得一心，方得名焉执持名号，方得名为一心不乱。净业功成，直趋上品。修行人要使此心，一丝不挂，万虑俱忘，空洞洞地不知有身，不知有世，并不知我今日所作是修行之事。』至於修净之法，晨起诵《阿弥陀经》一卷，持阿弥陀佛一千声，向佛前回向，念一心归命文，此为一时之课。若初起，身心未宁，日止四时。稍宁，渐增至六时，又渐增至十二时。合《经》十二卷，佛名一万二千声。更於回向时，礼佛百拜。亦可分作四时，此为常课。余工不必计数，或默或声，但摄心谛念而已。『持名之法，必要字字句句，声心相依。不杂分毫世念，久久成熟。决定得生极乐。』又谓：诵《经》，要匀匀净净，不缓不急，不疾不徐。念佛，要声声心心，不涩不掉，不浮不沉。至於回向，不是但诵旧文一遍，须从自己心中发出真正大菩提愿，至诚恳

切，普愿一切众生同生极乐，而我心无所着，如虚空等，是名回向。又：静坐时，当反观深究，佛即我心，是心是佛，不假外求，如心而住，无能无所，如是谛观，更无二念，是名修行三昧。慎勿忘形死心，又落魔外知见。如是坐一时，便起经行，又更持诵，有个次序。若忙忙促促，一气赶去，谓可完却一日课诵，便有苟且了局之念，非真正修行矣。）

虚云大师曰：念佛的人，每毁谤参禅，参禅的人每毁念佛，其实参禅念佛等等法门，本来都是释迦老子亲口所说。道本无二，不过以众生夙因根器各各不同，为应病与药计，方便说了许多法门。来摄化群机，后来诸大师依教分宗，亦不过按当世所趣来对机说法而已。如果就其性近者来修持，则那一门都是入道妙门，本没有高下的分别。而且法法本来可以互通，圆融无碍的。『譬如念佛到一心不乱，何尝不是参禅。参禅到能所双忘，又何尝不是念实相佛。禅者，净中之禅。净者，禅中之净。净与禅本相辅而行。』奈何世人偏执，起门户之见，自赞毁他，尽违背佛祖分宗别教的深意，且无意中犯了毁谤佛法危害佛门的重罪，岂不是一件极可哀愍的事么？（一九四二年，大师在重庆主持法会，病叟曾住在那边，亲近一个时期，有戒尘老法师者，五十年前与大师在镇江金山寺同参，后在昆明宏扬净土，闻师在重庆，特来会晤，并邀赴昆，师问尘：何以要弘净土？并谓：『一真法界中，怎么会搞出一个阿弥陀佛来了，我真不懂。』尘师无语。该时除大师及尘师外，忆似只有病叟一人在场。当时病叟虽已皈依大师，但对宗门一窍不通，以为大师主宗，所以反对修净而已。及今思之，这正是大师勘验尘师之处。试问：一真法界中，究竟有没有阿弥陀佛？而尘师之默然，是否是无语？未敢遽测。且看大师在某次禅七中曾道：『要内外加修，内修就是单单的参句念佛是谁的话头，或念句阿弥陀佛，不起贪嗔痴悲种种其他念头，使真如法性得以透露。外修是戒杀放生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把念阿弥陀佛当话头，这不是禅净双修的初步么？』）圭峰《圆觉大疏钞》载：禅宗中有南山念佛一门，谓其先亦五祖忍大师下分出，法名宣什，果州未和尚，阆州蕴玉，相如县尼一乘，皆弘之，其初集众礼忏等仪式，如金门和尚下，授法时，先说法门道理，修行意趣，然后令一字念佛，初引声由念，后渐微声，没声，乃至无声，送佛至意，意念犹粗，又送至心。念念存想，有佛恒存心中，乃至无想，盍不得道。（这一方法，亦禅净双修的方便，正如中峰祖师所谓：『是心是佛将心念，念到心空佛亦忘，撒手归来重检点，花开赤白与青黄。』）

《坛经》：韦刺史问：弟子常见僧俗常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，请和尚说得生彼否？愿为破疑。六祖曰：使君善听，惠能与说，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，分明去此不远，若论相说，里数有十万八千，即身中十恶八邪，便是说远，说远为其下根，说近为其上智。（有人说：六祖未明经教，致对经文稍有出入，其实不然，六祖对经文若不明白，必先问明，决不随便臆说。『例如法达大师问《法华经》义等。』此处说世尊在舍卫城说西方引化等语，明明并非不知经文。且本节所说，并无与经文相背之处，即以远近而论，有人误认去此不远四字，与《阿弥陀经》十万亿佛土相违，这是未曾见过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：佛告韦提希，汝今知否？阿弥陀佛去此不远。之语，何以一经说十万亿佛土，一经说不远呢？六祖说得很明白，下根说远，上根说近。对上智来说，空生大觉中，如海一沤发，则即万万佛土，亦岂算远？唯《阿弥陀经》系为一般末法众生所说，上中下三根普被，最简最便的方法，故说稍远。至修观方法，则较深进，韦提希仗佛威神即时亲见弥陀，可以算属上根，故说不远。此祖语与教义，正属相同。至十万亿与十万八千数目似乎不同，不知世尊所说十万亿亦不过整个约数，而六祖所说十万八千，仍用十万，而加八千两字，极有深意，正见妙喻。且《无量寿经》载：为十万亿刹。而《清静平等觉经》，则为千万亿须弥

山佛国。数字方面，教下亦不许拘泥，何况宗门。）人有两种，法无两般，迷悟有殊，见有迟疾。（中峰曰：『悟则生灭皆无生，迷则无生皆生灭。』唯迷悟两字是依比较来说，小悟之人与未悟者来说，未悟是迷，小悟是悟。然对大悟者来说，则仍是迷。『况若无迷，亦即无悟。』『本来无一物。』『说迷说悟，都是方便而已。』）迷人念佛求生於彼，悟人自净其心。所以佛言：随其心净，即佛土净（为什么说：念佛求生於彼是迷人？有一部分人识得此间多受众苦，少受诸乐，而西方则无诸苦，但受诸乐。为要离苦得乐，求生於彼。这样的人能够厌离此世，欣求西方，且对世尊所说难信之法深信不疑，更能实行念佛，求生彼国，实算不错，比之执迷不悟，乐此不疲之人，亦可以算悟。但不知自己身心之中具有乐土，反而外求，较之心净（故）土净者而论，则仍不免是迷。这是要他们更深进一步，不是根本反对念佛求生，不可错会。『当然，念佛求生的人，其程度亦大有高低迷悟之不同。』兹将自净其心的人，较普通念佛求生的人，较进一步的情形，再说一下，现在请先把自己的心来清净一下，就是使心不被六尘所染，若要真断见惑思惑以至不动地位，固然极不容易。然只要先试一念清净，觉得世间无有一事一物，足能使我烦恼，使我扰乱，觉得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拘缚於我，那个时候，就觉得非常快乐，一念清净，一念快乐，念念清净，念念快乐。则即此土此世，亦何曾污我，亦何曾不净呢？不过这是小乐，不是极乐，只是死水，不是西方。必须自己转苦得乐，要求一切众生，尽能转苦得乐，自己心净土净，务求一切众生尽得心净土净。竭尽方便，度尽众生，白浪滔天，澄潭如镜，快乐至极，悲悯无穷。这样，即是未离此土，已到西方，未待命终，已登极乐。这才是真能自净其心，这才是真能心净土净，这才是与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净念相接近，这才是如《维摩诘经》所说：众生心净，则国土净。）使君东方人，但心净即无罪，虽西方人，心不净亦有愆。东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国？（有一部份念佛的人，虽亦念佛求生，但仍不免造罪，或且造罪时多，念佛时少，其意若曰：我现尚未修成，力量未够，所以不免造罪，只待往生西方，那就自然好了。这比《孟子》上面的『月攘一鸡』更坏，不但因循依赖，直是怙恶不悛，就是念佛不诚，求生不切。六祖特别怜悯，痛下针砭，告以要注重心净不心净，造罪不造罪。你如心净，即在东方，亦即无罪。你若总不心净，则即使做了西方人，势仍不净，仍是有过。你若不断造罪，求生西方，则即使你做了西方人，仍旧这样造罪，你再求生何国？这四句，要每二句连读。这是直斥不肯心净的人，要他深进心净。不断造罪的人，要他不再退堕造罪。并非不明《经》义，真说西方人会造罪。『读《经》要活读，不许死读，看祖师语句，更要活看，不可连牛皮也着穿。』不见志彻大师问六祖：弟子常览《涅槃经》，未晓常无常义，乞和尚慈悲，略为解说。祖曰：无常者，即佛性也。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。曰：和尚所说，大违《经》文。祖曰：吾传佛心印，安敢违於佛《经》？曰：《经》说：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言无常。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，和尚确言是常。此即相违，令学人转加疑惑。祖曰：《涅槃经》，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，便为讲说，无一字一义，不合《经》文，乃至为汝，终无二说。（下文请看《坛经》。）此则若不是彻大师大违《经》文之问，六祖不继续宣述，则后人亦将曰：六祖不明《经》义，致有违背了也。但此处韦使君已经悟解，并不再问。所以，后面六祖不得不无问自说了也。又有人对佛性无常，诸法有常，或仍不免疑惑，特用浅显方法，附带解释一下，六祖道：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问诸人还识否？神会大师曰：是诸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。当即被祖呵斥，何以故？『道个如如，早变了也。』『等你说个佛性，即已不是那个有常的无名无字的了。』不见赵州道：『菩提涅槃真如佛性，尽是贴体衣服，亦名烦恼，实际理地，甚么处着？』所以佛性无常，

正以彻底说明那个真正有常的东西，至诸法何以有常？则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天地万物，无非自己。《首楞严经》：佛告阿难：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究其性真，均为妙觉明体，乃至阴入处界，无不本如来藏妙真如性。《正脉释》谓：现前有情肉身，无情房舍器皿，花柳风云，乃至电光石火，幻梦暂现之物，皆即当体真常。不生不灭。所以，六祖的无常，有常，正以注释《经》文有常无常的真义。盖既《坛经》说：『我传佛心印，安敢违於佛《经》？』当然不会违反《经》义。试看：僧问大随真：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坏，未审这个坏不坏？随曰：坏。僧曰：恁么则随他去也。随曰：随他去。僧不肯，后到投子，举前话。子遂装香遥礼曰：西川古佛出世。谓其僧曰：汝速回去忏悔。僧回大随，随已歿。再至投子，子亦迁化。后僧问修山主：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坏，未审这个坏不坏？山曰：不坏。问：为什么不坏？曰：非同大千。佛果道：『若是得的人，道坏，也有出身处，道不坏，也有出身处。不过实际讲来，常与无常，都是门庭施設。』不见《楞伽经》曰：『若无分别觉，永离常无常。』六祖自己亦曾谓：『佛性非常非无常。』《宗镜录》曰：『常与无常，我与无我，但形言迹，皆是方便。』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识身中净土，愿东愿西。悟人在处一般。所以佛言：随处恒安乐。（上面仅说，西方并不遥远，只要心净，则土亦净，自得安乐。兹更说出，所谓：自净其心者，更须自己明了心性，识得身中净土，凡愚之所以为凡愚，因为不了自性，不识身中净土。所以，愿东愿西。若能了得自性，方知不是色身之外，别有法身。而净土岂在身心之外？更知『只此一事实，余二即非真。』既无烦恼可断，将感何处不安乐，尚有什么愿东愿西，净土不净土呢？所以中峰道：『世界何缘称极乐，只因众苦不能侵，道人若要寻归路，但向尘中了自心。』）使君心地但无不善，西方去此不遥，若怀不善之心念佛，往生难到，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，即行十万，后除八邪，乃过八千，念念见性，常行平直，到如弹指，便覩弥陀。使君但行十善，何须更愿往生？不断十恶之心，何佛即来迎请？若悟无生顿法，见西方只在刹那，不悟念佛求生，路遥如何得达？（这再申说，『要除恶行善，除邪行正，更能见性，一念平直，则刹那即见西方，便得覩见弥陀。』否则路遥难到，还有什么佛来迎呢？即此『何佛即来迎请』一句，足见不是祖师不明《经》义，而是后人不明祖意。）惠能与诸人移西方，如刹那间，目前便见，各愿见否？众皆顶礼云：若此处见，何须更愿往生。愿和尚慈悲，便现西方普令得见。祖曰：大众！世人自色身是城，眼耳鼻舌是门，外有五门，内有意门。心是地，性是王。王居心地上。性在王在，性去王无，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坏。（单独说心或性，则心性无别。黄檗曰：『心性不异，即性即心，心性双举时。则性居体，心居用。』例如：有问南阳：『未审心之与性，为别为不别？』阳曰：『迷则别，悟则不别。譬如寒月，水结为冰。及至暖时，释冰成水。众生迷时，结性成心。众生悟时，释心成性。』六祖亦曾道：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本性。现在六祖此地所说，仍是此意。所以道：心是地，性是王，王居心地上。又：《心地观经》载：『众生之心，犹如大地，五谷五果，从大地生，如是心法，生世出世，善恶五趣，有学无学，独觉菩萨及於如来，以此因缘，三界唯心，心名为地。』然则心岂不是主人么？就此处来说，虽是主人，但非主中主。不见洞山问龙山：『如何是主中主？』龙曰：『长年不出户。』僧问广德义：『如何是主中主？』答：『东宫虽至嫡，不面圣尧颜。』陆亘问南泉：『姓什么？』泉曰：『姓王。』问：『还有眷属也无？』泉曰：『四臣不昧。』问：『王居何位？』泉曰：『玉殿苔生后。』有僧问曹山：如何是君？曹曰：妙德尊寰宇，高明朗太虚。问：如何是臣？曹曰：灵机弘圣道，真知利群生。至於性去身心坏。心何以会坏？毗舍浮佛偈曰：『假借四大以为身。心本无生因境有，前境若无心亦无，罪福如幻起亦灭。』又：先尼外道谓：『我此身中，有一神

性，此性能知痛痒，身坏之时，神则出去，如舍被烧，舍则无常，舍主是常。』试问：与此处所说，分别在什么处？）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，自性迷即是众生，自性觉即是佛。（黄檗曰：『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。』所以，只要自性自觉，即了自心是佛，佛与众生之别，只在觉与不觉。但妙明心性，虽非内非外，难思难议，要当自内所证，不假外求。故自性证悟，当下即心即佛。若向外求，仍是迷惑众生。又：《观无量寿佛经》说：『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』《疏妙宗钞》略谓：『佛本是无，心净才有。初作他佛，次作自佛。心即是佛，心外无佛。初是他佛，次是自佛。』《疏钞演义》略谓：『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。先靠他佛，显出自佛，再讲佛身，全是本觉。』《四帖疏》略谓：『有人把此一门作唯识法身观，或作自性清净佛性观，其意大错。因既想像，是已假立了三十二相，至於真如法界，岂有相可缘？有身可取呢？今此观门，指方立相，住心取境，对於无相离念，总不说明。这是如来悬知末代罪恶凡夫，叫他立相住心，尚办不到。何况要他离开了相，去求那个事呢？』上面所说各节，与此地祖师所说，有交涉？没交涉？）慈悲即是观音，喜舍名为势至，能净即释迦，平直即弥陀，人我是须弥，邪心即海水，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龙，虚妄是鬼神，尘劳是鱼鳖，贪嗔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，善知识！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。除人我，须弥倒，去邪心，海水竭，烦恼无，波浪灭，毒害除，鱼龙绝。（『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所以，造恶即入恶道。行善即入善道。若能清净平直，慈悲喜舍，则是诸佛菩萨。』）自心地上，觉性如来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门清净，能破六欲诸天。自性内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狱等罪，一时消灭。内外明彻，不异西方，不作此修，如何到彼？（自己性觉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外破六欲，内灭三毒，妄消真显，大彻大明，只此岂异西方？西方岂在心外？照此而修，不到而到。不作此修，何时能到？）大众闻说，了然见性，悉皆礼拜，俱叹善哉！唱言普愿法界众生，闻者一时悟解。（你道六祖败阙了没有？『普愿悟解。是自己悟解了，普愿众生亦齐悟解。还是自己未曾悟解，所以，愿别人亦不要悟解，悟是悟个什么？解又解个什么？』）六祖又言：善知识！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必在寺。在家能行，如东方人心善。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恶。但心清净，即是自性西方。（这里，祖师何以又不问自说，祖师早已知道后人对西方人造罪一语，未免误会，所以补充说明，必须活看，譬如在家在寺，亦可以喻说东方西方，在寺不修，即如西方人心恶。并非真说弥陀极乐世界的人会造罪心恶。这祖师切嘱后人不许错会的婆心，是极为清楚的了。『还有须重复结出的，就是但心清净，就是自性西方，这是自始至终的一贯宗旨。』六祖最后的嘱咐曰：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，问凡以圣对，问圣以凡对。当时世人多重西方净土，故以自性西方对。显非不明教理，更非反对西方。不然，何以说慈悲喜舍即是观音势至？能净平直即是释迦弥陀？既曰：何佛来迎，往生难到。就可证明，机缘相当的时候，即会有佛来迎，往生即到也。不但如此，六祖所接系上上根人，所传系无上顿法。所以阐述净土，亦用无上顿法。不待临终，不须西往，刹那当处，即刻得见到。至於一般念佛法门，释尊已说，后人更有阐述，自不须六祖来述，现在要问弥陀在什么处？速道速道！）

（一）禅净双修佛号的试念：病叟曾梦见阿弥陀佛从对面庙中走来，对病叟说：『你不断声连续念二十四小时看看。』病叟即问：『念四个字，还是念六个字？』佛说：『四个字。』此时佛已向佛的右手方面转弯走去，病叟又问：『出声念，还是默念？』佛说：『出声念。』佛说此语时，已只见佛金身的背后了。乃因种种障碍，隔了数年，方得试念。自清早八时至翌晨八时下座，遵照佛的面示，用四个字连续小声称念。出息入息，即呼气吸气，均有声音念出，声音虽低，而历历分明，连续不断，可以持久，毫不伤气，绝不用



力，全身都很舒适，随顺气息出入而念，自由自在，而此一声阿弥陀佛，初似从心而出，经口入空，由空入耳，转回入心。旋似不关口耳，不觉出入，只有阿弥陀佛，声随於心，心随於声，类似『追顶念。』一句追一句，一字顶一字，但没有丝毫紧张。先则声心相合，声心俱徧。继则心佛一如，快乐无比，再则心亦没有了，佛亦没有了，任何妄想等等，一切一切，不特没有，亦自然而然地不容许有，即使来了，亦会当下绝迹。正所谓：『红炉点雪。』亦如所有一句『阿弥陀佛。』就成完全是禅了。病叟在当时，起初认为这是禅境，我要的是阿弥陀佛，不要这个，后来知道这个意思错了。这大概就是中峰大师所谓：『阿弥陀佛将心念，念到心空佛亦忘，撒手归来重检点，花开赤白与青黄。』且正因为还有个佛号的声音尚未断绝，所以，尚未离净。但把禅净截然划分，寂静与佛号打成两橛，还在那里要这个，不要那个，不知这句佛号，即心即佛，即自即他，即有即空，即禅即净。且在这种时候，最极需要上进，因为这种境地，即使连续半日一日或数日，连『死水』都谈不上，还说什么般若？这种什么也没有，仅在坐时如此，未到行住坐卧，都是如此。百尺竿头尚未坐到，尘境来时，即被所转，生死烦恼毫未解脱，所以应该赶紧赓续前进。体用和合，禅净兼收。若坐起时，佛号方面，不须出声口念，改为心中忆念，以期逐渐做到行住坐卧，起居应对，均不走失。问：禅是无念，净是有念，二者怎能得兼？答：我曾说过修禅的人念佛，要破本参以后，就是为此。盖起初真如不能起用，要到后来，方能照六祖所说，真如自性，可以起念，所谓：『不起灭定，现诸威仪。』『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』造就可以由体起用，毫无隔碍。更可悟得并且真实到得『无住』与『生心』二者同时。此亦不过『理事无碍』而已，但因此即可念而无念，念即无念，用即是体，体即是用，声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。六祖曰：『无念者，於念而无念。』於念而无念，即於事而无事。所以千万人中如无一人相似，千万事中如无一事相似。终日无事，不妨终日忙碌，终日忙碌，而仍终日无事。而《首楞严经》中所说：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幻妄称相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，如是乃至五阴六入，从十二处至十八界。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，虚妄名灭。殊不能知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，妙真如性。性真常中，求於去来迷悟生死，了无所得。』才真会得，更於一句弥陀，决非等闲粗浅，实是至圆至顿，亦到此时方能感到。至於宗下初机，往往口头上说：『生死在那里？』『烦恼即菩提。』但问实际，多恐明得一些昭昭灵灵，或在坐时得到一些静境，对於惑障烦恼，尚未能伏，何况能断？阴境一来，瞥尔随去，中阴显现，即被业牵。从前有僧云光不持戒律，志公问其出家为什么？光答：『我不斋而斋，食而不食。』死后转生为牛，在路上拖车，志公见之呼曰：『云光！』牛举首，志口：『何不说拖而不拖？』牛堕泪，号跳而死。『是以宗下行人，必须先能稳坐竿头，续再竿头进步。为要身现十方，故要先到弥陀净土，得不退转，学得度生真实能力，然后垂手入鄽，广度群品，而最重要问题是在本人的心地，必须先已明得。倘若心地未明，纵有定境，充其量不过循着四禅八定的路子。』《首楞严经》：『佛又言：一切世间诸修学人，现前虽成九次第定，不得漏尽，成阿罗汉，皆由执此生死妄想，误为真实。』『即使能至分别都无，非色非空，杳杳冥冥，亦不过成为拘舍离之外道而已。』（读者：参禅能不慎重乎？）如果对於定中境界有所贪着，自更危险。是则必须执持阿弥陀佛圣号为依为怙，实是最稳最便最圆最顿的法门。万不可误为简单方便，有所轻忽。若要识得心地，则於心佛俱忘之时，看看是什么？来果大师曰：『由散心念佛至一心念佛，后心佛互念，再心佛一如，皆属有心念佛。由有心念佛，念到无心念佛，无心念到心空佛极，忽一声，转身过来，觊体承当，见自性之弥陀也是，见性明心也是，见自本来面目也是，此乃一心念佛开悟之捷径也。』至於本来专修净土之

人，必须切愿往生。诚求摄受，专心专念，不念之时，越少越好。因此，决不能放下念佛而去参禅，以致一事无成，等见过阿弥陀佛之后，方可修禅。如《般舟三昧经》所载：此经先用念佛法门，使现前即见阿弥陀佛，后再开示无去无来，即心即佛，从有相到无相，从有想到无想，从见他佛再见自佛，最后连此佛此觉，亦不可守，纵或有着至微至细如毛发许亦不得。《西方确指》载：『心本无念，念逐想生，此想虚妄，流转生死。当知此一句阿弥陀佛，不从想生，不从念有，不住内外，无有相貌，即是净诸妄想。诸佛如来清静微妙真实之身。非一非二，不可分别。如是念者，烦恼尘劳，无断无缚，止是一心。必得一心，方得名为执持名号，方得名为一心不乱。净业功成，直趋上品。修行人要使此心一丝不挂，万虑俱忘，空空洞洞地不知有身，不知有世，并不知我今日所作是修行之事。』这样讲法是禅是净？至於《无量寿经》：十念念佛亦得往生，究竟应该怎样算是一念二念乃至十念？照世上所传，以出声尽量念一口气为一念，再吸气再尽量念为二念，如是乃至十念，此种计法不知慈云忏主，何所根据？《首楞严经》：阿难问五阴以何为界？佛答想阴时说：『唯记与忘是想边际。』想即念虑。想之边际，就是念之边际。这样从记得到忘掉，亦是念的边际，亦算是想念一次。如此十次，似可以说十念。但照这样要三次五次以至八次十次的按数记出来，殊不方便，且此点似无研究之必要，因为十念的人，必有特殊因缘，此时成熟，方便往生。一般行人须勤加亿念，期至一心不乱，若贪图简便，而仅持十念，欲得往生，决不可能。日本有几种十念法门，深浅悬殊，属于密部。世上对往生西方有究竟『往？还是不往？生？还是不生？』的问题。这是从『生则决定生，去是实不去。』或『去则决定去，生是实不生。』的语句而来。这个语句是想把无生死无来去，与往生西方互相融通，以致反而使人疑惑。须知，无生死来去的是性，有生死来去的是识，又名补特伽罗。（数取趣。）就是『去后来先作主公』的东西。一般来说：性不离识，识不离性。在没有明白本性，未得如如不动之前，还是要随业识升沉流转，若得净业功成，往生净土的亦是这个东西。《经》云：『是人终时，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』『所以，往是决定往，生是决定生。』免使初机误以『无去』为『不去。』『无生』为『不生。』致起疑惑。宗赜大师曰：『夫以念为念，以生为生者，常见之所失也。以无念为无念，以无生为无生者，断见之所惑也。念而无念，生而无生者，第一义谛也。是以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，上无诸佛之可念，下无净土之可生。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，总摄诸根。盖有念佛三昧，还原要术，开示往生一门。所以终日念佛，而不乖於无念。炽然往生，而不乖於无生。故能凡圣各住自位，而感应道交，东西不相往来，而神迁净刹，此不可得而致诘也。』所以，这二十四小时念佛方法，既合本师释迦牟尼佛《阿弥陀经》一日一心不乱的原旨，又为阿弥陀佛亲自金口所嘱咐，希望行人能够照念。若一个二十四小时未能圆满，则隔二个时期再念一个二十四小时，或再隔一时再念，总期连续不断不乱，则即往生可必。

（二）禅净双修修法的指出：关于禅净的修法，尚有彻底指出的必要。先说怎样修禅？『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，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认作本来人。』但识神怎样去舍？本真怎样去认？有些祖师曾把有些部份直捷说出。有些祖师曾谓：可以教人当下开悟，而未即说出。有些则因从『逢缘荐取相应疾，就体消停得力迟。』的关系，不肯说出。但有些祖师说：『非言何以知无言？』『非相何以显无相？』所以，『第一不得绝却言语，他说语是显个无语的。』但曹山说：『出语直教烧不着。』九峰玄说：『语忌十成，不欲断绝，机忌触犯，不欲染污。』而我今拟把祖师机密直捷道出，不是我全出『死语，』不出『活句，』不是敢於『触犯忌讳，』不避『伤锋犯手。』实因现时去佛愈远，根器愈钝。

『逢缘荐取』的早已不见，即『就体消停』的亦已不可多得。为免『望洋兴叹』不能『直往』起见，彻底直指出来，使得循序渐进，实有必要。六祖曾示出一个方法，『不思善，不思恶。』只要把一切善恶思想都把他去掉，那个『本来面目』即会显现。当时惠明大师听到后，立刻就悟。永嘉大师说得更清楚了，不乱想，不无记，那个『惺惺寂寂』的东西就是的，不过这个东西是『无法以示人』的。遇到有人问时，怎样办呢？（读者：他得的人自有合拍的启示。）有些人用『良久』来表示，即良久无语，以示『悟得无言无想。』又非『断灭』的那个东西。但在那个时候，可能被妄识所用事，本真反被遮蔽，那就变成『痴人认作本来人』了。所以，一般祖师对此种表示多不认可。至於真妄究竟如何分别？前面真心妄心节内已经详说，你只要不寻伺，不缘虑，直下静定下来，那个本真多能显露，不妨暂先认定，到后来慢慢地对怎样是真心，怎样是妄识，很容易分清了。不过，这样切不可就自以为『见性成佛』了，因为即使没有认错，亦仅『识得抽牵，』还尚自救不了，这不过『就体消停，』不能得力。对根尘接触仍由妄识用事，与本心毫不相关。但只要注意用功，那声色之来，经过眼耳，可以直入本心，再过一个时期，可以渐由本心作主，指使六根发挥作用。不过，这种本心指使，起初很不熟习，必须练习，照大慧所说：使『生者渐熟，熟者渐生。』这就是『在眼曰：见，在耳曰：闻，在手执捉，在足运奔。』可以说：『这能见能闻者是谁！』但上面这段话，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这样说，而对极大多数人来说，这都是方便的话，是导渐进的话。实际上更必须要晓得所说『直入本心』『本心作主。』他早已不是『本心』不是『主人』了。早已到了『儿孙』边事了。『祖父从来不出门。』（还乡尽属儿孙事，祖父从来不出门。）主人是『向不见客。』何况『主中主。』『东宫虽至嫡，不面圣尧颜。』所以，曾有某学人用『良久』方法，答祖师之问。说『不是。』学人又即『目视东西。』祖师曰：『雪上加霜。』并且即使未曾认错，『白衣虽拜相，此事不为奇。』因为最初『知有之时，除诞生王子。』即能顿入『一色』外。其余多未能即入一色。（天童觉曰：一色者，转功就位，一片清虚境界，乃法身初立也。）对偏正理事君臣黑白，转功就位，转位就功，种种功勋回互等等。均待用功努力。必到『一色若消，方名尊贵。』而未曾确到『尊贵正位。』不能『鹤出银笼。』故若於根尘接触，对好恶取舍之间，尚未能自由自在，是则必须要『戒』要『牧牛。』『切莫随他去。』切不可唱高调说：『不戒而戒。』『牛在那里？』必须用极大工夫，经极长时间，直到任何尘境之来，任何『狂风暴雨』均能丝毫不动，到了『无一物』的境界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完全同死人一样，什么也没有了，到了大死的境界。所谓：『天下太平』太平无事。但这种境界，『太平本是将军致，不许将军见太平。』学人万不可未到言到，未证言证，开大口，自欺欺人。『了则业障本来空，未了仍须偿夙债。』况即算『了然无事』亦不过掉在『无事甲里。』必须『绝后再苏。』所谓：『本来无一物。』而『无一物中无尽藏。』然后可以『手把猪头，口诵净戒。』於是『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』应无所住者，本来面目，如如不动。而生其心者，救度众生，永不疲厌。这是『不动上有动。』六祖说：『动上有不动。』是告知普通的人应知妄动之心上面，有一个不动的本心，教人认识。此地说：不动上有动，是要人晓得这个不动本心上面，有显出各种动的作用。彼此同时，不相妨碍。这就所谓：『无位真人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。』这才是『猿抱子归青嶂里，鸟衔花落碧岩前。』这才叫『大死之后的大活。』所谓：『素粉难沉迹，长安不久居。』大家都知道，大死之后必须大活，否则『死水不藏龙，』但於大活之前，更必须先已大死。若『活了没有死，』则不能『随波逐流。』『和光同尘。』此大慧所以斥弥光为良医束手，不可救药。且更因为这个活了度人的『动』是『不动』上的动，故当垂手入鄜之时，上面的『动』虽

波涛汹涌，而下面的『不动』仍『风平浪静。』不特没有风浪，且没有龙，这才叫『澄潭不许苍龙蟠。』（五祖演称赞雪窦诸颂曰：澄潭不许苍龙蟠，犹较些子。）试问：此地的没有风浪，没有龙，什么也没有，与前面完全同死人一样的什么也没有，二者有没有分别？当然大不相同，一个有无相碍，色空相夺。一个无不碍有，色即是空。有些人误认『本来是佛。』『无修无证。』以为本来是佛，不要修，不要证，任何上求下化，一切修证，都是『鉢盂安柄。』这是误认空中不许容有一切，不知死后，必须要活。《心地观经》：『佛告文殊师利，善男子！本设空药，为除有病，执有成病，执空亦然。若起有见，胜起空见，空治有病，无药治空。』《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》略载：『尔时世尊廓然拈花，百万人天悉皆默然，唯有尊者摩诃迦叶破颜微笑，尔时佛告摩诃迦叶言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有智无智，得因缘证，今日咐嘱摩诃迦叶，摩诃迦叶未来世中，奉事诸佛，当得成佛。今日亦堪为人天师。』迦叶尊者难道没有『见性成佛。』难道不是『本来是佛。』为什么说：『未来世中，奉事诸佛，当得成佛。』《大涅槃经》：佛告师子吼菩萨『众生佛性，不名为佛，以诸功德因缘和合，得见佛性，然后得佛。』肇法师曰：『寻夫不动之作，岂释动以求静，必求静於诸动。必求静於诸动，故虽动而常静，不释动以求静，故虽静而不离动。《经》称圣人无为而无所不为。无为，故虽动而常寂。无所不为，故虽寂而常动。寂而常动，故愈寂愈动。动而常寂，故愈动愈寂。所以，为即无为，无为即为。小乘人灭尽定，则形犹枯木，无运用之能，大士入实相定，心智永灭。而形充八极，顺机而作，应会无方。』所以道：『百尺竿头坐的人，虽然得入未为真，百尺竿头重进步，十方世界现全身。』因此，动与不动之间，即有无之间。并非如《首楞严经》中世尊说富楼那尊者的『色空相倾相夺於如来藏。』而是『色即是空。』『无不碍有。』无一物时，并不排除一切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具足一切，什么都有。六祖『无一物，』而嘱咐：『后代得吾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，於同见同行，发愿受持，如事佛故，终身不退者，定入圣位，然须传授，从上以来，默然分付，不得匿其正法。』黄檗说：『我无一物，从来不曾将一物与人。』但当彼唤侍者将百丈先师禅板几案来，拟传给临济时，济嘱侍者将火来，檗曰：『不然，子但将去，己后坐断天下人舌头去在！』后来临济说：『山僧无一法与人。』但传出了三玄三要及宾主照用等法，传出了玄要宾主，就不是『无一法』了么？愈动愈寂，愈寂愈动。若动即碍寂，必须『不修，』方为『无修。』宗门中那里会贵有这种死羚羊？赵州说：『我若修行即祸事。』赵州常以『柏树子』示人。光孝觉往参法眼，法眼问：『赵州以柏树子示人么？』觉说：『没有此事。』法眼怕人不会，故再问道：『大家都传说，赵州以柏树子示人。』觉仍说：『没有此话。』《华严经》载：『金刚藏菩萨言：菩萨住不动地，一切心意识行，皆不现前，此菩萨摩诃萨，菩萨心，佛心，菩提心，涅槃心，尚不现起，况复起於世间之心，……是菩萨先以一身起行，今住此地得无量身，无量音声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受身，无量净圆。教化无量众生，供养无量诸佛，入无量法门，具无量神通，有无量众会道场差别，具无量身语意业，集一切菩萨行。以不动法故。』这才是大菩萨的什么也没有，而教化无量众生，供养无量诸佛，具无量身语意业，集一切菩萨行。这个样子，不特没有失其不动，且正以其不动之故。所以六祖曰：『法法皆通，法法皆备，而无一法可得。』曹山曰：『焰里寒冰结，扬花九月飞，泥牛吼水面，木马逐风嘶。』芙蓉楷曰：『一法原无万法空，个中那许悟圆通，将谓少林消息尽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』菩萨摩诃萨，就这样修而无修，不证而证，直至成佛。且迦叶尊者，既在未来世中，还要奉事诸佛，则修禅之人，应该可以供养诸佛，可以供养阿弥陀佛，可以念佛往生，而始终没有不是『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』生什么心？生一切

---

心。既生一切心，即不排除救度众生心，求生极乐心，念佛心。本心如如不动，口中连连念佛，炽然求生，而无碍於『无生。』这种『不动上有动』的禅者念佛，是『念无念念，行无行行。』『终日吃饭，而未曾嚼着一粒米。』是禅净同时双修，并非在某一时弃禅修净，而在另一时则弃净修禅。这是禅净双修的特点，是更进一步的境界，是真正的所谓：『以实相心，念实相佛，以法界心，念法界佛，念念绝待，念念圆融。以绝待故，全超一切法门，无与等者，以圆融故，全收一切法门，无出其外者。』因此，以绝待故，非心非佛，还有什么了？以圆融故，当下就是极乐。命终必定生西。空不碍有，空有同时。所以道：『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。』这种念佛实与未识本心及一般念佛，大不相同。这样的念佛，或许可以说：『一心念佛。』在未明『本心』的人，对『一心』两字，不妨仍作专心念佛解释，盖生西的人，未必一定先须开悟，且『忆佛念佛，必定见佛。』『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』『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』不过，这样的念佛，只能说：『一心。』不曾到『不乱。』『不乱』是无昏沉，无妄想，无走失，那就不容易了。洛浦说：『汝等不要开大口，我四十年尚有走失。』因此，我们必须努力用功，若能连续二十四小时念佛不断，既不昏沉乱想，亦不走失，似可以说已能『一日一心不乱。』此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当会现前，是人心中可不颠倒，最后必定生西。『至於修净之人，如遇临终，圣像不现，此时心的颠倒与否，影响太大，因此，万不可失望焦急，致心颠倒，必须镇定，必须知道，圣像不现之人，只要发愿真切，并且平常用功之人，还是能够生西的。应再至诚向阿弥陀佛恳切发愿，坚决求生极乐，务求阿弥陀佛垂赐怜悯，接引往生。垂赐怜悯，接引往生。自此以后，心中一念不生，口中缓慢连续轻念阿弥陀佛四字，以期勿伤气力，若仍气力不够，不妨改为默念。满怀信心，静候时至往生，不可稍有急躁。』《阿弥陀经》：『佛言：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，欲生阿弥陀佛国者，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於彼国土，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。』故我今再发愿，今即往生，勿稍疑惑。等到到了西方，见佛闻法，学得真实度生能力，随即回入娑婆，广度一切。到那个时候，那个境界，比之现时，就完全不同了。所以，我们的要生西方，是为了要得到不退转，要学得真实能力，不是为要享乐。有些修净土的人，好像以为只要能到西方，即已万事俱毕。我认为得到西方，不过在度生途中走了第一步，此后事情正多。若谓修禅之人，自佛现成，披毛戴角，任意游行，何必生西，转求他佛。须知能够披毛戴角，任意游行者，现在能有几人？！一般修行的人，最怕退堕。所以，必须生西，求得不退。《阿弥陀经》载：『极乐世界众生者，多有一生补处，多至无量无边阿僧祇数。』若我们认为无须往生，是否认为修行程度已经超过那些无量无边阿僧祇数的一生补处？仰山曾对泐山说：『慧寂佛亦不立。』但当泐山对仰山说：『子已入圣位。』时。仰山为什么不说：『慧寂佛亦不立。』而反顶礼接受呢？空不碍有，有不碍空，空即不空，不空即空。『唯有一事，不能随便说空，即最初一悟。』必须真参实悟，不能含糊。再：此事开悟，本不一定要坐，随时随地，触机都可以发悟，并且悟得比较透彻。若使不能发悟，则必须要坐，先以左足放在右股上，再以右足放在左股上，两手掌差不多平直，右掌仰置在左掌上，两眼微开，如不能这样趺坐，则只以右足膝放在左足膝上，或照普通盘膝坐亦可。全身任何地方，都不可稍有一些用力，或勉强。就这样一念不生，自由自在。勿缘虑，勿期待，勿乱想，勿昏沉，那个精明惺寂的东西，一定会发现，并且觉得非言语所能形容，此时内心感到不同寻常的快乐，好像世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我不快乐，或许与大慧在见圆悟勤以前的快乐情况，大概差不多。若坐时觉乐，起坐即不乐，这种乐是属於轻安一类，不是真乐。至於所悟本心情况，起初要保任，要巩固，后来就须放弃不要，若

不放舍，就是『骑驴不肯下驴。』当然，这个东西是舍不掉的，究竟怎样去舍，舍了怎样，到时自会知道。要使人寻觅，了不可得。云居膺结庵於三峰，经旬不赴堂，洞山问：『子今日何不赴斋？』居曰：『每日自有天神送食。』山曰：『我将谓汝是个人，犹作这个见解在！汝晚间来。』居晚至。洞山召膺庵主，居应诺，山曰：『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是什么？』居回庵，寂然宴坐，天神自此竟寻不见。如是三日，乃绝。这种境况，要不但坐时如此，行住坐卧，都要如此。要『动静不移，忆忘如一。』『要寤寐恒一。』《宗镜录》载：『诸圣皆用此一念心起，了不可得，是真不思议，别无殊胜。心智路绝，现量情消，根尘既脱，光明顿发。』所以还要用功，还仍要坐，使定功增进，还要增进。可能先会觉得自身及外物，一切都不见，只见一片光明，但不洞彻，这还不是真，不要理他，还要静定再静定，到相当时候，会如『晴空无云。』『洞明廓彻。』『洞然一大光明藏。』『日月未足为明，天地未足为大。』所谓：『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。』《首楞严经》：亦说：『觉明虚静，犹如晴空。』但这样境界，到者不多。学者如果不见光明，亦不要紧，一样可以熟练根尘之接触，度生之经验，万不可稍有希求见光之念，以致不特更不能见光，反而生出别的毛病，上面所悟所见，都是舍弃世俗安心安境，另求真心真性。等到彻见真心真性之后，则『一真一切真。』『妄即是真。』『烦恼即菩提。』『无明即佛性。』『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』此种程度，理论到的还尚不少，而实际真能办到即以幻身为法身的，则更少了。达摩祖师确然可以当此。六祖亦可以当此。西藏密宗莲花生大士，系不舍此幻身，即用以永度众生。再说这个本来的东西，究竟是绝言离说，所谓：『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。』但只要你努力用功，定会悟到。到了最后，仍是一切皆无，与破初关时一样，什么也没有，不过大小深浅不同。『当前面到快乐境界时，此乐切不可执着，必须观空，否则将出不了欲界，当光明显现时，亦不可执着，亦必须观空，否则将不能出色界，最后此空亦不可执，必须舍掉，否则将不能出无色界。』我们即使已超三界，而亦不离三界。一切皆无，一切皆有。『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』无定无不定，无空无不空，无相亦无心，无佛亦无众生。『无相者，森罗眩目，无心者，分别炽然。』（此二句是北宗门人雷澄语。）无佛者，西方见弥陀。无众生者，十方度众生。临济曰：『山僧见处无佛，无众生，……一刹那间，逢佛说佛，逢祖说祖，向一切处游履国土，教化众生。』『众生无尽，我度无尽。』尽未来际，无有疲厌。修禅如此，修净亦如此。修净的人，若要修禅，须俟见过阿弥陀佛以后。所以从梦见阿弥陀佛开始，从见他佛，再见自佛，后到禅净合一，自他不二。修禅的人，若要修净，必须俟破过本参以后。必须如终日吃饭而未曾嚼着一粒米，最后到广度众生，永不休息，仍旧未曾嚼着一粒米。《涅槃经》：佛言：『如来世尊不生不灭，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转法轮，不受食，不行惠施。』文殊菩萨对舍利弗言：『诸佛尚不可得，云何有佛而觉法界，法界尚不可得，云何法界为诸佛所觉。』《首楞严经》云：『言妄显诸真，妄真同二妄，犹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。』『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，不取无非幻。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。』《圆觉经》云：『依幻说觉，亦名为幻，若说有觉，犹未离幻。说无觉者，亦复如是。』梁译《起信论》载：『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，后以心除心。』唐译载：『前心依境，次舍於境，后念依心，复舍於心。』古人云：『依经解义，三世佛冤。离经一字，即同魔说。』试问：认为怎样？

#### 附春江病叟十二誓歌

（一）愿我将来，对任何世界，任何地处，倘无佛法，我誓竭尽方便，使有佛法，俾个个众生，均可闻得。（二）愿我将来，对众生根识机能，倘简缺愚钝，不堪听闻佛法，

---

我誓竭尽方便，使之增进，其退化者，使勿退化，俾个个众生，均堪能闻得佛法。（三）愿我将来，对众生闻得佛法，倘有怀疑或不信者，我誓竭尽方便，使渐趋深信。（四）愿我将来，对众生得闻佛法，虽尚能信，然因种种障碍，不能修行，至心称念，任何一佛名号，我誓竭尽方便，怯弱者，使之勇敢，懈怠者，使之精进，忙碌者，使得闲暇，烦恼者，使得渐离，俾得修行。（五）愿我将来，对众生如为修行，或弘法起见，有所需求，至心称念，任何一佛名号，我誓竭尽方便，使求财者得财，求寿者得寿，求病愈者得病愈，其他一切需求，咸令果遂。（六）愿我将来，对众生将要破犯戒律，不能自止，至心称念，任何一佛名号，我誓竭尽方便，使之止恶修善。（七）愿我将来，对众生求生净土，至心称念，彼佛名号，我誓竭尽方便，助遂其愿。（八）众生惑障，淫杀最重，倘有众生心起此念，愿皆移集我身，而使彼等，改起善念。信佛修行，其他贪嗔痴等念，亦复如是。（九）众生罪业，亦以淫杀为重，倘有众生起造此业，愿皆移集我身，而使彼等改造善业，信佛修行，其他贪嗔痴等业，亦复如是。（十）众生痛苦，地狱最甚，地狱众生，所有痛苦，愿皆移集我身，由我代受，而使彼等，离苦得乐，信佛修行，其他饿鬼畜生等道痛苦，亦复如是。（十一）观世音菩萨如何行愿，愿我行愿，亦得如是。（十二）愿我临终，得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，见佛闻法，然后亲承观世音菩萨教诲，并事十方诸佛，随即广度众生，永不停止休息，如有功德，亦全回向一切众生，悉得成佛，倘有一众生未曾成佛，我誓不成佛。

偈曰：既无身心可脱，亦无世界可遗，宗旨直绍洞山，行履愿学八地，临终切愿生西，诚求弥陀加被。

## 第九十八节 临终

百丈曰：『莫待耳聋眼暗，面皱发白，老苦及身，悲爱缠绵，眼中流泪，心里惶惶，一无所据，不知去处。到恁么时节，整理手脚不得也。纵有福智名闻利养，都不相救。为心眼未开，唯念诸境，不知返照，复不见佛道，一生所有善恶业缘，悉现於前。或欣或怖，六道五蕴，俱时现前，一切恶境，皆变成殊胜之境。但随贪爱重处，业识所行，随着受生，却无自由分。龙畜良贱。亦总未定。』问：『如何得自由分？』丈曰：『如今得即得，或对五欲八风，情无取舍，慳嫉贪爱，我所情尽，垢净俱亡。如日月在空，不缘而照，心心如木石，念念如救头然。亦如香象渡河，截流而过，更无疑滞，此人天堂地狱所不能摄也。』

无业国师曰：『学般若菩萨，不得自谩，如冰凌上行，似剑刃上走。临终之时，一毫凡情圣量不尽，纤尘思念未忘，随念受生。轻重五阴，向驴胎马腹里托质，泥犁镬汤里煮爍，从前记持忆想，见解智慧，一时失却，依前再为蝼蚁，从头又作蚊虻。』

天王悟平常曰：快活，快活。及临终时叫苦，苦。又曰：阎王来取我也。院主问曰：和尚当时被使节抛向水中，神色不动，如今何得恁么地？悟举枕头曰：汝道当时是？如今是？院主无对。便入灭。（又作白马照事。）

黄檗曰：『凡人欲临终时，但观五蕴皆空，四大无我。生时性亦不来，死时性亦不去，湛然圆寂，心境一如。但能如是，直下顿了，不为三世所拘系，便是出世人。切不可有分毫趣向，若见善相诸佛来迎，及种种现前，亦无心随去。若见恶相种种现前，亦无心怖畏。但自忘心，同於法界，使得自在，此即是要节也。』

有僧不安，要见洞山，山遂往。僧曰：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？山曰：你是什么人家男女？僧曰：某甲是大阐提人家男女。山良久，僧曰：四山相逼时如何？山曰：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檐下过来。曰：回互不回互？山曰：不回互。曰：教某甲向什么处去？山曰：向粟畚里去！僧嘘一声曰：珍重。便坐脱。山以拄杖敲头三下曰：汝只解与么去，不解与么来。

洞山将示寂，命剃发澡身披衣，声钟辞众，俨然坐化。时大众号恸，移晷不止。山忽开目，谓众曰：出家人心不附物，是真修行，劳生惜死，哀悲何益。复令主事办愚痴斋，众犹恋慕不已。延七日，食具方备，山亦随众斋毕。乃曰：僧家无事。大率临行之际，勿须喧动，遂归丈室，端坐长往。（此节与别处所载不同，姑录备考。）

温造尚书问圭峰曰：『息妄之人不复结业，一期寿终之后，灵性何依？』峰曰：『一切众生无不具有觉性，灵明空寂，与佛何殊。但以无始劫来未曾了悟，妄执身为我相，故生爱恶等情，随情造业，随业受报，生老病死，长劫轮回。然身中觉性，未曾生死。如梦被驱役，而身本安闲，如水作冰，而湿性不易。若能悟此性，即是法身，本是无生，何有依托？灵灵不昧，了了常知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』『然多生妄执，习以性成，喜怒哀乐，微细流注。真理虽然顿达，此情难以卒除，须常觉察，损之又损，如风顿止，波浪暂停，岂可一生所修，便同诸佛力用？但可以空寂为自体，勿认色身，以灵知为自心，勿认妄念，妄念若起，都不随之。』『即临命终时，自然业不能系，虽有中阴，所向自由，天上人间，随意寄托。若爱恶之念已泯，即不受分段之身，自能易短为长，易粗为妙。若微细流注，一切寂灭，唯圆觉大智，朗然独存，即随机应现，千百亿化身，度有缘众生，名之为佛。』偈云：狂乱随情念，临终被业牵，（峰师自注云：既随妄念，欲作即作，不以



悟理之智，拣择是非，犹如狂人，故临终时，牵於业道，被业所引，受当来报，故《涅槃经》云：『无明郎主，贪爱魔王，役使身心，策如僮仆。』）惺悟不由情，临终能转业。（峰师自注云：『情中欲作，而照理相应，即须便作，但由是非之理，不管爱恶之情，即临命终时，业不能系，随意自在，天上人间也。通而言之，但朝暮之间，所作被情尘所牵，即临终被业所牵而受生，若所作所为，由於觉智，不由情尘，即临终由我自在而受生，不由业也。当知欲验临终受生，自在不自在，但验寻常行心於尘境，自由不自由。』）（按：韩宗古以书问晦堂：习气未尽，为之奈何？堂答曰：敬承谕及，昔时开悟，旷然无疑，但无始以来，烦恼习气，未能顿尽，为之奈何，然心外无剩法者，不知烦恼习气为何物，而欲尽之？若起此心，翻成认贼为子。从上以来，但有言说，乃是随病投药。纵有烦恼习气，但以如来知见治之，皆是善权方便，诱引之说。若是定有习气可治，却是心外有法，而可尽之。譬如灵龟，曳尾於途，拂迹迹生。可谓：将心用心，转见病深！苟能明达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心法既无，更欲教谁顿尽耶？觉范曰：圭峰晦堂古今之宗师也，其随宜方便，自有意味，初无优劣也。）

《宗范》载：宗门下客，但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无三界（故亦无三界）可出，无众生（故亦无众生）可度。亦不睹恶生嫌，亦不观善勤措。凡圣不立，憎爱两忘。临终诸圣来迎也不欣，恶境界现也不惧。我王库中无如是刀，只是一念万年灵光独耀耳。然虽如是，功薰所及，熟脱不等，但须返己自勘，外纷对五尘，而了不迷逐，是谓：思惑尽相。是圆七信位人，已超三界外。不对五尘，而不起纤欲，是谓：见惑尽相。是圆初信位人，此出三界有分。若犹未也，虽无三界可出，而实未出（自己牢笼着的）三界，虽无众生可度，而须方便度尽心内众生，切勿自欺，亦不必妄测古德。要而言之，约分四阶：第一等人，行解相应，见思惑尽，或三界贪嗔痴，思惑虽未断，而见惑已断，此皆谓之入圣之流，得意生身，随愿度生，固无论矣。第二等人，涵识尚未尽除，间或昏动，便知见惑未尽，而薰修得力，寂照现前，念念相续，始本合一，了知自性本自清静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。见虽未尽，愈淘汰愈有力量。随缘消旧业，更不造新殃。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只是任运过时，毫无纤疑，立处即真，更不思前算后。临命终时，也不计较业生意生，勘破本分，心心不异。不变异处去，去亦不变异。往来生死，是依变之境。而依变中着迷作么？如斯等人，随其愿力，定得世世出家童真入道，有进无退，成圣匪遥，此是禅宗相传正脉行履也。第三等人，见地清彻，而宿习浓厚，贪嗔痴念，时时现前。虽屡加觉照，而智弱惑强，兼复境缘逼迫，二六时中，驯伏时少，打失时多。内照似寂，对境仍迷。若识惭愧，力与之争，久久亦能随顺，由勉强入自然。若功用未足，猝遇腊底消息，或不得力，必须勇猛死抱主人翁，仗此般若正因，愿力强者先牵，便得后身，童真入道，再行参究，发悟薰修，或出头来，一闻千悟，此亦见地契证，功薰未齐，努力透关之行履正脉也。倘不如是践履，口口说空，步步行有，提起古人纲宗，意识卜度。拈颂也会，勘验也会，普说茶话法语也会，临命终时，业识纷飞，乾慧不敌业力，随业受报，未有了期，再出头来，知在何日！虽本性原无变异，隔世昏暗，依然博地凡夫。且前世业重，堕落三涂，均未可定。今时此等，在家最多，出家中亦有之，临末梢头，一场懨罗，伊谁之咎欤！第四等人，刻苦参学，或发心在晚年，未得瞥地，而大限已临，或立志在少年，而寿命夭促，或参请多载，而未遇作家，遽尔时至。古德云：今生不悟来生参，来生不了，后世再参。抱定一句死话头，与之俱没，千生万世决定期於了彻而后已。亦须勇猛决定，仗此般若正因，愿力强者先牵，后世受生。如愿参禅发悟，只须志坚，勿疑勿畏，此则宗门人，未得悟门，临

---

终之行履正脉也。如上所约，自入圣以至未悟，尽未来际，宗门下客，不出四种之中，且多在三四两种内，今时之自命禅宗者，当知如何善自护持，以期一生了当耶？

唐武后问嵩岳安国师：甲子多少？安曰：不记。后曰：何不记耶？安曰：生死之身，其若循环，环无起尽，焉用记为？况此心流注，中间无间，见沤起灭者，乃妄想耳。从初识至动相灭时，亦只如此，何年月可记乎？后闻。稽颡信受。

## 第九十九节 梦幻空花

《圆觉经》：佛告文殊师利菩萨，善男子！『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，名为圆觉，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密，教授菩萨，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依圆照清净觉相。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』云何无明？善男子！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，犹如迷人四方易处，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譬彼病目，见空中花及第二月。善男子！空实无花，病者妄执。由妄执故，非唯惑此虚空自性，亦复迷彼实花生处，由此妄有轮转生死，故名无明。』善男子！此无明者，非实有体。如梦中人，梦时非无，及至於醒，了无所得。如众空花，灭於虚空，不可说言，有定灭处。何以故？无生处故，一切众生，於无生中，妄见生灭，是故说名轮转生死。善男子！如来因地修圆觉者，知是空花，即无轮转，亦无身心受彼生死，非作故无，本性无故。彼知觉者，犹如虚空。知虚空者，即空花相，亦不可说。无知觉性，有无俱遣，是则名为净觉随顺。何以故？虚空性故，常不动故，如来藏中无起灭故，无知见故。如法界性，究竟圆满，徧十方故。是则名为因地法行。

《圆觉经》：佛又言：恒河沙诸佛世界，犹如空花，乱起乱灭，不即不离，无缚无脱。始知众生本来成佛，生死涅槃，犹如昨梦。善男子！如昨梦故，『当知生死及与涅槃，无起无灭，无去无来，其所证者，无得无失，无取无舍，其能证者，无作无止，无任无灭，於此证中，无能无所，毕竟无证，亦无证者。一切法性，平等不坏。』

琅琊觉曰：奇哉！十方佛，原是眼中花。欲识眼中花，原是十方佛。欲识十方佛，不是眼中花。欲识眼中花，不是十方佛。於此明得，过在十方佛。於此未明，声闻起舞，独觉临妆。珍重！有问司空净：此身从何而来？百年之后，复归何处？空答曰：如人梦时从何而来，睡觉时从何而去。问曰：梦时不可言无，既觉不可言有，虽有有无，来往无所。答曰：贫道此身，亦如其梦。示偈曰：『视生如在梦，梦里实是闹，忽觉万事休，还同睡时悟，智者会悟梦，迷人信梦闹，会梦如两般，一悟无别悟，富贵与贫贱，更无分别路。』

又：真禅师问道：既无心，佛有心否？佛之与道，是一是二？司空净曰：不一不二。曰：佛度众生，为有心故。道不度人，为无心故。一度一不度，何得无二？空曰：若言佛度众生，道无度者，此是大德妄生二见。如山僧即不然，佛是虚名，道亦妄立，二俱不实，总是假名。一假之中，如何分二？曰：佛之与道，纵是假名，当立名时，是谁为立？若有立者，何得言无？空曰：佛之与道，因心而立，推穷立心，心亦是无。心既是无，即迷悟，二俱不实，知如梦幻，即悟本空。强立佛道二名，此是二乘人见解。遂说无修无作偈曰：『见道方修道，不见复何修？道性如虚空，虚空何所修？徧观修道者，拨火觅浮沤，但看弄傀儡，线断一时休。』

沕山睡次，仰山问讯，沕便回面向壁，仰曰：和尚何得如此？沕起曰：我适来得一梦，你试为我原看！仰取一盆水与沕洗面。少顷，香严亦来问讯，沕曰：我适来得一梦，寂子为我原了，汝更与我原看！严乃点一碗茶来。沕曰：二子见解，过於鹞子。

永明曰：『欲知法要，守心第一。若人不守心，得成佛者，无是处。』仰山曰：『顿悟自心无相，犹若虚空，寄根发明，即本性具恒沙妙用。无别所持，无别安立，即本地，即本土。』安国师云：『如梦好恶，知床上安眠，全无忧喜，即识心见性。今闻作佛喜，闻入地狱忧，不达心性，在菩提床上安眠，妄生忧喜。』

永明又曰：『现今世间之事，众世界之中，第一比知。第二现知。第三约教而知。第一比知者，且如即今有漏之身，夜皆有梦，梦中所见，好恶境界，忧喜宛然，觉来床上安

眠，何尝有实，并是梦中意识思想所为，则可比知觉时之事，皆如梦中无实。夫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境界，原是第八阿赖耶识亲相分，唯是本识所变。若现在之境，是明了意识分别。若过去未来之境，是独头意识思维。梦觉之境虽殊，俱不出於意识。则唯心之旨，比况昭然。第二现知者，即是对事分明，不待立况，且如现见青白等物时，物本自虚，不言我青我白，皆是眼识与同时意识计度分别。为青为白，以意辨为色，以言说为青，皆是意言，自妄安置。以六尘钝故，体不自立，名不自呼，一色既然，万法咸尔。皆无自性，悉皆意言。故曰：万法本闲，而人自闹。是以若有心起时，万境皆有。若空心起处，万境皆空。则空不自空，因心故空。有不自有，因心故有。既非空非有，则唯识唯心。若无於心，万法安寄？又如过去之境，何曾是有？随念起处，忽然现前。若想不生，境亦不现。此皆是众生日用，可以现知，不待功成，岂假修得？凡有心者，并可证知。故先德曰：如大根人知唯识者，恒观自心意为境。此初观时，虽未成圣，随分知意则是菩萨。第三约教而知者，大《经》云：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此是所现本理，能诠正宗也。』

密云悟举仰山梦往弥勒内院，居第二座。有一尊者白椎云：今当第二座说法。仰起白椎云：摩诃衍法，离四句，绝百非，谛听谛听。云曰：古今尊宿都向仰山白椎处拈提，殊不知仰山当时刺脑入胶盆，被尊者白椎云：今当第二座说法，脑门粉碎了也。若拂袖便行，直令一院圣众疑着，犹更白椎，逐块不少。且圣众散去，听仰山散去？不听仰山散去？且仰山入内院，居第二位，是梦耶？不是梦耶？若是梦，汾山因甚道：子已登圣位。今日有为古人作主者，试出来与金粟相见。

陆亘大夫与南泉语话次，陆曰：肇法师道：天地与我同根，万法与我一体，也甚奇怪。南泉指庭前花，召大夫曰：『时人见此一株花，如梦相似。』《碧岩集》佛果曰：休去歇去，铁树开花。有么有么，黠儿落节。直饶七纵八横，不免穿他鼻孔。且道：諝讹在什么处？肇公大意论性皆归自己。不见他论中道：夫至人空洞无象，而万物无非我造，会万物为自己者，其唯圣人乎！古人道：尽乾坤大地，只是一个自己。法眼云：渠渠渠，我我我，南北东西皆可，不可，但唯我，无不可。所以道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石头迁祖师因看《肇论》，至会万物为自己处，豁然大悟。后作一本《参同契》。亦不出此意。陆亘大夫恁么问，奇则甚奇，只是不出教意。若道教意是极则，世尊何故更拈花？祖师更西来作么？南泉答处，用衲僧巴鼻，与他拈出痛处，破他窠窟，遂指庭前花，召大夫云：『时人见此一株花，如梦相似。』如引入向万丈悬崖上打一推，令他命断。你若平地上推倒，弥勒下生，也只不解命断，亦如人在梦，欲觉不觉，被人唤醒相似。不见道：『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，学者劳形，如猿捉影。』看他雪窦颂曰：『闻见觉知非一一，山河不在镜中观，霜天月落夜将平，谁共澄潭照影寒。』南泉小睡语，雪窦大睡语，虽然作梦，却作得个好梦。前头说一体，这里说不同。闻见觉知非一一，山河不在镜中观。若道在镜中观，然后方晓了，则不离镜处。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莫将镜鉴，若将镜鉴，便为两段。但只可山是山，水是水，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山河不在镜中观。且道：向甚么处观？还会么？到这里，霜天月落夜将半。这边与你打并了也，那边你自相度。还知雪窦以本分事为人么？谁共澄潭照影寒。为复自照？为复其他人照？须是绝机绝解，方到这境界，即今亦不要澄潭，也不待霜天月落，即今作么生？！

《信心铭》曰：『梦幻空花，何劳把捉。』中峰《信心铭辟义解》曰：义解者引教中道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又引永嘉道：放四大，莫把捉，寂灭性中随饮啄，诸行无常一切空，即是如来大圆觉。便乃肆情所缘，任意所作。至若毁

---

犯禁戒，破坏律仪，一以此二语为证。辟曰：『但不知正当肆情任意放逸自恣之时，果见诸缘境，如梦幻空花也无？若也见是空花，则不应驰逐。胸中微存一念攀缘驰逐之心，则不得为梦幻空花矣。当知成佛作祖，亦是梦幻空花。自此以降，又何往而非梦幻哉？！更须知道，只个不劳把捉之说，早是堕他梦幻了也。此事若不亲证实到，只欲隐语生解，非愚而何。』『雪山午夜观星处，业镜台前照影时，一种做成颠倒梦，不知谁是得便宜。』

《宗镜录》曰：『一切诸法，从本以来，常自寂灭相。下自众生，上尽诸佛，一切所作事，不遗一毛，诸皆如梦。故成佛度生，犹此梦摄。』

---

## 第一百节 ○

约四十年前，有同学送我七颗舍利，经用新鲜西藏红花密封供养，过了数十年，此瓶舍利既不大，亦不变小，既不增多，亦不减少。在我写此《无门直指》及《楞严经行法释要》时，隔了数年，未曾启视。等到写毕之后，偶尔阅看，见此密封之玻璃瓶内，生满了小舍利无数，既已得此瑞徵，对此所写二书的是否符合佛旨，不再另求三宝赐证。但我后来又将此瓶舍利送给一友，我亲见其将此瓶放进彼手提包内，及彼到家后，打开手提包，余物均不缺，独缺此瓶舍利，已不见了，我已后悔不及。

春江病叟附注

读后

普愿见闻者，无中有路隔尘埃，折合还归炭里坐，无知睡尽，神栖净土。